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七冊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六)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一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六)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

刻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

華序

宋徵璧尚書 陳子龍臥子

道軒

徐孚遠闇公 宋徵輿轅文

周季勳成子參閣

方司馬奏疏

疏

方廷時

爲開疆虎要以重陵寢以衛孤懸事

方廷時

准巡撫宣府都御史吳會稿案照臣自奉 命督臨

卽計值此諸虜款貢之秋正我自自治圖維之會查得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三鎮雖各題有邊工但恐已題者尚未經脩應脩者

尚未議及坐廢良時有誤防守節經通行各鎮逐一

查照務將已題者上緊興脩未議者從實踏勘問又

臣昔年分巡口北於北路龍門所地方巡歷勘得自

本所連東至靖胡堡止山梁一道形勢聯絡外險內

固若加脩繫此可以達獨石南可以援南山誠 京

陵之一藩籬也今春赴任陽和道出居庸問得該鎮

連年脩防雖極周慎設復乘今間暇將前龍門山梁

增飭重險不惟東北二路均爲有賴其在 陵後南

山尤可恃以無虞當會撫臣計議規畫去後今准前

因臣會同議照 國家建重鎮於宣府所以厚 陵

京之肩臂其設獨石馬營諸城堡于北路者所以審

宣府之藩籬也夫獨石挺然出于宣府之極北三面

隣虜勢極孤懸而懷水與 陵寢止隔一山其所關

係尤重且大故兵馬分設于東北二路者獨盈于諸

路而北路隣虜任戰之兵尤稱雄于諸路二路勢成

犄角爲唇齒焉但其間地本相聯而經行之路可以

舍迂就徑以達懷永者尚在塞外故不便聲援北路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平露堂

東南隅外有山梁一道起于龍門所之盤道壤以迄

靖胡堡之大衛口延亘一百餘里山勢高峻誠爲天

險內有通賊隘口數處往年虜曾藉此以入犯懷永

片遂爲修塼斬崖則滴水靖胡既有柵口之內地又

設盤道之重險虜騎自難入犯倘有警報自龍門之

黑峪以達車遠邊內經行止三十里北路之兵藉此

以入衛南山東路之兵藉此以出援獨石皆可朝發

而夕至 陵寢重地屹爲全湯獨石孤懸勢相聯絡

矣臣昔巡閱頗悉險要若能興修深於邊防大有補

部及今其巨彈力經營親詣塞外往復審量看得外
山險峻足堪保障內有非郭遺址石甯尚存中途有
地名之檢可則占於此曾建巡司衙門蓋在昔原爲
邊內而今特脩復其舊時疆圉耳况龍門所盤道墩
起遼東一段舊曾設有外十三家墩臺蓋曩時邊臣
亦計慮及此今接續談臺兼設牆崖以終未竟之緒
不惟和地百里將來漸次經營可資屯牧而重成大
工以設重險東北二路之兵可臨期調遣繇此以互
相應援委于戰守有資其間應建墩臺安設哨守軍
人查得龍門盤道墩起以至寧遠梓口墩止計一百
餘座毋墩原設墩軍七名今既脩此外邊則舊墩俱
爲廢棄應止照火路墩臺每墩量留四名就以多餘
者撥補哨守不必另爲添軍再照工程緩急宜於循
序而衝邊設險尤貴周詳今外築塞垣可通大舉零
寇者俱已營脩其間險峻之處亦有爲步虜可以攀
援而上者城堡之土築甃包俱各高堅而其間亦有
未盡甃包者今大工已有次序尤當東此人力稍暇
之時一舉速爲助脩有大邊險峻之處應盡爲修牆

自開和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一

三 上露堂

斬崖城堡之未甃包者應漸次勘議逐爲包砌至於
南山全東廠臺原議先儘本山官軍興脩三年報完
今東路城全俱盡甃包此山大邊牆崖墩臺俱已盡
完遊援官軍見有餘力相應照南山官軍事例日給
行糧及每臺散給犒賞銀一百兩免支鹽菜責成各
衆遊與南山參將分定工程併力協脩與甃包城堡
限以明年報完其餘見經題議興修工程上緊催催
務俱以今年報完合用鹽菜等銀二萬七千七百一
兩零仍于河南見解班價內支給應用口糧四萬二
千二十八石七斗零合無查照戶七兵二事例在戶
部所出七分計該糧三萬一百二十石一斗零于見
在修工支剩客餉內支給在兵部應出三分計該糧
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八石六斗零每銀一兩買米九斗該
銀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九錢一分於太僕寺馬
價內酌發惟復仍照上年事規俱于修工支剩客餉
內支給乞 勅該部查議施行
爲題乞議處疏通市馬疏 疏通市馬
案查自隆慶五年北虜輸誠款貢伏蒙 先帝仁恩

皇明神宗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崇其方卓本年宜有銷易過馬一千九百九十二匹
大昌銷易過馬二千九十六匹山西鎮步過馬二千
九百四十一匹俱各派給各營官軍騎操并案所屬
變賣及折兌武職俸糧訖隆慶六年至市宣府鎮因
老把都諸子未到止易過永商夷馬九百二匹大同
鎮易過馬四千五百六十五匹山西鎮易過馬二千
三百七十八匹萬曆元年至市宣府鎮易過馬七千
八百一十四匹大同鎮易過馬七千五百五十四匹山西鎮
易過馬三千七百八十八匹據此第年市馬較之在
宣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初年馬市逐年漸增迄今四年諸西感德日深赴
市日衆市馬日多而調停疏通之法誠不容緩臣於
履任之初節經會議案行三鎮將各營舊有并新領
馬匹通行查刷將老病廢駝不堪者量估價賣銀備
款市印以市馬補給又該宣府巡撫吳通將本鎮步
軍均行結算按次領費又大同巡撫申奎聚所屬軍
民驛站酌量分派山西巡撫朱行該省議派三府州
縣甲甲餉費施焉雖各不同無非疏通之意故元年
并第大月市之馬已幸無虧今照二年市馬在宣鎮

已一萬四千五百有餘在大同約七千六百七十有
餘在山西約五千有餘而每月諸會送易之馬不在
其內通計三鎮幾二萬七千有餘宣府原派無馬官
軍止四千七百四十二名大同原派無馬官軍止四
千五百名山西原派無馬官軍止五百名儘數兌給
僅及三分之一至丁三府之里甲三鎮之驛站爲數
無幾上年已派者難於重給而所屬軍民之變賣尤
難區抑且此市馬若拒而不納則重拂虜情反側立
見苦拘循成議則俵散無地阻配益甚遂使國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虛竭府庫之資邊庭坐失驪黃之利非所以仰體
德意保安疆圉也及查前總督王所議俵兌京營轉
祭餉鎮山西巡撫楊綏請解太僕悉皆良策良猷該
部覆請幸略施行卒爲議者所阻而更爲盡給本鎮
所屬變賣之說莫非委曲權宜以舒目前之意至謂
以後年分另行議請則固已先知歷久之壅閼將
以爲今日更善之張本也臣不揣愚陋輒敢參酌諸
臣之見規畫調停列爲四事開款上覽臣又聞之
天下有難處之事智者當求善處之兩中外有相資

之勢人臣切相戒之義故變通以宜民推行以盡利凡民之事莫不皆然而況事關疆場機係安危無損于兵有裨于國其在諸臣有不竭忠殫慮思艱難而具濟乎乞 勅兵部早爲查處臣等幸甚

計開

一立場廐以便牧放任歲歲未服時諸鎮得馬甚艱今虜馬蕃庶拒之則不可散之則無處及今不爲區畫久而將成棄物臣愚以爲當于山西宣大擇水冲動馬之所各建牧場一區每年所市胡馬除給軍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予露堂

領賣之外餘剩之數分場牧放將各營步軍之不任戰陣者每軍一人牧馬三四匹每十軍爲一羣十羣爲一較以一把總領之十較爲一場不足者無取盈焉以一空閑衆遊等官知牧事者領之時其水神班其毛尚容其良否視其醫藥夏秋放青冬春帶貼神料冬間容不下採取秋青神來以備冬寒山西即領于行太詳寺官人測領於各兵備道而陽和則另立一小場以長諸部之良馬各鎮舊領神場通行亦出分地牛牧飼或者量涉開治盜竄者屯追迫時有率

生照中主種馬之例酌行給賞而凡京邊諸營之用馬者皆取給於是羣生之駒軍民頗買者照時估值給焉如此則馬雖多而蕃蓄有所不厭無棄滯廢棄之患而或可收雲錦驪黃之利矣

一時俱解以便軍民 國家額徵民養大馬解于太僕者歲數萬匹無非爲軍國計也中土之民買馬甚艱有四千金而後得一馬者往返道途飼牧之費不與焉臣昔爲知縣時目擊其苦監牧者講求寬卸之政而不可得久矣今茲胡馬立場蕃牧爲時既久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予露堂

上已服天勝寸土之產臣愚以爲宜如總督王巡撫楊先年所議再爲酌處將三鎮各場所牧之馬每歲選其高大體壯者宜府以二千三百匹爲率人同以千五百匹爲率山西以一千二百匹爲率各鎮巡委選其數先行咨選兵部轉行太僕寺聽其委官隨場會同行太僕兵備守巡等道逐一驗過領回臨關分給京營官軍騎征將直隸山東河南等處省州縣應解大馬市量今數候收折色照依原定價銀行發各鎮以備支市之用則京營生收誅牧之利百姓可

省買使之勞馬價無賸乏之憂。旁人得懷餘之利。况夷馬強健價耐。尤利馳騁較之中土。驚駭弱骨。馳策不前者。倍從矣。

一廣交易以蘇困累。查得宣大市馬。先該總督王題准部議。每年餉鎮督撫發銀一萬二千兩。于宣府易買馬一千二百匹。歲以爲常。兩利兼濟。法之善者也。臣愚以爲此法不但可行於餉鎮。卽今宣大河保等府。各設有總副參遊等營。軍兵合用馬匹。不下數千。半仰給于太僕。而軍兵自買者。本價之外。津貼倍之。方司馬奏疏 疏進馬 九 千 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九

一先選解以疎積滯。查得宣府以一鎮而當永邵。青把都二部之夷。故市馬比山大獨多一倍。卽今已市并送易之馬。幾一萬五千餘匹。無馬官軍止四千七百有餘。儘數分給。僅三分之一。餘者無處給散。雖該撫鎮編派步軍。從宜領買。數亦有限。人情頗難。欲請發太僕。恐又以新至水土不服。多致倒損。爲辭。臣愚以爲宜將該鎮上年給軍領養之馬。選其高大。應壯者二千餘匹。解送太僕。給散京營官軍騎操。以抵來年真保等府。屬春李應俵之數。一體折銀解發。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大同修邊

十 平 露 堂

餉鎮今年所買之數。亦量增千匹。卽以新馬補還。原軍以後年分。却於場內所牧之馬。一體選解。如此則一轉移之間。中外俱利。大公之政舉。而該鎮目前之惡可舒矣。

備察邊情數陳臆見疏

大同修邊

准兵部咨。該御史陳文燧。款題開陳八事。該本部看得察撫賞之機宜。酌修守之要領。勸戎伍之訓練。嚴使介之稽覈。恤邊軍之勞困。議夷馬之價值。定貢市之期侯。七事均於邊防有裨。逐款議覆。題奉 聖旨。

這所奏依議行。與方逢時等着實舉行。其一應聞外
機宜。亦許他以便宜處置。務不失制虜安邊大計。以
副朝廷委任之重。欽此。備咨到臣。限本年十月以裏
回奏遵行。着得按臣目擊時艱。條陳石畫。深切著
明。部臣覆議。同許機宜曲當。臣等更復何言。況奉
明旨依議行。與臣等着實舉行。其一應機宜。許以便
宜處置。所以責之臣等者。既重且專。臣夙夜驚惕。懼
無以仰稱。德意。惟思日昃夜以圖效。尺寸八事之
中。已行者三。遵行者四。今當議行者一。夫撫賞之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使介之稽貢市之期。三者事體相屬。蓋夷虜之性。殘
忍貪戾。嗜慾無厭。逆之則肆侵掠。順之則求撫賞。事
勢之必然也。撫賞之舉。名同而實異。有自民而賂之
者。有自彼而求之者。有已臣服而惠給之者。今日之
撫賞。已臣服而惠給之者也。臣等隨機應酬。予奪
操縱。務使在我足以爲恩。在彼足以爲德。庶幾既久
事體頗定。虜心亦服。而夷使往來。各有印帖爲照。雖
未去絡繹。至卽遣還。不害有信宿之停。騎乘馬匹。已
經訂約。我馬不出塞。彼騎不入邊。平接侮奪。近皆歛

輯。惟守貢之使。則留住三鎮。在宣府者三十八名。在
大同者十八名。在偏關者六名。在陽和者七名。皆建
有夷館。防閑周備。餉給優厚。無敢詭譎。亂我齊民。責
實畢日。卽行遣還。貢市之期。則起自四月之中。至九
月終而事畢。今年行之已定。來歲卽可循據。此三者
臣等之所已行者也。夫兩鎮之支費。皆原於撫賞。撫
賞之用。原無定則。欽給之銀。則有定數。皆取給於
積餘之客餉。在宣大二鎮。各二萬兩。在臣軍門則取
於宣大者各二千兩。山西一千兩。一年之間。裒益樽
錫。亦足支持。間有不敷。則取補於減哨市稅。市稅爲
數甚少。僅足以充各城堡供給往來夷使飯食之費。
不足者。亦以減哨之銀給之。減哨者。乃沿邊防守之
軍。往年哨探艱苦。故于月糧之外。加給行糧。有一石
者。有七八斗者。有四五斗者。有二三斗者。地有險易。
數有多寡。今奉虜服。哨探稀少。故行量減。以助撫賞。
在宣府歲約銀四萬四千八百餘兩。在大同歲約銀
四千六十餘兩。並外非剝軍內非耗儲。誠因時濟用
之一端。設使虜情一變。則當盡給停減矣。至于那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庫銀或舉事之初處置未備權爲借支既行卽補還官非因餞之而不歸也且撫賞之日誠爲浩繁出入支給各有司存臣等年終造冊奏繳實非漫然無稽按臣之議欲行查覈尤足以明廉而善含法之善者也但恐事體久近不人情好惡不同行之既久有倚法操切使閩外之臣畏者畏尾無以廣慈惠而糜庸情臣不能無異日之慮也至于戎伍之訓練邊軍之勞困夷馬之價值三者事體亦略相關蓋市馬歲無定數來則與市中間雖不盡良亦不盡駑簡皇明經世編

方馬奏疏 大同條陳 三 平露堂

之可得十之五六價亦因之高下高者不過八九兩下者僅及三四兩而已本年二鎮所市馬二萬七千有餘蓋庸性貪利中告曉諭裁抑揀擇臣等亦侃侃行之諸酋雖不能盡從而亦不敢潛然繼肆竊靡之術實在於此價值則有椿朋之銀有變賣之助相兼接濟近該巡按御史陳文燧具題部議准增宜府三萬兩大同二萬兩又該兵部題准宜府給餉鎮馬一千餘匹可得價銀二萬四千餘兩但爲有濟而大或有不足臣等另具題請臣等不忠馬價之不

足所患者市馬之無處也臣自履任以來日搜諸營騎操之馬取其老病疾弱者減值變賣以市馬補之又取諸驛站之騾驢不堪者賣之以市馬更之又擇所市之馬幼小不任騎征者減價轉賣多方措置文吾日前故大同之馬已幸無帶惟宜府既無有司而夷馬又復加倍該撫臣吳以二軍兵額不便令違部議以馬高下定軍多少或六名或五名或四名每軍量輪價銀一兩秋月停工採辦及聽以月糧從便扣抵又復立場牧放專官管理故宜府之軍困亦稍紓皇明經世編

方馬奏疏 大同條陳 四 平露堂

猶自支撐至明年則益難矣夫邊軍之勞困有三步軍之困修工累之也屯軍之困賠辦累之也馬軍之困買馬累之也然宜府城邊二工俱各報完大同城工亦已就畢且當興作之時分班更代不妨農務猶勞存恤悉加優厚艱食之月將主客兵糧出陳易新及抵坐月糧本抗又該臣等遵奉欽依請蠲先年虛增屯糧在宜府者二萬四千九百餘石在大同者四千五百石皆可免賠辦之若應納本折二色通融調停計策均派惟從簡便不事紛更又卡虜騎無侵

開墾日廣收獲頗增額自抵扣月糧者各從其便及通行採打秋青紳束扣價以償步軍屯軍之困亦稍恤矣惟於市馬若餉從臣前議再爲疏通則馬軍之困亦漸可恤也若夫訓練戎伍乃諸將之能事臣等之職任今虜難款塞未然之防不可不嚴臣等念此日夜至熟士氣軍容亦略振舉盔甲器械火器等項俱整繕有緒各亦足用此四事者臣等之所遵行者也至所謂修守之宜則城堡邊牆墩臺皆爲重務往年雖欲修之而不可得今虜既款塞維其時矣宣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同堡議

平露堂

土取水於數十里之外者所在羣山星散蟻溝無統輒緝可聯絡之勢非惟大異於前鎮而實不同于宜府此地利之當議也一鎮之軍原額十四萬餘二百年來逃亡過半見在食糧之數僅八萬餘而官幼婦女優給亦在其中城守役占之外各營選兵不及五萬連年修工日不暇給更無他軍可以更助大工舉舉人心憂惶此人力之當議也此六百里之牆除已完外應修者五百三十三里邊土沙鬆風激雨漂立見糜散故牆高則速頽崖深則善傾沙漠之區采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同堡議

平露堂

據者則據之沙石不堪之處可改移者則改移之先
年墩臺置在牆外無益防守者牆內之臺可歸併在
則移置歸併之務使高可恃而堅可久但一鎮之軍
大有有限連年之工役始完兼之今歲水旱水雹爲災
米價騰踊人勞未息工期已屆事難促舉合行寬恤
一年以爲曆四年起工先儘本鎮軍夫量地遠近分
爲二班每月一更不足者以河南等處班軍添撥一
體隨班替換合用行糧鹽菜等項悉照原議支給如
有不敷容臣等隨時請討每年工完先行勅明有
功人員量行獎賞通完之日類行數勸大加甄別陞
賞勲罰原議碑砌墩臺候五年工完之日另行討議
燒色裏工程有序軍不告勞激勵有章人心思奮此
一事者臣等即當議行者也夫邊牆既修墩臺既備
大險已固無庸虞之叛服而戰守之具有備無患矣
然功成之後罷守之時臣愚尤有過慮焉夫牆以制
虜臺以衛牆一者皆藉軍以守而後險不虛設若牆
無擺列與無牆同臺無拒守與無臺同牆長五百里
則爲壕口十八萬有餘每壕一人則用軍十八萬

人每里一臺則爲臺五百每臺五十人則用軍十二
萬五千人一鎮之軍僅八萬餘老幼悉行纔及三分
之一原額盡復尚少其二而沿邊右衛等九大城新
平等三十九邊堡更無一人可守顧彼則遣此護東
則失西此擺守足軍之難臣之所慮者一也夫兵聚
則強分則弱牆臺既設擺守必行則吾數萬之衆散
列數百里之間而虜賊屯聚止於數營彼聚而攻我
散而守彼力益專我力轉弱十里之外聲勢不及各
分信地不暇援應三四將吏閑空城而不能誰何是
外形雖壯內勢轉虛將貽昔年乘塞自困之禍此務
外失內之難臣之所慮者二也地方百里陵麓勢殊
況至五百里則山河之間阻豁谷之迴合有險有易
而水口所衝閉塞尤難萬餘之虜得尋丈之隙即馳
突而入城壕連雲孤兵獨守兩臺之間縱有矢石火
砲爲數有限虜以重甲健馬馳馳而過計所中傷曾
不足以損彼毫毛內地之禍將不可言述至集兵追
逐則虜已滿載而去此邊境防禦周固之難臣之所
慮者三也虜寇之至防禦之時猛將強兵堅城固壘

蹶史無幾靡不有備尚難持久況在極邊峭壁之上
兵士抱戈而林立將師擐甲而菱居虜騎如蟻作來
瞻外以虛形制我十日不退風寒雪凍渴不及飲饑
不及食心力離散不可收拾摧枯拉朽之形見矣此
羅守持久之難臣之所慮者四也臣犬馬之心不勝
慙慙伏乞 勅下該部將臣所議再為斟酌覆施
行

虜酋切熟番疏 撫處實貢

准兵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董石題稱虜酋賓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九

三

兔同男阿赤兔帶領部落一千餘騎欲要搶番索賚
等因本部議擬移咨宣大總督轉行順義王俺答嚴
諭賓兔安分遵守不許侵擾番漢以絕覬覦之心等
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遵行聞又節准兵部咨為
酌議西虜均撫賚昭恩信順夷情以永邊和事該總
督陝西三邊右都御史石題稱河西之虜有住牧大
小松山者乃賓兔部落有往來搶掠西海者乃河東
套內部落住牧者利在互市往來者利在撫賞今賓
兔與市于寧夏妄便無議不必另立市塲祇緣西行

虜衆經過甘肅地方苦無撫賞以故求乞紛紛等情
等因到臣已經備咨兵部知會查照去後今准前因
除臣又行選差通官傳諭去訖三年四月初六日順
義王差有通事土忽智等來見臣約請進馬之期臣
即面譯曉諭曰汝順義王節年受 朝廷撫賞之恩
天高地厚即今各部頗遵約束惟西海賓兔不服禁
約屢行侵擾今又遠掠西番聲言入犯松潘等處意
欲何為你順義王若不早行嚴禁則汝數年忠敬之
名都被此酋所壞賓市之利恐不可復得汝家之禍
自此始矣土忽智等當亦心服言曰賓兔非敢搶松
潘蓋因數年西搶今年都回遂遠搶生番凡係屬
中國之番都不敢有犯且賓兔非敢放違只因甘肅
不准開市寧夏又路遠往返艱難無利彼見諸部頭
目都有定所惟此一會無定故如此若甘肅地方經
不開大市但得撫賞得宜彼即安心聽從不然恐順
義雖禁約亦不能盡制也臣聽其言亦似有理尚計
虜情亦不過如是除再三申告又附書令其曉諭外
臣竊惟此虜自上世以來非冠帶之國正朔所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十

四

及侵凌冠冕臣告之，苟能誠服，制其冠冕，惠中國以安四方，古之人所竭心力而圖之者也。今者伏遇先帝聖德遠被，陛下神武昭布，天祿夷唐，哀我邊人，二三黠酋，自偷容而下，莫不借言受命，下吏聽受撫賞，陛下不以爲過，每從優錫，許臣等便宜酬應，不敢有違。若是者，豈真與之約與？國結鄰好，誠以犬豕豺狼，兇頑噬噬，幸其委命，誠得而驕，摩之爲邊人請旦夕之命，使邊臣得故修守之力，輯寧封域，以仰舒陛下北顧之憂。臣等所以脉脉而爲皇明繼世編

皇明繼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策而徒歸歸于傳諭禁約之間，將爲再三之告，而所以重中國之威信，而導逸人之觀聽也。然之義，猶然虎既馴，乃不能擾，狼而使之觸藩籬而牛蹊心，非計之得者。若以此會奸酋反覆，不當撫處，則又宜明示棄絕，嚴兵拒戰，使一大創不敢復逞，似不當蓄疑顧慮，自失機會爲也。犬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昔人有言，用兵諸將之利，非國之福，況未必爲諸將利，臣又以爲此事不可不深長思也。至于松潘之事，或係諸會西搶而還，合勢遠掠，生番恐而投順，虛習我以先聲，熟番應而急援，預控我以膚懸，未可却也。況蜀微天險，有番人以間之，此虜豈能印深入，爲寇備險，阨以嚴戰守，撫番人以爲屏翰，該部之規畫，撫臣之經略，無不至當，又何過慮之有。大封疆之事，各有專責，臣以愚陋，何敢輕肆管說，爲前位之謀，以下不逮之誅。但准部咨奉，欽依有行，臣傳諭之責，竊以此事，臣遵奉德意，往復曉諭，至于再至于三矣。設若今三諭之後，實鬼之違授不已，內鎮之奏報又至，不但謂臣傳諭之無實，而且謂俺答禁約

皇明繼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之無效夷虜之情事、既不能以自達、而中外之疑慮、日增、遑覓之事、漸致轉輾矣、夫天下之事、理以卜之勢、以行之、情以察之、鮮無不濟、今夷情大可見、而撫馭之權、又在我、斷而行之、于理亦無大終、不然者在、其也西鎮諸臣加之意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文淵閣

卷之終

平定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一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徐乎遠閣公 宋徵輿韓文 選輯

宋 卓立萬參閱

方司馬奏疏

疏

方達時

審時宜酌羣議陳要實疏

訓導積時修奏

臣聞自古爲

中國之患者莫甚於夷狄其安攘捷

伐之事亦莫急於夷狄惟我 國家開區宇二百餘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平露堂

餘年虜情屢變其戰守備禦之政亦屢變蓋勢有強

弱事有緩急因時而更待人而舉勢所必至也嘉靖

以前臣未敢詳論隆慶之初 先帝肇登大寶未幾

他務首 論廷臣以防虜之計一時諸臣仰體 德

意集議十有二策莫非經略弘猷首之以責實效之

一言尤至要也九邊文武諸臣奉行惟謹實效漸臻

慨而 皇威遠震 天心悔禍夷孽來降執叛 獻

俘 先帝而稽天若俯從 廷臣之議俾臣等得效

犬馬之勞許成 貢市之事非利之也蓋將假以羅

摩狂獮以爲自治自強之計也五六年中九邊無烽

燧之警三軍閒暇萬姓保聚城堡堅完儲餉充積可

謂無事之時矣恭惟 皇上繼體守成 不顯 先

烈 臨御以來憂勤惕勵不以諸酋之款服爲可恃

於凡內修外攘際而桑土之計擬議于 廟堂之上

播告于封疆之遠中飭叮嚀至嚴至備大小羣臣敷

陳建白以宣費 聖謨中明先議者亦幾備矣臣受

命以來二年于茲諸所督率恪遵 廟議外馴黠虜

潛奪其驚悍之心內務兵戎莫克成保安之績以仰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平露堂

酬 知遇之恩者夙夜孜孜不敢自怠僥倖經營之

餘心惟日孳竊見三鎮之事似有徒勞馳騁虛涉歲

月于先年所議有未盡合者亦惟在於名實先後施

爲緩急之間而已臣竊以爲 朝廷既以實效責之

臣臣等卽當各以實事責之已不宜隨事依違兩言

舉廢汲汲于期會文移之末已也臣不揣愚陋謹於

責實效之中諸所條建擇其明白簡切事易行而效

易見言之若無甚奇異而終有裨于安攘者其畧有

三曰訓練之實曰積貯之實曰修築之實而已臣愚

不勝區區敢昧死以聞臣聞訓練者治兵之良法也，不可一日亡所事事，時常無虞，尤易廢弛。其在今日，訓練雖勤，實效未臻，則作爲武過，臣等之責也。臣請推本而言之。國初三鎮之兵，隸之衛所，統以行都司，都司之官，卽主帥也；衛所之官，卽偏裨也。惟有重大征討，則特命大將，掛印總兵而行，事寧則將歸。京師兵還衛，衛所將無事，擅兵無久勞法，莫善焉。洪永以後，虜患日棘，大將之設，遂成常員，鎮守權重，都統勢輕。衛所精銳悉從抽選，于是正奇參守之官，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訓練條陳卷之二

三平齋堂

設而衛所徒存老家之名。此邊兵之初變，所繇以始弱也。歷年既久，大將或不得其人，訓練無法，紀律外謬，士馬之逃亡者不補，逃散者不復，尺籍徒存，部曲虛耗，間有健悍，急治口前，或扣官餉，或捐私財，召募勇壯，優加恩養，多者千人，少者數百名，爲家丁，扼虜衝鋒，幸功追罪，原抽衛所之兵，徒備罷守，供奔走名爲營軍，鮮堪戰陣。此邊兵之再變，所繇以遂弱也。夫兵無常形，反弱爲強，亦惟其時耳。今建白之臣，見風靡之無幾，懼武備之日弛，咸思所以振作之意，甚善

也。或者未究其原，而建爲合營，操練之衆，臣愚以爲此正奇參守之兵，又將變，而邊兵將益弱矣。夫合營可暫而不可久，可施之於新集召募之衆，未可施之邊方鎮守之兵。且非能盡一鎮而合之也，亦非能盡一營而合之也。蓋正兵馬步幾五千餘，奇兵馬步幾四千餘，泰遊馬步各三千餘，正奇三鎮各一條將，則大同八宣府七山西六遊擊，則大同四宣府三山西一三鎮之邊，西起偏老，中經雲從北極獨石，東連薊鎮，延袤幾二千餘里，各營之兵，畫地分守，遠近不同，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訓練條陳卷之二

四平齋堂

有四五百里者，有二三百里者，近者亦六七十里。每遇合營，除存留防守之外，亦惟抽取壯健千百餘人，操矛矢，赴期會，聽號令，受約束而已。況百里合營，數在數反人，痛馬瘠，飲食安宿，靡所資託，將無久駐之志。士有速散之心，所合之兵，雖以勇壯自居，所留之衆，卽以怯懦自委，勢逸形殊，榮辱情異，如是而望士馬之精強，非臣所能知也。爲今之計，循所之制，不可復矣。正奇參遊法，制俱存，可以有爲，惟在加之意耳。夫一營之士，不皆盡強也，亦不皆盡弱也，分配得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教育有方。部伍既定。紀律不紊。使強者以弱者爲羽。弱者以強者爲膽。志其心既一。其力自齊。不必他有更張。而勇氣可振。臣愚以爲營不必合也。惟當慎擇正副參遊之官。授以專責。各將本營之兵。不論軍卒家丁。通行較其勇怯。分爲四等。勇藝兼優者爲上。藝優勇劣者次之。藝勇平平而精力可敵者。又次之。勇藝無取而智術機巧。口耳便捷。識勞情知地利者。又次之。計其多寡。分配同隊。上者十。則中者倍之。下者又倍之。無偏勝焉。老弱疾病。悉行汰革。逃亡空缺。悉行遞補。然人之才質不同。技藝各有所長。如易之飛魚之游。不可強而能也。則又量才器使。弓矢戈戟。劍楯火砲。槌刃。因能而授。擇其善者爲之師。以教之。日者而月試。將領之賢能者。則久其任。雖至十年可也。若其秋雖全督帥可也。如是則將有定志。士有定位。器有定習。而軍威可振。矣其稽察試驗。則屬之守巡兵備。就近舉行。總督撫鎮之臣。于春秋之隙。間調通閱。以耀武揚威。觀成而行賞罰。如此訓練。豈可有成。夫訓練舉矣。又有三擾焉。工役也。扣兌也。抽選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三者不除。訓練不可爲也。夫工役。今之急務也。各用夫役。惟當暫取於步軍。助以所軍。有馬之上。宜令休息。不可一槩役也。或以勝既休服。有馬之上。坐食糧芻。經年不戰。借用其力。亦無不可。此計如養威等銳之道者也。勝雖服矣。可常恃乎。一日渝盟。則調遣按伏。旦夕事耳。休養之者。非因縱之逸之也。將責之以大勞。望之以死事也。今既勞之矣。一旦調遣。又何如焉。無事之時。終歲勤動。不得一日之暇。有事之際。責其荷甲操戈。蹈白刃而不顧。人情實難。雖有孫吳之將。亦不能驅久困之人而奏膚功也。工役不及。則士馬之力不竭。而訓練可行矣。扣兌非善政也。遼鄙之士。俾給縣官。領種屯田。非利其財也。誠以三軍無事。使之耕私。習勞平食。其力備其有餘。官爲貯之以備補助而已。今各衛所管屯之官。不知朝廷立法。養土之意。惟以屯糧額徵爲急。遇凶荒無完。則按一徭一。所之舊將。應給月糧。通行扣除。兵士彈于追噬。困於播楚。隱忍而不敢出。言監收之長。亦利省便。寬降罰之罪。率視而不以爲意。卽此一端。已爲

不堪又有馬價之扣、開鑿之扣、採辦之扣、朋令之扣、一軍之身、一歲之間、五扣累焉、所關月糧、餘者無幾、加以官眷腰例之害、室家饑寒之迫、愁嘆嗟苦、不能自存、安望其有果毅奮揚之氣、爲古爪牙、下城之用哉、臣愚以爲扣兌之事、亟宜議革、除採辦每歲人二錢、朋令、開月人五分、緣係舊例、爲買馬備器之用、仍照遵行、惟于屯糧備行、該管司道、明爲稽查、果係領種應徵之人、令其領銀轉納、不得賂要售弊、臨倉掣扣、滋害于衆、其承認開墾田地、尤宜明白徵收、果係歲荒土垠無收者、破格蠲除、免行抵扣、以溥仁澤、至于馬價之扣、尤非得已、更當講求疏通之法、以爲拯援寬卹之方、所謂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也、蓋邊鄙之士、所徵在力、中土之民、所徵在財、今既欲責其力、又復竭其財、非國家優厚邊人之至意也、扣兌不行、則三軍之財不匱、而訓練可行矣、抽補非得已也、入備之兵、遊擊領之、在宣府者一大同者、春而往、夏而歸、秋而往、冬而歸、夫撤邊鄙以餉、邦國志、慶京而後封疆、本爲失也、但三軍之士、往來踐更、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方馬委卿訓諭賈修業七

于路堂

無寧日修築工役、艱苦萬狀、每一放還、士卒之物、故馬匹之倒損多者、數百、少者數十、息肩曾未旬日、即又徵發召募、不及買備、無損則于各營守之營、選取壯丁、健馬、稍輟而行、其始也偶一爲之、歷年既久、遂成故事、各營之精壯、有限、遞年之抽取、無窮、損此益彼、坐致虛耗、爲計之失、莫大乎此、臣愚以爲入衛之舉、不容已矣、但當嚴爲之禁、或亡之士、倒損之馬、別爲區處、馬或取足於五市、人則勾丁丁本家、果係故絕別行召募、不得再循舊套、抽取諸營、如有違犯、重行參究、是亦足兵救弊之一道也、抽補不行、則三軍之伍不素、而訓練可行矣、此臣所謂訓練之實者也、臣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況在邊塞戰守所資尤重、且恐者乎、往歲虜寇充斥、征調頻繁、倉廩無一月之儲、士馬無十日之飽、行輪輓之法、下搜括之令、司邦計者、蓋岌岌焉、無他策矣、茲者五六年來、虜無侵擾、兵無按伏、三鎮客餉、稍有贏餘、然亦本至於紅腐而不可食、貫朽而不可較也、管之申人之家、數日無妄食之資、釜有餘炊、而遂自以爲富、不可也、然際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方馬委卿訓諭賈修業八

于路堂

充裕，擇憐愛惜，惟其時矣，而所以耗之者，日駁駁焉。市價也，撫賞也，工役也，賑貸也，四者之來，不思所以處之，以爲通融共濟之道，而徒曰此歲賦之常，不以戰守，則以市役，非有加于常額之外，無不可者。臣以此非知經國體民之道者也。夫畜無三年，不可爲國。吉畜御冬，詩人所取，是不可不加之意乎？賑貸之事，偶一爲之，不足爲費撫賞之數。臣已議請准行，不約定數，用盡乃支，則所有實多。臣愚以爲惟工役有與當大爲酌處，果係緊要，必不可已者，則併力爲之。無畏難焉。其諸可緩之處，無益保障者，卽行停止。無從務修守之名，虛致財力之竭，可也。若夫市價，山西則歲支二萬五千兩，大同則歲支六萬兩，宣府則歲支五萬兩，三鎮客餉歲計之共五十餘萬兩，市價歲取十餘萬兩，似不爲多。然此乃取諸內帑而用之，實亦費也。若將臣近午題請之說，俯從施行，將三鎮市馬酌量揀選，先給京營，以抵太僕歲徵之數，而于中上應俵之民，折取其價，轉充市本，則民賦非增，兼得寬恤之惠。國馬不減，武有駉駉之良，客餉馬

價兼支共濟。太僕無虧于府庫之藏，戶部無虞于匱乏之患，而十年之蓄可致矣。此臣所謂積貯之實者也。臣聞設險者，守國之要務也。其在邊塞，修築宜先。蓋城堡以便保聚，墩臺以明烽火，邊垣以限華夷，三者皆勢所必爲者也。究而言之，城堡爲急，墩臺次之，邊垣又次之。今宣大之城堡完矣，墩臺亦不少矣，宣府之邊垣亦告畢矣。山大邊垣計議已定，大工伊始，無容再議。臣所謂實者，蓋修築所以自衛也，亦所以自固也，所以保民也，亦所以病民也。衛成而財不困，名也。朝廷以保障之功，責之邊臣，邊臣本之以功名之心，加之以督責之嚴承，德意而亟從事者，將羣然趨之，在一鎮其誰曰吾無邊而不修，在一道其誰曰吾無工而不爲，不曰某所當增一堡也，則曰某所少一墩也，不曰某邊有險可據也，則曰某處有上可拒也。舊工未畢，新工已議，前修未完，後修復繼，視人學如蠅運，功成而無所用。數年之後，臣恐財必匱，人必疲，或因之以卒戎心，未可知也。臣愚以爲自今

以後二鎮城堡苟完矣無益之虛堡不必再設也墩臺苟足矣無益之空臺不必再加也邊牆苟修矣無益之牆土不必再闢也乘此閑暇訓練士馬廣積儲餉與民休息外馭點虜以觀時變譬之人身焉元氣既固飲食自強雖小有風邪不能侵害蓋內衛既設人心不搖撫處得宜雖不自我虜雖狡黠亦將聞風知畏不敢輕犯矣此臣所謂修築之實者也夫安邊之道亦多端矣臣區區以三者爲言亦惟就臣職分之所當爲與臣才力之所能爲者而言也蓋工役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上

平露堂

無臨事倉皇之患實效尤成而封疆永賴矣

條議邊關機宜疏

總兵務野

准兵部咨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賀一桂除陳璘將山西鎮守移駐偏關本部覆奉欽依咨行前撫臣

鄭覆議相應會同總督軍門題行本部看得三關地方自今日切近虜穴而言則偏老誠爲絕塞自往昔大虜深入而言則寧武尤爲要津先年移置之意似亦却顧長慮日今更端之舉尤貴審處熟思合無咨行督撫官再加詳議具奏施行等因題奉欽依備咨撫臣鄭遵行間續准軍門咨亦爲前事已經行據寧武兵備等道會呈准鎮守總兵官劉國手本回稱移鎮不便等緣繇到道者得移鎮初意先該劉總兵會同巡按賀御史面議可行今復稱不便似應摺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上

平露堂

駐鎮寧武東西有警從宜調度等因呈詳到職酌議間總兵官劉國去任職恐事體未妥又行司道會同新任總兵官再議去後今准前因臣會同議照三關俱通虜要區東路自盤道梁夾柳樹燕兒水鵬窩梁等堡進直犯代忻太原等處西路自滑石潤黃龍池寺塢堡水泉營等堡進直犯鎮西興嵐等處中路陽方口王野梁夫守少費迂迴可達東路矣收麥川野豬溝夫守少費迂迴可達西路矣此邊形之大較也東中二路外有馬邑朔州烽火相接零騎遽難以潛

入大寨或數年一至西路邊長二百餘里東白水黃墩起西至丫角山止一百餘里尚在朔州川之內自丫角山起西至老牛灣止一百餘里逼隣沙漠大舉憑陵易驛零騎出沒無常賀御史移鎮之說有見於此原議總兵駐偏關老營堡副將移寧武西路衆將改老營馬站遊擊隸總兵計寧武離偏關一百八十里正兵營軍馬在三路雖稱精銳土著有年勢難他徙其衆遊軍馬果數足勢強總兵就彼統練於西路之大舉雖未能屹然遏絕而零騎必可拒堵此移鎮之便也查兩營軍少一千三百三十四名馬少三千四百四十二匹陳練且毋論而不敷之數若此馬每匹議價十兩該銀三萬四千四百二十兩本鎮客餉年例尚有二萬七千五百兩未給請發此項銀買補未爲不可馬則猶有處也但彼中窮寒布米價高軍之應募無人勾補難緩此最難區畫者咸敵固在將領尤資兵馬今兵馬如是而移之是總兵亦衆將等也寧豈憚一總兵官名乎况偏關抵崞縣原平驛三百餘里東路報警策應恐難卒至此移鎮之未便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總兵移鎮

平露堂

也聞先年俺酋乘虛謀陷老營總兵郭琥早得其情隸寧武日募提兵四鼓卽抵其地而堡賴以合其西路虜情總兵官肯如郭琥哨之遠知之預繫之密而速何患無功不移與移鎮同也卽駐偏關而偵探不閉出門與虜形相左爲躲閃自全之計移鎮與不移同也在總兵之盡職不盡職何如耳今該鎮既稱軍馬寡弱矣東路寬遠矣臣等必欲如原議強之他日西東二路有事彼得以借口推諉又嘗今日持議者之未審也合無依其仍駐寧武將正兵營并各部將軍馬一體優恤訓練時常用心督哨遇三路但有聲息卽當星馳調度隨賊向往往堵截務保萬全倘一有失誤罪自難辭臣等惟據地方事體如此斷不敢有一毫觀望回護之意相應題請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總兵移鎮

平露堂

靡生其間兇頑桀鷖茹血衣毛與虎狼無異接壤
中土歲時窺伺大則侵陵小則寇掠自生民以來爲
患久矣以二帝三王之盛卒未有能臣服而誅滅之
者秦始皇築塞却胡終胎身禍漢武帝窮征遠討海
內虛耗以漢祖之雄傑而有白登之圍以唐宗之英
武而有渭橋之恐然則封疆之事安攘之計豈易言
哉下自晉宋迄于金元而禍亂極矣迨我 皇明

太祖高皇帝 神武肇命迅掃腥膻廓清寰宇 成

祖文皇帝 三駕親征蕩平沙漠保安黎元 二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聖武規畫創置西自寧夏東抵遼陽巨鎮強兵環列
屏翰泰晉燕趙之境始得安息二百年來猗猗盛矣
然也先首禍于土木哈客構亂于西陲小王子火節
花酋之屬相繼爲害及今俺荅益稱雄桀桀其弟兄
率其子姪攻克諸部雄據朔庭東連察罕西脇番回
虎視三關蠶食九鎮五十餘年致我中土之民困于
徵輸邊鄙之民歾于鋒鏑嘉靖之季騷擾益甚世
宗皇帝 宵旰四十餘年思欲討其兇暴誅其狂肆
而事有未逮遇我 穆宗皇帝 卽位之初 天眷

明德朕彼兇頑孽孽構孽慕義來降孟大將啓太平
之機而再造遼人之命也臣時巡撫大同適當其事
竊料胡運首謀受降爲 國弔禍先遣鮑崇德齎尺
之書諭俺荅以紆平虜之惡繼遣龔當等持一箭
之金諭黃台吉以解大同之圍曉以神廟申以信義
盟約既定一會既從乃奉會督臣王 審計協謀傾
心竭力以共圖弘濟列疏上 請伏荷 先帝 聖

哲洞燭機宜二 元臣協心一德襄贊 廟謨折衷

羣議授以成算使臣等得效犬馬之力以馴豹虎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心叛人斯得 貢市用成既臣以憂歸王獨任其事
請 封議貢約會定期勞心苦志克有成績而孔昆
的祿父子疑未末卽親約巡撫都御史吳訓諭有機
相徇無倦遂致東西聯屬反側漸消封疆遂寧比及
三年蒙 陛下 特恩起臣卿士之中來代崇古之
任臣才智庸淺力孱氣懦而區區爲 國一念之誠
不敢自負宣布 仁威恢張 國體申明約信通行
曉告羣酋素皆知臣莫不傾心聽服賴 陛下 神
武元臣忠良克終愚志不墜前人之美八年以來九

邊之外以生齒則日繁以修守則日固以兵馬則日練以餉餉則日積以田野則日闢以商賈則日通窮邊僻陞陷危殘喘之民始知有生之樂此今日之邊事可知而可言者也虜自順義而下有黃台吉有兀慎有擺腰有永邵卜有河西禰兒都司有青把都白洪大滿五素滿五大哈不慎打喇明安兎有扯力民五路青把都鴉黃多羅巴林松木兒等部實繁有徒小人遠邇錯雜不一然其向化懷惠心傾志靡輸誠效貢久而益篤莫敢有渝盟叛約顯然悖逆生亂者歲時請來隨宜與之即欣然知感聞有講事賣馬之使經過城堡校見守操官員求討食物苟得一餅一果之與即稽首而謝歡笑而去蓋犬羊之性不餽薦耻不識法度不知禮義乃其恒態非敢有所侵侮而乘交蹶畜馭之得宜益足以堅彼歸向之心於國體何傷於貢市何玷卽有無狀捉人索賞如打喇明安兎者告之俺答嚴加罰治卽委首聽命服罪知悔此今日之虜情可知而可言者也夫今日之邊事如此虜情如此臣等之處置如此中外之不然者或

日夷使成羣充斥城市騷擾將不可制也或曰財貨日益費耗虜欲終不可足也或曰與虜益理隱憂巨測將不知所終也爲此言者心則忠矣而事機或有未達一時風聞疑之太甚計之太深者也夫夷使之入三鎮皆有之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而夕去夕至而朝幾守貢之使皆至卽歸有舍館以安之有卒徒以防之有餼廩以養之何有于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責有定規給有定數道三鎮而計之每歲約費銀二十六七萬兩由戶部者一十三萬有奇由兵部者四萬有奇三鎮所自措辦者十餘萬兩較之先年征戰歲費戶部客餉銀至七十餘萬兩而不足兵部太僕之馬價亦且十數萬兩者幾十之二三而虜心饕矣至于民間耕獲之入市買之利不與焉所省不亦多乎以爲有隱憂者臣以爲所憂則有之而不隱也方虜之未款頁也庚午以前每歲大舉九邊之地必有被其毒者而鳴搶鼠竄無處無之致我三軍戰鬪暴骨滿野萬姓流離橫屍載道城郭丘墟芻糧耗竭外羅慘顧內度他憂邊臣首領不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丁露堂

朝廷爲之所食髮號大焉款貢以來七八年間無此
事矣設使臣等處置平友驕靡失策怪小費而虧大
信貢不至而市不通窮一旦猝然肆行侵掠則前日
之憂卽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虜中之機悉
屬俺答今我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酋既死諸部
無所統號令不齊其中狡黠互相爭搏言貢而貢
或有不至言市而市或有所挾假託異辭遂行侵擾
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停
貢罷市閉關絕使嚴兵固壘以禦之禁邊軍之私行
起馬禁邊將之輕舉倖功既不示以易與之情亦不
示以可乘之機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而已子彼
貢市何賴焉然夷情貪鄙思我之餌懷我之利強弱
與勢遠近異情大就順逆勢必有變因機而處隨宜
而應以爲弭亂息患之圖此又不可不知之中而大
有可爲者顧在後之臣作爲何如耳夫封疆之事既
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有方則
貢市可也戰守可也蓋戰守之事非錄于貢市而故
而貢市之舉實于戰守有裨又何必拘拘于貢市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丁露堂

非戰守之是而謂終之不可保哉臣又聞之御戎無
上策征戰順也和親辱也賂遺耻也今日貢則非和
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既貢而市則無征戰矣夫虞
周之世詩書所稱求格威賞之盛臣不知其何如誠
使秦漢而下得此機會而處之則漢室何至于和親
宋人何至于賂遺武帝太宗何至勞師萬里之外衛
霍之將何所立其勲名而宋臣又何繇爭獻納哉臣
職任封疆身承委託仰藉陛下神武得效驍驍
竭其心力制伏強虜保全邊氓上紓宵旰之憂下
息戰爭之禍臣亦得免斧鉞之誅實云幸矣臣今受
命還朝不復與聞關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
可久之事謂虜情無效順之誠泥於近代之跡以較
今日之事甚者或謂臣等數年羈縻緩輯之勞皆屬
掩飾綸縫之計過爲疑慮多所敷陳或致國是搖
惑內而邊臣畏縮外而虜酋擄掠內外乎違事機錯
遷終貽後悔噬臍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
不能一日忘者所有一得之愚雖皆已陳之芻狗庶
幾可爲善後者之一助忘其鄙陋刻爲五事冒昧上

讀 聖聰 乞 勅 漢部冉爲詳審款覆施行

計開

一教信義夷狄之人雖非我族類此心之良未始不同今虜自順義而下東西諸部受我羈縻七八年來國政或貳訓之以言即聽喻之以事即從豈有他哉亦惟吾信義有以感動之耳夫虜之服從既堅則我之信義當益篤伏惟 聖明敦崇大信申明大義嚴飭文武諸臣毋忽犬羊毋輕舉措毋設機穽而俾小利毋惑詭譎而畧遠圖毋作聰明而喜奇績使孽醜紛發常在吾範圍之內而潛消其疑貳之心則貢市可久而封疆永寧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

平露堂

一重撫賞今之撫賞有程式矣謂夷性貪婪惟其欲而與之不爲節制非重也謂夷欲無厭過爲節制近于恠責非重也後以奇異以傾炫欲動于彼而貽致其嚮慕非重也必察其情度其事因其人可以與則與可以多則多可以少則少彼以貧而求也則因其貧而賙之彼以勞而求也則因其勞之大小而賙之彼以馬來市也則因其馬之高下而賙之其貢也則

有貢使之賞其市也則有入市之賞非理而索奇異之求非我土產後不可繼者一切以情告之以義曉之以禮正之必使予奪厚薄之柄常在於我而感激冀望之心常存于彼辟之養虎豹然將其飢飽達其喜怒則驕悍之性可馴而吾之撫賞于是爲重矣羣虜有不懷服者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

平露堂

一審機宜今茲北虜服矣貢市矣然狼子野心難馴易動其順逆叛服之機甚微而速一有不審其禍立至且吾與虜非愛其貢也非利其市也羈縻之而已彼若守之而不變也貢也吾受之不至者即不之屑也市也吾與之不至者即不之強也彼有慢言吾以大義責之彼有疑志吾以大信曉之彼有叛跡即閉關嚴拒之嚴備以防之彼若感悔罪而復求則又畧其往過示以慈惠而計之禾交厭裔不怒不狎惟以靖吾封疆保我邊民而已此今日機宜之當審者也臣又聞之俺答老矣黃台吉亦衰病不支奈虜遠在西鎮切盡黃台吉頗稱恭順凡與提腰人家力微永耶卜遠去邊鄙惟青把都兄弟五人各擁千兵

而滿五大哈不領二人密遞察罕。世代聯姻。在彼恒有東西約助之情。在我當思沉機餌待之計。然犬羊之性。貪我市利。惟恐失之。非有昔年糾合大舉入寇之志。惟俺答一日領絕。則把漢與黃河諸土勢或有爭端。都觀望首市。必有不立。而其爭者。抑或有借我為援。而請兵求助者矣。亦或有倚我為重。而舉部來歸者矣。事機至此。處之為難。拒之則生釁。許之則召禍。察其強弱之勢。度其誠偽之心。因其去就順逆。以為推亡固有之術。非有真見定力。不能漸而定矣。此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平露堂

將來機宜之當審。非臣愚之所能預及者也。

一慎招納臣聞春秋之法。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治以不治。為世不易之道也。今之板升皆我中國之人。或以千金而自全。或以虜掠而忘反。首於丘宮。繼以趙令。招呼誘引。實繁有徒。外附強虜。內情遼患。逃避入諂。為日久矣。議者忿其背逆。恐其滋蔓。倡為招納解散之說。意非不善。計非不可行也。而其勢則有不可易易者。蓋奸兇之黨。已甘心於虜。而黑虜亦厚結之以自結。其之策必

先有以制虜之死命。而後可以有為。辟之逐鹿者然。虎方據鹿。吾當先制其虎。不然鹿且走。而虎方來。不惟不能得鹿。而或無以禦虎矣。方虜之未服也。其機尚有可為。臣昔任大同。半歲之間。招而來者九百餘人。今虜服矣。與之約矣。而後招之。是自示以不信。而啓虜以乘釁之事也。且自趙全等誅而華奸破膽矣。雖有兇人不取復逞。今虜且為我臣子矣。況此輩皆吾赤子。則其地即我之地。人即我之人。又何必得其地。反其人而後為快也。若當此之時。因而撫之。明示以聖朝不殺之仁。使之自生自養。則反側之志。亦將自安。且使我禦虜有道。自治有方。恩信既昭。武備益固。即虜且稽顙稱服。又何患于此輩哉。若不致慎。或設間以誘之。或潛計以招之。或輕兵以襲之。虜中國之體。而結醜虜之怨。渠魁必不可得。所得者皆其老弱婦孺之人。雖千百輩。曾不足以損虜之毫毛。而奸人反得以口而情。禍矣。此臣愚以為當慎者也。況其中有一二黠者。雖為虜用。皆受我官職。志在歸。數年之後。事機變。將必有率眾歸附。復我邦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平露堂

族有聞其生路嘉其順志因時撫處輯其心而藉其力其權畧在後來諸臣加之意也

一養士馬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故卒不服習兵家所忌而軍政之患以馬爲先况防邊禦虜騎兵爲最可一日而忘所事乎自北虜款貢三軍忘戰七八年于此矣夫兵以氣爲主不戰則憤雖日訓練之猶思其不振也今三鎮之兵堪備行伍者各僅五萬其櫟戈乘騎者二萬五十餘而已加以入衛之抽補工役之繁興屯糧馬價之兌扣日就疲困臣雖再經建議

皇明經世編

方同馬本原

卷之二

玉

平露堂

輒所謂地利不如人和也臣願陛下深思大計

俯察臣言勅下該部嚴行各鎮巡等官先將各營士馬加意畜養亡故者補之老弱者汰之馬匹于市馬中選用老瘦不堪者易之危其工役寬其扣兌足其芻餉利其器械分營訓練各因其地各隨其長務求實用毋務虛文一切偏廂申管之類徒餉軍案無益邊備者悉爲罷革僻遠之牆營無用之墩臺徒勞人力無益防守者悉爲停止使三軍之士曉然知在工之意惟專務戰守無畏工苦於賠糧之患則心志自固家室得寧勇氣百倍而威武自振矣至于大小將領尤望陛下慎選才勇責成久任杜其譏毀之舉寬其文法之誅使豪俠現保之士得以自奮自效又養士馬之要道也

皇明經世編

方同馬本原

卷之二

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二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朱徵壁尚木 李雯 舒章 輯

譚襄敏公奏疏

朱存棗端木參閣

疏

譚 綸

善後六事疏

福建善後

此公巡撫閩中時請守制上言

一議將蓋自古軍中必令大將選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威繼尤令其左支右吾四面當冠繼光雖信

經世編

譚襄敏奏疏

福建善後

卷之一 平露堂

才勇力亦不能及也。福建都司有備員者六人乞勅該部行撫按等官考察去留舉才者補之隨宜委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者以充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一議兵福建之兵所以積弱者為木練也臣常練之而又病於未專也是各兵終不可罷然非策矣乞許撫臣得取各縣團練民壯之中與各巡司弓兵給以客兵之食集之省會分為二營營三千二百人設練兵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則可以漸減客兵而增土兵但軍旅之事法當威嚴訓練之初

易生謗怨仍乞假之事權不從中制使主帥之令得

行於下而後實効可臻一議食福建賦稅自兵興以

來未入于朝廷者多矣今議者必以寇亂稍寧欲為

催徵之計不知瘡痍未起荒蕪未闢而一旦督追數

年之逋是殿之盜也宜下撫按酌議已徵者量留地

方未徵者姑免追併一寬海禁閩人濱海而居非往

來海中則不得食日通番禁嚴而附近海洋魚販一

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宜稍寬其法一增設縣治

汀漳延平間縣治太遠不便防奸請立縣於河埭東

經世編

譚襄敏奏疏

福建善後

卷之一 平露堂

西坑東洋三處公有司就近約束一議處有司本皆郡縣僻在山濱法令疏闊民易為亂今後宜慎簡甲升中有才望者以任守令勿以衰殘舉貢及聚用江廣之人就近銓補

事疏

職守長策

令之策虜事者皆曰乘隙日設險然計蘭昌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於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餘里之間卒盡地數丈而守一軍虜數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眾寡強弱遠

不相侔欲勞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爲選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四難不去練兵之策終不可行也夫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可顧虜人動十餘萬而吾即車戰不過三萬人止此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與尺籍軍異尺籍之軍無論老少強弱饑飽豐給優恤備至調遣即有行糧草料召募之兵非強壯不入邊既無素養之思有疾輒汰又無歸老之計既以車戰亦無馬料自非酌優尺籍軍之

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習之士掣肘廢功且敵他患是三難也我兵素木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其禍或至此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除乘陣應援者皆如故昌平總兵所轄兵亦就彼訓練如故若臣標下兵二枝振武遊兵一枝順天巡撫標下兵一枝遵化遊兵一枝薊鎮總兵標下兵一枝又聽臣于大名井陘二兵備道選民兵一枝調真定遊擊下民兵一枝真定府等府達官舍及各路防秋民兵中選一枝共爲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若尙不足又聽臣於十路稍緩策應兵中選取以足其數可得兵三萬人別爲三營營分爲三軍一營駐薊雲一營駐遵化各用參將一員遊擊一員一營駐三屯營中軍屬於總兵郭瓌左右二軍仍用參將遊擊一員如法訓練專備禦戰仍付戚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處練兵總兵官之職而命巡撫劉應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每遇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隨近邊雲雲

督屬密雲兵備副使遵化營屬永平 備僉事三屯

營屬薊州兵備參政各隨營監督而臣與應節繼光

往來督勵小警自禦大入併力務各負墻以戰遇之

邊外此爲上策萬一乘隙潰入亦願 陛下追罪

誅聽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

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荷圖塞責是爲

無策臣等罪安逃哉 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

三萬必得烏銃手三千人爲衝鋒而勒習邊人非選

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請選取漸兵三千人以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下

一時之急期以三年俟邊軍既練乃遣願留者聽惟

陛下時擇

補練主兵疏畧 補主兵

薊鎮補練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已踰十年主

兵竟不能克客兵終不可罷何有任之未專而行之

未實也今宜責之臣綸與繼光使得專任其事勿使

巡按巡關御史樓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

官開視補得主兵二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

一萬即罷調客兵五千責任既專功効自著此之類

年補練迄無成績不可同日而語矣

條議威繼光言兵事疏 兵事

頃兵部奉旨以都督威繼光所論兵事令臣裁計其

便具奏臣謹條其事如左一議就近召募與選摘見

軍練之孰便臣綸議曰見軍數少不得不資各鎮入

衛及更戍之兵今當先定練兵之說而後及召募自

練兵言其說有二一口選區將今各路參遊俱聽總

督鎮巡授之以法而各練其兵其語之弗省與今之

不從者許臣等不時論罷別舉一人代之舉非其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治臣等之罪二口設副將改建昌營遊擊爲協守薊

昌東路副總兵住創建昌營分理松棚太平燕河一

頭營石門寨山海關等處練兵之事而以巡撫應

節標下之兵屬之其人則統領南兵參將胡守一可

克也改石匣營遊擊爲協守 昌西路副總兵住割

石匣密雲分理馬蘭牆子嶺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嶺

等路練兵之事而以臣綸標下兵屬之其人則統領

南兵參將李超可克也超旣以副總兵守薊西則古

北口不宜復設副總以撓事權宜從程九思於黃花

鎮而以黃花鎮參將朱紹文代之。自召募。其說有五。一曰議班軍。班軍本以備十二路修守之事。頃之復作墩臺。日不暇給。宜稍增其數。自乘障之外。使恒餘六千人。付繼光練。待此六千人既精。即發防守。又取六千人。練之。期以三年番練。數萬之軍。盡成精兵。而止。第此六千人。別難取。詭宜于河南山東京操軍內。再各請發三千人。照例改定春秋班次。各用領班都司官一員。責之選領。每年依期赴鎮。是一策也。但河南京操春班軍。見在止一千有奇。必於秋班七千數內。改撥二千為春班。乃可足春秋兩班之數。二曰清查衛軍。故事。鎮巡官取屬衛軍五歲一再查法。非不善。但詳于本戶正軍。而畧千餘丁。宜自聽臣與應節稍更其法。若本戶軍亡。就本百戶內照依近創。創餘補伍。應補者不得占隱。新解者不得脫削。其總兵官仍每歲比較如常。三日勾補進軍。劄昌鎮及南直隸各省進軍。各照舊規清補。無容議矣。額法行自近。當先令北直隸八府各造一冊。送臣給處類查。分發兵備道嚴責勾補。每歲以勾補奏察為殿。最四

日廣召募。每路將官各給募兵銀三百兩。一鎮守總兵各六百兩。聽其召募人。給衣甲器械銀一兩二錢。卽以此克補額軍之數。而各路見軍有不樂原伍。詭各應募者。宜重禁之。五日議行糧土之民。不利為兵。而為兵者。惟各標下有行根之資。無修造之苦。故應募有人。為今之計。宜將新募新補之軍。以萬人予歲繼光三千人。予楊四畏各克標兵訓練。給以行根其餘分補督撫標兵。而以原取各路標兵。歸之防守。如下班例止食本等月餉。仍計發回各募軍數若干。卽減調入衛多軍。扣除糧餉。以克標兵二枝行糧之用。足兵省餉計無出此。凡此七事。皆補兵練兵之要務也。一議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論議曰。臣聞太公兵法。易戰一車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當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今劄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為兵車七營。每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人。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延巡標下一營。駐之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

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之石匣寄雲以薊鎮總兵二營駐之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之昌平是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卽有敗焉之虞無能爲矣或疑虜騎疾車步遲不相及解曰用兵之法有分有合兵車七營豈皆聚爲一處必以半合戰半出奇追奔邀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扼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合用輕重車騎縱橫聚散無所不可況虜馬爲我車所繫勢不得疾而我長戟火器以車爲衛足可遠施此車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人馬便安不假壕堦爲固堪用者二也車不須食步不須馬以車爲蔽步又半不須甲省費甚鉅堪用者三也虜人內地守以兵車則不敢分掠亦不敢久住堪用者四也繼先議車騎合練實得制虜之長策一議鼓舞犒賞兵車火器其費安出臣綸議曰臣聞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自古記之矣往者兵部建議已將客雲驛庫貯山西河南折徵民兵犒賞銀分給薊昌二鎮諸將隨營犒賞今繼先練兵亦宜議及請令每歲得文銀一千二百兩改設副總兵

各二百兩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侈使其可繼至於兵車火器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尙未能克實數宜亦取盈於犒賞銀而犒賞銀存者止數萬兩恐山西有司仍以去年免解故事觀望遷延致虧國計宜令以時趣納并將各衙所軍器料銀盡數留之本鎮以備諸費一議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綸議曰繼先所論多兵亦少之原內四事如役占違例騷擾騷擾家丁偏重守險無要臣等皆得以便宜處分無容贅矣惟是班軍無制事緒煩瑣當行督臣專疏議之其臨陣調遣二事除督撫鎮守外各標下之兵於春秋兩防各有就近駐劄之處如協守薊東副總駐劄建昌巡撫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之兵與巡撫標兵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薊鎮次則西路協守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薊鎮總兵標兵駐練三屯兩防之時則當仍舊不動以備馬犬松棚三路有警則當先期馳赴在東則東路協守在西則西路協守次則昌鎮各標兵

以次而至協守薊西副總駐劄石匣總督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之兵與總督標兵當兩防之際俱赴客雲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密雲一營駐石匣以備牆古石塘嶺三路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鎮與東路協守各標兵以次而至昌鎮標兵駐練昌平亦當仍舊不動以備居庸黃花鎮鎮邊城三路有警卽當先期馳赴次則薊西協守次則薊鎮次則薊東協守各標兵相繼並至凡遇調遣每管務各遣騎將各將騎兵三千先馳赴邊拒敵兵車隨進至本路各要口把截以待夾戰仍限以日程事緩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步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行一百五十里車步一百里皆以調兵文到爲始其失期慢事與遲卒操縱不實者悉按軍法無赦至于六失四弊一言以蔽之皆坐將不得人今以繼光爲大將而臣等又議設副將擇區將則諸事可以次第惟在陛下精選而熟練之覓其文法使得自效耳一議巡關監軍之設孰當一議較闊射行今宜行百臣論議曰薊鎮軍雖歲奉明旨遣官閱視但

逃亡之額卒難以取盈訓練之法半奪于工役行之數年竟無成效請將畏罪曲事彌縫况較詳衆於一日程工能于一技何足盡兵事而益勝筭也宜令御史閱視之際悉取軍中金鼓旌麾之節行伍營壁之制軍馬介冑之容五兵長短之用按實考第以行賞罰參遊以上奏請中軍以下自行毋拘常法專較射打優劣及補練多寡之數庶事可奏成而臻實效臣綸又惟兵之所恃者馬馬之日耗由于軍吏之侵漁識者患之於是有追馬椿銀之法以領馬久近爲差椿銀不足於是有追棚銀之法以自官及軍爲差俱歲終總奏支以買馬其後又以將官稽察無法使馬日耗于是又有參罰之法以失亡多寡爲差法至嚴矣然將官懼罪之及已馬祇匿不以聞而陰入其數殺賣之本卒賠補至有鬻子者有以賂免追椿銀者有卒不能賠且賠而逃者又有巧避參罰立爲均攤冷補之議者又有月扣棚銀五分者諸如此弊臣已嚴行禁約但馬須急補而塔棚錢例不得輒用待報稽緩宜許隨便支買歲終總奏以爲常此部議所無

而臣等及之亦軍務之急者

論理財疏

理則

一通錢法言足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制爲錢法增多其數以濟大銀之不及而後可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當朝廷何利焉臣以爲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此藏富之術也又謂錢雖銷民不可強大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也今之錢惟欲布之于下而不欲輸之于上故其權恒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識以年號亦不免有壅而不通之患臣愚請朝廷歲出工本銀一百二十萬分發南京工部及南北直隸各布政司所在開局設官專任其事其所鑄錢即以備次年官軍俸根兼支折色之用以後鑄錢益多則工本當益省錢制必輕重適均每錢十文直銀一分不足則稍重其制錢鑄五文直銀一分其錢俱以大明通寶爲識期可行之萬世從前嘉靖等錢及先代開元等錢或行或否悉聽民便新錢監自舊錢當自止希錢之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十三

平露堂

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糧起運折色明銀六錢四存留折色及官軍俸糧罪贖紙價俱從中收錢如此則百姓皆以行錢爲便雖欲強其用銀而不可得矣一嚴吏治言催科之令卽糴黃卓魯不廢今有司以姑息而徇名監司以寬大爲得休上下察弛連貧日多宜勸該部申明祖宗徵糧法例在有司必以任內徵糧之分數爲賢否在監司必以任內督糧之分數爲殿最凡遇陞遷考滿行取撫按官嚴加查覈必徵解及數者乃許離任不及數者留任追徵或疏名參論其或以修舉職業督責稍嚴遂致怨謗者撫按宜加休察舉刺一本至公則任事任怨自有其人而吏治蒸蒸起矣一重蠲征言今雖民貧吏慢而蠲征之令亦太數夫良民奉法而供賦以爲常敝民便化而通賦亦以爲常在上者舉議蠲免是朝廷曠蕩之恩不足以勸善而反以惠奸也臣愚請自今國家非有大慶地方非有重災不得輒議蠲免其特頒多逋者有司嚴法繩之不得有所寬貸則良民不至獨累而敝民亦知畏法一查額糧言國家興建衛所畧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十四

平露堂

中外除錦衣衛及各護衛後衛司畜牧所其在外衛所通計額軍三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惟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八十四萬五千有奇而糧餉積欠遠者一二年近者數月兵益少而糧益乏臣所未解也臣常見福建歲派糧利銀止十萬兩至四川兩廣皆無之犬狐百姓適負乞勅戶部通行有司清查原設衛所官軍糧餉登耗之數及會美原額起運存留錢糧造冊送部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皇明經世編譯纂嚴泰峰卷之一五平齋堂可治一肅屯政管邊屯諸臣之誠備矣未及腹裏也腹裏富國初布武田畝膏腴實收子粒足以充軍食之半且可省坐派存留民糧以其半輸邊臣嘗見蜀府有二護衛屯田之利富甲天下今國家屯田幾百倍于蜀而又設官任其事乃所徵屯種曾不足裨軍餉之什一則法之廢也蓋今之屯田軍得賣買勢豪兼并名在實亡武臣不得任法憲臣亦復怠事雖有仕奉降級之例多竅不行遂使朝廷以天下之屯田不能當蜀府之兩衛可慨也臣請飭該部行各

撫按官嚴督屯田道及管屯都司備查額數凡係占據及兼并者悉奪還官分撥軍士視其丁力壯弱以爲多寡催徵子粒毋容逋負其管屯與掌印官有催徵不及數者俱住俸降級不貸屯田僉事歲報撫按覈實仍報戶部稽查則責成既嚴屯政可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譯纂嚴泰峰卷之一

六

平齋堂

立明經世文編卷之三 百二十三

華亭 陳子龍 臥子 徐孚遠 闇公 述

宋徽壁尚本

周立勳 勳甫

朱 灝宗遠 參閱

霍司馬疏議

疏

霍 冀

仰遵明詔恭進九邊圖說以便聖覽事

九邊圖說

職方清吏司案呈代擬登極詔書內一款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兩解難易不同或遠而得喜或勞而速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

九邊圖說

下

訪既垂陞黜之宜遂起避趨之巧上風日壞吏治不修吏部通將天下府州縣逐一品第定為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選補量才授任各官考語獎荐同在優列者先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等以為官資之高下內有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其各將官所任地方兵部亦以總腹衝緩分為三等遇該陞調照此施行欽此抄捧到部送司就徑呈堂咨行各鎮督撫軍門將所管地方開具衝緩仍畫圖貼說以便

查照去後隨該各鎮陸續開報前來或繁簡失宜或該裁未盡又經咨駁務求允當往返多時始獲就緒本司稽之往牒參諸堂稿東起遼左西盡甘肅每鎮有總圖以統其綱有分圖以析其目某為極西某為次衝某為偏僻某處切近虜巢某處極為單弱與夫一鎮之兵馬錢糧數目無不畢具誠為簡要似應恭上御前以備檢閱不惟思患預防時虞 聖念而各鎮之地利險夷各邊之兵馬多寡一開卷而 聖心自洞悉矣及照先任本部尚書許論先為禮部主事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 九邊圖說 二 下 第壹

職掌要務止于邊司攸關相應依擬臣等謹將前項
圖說資封奏進伏乞 聖明法宮之暇少垂 睿覽
庶大馬微忱得以少罄于萬一矣以後每三年一次
修正悉如該司所擬施行

遼東鎮圖說

臣等謹按遼東全鎮延袤千有餘里北拒諸胡南扼
朝鮮東控福餘真番之境實爲 神京左臂自大寧
失險山海以東橫入虜地寧前高平諸處一綫之塗
暨援易阻識者有隱憂焉南通溟渤倭警難旆而金
皇明經世編

遼東三平露堂

復恭三衛簡在海隅號稱沃壤三衛河東虜數垂涎
故河東惟冬防喫緊也近奉 詔旨每值嚴寒總帥
移駐海州似亦得策惟河西零竊剽掠無時疏通來
往將領尚矣洛路河增臺固防禦之畧茲其可已乎
大段遼地丁募招墾孔艱而又徵調頻仍土馬日耗
欲其利爪牙以衛腹心不可不爲之所也

薊鎮圖說

臣等謹按薊鎮自山海抵居庸延袤遼闊國初號稱
股肱頃緣大寧內徙宣遼隔絕沿邊千里與虜爲鄰

雖有屬夷馴牧其心刑虜每犯內地輒爲嚮導頻年
撫賞勞費不貲甚至肆爲要挾悖逆極矣該鎮素鮮
邊警自古北之潰烽火始達甘泉嗣是若太平若曠
嶺若羅漢洞相繼失守虜竟得志而去木一燃剝常
軸者是豈可不深長思哉所幸層層疊疊天險爲固
斬崖澗谷其說不可易已第將領修守素習彌縫監
司閱歷憚于陟降重閣絕寒乃至與虜具之殊可太
息素土綢繆棟焚在念茲非其時耶此中積弊未易
枚舉擬其甚者王兵耗于役占客兵疲于往來民兵
皇明經世編

宣府馬疏議 四 平露堂

宣府鎮圖說

臣等謹按宣府自東徂西邊長一千餘里雄據上谷
藩屏 陵京警則身之肩背室之門戶也肩背實則
腹心安門戶嚴則堂奧固其關係豈細細哉在昔經
畧諸臣咸謂彼中山川紛糾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
于他處號稱易守自今觀之乃亦有不盡然者虜越

永寧則南山之迫切可畏龍門失守則金馬之戒備當先考之往事若捷道橫嶺之驅疾如風雨乎圖紫荆之潰禍及郊圻耳目睹記歷歷可鑒是豈可以易守言哉近駐督府丁豫來設專官于本路防護南山司司至矣第其間猶有一不可應者砲等處界在兩鎮間宜稍有推諉修設未飽單薄今虜且掠車夷去矣山後險易此輩蓋陰知之長慮却顧茲其可緩乎該鎮不色素稱腹設遇連險或內居庸取道或自秦乾通運皆事勢之不可已者然陸路蓋當行之舟運則自盧溝以達彼中未有能詳其說者其可不爲之講求乎若夫重北路之哨探扼南渡之夏津虜東犯已得其形虜深入先據其勝此又不獨宜鎮之利尤勤之所必不可無者也

大同鎮圖說

大同

臣等謹按大同古雲中地也西起角東止陽和邊長六百四十餘里東北與諸胡連陝西接套處在九邊中絕絕東焉國家于諸邊率建墩列戍界限夾處獨于該鎮設爲大邊二邊聯絡不已得無意哉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平露堂

歲既久傾圮寢多虜騎跳梁已難控禦乃又以衝險故棄而不守雲中之重險盡失君子有遺恨焉彼中雖苦虜患幸無異圖自奸民丘富輩授以攻城之術于是雲中四境邊陲蕭然無復有存焉者極而至石州之禍漸豈可長乎大邊之外卽爲豐州地多饒沃先年虜雖駐牧每遇朔旦則營帳遠移乃今築城架屋東西相望咸稱板井其所萃聚者無非驅掠之民與夫下命之輩也虎噬狼貪隱憂猶伏謀國者是豈可無善後之策哉該鎮之兵黎養歲久驕悍日滋稍不適意輒相詬譟甚至交通無忌與虜爲市者不能禦暴而反以爲暴將焉用之近年議廣招徠議申軍令似亦得制禦之畧然必故態潛消尺邊漸復庶可無意外之患第狂瀾既潰障蔽爲難積習相循轉移豈易非得壯猷之帥恐未足以語此也

山西鎮圖說

山西

臣等謹按山西自了角墩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餘里外稽大同以爲藩籬內恃三關以爲捍蔽該鎮邊患似非所憂也自嘉靖壬寅歲虜寇太原邊輻輳

自此始聞是率數歲一入蹂躪之慘雖昔聞之而城邑固無恙也丁卯歲虜始陷石州受禍之烈自此未有何昔所稱為藩籬為捍蔽者皆不足恃若此哉該鎮在諸邊稍解腹裏每歲刈戍多用民兵素不見虜驟聞虜至咸相頽失色一隅不支諸軍瓦解孰能怪師迎敵以抗方張之虜乎雖有大同為之藩屏虜自咸遠乎虜而下仰抵莪麥川奔利民堡或由平刑窺鴈門一入內地勢若河決于此而欲肩戰以求勝顧不難哉夫將必領兵三千方成營伍該鎮之兵素怯皇明經世編卷之十一 平露堂七

守要害之切務不可不講而圖之也

延綏鎮圖說

卷之二

臣等謹按延鎮東起黃甫川西止定邊營遼長地遠為奔虜充斥之地然自神木迤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神木迤西直至石澗乾溝等處環遶千五百里雖有二邊傾圯已甚不足為據虜不來則已來則必入朔大驅無忌關以內尤為可憂該鎮所係頗不重哉考之先朝經畧西事諸臣如余子俊楊一清王震龍皆計畫鴻猷贍養人口至究其所建置則修築先為蓋設險衛民定休養至計也邇年督撫先後相繼率主修設以故終歲之內東西諸路報完頗多第天下事非一人一手所能就緒因其所有增其所無以其圖千百年永賴之利非同心體國者不可也然竊有沈焉此中軍上驍悍善戰素稱忠勇自庚戌以後更番入衛疲于奔命無復故態而又以地多沙漠種植為艱蕩糧不充曾不宿飽萬一虜騎魚河糧道險隘鎮城坐困憂先機事其可不為之經理哉議者欲于府谷至葭州由黃河而上造船轉運以涿清水木瓜

孤山等處亦爲軍便迂離趨行而建賢台砲改復木色木聞議及皆今日之所宜汲汲者若夫議復河套之舊以守東勝之城審時度勢殊難爲力是又未可以易言也

寧夏鎮圖說

寧夏

臣等謹按寧夏古朔方河西地也東起鹽場西盡中衛東南距河爲險北倚賀蘭爲固在昔輯門塞焉自虜入套以來邊患始劇其在夏秋則用渾脫浮渡以擾我邊嚴寒之時則踏冰卒入乘我不備甚至取道

自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寧夏

賀蘭山後往來莊涼恬無忌憚今之寧夏是豈可以往昔例論哉說者謂復舊墩明烽燧嚴長城之守備興靈之衝此固切要之論也然不分番監哨則各水頭地方虜之有無亦何自而知之哉哨探真確然後量勢大小潛出銳兵攻其必救此亦守邊捷法何者邊長兵寡聚散異形有警號召卒難齊一不若乘便搗剿使虜賊疑畏不敢近邊駐牧庶幾亦長策也此外則濬舊渠通水利固可以復屯田亦可以阻虜騎云

固原鎮圖說

固原

臣等謹按固原向在先朝號稱腹裏付值冰結所守者僅靖虜一面耳邇年賓兒諸酋來秋分住人小松山往來沿河乘虛浮犯又或踏冰謀掠安會蘭靖諸堡西海之賊出沒無時已屬可慮而生番諸部又時肆剽掠擾我耕牧妨我行旅荼番漢雜處良有隱憂援今番昔番不與霄壤哉大段狂虜謀犯雖涉多岐而制禦機宜惟先要害定邊花馬與靈其藩籬也石溝鹽池寧州萌城山城其門戶也固原黑水鎮戎西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固原

十

平靈

方如利以有其赴敵之勇形聲氣勢亦足遠懾防守之策諒不出此者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而已

甘肅鎮圖說

臣等謹按甘肅古河西四郡也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蔽胡虜實爲西鄰孤懸絕塞國初設哈密以爲捍衛蓋卽漢人斷匈奴右臂之意自土魯番屢肆劫奪陝巴失守其部落皆散置關外拊徯逐失嗣是亦不刺復居西海吞併番族隴右之間遯無寧宇甘肅邊患自此日甚一日失該鎮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其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甘肅馬漢

上
平露堂

策乎大抵甘肅控禦番夷具機在我若禁茶却自番人自當乞家請命不暇是故該鎮之憂固不在番北不在虜所當亟圖而遠慮者莫西海諸賊名也

論京營疏

京營

國初京營之制是大小教場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神機兩營是爲三大營各設提督等官領之景泰初選三大營中精銳分爲十營圍撥其官畧如三人營之制至成化三年又分爲奮武等十二營內又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其名亦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

平露堂

不久 邾宗之舊正德中又增置東西官廳則將愈多而兵愈弱矣我 世宗皇帝斷自宸衷告于太廟修復 祖制三營并將三千營改爲神機及定三營大將副參游佐職名添設練勇參將各二員神謀容算至精至詳誠萬世無弊者往時仇鸞之誅乃將之無良非法之不善也趙貞吉深鑒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機雖不爲無見但臣等以爲法未至于大壞者無貴于紛更議有涉于異同者當從乎衆論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以統其綱析之爲三十小營

以理兵者不伯于一將軍法不專于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皇上所謂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聖子神孫所當承承勿替者況在廷文武諸臣多謂京兵之訓練不在乎營制之更張而在乎將佐之得人操練之如法以皆探本之論經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臣等參酌羣言竊謂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役少減令不煩而統紀明似屬穩便至謂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此則防微杜漸相應擬餘仍照

皇明經世編

軍司馬疏議

卷之三

平露堂

祖宗三大營分營操練內五軍營多餘二枝均撥神樞神機每營具為十枝推智勇將官二員充總兵官各請較一道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而以文職大臣一員量加職銜俾之總理每歲無事則居營訓練有警則總兵掛印出征事完回營照例繳印中開木盡事宜聽新推督理大臣及巡視科道官逐項查酌另行條議以聞

覽津防武備事宜

魏武備

其一議兵官今足兵之策不過勾補團練而已祖

宗朝九邊兵以百萬計今尚存六十萬有奇其逃亡者若能設法清補原額亦可盡復至于團練之法當令各領選編見在軍士五人為伍五伍為一隊各立之長長各擇教師教以武藝兵備官每季一閱視以報督撫督撫官每歲一閱視以報本部凡將領黜陟視此為差隊伍中有罪罰及其長賞亦如之其一議食官兵與食相為表裏冗兵汰則冒替之糧減至兵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戰而虜一遭挫則必數年不擾而行糧可免虜既遠遁則我之威力能制屬夷之死命而撫賞亦可罷是足兵之方已寓于練兵之中矣至于興屯鹽以復本色視豐儉以為折支又在戶部酌計施行其一議將官將才難得亦難任今邊臣莫肯效死者嘆在操切太過爵賞太輕請令督撫兵備官一切關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得拘以文法各官果建奇功即超格封拜亦不得指摘小疵率爾論劾本部查稽三年無過者酌量陞易奏請加恩至于承委府佐以下官員非體凌辱許將官具揭送部定行降罰其一議選擇邊吏言各邊守

皇明經世編

軍司馬疏議

卷之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令凡地方兵食之計悉賴處分近雖議調議補紛紛奏報若從中迴覆則在吏部持衡秉公務得真才其一議團練鄉兵言九邊控弦之士雖稱六十萬有奇然大邊延袤萬里以六十萬衆分布其間聚散異形攻守異宜亦恐力分勢弱難以禦敵請自通行各邊督撫轉檄兵備守巡等官凡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堡軍餘民舍皆列爲鄉兵如邊軍隊伍之制十隊爲司司有長有副十司爲哨哨有總有正其村堡寨不及數者止五十人爲一隊每堡中設一堡長一堡副領之各不妨農務隨時訓習有司歲以冬春間按視其有勞者量加獎賞遇有虜報則督撫移檄諸郡縣傳相告諭各率鄉兵乘城防守以五色旗爲號其賊退而鄉兵有斬獲者仍照官軍例陞賞雖無斬獲而防守無失者亦量犒之哨總司總堡長等役各給冠帶至于鄉兵練成督撫兵備及府州縣官亦皆計功陞轉不得徒具詞文其一議併守城守言虜賊臨城不能拒之邊外則當急入收係而邊內城堡又不能盡守則當擇適中之處將附近小堡併入大堡修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浚浚修俾堅固其軍民有自願包砌者聽官量助之其一議整飭京營言祖宗設立京營屯兵數十萬凡遇各邊有警輒令出征蓋所以居重輟輕而固天下之本也歲久逃亡者衆見存僅九萬餘人而九萬餘人中又多四方窺籍之人有以一人而應三五役者即春秋操演亦虛文耳今宜盡核逃亡之數報冊有名者行衛令補無名者發單清勾兵數既足仍行戎政大臣從實操練李終會同巡視科道閱視勤惰以聞至十大閫之禮宣宗嘗行之免兒山英宗嘗行之北郊又嘗行之西苑其成憲具在令皇上聖性英資同符烈祖當戎務廢弛之秋正四方收觀易聽之會伏望自隆慶三年爲始于季冬農隙之侯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之多寡以爲黜陟之次第一以考校軍士視其技藝之高下以爲賞賚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以後間歲一舉如此不惟京營辛伍可變弱以爲強即邊塞諸軍亦望風而思奮矣

條議京營訓練事宜疏

京營訓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兵部

平露堂

一議訓練謂京營標法率多簡文宜擇營兵中武藝熟閑者立爲教帥每月視等第以給餼康上等徵糧六斗次者三斗教帥缺卽以各軍練成者代補每歲視分數以定黜陟全隊有成者給冠軍帶候補名色把總半者賞銀牌花紅止數十名者姑准開選否者革職隨操每把總領二百五十人下總領五百人如一司一哨練成者侵存候補中軍號頭十分之五者厚賞十分之三若稍遜否者責後功各將領練令營有成者陞都督僉事副將陞都督同知俱准實授半者獎賞三分之一者照常供職十分之二者罰治否者于御職上降一級回衛號頭坐營官則以全營論賞罰中軍等官則視該營將領爲低昂以後三年之內三營訓練有勁總協大臣請敘獎諭仍加恩錄不妨巡視科道參論黜罰每京營合操之日總協仍各入一營操畢回一二枝隨卽舉砲令各營先回而留所掣兵馬步兼試竟日乃止分操之日各將官自掣本營數隊一體較閱其所操各藝射把當增高七尺滿三八俾人馬從長鑄圓牌火器弓箭長短相參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兵部

平露堂

教急有濟各營有馬軍士俱令盛甲馳馬演習亦如前議賞罰之一議將權官副參遊佐先時有制于王帥不獲展布者宜令各將所部隨意教演寬其文法假以歲時總協巡視等官間閱有實効者超荐虛飾者參劾不得輕信浮言挫其銳氣一議軍法言國制軍令甚嚴人不敢犯今將偷幸驕勒矜稍加怨謗叢起請自今三令五申營操之日有部署已定而不受約束者有事未畢而先散者各隨輕重等則治罰及其長有違爲飛語譁衆者輕調烟瘴衛分重擬死罪一議將兵言營卒雖衆堪戰者少宜精選三萬人分爲戰兵十枝統以十將將有不和宜者可互調其選哨總千總法亦如之選定編列十伍隊司取連各供結在官其十伍隊長哨總千總取武藝謀勇者以充伍人中逃一人責及伍長二人責及隊長十人責及哨總私自更代者法亦如之其三萬人外更選精卒八備兵車兵營內每營量分數百充爲奇兵以候摘納戰兵之缺若更不足則以各衛舍餘驍健者充之然不得過萬人終身不必勾補各營家丁當核其武

燕高下以爲去留其選退仍願在營者止食軍糧帶操各將領有隱留者參論降罰一議補役言營軍在國初三十餘萬景泰後始漸消耗今僅八萬其弊由上冒替多清勾弊及補役勞費耳近雖及補役漸次盡革然補軍積弊尚有每當更替則府部文書往來展轉數番徒開編局而自今以後凡各軍有病故告補者查冊有各軍印行該衛覈實具結呈部本部一行各府知會一送驗軍主事驗發營操有老弱替愈者每歲定以春秋二季開操之日令各軍隨將官過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香川別流議 京師訓導 卷之九

驗視強弱照前摘牌會管備將年貌填記牌而隨查某營若干某替若干不必再候將官造冊亦不必更候歇操之時總開于本先行送部本部查冊有各軍印准收補無各行偷取結但係親族俱准更名食糧異姓則治妄置者之罪其尋常逃故各把總每月朔望報部行衙查補果丁盡戶絕發冊清勾如此因時變通告規既不廢格而告補軍役與摘牌替役亦並行而不行矣此外則嚴逃軍之法一月以裏不出自首者責諸人首告上本犯名下追銀二兩九賞有親臨

容隱者連坐徭役之弊各將官過用者及友遺者俱訪治如律一議馬匹凡軍中養馬多賣富差貧以致失亡數多請仍照近議先行給補原數務足一萬三千五百匹凡殷實軍士將賣各營將領查出記簿每遇兌馬之期卽按部以大兌領但有損失先將馬匹印記送官查係五年之內俱令買補賠償五年之外始照舊例追收椿朋肉贓銀兩上操之時每月木飭各營官馬調集一處總督巡視點驗但有瘦損者五匹以上并責把總十匹以上并責千總五十匹以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香川別流議 京師訓導 卷之十一

參治將官至于榜馬在逃者騎占貨借若法令其在亦乞申明一體遵守一議班軍言國初徵取中都山東河南大寧等都司官軍十六萬春秋輪戍京師乃祖宗居重馭輕至意其後在京苦于役作逃故既多而買間影射之弊亦日甚矣今河工未竣勢不能盡勉宜行該營仍將見班官軍選編隊伍令各備器械隨營練習而以遺剩老弱者專備修工之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上木 周立勳勒白 選

張文忠公集

徐桓鑒惠明參閱

疏

張居正

陳六事疏

今未明所訂不出此數款非當日之難行之難耳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
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
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
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愷恠以敬天法
祖為心以節用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以立矣但
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頽靡不振之漸有亟重
難友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
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
宜者條為六事聞欽上誠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
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

寅恭諸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
白但臣之愚昧竊見 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
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循趨
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于宜聖主
德而齊一眾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
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處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
于眾斷在于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
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
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駟或前後不覺背
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令決于憂懼
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
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又濫竽工
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寔
落任之始地方利病盡盡周知屬官賢否皆能洞察
不過採聽于眾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
皆本有故比其久也或弁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
昨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當其時家言盈庭，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定効否乎？又如餉銀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紳士伍，異論繁興，詭言踵至，于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亦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幾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謠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講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効，欲爲一事須審之于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仰圖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自方剛之而終不爲之，皆欲用一人須慎之于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言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 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東江陵集

三 平露堂

省事尚寬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并可互明白。臣陳母得彼此推讓，徒託空言，其大小臣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友誼醇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千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勗良士，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于紀而莫之誰何，體之所制又在于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禮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踐躐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狗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寔則異，擬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東江陵集

四 平露堂

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查乾剛之屬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乾剛而貞百度刑賞子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于宸衷而勿致紛卑則經世編 卷之一 五 于露堂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机

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令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于發自聖衷特降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損益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机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縱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于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于露堂

致沈埋十訟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責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實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詞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令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理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寬查奏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

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 聖裁

一、數名定臣間人主之所以取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于綜覈名定而已臣竊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定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但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不露

濟哉臣竊略言其策大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驚良令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則不必更考其成及至潰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推舉少文者以無用見訛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倘僥倖直者以忤時難合而暗韋逢迎者以巧官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甲後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譽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

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定日近來又有一種風尚

士大夫務爲聲稱合其職業而出位是思退自餘陳連編累牘至數其本等職業及屬莽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寔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則聚天下之士而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嘖笑之微敝誇之譽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寔之端遵照 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榮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者本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詰勸勲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于用舍進退一以功寔爲準毋徒眩于聲名毋虛拘于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舉其生平毋以一言掩其

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卽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卽轉本衙門堂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卽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卽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張江陵集 卷之九

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援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省賊罔之而起蒼安民可與行仁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卹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

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貼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體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日視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因用未克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于人聚賦強弱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張江陵集 卷之十

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 皇上卽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給仕者必遺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收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于此不急工程無益微辦一切停免敦尚儉嗇以爲天

下先仍乞勅下吏部慎選良吏收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已端潔定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寔政及于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寔邊之一助再乞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充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十一

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寔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于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若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于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其奏定_以後上下惟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 聖裁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于邊防廟堂之上所日夜圖畫者亦莫急于邊防邇年以來邊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効于前矣今譚者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師不得其人臣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十一

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在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定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于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有不能有爲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脩舉寔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

五年虜可圖矣。至于日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選擇邊利。團練鄉兵。保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用虛文塞責。伏乞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違効。大行賞罰。庶沿途諸郡。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十一

臣

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嘗以為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同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犖義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

伏乞 聖裁

請停取銀兩疏

臣等謹

奏

昨者恭睹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奏稱。經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尚有積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之後。邊費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餉彌費之費。比之先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十一

臣

臣等備查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塩課贖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取。生民之骨血已罄。國用之費出無繼。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法支絀。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具奏。誠事窮勢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皇上嗣登大寶。屢下寬卹之詔。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海內所祈方幸更生項者以來買辦漸多用度漸廣當此缺乏之際臣等定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請伏願皇上俯從該部之請將前項銀兩先行取道仿定念國儲之日乏謀儉德之本國帑賞資以省財用停買辦以寬民力如土俱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祖宗舊制止于內庫取用至于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費庶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理也臣等無任惶悚附越之至

再乞聖裁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謝綬大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近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奏稱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等因緣臣于去年七月條陳六事內一款飭武備中議及前事荷蒙聖明採納允行原臣本意止以京管戎務廢弛日久緩急無備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欽依釐革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為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搖情如此若非假借大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皇上御極以來如耕籍以示重農之意就學以彰崇儒之笑二大典禮

皆已次第舉行則大閱之禮亦古者詰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列聖定錄在祖宗朝亦間有行者遂爾日昧其余上嗣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一事其惓惓納忠之意委不在此按之當今時務委非所急今駱問禮欲乞皇上先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此誠恨木切要之論又謂築端宜防巡幸宜謹尤為計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進言于君不必其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六

之為是况臣職系輔導一言一動務令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而執己見以為是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事體未便不妨另議停止夫始以為可行而行之繼以為當止而止之唯求以便于國家耳輔臣科臣之言何擇焉臣若不自言之該部無從酌議輒敢冒昧伏乞聖明俯鑒愚誠不勝幸甚

右侍讀郎議兩宮尊號疏

向宮自製

伏蒙發下禮部一本內稱會議兩宮尊號謂前代禮文典制不同循謂無據仰稽我祖宗舊典惟天與

八年 憲宗皇帝尊 嫡母皇后為慈懿皇太后
生母皇貴妃為皇太后則與今日事體正為相同但
于 嫡母特加二字而于生母止稱皇太后則尊尊
親親之別也然今恩德之隆既為無間則尊崇之禮
豈宜有殊且臣居正奉本而論欲兼隆重其禮各官
仰體孝思亦皆樂為將順今擬兩官尊號于皇太后
之上各加二字並示尊崇庶于 祖制無愆而于
聖心亦慰又謂先朝母后徽稱有加至四字六字八
字者皆因朝廷有大慶典以漸致隆如大婚禮成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張江陵集 萬曆十七

生皇子之類其初則止于二字乃定制也今 聖母
福壽無疆 皇上萬年御曆將來吉祥喜慶之事將
層見叠至尊號微稱有加無已固不在此時之驟增
也臣若正愚昧仔細看議各官所議探之俯體似為
允當伏望 聖明裁酌俯從眾議先期奏聞 二聖
母並加尊稱以成大孝

等修纂定錄 世宗二宗實錄
昨該臣等題請預定纂修定錄官員奉 聖旨是體
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具題外臣等又惟事必專任乃

可以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亦得隆慶元年六
月初一日開館纂修 世宗肅皇帝定錄經今六年
尚未脫藁雖屢屢先帝聖問迄無成功任總裁者恐
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司纂修者以人眾而相抵竟
成廢閣臣等日食大官之饌茫無一字之補素殫職
職定切兢慚然於厥所由皆以未嘗專任而責成之
故也蓋編纂之事必草創修飾討論潤色工夫接續
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在于副總裁官顧
掌部事乃有簿書綜理之繁直經筵則有侍從講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二 張江陵集 萬曆十八

之責稱卿不專職守靡定未免顧此失彼修作忽輟
是以歲月徒悠而積效鮮著也今兩朝並纂二館齊
開若不分定專任嚴立限程則因循推捱其弊愈甚
臣等看得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諸太綬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希烈原係 世
宗肅皇帝定錄副總裁官今查各館草藁俱已纂完
但未經修飾一臣雖任部堂止是佐理尚有餘功及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申時行右春坊右諭
德掌南京翰林院事今行取王錫爵職任官坊事務

尤簡皆可以專心著作之事合無責令諸大綬王希
經專管纂修世宗肅皇帝定錄申時行王錫爵專
管纂修穆宗莊皇帝定錄每日俱在史館供事仍
立爲限程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事送
副總裁看詳月終副總裁務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
等刪潤每年五月間臣等即將纂完稿本進呈一次
十月間又進呈一次大約一月之終可完一年之事
一季之終可完二年之事從此漸次累積然後成功
可期其餘副總裁等官陸樹聲等或理部休暇相與
討論或侍講優閑令其補益不必責以程限不致兩
妨各館纂修官務以職業爲重公家爲急不得別求
差假圖遂私情書成之日分別叙錄但以效勞多寡
爲差不復計其年月久近如此庶人有定守事易考
成在各官可免汗青頭白之譏而臣等亦得以追曠
職素殫之咎矣此雖纂修一事而國家用人之理綜
覈名寔之道寔寓于斯伏惟聖明裁斷勅下臣等
遵行再照皇祖歷世四紀事蹟浩繁編纂之工卒
難就緒皇考臨御六年其功德之寔昭然如日中

天皆諸臣耳目之所睹記無煩蒐索不假闕疑但能
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合無不拘朝代次序俟
穆宗莊皇帝定錄纂成之日容臣等先次進呈却令
兩館各官併力俱纂世宗肅皇帝定錄則兩朝大
典可以次第告成矣

明制體以重王言疏

潘勗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
若制誥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爲不職矣謹按
舊規凡官員應給詔勅該部題奉欽依手本到閣發
遣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候批紅發
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
此定制也至于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爲得體
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諸勅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
餘字祖父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于慶典
慶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繁及比之考績不同故
以賅被爲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俗
尚于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宿弊往往不候進呈
先將勅文稿傳示于人其中詞語又過爲誇侈多至

數百千言，或不無是行，虛爲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
宣揚，臣等方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輔矣。
夫誥勅者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諷其君，猶謂
之使，況以上諫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該大
學士張孚敬等題爲重誥勅事奉。世宗皇帝聖旨，
卿等所言，足見敬慎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誥詞之文
浮泛誇獎，至于數百，甚非制體，其非王言，今後都着
刪去，浮詞以存定體，欽此。又該本官題爲前事，奏論
制勅字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尚書
陶琰贈官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內閣看詳，輒便
進呈等因奉。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另撰誥文來
看，岳梁驕賣浮詞，蔑視制體，不遵前旨，着法司提了
問，欽此。比時嘉靖初年誥勅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爲
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
要，況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
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爲釐正，伏乞。皇上
念朝廷體統之當尊，國家典制之當守，勅下臣等，戒
諭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爲制誥，必須復古崇定，毋

得徇情飾辭，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
行傳示，以市私文，如此庶王言重，國體尊，而臣等亦
得以守其常職矣。

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憲政疏

稽察章奏

臣等竊聞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皋陶
之論治曰：率作興事，欽哉，履省乃成。蓋天下之事，不
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
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履省，上無
綜覈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爲君，禹皋爲佐，
皇明經世編

恐亦難以底績而有成也。臣等竊見近年以來，章奏
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寔效益
鮮。官議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
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議釐一弊，
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
其弊之果釐否也。某罪當提問矣，或縱一請託之私，
某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率予可否之說，雖千報
聞，以資自會，動經歲月，能督稽驗取其空文，雖屢奉
明旨，不曰着寔舉行，必曰該科記着，領上之督之者

雖請諱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鄙諺曰姑且頑而歸耳頃今之從政者殆類于此欲望底績而有成豈不難哉臣居正當先帝時會上便宜六事內重詔令一款亦嘗登臺言之隨該吏部題覆欲各衙門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撫按官皆明立程限貴令完報然亦未聞有如期今而以寬應者甚者寢格如初茲遇皇上躬不世出之資勵精圖治百執事亦皆兢兢務修其職業無敢以玩愒弛廢者蓋庶幾乎率作興事矣獨所謂考言屢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竊恐致理之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禮部奏 卷之一

道有未盡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奉本狀奉 聖旨者各具奏日送司禮監交致又置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起科註銷逾期稽緩者奏矣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南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足知稽查章

奏自是 祖宗成憲第歲久因循輒為故事耳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覆奉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關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朔註銷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議處催督查數等項另造文冊一本各註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內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甘簿每于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內事件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禮部奏 卷之一

有無違限本銷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 旨下各衙門詰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定奏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奏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若部院註銷文冊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定寧可責成而參驗綜覈之法嚴即建立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因致而不致不慎其始矣致理

之要莫踰于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臣等不勝大願

請定向獎廉能儀注疏

臣等謹

昨該吏部都察院欽奉聖諭開具各在外廉能官員請照舊例宴賞該臣等于文華殿同奏伏蒙皇上親發下旨將各官引來朕面加獎諭欽此隨奉聖旨這廉能官着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來會極門朕面加獎賞欽此臣等竊惟政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覈吏治訓代令主欲興道致治未有不加意于此者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張江陵集 奏

臣等前所進帝鑑圖說中褒獎守令召試縣令諸事載之史冊以爲笑譚我太祖高皇帝每遇各地方官來京奏事常召見賜食訪問民間疾苦雖縣丞典史有廉能愛民者亦特差行人齎勅獎勵或封內醪金幣以資之迨宣順弘治之間亦間察宴賞之典故二百餘年重熙累洽興致太平寔由于此恭遇皇上天縱聖明勵精圖治茲當考察之時大明黜陟之典又特蒙天語諭臣等欲引見廉能官員破格獎賞仰窺聖心益以深納臣等圖說所陳而遠追我聖

祖綜敷吏治之軌也宗社生靈矧勝慶幸但此係特典久未舉行且遠方外史從來未睹朝廷之禮若不先示以儀節使之演習恐一旦震怖天威倉皇失措又非所以昭德意光盛舉也伏乞欽定行禮日期勅下禮部略做祖宗時御會極門午朝之儀定擬簡便儀注上請聖裁明示各衙門遵行庶臨期不致差誤且瞻典肇舉懿範昭垂貽之萬世永有烈光矣

遼東人捷辭恩疏

辭免軍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張江陵集 辭免軍功

昨該兵部覈叙遼東功次溫及臣等請加恩賚已卽具揭辭免茲奉聖諭遼東大捷非常皆卿等運籌之功例宜陞陞還擬勅來行欽此恩綸寵被敢不遵行但臣等竊惟慶賞之典激勵攸關必當其功乃可服衆茲者遼左之捷定仰賴我皇上聖武昭布神威震登一時文武將吏遵奉廟筭同心戮力之所致然論其力戰之功尙當以將士爲首故臣等昨者擬票如恩該使諸臣首叙總兵賜賚獨厚雖總督巡撫身居地方料理戎務者亦視之有差誠以摧鋒陷堅躬冒矢石本諸將士之力固非坐而指畫者所可同也

現如臣等身不出于禁闥足不履于戎行雖曾借筋
效畫論授書不過奉英王之命設策開臣之常職
耳乃欲緣此遂攘以爲功冒明恩寵則九邊之上聞
之必將曰我輩披堅執銳千辛萬苦乃得一級之賞
而彼乃掠而有之武夫力而獲清原吾生坐而享其
利不惟以功蒙賞者不知所觀而旁觀逸聽之人亦
將憤慨而不平矣非所以昭大公明激勸也矧昨者
皇上以大捷告廟自引冲年涼德而以成功歸之
祖宗列聖夫以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爲能必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十一 職官書屏

歸之烈祖臣等何知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
目閣臣以邊功受賞亦自近時有之非我祖宗朝
盛德事也臣等反覆思惟加恩一節斷不敢當伏望
皇上俯鑒臣等愚悃絕無一毫矯飾竟寢其事免令
臣等輕動因以明朝廷大公之典作九邊將士之氣
其于聖政亦爲有補所有原奉聖諭一道謹收藏閣
中以彰天眷臣等不勝感戴悚慄之至

進職官書屏疏

張官書屏

竊以安民之要在乎知人辨論官材必考其素領人

上尊君九重坐運四海于臣下之姓名貫垣尚不能
知又安能一一別其能否而黜陟之乎朝宁之開白
司庶府尚不能識又安能旁燭于四方郡國之遠乎
考之前史唐太宗以天下刺史姓名書于御座屏風
坐臥觀覽唐宣宗知涇陽令李行言之賢書其名于
殿柱不次擢用我成祖文皇帝書中外官姓名

于武英殿南廊仁宗昭皇帝亦命吏部尚書蹇義
兵部尚書李慶具各都司布政按察司官履歷揭于
奉天門西序良以典圖遠寵官府分羅身既難以遍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十一 職官書屏

歷故託之標記以廣其明知既難以周知故操其要
約而運諸掌君心也臣股肱耳目也人之一心雖賴
股肱耳目以爲之視聽持行而心之精神亦必常流
通于股肱耳目之間然後衆體有所管攝而各效其
用此明君所以總條貫而御人羣之要道也仰惟
皇上天挺睿明勵精圖治今春朝覲考察親獎廉能
頃者吏部奏除躬臨銓選其加意于吏治人才如此
顧天下疆里尚未悉知諸司職務尚未盡熟雖欲審
別其道無由臣等思所以推廣德意開發聖聰者謹

屬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備查南京及在外文武職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貫及出身資格造爲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官職名各爲浮帖以便更換每十日該部將陞遷調改各官開送內閣臣等令中書官寫模一遍其屏卽張設于文華殿後皇上講讀進字之所以便朝夕省覽如某衙門缺某官該部相與某人卽知其人原係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卽知某人見任此地今能辦此事否臣等日侍左右皇上卽可親賜詢問細加商確臣等若有所知亦得面盡其愚以俟聖斷一指顧間而四方道里險易百司職務繁簡一時官員賢否舉莫逃于聖鑒之下不惟提綱挈要便于觀覽且使居官守職者皆知姓名常在朝廷左右所行之事皆得達于宸聽其賢者將競兢焉爭自淬勵以求見知于上不才者亦將凜凜焉畏上之知而不敢爲非皇上獨運神智坐以照之重拱而天下治矣臣等謹將所製職官御屏一座隨本上進伏乞勅下該衙門進收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九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九

職官

如法張設恭請 聖明俯覽以少盡臣等納忠之誠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五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閻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上木 李 艾舒章 宋存標子建參閱

張文忠公集

疏

南裁抑外戚疏

武請伯墳價

張居正

伏蒙發下工部覆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一木

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該部折價太薄從厚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張江陵集 武請伯墳價 一 平露堂

來欽此臣等看得李偉乃 皇家至親與衆不同

皇上仰體 聖母篤念外家之意禮宜從厚但昨工

部尚書郭賓等見臣等言先朝賜資外戚恩典唯王

冏伯蔣輪家爲最厚正與今 聖母家事體相同故

本爵亦遂據蔣輪例以請及查嘉靖二年蔣輪乞恩

造墳原係差官簽造未曾折價該部處辦木石等料

當時估計該銀二萬兩卷案具有該部因本爵自此

蔣輪例故即查蔣輪例題覆其做工班軍及護墳田

另行撥給原不在此數今奉聖諭欲令從厚臣等

敢不仰體 皇上孝心且臣等犬馬之情亦欲借此

少效微悃十 聖母之家但該部查照舊例止於如

此今欲從厚惟在 皇上奏知 聖母發自宸衷特

加優資固非臣下所敢擅專也臣等又惟昔王田伯

乃 世宗皇帝親母寧也當時 章聖皇太后母儀

天下世廟奉事 母后篤厚外家何所不至而其所

給乃僅于此數想 祖宗以來相傳恩例如此有難

以踰越耳今 皇上孝事 聖母豈能有加于 世

廟而 聖母之篤厚外家亦豈能有踰于 章聖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張江陵集 武請伯墳價 一 平露堂

太后乎今以 世宗皇帝之所不能加 章聖太后

之所不可踰而 聖母與 皇上必欲破例處之此

臣等所以悚慄而不敢擅擬者也天孝在無違而必

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

不富貴患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恩耳

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休也臣等冒罪輔

弼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慈垂鑒

論邊事疏

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遼賊二十餘萬謀犯

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丁星火。至于上厓。平慮。向諭臣等虜寇猖獗。深以爲憂。比時臣等已卽面奏。若月井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寬。聖懷。今棟鉤鎮總兵官戚繼光。均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議舉兵。及臣等使人于宣府。各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妄誣。賞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批傳之言。遽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于傳聞耳。似此舉措。豈能應敵。正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們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迫。他日邊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之爲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安。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

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旣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

請重修大明會典疏

重修會典

准禮部手本。該禮科給事中林景暘等題爲泰道方亨。國家開暇。懇乞聖明及時修輯成憲。以垂永圖。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光繼述大孝事。要將弘治十五年以後事。例命官編輯增入會典等因。該本部覆稱。大明會典一書。自唐宋六典會要之遺意。以昭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成憲。至精且當。顧其爲書。成于弘治之末年。至今代更四聖。歲踰六紀。典章法度。不無損益異同。其條貫散見于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艱于考據。而所援。既鮮有定畫。以致論議煩濫。法令數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甚非所以定國是。而一人心也。嘉靖年間。世宗皇帝嘗命儒臣續修會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

靖二十八年而止，已經進呈。未蒙刊布。隆慶二年都御史孫應鼐亦嘗奏請彙輯嘉靖事例附入會典，今給事中林景暘等復申前請，委于政理有裨，但今兩朝定錄尚未告成，披閱校正，日不暇給，若復兼修會典，未免顧此失彼。公行翰林院候定錄進呈畢，日另行題請開館，揀選儒臣分局纂修，仍先行文各該衙門選委司屬官將節年題准見行事例，分類編集，呈送堂上官校勘明白，候開館之日，送入史館，以備采擇等因。萬曆二年五月初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張江陵集
五
手露堂

遵手本到閣，臣等恭照會典一書，于昭代之典章法度綱目畢舉，經列聖之因革損益，美善兼該，比之周官唐典，信爲超軼矣。顧其書創修于弘治之壬戌，後乃闕如。續編于嘉靖之己酉，未經頒布，又近行以來好事者喜于紛更，建議者矜諸國體，條例紛紜，日相抵牾，耳目淆惑，莫知適從。我 祖宗之良法美意，幾于淪失矣。今幸聖明御極，百度維新，委宜及今編輯成書，以定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典則。先該科臣建議該部題覆，比時委因兩朝定錄未成，勢難兼見，今

穆宗皇帝定錄進呈已久，世宗皇帝定錄編輯已完，臣等刪潤功亦將畢，惟督繕寫計歲終可以進呈。所有編纂諸臣在館稍暇，前項欽奉明旨續修會典一節相應及時舉行，令候命下，查照弘治嘉靖年間事例，擇日開館，命官纂輯，仍乞勅下禮部照依先題事例，催各該衙門將見行事例，選委司屬官素有文學者，分類編輯，送館備錄，其一應纂修事宜及合用官員職名、客臣等逐續開具奏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張江陵集
六
手露堂

請擇有司，編通賦以安民生，疏擇有司，錫通賦，竊惟致理之道，莫要于安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安邦固，即有水旱盜賊蔽國外侮之虞，而人心愛戴乎上，無土崩瓦解之勢，則久安長治之術也。然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方今 聖明在上，一時郡邑長吏固莫不爭自淬勵，勉修職業，以求無負于明時，但虛文矯飾舊習尙存，剝下奉上，以希榮幸，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艸率以違罪責，其定心愛民視官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子弟者，寔不多見。故 皇上雖有安民之心，而上澤不

得以下究者職此之故也臣等思得明春又當外官
考察之期一舉一措乃天下嚮背所係伏望 聖明
特勅吏部令其預先虛心訪覈各有司官賢否惟以
安靜宜民者爲最其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雖浮譽
素隆亦列下考撫按以此覈屬官之賢否吏部以此
別撫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覈吏部之藻鑒若撫按官
不能悉心甄別而以舊套了事則撫按官爲不稱職
矣吏部宜秉公汰黜之吏部不能悉心精覈而以舊
套了事則吏部爲不稱職矣朝廷宜秉公更置之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臣等又查得隆慶六年六月詔書一欽自嘉靖四十

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并隆慶元年錢糧除金花
銀不免外其餘悉從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
十分之二至于淮安徐州以水患廣東惠潮二府以
兵燹則并隆慶二年三年亦從蠲免甚至渥矣乃該
地方猶不能追納至萬曆二年戶部乃議于拖欠七
分之中每年止帶徵二分而民猶以爲苦何也蓋緣
各有司官不能約已省事無名之征求過多以致民

力殫財竭不能完公家之賦其勢豪大戶侵欺積猾
皆畏縱而不敢問及將下戶貧民責令包贖近來因
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惧于降罰遂不分緩急一槩嚴
刑追併其甚者又以資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
愁嘆盈聞咸謂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賦稅
以供上者下之義也奈其窮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
也于必不可免之中又爲之委曲調處是又恩之恩
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歸過于上則有司官不能奉
行之過也然愚民難以戶賤損上乃可益下須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皇上力行節儉用度漸舒又以北虜納款邊費稍省

似宜曲垂寬恤以厚下安民合無勅下戶部查各項
錢糧除見年應徵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帶徵
者除金花銀遵詔書仍舊帶徵外其餘七分之中通
查年月久近地方饒瘠并行減免分數如果貧瘠不
能完者悉與蠲除以甦民困至于漕運糧米先年亦
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倉米足支七八年而太倉銀
庫所積尚少合無比照先年事例將萬曆五年漕糧
量行改折十分之二分派糧多及灾傷地方徵納夫

京市折輕既足以寬民力而銀庫所入亦藉以少寬
是足因證民三舉而兩得矣臣等待罪輔弼日夜思
所以佐皇上布德元元轉幸邦本計無便于此者代
乞聖明採納施行生民幸甚

請停止內工疏

臣等謹言

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慈慶慈寧兩宮着該
衙門修理見猶只假迎而欽此臣等再三商確未敢
即便傳行竊惟治國之道節用為先耗財之原工作
為大然亦有不客已者或居處未寧規制當備或歷
皇明御日編 卷之九 平露堂

歲已久誠壞當新此事之不容已者也于不容已者
而已之謂之陋于其可已而不已謂之後二者皆非
也恭惟慈慶慈寧乃兩宮 聖母常御之所若果規
制有未備敝壞所當新則臣等仰體 皇上明情盡
物之孝不待聖諭之及已即請旨修建矣今查慈慶
慈寧俱以萬曆二年興工本年告完當其落成之日
臣等嘗恭詣闕祝伏觀其巍崇隆固之貌彩繪輝煌
之狀竊以為天宮月宇不是過矣今未踰三年壯麗
如故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是豈規制有未備乎

抑亦破壞所當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見昨該部呈
科屢以工役繁興用度不給為言已奉明旨以後不
急工程一切停止今無端又與此役是明旨不
入而該部科必且紛紛執奏徒彰朝政之過舉慈慶
下之頌言耳方今天下民窮財盡因用屢空加意樽
節猶恐不足若浪費無已後將何以繼之臣等灼知
兩宮聖母欲 皇上祈大永命積福愛民亦必不以此
為孝也臣等備員輔導凡可將順宜敢抗違但今
事在可已因此省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使天下
皇明御日編 卷之九 平露堂

黎民萬口同聲祝 聖母之萬壽亦所以成 皇上
之大孝也伏望聖慈俯鑒愚忠將前項工程暫行停
止俟數年之後稍有敝壞然後重修未晚臣等下
宸嚴無任悚慄之至

論決重因疏

臣等謹言

昨該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 聖旨奉 聖母諭
今歲大喜命臣等于刑科三覆奏本上擬旨暫免行
刑欽此仰惟 聖母慈慈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好
生之美臣等敢不仰承以廣德意但查我 祖宗舊

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本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我世宗皇帝以齋醮不效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勾量行處決然此寔延年姑息之弊升我祖宗重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鬪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蔑義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皇上領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迪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變大泮亂口乃其迷由又王

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于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之以罪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于泯滅而壞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此書乃皇上近日所講習者夫文王視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于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于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積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于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悉于有罪之兇惡而反悉于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外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詳審九卿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竟滿國罔既費闕

防又勸國典其丁政體又大謬也伏願 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 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于浮屠之說母流于姑且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係姑半固監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後墜免一年則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臣等叨與密勿此關係朝廷大政 祖宗舊典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明裁擇

請裁定宗藩事例疏

大清事例

皇朝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平露堂

先該臣等題奉欽依重修大明會典節奉勅諭卿等少者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書一經常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有得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爲繁國家典章亦惟禮制爲重乃屬纂修官先將禮曹纂定送副總裁官看校然後呈送臣等明潤近該副總裁臣禮部尚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參詳國家典禮如儀制秩肥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其年月刪其重複分

類編錄足垂永久惟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設言官建議始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原其意徒以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外窒得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弊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詔勅爲然今乃保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愛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既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肖親弟親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愛者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平露堂

也。又如郡王、切封者爵秩雖同，然有帝孫王孫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居等項一槩停給，此祖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塋槩從停給，此忌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視郡王未有子者乃友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根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忌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足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槩從繳查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溫安及花牛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休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下

七

克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使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怕悉用此爲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爲大害但欲物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微使情法允協矣益適安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緣定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背題本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爲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聖旨這宗室溫安所生子女于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令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着謀擬停當改正行欽此今無勅下禮部遵照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累朝見行事例係關宗藩者悉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謀擬停當上請聖裁着爲定例開送臣等纂入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下

七

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

審夷求貢疏

番僧私懷輔臣

看得烏思藏僧人領南堅錯旁西德谷所稱活佛者也去年虜酋西行以地見活佛爲名寔欲西擒瓦剌此時臣竊料虜酋此行必致敗衄待其既敗而後撫之則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貢可以堅久乃投策逢臣使之隨宜操縱因機勸誘陰修內治以待其變今聞套虜連遭喪敗俺答部下審夷悉皆離叛勢甚窘蹙遂託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勸之回巢又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七

平露堂

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請貢獻琛來王自此虜款必當益堅遠患可以永息此皆天地祖宗洪庥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淺薄謬當樞輔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誠不勝欣慶不勝仰戴陳求貢一事已奉旨下禮兵二部議處惟本僧所覬臣禮物雖遠人向化之誠難以峻拒但臣係輔弼近臣奏預審勿義不得與外夷相通查得國初翰林學士宋濂因朝鮮國王餽禮求文却而不受曰天朝之臣豈可受小夷之禮高皇帝聞而深喜之其能守義自重如此况臣列職

帷幄與詞臣不同而通貢大事又非求文之比緣是不敢私受謹略具其事本末仰乞聖明俯賜裁奪勅下臣愚遵行庶不孤遠夷歸嚮之誠亦以見人臣不敢自專之義爲此謹具題知伏候勅旨

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

職出

伏蒙發下票擬章奏內有戶部進呈御覽揭帖一本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緣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八

平露堂

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嚴定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通貢者少姦貪犯賊之人嚴併不貸加以非虜款真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貯積稍有贏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

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足
如何以結
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

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
數頗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
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及多也。夫古者王制
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
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
歲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
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

自明紀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四方水旱之災，避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
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者也。比時欲取之于官，則倉
庫所在皆虛，無可措取；欲取之于民，則百姓膏血已
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
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
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
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
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 祖宗

之舊度，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伏惟 聖
明留意。

論外戚封爵疏 外戚封爵

今日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聖旨，皇親都督同知王
偉着進封伯爵，擬旨來行欽此。并將正德二年封慶
陽伯夏儒嘉靖二年封泰和伯陳萬言及各子男輩
授官事例傳示臣等恭照。聖祖定制，公侯伯爵并
有軍功不得濫封。國初如魏定兩公，自以佐命元勳，
聯姻帝室，彭城惠安雖託籍戚里，然亦半有軍功，昨

自明紀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上訓符皆無容議。宣德中季始有恩澤之封，弘治以
來遂爲故事，然寔非 高皇帝之舊制也。嘉靖八年
世宗皇帝曾詔廷臣，倉議外戚封拜事理。該府部等
衙門議稱：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夫爵貴者，天下
之尊貴，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屬與
有大勳勞之人並享茅土，非所以昭有功勳有德也。
今除已封見任者姑准終身外，此後凡皇親駙馬俱
要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貪緣請封。其有出自特恩
一時賞賚者，亦止照 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

戶等官以榮終身，敢有違例奏請，希圖恩澤，妄引洪熙以後事例，比乞者，聽本部及科道官即時舉劾，實

之重典，以為貪冒不知止足者之戒。等因奉聖旨，卿

等既會謀修當郊，咸封爵，古未有，朕亦未有。

制典，擬定二國公，雖為戚里，定開因佐命，站難元勳。

難同其功，彭城惠安二伯，亦有軍功，居半，都着照舊。

襲封其餘，以為戚里，重商名器，既輕人不知勸。

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于先朝恩命及已封者，

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欽此。此我世祖超世之

皇明紀世綱

見同符二祖，升近代帝王所能彷彿，其萬一者，嗣後

雖曾重澤安平，許傳再世，則以孝烈皇后有剪逆

保駕之功，特旨酬賞，并援例進封者也。臣等竊以為

我皇上當英妙之齡，事事皆祇遵先猷憲章，烈

祖則太祖定制，與世祖聖諭，正宜仰稽而效法

者，但既有正德以後事例，王偉係中官至親，臣等不

敢抗違，謹擬傳帖，上請聖裁，發下吏部施行。其皇親

子男輩，姑且從容，俟後再有大喜慶事，然後加恩，未

晚也。臣等謹查嘉靖八年，世宗皇帝聖旨及廷臣

會議二本進呈，御覽用見先朝恩封外戚始末，伏惟聖明垂覽。

請停止輸錢內庫供賞疏

昨該文書官姚秀口傳聖旨，內庫缺錢，實用着臣等

擬旨傳該部鑄造進用，欽此。臣等查得萬曆四年二

月奉聖旨，萬曆通寶制錢，着鑄二萬錠，與嘉靖隆

慶等相兼行使，戶工二部知道，欽此。本月又該工部

題鑄造事宜，節奉聖旨，錢式照嘉靖通寶鑄，金背一

萬四千錠，火漆六千錠，着以一千萬文進內庫應用。

皇明紀世綱

欽此。萬曆五年二月內，該戶部進新鑄制錢，又奉

聖旨，這錢錠還查原定二萬之數，以一半進內庫應

用，一半收貯太倉，欽此。及查工部題議制錢二萬錠

該錢一萬萬文，用工本銀十四萬九千兩，大半取之

太倉銀庫，此奉旨鑄錢之大略也。臣等看得先朝鑄

造制錢，原以通幣便民，用存一代之制，鑄成之後，量

進少許呈樣，非所以進供上用者也。萬曆二年鑄造

之初，亦止進樣錢一千萬文，其後以一半進用，已非

通幣便民之本意。今着以實用缺錢，徑行鑄造，進用

則見以外府之儲取充內庫大夫舊制又北京民
間嘉靖錢最多自備行萬曆制錢之後遇民謀
謂正行萬曆新錢不行嘉靖舊錢小民甚以為苦近
該戶部榜示曉諭民四少定今若又廢嘉靖錢則嘉
靖等項舊錢必致阻滯不行小民甚為不便又與
原奉 聖旨與嘉靖隆慶等錢相雜行使之意相抵
臣等揆度事體似為未便伏望聖明其審暫停鑄造
運用之宜待 一年後如果民間錢乏再行鑄造亦
未為晚仍乞 皇上由納戶等節次所陳狂愚之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戶部 鑄錢 嘉靖

其愚 謹呈明 亮察

請酌減增造段元疏

疏 增 段 元

伏蒙發下工部部給事中王道成等請酌裁織造段
元一本臣等亦得先該水運庫太監孔成等以賞賜
夷人段元缺乏題請行南京蘇松浙江等處增織於
內又將上用袍服等項併請織造其該七萬三千疋

奉聖旨工部知道今科臣王道成等因見東南地方
太傷重人民力罷敝恐加派擾民故有此奏臣等看
得織造段元原有定額 祖宗朝計一歲所造賞賜
諸費尚有贏餘至嘉靖年間賞賚無窮每科缺乏乃
行文於該地方增織謂之急缺段元然亦間一行之
非可為常例者也今查萬曆三年該庫已稱缺乏諸
於歲造之外添織九萬有餘其時以大體禮重賞賜
品繁設部不得已欽遵 明旨設法措處然聞之各
地方庫藏搜括已盡經今四年方得織完而添織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戶部 織造 嘉靖

百又下計該庫所開數目歲其所費并得銀四五十
萬不能辦此索之庫藏則庫藏已竭加派小民則民
力已疲况今歲南直隸浙江一帶皆有水災填蒙特
恩破格蠲賑又取回織造太監罷困之民方得更生
乃又重復加派子惠之恩未洽誅求之令即施非聖
意所以愛養元元培植邦本之意也民窮財盡賦重
役繁恐未遑蒙誠有不可勝諱者科臣所奏宜留聖
心 臣等得該庫偶因 衛夫人賞賜段元缺少虎
豹一様服色及近年北虜僉各款貢歲增賞養溢於

舊數故題請添織以上三項委不可已至於上供御
用等項則近年南京太監許坤蘇杭太監孫隆織進
御前者已自足用不必又取辦於歲造矣臣等愚見
伏乞聖明再諭該庫咨北虜俺答一宗賞賜一歲約
該幾何及三衛夷人虎豹服色缺少幾何照數行該
地方添織卽作歲造之數其餘皆可停止惟復脩從
科臣之言一槩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勅下戶工二
部酌處免復加派小民庶近日蠲恤之旨不爲虛文
罷極之民少得蘇息也臣等職在帷幄家皇上心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三
牛露堂
齊之寄言不知國用浩繁事在難已敢故爲節省之
言以沽遠拂之譽但事關邦本不得不爲深長之慮
伏望聖慈若其愚昧裁酌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六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聞公 還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愎人

宋徵輿韓文參閱

張文忠公文集

疏

張居正

請處治邪佞內臣疏

處治內臣

此等亦皆聖主之方從來家聚之講大猷以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聖諭孫海客用凡事引誘

無所不爲着降作小火者發去孝陵種菜爾等司

皇明經世編

張文忠集 卷之三 處治內臣 一 平露堂

禮監并管事牌子既受朝廷爵祿我一時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方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言

我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邪邪已去今

後但有奸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并管事牌子一同

舉名來奏該衙門知道欽此傳示到閣除欽奉宣

諭臣等另行具題外臣等看得孫海客用奸邪不忠

引誘蠱惑以致虧損聖德舉動差錯上違聖母

慈訓下失臣民仰望之心論祖宗法度宜正典刑

罪在不赦皇上心雖惱恨猶不忍加刑薄從降斥

燭奸之明等於日月宥罪之仁同於天地矣但臣等

查得舊例孝陵種菜皆軍人爲之二犯既發令着

役不宜止降火者須克做淨軍乃爲正法臣等謹擬

崇上請聖裁施行

請清汰近習疏 法近習

伏蒙聖諭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

客用朕越恩越愜這厮亂國壞法朕今又降做小火

者發去南京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爲輔臣輔弼朕

躬宗廟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既

皇明經世編 張文忠集 卷之三 法近習 二 平露堂

知此事就該諫朕教朕爲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爲堯

舜之臣朕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朕悔過迸去奸邪

先生等各要盡心輔朕致此該文書官丘得用恭捧

到閣臣等恭誦諭旨不勝欽仰不勝惶愧仰惟

皇上天挺聖資切而聰穎自臨御以來講學勤政

聖德日新臣等每自慶幸以爲親逢堯舜之上庶幾

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聖意所向稍

不如前後聞官中起居頗失常度臣等心切憂惶但

身隔外庭不知內事即有所聞未敢輕信而朝廷

廢改未見有闕。故不敢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并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皇上加意省覽。蓋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近日聞皇上夜間連往左右近習。皆持短棍兵器。此何爲者。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爲妄。不敢復言。連日因觀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因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皇上夜間遊宴別宮。釋去法服。身着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挾持刀仗。又數進奇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張江陵集

法道習三

戲玩之物。以蠱惑上心。希圖寵幸。臣等連日寢食不安。神思飛越。可惜天生聖主。被這幾個奸邪小人引誘蠱惑。一至於此。擬俟日講時。向陳諫勸。以盡愚忠。乃蒙聖母詩諄教戒。皇上幡然改悔。進去奸邪引咎自責。又宣諭臣等盡心輔導。此恭九廟列聖之靈。默啟我聖子之心。形之謄真。陰佑我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自茲以往。皇上依然爲堯舜之主。臣等亦庶幾可勉爲堯舜之臣矣。宗社生靈。均勝慶幸。但

古語云。付德務滋。除惡務盡。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固爲尤甚。而其中詭倭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止此一人。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皇上既將此二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宮。以貽聖德之累。伏望皇上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降黜。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禮監管事牌子等官。平日爲忠爲倭。諒莫逆於聖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聖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張江陵集

法道習四

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諂倭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皇穹垂象。羣臣輔導省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麗天象。以光盛德。此皇上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漢臣諸葛亮云。官中府中俱爲一體。除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輔導官中之事。皆宜與聞。臣居止又親承先帝遺命。輔保聖躬。此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內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皇上有此過舉。孤負先帝托付之言。萬死不足以自贖。除痛自省勵。以圖報稱外。今蒙皇上明發德

音昭示 聖意臣等此後亦不敢復以外臣自限凡
皇上起居及宮闈內事但有所聞卽竭忠敷奏及左
右近習有邪佞不忠如孫海客用等者亦不避嫌結
必舉 祖宗之法奏請處治仍望俯允施行 皇上
亦宜仰遵 聖母慈訓痛自改悔戒避宴以重起居
事精神以廣御嗣節賞賚以省浮費鄉珍玩以端好
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庶今日之悔
過不爲虛言將來之 聖德愈爲光顯矣。

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疏

法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法祖五

平露堂

先該臣等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覽章奏講究
治理字畫小學不必求工以後日講請暫免進字
畧臣等將諸司題奏緊要事情至御前講解面請裁
決伏奉 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
事件與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
煩瀆 聖聰卽恭侍講讀演史而畢拱默而退不得
供承燕閒從容陳說竊欲竭惓惓之愚效獻替之益
其近無緣非臣等尙書奏事之初意也頃奉 聖諭
貞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德

意啟沃聖心者竊以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
上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
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觀揚文
武之光烈而以唐憲宗讀貞觀政要堦幕不能釋卷
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實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
之皆爲盛事良以美牆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
既真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
仰惟我 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丕圖奎章席謨
則載之實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深規
模弘遠樞機則慎品式詳明足以遵三五之登闕垂
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所幾者 祖宗之寶位所臨者 祖宗之臣民
所撫馭者 祖宗之典圖所憑藉者 祖宗之威德
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
古久遠之事哉惟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
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累朝實訓實錄副本逐一
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
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法祖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張江陵集 法祖七 平露堂

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
承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
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
守令曰取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
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罰曰節節
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
狄雖營寬義訓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
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纂輯
陸續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晨講既畢臣等恭
皇明經世編
諸文華後殿講解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 皇上
偶有疑難仰望而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
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於講後面奏請裁
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上大接續時日從容自可
以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 皇上留神聽
覽電勉力行親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
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即燕息深宮
之日猶出御講帷之時則 聖德愈進于高明 聖
治益明于光大而臣等區區片曝之忠亦庶幾少效

萬分之一矣

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詞臣入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張江陵集 詞臣入直 平露堂

臣等伏觀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遊無
益之真悉屏去不御仰惟 聖學該洽 睿志清明
臣等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
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弗納于邪然後縱逸之
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技非君德治
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砥鍊心志
亦不啻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馳騁
皇明經世編
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
一助也但臣等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
載筆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李峴瀛洲之選供奉待
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
制輿圖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即
今之翰林官是也國朝建置翰林下一榜進士中拔
其英雋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啟沃
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
上卽有任使不必他求如日講諸臣皆文學優瞻臣

等選任以克見今克見注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
有最定人士見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人
分五班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日講官祇候 皇上蕙樂之

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采錄鑒賞名等欲有所題詠
卽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繕
寫進呈 聖覽或不時召至御前面賜質問令其發
捷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
擢才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

盜圖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上其于 聖明辨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九 平露堂

材審官之道亦庶寓于中矣臣等不勝懽懽願忠之
誠

書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處分總戎

前聞道體小違和無任懸念今想勿藥矣近日處分
戚帥誠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頃會霍司馬云公本欲
諭師曉則屬者之來似亦與高見懸符且事惟歸一
法令易行兵不遠索浮謀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
歲月劑鎮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總理體面比

之鎮守為優今既易銜則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
雖重而禮則少損矣昨本兵題覆慮不及此不知公
議疏中亦可為一處否如不可處則于常禮之外少
加優借以鼓舞之又本兵疏以巡關御史監軍此言

大誤恭取帥之請監軍謂于本鎮之外別陳兵五萬
仁懷公也今既為鎮守有地方之責則巡關御史何事不可
督察又何必更為監軍名色以撓之哉公于議疏中
幸婉詞以破其說至于拊打一事極為虛文其中情
弊可笑可恨今但以訓練之寔責之戚帥如有不效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九 平露堂

巡關御史得諭劾之固不必襲此故套虛文為也又
鄙意謂有兵既不可取鎮兵或不足數必須聽其召
募庶可充伍且訓練若成則老弱可以漸汰新兵可

以漸減又不苦于供億之繁矣兵不貴多而貴精李
抱真在澤潞以二萬人雄視山東豈在聚哉

又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處分總戎

戚帥以總理收總兵誠為貶損緣渠當侯以古相問
之時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倉卒題覆故處之
未盡其宜然及今尚可為也望公于議疏中委曲為

言不但體面降抑爲下所輕且督撫操兵皆欲得之
制神若不兼總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書于閣中二
公及袁坡思齋僕得從中贊之更易爲力也倘得如
意當于教書中贈之其關防當改給矣非議增築敵
臺定設險守要之長策本兵卽擬覆行但據大疏謂
一臺須五十人守之則千臺當五萬人矣不知此五
萬人者卽以罷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別有增益乎聚
則聚垣者無人增則見兵止有此數不知又當何處
也又四面周廣才一丈二尺雖是收項之式度其根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李士

李士

卿當亦不過倍此數耳以五十人周旋于內一切守
禦之具與士卒衣糧薪水之類充切其中無乃太狹
乎便中仍望見教萬萬山東民兵徒有征戍之勞而
無戰守之益若折解工食銀兩則一歲中卽可得十
餘萬以此十餘萬之資召募土著精壯之人便可得
勝兵五六千比之千甲遠戍功相萬矣僕久懷此意
未有以發公熟計其便再疏言之何如凡僕所自皆
密要語故不敢令人代書極知艱艱

與劉逢督撫

承示虜賊聚兵及三路入犯恐屬未的何者虜大
舉必不止于八十一萬審欵大舉亦必散形欲置置
肯以三路之說明告一人目今大氣漸熱虜馬已弱
零駟往來難保必無若欲深入恐其時難然不可
不越爲之防也已告于本兵候旨的報卽行詞遣僕
近訪得薊鎮軍糧有闕支于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
其以爲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于一石之粟支放不
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于數百里之外往返道
路顧倩負戴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定不過八九
斗耳矣況近日又有撫賞採柴等項名色頗出其中
如是欲士皆飽食折衝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
皆有倉口設官守支今各倉廢或頽圯壞而其制猶
存其官猶在獨不可供服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
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李士

李士

答兩廣總督熊近淵論廣寇

李士

數年剿賊一旦就擒仗公雄略收此成績斯朝廷
付託得人之効也功高賞懋國家自有典與本兵方
按故事奏凱論功嗣容專賞竊以爲滅賊固難善後

尤難。蓋廣之防勤非一日矣。數年以來。變在增賦耳。未遑他圖也。今鯨鯢雖已就戮。而奸民反側者尚懷觀望。山寇莖莖。梁者伺我疲勞。海防久廢。法紀未張。吏不恤民。弊而為盜。此皆釀禍之根。未可遂謂寧帖也。且張建檣而吳平。竊之英平。賊而曾一本繼之往事。夫策可為綱。鑒為今之計。似宜乘戰勝之餘威。藉兵餉之少裕。急將海防事宜。嚴加整飭。如林道乾輩。既為良民。便當遵吾約束。演其羣黨。雖其宿弊如懷疑。貳卽可名之為賊。因而除之。仍當于沿海一帶。分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粵寇

一

今有鎮撫院王伯用論剿寇五患

前之

辱華給知已建牙。皆眾矣。欣慰。臨此一室。而旌旗服色。皆為吸觀。豈獨其法嚴哉。然亦威望素著故也。但此中事情。與門西稍異。虜強也。雲中北直。虜庭板升。叛逆倚胡為患。也。上無開志。世務賄免。三也。辛愴而玩。將令不行。四也。密邇畿甸。畏過情深。小入則大。勢以為解脫之地。小勝則張虎聲。以邀式。避之功。積習故。卒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公所謂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處其有瘳乎。願熟計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古

下

各北邊撫院孟豐稔

前之

旨。明總督常秋防之。乃印移駐。據來片。中。國。學。援。遼。絕。深。者。旬。以。為。言。然。南。山。帶。過。通。遼。京。今。復。而。制。令。將。撫。仍。駐。陽。和。居。中。調。度。東。西。應。援。可。也。乃。欲。盡。以。人。借。之。兵。奔。南。山。而。不。守。則。大。東。矣。且。防。守。改。年。虜。中。亦。知。有。此。經。略。一。旦。有。而。不。守。假。令。虜。乘。舊。之。詞。以。一。軍。繼。之。又。守。將。而。以。融。卒。掩。吾。不。備。當。其。最。難。任。任。兵。行。于。善。則。日。者。必。不。如。是。之。疎。也。大。疏。

請兵亦爲得策。但以京師驕脆之衆使之乘障遠戍。恐不堪用耳。容與本兵計之。

與蘄遼總督謀俺答板升之始

讀國板升

賊聚而西患在雲中晉陽矣。既有此耗。公自不得不西應之。但南山一帶。尙爲可慮。幸留探下一二技。以東事托之趙帥。乃可專意西防也。近聞上虜亦未斷。中或可無虞。卽有事。前入自足當之。無煩西援矣。外板升一事。望公密切圖之。主歲謀之業。已六七分就矣。而爲大同守所壞。殊爲可恨。今之視昔。則又不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二

平露堂

答王鑑川策俺答之始

讀處那吉

虜種來降。雖朝廷有道。能使遠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慶幸慶幸。願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寔在于此。往年桃松寨事。廟堂處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齒

即天祥六行下也

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神神。項據報。便請臨邊。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二

平露堂

索要僕正。恐彼弁而不取。則我抱空盾而結怨于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奸計欺之曰。吾非誘汝孫降。彼自慕吾之化。饗彼之俗。故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者。賞萬金。窮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且給賜衣服飲食甚厚。汝欲得之。自當早納。效款。或斷吾叛逆。趙全等之首。盟誓于天。約以數年。騎不入吾寨。乃可奉聞。天朝以禮遣歸。今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宜大人馬。豈復往年之比。汝來則來。吾有以待之。且聞汝子辛愛。怨汝之愛少妾。溺幼子。誘納吾中國叛人。疎其種類。且夕且將殺汝。朋族之患不虞。而何以汝孫爲哉。彼聞此言。未必不動。又聞那吉之來。皆其妨公主之其人。必有智計。可使入密誘之曰。我大帥知那吉之降。肯是汝意。汝誠識事體。知順逆者。太帥今已奏聞。朝廷大大與汝官職。以賞汝功。但今老酋臨邊。索要願進羊馬數千。贖

取汝等得卽寸斬汝矣我太師念汝等慕義而來不
忍利賄而殺汝任其索取斷不與之然今有何計可
取老酋之首除汝等之害者殺得老酋卽封那吉爲
王遣兵送汝等歸故地永爲中國藩籬長享富貴渠
聞此言亦未必不動吾得因其計而圖之亦一策也
窮之入犯乃其常事卽其孫不降彼亦必入我亦必
防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爲衆言所淆今冬節
已深塞外艸枯彼亦不能遲久且虜中今歲飢荒頭
畜多死東犯不遂西搶不成力罷于奔命計阻于多
岐衆叛親離內難將作此亦天亡之時也何者僕固
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所謂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
但那吉數人置之鎮城宜加防範毋令與外人相通
厚其給賜毋使復萌歸念竊降之人眞窮分配將士
華人各與寧家亦不宜聚于一處恐生他虞書生之
見聊備採擇統惟鑒裁

與王鑑川言制俺酋款貢事

俺酋款貢

降虜事情廷臣初意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獨聞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臣等謹

上然後疑 旨處分圖外之事一切付之于公矣乃

昨承輪教似與初指少異聞者疑之異議稍起僕竊

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旨也承教謂宜乘老酋

欲孫之急因與爲市誠然但 朝廷納降和戎須自

有體今既與之以官卽爲吾人若漫然而納之率然

而與之事屬挾取迹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

計之得者也據巡撫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回

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必皆定然老酋誣憤之

憤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蓋耻以輕博重

非不悉于諸逆也乳犬驚駒畜之何用但欲挾之爲

重以規利于虜耳今宜遣人先布 朝廷厚待其孫

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糾袍金環

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急急

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

僕料老酋此來決不敢捨東賊之入非其本心昨已

密授方略于方公趙帥計此時想已出邊若諸將肯

併力一挫之則黃酋不敢復入而老酋之勢自孤計

利則便陰陽開闔在我自有勝算矣或慮虜久住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臣等謹

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士刳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卽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費由數十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于目前之少費哉恐公爲謀議所格措畫少失遂弃前功故敢陳其愚

與王鑑川謀取板升制虜 處通制虜

降虜事已前悉若彼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資以結其心却資令奉表稱臣謝朝廷不殺之恩賜資之厚因求講和納款效貢俟其誠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謀其封爵貢額耳但使猶有皇明經世編

張江陽集 卷之九 處通制虜

意外之防不敢不告過今諸人背華仰夷有日矣彼豈不預結于俺酋之左右邊城之人亦豈無爲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鷄狗乎萬一語泄彼得而謀成則以脅從數人塞責而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復返雖有重賞但獲其毛賊數人則于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德所稱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強平虜城外遊騎不絕轉輒哨探俱屬艱難各雖哀其事

同強挾未見其爲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返具東究學回遊騎然後戎差官以禮遣歸其孫則被之誠款既伸我之懷亦有體若抗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夾狄無紀事或中變唐時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強鄰此其可虞者二也今之謀者皆以小酋爲禍嫌急欲遣之回國前無事耳至于封爵貢市一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部意則以爲今邊防利害不在于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若彼果出上至誠假以封爵計其貢市義得以間修戰守之具與屯田之利邊陲不覺倚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美彼告背盟則與同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彼願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圖或請乞冬端難于聽計明年當復來侵雖獲趙今等數人恐于彼無大損益此可慮者三也大疏早晚卽復其中委曲難以一一指授幸公與金湖魏說圖之公亦須移駐鎮城應便措畫又阿力哥木尊那吉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盾之以相當統惟留意

與丁鑑川計送歸那吉事

計送那吉

何者數書誠爲過貶辱來敘事事有備可平而收功
矣慰其慰其初疑老高賞養那吉如官後思今房所
急者在手得其孫止于此一事待封貢事成則其部
下酋長皆振官爵而老酋側有弊服之賜自後給之
未爲遲也旨中不重訛版而重輪誠哀惠蓋朝廷
懷柔外夷之體幣布已上內庫索出星夜費上到卽
行書毋使虜久候心變小酋既去宜厚撫之傳與方
金湖凡那吉所用諸物可悉與之宴賽皆宜從厚彼
自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丁鑑川
王
千露堂

事機所在間不容髮尊見既定斷而行之勿自掣肘
彼雖有言廟議已決無足恤也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計貢市利害

今之議者皆謂請和示款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
不忠恭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
力均自皮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
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
以爲倒懸冠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
耳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
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于昔年
奉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據兵壓境恃強求
市以款段駕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
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
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中
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邊開
原事倒耳又寧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互利焉虜
既通貢運騎自遠邊寧不登諸人成功一利也防守
有暇可以修屯屯田諸言上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

行釋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倡僉酋以爲聲，僉酋既服，則一勞不收，輕動衆可以制土蠻，四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豐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日，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皆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十二 平露堂

邊將不得擒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備之處，此自吾之當事不容一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如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肯反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可豈能必虜之不再肯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于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謀者猶歟歟以

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頗未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謀，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玄老當備聞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也。

寅王鑑川計四事四要 封貢事要

封貢議起，發言盈庭，類皆以媚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木兵錯愕惶惑，莫展一籌，不得已乃以文華殿前奏請旨行之，又將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然啖歟之味雖已暫息，而賄賂之譏伺蒙而動，彼既不能爲，而妒人之有爲，必且幸其人之無功，而求中其說，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昔旨乃僕所擬，其中蓋有二意，一則欲公悉心經營，務極穩妥，一則欲公教督諸臣比常倍加防守，今就二意之中，所謂經營者，有門互市初開，邊氓畏慮不改，貿易虜入不戢，恐易生不虞，且宜官爲處置，使邊氓得利，則人必樂從，一也。錢鍋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今開廣鍋毀則不可復爲，兵宜稍市之來，歲責令如數更換，二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二 平露堂

虜使既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鎮城之中。民物殷阜。易啟戎心。昔年豪宗獻城之事。可爲殷鑒。頃者流謀。皆起于鎮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惶恐。宜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堡可容。無令得入鎮城。三也。馬趙久爲寇讎。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故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真虜。而又有內主。封貢之議。渠最不願。聞公近日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合憤皆恐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毋令積恨生變。四也。其所當修備者。亦有四要。城堡及時修併。遼境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招沿途之氓。開墾荒屯。充寔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嘗若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黨。尚在虜中。宜于互市之曉。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嚴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擣聚趕馬。在遼士雖借以邀功。目實。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寡畏。而遼士袖手。無所觀幸。他日淪盟之事。不在虜而在遼人矣。此宜預慮。以杜叢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圖之。則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張江陵集 封貢 五

市之事不成。必流譏如之口。後四要不預畫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反增他日之憂。僕與公委心爲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採而行之。幸甚。

答薊遼總督王鑑川 封貢

前得使君責。虜王已憤怒北還。秋間糾衆來市。計虜帳既歸。豈能驟返。商民一散。難以復集。當秋高馬肥之時。值新虜再至之銳。求索必多。叢端易起。故欲延至冬間。徐爲措處耳。茲來教知。虜尚未去。市期近在。此月則便當以速了爲妙。何必又改期再約乎。饒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張江陵集 封貢 五

已寢不上。一切惟公所裁。但至期仍望公提一旅。稍稍西行。以彈壓之。虜王聞公之來。必堅奉約束。且大軍在近。三晉之文吏儒將。亦有所恃而無恐。知公爲疆場擾處。不憚一行也。承教謂虜酋動以封爵誘示其衆。公亦使人屈禮以款之。甚善甚善。僕嘗恐虜不慕官爵之第。不貪中國之利。但以戎馬與吾相角。于疆場則真無可奈何。今誠有募于我。我因其機而制之。不過出吾什一之富。則數萬之衆。皆可折垂而使之。顧今時人皆不足以語此。反以爲狂且悖耳。昨

上卷二市花得其列黃酋朔耳帖伏皆仗公威望遠
憐低水泉事完則大功克就矣

答邊鎮巡撫

西虜貢馬

辱密示言虜情邊事一一俱中肯綮西事以總督持
謀不決以致驕虜怨憤及奉 旨詰責則又倉皇失
措未貢先取殊非事體也威正恰者不知前已授官
否渠既能制吉能印可用此人以行吾之策切盡黃
台吉通佛經議義理昨在宣大調伏俺答老把都二
酋甚有功于中華故特賜敕賞餐此二人者一宜以
皇明帝皇編
六之
宣大調伏
子孫傳
計用之一宜以禮處之俟延寧貢市事完疏中可略
叙此二人另行量賞若疏已發行不及叙錄公可自
以已意陰厚之以結其心蓋制馭機宜自合如此延
寧勢異馬價平給委爲失宜耳盼意本兵此後尚有
剽掠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水 徐鳳彩聖期

湯 瑞公瑾參閱

張江陵集

書

張居止

答宜人巡撫吳璆淵策黃酋 區處黃酋

黃酋書昨鑑川公亦曾抄寄本兵此酋貪縱寡謀務
當歸吾羈縻觀其書詞已非昔時之偶強可用其幾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江陵集 區處黃酋一

平露堂

而制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時用利餌以中其欲諒
彼無能為也其妻家在三衛者即傳與酋人量加優
恤亦制馭之一機也史大官去歲侵盜二酋馬近千
牧二酋恨之已甚其欲尋殺不獨為其近邊蓋亦思
以報之矣然此雖小倖其技與虜同且倚山為險料
二酋亦無如之何宜撫而用之以為宣鎮外藩時時
戒諭以各守分地任牧為業毋妄肆侵盜使二酋得
借以為口實但此輩撫賞之資半出軍士月糈割肉
充腹乃自問之道宜有以處毋示今所宜措畫者一

一中的但願審度時宜慮定而動天下無不可為之
事況今時則易然耳

答葡鎮總督王鑑川言邊屯

與修忠政

承示人疏八事公圖之皆已有議要在邊吏者實奉
行期有成效可也然八事之中也以為要今之邊吏
皆患兵冗一切務為清汰節縮俟以過矣夫士
五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
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為足兵而務為去兵
則唐之季世足矣然是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江陵集 與修忠政 二 平露堂
舍也惶莫內焉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與三時不空
但令野無曠土是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有
將羈負而至家自為戰人自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
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服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
意焉黃酋邇來聞漸就羈縻觀其書詞可見此酋雖
很戾無謂然貪縱寡謀番為易制第無使老把都與
之合勢此孤弱無能為也疆場小警或不能無在因
其機而御之斯不害告大計耳

答吳璆淵策黃酋

區處黃酋

辱于書及麻參將揭帖具悉黃首記遠酒色慚于西
槍祇欲近邊謀生故屢次需索又賊脅屬夷高之納
進其情不過如此未敢叩踰盟也史大官服屬已久
昨又已嚴行約束令其各守分區無相侵盜足矣乃
必欲勒之親赴房帳何為哉鑑川之意不過以今歲
貢市甫完恐以疆場小釁非其大功不知成祖封
三虜王使命方回寇騎已至許襄毅在大同東邊開
東西邊槍掠夷狄之性豈有常哉顧吾制禦機宜何
如凡大搖尾乞憐同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卷四十四 平露堂

加焉且渠戰兵不滿萬人其父叔諸部俱已臣順獨
此孤虜如其跋扈以上各令鎮之兵益以史大官之
眾令雲中以勁卒揣其巢穴彼何能為公幸與趙帥
密計如可柔服以討節之如不可處即宜以大義責
之明與之絕毋但姑息養虎以自貽患也聞已遣人
好諭之倘得其要領幸即以寄云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虜王求經求僧此悔惡歸善之一機也南非數百萬
生靈之命皆繫于此入帖中善故使虎狼暴殘皆知

淨修善業皈依三寶我聖祖謂佛氏之教陰翊今
度不虛哉禮曹准公咨即可題請不必另疏但今在
京番僧皆濁濁淫穢之流不通釋典進去恐為虜人
所輕耳所求佛經須有我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
與之公可特作一書諭虜王嘉其善念而為開導示
之以三塗六道之善誘之以人天福果之說及念珠
坐具之類亦可稍稍裁與俾益其向化之心則亦謂
伏內人一大機括也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民隨
俗因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禮樂法度而後為哉

皇明經世編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辱示虜所乞討後六事之不可從公已籌之熟矣即
前六者亦宜再加審處而後可以愚計之封爵于國
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勢未為不可但聞祀部病已危
為封之而必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古能輩皆屬
紛求王矣今且以言款之徐觀其勢而為之增如
撫賞所費不多但不可聽其開報人數作為常例此
例一定彼即視為當得與之不足為恩澤之波即生
怨但可于經費之宜少於寬假以每年所積客餉動

史引一以支撫賞隨其所乞者裁酌與之縱量以
恩亦不爲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皆在我彼欲乞
活不得不仰給于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亦
須隨時奉 旨乃可其責使入朝向已謀定恐難擅
開且彼雖暫時馴伏終與二衛不同待數年之後乃
可議也上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使
虜爲我制不可受制于虜近日鑑川措置東事頗覺
窘迫幽餉恐將來不可收拾則爲虜制之迫也車夷
去留何足爲中國重輕前曾奉告謂但以此詰責

皇明神宗編

卷之四

五

平露堂

之使屈嘗在彼不必苦苦索還若索之太急則彼又
恃左券而要我聞軍門通士楊亮乃遂許以五百人
糧賞而其二比妓遂相隨往牧于龍門教場夫盡車
戎之衆糧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外又增五百之
數不知何以給之且其婦既在此住則黃酋又因而
往來近地二史皆將服屬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養
虎貽患是何等計策乎且楊亮何人安得擅許以五
百人糧賞先年也先入貢亦只因通士誘虜言中國
欲與結盟也先貢馬納糧而 朝廷實不知也却其

聘遂生裂隙致有已已之變此則前事之可鑒者時
須虎豹亦有養養于花間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繫
之時給與肉食而已非可効鷄豚犬馬可掇而狎也
今其婦既以至此似宜厚其賞而勒其歸不爾將來
必爲患公嘗思余言且上答事體與雲中不同而公
之所處與鑑川亦異僕請得悉言之蓋宋貢之諫本
起于俺答而我之生還其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
爲誠懇若黃把二酋原出犂復非其本心故每每設
爲難從之請而肆其無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俺酋
皇明神宗編

卷之四

六

平露堂

之心也夫彼既非俺酋之心而我乃以處俺酋之處
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鑑川自建此謀
朝廷恩顧頗隆渠亦自知非久于此但欲及身無事
常恐少有破綻虧損前功故雖知其不可亦每每曲
徇之公初聞麻貢望甚重二虜爲剝膚之災且非旦
夕可脫者若不及今定一規模以爲經久將自絆其
足望寔俱喪矣此又鑑川與公所處之不同也雖然
僕料此虜無能爲也二年之間邊鄙寧謐首謀之人
功歟已足即有小失無損大計何者小疏亦已明言

之矣。況今西鄙諸部皆已帖伏。獨此二醜。亦何能爲。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二史之衆。不能當狂醜乎。公試與有識者計之。近得吳少叅書。言閭守中事有主之者。其意似疑趙帥。不知張與趙平日何如。若果有此望。公一一調處之。

答王鑑川計處黃酋

計處黃酋

把酋成上谷以東。可以安枕。黃酋孤處。勢將益弱。近

報古能亦于三月三日病故。俺答東哭其弟。西傷其

子。志氣蕭索。恐亦不久。天將亡胡于此。可見矣。但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江陵集 計處黃酋 七 平露堂

處之以恩。信其子。但堪負荷。即令控告俺答。奏請襲

封職。管束其部落。不必輕賈。撫賞之典。亦如其父。不

可有就頭。目中有少知禮義。能用其衆者。亦宜陰厚

之。使之歸心。中國則盟好永堅。邊塵息警矣。把酋之

子。不知何如。俟料黃酋必思東併之志。只可責之以大

義。亦不必力禁之。待其兩敵而殲。命于我俺酋老矣。

必不能東略。此皆中國之利。但在智者審圖之耳。聞

黃酋二女皆已返其故巢。幸甚幸甚。僕常有狂志。謂

黃酋可擒。今惟公可以語此。暇時與吳少叅密計。若彼誠馴伏。則亦不必爲此奇事矣。趙帥吾知之甚厚。乃其心懷狠如此。可惡。可惡。叩對其使面。加此責。彼亦知恨。然少叅素城端潔。誰不知之。公又爲之疏。聞部中又已紀錄。則彼不能揭之。適以益彰其賢耳。會少叅幸加慰藉。武人不足介意。今方欲任之。用其長而略其過可也。

答三邊總督戴晉志

古酋封貢

古酋既沒。其子得如三衛例。襲替請貢。大疏甚善。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江陵集 古酋封貢 八 平露堂

鄙意謂宜令順義衛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馬。皆出

俺答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

益尊。且其子尚未回。亦未可不俟其求而遽與之也。

鄙見如斯。不知可否。惟公熟計其便。

答王鑑川計處黃酋

計處黃酋

辱示足都力黃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黃酋驕悍。誠爲難馴。然剛躁察謀。部下多怨。且其子父不和。勢難獨逞。將來驕場小變。或不能無。然使處置有方。亦終當歸我羈縻也。見部老而請數年以來。東糾

土蠻、西合、僊商，皆此人爲之。比之黃酋，反爲難制。然僉答既已帖服，黃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薊人散布流言于邊外云：「是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多疑，必相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爲也。如再言封王事，可以好語款之云：「僉答汝兄倫序爲長，且首發歸順之端，又執吾叛人奉吾約束。朝廷嘉其惻誠，故厚賴而王之。汝頻年爲患于中國，未有尺寸功，何得遂與汝兄等哉？」皇上併包兼容，何惜一王號而不汝畀？但于事體有未順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奉約束堅守盟誓。二三年後，當與汝奏聞朝廷。一體封王加養。若欲借此事以啓釁，則我惟有一戰耳。

渠聞此言，必不敢動。量此孤虜，以上谷一鎮之兵當之，東連雲朔，彼雖入亦不足畏也。文臣事虛文而無實用，武將徃小利而無遠圖。此二語，莊中逮吏之責。百今若不破此套，而徒爲整理云云，終成画餅耳。趙帥前有人來，甚感公禮遇，爲必盡力。

與蜀撫曾確、荅計勦都蠻、計勦都蠻

凌霄既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醜之時也，宜乘破竹

之勢，早收盪定之功。計蠻衆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戎士從間道以搗其虛。先年破香爐取洮岷，皆用此道。若不奮疾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惟公熟計之。劉帥功名著于西蜀，取功蹟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爲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其曠日持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爲愈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荅蜀總督方全湖計處板升逆種

板升諸逆悉除，固爲可喜。但公此意只意討之，不知不必逼急。老酋恐獻以爲功，又費一番賜賞。且使反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之虜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特傳諭以銷兵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反心。若有反心，卽傳諭順義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却又云：「此輩肯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著他耕田種穀，以供虜食，有犯法生反心，任汝殺之。」不必來示，以示無足重輕之意。此中大

有計策公宜嘿喻之不可令那吉知也

各方金湖 制府機

聞西市將完欣慰慰處未宜與改定格式乃可其所請乞亦酌量與之大抵窮有求在彼不必其盡從而在其尚求爲可繼操縱之機在公審之而已刺麻僧來曾傳聞彼中事其板升諸逆倡爲流言殊爲可惡公可因此機省論順義言此輩其不樂貢市利在搶掠如有流言宜以法處之庶得永遠和好丘昌原係叛賊其子不可使爲頭目恐致壞事彼雖能卽廢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露堂

亦可爲公同心之助也

答應大巡撫宋陽山論均振足民

上

來諭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積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于此時剝削宿弊爲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誇

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撻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術亦言禮義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反以賄成史職民音

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通負

淵數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貧民窮

病定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

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慾食而已至于姑息之政仿法

爲私割上肥已卽如公言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

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頃而今且百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露堂

倍于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食故僕今約已

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

宿弊清理拖欠嚴治侵漁扼納之奸所以弇姑息之

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

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

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接之策倡節儉之風典禮

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冉求

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諫者率口吹求太急民且

逃亡爲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

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食吏剝下而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惟蒙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援。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擎千萬金入其室。卽爲人穿鼻矣。今皇上初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照旨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捷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

答方金湖計股三衛屬夷

詞彙卷五

序示屯政云云。俱于事理至當。願公堅定行之。屯政舉則士得飽食。可以議戰矣。比者邊左之功。固爲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江陵集 江寧縣志

平定堂

特。朝廷賞功之典。亦極其隆厚。然僕于此蓄意甚

深。謹密以告公。今九邊之地。薊門爲重。以其爲國之室。與也。自嘉靖庚戌以來。虜禍日中于薊。至罷九邊之力以奉之。而內地亦且因散。然所以繫此禍者。皆屬夷爲之也。國初并大寧之地。與之。與其爲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屬夷不處。則邊患無已時。然欲處之。非先加之。以威彼。固未宜預首而服從也。今西虜爲貢市所羈。必不敢動。獨土蠻一校。力弱寡援。制之爲易。今擬于上谷練得戰士二萬。遼東二萬。多備火器。却令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視三鎮士氣已振。度其可用。則屬夷來撫賞者。一切以正理處之。凡額外求討。及提重要賞者。悉正以軍法。彼不遂所欲。必結虜來犯。我則據臺以守。迺之邊外。便之一騎不入在我。雖無所獲。而在彼已爲失利。亦策之上也。如其賊衆潰牆而入。則亦勿遽爲惶惶。但令薊將飲各路之兵四五萬人。屯扼要處。令諸縣已卹落皆清野。人休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卽各出萬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屬夷老小盡殲之。令大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江陵集 江寧縣志

平定堂

皇明經世

卷之四

張江陵集

五

領一萬人入閩不必衛京師徑趨順北伏于賊所出路彼賊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放槍不過四五日虜氣衰矣哀則必遁然後令商人整陣以逐之而宜速兩軍合而壓擊彼既飢疲又各護其獲敗不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情竭破之必矣一戰而勝則薊鎮士氣既倍士蘇諸酋不敢復窺而屬夷亦皆可脅而撫之以爲我用薊事舉則西虜之貢市愈堅而入援之兵可以漸減尤邊安枕無事矣愚計如此今先試之于遼左蓋遼人素稱敢戰而李將軍亦忠勇可用以厚賞以勸之懸利以待之亦致士先從隄始之意也公視愚計如以爲可用則幸與雷帥密議必得戰士二萬人多備火器乃可今各鎮巡標下及近處守兵可得二萬否雷帥胆畧可當此事否自兄中有才略可用爲奇兵之將否此舉雖在一二年後然其工夫須及早圖之

答甘肅巡撫侯叔川

丙酉閏五月

頃逕按所報賓兇事據王鑑川公言此俺酋之少子兩兇寄居西海者乃兩兇非賓兇也項已傳諭俺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江陵集

五

今其嚴加戒飭然制虜之道當觀吾備之修否服則懷之叛則禦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也聞市一節望公盤計而審處之竊以爲此地見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君訖泥而不達于事變其言不可爲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但彼既有不通之言在此時未可便許且俟俺酋戒諭之後果帖服無言待其再乞然後裁許則緩懷之恩出于朝廷而非由于要索矣巡按所云不過據各將官傳報字未可便以爲寔且從旁議論與當局者不同朝廷以邊政之事專任公等其操縱機宜公宜悉心經理爲國家審圖主上英明斷而行之非浮言所能搖奪也

答兩廣殷石汀司招海寇

乙未閏六月

辱示風賊事前聞閩人招之已入殺矣近又有出洋之報僕竊料此賊目前恐未可得何者閩廣之人皆欲要以爲已功爲閩人者必將日汝無歸廣中名爲招撫定欲殺汝也爲廣人者亦必日汝無歸閩中名爲招撫定欲殺汝也故賊疑而不決端漢端楚

莫知適從。反使殺賊得以其間而納吾接濟之人求其必用之物久之復開洋而去。何處見蹤。是我以招撫誘賊而賊亦以招撫暗我。非計之得也。僕願廣中與勿以招撫爲名。但嚴兵以備之。禁海上人勿與接濟。今公在廣料彼不敢輒肆。彼不得入廣必走閩。却令閩人招之。或可得也。閩廣皆在疆域之內。但欲得賊耳。何必功出于己乎。且倚之速之其功亦自有不容掩者。然僕所爲必責之閩者。蓋以此賊舊只于廣中作賊。閩人未罹其毒。今使廣人得之。不殺則無以洩地方之憤。殺之則廣賊見聽。招者尚多。將令反側者不安。若閩人得之。則殺之不爲失信。赦之不爲失刑。且料賊之心亦頗信閩而不信廣也。惟公與金大奉密計之。此所謂以輿爲取者也。梧州鹽稅事公所取一。猶敬已下所司謹行。

谷蜀撫曾肇卷計部鹽善後事

都察院善後

都察院水牛之先蜀中士大夫求免其罪。害而不可得。今既克復。皆欲寬其上田而自之。此私情之難復者也。衆鹽殘摩。皆其降服之俘。泉吾兵威。分北而散。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之爲力甚易。今已一年餘矣。彼既經其故。人皆自以撫懷乃。且欲別處之禍。前嘗自此生矣。仍宜懷之以恩。義久存。劉顯以彈壓之。數年之後。人情完帖。畏威懷惠。皆吾赤子矣。蜀人有倡爲餘黨。未盡之說。者皆欲利其土地耳。公宜熟計其便。切狗人言。坐席而力。

谷蜀鎮吳環洲

高處長

聞能者病甚。有知不起。則疆場之事不免又費一番經理。黃俞近日窮居寒外。勸靜何如。將來局面當作何狀。今宜預思所以處之之術。又楊夷長昂三貢不入。屢在選外。招人挾賞。賄人捕得其叔長系。即欲斬以報功。僕聞即使人止之。令其倡此以制代昂。若彼能服罪。補貢誓不再擢。亦即赦而弗錄。昭有撫賞。但長昂與青把都爲姦。幸公示意。青會令其傳意。長昂輸誠。故願勿復作反。自求減官。青前近口實。賞視昔不同。皆僕爲之處。盡其段布諸物。皆美好。單用者到門。給賞而過。史只畏其賊情大小。心以主聞。得賊必殺。或爲賊。皆實。思諸處守均彼此相安。則劉

思承經而西房之貢市益堅矣。

答三總制論番情

石公前爲宋御史所窘，道十岡以解，終議遂輕用，勿詢之謀，遂爲拉襲之計，致損威傷重，殊可恨。大抵西之番族，廣之搖籠，事體略同，狐鼠跳騰，潛伏幽棲，穴居險阻，非可以力勝者也。制禦之法，惟當選任謀勇將士，修險阻，明烽堠，責成迅速，燕番遠爲哨備，厚其賞給，約束沿邊軍人，無容勾引番人，交易詞利，有警務先覺，偵備番勇追逐，必令挫折，則燕番皆畏。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北江集 制番 九 平露堂

制勝然，但一創之以沒邊人之憤足矣，固不能神難而賦受之矣。聞番人待茶以爲命，須嚴上人通番之禁，使私茶不得出，則我得制其威命。至于番功之賞，不過數金，誠爲太薄，今宜比照倭功例，稍厚其賞，庶人肯用命也。凡此皆書生遙度之言，未知果當機宜否，漫附以備採擇焉。

客河道徐鳳竹

膠河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于國家者皆知之，及竟爲浮議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則山東之人畏典大役，有科派之擾，又恐溝渠一開，官民盤旋，未便別行，則臨清一帶商販自稱此昔年之說也；一則恐溝渠既開，搬運無阻，將輕視河患而不爲之理，此近年之說也。凡此皆私己之見，非公人下之慮也。今當決計行之，無事再勘，俟會公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爲慮，昨奉百川公書，公雖不若於審閱人事，濟矣已，卽而奏上，特以爲公商得山東撫臺李公書，謂開加河不如疏膠河，意與公合，故宜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大役，亦必備其力，以其濟息，若疏鑿造船事宜及工費多寡

俱俟公親履其地。一條奏其河道官員弊害項俱絕不與之干涉以破其并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興。大工可就也。

谷兩廣督撫凌洋山 粵寇

前聞中變報賊爲呂宋番人圍困。何得突犯廣中。據報賊形若潰亂。今端者。厚賊恐不在中。幸公細察之。若此賊果在。其衆既散。必成擒矣。羅盤賊既已泰。開勢不能已。但須審計。燕圖之。昨部獲又推原題未盡之事。似亦可行。大約廣中武備不可一日弛。與內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卷之三 正寧堂

谷河道吳自澍 治河

淮陽之民。歲苦胥塾。朝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其事者。茲讀大疏。明白洞徹。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任海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配水必起之路。決其淤。流其窒。雖弃地勿惜。則衆勿阻。庶幾有成也。設官之歸。倘諸事一一如教。屬所司覆。惟公堅定而審圖。

之

答庭天巡撫 通皇清

丈向移駐句容。議者咸以爲多事。近更喜其安靜。蓋用度節則里甲無徵索之擾。趨謁省則驛遞無供億之繁。故上下自相安耳。喜甚。今驛遞一事。在東南不知何如。畿輔諸郡。十減六七。行旅初覺不便。近來亦頗相安。若小民歡呼歌謠。則不啻管絃之沸溢矣。且此項錢糧。貯積甚多。將來裕國足民。更不待索。卽此一事。餘可類推。以今全盛之下。下爲國者。肯一留意。下此時時修明。祖宗法度。精覈吏治。能否。由此富國富民。興禮義。明教化。和撫四夷。以建萬世太平之業。誠矣乎。耳大抵僕今所爲。暫時雖若不便。于流俗而施。目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蓋僕之過。無有一毫爲己之心。故耳。祖墳事。嘉靖間王石侍亦曾疏請。終竟以無據報罷。竊思此事在聖祖時。已稱落昧。大以聖祖之永考。豈忘其先世。始必有所不得于心者耳。今去二百餘年。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似之間。如以爲無則非有司少中禮所能。

亭之文豈可以社屬待之如其非與則此藥藥亂塚
祀之何爲僕嘗以我 聖祖之不肖世族不深求先
世功業之跡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
越前代帝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鄙見如
此惟祈明裁之

答蘭達總督方金湖

寄市

近來東虜垂涎于貢市之利際與青商交通構市于
宣府而明投遠左以求爲市故宣府之馬歲增而遠
左之患日甚職此故也遼人素稱忠義可用然近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遼東集 廣市

宣

平露堂

罷敝非用餉入功之不能支也顧爾鎮隔閡三衛出
塞不便又迫近陵京防禦爲急必斥候嚴明偵探的
實知賊嚮往乃可出他道用奇以制之耳此意前已
屢落商人尚未得策永教當再申嚴之聞那吉給台
古俱親至邊此來想彼亦有意宜厚遇之俺酋老矣
黃酋窮蹙無賴虜中之勢在此兩人須常與之氣脈
相通乃可大約虜情只要漢之無令得令而已

答閻選部文川

寄歸文市

承別緒所評臨一一精當此者古北口之事特欲借

此以激揚人心其實餉鎮居處投人費資不同爲
自昔已然昨日以予若不經身出塞浪迹則亦無此
表敗矣滿帥將求戰自切宜足以示激若舉金鎮防
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發內外安堵此
其功寧可誅乎猶以碎帛爲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
採又不以搏噬爲能也似當以公初擬爲當若欲爲
之委曲除器則可云據近日鴉鶻屬夷之事雖若防
禦少疎然舉一鎮修守却虜之勞寔于功名未損以
此意措詞不知可否惟高明裁之大抵餉鎮之饒與
他鎮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鎮以
近陵寢故有他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在他鎮
以能殺賊爲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爲功其勢居然也
至于調用南兵一節實出于萬不得已蓋因往時諫
者咸極言起寧邊兵入衛之苦爲之罷減四枝餉
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守又不可弃地與賊于
是譚總督成總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
練習者可領所罷之數因以教練火器整理軍營故
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爲虛費而無用卽當罷之則

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或于本鎮地方抽撥。不然。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俟而悉。

答總督張心齋

遼左軍事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爲得策矣。今全虜之禍。咸中于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憤恥。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爲可虞。昨已觸意。本兵于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加意。臨期若的知虜賊所嚮。當令肅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被胆而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遼左軍事

五

敢矣。寬矣。公幸時時諭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爲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既獎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

答山西崔巡撫

計處僉事

叛人背革。向或法當顯戮。以絕禍本。但所示二策。似俱未善。蓋今之邊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處今既爲一宗。凡事又當待之以信。諫之以理。何者。

款貢曾與之約云。喇板升徒衆既多。在虜已久。許令

照舊耕牧。自納貢以後。我不受彼之降虜。彼勿納

我之叛人。今彼納叛。非約也。宜令曉事。通役明言。索

取之。云往年所與王約。誓者云何。今聞有某人在彼

其言云云。凡此等人。皆吾中國犯罪當死。及貧困不

能自活者。乃逃往彼中。以脫罪乞生耳。其云云者。皆

欺言不足聽也。往嘉靖年間。有蕭芹者。叛人虜中。自

言有神術。呪人人輒死。喝城城卽崩。俺客信之。令人

押之于邊城。試令喝之。而其術無驗。當是時。俺客方

就大同乞貢。中國業已許之。會邊臣以此事聞。世

廟惡之。遂不許貢。後蕭芹竟爲邏者所得。梟首邊關。

此往事可鑒者也。今彼既與我一家好惡同之。我之

叛人。亦彼所惡。萬一此事聞之。朝廷必以彼王爲

背盟。約納叛人。王雖欲輸誠。朝廷亦將不信。而

兩家大事。從此壞矣。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僉

執送軍門。朝廷必鑒王之誠款。和符益堅。賜養愈

厚。何爲納此無用之人。聽其欺妄之說。而壞已成之

功。失永久之利。最疲聞此。王必聽從。卽彼不從。我

常持此以資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量此么麼幹得其事。今拔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即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爲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欺。月竄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誣我矣。惟高明裁之。大抵窮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親父子兄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況夷狄乎。在我統就自治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攘。但當耐煩處之。隨義急之。期令無大失而已。若欲事事完全人人守法。則是以中國之所不能者而責之夷狄也。有是理哉。此事似宜與軍門熟計而行。萬惟留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毛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八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問公 遼輯

宋微壁尚木 顧開雍偉男

徐恒鑒惠朗泰閣

張文忠公集

書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

計處安首

張居正

所不安會事具見高識遠猷 朝廷可遘南顧之憂

矣追念安會庚午之其本守臣處置失宜所致及囊

皇明經世編

張文忠公集

計處安首

平露堂

端已構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十萬之費以剿之僕

竊以為非計乃選用阮涉城巡撫授以五章之約阮

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十糧而黔會稽類繁組

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効也夫上夷種種之狐鼠

隄聽據險為固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

以國初兵力之強高皇帝之威豈不能盡野而

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爭相殺固其性然又非

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事皆起于不才武職

貪黷有司及四方無籍奸徒竄入其中者激而構煽

之星星之火遂至燎原守土者又不深為地方長久

之計輕信偏辭遽為騰奏小則構訟大則用兵驅無

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為夷狄報仇幸而勝兵罷財費

將吏冒賞于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

骨損威傷重其禍又有不可勝言者此已事可鑒也

故僕以為制禦土夷之道惟在體修內治廉察邊吏

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姦徒毋令狡

播弄致生嫌隙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

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官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計處安首

平露堂

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禁行會勘亦毋

輕為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理直而

為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為衆所不悅者因而

除之即疆場定矣何致紛紛勞民動衆敵內以事外

平南北夷虜之勢不同其處之之道亦異管見如此

惟高明擇之

答劄遼總督

劉逢遇情

賊至數萬則其患不狂遠而在劄蓋虜每入寇亦必

費不遠左荒南人蓄藏謀草數萬之衆駐荒陋之墟

集 27 - 101

掠野則得不惜失攻城則非其所長况當暑雨之辰
馬疲弓解馳騁復難靡之入犯求鹵獲耳以若所爲
求君所欲雖至愚必不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輒
報十萬二十萬旬日之間復言出境遣之守兵不過
萬賊若至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畏
而欲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遼
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不
驚軍民安堵較其積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百
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按遇虜僅
以身免今令薊門有此舉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効疏
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膽結舌
而不一言如此尚爲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
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蓋爲此也遼薊皆公所轄何親
何疏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
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辱公至
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薊門將士知之恐生驕悍
也本兵新任頗惑于昔年南兵坐食之言傳聞洶洶
遂謂將有所更置僕知而譬曉之彼乃深省近來帖

已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然無異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筭脩守以爲戰備
一切浮費繁文悉從簡革臺上戌卒無事不許擅離
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卽爲大功不必有所斬獲紛紛
之議僕自爲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定一旦債
事則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岳君已屬之
餘部如擬墮用

答甘肅巡撫侯捷川

許虞臺

套虜當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往來
而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彼未肯服也夷虜彼此侵
盜乃其常態今彼雖款順亦但能約其無爲邊患而
已若令縛其手足不令西搶恐彼亦未肯服也順則
撫之逆則絕之在各鎮自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宜府
小會作孽已卽絕其貢賞欲出師問罪彼貪惡而罰
治請贖然後賞之照舊許貢此在宣大且然况他鎮
乎今後彼若往來經蹂邊臣卽宜收斂城守使人問
故彼若以西搶爲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戀住恐
傳聞不的朝廷知之以爲汝有他意致壞貢市大
事彼若順從則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

已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德佳則申明盟約以驕之。驕之不從。或又侵犯。則調兵以討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枝。衆亦不過數千。未必各部皆如是也。順者撫逆者剿。逆而又順則又撫之。順而又逆則又剿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于虜衆經過。或小有侵擾。此雖內地官軍。猶不能一一遵守紀律。況夷性乎。且前已賠賚。不必過求矣。本兵前覆邢道長疏言之已盡。須大疏不過以邢有疏。恐他日責以不言耳。然部覆備矣。

與張心齋 制御東西虜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制御東西虜

卷之五

西虜僥倖之未真。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當其時。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邢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我。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未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僕獨以爲可。皆以盟約爲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既感吾放廢之恩。而又適懷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政令東虜。于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邢吉納降之事也。非有

執叛謝過之誠也。徒益我內地。剝我人民。其進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

虜以未之惡。而後得之。故每自快以爲重。今若輕許于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別有詞乞以厚要于我。將發難。渝盟必自此始。是威繫于東。而患竭于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釣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最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構。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爲大患。是我一舉而料德于西。擢威于東。計無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人主上冲年。國家幸而無事。寔安鶴。將發于不測。蓋始釋此以爲外懼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論及。敢略陳其槩。雖然。遠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虜禍方中于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尚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之患。人素稱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

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好益堅此數世之利也顧公善忘之

答河道吳自湖

前奉華翰報高郵工完時已微聞淮揚水患不減去歲矣夏已如此秋當何如今但保高郵堤工不壞猶足捍禦灰石初合卽經衝溢豈得無損惟隨宜補葺九堅一瑕固不害焉成功也聞緒紳之言河旣從故道入海淮又合于江淮河分北而行于地方亦甚便利所可慮者天妃以北中間五六十之淺澗有妨于運道且鄙意謂挽淮逆上其勢爲難而上陽高寶之間所不足者非水也若就淺處別疏一道或引水建閘以爲運艘縣淮達河之路而縱淮入江以復乎孟氏之言比之挽淮爲力似易其河流自薛故道入海宜因其勢而益導之使河淮永不相合則淮安從此可免恃旱而于運道亦無所妨但僅自來未經此地不悉其曲折獨以意度如此設早以備採擇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等華翰及別情捧讀數過不勝浼慰蓋吳中財賦之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八

平露堂

區一阿苦于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其患之往矜陽山公拙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諍議四起然僕終不爲弱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咤不茹式仰厥中積歲恃頑強梗咸賴首祇奉約束蓋至是矣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于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禍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虐利者禍之貽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懷怨以逞忿是人也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焉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于門巷斯良之稱兄旌于官府雖是長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而裔其焉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禍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刺首則腹痛不刺瘡則浸疾而慈母之于愛子必刺且刺之者忍于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

中于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焉哉況今明主在上是凡審覈即有流涕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答劉遵總督方金湖

施首西行

北虜貢議公定如之蓋八年于茲而夷情愈順邊鄙用寧公今入朝又克終其事矣凡此大功同宜銘之太常焉之青史豈特一時賴之而已乎虜酋西行既決難以挽留邊人咸恐此酋既去來年貢市或不如初不知虜人嗜利觀其會三鎮之人與之盟誓而去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九

平露堂

彼蓋猶恐吾之有變肯自渝負以失大利乎要在邊臣善加撫馭毋自失信以起釁可也但僕料老酋此去必不利渠本無去意但爲切盡所迫屈勉從之諸部亦不樂行聚心不齊戰必不力一也自款貢以來恭縻于中國之服食志驕氣惰不足以當瓦剌新銳之虜也南畏中國東畏上變牽制內顧勢力自分三也者皆兵家所忌故曰必敗之道也公試觀之

答邊鎮巡撫

通情

虜衆既敗丁酉復挫于東自此以後奉約束當益謹

邊患可少紓矣但在戎猶當堅守恩信益務以德懷之蓋此虜雖弱既已附屬猶足爲畏外藩若使无刺生虜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定約法主爲簡常彼即不果西行亦可循而勿改今邊鎮所忌惟在廣積貲興屯利畜壯勇休士力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文耳惟公加意焉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古著

近日薊鎮報長昂董忽力阻截各部貢馬要求增賞此必混同西虜易馬上谷已獲重利故不樂就喜峰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平露堂

之貢也如此宣府市馬安得不多將來虜既不許貢則宣府市馬必當有處不然恐難獨支也又報青酋與上黨結謀入犯皆屬虛妄月初青酋尚在宣府爲市何嘗東行比得大疏言此酋市里將西赴俺答衆疑始覺方金湖公于東偏事不甚開習昨聞薊衆仰欲稱兵計罪祇亟止之以此事不足煩大兵可以計取也故擬旨付彼中督撫處置蓋此等事大有關係着數須足寬鬆乃有轉身地太緊則難于收拾矣青酋若有西行的信望即示知俺答部中近有人

回否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順義事稿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屆本兵議處渠既係烏思藏一種自難却謝但止可照西番開化諸王例若欲如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順義前在宣大亦曾餽孤以馬匹弓矢彼時止托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蓋孤職在審邇義不得與外夷相通今承寄渠書亦如宣大例煩公爲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略說渠西行勞苦既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好成役竭忠盡力爲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順義事稿

上

平露堂

朝廷謹守疆場享壽考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爲自生苦惱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朝貢本當絕之茲因渠之請乞特爲允許但止可照西番例從陝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可也明春可卽回單住牧自渠行後西邊部落俱兢就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參差以是渠宜早回約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辜區區數年懷柔撫綏之意也渠每年賞賜段疋等物內庫俱一一送與孤着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

意外仍希處蟒未二疋絳絲二疋茶白斤米麪下程一介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有便乞將寄去書稿并索渠收過禮物回文見教餘勿勿不悉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宣大番情

辱示遼情一領悉虜曾盡糾諸部而西此其意誠不可測但土蠻與之駢離已久一旦舉十萬之衆與之同往彼以何道而能驅使之耶若果有此必青酋所爲然亦未必能辦十萬也此當近日情狀可惡仍宜嚴切諭之孤竊料順義此行縱有諸部之助亦必取敗夷狄相攻在我爲利但不如勸彼回巢維持貢市更爲完善也長昂事尊論謂處之不可苛責太過以激變尤不宜招來太早以起玩公策之甚善前已示意彼中督撫但廣布文告以携其黨而勿遽爾稱兵以致不可收拾嚴爲之備徐觀其勢而處之犬羊嗜利畏威終當入笠鳴泉公亦有方略者諒不致損威起侮也承教當再爲囑之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宣大番情

上

平露堂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啓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宣大番情

付差人責上矣。能會執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再舉策之上也。乃逞忿報復，以致部衆離心，勢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胡之徵也。請和而西，斷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止可量助物料工完，賜以名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爲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爲重，而示威于瓦剌，不可從也。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既喪敗，勢不得歸，然亦必結今在西海，不免爲貴鎮擾，公且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彼亦自不能。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張江陵集 卷之五 于露堂

答吳璵洲

青士二首

前上谷王公偵報虜情，言青酋爲土蠻所掠，執益羣。弱今歲市馬，必不踰額，不穀卽復書言犬羊之性，惟論強弱不羞甲，強則無然，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隸而不耻。今順義既失利于西，青酋失執土蠻以力，之彼必不敢不從。則上谷之憂方始，未可遂爲安枕也。今聞青酋果卑詞厚禮以求解于土蠻，此輩窮驚安能自立，將來反覆其情，叵測。須順義歸而約束之。

故今日之執，仍當懷來順義以制土酋，未可因其喪敗而遂棄之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富強

辱華翰并所梓給簡，彙編倦倦，以奉行。德意安民，生勝軍政爲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江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狂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割窮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土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矣。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東政以來，除一審勿敷陳培養，冲德外，具桶一命，令者竟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聞里巷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息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強哉？公今不以僕爲卑陋，而留心于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覈實考成。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富強

于露堂

乃可有致若徒勝之文告而已實意且化誘吏矣
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及澄汰縣令二議但姑所回覆
行文出一串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
議者或有之亦不敢問于僕之耳苟何社稷發生
以之僕比來暫守此二言雖以此案垢致怨而于
國家寔爲少裨顧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

聖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

羅旁自擲不討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衆橋輒以數萬計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猥賊不能傷害傷害者猥賊耳任由而蝨狼流來無畏黑而好亂大兵一臨猥賊走于狼印竄穴中蒙木杪官兵懷而殲之無敢抗臂故所殺者皆猥賊也山深菁密遮刀漏網者安得盡絕又人兵既退下令招降則狼賊又聽招而來或許竹漣尸願受一掣或託言亡命懼而歸歟有司不察觀行客納彼乃踞其徒倡緒其故巢又知我防守艱弱大役難再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日之爲亂者益狼賊非猥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于浙幅之兵皆浮畧而招之徒利于江河憚于防守而剽劫有

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于用兵賊平之後株守窮荒斤斗之粟不足以糊口一有失事罪且不測故防守之兵無不利于人爲盜甚者身自爲賊矣烏盡有口于戴兜死犬饑故諸將士多張大眼說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下本有一舉百當絕無後艱者譬彼姜帥鉅鉏既過根草自萌惟旋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厲中處處皆盜賊者謂若表非我版圖矣不終遼東而用殷司徒

皇明紀世補
張訂陵集
卷之五
平寇堂
五
凌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闢除艸萊開通徑路意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而不備粗而不精者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其功爾殷之頑民以未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地猶世歷二紀人更三哲而後能變况蠻荒榛莽之區依貧退避之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哉甲冑之士喜言征討問閭之問又苦調餐惟公慈司而審圖之五嶺以南盡以付公不從中制或以威服或以德懷在公必有勝算敢獻詩言惟高明擇焉

皇明紅世

卷之二

—

10

答宣大張巡撫

長昂

長昂點虜不臣久矣。朝廷本欲辭罪致討。但以禽獸畜之。故每事包容。今若海罪真切。輸誠效款。亦許自新。貢馬不必勒令盡備。舊逋益虜之所利者。賞我之所重者。非貢也。若禁在要挾。無悔懼之實。則閉關以絕之。嚴兵以伺其間。出奇以搖之。威行而後可用。思也。惟深圖之。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長昂

吳中蠲卹。部覆雖不能盡如所請。然比之嘉靖甲寅。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嘉靖四十七年

辛酉已爲優矣。但輸格之恩。宜從上出。皇明祖制。凡優免稅糧。當內定于心。臨期便決。勿使人先知。要名一外。良亦爲此。乃聞公以議。繼分數。遂傳布于民間。彼中士民方蒿日以望。而朝廷又不能盡從其請。則思出于下。怨歸于上矣。今宜如部議。宜布上德。意從實舉。行

各鎮鎮巡撫張鳴來

長昂

唐會帥家。景史中二會。原因盜馬索賞耳。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諒無他虔。但史中二會每每挑釁于

各部。及其來攻。又怠於我。謂其侵犯。且求庇援。不從。則彼謂我不足恃。而有離心。從之。則各部又謂我曲庇有罪。而竊爲口實。要在辯其曲直。從公處之。頃直指倉惶來報。已詳示以此中委曲。令聽督撫處分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長昂

夫田賦錢驛。傳諸議。讀之。而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究視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問閭愁苦而危亂者。常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于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六

嘉靖四十八年

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俾危危亡。降慶問什路。而清民始。帟席而紀綱不壞。樂習尚有。唐文日繁。定惠益寡。人啓。平明雖有冲動。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于宋之。當弱卒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念用以勤越。上帝冀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強戮凶剔。姦聲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

已爲人不便于已。假言時政苛施以搖惑衆聽。而迂
此處不著清事諸公
閣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橋
朽文罔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
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究。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
難難勉遵。上令而實未得于心。所以宜上達下者。
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比見公諸所條叙。訓辭雖
若嚴整。而曉曉愛民之意。藹然于言外。以是服公之
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監
軍道裁革。既便。澎湖賊未必卽是其倭。但嚴備以待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爲忠要 尤 平露堂

客宜府總督鄭龍溪

學不旁情。一一領悉。順義病旣狼狽。豈能復起。上贊
素無遠畧。且與西部不睦。豈肯爲之勤兵報怨。切盡
之請。亦必不能成。事勢窮蹙。可見矣。順義一放。變態
百出。顧我所以應之何如。此事當勞公經畫。然拓土
開疆。安邊服遠。亦在於此。今宣事事設備。預爲之圖。
以待其變。可也。鄧兵憲有才略。習邊事。俟有缺卽補。

不別推也。鎮日堡開曠事。公所論。咸中義宜。但利之
所在。人爭趨之。且鄙人不知所謂曠。皆板升之徒。導
之板升之人。雖得曠。亦不知煎取之法。又內地之人。
導之以中國法度之嚴。人猶以私犯禁。况邊徼之外。
犬羊之類。乎。如此推之。雖能暫戢于今日。亦難厲禁
于將來。尚煩公之善慮。人旋神神。番文三紙。仍附納
備查。統惟鑒存。

客三邊總督

奎唐貢甫

學不旁情。一一領悉。奎唐與雲中上谷。微爲有間。款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爲忠要 尤 平露堂

貢之議。給予順義故事。每優假奎唐。初求貢甚急。我
固未之許也。後以順義爲之怨。乞免。勉從之。然一切
約束。賜與皆與順義不同。而被亦不敢厚望。蓋方以
得請爲幸。而無復橫視于望外耳。乃自順義西行。兄
我厚撫而優遇之。幾于求索之利。遂蒙親望之心。昨
延鎮卽欲比例求陞官加賞。其意望漸賒。端不可開。
也。夫食廩之求。貢不獨利實。賜閩市也。方其未貢時。
延寧之間。稿巢趕馬無歲無之。彼牧畜不得蕃息。老
弱不得安養。又比備瓦剌。南防中國。其苦甚矣。自款

貢以來內無搗巢之患外有闔市之利得以其餘力從事于瓦剌則貢市事利于彼乎利于我乎即使請求不獲亦不敢釋重利而結怨于我况其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東借助于順義不獲西脩怨于瓦剌不能其衰弱無能爲之狀亦見矣故在今日西鎮諸公惟當堅持初約稍事蠲廢而厲兵秣馬以待其變不宜曲徇其額外之請以自蔽也惟高明裁之又前語薛憲副乃牧地事非屯田也近仗公措畫俱已周悉趙卿被論破格賈之凡以此惟公策勵之期有實効而已外具別幅統惟鑒存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李薦書

三

子露堂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前鎮軍情

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即馳語蒯遂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杳至西酋所報之虛矣不穀料此賊必圖變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爲主賊不得入卽爲上功蒯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忌也賊君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搶待之數日賊氣萎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

全而有功足下經營勦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之勉之辱示破虜爲已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于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入自爲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姜之事可爲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劇處虛心受善慎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或與宜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妥不妨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相循之與最下者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不穀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須向句體認不可忽也

答蒯遂總督張蟹味

薦書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李薦書

三

子露堂

皇明孫世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辱示青衿既有詞處二弟之意宜就後言順義處之貴爵之不直東廠豈是忠心彼番亦欲劫東府所爲順義所制不自肆見東府東林而也則通獲故不平心耳案上秋在雲中亦會明告順義言欲作賊順義答之云宣大是我買賣地方汝不可胡做別處我亦不管觀此則其心豈不欲爲東府所爲者耶公所論其來使詞嚴義正足以尊制赴之體消逆亂之前須着落順義處之彼雖老素爲諸部所畏也鄙意初謂不必奏聞後思其事關係頗重似非諸公所能自了者行計書已定則于必遂乃以上聞可也然大羊無信惟利是趨即經此處分他日亦不能縛其手足此後宜責令俾得東部約從消息即能報我知在彼得得陽明其心跡在我付陰爲之備即今秋上發糾聚犯邊其中亦有西虜辛賈大同高山西于貢市財得些消息走報于我即風做該領預爲之備故虜雖衆而在我無大比若寧前虜原不多而自表反有損折此其像與不豫相達矣近得部公書只云青衿部聚東犯之事未否虛的此言過矣夫虜大羊也

能保其不變乎前鎮屬夷歲歲入貢亦歲歲有變人不能歸咎于前鎮豈能責望于宣大乎夷情多變惟在隨宜審處之耳

答總督張曜來計虜會鈴來其支屬

序

馬王大二酋橫索事前偶有聞即以奉詢茲承示始知其詳中言自甘罰處此不服順義青衿東也然青衿乃一技之長順義又諸部之長者青衿云兄弟順義親則叔也尊則王也可不受命乎朝廷駁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其平小者交關行事則

皇明孫世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尊大者無懼不能領衆天下日益多事而朝廷體貌亦甚衰矣華夷一體寧可亂乎願公熟計之麻帥素稱智勇若能擒此虜當以斬馘之功賞之但須秘圖不可輕動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補登

鍾江

承俯詢奏報賊情事謂別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以朝廷爲多事煩苛者是未細釋前旨也夫奏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朝廷報謂申報上司詳前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暨飭武備時常體

誠如有盜賊生發務要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
寬限該法緝捕夫謂如有盜即時申報則不問城內
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雖
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
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該法緝捕者此旨意
也昨鎮江之事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報
及報不以定耳江南以隱匿盜情為常事數年之間
一發於揚州再發于太平今三發于鎮江至使失主
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問則法紀蕩然矣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公集卷之五十一 平露亭

愚李惟鑒原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東縣平宜

辱華翰知東土歲豐民安無任欣慰清丈事實百年
曠舉宜及僕在位務為了一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
惜此時徒為虛文耳已偶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

案傳諸公自便宜行事惟楊二由公書謂此事只宜
商量若不急請速議誠格令也夫謂之某使日夜以
為念俟各使齊上俱定或另有一正大體且然後請
旨行之差後文冊略覽過具見經理之審中間處
分孔氏朝貢一節極為得中然僕竊以為今親王
俱不朝賀孔氏何必親行朝廷亦不必借此以
為重渠每歲一行族人佃戶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
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虎虜及至京師淹留數
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啓行此豈為觀光修貢者耶竊
以為宜如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賀不必親
行或當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旨而後行亦為
簡便公如以為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勸未結自
不宜來矣

答宣大巡撫鄒範溪 西陽平宜

承詢各酋貢馬既陸續俱至即宜照節年事例進貢
滿舊一枝須候順義謝處明白請旨赦宥然後許
其補貢庶不失中國之體番酋原無貢馬事例貢市
既完量行賞養以示勸摩由自特恩未可遂為年例

也擺育男 物事理亦可從者上谷夷情與雲中精
與監虜款之初四部求貢甚懇惟老把都陰持兩端
把都既死其妻哈也主事其子青把都爲長當事者
不免委曲遷就以成貢事偏手之說信有之也時滿
酋尚幼不與其事今見其兄獨享厚利故比側橫索
耳然今昔異時我所以應之亦當隨機觀變皆貢市
未定虜情叵測用間投餌有不得不然者今勢已大
定又當謹守韜鈴爲長久計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
示訓練鎮兵振揚聲勢最爲自治長策當環洲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張江陵集 平露堂

鎮時侯卽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成軍也願公乘
暇留神馳騁幸甚

無按職掌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
鮮矣就事以望還宜勉旃旁調撫按職掌不同政體
亦異振舉綱紀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
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惜處錢糧調停
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真潤一方面
無墜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

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寔患不流至于
直指使往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
干憲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
者巡按蘇松信豪官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
檄請停免士民悅之爲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陟蘇
松巡撫及爲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若一不復能行
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徵派于是士民
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爲
怨懟忿恨矣何則驪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張江陵集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無按職掌

天

況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
庶得無咎無譽耳辱俯詢敢以職掌爲告幸裁擇焉
答山東巡撫楊本庵 勳臣僕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
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係 欽賜者
糧且不納而況于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溥豈文武官
論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
納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勳臣
地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准優免似與律意

相合。事雖尊義。

答二選總督鄭範漢

承下虜王病篤。今番恐不能起矣。頃報奉虜西捨者。相虜王病。亦皆河河況板升之人。素係老翁為主。老酋少部吉弱。不能計其寡。加以荒旱。民思亂。虜中自此多事矣。郭吉念老酋之分其眾。即欲西牧。其智略可知矣。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急收之。使與哈爾圖心協力。以爲外藩。應貢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時行。黃酋病不灰。必且誇張爲患。不宜乘時厲兵。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平露堂

疎馬厚撫戰士。爲自固之計。老酋若死。虜中有變。隨機應變。在我自有餘力矣。尊札亦即封呈。上覽。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死言邊事

順義

本翰示料度虜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當鎮靜處之。隨機應之。勿過爲張皇。輕意舉動。致令眾情惶惑。輿起事端也。昨督撫欲條議。僕即力止之。俺酋未死數年之前。僕已逆慮及此。諸公但審偵虜情。有常處者。永以見教。聖明在上。自有主斷。已虜中無主。方畏我之閉關拒絕。而敢有他變。但爭王爭印。必

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爲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爲主持。致滋仇怨也。前示丈地。均糧查革。日免二事。極其精覈。至于處鄰應州民田。尤爲妥當。已屬所司議覆。優獎矣。

答三選總督鄭範漢計順義襲封事

順義襲

辱示虜情及論拙力良夷使。云云。悉中機宜。昇服雄略。襲王之事。大都屬之黃酋。但須將今年貢市事。早料理。以見表誠。惘而後可爲之請封。謬云。若將客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順義襲

平露堂

易得便作等閒看。務令大柄在我。使之說望懇切。而後得之。乃可經久。然虜情多變。亦難預設。聞近日哈酋與虜婦及諸酋議論不合。頗爲失歡。若果有此。且任其參差。變態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也。順義。卹典屬部議覆。仍當于旨中從厚以示天恩。

答巡撫蕭雲峰

蕭情

辱示市本缺乏。欲動客餉。亦事勢之不容已者。卽屬計部議處。安免吉無知。牋我旗牌。掠我頭首。此等事。往亦常有。但此虜王新殺者。在我當申嚴舊約之時。

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懲之。釁端起矣。既黃酋之子。宜卽責黃酋處之。彼方覬承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統大衆乎。此亦制馭之一機也。幸惟審圖之。

答薊鎮鄭範溪

唐情

承示得勝市已竣。上谷罰處滿酋亦已就緒。則三鎮歲事畢舉矣。慰其順義。使恰酋處置上谷罰處甚力。此順義之忠也。乃滿酋兄弟。不聽其令。而罵恰台吉。亦順義之孽也。便中宜遣使一謝之。一激之。以爲後來張本。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卷之五

唐情

三

平定縣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二十九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聞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勅 吳嘉祿繩如參閱

鄒中丞奏疏

疏

貪橫歷臣數君蠹國疏

論劾嚴氏

鄒應龍

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

公疏

論劾嚴氏

一

子嘉章

私而陰及其子若孫焉復爲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焉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爲之臣者止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答萬一也而況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不爲之切齒痛心也乎此臣所以不避鈇鉞而敢披瀝于 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 簡命歷習清要位忝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爲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

擇其尤者一二以瀆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與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已物廣致賂遣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于陞遷也亦然某缺銀若干某缺銀若干羣衆相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富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勲司缺主事允資格相應者悉就而謀之如琴兒爭啖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紛如市有刑部主事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治元者本爲富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爲之通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賄之數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兄呼之士論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病抑鬱遂告病去夫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指治元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二月揀選官員有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日攜八百金乃稍貸在京員人一千五百

金訖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于是宰執大臣多有兩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遂露于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者計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余何不取之民而誰取乎夫卽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贈遂爲定例略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橋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龍文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焰熏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爲道號與士夫相往來歷年贖貨何止百十萬金往歲大學士嚴嵩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爲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用強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償銀纔得十之四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皆人所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與夫世蕃黠貨欺

君不忠其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值丹衷側應回猶荷蒙皇上軫念伊父嵩年老給音留以侍養命其子錦衣都指揮僉事嚴鵬送喪夫爲世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也夫何一聞成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爲不道惟恐身去被人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若辛廩酬酢儻也故肆然家居明示謝客暗通賄遺姬妾滿前酣飲迄今一日已盲而儉心不懷昔人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子鵬沿途取索郡邑爲空恣意鞭撻民生塗炭此其爲心何如也夫今天下水旱頻仍餒殍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爲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骨以奉彼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後已夫是則民災以不貪民貧則國災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旨斥貪墨荷蒙皇上聖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爲罪首反不與焉何則彼父子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在動輒肘臂之自取禍階故人不敵及之耳此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今蒙

聖恩擢以言官尚何愛惜一死而誠懇苟容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參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

鄙夫謬膺蔭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 上行私明

開請託之門汗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狼似豺狼項

元治一主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所獲

之多具見潘鴻業一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則轉

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中書羅龍文爲腹心自目

之曰此吾弄臣是 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人嚴

年之主使人稱之曰鶴山先生是童僕之賤亦爾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五 子部 官制

榮一歲而生日禮節序禮各臣之解送魚買珠聯二

李而茶果儀問安儀各處之餽遺斗量車載運珍

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爲之長嗟奪占田地房

屋左右侵凌木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僭擬王

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歛無遺時事

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惟貪不孝不忠大

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亦願齧其肉而泄其憤

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

罔之罪此臣所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 天聽也

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國厚恩植黨蔽賢倚

有廊廟之度招權納賄寔同市井之爲庭訓無方官

常失職戒之在得甘肯先聖格言專擅選官輒犯

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嚴鵬明 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母表爲

奇貨一路恣意需索郡邑因之聲震選錦衣官爲近

臣百官極力承迎蒙僇爲之喪氣此其毛頭鼠輩亦

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蒙 皇上俯納臣之

愚忠洞察通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或姑令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六 子部 官制

休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

萬世爲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

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羣黨可以

漸除善類可以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國用

有不足四境有不寧 聖化育不降盛者亦未之有

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

世蕃父子以爲天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

在九泉亦無恨也

林中英奏疏

疏

林潤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奏稿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
 誅幽明之所同惜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
 著敬陳其概上達宸聞仰荷聖明洞察事委全
 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江西
 境內之民間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於湯火之中而
 躋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聖天子為
 民除害造福誠願萬壽無疆臣因備詢其事始得逆
 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全而餘黨猶未解禍根
 猶未絕人情洵洵尚處其後此臣所以切齒痛心不
 避斧鉞而再賫天威伏惟陛下少垂鑒焉切照
 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時不法之輩
 又非一端任彭孔為主謀任羅龍文為羽翼任惡男
 嚴鳴等家人嚴珍二等為爪牙窮克極欲無所不至
 在省城已占倉基而又併吞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
 占官地而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祝聖之寺以為
 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其重欄橫檻峻宇雕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七

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八

不

雖然朝堂之規模也京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紹
 慶中府居紹康而嚴嵩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迴繞
 萬間店舍塚垣數里指四方之人民為護衛之壯丁
 森然分封之像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案傾天
 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
 雖豪奴之嚴年謀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亦
 稱億萬問閭膏腴剝削始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
 古以來未有以擬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眾曰朝
 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屋羣居所衣皆龍鳳之綃
 皇明經世編
 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
 夜弦左斟而右舞宜淫無度汗巖綱常從古以來未
 有以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于眾曰朝廷有我樂
 乎養家丁已踰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為名
 而聚四千之眾以防盜為名而募數千之兵精悍皆
 在其中妖術並收于內且則伐鼓而聚眾則鳴金而
 征故有嚴珍一則窩藏強盜而自書行兇如郭宜三
 劉和誼洪斗文蔡錦段回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祠
 嚴府官舍出沒于湖廣江西之界打劫無忌近有許

縣張恭八之家，則破其殺死男口，淫汙婦女，有瑞州過客，况巧兒，則破其戮死性命，劫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人，招中兵簡道可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稔姦，遂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妻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良一占周羅一之妻，嚴良二占易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江之妻，嚴來童占鄧良六之婦，或受人投獻而毆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質練，嚴焚之傷任良謀，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賠釋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源也，有嚴泰富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發聲也，有嚴琴之騙楊宗係也，有嚴珍之騙郭富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勳也，有嚴積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基而指價不與者，則有被嚴係之害者李三元也，被嚴思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勤之害者王鏡也，被嚴珍之害者黃榮也，被嚴二漢之害者林紹新也，被嚴仲一之害者彭連古也，被嚴富二

之害者，蕭珠也，被嚴良之害者，張文耀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上卷也，被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世蕃之黨令彭孔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不知其何限也，告發者已如斯，而懼勢含寬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結斷申詳者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袁州府一衙門間理者已如斯，而在別衙門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四十二年四月止，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臣所不及查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臣竊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招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產而已，今世蕃之不法，揆之于逆濠無異，故今日民若于藩，始甚于當日之民，若于黎耳，且江廣間楚山亦之賊，垂涎彼家積蓄，威觀震泰，未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在世蕃，則在山賊矣，況世蕃包藏禍心，已著於在朝之日，臣又請而實之，伊藩與樞懷異念，今籍沒其府，則有呪咀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貶河南布政司，是伊藩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內者，實世蕃也，世蕃受典僕賂金十餘

萬而主其謀故典模敢逞其狂背之志及聞世蕃問
造典模之望已孤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家倒贖
回至吉安地方俱爲世蕃計殺此中外大小臣工之
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藩之疏有曰托交竄進之門
數萬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之
陰結典模又何異于錢寧戚賢之交通宸濠乎幸賴
聖明英斷早發典模之姦先逐世蕃于外以消隙癘
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夾謀雖萬不能爲宗社之憂
而中州之民恐亦無噍類矣然則世蕃在朝之日善
皇明經世編
御林公疏
論宸濠上
平濠堂
沐厚恩猶懷異念況今慾望干罪迹之跡乎況今不
法之迹又昭昭如是乎是世蕃居朝則爲宰賢居鄉
則爲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姦之惡至于敗壞士
風流毒善類紊紀綱斷傷元氣則又羣姦之所無
者臣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特止于一身而已哉
臣又反覆思之嚴嵩又惡得無罪孔子謂事君之道
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嵩位極人臣寵絕百
僚以義則不可欺以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然欺之
何也自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

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東州則數程耳嵩於
往歲乃敢驟馳奏請重移附近爾所夫近已莫近千
家不知更又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
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顧愆意行私茲非
嵩之欺陛下乎既而伏蒙聖旨云嵩有孫鵬着
待此恩已特是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巨
古莫及矣嵩又恬不爲怪仍復容留在家以明旨
爲不足恤以國法爲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
公義茲非嵩之欺陛下乎近奉旨拿問有伊孫目
功濫任錦衣衛指揮嚴紹庭在京隨差家人走報只
二十餘日即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
謁兵備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應今回文只云
老大有不起之病令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之去稍
遠又遣其婦求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衙門並
未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弃
伍而曰在伍誠能當罪是衆昭昭然尚猶粧飾無忌
茲又非嵩之欺陛下乎向日在朝嵩猶諉曰以一
身供奉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

朝夕與俱矣。訴冤哀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矣。有司受詞數千，爲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甚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曲庇之，此臣所以反覆思之，謂嵩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君父之前伏乞聖明詳察，敕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碎肉梟首，顯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

官明經世編

卷之一

書

主

紹庭併提查革，仍乞遣忠直剛正素有德望大臣一員領教前去，會同江西撫按議處安輯。將彭孔明正典刑，以謝萬姓之怨。其無賴家人與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則不啻千萬萬，則藉沒輸是，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逆軍嚴嵩等與家人嚴珍一等，則提問如律。基地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糧曾否豁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賊而三在民，在賊者皆膏腴，存民者悉瘠薄，在賊則聚戶

優免，在民則窮累不暇。臣聞百姓若楚難支，逃散流離者接踵矣。併乞行議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爲處分，毋畏強禦，要在民茲，豈待地方一時之幸。實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寒，感激知遇，陳軀圖報，乃其素心。銜血沽名，委所深耻。此犬馬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

冒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星

經世編

卷之一

書

星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三

華亭

宋徵壁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字是開公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泰閣

宗子相文集

書

宗臣

報阮督學

報後補其

自島夷入寇吳越後幾焚掠數百里爲墟人占至變

謀臣策士徵兵集餉非不風馳雲湧至盛也相持四

皇明經世編

宗子相集 聖德錄卷一 千五百字

載曾不得志于一戰乃反損軍折將重爲島夷觀笑

何故哉僕則以爲不主兵而客兵之禍也往歲吳越

守臣初上夷變 主上覽書大怒下策庭臣持議者

以爲夷入如風雨飄忽吳越人懦弱不能持戈不足

恃唯謂他方勁兵往剿可期而禽遂使侍御史曹即

出選山東兵八千往授司馬司馬渡江招兵廣陵二

千石以下朝夕俱張具散牛酒金帛勞士日糜二萬

矣夫揚一郡耳自齊抵越涉二千里凡經幾大郡則

所糜何計哉抵越一接戰報而吏計中枕藉如山餘

者望殿消走當是時僕在海上見潰卒幾千人往往

從海上意氣而北不惧也是安取客兵哉夫島夷與

中原之寇異往歲師寇起河南大軍一出輒剿已勦

即勒部散去此宜于客兵者也迺島夷者如魚鳥之

在江湖林木出沒聚散一瞬千狀其勞難以盡剿唯

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是爲主計即使客兵盡勁可恃

亦何能使之操戈萬里之外爲我禦夷哉護戎將軍

所率萬人日夜走萬里山谷間抵越其所糜不知其

幾矣而吳越連歲苦餉旣已竭江南租帑不足給之

皇明經世編 宗子相集 聖德錄卷二 千五百字

且田疇罷耕者什五有司急餉苛征徒爲夷益衆亡

益也昔項羽勒吳中子弟八千渡江長驅天下彼豈

非閭閻編氓而與今吳興稟哉士無論強弱唯其練

敵亡論衆寡唯其氣爲今計者唯練士倡氣之策總

戎責之監司監司責之二千石二千石責之邑吏銀

戈矛嚴行伍信賞罰行之而士不動者一世無之誠

得海郡士盡勁亡論今變可彌即他時夷來亦何恐

也且又亡大費越中人往往言夷畏寧紹不敢闖疆

益寧紹人各各家海上不關則失其居夷來輒併力

持刀格夷夷輒敗去大嘉湖寧紹相去不數百里
強弱頗殊哉邇者王上念師久無功詔捕練凡司
馬羅商大中丞以下數人諸臣受人托而徒孫易合
之衆以冀成功僕固內知有今也此中傳言各道兵
日益解散去護戎者俱不敢問彼其暴露草莽久矣
且腹空無蓄又安能隨之故僕以爲罷各道兵而日
夜練吳越者甚便今楊公新拜命且明公雖總文事
慷慨戎機當得朝夕見胡不以此陳說楊公之前而
贊翊之僕蓄此衷長遠矣睹于近事益忿不敢以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集 楊公之所取信故
假胡公以信鄙言也亦唯明公有以教之

報子與 簡寇

累奉廷諭知足下之爲閩慮至深也前使者以軍書
至僕即進言督府即傳檄汀兵還汀矣督府雖罷遣
歸猶欲立之陣長官事卿農有警即舍未而外僕因
極言汀不可一日亡兵兵餉復置乃云非即欲餉之
姑聽之耳且言二千石吾爲理也足下其竟如何哉
武平報山寇復起信有之則汀何恃焉吾輩旣不能

長驅中原飲馬河洛乃使持戈負矢周旋羣醜是誠
之矣海寇大都多華人華人狡善給夷福清之陷也
益華人先其夷於睥睨固守睥者觀其夷也遂驚而
逸既陷華人乃又先之給夷以微此督藏也夷遂呼
其類數千人開門以入見其鬻鬻然繫者以爲守帑
卒也語帑金何在不得則縛而刃之華人已羣入
藏中負其數萬金走矣夷竄亡獲遂環山而掠即敗
絮腐格亦喜而內之囊中人言此何究而貪也不知
華人負之矣及其敗也其俘咸夷華無一夫被創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集 簡寇 四 平寇堂
華人亡論負其國乃又負夷今且各持其金驕其妻
子沽酒啖肉嬉遊閭巷矣此何稱編氓哉爲今之策
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已時也而策
華人即僕亦罔知策所從出足下謂勿詰其漁商者
誠是也但今之漁商者有司何能詰之詰亦亂不詰
亦亂其意以爲漁商者猶勞且費也不漁不商不勞
不費持大刀走數十里便可得黃金數斤押美婦人
數十揚揚而去我兵畏睨豈不愉快得意哉此華人
之策即蘇張復出不能移易之矣而微一有司召號

之僕固知其難也假使諸葛司馬諸君復出不知亦作何狀足下所使代謁督府者僕命之察之羣屬咸無一人至者惟足下裁之

記

西門記 福建省城

戊午四月既望余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去歸冠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余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邵勒諸父老子弟守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子相集 福建省城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子相集 福建省城 五 平露堂 彈余登彈則悉罷諸所食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陣擊忻鳴鏡而懸火彈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余遂日關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千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鷄豕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關門誠善獨奈何不虞奸人哉余曰客休矣余辦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於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從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大有不肩薪穀而入吾門

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外民廬逼城者恐城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烟梟巢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余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日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討于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對闕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偕護戎出視梟百株梨百株番番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即寇至何能登此柔翰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闔城則屋蓋其城故於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檣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余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正一雨而千檣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三千人咸余所部兵也余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饜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真賊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余命楊生急

馳而人剗之遂起是時寇已陷臨清順清人攜李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清福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寇與幾夜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與之聞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戒督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與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鵬要之寇輕伐輒駕大鵬逆我而我兵奮怒弩鏃亂發乘風大呼寇觸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牌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余亦解榻還著而父老孱然則余泪下沾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恨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七月西征記

督運粵兵

戊午五月海寇既平於是悉罷諸所入戍者先是粵兵三千以丁巳十月徵至戊省中督府至函下承金牛酒勞之已而寇至檄其性不杜也匿之民間而督府既已檄閩兵勦賊歸矣於是粵兵慙會其酋長以千金爲其二子取婦欲去遂日夜請之督府督府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已厭之曰請上罷去而檄余督之西時七月六日也故事客兵餉金成頒之酋長酋長輒匿其半而牛給之以故任其掠不問余於是召其酋長聽之庭誠之曰而提三千人食我四萬未聞其逐一賊也若後匪輩酋金任其掠者吾且縛而千金婦致之闕下於是酋長大惧出則嚴賊其羣毋掠金至延平聞其不掠也輒又厚遺其酋長牛酒是時汀守徐君使使來問粵兵狀余報以尺牘其詞曰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其人成虎而戟日夜繩之僅不掠塗然亦其塗之人徒其鷄犬孥孺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塗居者毋縱鷄犬不收毋不能一時去其孥孺以爲護軍使者憂也再二日至將樂羣酋之至也咸肅至將樂則陸是時秋炎羣酋畏炎不日馳而夜馳余與之其馳輿不鷄鳴不停也蓋十日而至石牛石牛去汀百里其地故有塾云塾師聞羣酋至輒匿之山中而獨留其學子而髻者守笥酋視其笥不知其書笥也持亦劈之見其爲書則又碎其書於是學子頓足而泣亡何酋又網其池魚學子業者業不知畏酋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平露堂

既已忿，又聞其婦呼曰：「客兵什賊，因製其網投之。」於是酋大怒，即手縛之，而語之酋長曰：「是子竊吾財也，酋長信之，既已縛之。」明日驛吏入言狀，余怒命從事往諷酋長，酋長恨而詰人安在，則已繫而去之。三十里矣，於是追釋之。又一日至江，徐君又大勞其酋長及壯酋以上，自省抵江，蓋千里，而二旬始至。其所經雖必焚劫，然鴟鶚鷹鷂門屏虛掩，肅然矣。出瑞余遂蓋大掠，而余聞從粵中問父老，父老輒為余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於盜也。夫當事者走于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下露堂

九月西征記 粵寇

余以八月二十八日出開則泰寧報粵賊急，余即下檄卻延各郡邑兵夾勦，而身與數騎星馳而西。至延則賊已殺奉寧簿，又據其衙使楊公曰：「事迫矣，於是微始化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北，將築兵阻其東，而

謝倅時視事永安，則微謝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會顏使君顏使君，將樂防賊之來，而余督數百騎徑趨歸化，至白蓮，賊已遁，遂至寧安，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永安涉縣各百里，而歸化人賊入汀歸粵之要塗也，余以是夜馳至，數其邑兵五百，募兵二百，付李承蘇簿，及豐從事馳之紫雲，兵急不及餐，而余取邑父老水三十石，令健兒數十肩隨之，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衛使劉周亭其舉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遂殺我兵數十人，已乃聞歸化兵至，輒驚走。先是賊過歸化，歸化人善弩，輒射殺數人，賊遂遁，至語人曰：「吾遇延平兵臥而戰，遇永安兵坐而戰，遇歸化兵立而戰，善懼之也。」賊既遁而歸化其追之，遂遇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殺寮人最悍，是謝倅懷憤殺寮兵三百出戰，擒數十賊獲大旗，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下杭歸粵，會上杭兵又追擒之，謝倅馳報余，於是勒回所遺歸化兵罷豐從事還郡，明日遂發歸化，至白蓮，其承廣陵人也，老而破創，觀余流涕，余詰其狀，則曰：「賊從泰寧來，乃徑

至驛云其鼓而登堂而朱衣者蓋少年美丈夫也是時驛中人惶急走而承自原金匪之暗室中少年問永安在於是半賊四索曳出之欲鞭之而少年止之曰承老矣速取金來有女於是驅而之賊中少年獨坐上坐見承蹠輒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呼之官人與之坐而列所掠諸婦于旁諸婦有少兒者輒自乳其兒其兒啼少年輒啖之果代抱之而諸婦如對其家人不懼也少年謾言曰公以我爲賊乎我非賊聊與二三兄弟訪故舊此中不免取牛酒爲諸父

皇明維世編 卷之七 丁亥年

老費而何當事者以我爲賊而勒官兵捕我也公不聞奉寧簿與衛使之事乎即口不畏兵然時時遣其從弟瞭聞兵至輒錯愕耳語起矣余曰女家策而歸曰賊旣已解去腰間原金而承之子復以十金蹠進遂釋承然初索之暗室時已被三創矣而諸婦之家亦各還金放去余因大息曰嗟乎世古賊難圖者豈不惑者哉大承早官耳而畏不放縛止利其數金此其志非雄桀可知矣且賊號千人實不滿二百又多老弱其間方初入寇時使有司者僅得中智之士幸

獲兒善射者數百人扼其要而伏以待之可一鼓而擒也乃張簿以輕進斃楊帥以貪叻縛劉副以失險潰此何說哉余又聞賊之初至奉寧也奉寧故無城而簿遂率諸健兒出戰簿亦衣健兒衣賊不知其簿也已殺始知其簿遂駭而走而楊善之迅賊也會有部兵獲一賊級善奪之兵諒而散而賊遂寧善以去然剛楊之罪甚矣世人視賊役簿僉使以爲策不可禦是豈賊桀哉余還將樂與顏便君大惟之而因承綴其事以見賊不足慮而當思所以禦賊者嗟乎是亦余之罪也夫

皇明維世編 卷之七 丁亥年

二曾夜談記 客兵之害
甘歸曾君以戊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冬至延半分巡顏君與余夜觴之而余因問君曰君自天津來則聞諸相君談南事哉君曰諸相君言不聞其他則聞厭客兵云余曰天津故稱非兵者亦畏兵乎君曰何畏顧其心雖甚矣蓋有需其婦而南者人曰婦而需歸安取婦則曰去需一婦耳歸尚復二婦奈何不需哉余曰唐太史奉命視江南夷事也何談君曰蓋嘗掛太

史西湖之上矣。則言客兵不宜調宜罷也。曾有客兵過江西之洪路。白日攫市。市人逐之。遂格殺市人數十人。而有司懼亂。至不敢問。則太史之不予客兵。有見哉。有見哉。君既去而余因與顏君累嘆。蓋是時聞已往徽湖兵四千故云。而侍御曾君奉其尊公諱歸泉也。道出延余與顏君謁慰。而君哀麻悲戚。問之他事。不談獨談兵。一。至揮涕而問曰。湖兵至未。吾懼閩人之被禍深也。余曰。何曰余之至玉山也。蓋逸粵兵云。粵兵屯玉山者六日。家掠戶殘。會有嫁其女於人。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子相集

平露堂

爲限涕來札更詳。仁人君子之用情殷矣。嘗謂客兵之禍甚於盜寇。何者。寇之害猶有方也。客兵者。無不及之矣。寇之至也。人猶得持械逐之。客兵者。殺人而人不敢怒而訴也。即有訴者。反益之禍矣。今之論者。輒云客兵而不知數千里。聞父哭其子。夫哭其妻。母哭其女。王哭其僕者。耳不忍聞也。血塗原野。四體毀殘。雞犬牛馬。戶牖門扉。俄然一空者。日不忍見也。然有聞言客兵之禍。則反勃勃怒其言者。斯何心哉。今已無可奈何。則其策莫急於清野矣。近者撤其城中預稅一廬。稍遠者撤其三十里之外。預稅一廬。客兵謁至。則從其妻孥老嫗而避之。庶幾其可免乎。不然。持刃大呼若輩虎而翼。即號令何施也。區區之愚。敢再拜以獻。二。誠書以授使者。而因采綴所聞。作二。曾夜談記。以俟後之談客兵者。觀焉。時已未正月十四日也。曾儲君名于拱。號文泉。泰和人。侍御君名承芳。號龍山。泉州人。分巡君名嘉會。號衡厓。長沙人。建寧君名春芳。號德菴。鄱陽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子相集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一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聞公 選輯

宋徵璧尚水 盛翼進階汝

李 愛針章參閱

李吳二公集

序

李攀龍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還朝序

說名能時而興通時事此下瞻之文也

先是河渠新集而南流以阻再塞脆家屯而全河北徒矣運道無所出縣官仰東南粟歲數百萬不得從

皇明經世編

李吳二公集

卷一

李露堂

漕上蓋中外洶洶焉是時公方從小家辛遷大司寇之南都也先帝輒爲止之改守令宜屬使治河矣公至行河則奏言新河事而明年新河成南陽至留城有四十里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柴數百萬更得從漕上亡何有焉上言治三河口亡狀者疑不與公新河也以爲河所從來建饒萬里并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秦溝一川兼受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則溢而東耳是隄一潰運道沙淤不鑿不止抵極而反西南泛洩與魚臺苦爲壑無已

時幸故道減未久可求又其處易沒不如從上原開

支河於以分流殺水力助大河泄洪水備非常佐舊

河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公既得議以必之利害河

誠欲暴泄之甚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

所爲卽出自徐州南而二洪又且生憂忘不幸出秦

漸適直境山南五里湖是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

大唯是爲務宅可次第舉者秦溝雖兼受數河之任

猶爲東隘之而益其疾也河流疾則能自刮除東隘

之則後推前以致于二洪勢不踰淮放海而不已暴

泄河患焉夏秋水狼盛雖時潰而東北沙淤洊落泛

洩力微視其自索抵極而反亦在新河西隄外昭陽

湖受之以休息若所謂勿與水爭者獨河焉爲壑今

所欲開支河在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凡

二百五十餘里須剝作深廣若干丈卽有河形如郭

貫樓至龍溝減未久稱易浚又盡沙淤先臣有言撒

沙如聚米抵淤如畫脂河之所舍寧能淤之卽求得

故道又何以異未復之前而移漁沛之害還蕭楊也

而河肯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激地出水上雖隆之天

而河肯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激地出水上雖隆之天

而河肯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激地出水上雖隆之天

而河肯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激地出水上雖隆之天

力可從施誰能染虛倡予和汝而欲自託於水也。雖已則橫隄抵之使令曠而就隘以迫阨其性不可矣。且安得數十里成渠舉以置其間。由華而東而入秦溝而河自道也以觀水勢跳出沙上欲居之久矣不知因之以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支俾得併力下流以事秦溝而增卑倍薄兼事西隄重爲魚師之防如是則上不傷天子昏墊之懷而江南粟常得從新河漕上矣。又上報可而西隄亦成是役也因高爲深黃流辟之汙渠交委而本水自足其著者在新河某口國家運道崇以與河相直矣。河獨升水哉善用河者因而利之耳。出秦溝直境山以致千二洪瀾淮放游豈一日乎而忘東南秦溝既導濁河數值下流已潤無復壅理卽溢而東北湖休息之束以長隄新河自足是爲不治而已得其大計定焉而他可次第舉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其志焉。匪天作之圖而必欲復國家二百年之運道業以與河相直而俾必爭之利以嘗不可並行之害耶。非常變必不然矣。河入秦溝者什九而馬家橋西隄

復成埽之引水出小浮橋而秦溝去橋止三十餘里運道已便斯罷家也所不必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道又徑易漕度可省十且上介有河形上不疏惡勢又可因爲沙薛兩河力又可股澤之而如節宣。大臣之於國家見謂利害私竊念之猶曰天作之漕不然奉詔使行河費不啻作亡益而無尺寸功偷得不憚勞任事之名且爲新河中廢地以徵人主見謂識微慮遠備非常者而苟無後咎餘責雖踵與大役復故道何不可者然而國家大命利害懸絕犬臣舉事當爲後法善乎開新河不盡棄舊河引安流不若掛黃流之爲言乎所謂善用河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嫌罔自恃議與衆破壞深論便宜相難極也苟得其大彊直自用安所惜哉。今且入見上言水之利害與所以治河狀報。敬承之續以贊又安圖永賴勿但曰先帝式靈之而已是役也拊綏貞作有若都御史姜公臨饒藝略有若鑒察御史羅公共濟底平而與議利害天子所嘗報可者乃命某以備論之如此。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甘肅巡撫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求起武威而
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遶匈奴西控諸羌而南
制湟中羌非若它中丞得一意備胡者乎今年春匈
奴出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申中
豪二部入肅去季復牧西海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
欲候便擊之何可久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
奴右臂令隔絕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羈縻內屬顧又
且患若胡而至占牧西海上出入共國旁不去則諸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宣宗 嘉靖五 平露堂

危何以賴我而以為中丞威重也日聆密諸番數萬
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國家怒而追哈客已
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言
則有名匈奴在青海上為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自
在西曹時望見虜部城下扼腕朝廷無禽敵之士請
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既已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
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
域即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為天子揚推亡固
有之威刺土魯番之二禮哈審者傳首詣北關下而

勒功昆山之巔豈為難哉今天下厭亂朝廷方減
侵而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留上郡
列方八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間募它敢戰之士而
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邊狀與計對中丞
即欲事萬里外吾恐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
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為無故動四郡兵生變外國即
詔書問中丞其苦恭露獨不計令德榮達因循舊貫
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
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沒齒不可復見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宣宗 嘉靖五 平露堂

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不已足以復給事中
之騎哉它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今得以危備
匈奴也匈奴欲與羌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中國
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今觀望卑平海上不即為寇
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羌背之也中
丞誠以為危小夷帥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本可卒
禁者釋而不問問與匈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
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
羌而危得以負匈奴之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

而虛其外。旣豈不並制羌虜之道也。羌十二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郭。固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持。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於自疑。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他種中。以與中承爲難。必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單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則以貢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爲旃。屬日操量課祀。采山理石。爲航。自罷其力。而爲實効。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危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謀來。受車中丞斥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謀洩。自失。而與國爲累。則羌爲之障矣。此謂以羌備匈奴者也。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寧武兵備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雁門一兵備。尙嵐兵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尋加守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雁門爲雁平。尙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尙嵐。兵備以偏老。尙

皇明經世編

卷七

千諸堂

皇明經世編

卷八

千諸堂

嵐河曲三守備。西路參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雁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則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參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勇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參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御史楊公美蓋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卽虜一道出沒。我得以前直道兵馬。穿距踵襲。而自相爲應。何處不及三關。延安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蹤數焉。堅設機。薄斥爲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起利也。惟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雁門一道。尙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蔽閭閻。不知中興者外。吾固之爲。謀深也。仁何以二道爲不足。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爲四道。復以四道爲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傳并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三關化八百里。而七道以歸之。卽有五參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雁門尙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乃竟不相爲用。十羊九羣。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曠所

同存冀南河東聚所分置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遠
內而動一困猶之愈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
實以制繁也且雁門以雁平注青嵐以偏寧似矣不
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長相交尺亦獨以八守備隸
寧寧一守備論石隱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
同書即廢一出委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優游
已難爲需又況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豈所
謂明形而樂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在寧武之介於
雁門青嵐之間亦猶雁門青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
非其或不關出徵功非其約不聲援爲德時耳目之
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
小臣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
所守提無伴實提無佚焉二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
清軍者七道而爲三以重司在養內治境內不疲於
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撤而暮集
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
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遠大計始終者右衛水

口爲虜必窺之道師中路參將直之與大同兩掖騎
角相逐街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限者非寧武乎
與偏頭雁門昱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
明形樂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山絡入計爲避長老貽
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
自繁沈公所謂大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
以終行沈公明形樂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
畢獨以少方伯泰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
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人如此云
矣明卿集

書

報唐雷州書

沈嘉

吳國倫

本手書知感垂念至爲籌畫保障惻恤瘡痍卽隣國
之民拜賜厚矣境內自李賊剗後繼兩月安枕而歸

黨繼至。息肩又未有期。以愚意計之。許黨之可慮。數倍于李。而其可招。亦數倍于李。蓋李黨多烏合。無專主。故率反覆不易。撫然畏兵甚也。兵聚則遁矣。許黨勢眾而約之甚嚴。謀深而發之不易。頗不畏兵。蓋每上一勁敵也。至以信義動之。以禍福論之。則亦知感畏而不輕反。費若誘之使撫。必不可得也。前次經撫而安插未妥。其禍而出也。亦勢所必至。其夫不專在彼。今公欲撫之。出數千死命。弭一方禍。機。僕雖無能。尚當執轡借箸。以待驅策。但信義先植。論慰簡嚴。聞皇明經世編

李黨二公案 卷之一 土 不露堂

謀深密。其机俱在我。迺賞功之典。散眾之方。安插之地。其机皆制于上。而不得便宜。其云事不通制者。亦未敢深恃也。惟公身任天下之重。志誼素孚於人。則非僕比。僕之所難。皆公之所易也。幸力行之。諸當惟命。又聞黑參戎受督府方略。遠來招撫。已到數日。未覩所施。且黑即高郡人。入境舉事。竟無一字相關。自意恐吾輩分其功耳。故僕草檄行海。亦止諭令靜聽。軍門處分。不敢專持其議。而許之回稟。亦云不敢深信。將官不知黑竟何狀。姑俟之。

與馬參將書 廣西水寇

大率嶺西濱海地方。兵多不習水戰。賊船未泊。時宜先行清野之法。使賊登岸。一無所掠。而勢又不敵。離船太遠。我兵大營與賊艘相望。可一二十里。時出小隊挑戰。彼即退遁。無疑不通。則我兵以靜制動。必勝亦無疑。若賊以小艇載數人。以餌我而我兵貪之。未有不墮其計者。然此特可為邀擊。計擇地方一時之患耳。至欲取全勝。樹大功。必非巨艦水戰。不可。水戰無兵。雖有萬眾。無能為。鄙人上狀軍府。請發巨艦。業已數月。竟無隻櫓。西來祇為畫餅。奈何。頃見麾下為海增兵之議。具悉忠謀。又聞久負綰轡。此來必為嶺西禍。鄙人前所陳。得無以為書生之談乎。同心共濟。適在此時。不敢不罄其愚耳。

皇明經世編 李黨二公案 卷之一 土 不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三

華亭

徐亨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本 何 剛愨人

夏允彝瑗公參閣

王弇州文集

疏

王世貞

議處清軍事宜以實營伍以蘇民困疏

臣竊惟國家創立衛所餘二百年雖遭發頻仍而
死軍接踵以故藩臬郡縣清理俱有專官而時委憲
皇明經世編

臣督察勾補良亦專且重矣然而天下之備所卒不
充而民日以賡者何也臣自中歲踰伏田里數從父
老遊處頗得其詳大抵所甚困而無益者莫過於遠
戍遠戍之困十四在軍而十六在民臣每見清軍之
續一下其在窮遠遠裔戶弱丁單者遇勾攝卽就
拘牽沿門乞哀博賴求助若族丁精壯者卽不以正
戶應役或會委孱弱或購僱壯弱之人遠遯不
達戍所就曉道路卽幸而達戍所而衣食鮮賴水土
不服不著而鰥則老者而獨安望其能披堅執銳以禦

侮一方爪舂枝繁以長足行伍戡至于應勾之籍稍

遇壯點則藉口亡命詐索親鄰故隱行裝生食解件

者伍未幾或營稱賞冊或委托取裝衛官受其賄屬

利彼月糧甚有解者未及門而軍已高臥於家矣至

於每軍一名倉里役二名押解此輩井有腴田上費

應此踐更者也又非身犯罪謫應流置者也使之廢

廬茫嚮子女觸冒寒暑凌歷暑陰以與軍共一旦之

命蓋至于千里之外而下產半廢矣二千里之外而

下產盡廢矣三千里之外而中產亦半廢矣臣故曰

皇明經世編

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賡者此也其便莫若
從近改補夫從近改補者大約仍以天下之兵補天
下之伍而伍不缺也所謂便者有四應勾之戶樂於
近而不預規匿使吏胥得策一也應補伍者便於水
土而不至困絕二也近則不逃逃亦易跡三也解戶
不至破家四也有是四便而二百年莫有以是請
者有三疑曰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邊衛缺伍也
今中外衛官犯私罪則調衛軍犯逃則調衛蓋不必
拘原衛也遇故絕則鈔不必足原數也今其調衛者

後人耳而位不缺故於兵制無礙也其言罪人之後者不知當高皇帝時多梁充及從征二端耳而所謂罪者或強賦違限或工作謀式其而至于洪水之際秦請小有不合僚屬偶爾不和又甚而死事逮於羣從誅誤累及親友縱其身罪舍而今之應補者日以遠也又況未必其真爲之後者也至于邊備之缺伍固所當慮豈不知百年以來能與虜戰而得一階半級之勳者有一清勾之卒否也揚粵之民性不耐寒秦民見行如甘泉市中土之不堪邊戍蓋自古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四

記之若其邊地之近者不改而內國可改而邊也臣嘗與清軍御史李順言之深以爲然特以身被專寄官執法不敢以是請而臣請之也如蒙勅下兵部查果臣言不謬通行各處清軍御史并查本省所屬軍缺驗其有超遠省分應勾解者即於自甲內列改補充伍仍行原衛所註銷其嘉靖元年以後犯該邊備州縣地面軍算者不在補近事內以杜奸惡僥倖之端若應解遠地戶後責令有司量發殷庶等賦津貼毋使無辜之民止間受困仍嚴逃伍之條

枷梏調遣申縱放之法一體究治庶免軍伍益實民困少黠臣竊追一夫不獲之耻仰冀罰弗及嗣之仁不勝惓惓

書

議防倭上傳中丞

伏承

下防倭諸議及別辱手劄見諭令悉心條對具見明公慷慨爲國集衆思廣忠益至意也區區一得之愚乃有相左者知明公不欲屬吏之尋聲而貢吏也夫倭誠可憂憂不在山東也青登萊沿海也皆瘠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四

兩數十里無人烟不足中倭欲也進無支港退無寬

洋深入則不能散略則不達并倭所便地也我無販

海道賊者賊不得內應必不來即來不過淮揚之敗潰或爲風濤所迫者一二船衆我令去槍勁弓砲而取之立盡身今明公欲泰設提調開府知諸直故事恐部尼不行也行而一歲後羽書晏然者則府之費何以解設參將毋論其供億煩擾也今兩胸有兵備副使二矣備倭都司一矣兵備之令不能自參將參將之令不能行備倭是參伍也動相掣難相談如

之何其可也。留民兵善矣。然是兵。天子所恃以陽
衛京師者也。歲募其人。一而八十餘金。費至鉅也。萬
一後不來。非虜卽有警。議者曰。山東民已困。予人何
用也。四十餘萬金之費。何歸也。留賊調餉緩急之用
善矣。大工迫若風雨。工部之任事者。耽耽悉秋心也。
彼其懼諸道之以倭解也。必不從我矣。造海船此尤
非策也。夫山東陸戰地也。山無大材。人無善水。地無
支港。海無寬洋。此其勢必募閩浙之卒。習淮揚之木。
費鉅萬。而成舟師。聞居何所置之。有急何所用之。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于嘉

壯勇始末志

非勇志末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
北伐。逼京師。元主開門。非遁。至應昌。二年。殂。其國人
諡曰惠宗。而高皇帝。嘉其能達變。推分遣使祭而
葬之。曰順帝。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
持應昌破之。獲太子。質禮的八剌。降其衆五萬人。宮
女財寶圖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
擴廓帖木兒。平章驥兒。右不賀宗。哲威。會為兵。稍稍
振立。元十一年。而祖。諡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
木兒。立。七年。而丞相納哈出。以別部二十萬衆。降于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于嘉

使不雅失里見殺，上大怒，轉其副公丘爾等討之，而不雅失里已為尼姆所襲破，阿魯台徙歸胸河矣。丘爾特眾不為備，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上自以五十萬眾出塞逐不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魯台自以其眾窟山谷，請降貢馬，詔撫納。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不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為故主復讐，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為和寧王。尼刺貢使遂不至。十二年，上以大衆討之。馬哈木等三酋掃境來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酋以下來朝，命賜木五十石，乾肉酒襪絲幣有差。十三年，尼刺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為順寧王。阿魯台志遂成，入寇，與和二十年。上討之。次殺胡原。阿魯台遁，降其異部大酋也。先土千等數千人，遂二十二年，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數千里，不見虜還，萌于榆木川，而順寧王脫歡稍稍併有太平字羅之眾。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為可汗，眾不可，乃行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為主，以阿魯台眾歸之，居沙漠北，哈喇噴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平定章

年，俱服獨馬。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諾爾盛自稱爲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害急相踵。上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汝中人振挾。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等五萬騎爲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逼，上於土木，全師俱覆。上蒙塵也。先詭稱送。上還，潰紫荊而入，順義驛直前犯京師，尚書于謙武靖伯石亨禦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盡于楊洪軍，而會中國已立郕王爲帝也。先失所挾，平章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八

平定章

命大將保國公朱承中貴人苗達右都御史史瑄合京邊兵十萬布韋州禦之復不利火節女還患少息而小王子者卽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也先遂主諸部嘗怒其丞相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萬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印諸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於小王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介西北間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萬珍寶直有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殺其師陰立明經世編

卷之九 王爺小

我已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毆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所由折代倡伎縱淫樂不休卒病斃焉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而俺答日益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賢偏知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經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憂歸尚文辛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皋爲總督庚戌夏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將入悉精兵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爲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逐之旣入伏悉鐵騎事聞達宗皋等治訓有差虜旣得二將首遂引去意匠測而邊臣所遺謀者云方彌羊馬肉鍛鍊饌傳前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萬四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時至而京兵市人酒肉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爲常八月虜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薊兵出火炮大石從上下却之虜乃悉衆入撥我師而別以騎騎尋間道險竄出師後京兵大驚潰尹乘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算俄而犯京城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王爺

游騎掠通州三河、上大縣、大司馬束手無策策唯
有杜門守而已。旬日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都
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
勒王兵悉至。詔拜咸寧侯爲大將軍。護諸將軍五十
餘萬騎。寧前後剽掠男女輒畜金帛財物。剽其巨萬
徐徐從東行。諸陵而非哨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
前。發一矢俛尾之出而已。收斬還稚弱馬者降或逃
者僅八十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爲政始議開馬市以
中易貨而寬其深入之謀。則命侍郎史道往蒞之。倭
皇明經世編
上
中
答與其子合中國。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數
十萬計。所獲馬皆驚下而賊亦小小爲寇。如恆賤久
之。咸寧侯死。事露。虜復聞。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高
樞。殺尚質。犯諸邊。又開大同右衛因之。幾下。日者子
出使上谷。所詢問梗概一二。俺答有四萬騎。其精兵
萬餘。騎子卽所謂黃台吉也。有一萬騎。其精兵七
千騎。庶弟曰青台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答
老矣。娶二妾。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子萬
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賊使浮圖馬

其鎧長刀大鐵壁之。若水雪然。成一當百者。然不輕
與我戰。卽餘騎足拒我矣。宣大之間。虜錯而耕牧如
碁布也。二城送外障馬。唯有降人在富者。日夜殺之
火食屋居也。然俺答竟不敢屋居也。其衆亦畏蒼有
剛志而無據心。卽欲之。宣大豈我有哉。黃台吉日夜
挾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且旦日
得虜柁矣。

三衛志 三衛

自虜虜外我膏肓之患而不能絕。且不安絕者。則無
皇明經世編
上
如梁頊三衛焉。其人始爲元良哈。即奚契丹種類也。
洪武中爲蒙古所抄。乞降。高帝爲置三衛。統之。自
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梁頊。自錦義歷廣寧至遼
河曰奉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西餘。正
梁頊最強大。之仍叛附蒙古。文帝從燕起。驛驛使
使以賂請而元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先。出古會
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爲外邊使。寧王鎮焉。
文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畀元良哈等。使
仍爲二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均以爲科

落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亡何復叛聞阿魯台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斬敵無算宣德三年上出獵巡邊駐蹕邊化適其衆入寇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數千級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至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與安伯徐亨出劉家口至都督陳懷出古井口驗灣江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輜餘於全寧復破泰寧朵顏於虎頭山由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勇太保伯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一 寧寧

進徽矣都督諒懷馬諒伯自是三衛雖衰敗然怨我刺骨因逆也先爲鄉導入寇矣後復謝罪入貢國家亦撫綏而小小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闖入邊射殺參將陳乾薊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爲薊帥有威信三衛夷畏而親之不敵勦嘉靖中薊鎮撫臣貪功肆鄰而掩之獲首百餘復走誘掩蒼大舉入塞庚戌之變周三衛尊之也仇鸞既當國知三衛弱欲發兵搗其地以爲功督臣何棟以不可宛轉解乃止入貢如切天抵其俗喜偷剽時入漠非盜馬二四人驅千

百匹房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爲鄉導至婦子女姐善相媾而貪中國賜子歲來朝撫之厚則更以虜情告我得預爲備故迫則敗入虜信則墮其計善處之則因而爲用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哈密志

哈密在唐屬州也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爲西域諸國之咽喉元成祖威武王安克木帖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人貢詔封爲忠順王賜金印卽其地置哈密西先罕東下東左凡四衛其西城天方等三十八國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一 寧寧

貢使至者咸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而土魯番者強番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脫辛子宇羅帖木兒立爲其下者林所弑王母努溫答力牢固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嗣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恚卽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遁肅州久之甘肅守臣奏納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子阿魯克伯之子罕慎貪而殘夫夫衆心弘治初阿黑麻挾許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不許請自上哈密下兵卽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賜璽書切責阿黑

朕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咸詔棄千金帛有老乃行
求忠順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使哈密
日阿木那蘭之阿木郎勾引哈刺灰夷掠土魯番阿
黑麻怒復以兵入劫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郎以
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繼謀經畧之成
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兩處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略
罕東諸衛聲欲取甘肅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謫
免矣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
百兩甘肅撫臣請遣師臣劉寧謀知之乃以三千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手露堂

襲破哈密牙蘭見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有其脅
從者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
乃奏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
威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收其遣
兵護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
以陝巴等酒搭炮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爲
王陝巴惶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
帖木兒弗果來都督寫亦虎仙等部誅謀叛者迎陝
巴復之十七年卒子拜牙郎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

皆中國留音節而其兄諸速兒猶父國亂自立矣上
尋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帽
謂之出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下哈密遂拜牙郎走詔
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略之澤宿將也度木易兵
定乃以繼綱二千白金器皿入上土魯番庭說令和
滿速兒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
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謀知兵罷即不肯
還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
頗與諸降夷款兵請討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手露堂

阻勞賜金幣不出關于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
擊芮寧山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
使內應悉捕殺之而使使攝瓦刺達兵掠土魯番詔
落速壇兒狼狽走軍從後徵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
書王與澤有隙發其虜圍墩因及陳九疇輕率專
擅激發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
獲已奪官又捕陳九疇下之獄亡何武宗崩給事
御史劾王爰挾私忌功延和爲內主乃逮變戍之起
彭澤爲兵部尚書出陳九疇于獄以部御史懸甘肅

卒速增兒以二萬騎入日煩焚廬舍剽人畜九時拒
之出境輒獲亦相當又遇海西虜亦不利敗之南首
百餘即上言速壇中流矢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
和生議禮罷彭澤亦罷新貴人聽夢用事廷和贊也
知王愛怨之故力薦爲西帥復上書解澤九時事
且言速壇兒實不太安驗當九時誣罔論成而獲出
楊其境上驗速壇兒利害遷哈密軍東諸部散之近
地速壇兒不敢爲寇諸國稍通貢然哈密竟不復
城而令自失矣高書胡世寧略士也與速壇善然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一

不甚直壇而極言九時材武數推轂不果用夫國家
立哈密欲以爲外臣藩西陲耳卒之兵連禍結其害
何如也卽朕兵不能滅上魯番乘哈密閉絕朝貢
實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實不足結奈之何竭中國
之財力而填之竟取辱也雖然其內事猶有可論者
夫彭澤躁而輕然其不用兵言可採也陳九時果而
擅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亦相當楊廷和似有挾然
其所趨進皆才也王瓊後而修怨然其略之策似
長也應夢似公然其所快在私也合而論之可思已

安南志 安南

安南古交州地至宋黎氏始自國焉易李陳者二姓
而我明高皇帝既平元使學士張以寧等持璽書
諭降之自是職貢無闕後元陳日繼爲其臣黎季犛
所弑季犛改國曰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胡季爲國
主詐稱陳氏絕無後而奪其物也諸權國事文皇
帝許之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聞道歸老過傳至京
懇其寶詔切責胡季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
南國王胡季爲順化郡公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大

一

薛嵩以兵五千護之國伏兵起殺天平及薛嵩授表
於境事聞上大怒而會占城訴其吞併狀有指乃
拜成國公未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大發兵討之成國公新
城侯二十五將軍將兩京荆湖閩浙廣東西軍從廣
西思明府進西平侯十餘將軍將巴蜀武昌雲貴軍
從雲南臨安府進及境成國公薨諸新城侯輔行大
將軍事兵踰坡壘臨留二關而入旌富良江而平侯
亦破猛烈關突宜光江口出泐水度富良江與大軍

會于三帶州賊悉衆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柵
湖譟漲天乘勝攻下西都燒其宮室而後斬首三萬
七千級又破賊艘於木九江斬首萬餘級又大破賊
於鹹水關江水爲赤遂窮追李隆父子於奇羅海口
悉獲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
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即其地立交趾
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爲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
百五十七衛十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侯輔爲
英國公侯成忠國公條爵賞有差下季隆等戮繫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七
下
季隆等
改元興慶黔國公討之不利大臣死焉英國公輔復
爲大將率兵討破擒之并其黨陳希萬等榮於京
諭
年而陳季擴復叛季擴即簡定從子也稱陳氏後以
惑衆其勢重於定輔復率衆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
自備之下交南凡二獲僞王威震西南夷中遂留填
其地而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有威惠衆皆息莫
敢動番召輔歸福亦以久得代而中貴人馬騏者貪
而頗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初捕之不勝以爲土

巡檢不奉命復討之不勝所攻沒郡邑十數得詔赦
之爲升華知府利攻別自如命成山侯王通佩將印
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勝百略相當
利益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詔安遠侯柳升以精兵
七萬往脅角平賊升勇而輕自以千騎爲前鋒敗利
兵遂前追之伏警橋壞升中創死大軍聞之逆自清
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趾棄之引兵還
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武官吏四百十七人兵
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千二百匹進代身金銀香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七
下
季隆等
布帛謝罪且乞封而宣宗用大學士李承業選
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單書最
利且推求陳氏後立之利說陳氏已絕凡再選汝始
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冊爲權署安南國
重利遣使人謝解歲金五萬兩然已改元順天帝其
國中矣宣德癸丑利死子錦立一名龍僭號紹平僞
謚利爲太祖高皇帝遣使告哀以代身金人來歸權
署因事王德丙辰復遣僞國公阮叔惠來求封許之
遣兵部左侍郎李郁左通政蔡亨持節冊爲安南國

子賜馳紐金印以方物入謝麟復改號大寶久之死
子濬嗣一名基隆僭號太和偽諡麟爲太宗文皇帝
請冊朝貢不絕天順己卯爲庶兄琮所弑自立僭號
天順明年頭日黎壽域等起兵殺琮而立濬弟濂一
名思誠僭號光順請冊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守岑宗
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化州濂自率
兵救之占城退走乘勝逐北抵其都破虜王茶全以
歸弘治丁巳濂死子暉嗣一名鎖僭號景統偽諡濂
爲聖宗淳皇帝請冊甲子暉死子敬嗣僭號泰貞未
踰年而死遺命立其弟諡僭號端慶偽諡敬爲肅宗
欽皇帝請冊諡立四年死於弑其頭日黎廣茂黎炯
鄭江等表設寵信切寔阮种阮伯勝等恣行兇暴民
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遷諡別宅逼令自盡欲立阮伯勝
本月二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聲其黨與盡伏誅臣
等竊見故國王黎灝第子故臣黎昭之第三子黎嗣
堪任國事乞賜莊封王諡詔許之賜一名澄僭號洪
順追諡諡爲厲愍王初灝生二子長即暉次子昭一

名鑑僞封錦江王暉生敬諡昭生灝嗣諡被害時昭
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嗣而灝之子僞沱湯王諡及
弟應以兄子不得立灝妻鄭緩女諡妻鄭惟範女是
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其國立嗣非其意也嗣既立
僞尊父昭爲德宗建皇帝然多行不義疑忌同姓大
臣國人惡之正德丙子春鄭惟範鄭緩與其黨陳真
弼關諒山都將陳嵩自稱陳氏後與其子升以諒山
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範自立僞號天應爲陳真所
攻退走諒山鄭緩等共立諡一名椅僭號光紹僞尊
灝爲哲宗明皇帝諡嗣曰靈隱王追諡諡爲威帝遺
陳真攻陳嵩于諒山嵩病死其大臣阮弘裕等討弑
嗣之罪攻鄭氏鄭緩及其子惟代惟復奔清華惟鑑
子惟儉等奔高平是時國兵柄未有所屬莫登庸陰
懷不軌諷羣臣推已典兵諸軍道俱聽節制既得志
漸除諡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陽
府黎譚潛起兵攻登庸及爲所敗出奔清華依鄭緩
登庸乃僞立應僭號統元追諡嗣爲襄翼帝時嘉靖
元年也至六年又酖應并其母殺之而自立僞諡應

曰恭皇帝是時諱尚陳清華又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爲之督援登庸立其子莫方流居守爲都自稱爲太上皇率兵以拒諱平清華據之黎惠敗走又安又追至又安黎惠敗走又安州又追至葵州黎惠走入哀牢國哀牢即老撾也以嘉靖九年九月憤恨死于寧甫七歲故臣黎炯鄭江黎高鄭惟峻等共立之居於清化府之水州漆馬江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登庸屢遣兵攻之而老撾時爲援不能克登庸者荆門人世業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安南

五

以武舉爲陳高黎督後自拔歸黎惠累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諱左右得入柄軍政加太傅封仁國公遂至篡奪僞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三年令其子方濬襲僞位號大正云而鄭惟峻者以黎寧命來請兵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議不合內閣輔臣夏言等永上言乃下兵部議以咸寧侯仇鸞爲大督尚書已伯溫爲監督與兩廣總督侍郎黎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進止咸取伯溫咸寧等與也時參政翁萬達多笑善兵能探伺情

僞伯溫經度役之乃聚兵使以聲制喝登庸登庸歸順登庸於是爲降表請并諸州設地及代身全人以自贖伯溫等爲增兩軍相爭而使三司以禮服升壇登庸脫帽徒跣伏壇下萬達稱詔赦之具其事上聞詔褒安南國爲都統司從二品銀印以登庸爲都統使班師伯溫等加秩有差然登庸狡知中國賦兵一謝外貢使不復至而帝其國自如也久之登庸與子方濬相繼死孫福海嗣位又死于幼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安南

五

平露堂

倭志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開漸爲東非閩其國土以王爲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都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壤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藩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于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遣使臣品秋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秋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

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可以簡優爲名夫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責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資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亡何二千人犯遼東爲節督劉江所破殺無類類自是歛跡不敢大爲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恆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費與互市爲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羣臣有京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其

大大高員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典遺宗設貢咸強兩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非至紹興勦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遇之皆死後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宥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爲鄉士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間商民視其利是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並引有司莫敢誰何點者又多取其貢匿去莫與

醉飽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船不爲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統素廉潔然銳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千船盜淵藪破誅之而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備備重足立其任宦貴臣相啗統不休竟以擅殺逮統及置二司用事者於埋統志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船主土豪益自喜爲奸益甚官司視以具莫之禁矣壬子賊始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謀復設提督都御史用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其

嚴爲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用殫屈家嚴於是益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束妻謀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壞散不支制截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據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鉞天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慙不甚別生必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

所以恆勝也大萃數千人小萃數百人此比囀起而
船上推王直爲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不
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
士兵討之而經嘗嘗爲彼總督有感惠經亦慷慨以
平賊自負故用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
事開府辟召諸郎署參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
然經素賈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
沈希儀等各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體猾果往速
恩田州九氏及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經望實稍稍
皇明經世文編

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亡何徐海入寇經巡撫阮鶚
彌浙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討之其進止
機安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擒捕
平之徐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
年獲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爲船主
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
船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
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
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清
海賊賊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宗
憲其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
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無
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七
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
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
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案中者以鉅萬計天下
騷動東南隨音竭矣胡然者海圖說口始倭之通中
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寧波以

人風東北汎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遠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繇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繇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繇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解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其風猛則繇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非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繇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非多則至島沙門分艚或過其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繇丹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鑾驛下陳錢分艚或繇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繇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恆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

久不發越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越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撓之處焚劫之權雖口在倭而其輒情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然前發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子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富者有恩富而淑者或附貢船或因商船而來其在寇船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今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先非虜次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志大舉也又次哈密志大謀也夫哈密未矣閉玉關而絕西貢之路可也安南故雖故版圖夷之久矣弗復可也北虜不易勝者也倭能勝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練士卒固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乎夫虜與倭亂我者也非欲有我者也憂不在南非而在中

上機不在將帥而在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
嗚呼亦未知之何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陽經世編

王俞州集

後叙

王

于添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三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次子 筆序 宋徵榘尚本 何 荆楚人 編輯

夏允彥公參閱

王弁州文集

序

同姓諸王表序 同姓諸王

王世貞

青哉班固之引詩曰介人惟藩大宗惟翰懷德惟寧
宗子惟城夫豈直以昭展親教睦之義蓋首廣封肺
臍以夾輔王室有深長思焉然天子之號僅爲王王
畿不過千里諸侯之殺也十之故以至親助德無兩
周公而爵斬九命地裁百里衛鄭以下可推已自秦
始私天下孤立自雄諸公子無尺寸之地拱手以成
關東諸侯之勢漢祖大鑒其失故襄王王齊元王王
楚漢王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代皆李州兼郡連城
數十宮室百官並制京師識者譏其矯枉過正焉易
世而後勢不得不分其地降其官屬苛責以法而削
其權至東平憲王遂兼驃騎將軍雖以王故位三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十三 王弁州集 同姓諸王 一 千露堂

皇明經世編

王弁州集 同姓諸王 二 千露堂

上而隱然臣庶之刻矣魏晉而後入爲常伯出領庶
僚積資累望始遷典司當是時一字二字皆同國封
無所軒輊隋唐之世始以一字爲國王太子之親子
弟爲之正一品二字爲郡王屬之稍疎者爲之從一
品以逮於宋大抵因之蓋國邑不及兩漢而事寄不
及六代養之以祿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已元起沙
漠其自太祖以下咸分部西北或爲行國以畜牧自
娛樂或控西番賊城郭爲食邑又竭府庫之金帛綿
鈔以資之至世祖之昭穆始約畧如唐宋時而爵秩
精崇事寄亦稍重明興高皇帝損益百代以成彝
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木支異衛磐石即位之元年立
皇太子三年封諸王秦王都長安晉王都晉陽燕王
都燕周王都汴梁楚王都武昌齊王都青州都長沙
魯王都兗從子靖江上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以
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蜀湘諸王國置相傳以下
官屬與京師亞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其
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陛下天子一等靖江
歲祿雖薄冕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儼若親

王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族不得與講分
禮儀而拜謁可謂降崇之極矣。親王之支王尚得
爲郡王郡王之支王始爲鎮國將軍從一品鎮國之
子爲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爲奉國從三品皆將軍
奉國之子爲鎮國中尉從四品鎮國之子爲輔國中
尉從五品輔國之子爲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
庶皆得稱中尉不爲齊民而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
者曰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
二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俸奉推恩可謂廣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下書堂

高皇帝既厭羣臣太孫御歷而二十三王托竹枝
父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竟不自上裁之則
傷恩縱之則傷法于是齊黃以品大夫之謀進而掩
襲時下僭稱之諸叔熈儒人不自保。文皇因燕
之成資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絕倫
猛將倍力恭亦有天助焉高煦狃前勝宸濠乘國救
用其蜂聚之斧蛙起之鼓而當伏軾不旋踵而糜碎
雖順逆之理懸亦強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不談
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密一切不預百口之命仰

於於縣官即小有淫泆越志者片紙旦下而夕繫于
請官百世之禍頃不屋矣然而麟趾振振盡斯日養
殷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
浮繁一城祿請不給仕官永絕農商莫適公是碑王
不知南面之愉支子更起齊民之蒙雖大司馬之九
伐可以無施而司農宗伯技卿策困而無所措手乃
有諸減歲祿者有限官勝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
徒損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於大計愚竊以爲海
內大省上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下書堂

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兩直隸及浙
西三郡財賦之地不可以開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
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里郡可以舉周晉
代韓郡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爲量給
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徙皆周
宗則其人不能上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繁室取婦官
給資裝而別立屬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壁
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
以自給年至六十始與本品服優之諸儀實自鎮國

以上以品爲冠服而古本壞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紳而又有年夫疎不聞親下不議上此有入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含置弗顧悉也作同姓諸王表

公侯伯表總序

公侯伯

封建古制也而莫詳於周周之天子僅稱王而其下爲公侯伯子男不能子男者爲附庸其命則自九而至五其別則有同姓有異姓而其封則以功德不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官制

親疎秦始升大上制尊爲皇帝廢封建公放無尺寸之上而猶存侯爵爲二等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城通武之類倫侯則如建城武信之類皆有邑名而不稱國下者則關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紫綬而列侯倫侯主位丞相上丞相之尊重者莫如李斯九卿之見幸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不得沾其饋貴可略推已漢高帝遠裂天下以上品子弟及大功臣而其大則因秦之舊爲徹侯亦有關內侯凡三等第功臣之爲士猶非其意至白馬之抵而

爵侯國存武帝狹海宇鞭沐四夷不愛通侯之印以待有功者即功雖渺細或見錄天下之壞地不能侯

而國用則益侈於是苛爲之禁以何其過即渺細亦見削而高帝身與其創業之臣所餘無幾封拜日下

而侯國不日益漢地不小損自武帝而後封拜之典削亦漸寡而終西東二京其制略相彷彿中間雖以

呂氏之擅王與新莽之益爲公未幾輒罷自魏氏之

本司馬擅制始復爲五等曰郡縣公侯伯曰縣子曰

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關內侯有不開國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官制

領及居于子男下晉氏以至齊梁陳皆因之若非魏

與其齊皆崇設王爵以待勛舊而其更有功者則別

封郡公侯或一人而倍三四爵然同姓異姓皆不得

爲國王而郡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

遂以安定公終其身而其子纂魏進封功臣晉趙等

大國然皆稱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子

弟爲親王止一品其稍疏而有功者爲郡王功臣之

有功者爲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伯子男則通

降焉如趙公无忌梁公玄齡之類皆得世襲而他以

思者或世與否自安嶺山之駕東平王遂段周例
而之然中典以後王公之格皆輕罕有佩案鞶掛
綬而趨走於節度之庭者而封亦不復世矣宋典
復唐初之制以宗室之懿敘封王爵而其陳者與文
武大臣自國公而下至于男往往以郊恩進進徒以
繼其名而已戶不得言祿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守
其斯焉自泰寧之公兩河而公司黎矣童貫之爲王
而上制斷矣而渡以後所謂王者遂目于宰執如槍
如棍而如劍遠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尤易即將相
卓明理世編
牛勳德可以一鳴而傳之獨漢人至國公而止
明興高皇帝之下建業草創未遑吳元年始拜功
臣李善長徐達常遇春爲國公而其他功臣之死勳
事封疆者有國郡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徇元
舊洪武三年始大啓封建皇帝之子爲親王親王
之徒庶子爲郡王而功臣則公侯伯三等有世爵有
流爵提子男不置公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
朝服進賢冠加龍巾貂蟬世襲者領鍊奏流爵則否
當是時封伯者實二人忠勳之侯僅當侯三之一誠

官至不第當官而具雖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
亮松光能遂與侯等至永樂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
一品之上其階勳皆與侯等而伯位重矣凡公侯伯
之任入朝掌參五府總六軍出則領萬軍中爲大陣
督留節管轄諸將總綱綱不得預九卿事大氏視漢以
下勳隆崇云
高皇帝功臣公侯伯表序
子誥高皇帝洪武之三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嘆
車曰嗚呼厚而裁潤而可久矣當是皆封公者六人
其四
而公功最人傑社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
之許而不獲公德慶侯鉅勳也以一事之泄而不獲
公永城封而取東勝封而奪訓詞蓋取至斧錢焉大
孰敢有怨雖而隕於法者然至吉安江夏臨川東平
之類抑何其纖夷狼籍也三年而後續侯者獨西番
之役最盛平雲南次之其他以舊勳相錯封然至藍
氏之株累而幾若婦矣夫以馮宋公傳賴公之雄而
卒不免死嫌謂其不蔽法也而諱之即諱之猶不焉
置後嗚呼可嘆也太史公言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

昔布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子有餘載，自今以蓋留天子豈非爲於仁義本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信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浮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條皆坐法誅命，亡國耗矣，罔亦少畜焉。古哉！所以解罔少畜者，人主不睹其先得天下之所錄，是以輕視其功臣而重利其土地，人臣不觀其先

之臣不能推廣德意，至使宋楨二公遂不獲一此肩鼎臨而今韓公廖德慶哭江陰，拚海之奇寥寥斬一命之澤將無望於後聖哉！夫繼絕世來廢國天子所以懷諸侯也，則自古記之矣，夫豈欺我故特紀之而表其篇與廢云。

永樂以後功臣侯伯年表序

靖肅功臣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侯用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洪公等二公，城陽等十三侯，興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公增曹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二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孝等二侯，運進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完，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城二侯，皆爲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靖遠一侯，安遠進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應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封武靖侯爲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具它破軍殺

將戮亂當上之封者不與焉。噫乎。靖難諸將臣從
崇禎起。以一旅之師。彈丸之地。出萬死。者。一戰而遂
定宗社於太山之固。此其誠誠巨然。黃一寔在軍
攻堅。旋危。而自神授。又大戰。不遇十餘所定軍。府不
過三四而已。明論中山間。十具。視曹竊未煩。而下抑
何。御處也。定興之場。安南固自從。亦何能超。規用之
下。與蜀日久。復大之入。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
指其功。臣。解有存者。易世而後。明當僅如錢之。康與
荏苒之。洛。內。級數十。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
皇明經世編

恩澤公侯伯表序

恩澤公侯伯

古恩澤。凡有三。曰外戚。則如呂氏之為。一與王氏
之五侯。一傳梁竇之類。口中官。明如趙高。孫程。單超
之類。曰嬖幸。則如黃賢。趙修之類。是三者。皆能干毀
章典。變動玄象。使帷幄。汗馬之。轉。臣。解體。而不可收
志節之士。輕視。詔。見而不樂。於用。明興。高皇帝母
外家。三尺之胤。以故。王爵。兩親。難。極。陛下。楊徐。而朱
邸。自功。臣。外。無。兩者。他。若。李。晚。西。錄。尚。主。而。儋。爵。然
亦。岐。陽。大。勳。所。推。本。而。成。穆。椒。房。之。光。寵。其。兄。棧。貴
不過。參。省。而。又。奪。之。獨。於。晚。年。梁。公。之。泰。施。寸。九。妃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恩澤公侯伯

恩澤公侯伯

恩澤公侯伯

開雖四而已世廟憤帝寧建昌之積後報而繫保
之一時肅然而又申明考功令下所司悉裁諸外戚
之世封者獨定公以中山故彭城惠安以昭皇后
故且半按帷帳汗馬焉它則擁護心乎孝烈而家一
襲晉接字乎榮業而不予世天下服其公快其斷而
不敢以少恩苟之斯所以爲肅也若夫中貴人之恆
禍代有甚矣幸而未暨其窳不敢身自封爵而正德
之亂其昆從以迨廟養皆得濫等焉嘉靖之數方士
之亡賴者居一矣皆未幾而絀削繼之著爲令甲萬
皇明經世編卷之十一
世曉然知其非當可無慮也作恩澤公侯伯表

追封王公侯伯表序

追封王公侯伯

高皇帝之始定建業也於他官制皆草創而大捐其
爵封以屬庇主殉義者故於叙事之臣必有贈而胡
大海廖永安至首開公國而是時帝尚稱吳國公
云益不嫌肩並美弟其他郡公邑侯伯子男皆仍元
之故不階極品迨即大位洪武之三年始進公侯位
一品上而罷子男仍與諸功臣約其歿也公則王之
侯則公之自是而後諸功臣之顯終者不及半而其

它或以大愆麗辟或以微罪忤宜皆格不復舉都
督錄僉事而下至指揮間取死事間追舊恩往往超
登侯爵而都督同知以上未有沾使者至洪武二十
年而後上春秋高有司急於修舉舉典遂家窳矣
永樂初大槩仍高帝之舊而丘濬公以比詞失律
不得王而朱平陰以嗣公非討失律獨得王其他有
開國邑非罪而弗獲封者或嗣公侯伯非公而獲封
者都督有以恩而獲伯者有以功而不伯者有舍爵
邑而贈公孤者有六卿舍公孤而稱爵者易世之後
皇明經世編卷之十一
不必盡出獨斷政府與操制者上下惟以意焉語云
後主所是則爲令其然豈其然哉今考而表之追封
王公侯伯表

公孤表序

公孤

三公古官也自周公制爲一代經典而係之曰太師
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又曰官不
必備惟其人蓋集而論道者其體誠重而其選誠不
易矣漢承秦制設丞相大夫以至九卿而罷三公不
復設至安漢公莽竊政始自爲太傅而以虛名崇故

丞相孔光爲太師東漢以後惟代置太傅一人聃三公上而除其秋口上公至董仲舒政自相國拜太師諸侯王上而幾成冊華矣以避諱故改太師爲太宰然猶在水相下大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上江左以後自王導謝安外非宗屬尊貴者亦不及而北魏之季太師與大丞相並加以待詔國之臣非齊因之太師與太宰並設至太師而序遷太宰乃叙遷左右丞相則又舛矣宇文泰之魏國始倣周官自爲太師大宰兼總五官之柄而宇文護因之其事雖美其心則惡矣乃欲與三代比隆得哉自隋追唐大抵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曰上公而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宋氏亦因之然三公不時置而所謂三師者抑何寥寥也太師重矣乃有謂太尉次重寧與太傅而不與太尉者宋徽宗政和定官制始以太宰易左僕射少宰易右僕射爲真宰相太師太傅太保爲三上公以少師少傅少保易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孤無職而有秩以降宰執之資深績崇者南渡而後因之元人循中上公孤皆如故而復置太尉司

徒司空環備之微勞與言色之昵合朝拜幕如不可勝紀高皇帝始釐正之罷太尉以下官而李韓公善長徐魏公遠以舊德元勛爲太師太傅然亦無職正不置據屬防閑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采御史言欲特置二公庶竟不果而僅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賜坐倡和分四時以寄突理之任而亡句實罷師傳之官自魏公亮韓公雄亦絕響矣將下視博采解所當意所謂無其人則缺者耶建文永樂代不置此官仁宗初即位謂羣臣皇祖考神聖無所稽覈師傳卽彤弓何敢於是拜張英公輔太師沐黔公晟太傅陳寧陽侯懋太保塞吏部義自少保妻進少傅至少師楊殿學士奇自少保進少傅夏戶部原吉進少保於是公孤之官備矣然以是當美稱耳非必有變理之責也獨宣德三年詔太師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俱輟所領從容謀議以不時召對凡所濟幸必從庶幾若真授矣而士奇榮理閣務如故自是而後三公僅公侯伯而文臣限三孤以爲常嘉靖二年以大學士楊廷

和一品滿十二載且有定冊功加太傅四辭而止萬
曆九年大學士張居正一品滿十二載遂拜太傅其
後病甚以遼左功加太師不久卒經紳聚而譁之以
爲非故典然而嘉靖中加大同帥左都督周尚文錦
衣帥左都督陸炳武弁也其非故典尤甚而未有譁
者何也夫變理貴之執務論道以施孔臯即公侯伯
奚取焉然則文臣而加者非德婉則譁非績崇則譁
非齒宿而資重則譁以譁江陵可也夫四者備矣而
譁不必也政和之制又有以太尉冠武階者竊謂可
采

皇明綱世編

卷之四

七

千禧堂

東宮三師表序

東宮三師

東宮三師古官也漢獨置太子人傳二千石至東漢
爲中二千石少傅比二千石後亦爲二千石魏晉以
還雖並設三師而往往不備官大約太師太傅太保
爲一品下少師少傅少保二品上高帝初因勝國
之制自太師至賓客皆無所關掌而官事以下至于
坊局始實爲官臣然漢武九年丞相善長達平章遇
春帶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康茂才等帶左右率府

僕似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諭德中承劉基章
滿帶贊善大夫善長基溢理省堂幾事煩日不暇給
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帥征討之不出然則以虛名被
之而已所日校經者宋濂輩耳洪武二十二年公滿
勝傳友德領太師公藍玉李景隆領太傅公常昇侯
孫恪領太保而尚書詹徽輩少保尚書楊靖領賓客
亦不聞有關掌承樂初以公李景隆丘福領太師朱
能領太傅尚書蹇義金忠侍理璘璪領少詹事而學
士解縉等七人皆兼坊學士庶子諭德中允等官顧
獨僧姚廣孝專爲太子少師會

皇明綱世編

卷之四

七

千禧堂

上狩北京廣孝與

義忠麟留輔太子學士楊士奇亦以諭德輟閣務輔

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仍爲虛銜以待文武

大臣之資重或有功者然三師視三孤三少在尚書

上賓客在侍郎上故爲表之使有攸焉

贈公孤功臣表序

功臣贈公孤

高皇帝下江左因勝國之舊爲五等爵以贈勛臣及
文武之死綏者其後有土公侯伯之典而罷于男至
公孤絕不以爲贈文皇帝復因之有贈爵而無贈

官中問得一楷朱長史復之相藩邸胡學士廣之自

左右皆久而皆五品未及貴枝追崇之然亦僅至尚

書而止蓋五十餘年而家室如也仁宗即位復置

公孤官以居莫公輔尚書表筆于是姚廣孝胡廣得

少師馬京得少傅聖麟得少保文臣之贈三自廣

孝等始也宣皇帝寵寄夏原吉其卒也欲歸之而

不果故特崇以太師而塞矣因之文臣之贈公自

原吉始也嗣黔公斌之薨也欲王之則無功欲毋贈

則不容已故特優以太師勛臣之贈三公自黔公斌

始也則太保尚文之卒也岳都督懋之戰歿也安伯

而靳之一崇以太保一崇以少師武弁之贈公孤自

尚文懋始也鄒濟少詹事也王汝王贊善也於仁

臣長

臣長表序

勳臣表序

臣古勳官也戰國之世是以處高勳有上柱國柱

臣以待相及令尹之選而其後絕不聞索魏之視以

太尉拓拔嵩位望尊重故特置柱臣人將軍崇寵之

至爾朱榮亦因而遂進號為大柱臣西京之魏太師宇

文泰而下八人皆用高勳且柱國蓋所以表國閥叙

門蔭也宇文周之世為柱國者日益夥而亦漸輕故

復設上柱國冠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為從二勳帝

之本復置光祿大夫左右金紫光祿為一二品得罷

上柱國柱國不用唐初復置然遂為三四品勳而自

是以止則止稱大大大夫而上日特進日開府儀同

三司而階勳不甚別矣元始復以上柱國為正一品

勳加中書丞相而它官之至一品者雖加至三公而

不可得明興國之以授左右丞相李善長徐達及

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後更定官制王一品日

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再加或贈

日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日初授榮祿大夫

加授光祿大夫再加日光祿大夫柱國而亡所謂左

右杜國者然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善長徐達得諸左杜國是鄭曹本衛四公皆爲右杜國左杜國貼以光祿右杜國僅口榮祿而列侯皆以榮祿冠杜國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僅爲護軍而至永樂初大封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始忠誠瑞以下皆得爲杜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令甲爲虛設而寔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榮祿而已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杜國而文臣之有杜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自明經世編

當居正卒遂以爲贈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爲之也至形之論劾且謂無將之罪而不知上杜國在唐世不爲重官而二品勳所謂正治上鄉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時滿杜國亦不易得故備志之。

內閣輔臣年表序

內閣

內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高皇帝渡江剪荆棘目不暇給矣而稍稍從諸儒生受經而是時弘文學士某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下亡敢望之已益勸焉上業道學上承古同及濂濂又最幸得偕上坐起自明經世編

加至三孫尊而 官皇帝右文邊殺內柄無大小
悉下大學士士命等取報行而吏部纂議戶部夏原
古以不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書事與士均而大
學士陳山等或解所閣預登并無領職錄 上輕重
參耶論道之體制尊 仁宣迨 景憲大惟始基今
視之赫然真相矣夫閣臣於禮至貴解也視百司乃
無重相歷何以相解其喜怒借 上意故 上不
嫌過也威福問已意故下屏息也制白縣六曹及難
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無敢告也賢者當之不足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翰林諸學士表序

翰林諸學士表序

翰林

學士非古官其職初散寓于中秘諸省至唐文皇開
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井門學士間
以親暱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至德宗朝始定
設學士繫銜于翰林與中書舍人對掌內外制然無
定品往往寄係於它官其資重者至散騎諫議而淺
者僅拾遺參軍尚不能與舍人埒獨其長一人最貴

曰承旨往往竟拜宰相其次亦不失三司觀察卿監
至宋一切因之而益加重然不爲定品如故元豐制
行自是稍稍有恒秩元之初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
學士以下通降有差其後進承旨爲從一品視中書
平章政事學士視左右丞 高帝初下江南庶事草
創有所聘擢僅寓名以備 顧問而已吳元年五月
始置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
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編修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定
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
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侍制從
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簿從
八品九年閏九月詔承旨與六部尚書同然班在其
上十四年而改爲正五品罷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
檢閱典簿十二年二月始定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
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孔目爲首領一人未
入流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
品典籍二人從入品侍書二人正九品侍詔六人從
九品皆稱屬又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

於計門人從七品別爲史官亦係屬焉是歲侍讀始
列侍讀前建文初大有所更置然於職事無損蓋永
樂初仍高帝舊尋擢史官解縉而下七八人入內閣
預機密典綸粹然自學士王景章解縉胡廣楊榮革
猶相繼領院篆洪武之歲大學士十奇等驟遷至三
張曙六曹上遂不復領院矣第文淵內署於諸曹異
文修往復猶以翰林行之今雖稍稍變革而猶有一
存者如史成吳草中貴傳直隸傳大學士爲翰林學士翰林公署中左設大學士三座學士一座而
尊明經世編王年用集翰林著主下露立
講讀學士東西對列是也學士秩雖卑而職與內閣
通故係其名氏于後

中書省表序

自周六官廢而秦及列國皆設丞相其重者曰相國
掌承天子佐理萬機漢設丞相以御史大夫副之
東漢曰司徒其職分於太尉司空而權移於尚書令
僕自晉以至宋其省或尚書門下中書其長或令武
監或僕射其佐或參知政事或左右丞或侍郎要皆
爲人上理庶務無所不統攝蓋眞爲相而名避之二

公爲貴官以加其資望之重者而南渡以後至宋宗
而正其名曰左右丞相其佐仍曰參知政事元因之
置中書省令一員正一品以皇太子爲之左右丞相
品同令平章政事從二品左右丞相正一品參知政事
從二品參議正四品高帝定江左以至即大位仍
置中書省罷令不設餘俱如故洪武三年革平章政
事食祿者不在革十二年以丞相胡惟庸專權誅之
因罷中書省散其柄於六尚書而係之甲令曰後有
請立丞相者文武羣臣劾奏其人凌遲處死嗚呼聖
皇明經世編王年用集翰林著主下露立
矣自餘年來天子不獨斷必有所寄不能不歸之
內閣而至嘉靖中遂操丞相之柄而出其上萬曆初
遂並人主之尊而兼其詳勢事矣是不可不變而通
也作中書省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三

華亭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宋徵璧上木 何 剛愬人

夏允彝公參閱

王弼州文集

序

六部尚書表序

六部尚書

王世貞

尚書井周官也自秦寄國事于丞相而內庭有尚書其爲令承不可致但其職僅以通章奏而已漢興至

皇明經世編

王弼州集

六部 一 下 露 安

武帝而始創丞相權躬自攬斷而設中書令以參尚書至臨崩而始命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裁斷萬機可否保護萬乘兼馭宮禁而九卿將軍守相所誅白不之丞相而之大將軍富平繼之稍自抑絀至大將軍王鳳而復修光故事權至倖人主丞相取充佐山已成帝始置尚書僕射一人尚書四人凡四曹曰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益四直三公曹是爲五曹然不過一大將軍接屬而已後漢光武不以政委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而

至孝明以後 天子初即位輒置錄尚書事以太傅

居之或以太尉參之然時置時罷而今僕射及尚書

號八座其可否庶務即今之內閣而崇考功法誥責

公卿又有今所不敢望者然令秩不過千石僕射八

百石尚書六百石銅印墨綬令以久次始得爲郡守

毋望九卿而尚書至有備大縣令者以故委寄雖重

而不敢萌肆心至魏晉時令僕不出爲它官選選遲

爲三公如山濤衛瓘或領開府如荀勗而居然端樞

自命矣魏分尚書五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符

皇明經世編

王弼州集

六部 二 下 露 安

分爲六曰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而尚書始以其職入衙矣渡江後定爲吏部祠部五名兵左民度支凡五歷宋齊梁陳又加都官爲六當是時六尚書雖分寄省事於令僕不稱屬而吏部尤重沿至北齊周隋有錄公則錄爲真相而今僕爲參執無錄公則令爲丹相而僕射爲參執無令則僕射真相矣而中書主奉行門下主封駁與尚書省次體而爲參執唐自太宗爲尚書令遂罷令不復置而左右僕射遂爲開秩開元初改左右僕射而左右丞相姑美其名

以爲侍中中書令優老之階而歸重於文武二選其後遂以中書令爲右相兼文部尚書而李林甫楊國忠居之左相兼武部尚書而李適之陳希烈居之尚書之重蓋未有甚於此時者而左相武部其權寄不能右相文部之十二亦人主爲之耳至德以後侍中中書令復以重故爲勛臣加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爲真相資望之深重亦有至中令侍中者其左右僕射或以爲加秩或以爲優資大抵省事非關係天下大計而六尚書亦因之矣宋初以至元豐政和淳熙宰執之更改不常而六尚書之係尚書省如故元制中書省令丞相平章左右丞參政以釐天下之務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爲曹官率屬分職其尚書遇理財則以樞宰臣爲之往往奪中書柄然不數歲輒革而以尚書部隸中書省於職名頗不維矣明高皇帝下江南卽置行中書省白領之卽吳王位改置中書省而於六尚書勢不遑設洪武元年始備六尚書皆正三品而侍郎正四品郎中以下品秩有差而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獨戶部事煩設三四科尚書

尋亦罷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專擅蒙蔽誅分其職于吏戶禮兵刑工部分大都督府爲五而攝其樞要于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雖並稱政府而各位不極事權不專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隱然周世六官之嫌而獨家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小異耳建文之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二品侍郎品如故欲以据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拜太驟議者以爲未然至文皇卽大位而悉更從洪武之舊矣是時收北平故燕國爲北京設行部以總布按二司事行都督府總都司事永樂四年上狩北京討北虜經略定鼎之業雖備行九卿印以從然皇太子以元良監國大庶務悉以委之唯封爵大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職六科都給事中以聞而戶部主糧餉兵部主軍旅禮部主朝儀始以行在尚書夏原吉方寶昌震應從而九卿印務往往令原吉兼攝是時六部政本猶在南十七年而皇太子歸青宮以皇太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十八年行在六部落行在字

諸九卿大小省署之留者皆稱南京洪熙元年天子留意豐鎬諸九卿大小之在南者皆落南京字而六部復稱行在官德二年始定如永樂以還內閣日益重而六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勳業重加三派東宮三師若吏兵之長皆能與之抗而至分安之得政則若外藏矣江陰之當國則若曹耶矣嗚呼人主不可以太阿授人哉予因致六尚書姓名自永樂四年而後十七年而前其在南非者皆列之本部十七年而後在南者始列之南京蓋以政本爲重故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露堂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

都察院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善授法令秦人因之自漢益重置大夫以貳丞相銀印青綬位上卿於萬機無所不參攝每丞相闕則大夫以次選代咸哀之際遂爲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俱封侯位三公金印紫綬後雖旋復旋改而建武以迄遂定與太引司徒仍三公故謂足承君矣當御史大夫時有中丞二在內則掌蒲臺秘典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外則督部刺史與丞相司直司隸掾尉察舉非法自大

司空設而中丞廢獻帝時尊權將曹操併太尉司徒於丞相御任之而郎憲以御史大夫爲之副然不復置中丞至魏黃初建司空官仍罷大夫不置而歷晉宋南朝以至北齊後周別設中丞主臺事而御史府自是隔臺矣後魏以至北齊改中丞爲中尉最號雄峻若李彪崔暹之類糾按威貴威行朝省琅邪帝子之尊尚假赤棒之威以自張餘可推也隋始復置大夫能中丞唐初亦因之有以其官爲大司憲者以臺爲肅政者而職任如故開元之際復爲御史臺而大夫與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奸弊中丞秩雖卑于大夫然雄峻過之至有徑入相者宋初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吏行知雜之類大約三司使學士承旨以爲班知諫院司諫正言以爲表裏參知樞副丞郎僉院以階進監司牧守以待選至元而尤重其任設大夫從一品中丞正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皆爲大官當是時札牙篤帝有恒言中書省樞密院吾左右手也御史臺治書左右手病者也言矣明與其初制一循元

舊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知愈數席齊儀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謚理臺事其後江廣洋陳寧章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爲正三品明年爲正二品于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它公委出則奉詔還則考覈然御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十

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僉事表序附督大都督府因都察院而改建之者也都察院之職寔右太尉大司馬諸將軍而其名則循唐宦官之舊五左托肺腑其權寄宰相上宋顯兵政稍與宰相次而號兩府然皆播紳大夫爲之至元而用其國人與漢人之以武功顯者第往往參互一二播紳以贊其舉盡至明興而截然武弁裁矣高皇之下集慶置中書省即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稍將得序遷爲同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辛丑之三月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姪文正爲大都督卽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官以中書參議李善長兼司馬宋思顏爲參軍經歷都事皆懷一時之選而同知僉院之在軍行者尚仍其故不改吳元年甲辰正月即王使定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從二品副使正三品僉事從三品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爲長官十月進階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使從二品僉事從三品三年華副使陞僉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兵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十

大勢陸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爲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爲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陸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以下至同知皆以加邊將之有功者其僉事以待序遷者而掌印金書之類必以屬公侯伯間有屬老將之實爲都督者不能什一也故斷自十三年以前表之後不復贅焉

中官考序

皇明經世編

王會刊集 中官 九 不露堂

子讀范蔚宗所論拔寺人而歎其德之無極也夫豈人才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既私而不及政弘恭石顯及政而不及爵此猶其小者趙高扶始皇之餘烈以禍儲嫡保將相置庸主於股掌而樹之於位至丞相爵爲徹侯而及其危也乃更欲市國於東方之兵以自王乃若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舉動回山海呼吸震雷露阿吉則光寵三放忤意則象夷五宗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其茅分

支附過半州國金寶盈份於私識歌舞充備於內室狗馬人食上木被繒皆剗剗萌黎以濟其欲搆剪名賢以樹其黨吁亦以極矣白簡所陳問一挑之則逮竄立至或假司隸之權或凭方岳之重幾幸先發事取快心或不能無一二勝者勝未畢而敗隨之跡其荼毒迨有與炎燼同焰息矣二方將峙司馬代襲以及六朝皆事蹂躪斷參寄文武雖祚有憂遷而禍絕闕聲非魏稍緩其防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恣慘屠僇深謀脅僭唐之階重昉自楊高輔國幽國皇明經世編 王會刊集 中官 十 不露堂

太上謀血椒宮爵擅真主稱爲尚父重不可及矣而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僭掇李明復恭之詐逆雖強藩星列禍不逮遠而九重惕息甘同根獻跡其終始去漢無異擊之不勝則賢者爲陳寶不肖者爲訓注計窮憤極則何進崔胤皆假手外兵而董卓朱晃之釁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爲內童貫爲外酣歌高飲以成靖康之禍 明興 高皇帝神斷白天朋亡不昵雖制各監局以處中貴人而不兼文武衙不侵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蓋千年之間而官府謚如也 文

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寄是故假保之譚幾得白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賊以交聞乎敵矣

天子幼冲 母后不中制權必有所歸而監軍遂滔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至尊之萬乘而授手於鵠起馬合之屬恨其身死行陣不獲正司敗黃而磔剪昆季悉藉貴產足以紓泄億憤洵聞中興斯則英主之效哉而丁丑一制爲之澗洗何也古祥之創憂積驕戾怨積成逆汪直之啓纍纍縶盈朝尸骨盈邊則此制媒之哉夫以孝廟之仁聖尚不能無李廣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中

七

而況蒙不省務狎游是好八廟橫三老紉瑾獨狩牙其間祖宗之法度德澤蕩涸且盡幸而餐自其偶以收全勝然一彈死百瑾生參伍狴狴表裏作姦非高廟神靈時成期速明事始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不遠股堅悉誅斥其宗首而又未輔臣之密贊與言路之指摘次第收革諸鎮監軍朝野爲之吐氣邊腹爲之回色雖晚節不無所嚮徇然不至如累季之弊以迄於今即有隱憂而無顯患斯何下景帝焉夫振瑾至狼戾也公卿臺諫至狐鼠伏也億兆至魚爛

也然而不爲漢唐之季者高皇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嚙而憂再嚙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鳥獸獸宜是以能爲亂而不能爲變也雖然不可恃也予故考者爲上下二編其約然稱賢如懷恩覃昌雲奇何文聘著百不能一而振瑾吉祥汪直之類至不可勝數云

親征考序

四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夷寇亂雖其口張皇六師然豈必天子在行而後謂之武哉戎衣一着於牧野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七

下

之器卽倒載而包以虎皮示勿復用是故番旒於床虞而天下蓋謐如也漢高滅秦蹙項楚雖羣雄而帝之竟不能自戢逞其餘以與匪茹角七日不食不能殺弩平狄之歌天下悲焉唐文以百勝之智擁億隲之大衆而不能得志於小虜安市之役歲以身爲餌噫嘻亦危矣哉我高皇帝固已深燭其故彭蠡之後不復親駕大將拜籌於受脤之頃而九有茅靡於賜燧之下王者無敵夫豈欺我文皇帝斬神鰲之足而立非極與虜牙肉躬磨六飛爲吏士先夫豈

遠募雄略而近剪肺腑哉夫亦繫弟子之興亡且西
萬世深長計也然而彼擊馳轡冒犯霜露以媒回測
非望而抱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矣 宣宗神武將
強上良而從事屬國之辱夫若山縣即然使閭閻振狎
之而輕以 萬乘委敵即令瑄表攝饒紫蓋還洛而
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矣三改 代而視不知戒輕
從中貴惡少編虎鬚而幸脫於其吻胡可再恃也語
云千金之市坐不垂堂夫 人主之價寧直千金據
九重之沈沈而尚不能忘戒心今率然而臨廣莫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會州集 野史 古 平露堂

科舉考序

兩漢之世文武之用非一途選舉辟召署吏積闕往
往維進晉世始重門第而中正之設尚隱然三物之
遺江左則王謝朱陳其方則崔盧李鄭門第之勢益
專而不可反階錫矯之設科取士白屋草屨一氣
吐唐宋因沿雖登進尚廣而途則日益重矣元興自

剽漢以馬上得天 下固不盡廢宋舊而省臺之正皆
奢貽於其族類有舉之賜分巧左右左右危虞而左中
闕採史紛進爵署惟意是以史館名亂然而不可整
高帝之初或致體網羅或收錄杖筆皆朝起鐘未夕
堂屏庶洪武三年取讖內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
之明年始復試得進士吳伯宗等以為諸儒士多未
脫俗俾無益天下大訛罷之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
式載在甲今二百年來公卿大夫之業皆出于此易
代之浮灼然名臣至孤卿者當有楊士奇之擢登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會州集 野史 古 平露堂

中數楊善之版築 夏原吉郭進胡儼吳中呂震之應
鄉書而其後遂寥寥矣世久事殊法網微疎孽牙其
間蓋至嘉靖而詞水鏡者往往門至市田吏賈奴
不稱關節而得揚揚與經生俱相門執修薄與郎久
拜而不就乃至授萬乘之臂而會其門甲談之雖齒
間之扼腕蓋至今尚未丈云言路諸臣扶摘頗峻
人主亦微覺之而當事者以弗便已弗竟也乃作科
試考

謚法考序

謚法

予嘗有謚法通紀 十卷到其凡而序之所以標

先王制謚之本自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略備矣至

明亦有紀而本其詳于是徧攷全唐國史之載秘閣

之籍參以家乘而後筆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

也每故事大臣宰禮部以謚請報俞矣則內閣以兩

字者二請於上而自擇之是以具釋義也漢武之

尚爲災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天者皆榮公侯之爵

而傳之謚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

贈官伯弗得也至唐文而持制王偉得謚文節矣文

皇明穆世編 卷之十 謚法 左 平露堂

知之有謚自韓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韓始永樂之

制嚴矣終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朝

人穆廣而恭靖之前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

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芳於國謚於青宮一品

而上賜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宣英之

代簡片舟爲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魯王愛子也泰

王次嫡子也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日不

取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子宗室諸子尚有所也

文臣之有榮顯也則瑕弗掩也又榮之以爵也文穆

之以事也庶幾窮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后妃而外

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仁宗之悼愛女始也

孔嫺之有謚也自宣宗始也孔嫺之夫之有謚也

亦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

而四字謚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也當世宗之

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梃則同列皆中謚及

身以罪死易世而後卒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

氏之持梃則其子爲市馬井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

後得不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賄不上謚也及身以罪

皇明穆世編 卷之十 謚法 左 平露堂

軍卹弗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

之不可則與天下共隲之而奈何爲大臣修怨賢利

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略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謚

謚有命宜則翰林之司筆者爲議而定二謚焉以

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表而取上裁凡

文臣二品而上及勳親臣公必謚侯伯之流軍府加

保傳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迄庶僚有

德行政術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

徐仲和之類文臣若章謚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王馬永上幼之類諫臣若楊璠黃華王思揚爵之類儒林若吳興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進之以謚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若陳永忠耿秉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希若徐有貞之類進之以謚謚而不盡敬取可也又若丁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鏊張璠者易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名皆所謂與天子共謚之操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志

後者也

皇明盛事述序

皇明盛事

不後生晚當景治之季而又家世從纓綬後猶有志慕說古公卿將相之盛庸指西京以還若功臣之族斷通籍者計獨有外戚王馬梁竇之屬雖勛貴不足道而丞相徵侯父子相繼僅絳條韋平兩氏而已東京尚有該薄華族玄纁羔鴈施自黃耆薛昔徵輪鵠於白屋而聞西之楊汝南之哀乃亦有四世爲三公者西晉之劉寔爲江左夢而甘魏門蔭相籍爵封

道一大秉軸則乘朱且垂百輪九命弁冕則戴貂印止十輩而李唐之史簡有志宰相世系者宋之郊恩事而下推陰必數十百指後焉亦不可勝數至於元而眞王徽侯三帥三公以至三省之長非鐵木之懿親則亦怯薛之華胄閭閻朱紫雖若蟬綿而藉羗離服于足稱述我明之世文武判隔澗涇清渭貴極冕弁者不參政紀尚自縉紳者靡開茅土經術施於統緒崇顯局於賢科以故視前代小遜焉爰若和氣炳明淵源流衍離義取側微材錄自奮而門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志

皇明盛事述序

皇明盛事

聖高復高維城裸將繩絕振振其爲盛事豈前代可擬故略叙一二冠之篇首庶幾讀者知所未云

皇明異典述序

皇明異典

夫國之有典也則號令嚴罰皆在焉其口典者何志

帝也。曰：異典者，何志非常也。諸創國者皆不為常者也。其業可大，而法可久行，之則為常，是故曰典也。自古有天下之盛者，莫過唐虞三代。唐有天下，舉賦賦之隸民而委之政，既得政，則誅。天子之所任，岳牧侯伯而修之，既修之，而復緩用其才，其後輒舉祖宗之人民吐稷而付之，尚有天下舉五統之道臣而委之政，既托孤而廢其主，廢而後復，尊之曰阿衡，而待之以不臣，周借其國，付渭川之釣，使使子父相而師事之，又以其幼子托之於介弟，使偕君位而朝諸侯，其效也。又崇以天子之禮樂典，而異者執並哉。及其衰也，以定王却楚之晉，支尚能守空宮之隱，而不守子，以九合諸侯之齊桓，其國相尚能守陪臣之分，而不敢渝，其衰主之賢而創主之易也，其勢殊也。明興，高帝取天下於腥穢之虜，勢不得不有所更革。大造草昧，庶事裁意，未及討論，至本年而始裁如矣。其始不能無異也，雖然異而不異也，易世而後，或革或因，乘時變通，加以潤色，固無論已。其他或不無一時之好，而有所登進，或不考於絜令之舊，而有所

然迂，或飾喜出於燕昵，而少所表，或疑功歸之懼重，而本為衡，或假無方之立，而不必公，或取政府之狗，而不必當，或言路啓於銜迎，而不以言或曹局迫於奉行，而不暇觀，主之者快，而旁觀者疑，校之者以為常，而受之者以為異也。予故識而述之，具有抑斥者，亦附焉。凡十卷，以從臆日理官之後。

少保王公督府奏議序

貞不佞侍皇言，果而是時少保蒲坂王公，以御史大夫都督雲中，上谷諸鎮，屬虜人酋俺答之諸孫把漢那吉者，闖入邊，請降，未幾而不佞用憂去，數從田間，傳邸議，大首以那吉故款宴，縛致入泉井關下，諸夷解，而交付號，高世世比于屬國，而王公亦自大司馬，宮保四命而至，今官，予世祿親軍錦衣太學士，舍亦再，而其錫有繫，繡吳疏，勉親所不敢望者。天子既用威德，臣古所不臣，告廟飲至，以風四夷，梯航車譯之邦，相望於道路，而王公獨受一賞，人子所以能震而光大公者，非一。天下同人人頌王公之功，而猶未悉其所以然，道不佞入備九列，以通家子謁公。

始得公所著督府奏議者伏讀之乃作而歎曰天下
能頌王公功不能頌王公所歸功也天下之名知公
者以公不戰而屈虜能收功於易而不知公之所以
屈虜其雖四百倍戰也當邪吉之始入塞也遼吏以
爲一紙童言所係中國輕重而公鈎取焉上言此
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爲市諭以風送敘逆趙
全等還戎爲優待而遣之陰中其紙信之愛而制其
命其次俺答即不急之我因而撫納如漢賈子法使
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立勢不能
自明給世編

之忠信挺言辨爭以勝盈庭之議而後事始決藉令
公一當生部長乎冠軍之屬粟發騎而躡蒲類驢阜
蘭盤溫禺尸日逐不過下軍令申約束取決片言聽
揮於一塵尾而已善故曰公之所以屈虜其難固百
倍戰也公在鎮凡三歲餘後先所上疏積數千百萬
言不獨能得虜要害使其權恒在我而不任虜至于
練兵實選材官斥奸宄備要害諸可以鞭撻膺懲之
具靡不備使虜曉然知款我之利而犯我之害其言
固班班可攷也藉令公果一當生部冠軍長平之屬
皇明經世編

粟發騎而躡蒲類驢阜蘭盤溫禺尸日逐得志如漢
時而王庭之南北骨白而瘡肯首豈盡匈奴丁零之
屬也耶夫中國之費不過數大縣一互市而生攸十
萬之馬虜空羣而歸我範圍之監我不發一鐵而坐
弱其兵使之日媼衣甘食遐嬉而廢忘戰事亡堅墉
擊柝之勞而安赤子於帷席之上其功又何啻百倍
戰也不佞嘗讀趙營平所上屯田封事與李太付會
昌集其論羌虜河非利害雖若指掌以爲孝宣武宗
亡論明主即中人亦能諄之何況隆萬之際梅明良

若其人皆最簡侯國也。林父以奔其之餘，僅敗一卒。尹西梁復賞狄臣千室，而為之主者，士貞伯亦遂有承衍之縣。魏絳因無終之請，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而晉猶得志於邲。遂舉鄭之歌鐘，傳磬女樂之半以辭絳，而享金石之本乎陪臣。天子所以寵靈而光大公名，度不為侈也。貞不佞竊因公之屬而為敘其所以今後世知禦戎至明而始有上策，其與營手會昌灼然並傳哉。

記

皇明經世編

王舟車集

督府

五

平寇堂

車建提督軍務行臺記

鄭陽興督

明萬曆之二十載，都御史臣應憲言臣幸得奉 聖書領大晟以時布 天子威德，吏民覓共安寧，事小固然，定不勝幸甚之處。臣所領鄧鎮非抵華陽、南跨江漢、西踰嶓冢，而迤東盡澧水，定制秦楚，梁三藩之重，而又間錯蜀，以不時靡屬，兵事罷歸已，所領名為提督撫，而不恒受符節，不得從軍興法，以便安從事，雖亦用考功計吏，領 方之撫臣，定共之，而其點禁者，聞受束而陰矯，以左支右，甚或借軀推理，姦錯

皇明經世編

王舟車集

提督

五

平寇堂

兵部議尚書兵部議如都御史言請更 聖書為提督軍務兼撫治者，請給軍令為旗為牌，若節鉞者，士制口可於是都御史升受命乃為檄檄諸近，以荆襄

汝以楚之被甲組練左右，廣六卒長來，口南陽汝以汝之步府器子流，河革挾其勦士若長來，口金商汝以泰之矣，子泰鈴虎報饒鷹經，陸之騎步若長來，口虎中汝以巴賈叟兵，白是黃頭石，長來既集，則為之防而卒，意無中從後動，為之習魚燕鵬，鵬之俾而觀最之，又三令五申之，俾各受約束，以歸勒部士乃咸

產曰吾弟自是有師哉蓋前是孫公以撫治之節去
 時耶子婦文武士西列臣該試中是諸舍念其二尊
 人移兵去去而使究有不敵於吳者屬商之止更二
 使臣既告而而公復至始拜命名之曰提督行臺有
 司第合以記讀而公用治行第一人卿大理顏謂其
 代者世貞曰志之毋忘新錄更也世貞謂不敏不可
 退而思之當成化時國家盡西南之兵力以僅勝諸
 流人而始服崇部倚邑居之而猶不足爲置閭閻不
 足爲置臺然其皆乃在縣而不在怪何也今天下方
 皇明經世編
 治平龍服解爾耶四履之地皆大鎮其民逮曾玄以
 至耳孫不復知新錄動輒撫不足而以督請又何也
 堂成化時其人騎困獸徇烏然思一就栖食之地而
 無其道苟有以羣之則立耳是謂無治形有治端其
 用不得不撫今天下號爲平而文恬武熙孽牙之萌
 蓋日夜具聞是謂無亂形有亂端其用不得不收而
 怪是故晉武之銷其巨源進而陳諷穎考選而始食
 有以也孫公不以且得代請諱言地方大策于成事
 而後之不佞乃猶徇治人治法之說云即不佞烏能

使是官事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以俟後之君子
 相與懷然顧名圖踐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弼州集

提督

天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聲尚本

何 剛愍人

夏允彝瑗公參閱

王介州文集

策

王世貞

策 御房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口不與虜戰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亡口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而卒不彊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焉而逗之使角也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也敗軍之氣也人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糜爛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制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統將孔臬領帥者日參焉率然而授之二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敵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界焉使之食半菽而禦處虜馬驅若風搏若電我之馬若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皇明經世編

若偃若蜩若蠅旬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爲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爲大軍以提我而雜出其騎爲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慮陣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焉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千人軍焉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還縮逗遛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將而將不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于鞭而貫耳止矣前有死而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銳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完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敗也將幸而掩敗以爲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欲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其心者不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彊也漢武帝不愛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聞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利而不問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投響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者三百八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

簡留人入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微悉必錄故將士
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爲驍陣以誘之厥
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思
者也

策 忠貞

管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大較也今
薦紳之所不察以爲非而介冑之所深然而囁嚅不
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
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張敖諸君子之所論議遠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下

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
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政餉以拾數焉堅者
摧銳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懼以真宗時
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
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
所以中契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
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
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
又不察而誘之結女真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

不察而又矯之結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
不能事女直與蒙古俱解而宋不亡矣是謂以弱志
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之
不終日厭棄其言也人以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固削
用其戰者於其和者而固亡其言亦可思已今虜雖
號強大國騎多然其志不過欲名衣策策乃金錢而
已非必用八十一萬戶中其言也非必欲開尊號
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向之忠實
之邊吏宜上命微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有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上

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素無用之繒象以
易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
與焉此其體甚尊可以彈寇可以減戍可以乘鄰而
用間可以乘暇而修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
不爲也或曰辛壬之間財有敗謀者用而辱國焉如
之何其再也曰惡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
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富
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和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
韓氏而亂君子毋姑求之於其言以爲笑而遽從之

以爲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策 宗室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于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官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卿王以次裁殺卿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猶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干有司事以示有節也蓋三藩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雖敗度奉禮以斬其社者即卒不幸而間有吳濬之變亦輒隨祭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足以靖志故也雖然親王給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下庶人亦百石而它婚嫁居第資送葬貲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人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蓋萬人是蓋五萬石果也天下有盜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蔽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

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爲薦焚俸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借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僻室而雖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是重沒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其跡跡南際嶺東夷而西戎之內卽窮岩版築其人之員才者雖不入而無薦得官職至舉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同之一城之內彼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真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則足周不得周呂畢散漢不得繼向否虛言不得乎後齊不得疑元魏不得繼周不得繼唐不得孝恭倖絕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苟族以不足用而厚國民以俱之是無國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旁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亡烟而衣帶則其勢不能復矣民見民之廢著蓄金捐妻子以俱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爲之墮延以冀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尊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

請婦置其近者謂自將軍以上少其數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謂毋得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任其不肖者從事於南面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倘有支也

家 人才

三代而後後極治者獨漢然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世天子所嘗以其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

皇明經世編

王余鼎集

七

平陽堂

悉振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中其其治而爲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爲他曹以顯之也九卿爲將軍也太尉爲丞相矣而不爲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矣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國家於內爲三公九卿大約延攸古晉而制於外爲獨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得自詭異藉以上賦雖斗斛弗敢顯也其內官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

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類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禁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爲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爲冤鉗短後之衣蹙蹙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彈亂而略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蔡瑁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同臣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爲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爲之裁節

皇明經世編

王余鼎集

八

平陽堂

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選大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皆召入以補其闕撫臣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爲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者秩滿而爲之破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于進取之途毋顯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策隳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兢兢百折而得天下

今使雖蟲之士從容而蠶嚙之而不爲之防吁可慨也。

問夷狄之爲中國患也久矣。邇者蓋誼訂焉。以戰則多餒以守則多暇。孳孳然聚天下之策而日講求之。而不得其要領。夫我之所以不敵者其故何也。虜雖強。其視匈奴突厥女直蒙古孰類。今精紳之士或議戰而介冑之士或更議守。要必有折衷者。明威德薄海內外。今從不能犁王庭。尙老上而勤石於燕然之類。四郊多壘。即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九 平露堂

何策以洗其耻乎。諸士子之鄉中虜數矣。其必有習者。明以語我。 備虜
中國之不能與虜敵也久矣。而今爲甚。其說凡有八。曰聚散之勢不敵也。大約中國勝兵與虜控弦之騎校之可各得三十餘萬。我散而爲九邊。而虜長聚是以九而攻我一也。其不敵一也。勇怯之實不敵也。賊便馬疾鬪耐飢渴。上下馳逐。若風視死若赴。而我於是數者無一焉。其不敵二也。勞佚之形不敵也。虜因糧於我。我聚糧而應之。不待三日而自困。其不敵三

也。騎步之力不敵也。我雖騎不能疏行突圍而爲騎陳賊無所不衝。而我無所不應。其不敵四也。攻守之機不敵也。賊旣闢入邊。扼宣大薊晉之要衝而居之。馬首東則東犯。西則西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守。其不敵五也。客主之安不敵也。賊入而烽始舉。烽舉而兵始出。賊領爲主而我領爲客。彼得從容設伏以誘我。其不敵六也。專緩之計不敵也。虜自春而至秋。其上下日以入寇爲計。自辰而至夕。其事非關即獵。其所工非騎即射。而我之吏士則營營焉不憂。關而憂其妻子。爲文武大帥者不憂外而憂內。又加以文法簿書之是牽。逢迎便辟之是熟。而望其能應懲大懲哉。其不敵七也。上下之情不敵也。虜自其主帥以至於關卒。無貴賤一也。其皆欲易通而沈沈易達也。我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武吏之於文吏。邊臣之於大臣。若隔九關焉。而何以責之効力也。爲虜間諜者。本我中國之民。而以我情予虜。爲我烽族者。本我中國之兵。而以我情予虜。其不敵八也。夫所謂八不敵者。審矣。然而虜卒不能爲我害者何也。是

匈奴突厥之虜而非女直蒙古之虜也夫所謂女直蒙古之虜何也自其立國之始而地半已中國矣中國之民安虜而不相鄰也虜安中國之俗而不爲苦也故以中國攻中國而虜得僥倖於戰以虜供虜而虜得深入而入居也若夫匈奴突厥則不然其蓄欲不合也其居處不便習也其寇也利中國之玉帛貨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器則至歲則出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深入則虜歸久居則虜安中國之所以履支吾而稍忍肩也夫不求我之所以勝漢唐者而幸虜之尚爲匈奴突厥愚以爲中國之計左也夫縉紳守和親而介冑言征伐自古則然今縉紳之士不肯虜者則曰虜亦人耳此其衆不過當漢一大師戰不勝則誅帥守不固則誅守臣若其行而前固無衡虜介冑之士習虜者曰不然虜國士勇三倍我其馬力十倍我試即邊兵人技之其見虜而不設粟者十不一也其能角虜而克見其技者百不一也夫士畏敵而不畏將將其死法而不死敵何以言戰哉愚以爲皆非也愚非能扶

穰苴贖起之秘起衛霍於九京而與之策也不過諸邊大夫之所恒知者其略曰審形勢明賞罰定國是重將帥而已夫所謂審形勢者不敢遠及秦晉邊也姑論言其近者宜大之險與虜共矣其法當以戰而爲守山西劍途險猶在我也其法當以守而爲戰以戰爲守者其必戰也我軍小堡而并丁大堡堡甯銳士櫛櫛糧糧擇帥以統之使不可下而簡募精騎如所謂百保鮮卑者分屬諸驍將以爲奇兵或擊其抄卒使不敢散而輕我或襲其輜重使不敢易而近我然後多間諜以離其黨廣招誘以弱其勢十年之內虜庶幾且遠乎以守爲戰者非必守也虜不入則堅壁滾礮宿兵以待之虜入矣清壁以破其驕清壁矣堅壁以防其攻清壁矣設疑而謀其路路疑矣嚴兵而尾其歸此所謂守道也不然而責宣大以守是坐困也責山西竊邊以戰是立敗也所謂明賞罰者其說非徒謂峻罰也賞固當先之夫古將兵而峻於罰者莫過楊素將將而峻於罰者莫過漢武帝然而素爲素兵者素微功之見知集爲漢武帝將者素萬戶侯

千金之易致也。故酷罰者人之所欲避也。而賞能奪之。戰危者人之所易曉也。而賞能愚之。今國家於失律之法嚴矣。獨所謂賞者。極於數十金。而所謂罰者。不及此欲以此而售人之戒。命何也。愚以為人之情意。於此如趙藝祖之別時帛封。格庫購虛者。而又不愛通侯世爵之賞。以符天下之負材而自喜者。蓋朝奏功而夕報。聖書母使墨吏持文法。譏詞之可假。嚴修社之令。使天下有所甚欲者。以易其生。而有所甚惡者。以易其死。其不悉謀力而效之於敵者。有所甚惡者。以易其死。其不悉謀力而效之於敵者。自明經世編

即有與主拂息。嘆嘆皆懼。觸怒然稱平。言耳。賊一入而督帥不能行之。大將大將不能行之。偏裨有令下而嚆出而指相。曰。此廷尉人耳。非而主也。故愚所謂重者。居平不為之中制。賊至則聽其誅賞。賊過務嚴其情實而已。凡愚所以封執事者。疎節調日。不能為必勝之策也。異日倘稍前箸而借我。尚當以根本之說進。

問太子天下本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莫詳於賈

說其說果盡出於證否也。三代而下。不能早豫

教故其治不古若。亦可問其略否。夫論子道者

則有溫嶠之侍臣王褒之太子二箴。示君道者

則有唐文皇之帝範十二至我。太祖高皇帝

及成祖宣憲。諸廟皆勸成一書。以示

皇太子。其旨與帝範同異否。今上之元年。即

詔元良以定。國本天下欣然謂吾。君有

子矣。夫出閣之期已示。而所以輔導匡翼之具

未悉。諸生其為我詳言之。庶幾備承華寶鑑之

一二云

景教

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
諭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自諒始也。
書尹之誥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言本也。易蒙之
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學也。唯禮與左史書大
傳亦言之。其略曰：古者后妃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
音月聽樂，太師溫慈而解，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
門而目不取以待上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
宰，一貞之，有司察而端見而見之，南郊所謂襁褓之
教也。能有立矣。道之禮選，則期下，過廟則趨，所謂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下路堂

也。其與國人齒也，非故欲甲之，欲其習於恭也。自周
之末，暴秦繼之，入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教者，為
教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學者，為學。其始
也，子道缺而歸能之地或危，其終也，君道缺而飛龍
之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治獄於趙高，辰即位而
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
多以異端進，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朔陰之禍成矣。開
皇之際，雙丁窺嫡，楊素遷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
之末，宮家王伾、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于漢靈
康僖之季，父張讓而母趙忠，定策國老而門生天子，
帝倚子奪於左貂，人主食息於中涓，宦官之勢重而
入下之大計移矣。故溫嶠之歲侍臣也，則曰：均士抗
禮以卑厥情，入學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藏，不以
貴為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屏彼佞諛，納
此亮直，言太子之職所當盡也。王褒之箴太子也，則
曰：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慮
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
居也。斯二者，皆所以語為人臣子之道也。唐文皇製

帝純十二則冠之以君體而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
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開武崇文之類大焉皆所以
語爲人主之道也燦然備矣惜也其言殺詳而身殺
略也承乾儲而不終高宗帝而不帝有以也明興
高皇帝甫立 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
略之書而聚天下之英俊者傾從容談說經義賜宴
賦詩最後承經傳格言爲書曰 儲君昭鑒錄俾日
進講曰若等修導之以正他日勝重任也至 文皇
帝而稍克廣其書益以 高帝之謨訓曰文華寶鑑

皇明紀世編

卷之四

七

平露堂

召 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盡矣若其勉之
宣宗之爲 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
也 宣宗之爲 文華大訓也卷凡四進學也養德
也厚倫也明治也要之其命名與帝範同而章軌與
唐文苑 明德隆隆嗣三代矣自青禁之制不講於
先朝未邸之間僅同於藩國海內皇皇然若旂所瞻
望 上即位之初元即下 詔立 皇太子推 恩
海內其明年復不出閣之期以十齡奏聞溫文日新
岐嶷入窺中外億兆臣庶咸欣欣焉思獲奉盛美聞

天下萬世太平根本而卓犖下臣不勝私憂過計以
爲太子之體不患其不崇惠其崇而無所接異日君
臣之分不患其不辨患其辨而至于不相通今雖未
能俾復古制如所謂拜師而商學者亦寥寥少采貞觀
至道儀範三師賓客見則必假以祭禮從容燕閒啓
沃治道其諸察家亦聽坐侍講讀反覆開陳以畢所
見所講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 先朝謨訓外別命
儒臣修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用因之民業艱
難武備積隳士風日卑及他一切吏弊國蠹分條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露堂

見務令訓切不必宏深 人主時時考問觀其進否
而稍抗法於其左右至于坊局諭黃之官必選清方
直亮通明該練者充之勿急才藻以長浮華勿廣遠
語以滋譏競其內而保母阿監必委長年毋令見少
麗以犯未定之戒服御居舍必崇儉朴毋令見奇表
以開奢奢之漸率上之臣皆其臣也毋以替御僕從
爲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也毋請庄田店宅爲私藏
太子錫器鳥類之書而不見其用尊在 一人之下
而不廢其諫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肅虞三代之化端

有於此則思之以善過計猶有不說已者
 宋宣宗之治也其意雖私治而公其法也雖不
 過於正之季彼其出而亂之正之季為振焉
 力宜弘所用以為清官之人也今夫苟乎而
 無其人可不謂為之所乎寧爾而以其候寧
 毋愛其捷寧爾無能而不必其有枝寧目不
 不必其多議此在 人主及輔弼大臣加之
 問 太廟之肯齋也與文廟之釋奠也蓋皆有從
 祀焉豈亦出於報功崇道之意歟其禮如何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舟車集 卷之四 九 平露堂
 而損益何人較可問否 國家於典禮主
 明備也 先帝蓋恭儉敬意焉今 太廟從祀
 之臣自 成祖而後寥寥矣不聞有議增入者
 文廟之兩廟自元李而後寥寥矣間有議增入
 說於今未定者抑果難其人耶或慎重其典不
 輕舉耶 國家照明累洽之運以崇德右文稱
 而使 列聖無非孔門無賢其愧不取也諸士
 子熟究之非且事祖豆久矣其母曰鄒人之
 子不知而不以告也

太廟之有從祀者謂其主衛斯世之治也也以
 報功也文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上而為世之
 範也亦以報功也其與歸之秩宗而其謀掌之太常
 維德之者不能學無功之祀怨之者不能廢應祀之
 功闕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付之以公道者也蓋
 也嘗讀商書庚之告曰茲予大賚於先王廟祖其從
 祭之及洛誥曰祀功宗以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
 用情於其臣也又嘗讀周禮大司樂以治建國之學
 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舟車集 卷之四 九 平露堂
 樂祖祭於瞽宗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師也生而
 其其係於朝政而其其享於廟而君臣之體一矣生
 而以茲地嗣其教沒而以茲地配其祭而師弟子之
 體一矣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禮舉矣而不備於
 盛世君子之所以為禮也禮備矣而世無其人以
 應之君子之所以為盛世也 太廟之有從祀其
 制見於周而其議詳於高堂降任茂大抵以一代之
 臣配一代之君而已至唐而可致者淮安靖王神通
 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愬凡二十二人也

至宋而可考者韓忠獻王趙普濟陽忠武王也形而下距小相葛鄉凡二十四人也其它固代不絕也夫今齊夷耳而猶能舉斜也粘沒喝兀朮肅清華之祀而況不爲金者乎文廟之有從祀其禮起於漢延光而其議定於唐貞觀大抵以其有功於聖經而已而不必盡論其人也故貞觀之詔自左丘明卜子夏而下距黃帝遠人蓋三十二也宋至元豐而蓋者荀況揚雄韓愈也至淳祐而蓋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顥朱熹也至景定而蓋者邵雍司馬光也其它固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平露堂

不乏也大元荒廢其尚能進革仲舒而其人有所衡吳澄者應之而況不爲元者乎明興高皇帝之初念無以昭宜諸功臣之烈建太廟首議以李韓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費最後韓公坐嫌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間平王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文皇帝祀者至洪熙而定又武臣惟河間王王東平王能寧國公貞寧國公廣孝二王二公而已先皇帝之世於宗廟大典蓋惓惓焉自上太祖

徽號及追上文皇帝祖號已承禮官言進誠意伯其從祀太廟位人上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典降京亭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天下不以私病英而以公快其廣孝謂其功足稱也獨白宣而後家家無問者過也夫永平之世先文德而後武功則列聖之不承宣明治道抑何章章者隆也恐使萬世之後謂明有君而無臣不得比於唐高宋真之季耶夫以楊文貞李文達商文毅劉文靖楊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從處忠定王忠肅王端毅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平露堂

端肅之賢於銓而不得從下肅惠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三下而父永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為心胥牙爪而不得從何也其人縱不能與中山間平等豈盡出世傑真下耶愚以爲禮官臺臣當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傳議而精敬之逆其灼然者不爲過也高皇帝又念無以表揚我先師之道詔草天下神號而獨不及夫子且謂所封爵及諸從祀者俱如故至正統而益以胡安國蔡汝真德秀吳澄先皇帝之世於文廟人禮念惓惓焉

月冉督美。幸太學，爵改上而爲師，師改像而爲上。
台改八而爲六，蓋前是祀也者，舍陽氣久已不問，而
言祀苟更焉，雖劉向賈逵王暢何休輩，聖主肅且重
是言，而罪其叱咤鄭衆盧植鄭玄服虔馬融而祀于
鄉進王通胡安陽時蔡元定最後以激議致進，歐陽
修天下不以私譽修，而以公言上通等，謂修學足稱
也，然此皆先世儒耳，至丁明而獨寥寥者，過也，大
治統輿道統而俱盛耶？列聖之剛德，揚謂教化，抑
何孜孜不替也，忍使萬世之後，謂明以功而不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三
平露堂

德，至不獲比於元馬之上，俗邪當嘉靖中言者請進
薛文清墳從祀會議，且定矣。二沮之者，謂其鮮著
述無大神益。天子伸其說而誦其誦。今上初言
者欲進以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而祀之，復下羣
臣議，其高第者十而九，其詩守仁獻章者十而二三。
而卒莫定也，嘗以以疏經行淳備篤信守死出處以
道有功聖門全丁守仁則因其致知而疑其慧於獻
章，因其主靜而疑其寂耶？其近於思與寂者，其流之
罪也，非其師說也，是二人者，縱不得與二程朱氏第

皆盡出祠，安陽縣下耶，愚以爲禮官臺臣當門一也。
白下公卿大人博議而精議之，進其確然者，下焉是
也，然自高朝諸功臣而下，尚有說焉，李韓公之位
開朝固不下鄧侯，雖以嫌死，帝尚爲諱之，名焉宋
公之位，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略納哈出二十萬之
衆，傳賴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
徽猷，而間與南二百年之地，習其終於帝之末，逮
革除之變，而未有來也，數烈固伯仲岐陽而子永義
矣，縱不得從太廟祀，亦安別于其鄉，隆其贈諡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三
平露堂

聖其後，不安使子文之勲爲若敖氏之饒鬼也，彼於
聖門而稱學者，若吳聘君與鄉之介，胡布永居仁之
祇，魏恭簡投之端，羅文毅倫文恭洪先之生，似亦可
祀於其鄉，今恭簡有專祀而諸君子未備，不可一次
第東乎，而愚又有進於此者，先朝之黜漢偏涼乎
齊鐵矣，夫卑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間宋儒於背
本也，今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
自而釋其義乎，愚以爲若盧鄭等者，復其祀於學，而
劉向吳澄輩專祀於其鄉可也，斯禮也，愚能言之，即

執事能聽之而議者未必許也。今天下難其典而易其人者何也。遠者不能悉其實而近者有所疑於心也。愚故曰斯禮也人上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

周史有二家左氏志編年而太史公列傳紀其得失亦大略相當。自荀悅袁宏之流祖左氏班固陳壽范曄之倫業司馬遷陳范而皆尚其朝至勝國猶宗之而左氏蓋寥寥也。至宋陳永氏始略法其凡而著通鑑業以佐人上治道而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史

五

千錄堂

明史國大政關於金匱石室而不得窺然以修史者微之代出入乎其賢否不一也不至無才看否。國史家乘其亦可信而徵否吾欲用班固蘭臺例盡出。國史之職而使賢而才者司其事務合於皆賢之所謂二者而後成。宋以後事別列爲編年而續陳永氏以備。人上乙夜之覽不諫有可以當之者否不使詩因諸君子以觀倚相之緒。

愚嘗讀文中子之言曰史之失自遷罔始也。記繁而

志寡。謂又未嘗不歎其言之失也。夫經有不必記而史有不必志。孔子之作春秋也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皆爲中國史。狄君子小人之界判焉。蓋自四十二年而千萬世探是也。故經不暇續也亦無所事續也。至于史則不然。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也。一郡國缺而一郡國之跡泯如也。賢者不幸而不見德不肖者幸而不見惡。故大三代非無史也。周衰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於齊晉之盟。上盟上衰而又分寄于列國。國自爲史人自爲史。至秦務師史斥百家而史亦隨焚矣。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筆若存若亡。則非史之專也。祖龍爲之也。執事試進操觚之士而質之史。其論三代有不尊周而古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與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復者否。周之季有不尊周春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東宮平其和之詳者否。漢而下有不釋官符齊諸六代。明則唐書無宋史而史缺逾元元氏者乎。然一吳泰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詳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史

五

千錄堂

腦列也。則是史之存與不存也。愚非謂晉氏六季史

宋而下之能史也。謂治史之有地也。凡天下之言史者有二家。其編年者居其一。而左氏為最。紀傳者居其二。而司馬氏為最。左氏之始末在事。而司馬氏之始末在人。重在事則求於事。而不能窮及人。若於略而不編。重在人則求於人。其事不重。無重出而互見。若於繁而不能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成一代之業。可相有而不可偏廢者也。自漢幸祿帝命荀悅約略班史之文。而用左法。凡三十篇。曰漢紀。而袁宏復為東漢紀。亦三十篇。其文辭華實。略相

皇明經世編 卷三十四 四史 平表章

當後世類何述焉。而其他如法。潘祚基于賈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柳芳崔龜從之流。曰春秋。曰紀。曰略。曰志。曰曆。大約又因二紀而為書。執事謂家者非也。特其書多淺佚。不傳耳。綱司馬而盛者。則無如班氏。而范曄之後漢陳壽之三國。亦其亞焉。大約如司馬而小變其凡例。或不能備表志如詩。耳。自是而後。以人上之命。撰者則房玄齡等之於晉。沈約之於宋。蕭子顯之於南齊。姚思廉之於梁。陳魏收之於魏。令狐德芬等之於周。魏徵等之於隋。劉煦等及

歐陽修宋祁之前。後於唐虞多遜等之於五代。歐陽玄等之於宋。途舍是也。其自撰者。則代左思劉珍蔡邕之為東觀記。司承之為書。華嶠之為典。張翥之為條。何法盛之為龍。崔鴻之為十六國春秋。何承天徐行之為宋齊書。房海之為代李百業之為北齊書。是也。歐陽修紀新唐。而劉煦寢志五代。而盧多遜廢。則或以其文載述左氏者。宋陳水司為左氏故好為史。而當熙豐之際。不勝其愛君之心。繁資治通鑑以上之起。周或思而後周。非宗於治體。無所係。則牽制正史

皇明經世編 卷三十四 四史 平表章

而不書有所裨。則旁採異書而不廢。雖其繁簡不能超時。而自公法然。世主賢良。馬大。明興其治。統政能人。才卓然。越百世。而於史抑何渾略弗振也。夫金匱室之問。度非草茅所與聞。然往往傳之薦紳云。革除有難之際。其筆不能無曲。與詩也。輸款而美其知義。荒節而向其乞哀。乃至英憲孝之際。秉如橡者。陳腐及洵博野。焦泌陽之輩。往往鳴張其臆。一人而代各賢否一事。而人各是非。其或占闕供於仁孝之里。試原金於鼎定之世。將何所取。哀其野史亡慮

數十有案其在 朝者修郊而減其公是遲已而欺
其獨非在野者創一時之耳目遂爲目信它人之舌
而用爲筆則不可信也家來積其生平世系遺轉
酸醜而已要之則非史筆在史中其言句皆是略人
之美而歸己則又不可信也愚故不自量輕因執筆
之明而有請夫班氏終其父業而後者以私史聞之
乃章帝益出秘書給筆札於蘭臺之署而俾續成史
以章帝之世天下日薄于戈而猶能命荀悅修漢紀
况於今 聖天子乘 廢諸廢 昌運日以 文教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元 下露堂

海內而公卿大夫聚於墳典丘索之業者幾有如
一旦悉出金匱石室之闕而錄其所以授夫載筆之
臣而後以昭其志記及向所云野史家乘之可采者
使 一試博之士其類其是月而爾雅邁古之才藻

其事會典之所載是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政職
其事會典之所載是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政職
其事會典之所載是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政職
其事會典之所載是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政職
其事會典之所載是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政職
其事會典之所載是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政職
其事會典之所載是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政職
其事會典之所載是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政職
其事會典之所載是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政職
其事會典之所載是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政職

進讀於燕間而 設座之表也 清曠於乙夜其爲
益非淺夥也或謂衆力易就也然見籍而駢不馴獨
爲不易也然志專而酒不雜故夫左氏司馬班氏壽
與騭也月晉唐與宋之可徵也歐陽氏史五代而傳
史新唐而不傳無他衆力與獨之異也夫所謂獨者
執事毋亦難其人乎愚以天下大矣不敢並而獨而
謂無人愚故尚欲去司馬氏而竊意其於帝紀孔氏
之文詞故尚書家語而節略之以爲不稱又生不遇
遇左氏傳故其叙春秋諸世家外忽而不詳好自發
其意故於刺客游俠皆雖倖之倫徧採而不悉斥
有能翻歸其凡例自義黃而下迨于今爲一家言以
敬之名山人川愚且類爲之執鞭而終其身也執事
毋以爲道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元 下露堂

先生有云司馬氏而後生也不能爲史記矣以所
採取之不若古也誠然哉然則澤而詳明無枝
無晦事會典其庶幾乎補其未之成考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六

華亭 宋後壁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運轉

徐子遠閣公 周立勳勅占

杜延輝清寧奉聞

劉付御集

雜著

記任公事跋 聖後

劉 鳳

任公名環字應乾山西長治人也以 世宗二十三

年進士又九年爲蘇郡丞簡儻弘諒廉武仁恕其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公集

聖後

一 平露堂

事皆以東誠篤之不以市名入謂照照專爲惠公蓋

任心而行明年爲壬子閏三月始以後撫聞將承平

久兵猝起遠近震駭公率衆禦之寶山洋衛尉張治

以甲士五十前鋒殺賊一人或橫刺之墜衆潰走公

叱止之不得曰士未調固不可責以死明日又出騎

前搏賊賊愕不敢動相守數日潛遁去追之不及四

月又犯太倉蔡中丞亟奔命然士望風走乃入城宗

適有飛語蔡遂如蘇徽公討之付兵三百皆斬募公

以必死無旋踵不入與家人訣爲書付之而行說

介甫臨陳士以公激之無敢不從得賊鋒銳甚勢不

敵屢戰常縮然賊亦憚不敢肆公臨之隨所向設拒

敵水兵屠與士雜行濡山際昏黑無休舍依草間齎

措飲水同勞苦且踰勉以古義烈事故士遂端心與

公死生之矣賊潛出沒公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

欲覓公嘗衣公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公嘗墮

清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始得入遇之矣謂集

士以死界公亦彼傷士兒之趨潰水梁已微丈餘

而過道急佩留禦之死焉乃免公已求得其元爲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公集

聖後

二 平露堂

薄親誦之爲公疾猶強力起迎衆衆憐公壯氣或上

其快使者數公歸郡七月賊蕭顯等陷上海自吳淞

出洋中戈船要之不得前以五百人據南沙又徽公

率師四道兵往擊適新寇至衆盛相與守之至十二

月命將湯克寬來討湯雖世將驍敵士僑上又不相

中驅之入賊伏中而敗失士千人公恨湯不足與計

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至除夕公謁賀歸賊乃俟

間突圍逸明年癸丑五月薄嘉定城下值浙使者命

裨將盧幹赴援公亦以前功遷秩領憲監四郡兵事

早川經世編

卷之一

公案

御案

三

平露堂

與鐘夾攻以擊越爲約賊出掠歸四面進士殊死禦大壺之賊奔處士以背懸不盡力舉焚其屯追至青村賊入保壘計可必取會大雨又得家突上上海攻圍急公以輕縱三百及僧八十人跡之擊敗之五里橋召家墳又會鐘榮具大巢破之別屯他所者公皆分遣掩之而身與革公和政及免寬會華亭設獲敗賊城下賊乃遁之浙已而賊追內地公跳驅至常熟與其尹設檣械備其衝潛出兵禦却之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太倉則毛家蕩驟出賊皆集傳分城三面治攻具有必剪磨意除道覘望群醜坐甲斷退聲援以百夫門焉衝梯隧道肉薄而登公率死士飛刀斫之連發縱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傷甚衆又縱兵下突而前賊氣奪委棄塗地走始謂我易與賊可以夕拔至是始畏恐不敢緣我壘六月賊三支自柘林分道過郡城時青兵連戰頗斬獲既梁恩以真儀兵覆沒長兵利鏃皆焉賊得借以攻我督將萬表又遇之敗失亡狼藉遂大衆民逃避無所號呼震野焚掠慘不可勝門不敢啟擁衆踰時乘陣皆望

早川經世編

卷之二

公案

御案

四

平露堂

之而嘆攀緣上者又絕絕而墮公適還自真義曰何坐視之縱有規謀我在何患身自出衙門令男女以列進且察之賊間竄入即縛訊賊以爲語累日所活蓋數萬人復以蘇明道兵出疾力戰賊退入太湖吳江兵用射以逸之乃重所獲得我因得還至平望去公又以功進秩參議復視事甲寅正月賊潛崇德復由平望入公以沙上兵劍湖欲截之不克會吳江守已回遂去四日柘林賊復犯縣境按使皆周公如斗移檄公合幕府調集彭氏苗夷及守林公懸衆怗俞大猷等諸軍夾擊之盛墩斬三千級又各承能公等擊之湖湖斬七十三級賊始大敗五月又一支突至郡分爲二一從陸抄掠一入太湖公追之急賊漫入川濱恣其忿然爲我所扼不得逞山常熟去在柘林者復來陸巡幕府又移公合諸師搗之賊始交復其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公以九兵塞之壘上自辰至申賊被殲斬首八百歲賊焉六月餘賊二千又自崑山至郡城下公以解明道兵與戰敗之又至平望者公急往據盛墩乘之浙兵亦至賊遂絕

跡去而公以奉諱亟徒號歸居喪探毀過甚又以前
書不顧身蒙犯天刃傷殘遍體疾大作亡何卒邪人
聞而悲哭私相與祖豆之者衆使者乃以其狀得請
爲祠郡內額以哀忠或時祀守祀漢大以公祭祠卽
質之典制勞定國死勤事捍節禦忠皆兼有之矣嘗
聞公居家孝友發自天性遇家人極義恩嫺戚黨族
無不敦恤至行乎備卽自喪其親而毀迄不自全以
不遠養爲憾則其誠仁可知一旦起儒生常事變惟
忠國衛民安全之圖危忘死盡節官下此豈有意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忠臣一

忠臣一

五

于魯堂

貞舍不費之重竊冀非望耶誠激以大義勵死綏之
志雖得全亦非始所料將帥之臣平居自詭立功名
及與公赴敵皆失措色死灰矣公勇氣方倍從容麾
之則豈常情所能矯厲哉若城下之役開門延敵則
賊與與百萬衆聚之公決策納外入者膽智絕人遠
矣余特現此傷殘者懷不支公出涕拊接親爲累創
士卒最下者皆與通飲食古稱不乘驕不張蓋授
分少絕甘士不就頓不先休公特不足言也其功在
國社名在簡竹恩在東南諸郡邑而蘇尤被公澤深

余與公同推擇爲吏凡禦寇始卒又親所規記并得
之所傳聞亦甚核闕二十餘年爲萬曆甲戌歲直載
之書不以文

蔣議 選任將帥

古之將六卿之長也執鼓以令衆其謀慮也先國而
後身其使衆也若屈伸臂指之無間其征不服也有
放伐而無逆戰故君之命將也曰社稷之命在將軍
授之斧鉞曰從此上至天下至地將軍制之齋宿于
廟以授旗鼓惟設而送之其待之隆如此將既受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忠臣一

忠臣一

六

于魯堂

于君乘車出門而出必死無反顧心則雖未振鐸作
旗致三軍之衆樽俎之間已知千里之外其克敵制
勝非始于鼓之日也後世之將既異乎此故將之用
一時與時之求善將也二者何相悖乎忠非不竭于
奉上乃不能免其身勝氣遠圖以饒傷而覆之或倚
待于將者甚至而奔敗相屬覆亡不暇此非投之不
慎則虜揚之任固難其人哉夫常士不可以應卒變
兵便机詐又不可以常形禦之嚴令必罰斷擊不請
平世之所難行奮死犯難辱腸涉血上不能以必殲

白刃在前，介馬疾馳，聞金鼓之聲，氣不能以自強，故世以善將者必出于累戰之後。方草昧未定，則夫人而非將也；及累世熙洽，則夫人而非怯懦也。所謂退有從容，假仰之安，進有危死傷創之害，人情自非迫於不得已，孰肯甘之而無恨哉？今時五兵不試，戎車不駕，爲日已久，如往者東向之役，將皆中外重臣，一時之選，雖有充捷，竟不能摧蕩兇醜，殄滅之也。嘗驅六郡良家，合百粵剛士，成師而出，一呼而潰者數矣，其以凱入者無幾也。至于百夫擐險，萬人守之一，皇明經世編

劉正公集 卷之七 聖任得勝七

不露堂

而後已引退，此以不繼而敗也。卒遇伏而驚，馳突猝至，遂亂不可整，此斥候不設，申令不嚴而敗也。士方大集，不乘其銳而用之，復違其長技，置之迫厄，窘束無以騁縱，疾力所向未定，而机已泄，此怯而寡謀以敗也。故海上有事以來，死將多矣，豈不投軀赴命，殉節扶義哉？然大率皆天倖以無乏絕，乘危險而徬之，非有成謀以效死也。唐獨能賞其負手，或者謂文吏藉焉以爲功，故自列校起行伍，擢旄節材武，騁善養死士得衆心者，此戰之資也，而勝不存焉。使煩騎射，青齊蠡勇，楚越標捷，此戰之具也，而全不存焉。夫將必明于陰陽動靜之選，刑德奇偶之數，迎逆先後之度，內全其部，遂樹渠之係，外固其險，阻難易之勢，此戰之主也。然非所以用戰也。且今之所當值，皆自戰其地，又非有大敵，泉雄難禦之變也。又非懸兵束馬，嚴根深入，橫絕萬里，窮討伐也。所有事不過赤子弄兵潢池，與虜盜邊境而已。遠則鎮戍相望，近則部使者以時撲遏，尚何難哉？然少一融之，輒糜沸而起

劉正公集 卷之八 聖任得勝八 不露堂

不可禁也。況有進于此，可無重慮哉？語有之曰：勢之有形，時者可見而學也；道之有偏，猶者可誦而傳也。兵勢者，無形可操，執而智略者不繫于法，言所不載也。呼吸之間，轉負爲勝，決之俄頃而發之莫當，與鬼神通謀，造化合符，凌人振地，抗秦餘蕩，四海迅若飛鳥，鸞獸故建，鼓不出庫而莫不悽惻怖伏者，戰之上也。然欲求之于倉卒乎？將預詢咨，草謀試用而徐進之乎？欲困于世，冒象賢而用之乎？將不以類拔于奴虜，徒隸羈旅乎？欲獎其振矜之氣，驗而弗抑乎？將取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虛堂

王世懋

平虛堂

王本常集

策

江西武舉策

戰守

王世懋

問彭蠡爲江右巨漚，天險所稱，錄來達矣。然先

興兵革之事，不聞戡伐之勳，唐而後略多事矣。卒民其無足稱奇者，楊東安錄攻南昌，我太祖高皇帝提舟師救之，大戰彭蠡，遂殲巨敵，以有天下。後二百年，通藩倡亂，則有王文成彭蠡之戰，俘厥孽醜，實談中興二者，誠豐功矣。而皆在彭蠡，能一掄揚其盛歟？然而友諒之銳，或曰疲于六旬之攻，不涼之賊，亦云挫于皖城之下，豈其功有不專在于戰者？昔人有堅壁不戰，委之以梁而自敗有挑之使攻，而兵自潰於郢下，其事得無近之歟？夫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戰守

平虛堂

長其地，當爲我究言之，毋多讓。海內講兵者，云江右非用武之地，而江右之士，非兵家者流也。愚生竊病此久矣。執事循故典，程騎射，募入發之士，而策之於關，乃以彭蠡二戰，助下詢，令士得張而侈之，甚盛心也。卽文弱儒緩之士，慨然有封狼居胥之志，明生故業，挽強而日鈴書者，聞從田畯

野老指示昔日戰爭處則餘皇太朱隱然在目登康
邱而撫遺蹟慨揚先賢之士身若寒湯其間其能無
一言以對嘗考之禹貢云彭蠡既豬又云東涯澤爲
彭蠡而吳起述三苗氏之險亦云在彭蠡蓋自古紀
之矣意其瀾漫沮洳入設險固必常有警書之良策
戰伐之奇勛出乎其間而前此何其寥寥也蓋天下
與伐之術者曰孫吳言攻守之善者曰輪墨井在
中原則在吳楚而此地常爲後爭先服之地以故漢
唐而上勢有開焉五代時鍾傳取洪州遂跨有八州
之地其子匡時弗能守也楊氏不血刃而下之歷宋
南北二朝代稱樂土元兵南下宋社既屋而文信國
猶能以嶺古義兵奮袂興復仰大勳未集而義聲已
振矣泊元之亡陳友諒以弑君之役吏奄有楚東西
地遂我上游我太祖高皇帝給之來攻乘勝而西
遂一戰而破九江再戰而下南昌臣臣精卒列守其
地友諒乃以斬鄂之游魂盡銳來報嘗提數十萬衆
下南昌城下日若無堅壘矣我太祖高皇帝徐起
而援之友諒解圍退入鄱湖以拒維時以六舟首敗

其鋒者廖德慶之奇也力脫上舟于膠者常開平之
銳也韓將軍殺身以代主劉文成畫策而移舟於是
康耶之水赤而巨萬之衆殲軍舸之尸逃而銜壁之
勢成矣識者謂我明一統之業定於是舉偉哉彭蠡
之戰其猶在印鹿昆陽之上乎二百年來恬愉嬉遊
而吳淞楚戍之禍忽發於狂童誘我盡賊戮我忠良
蹂南康驟九江長驅而下大江計不反顧以爲南服
在其掌握矣時則有若王文成湛出上游而討之宸
濠間故巢之傾俱而還聞維時失謀討賊濱死而不
退者伍吉安之爲烈也揅檄提師雲集而夾攻者那
戴諸守之爲多也擲火而燃舍返風噴呼而官亭波
立於是國師僞將駢首而就擒孺子爛妻雪涕而晉
瀾識者以爲世廟中興之祿孽於是舉偉哉彭蠡
之再戰其有光于康山湖口之捷乎夫是二者之功
誠茂矣若以愚所聞知則當時守將之功尤不可泯
也司馬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
其所攻又曰怒而撓之佚而勞之是以吳楚連兵挑
戰周亞夫臥壁不動委之以禦而敵銳自盡沈攸之

順流東下，柳世隆晉而挑之，攻計攻舉而萬里瓦解。由斯而言，戰功最矣。守亦要焉。方安諒之攻南昌也，以傾國一衆之師而臨危疑未定之郭守，其見人言不終日，乘勝而鼓譟上流，中原之虎未和所歸矣。非朱文正郭愈聚，官揚之救，張子固解揚之師，何能淹寇。人何以待。皇師之王即愚故曰：安諒之破南昌，將之功也。方之安國特重有餘功矣。安諒之攻安慶也，以二郡摧破之威而當人心易搖之寇，城一失守，勢必長驅縱其無成而龍蟠虎踞之故師危矣。皇明經世編

之遲于必復也，告急之使至矣，而屢猶遲延於寢食之外，寧其以一部爲餌哉。策敵勢之尚強而我守之猶有餘力也，頗兵六旬，師老困憊，此所謂強弩之末也。然後鼓行而上，遙遏其鋒，彼氣竭於三鼓而我銳用於初至，蓋以逸待勞，反客爲主，不待貫顛之矢發而勢已在吾手中矣。日經數敗，世之慮高皇帝已病，照而討之，是寧可以歸師避也。斯謀也，其所謂帝王之謀，出于萬全者耶。王文成之討賊也，檄文甫布，義師未集，而首爲攻南昌之計，策堅子之守，無素備也。賊且順流東下，而吾猶遲延爲追擊之師，登其以賊遺君父，策吳淞之必出下策，而麗治之必及救魏也。傾其巢窟，係其罪人，此所謂破竹之勢也。彼縱欲前而不顧，而烏合內顧之士安能追之而東。我有先人之氣，而彼有自潰之形，蓋攻其必救，擊其恃歸，不待燎鬚之助，舉而奴已落吾度中矣。破此朝食，誰曰不可。王文成已屈指而籌之，是安可以窮寇避也。斯謀也，其所謂節制之師，好謀而成者耶。要之天下大計，不外乎戰守而戰守之術莫先於用謀。其攻

之必瑕而戰之必克也兵法所謂廟算勝者得算多者也彼攻之必堅而戰之必潰也兵法所謂廟算不勝者得算少而至于無者也知己知彼以多應無是以成敗若此昭然也論者不悉用謀之本旨而假云天命是安可與知兵者道哉抑生聞之尤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臨事而爲謀者也備于無事之時以待大事至而辦此處事而爲謀者也方今潮波不揚商舶宵濟無故而談兵人且見詔廷臣故不幸有叩閭宵柝之儼國何以爲守卽亡論朱節之爲守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下事堂

度有能如張如揚惟者乎幸然有舊若跳梁之虞兵初以爲戰卽亡論常廖之爲戰將度有能如王如伍者乎蓋器子重而而存宋聲連飛矢而下頭破非習爲馬上者猶然盡青衿而爲攻則鎗鈴之士以紱纓丁振爲業者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七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趙軒

宋徵璧尚木

李 雯 何章

董中士閣察閣

江司馬大南集

疏

江道昆

廟鎮善後事宜疏

臣惟今之事務最重廟當事者之所經事建議者

之論講求無遺遠矣臣以愚昧未使行間官守雖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三十七 廟鎮善後事宜疏

臣身親而聖務實歸于日緊欽遵 勅諭臣若的有

所見亦許據實奏聞謹以廟鎮善後事宜修為上

六事冒昧以請伏乞採擇施行

計開

一準功罪臣惟廟設督臣自庚戌始時乘軍事積廢
草創未遑重以虜患頻仍狼顧不給柄臣偵帥中外
頃蒙于時督責雖嚴姦利溢起法使行於總督撫鎮
調不及於分部偏傾往者庚戌聲聞東我不備其後
聚兵諸廟鎮海內之患互以奉一區益庶幾乎有清

矣廟中歲糜甚至則飽歸當事諸臣豈智力皆出庫

下邊人謂中國失象天者而皆其一則罪罰不平其

一則縱之留太亟故也凡年分布春秋二防各分佔地

在兵備若常則職整飭遇警則職監督在副總兵泰

將遊擊分區則職防禦追調則職應援有成命矣大

守備不設軍應失機其罪無赦更考往事督臣棄市

者二人撫臣論賊者一人謫戍者一人鎮臣夾戰者

一人棄市者一人其他以罪去官什若七八而監司

部將意氣自如雖或以罪行旋即濫用監司部將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三十七 廟鎮善後事宜疏

非支網所該錄是而玩侮陵夷尾大不掉監司自挾

刀筆開白所部足以待境內短長昭昭然芥視諸將

而蔑視督撫部將往往附聲勢干督撫上將之權其

或不從輒布基語筆縱下及虜且急當事者微部將

赴之友於語口乃公貨越行開擺事日主行矣我安

能戰比失事當事者業已抵罪此輩猶復在軍代者

至率以姑息救人心或有力為之先談而此輩進矣

以監司則如此以部將則如彼雖有殊才莫措其手

此罪罰不平之說也廟鎮善後事宜疏

即踰垣而入其聚必倍宿而後出。其日未出而略之一利也。既聚矣。宜必散掠田野間。散則其勢又
一利也。既入而出。凡三百里。日夜不少休。滿載而往。輜重爲累。乘其山蹙而追襲之。無不列者。若郭虎之截潮河川。張臣之尾怵徒崖。是已。石胡之寇歸失道而奴者相籍于塗。可無追兵。業已踰路出境去。則明驗也。先朝一開虜入。輒遣當事者。即有可乘。莫爲決策。及代者有人。宜本即至。至則取贖倉卒。宜本即知便宜。遂使匈奴橫行。而中國之兵卒于不振。此後

皇明紀事綱目

卷之四

四

四

臣人承之說也。臣請遵照律例。申飭總督撫鎮兵備及各領軍官。功罪所歸各坐信地。乃若總督撫鎮諸臣。莫片信地。虜既入境。軍已無辭。姑各其相代。出可親帥將士。決一死戰。其或無功足賤。配付十師。此則罪罰惟均。咸悉如房樛代事。機不失功。可改上參倫矣。

一分責成。臣惟分布調度理餉。程功總督事也。諸邊防固戍守。實行伍。雖上民巡撫事也。町間諜。謹督軍。勅教練。嚴約束。訪部問密機。宜討敵。調勝。總兵事也。

慎出納給餉。以時戶部分司事也。是食料兵。巡工。上慎聽閫伍之訟。毋失其和。兵備事也。治一族之帥。當一面之守。守必司戰。必勝。諸將事也。凡此則皆功。能相濟。體統相維。語曰。十全之良。非一狐之腋也。臣先欲通論功罪。其謂是與。臣嘗歷諸省。視名邊。廣原不踰。所不者。惟將權輕耳。藹爲天下重鎮。餉獨不然。比年稍振。舉之猶多陵替。即如發人興興大役。而總督撫鎮未始與聞。有事調遣。師行復從。而總督撫鎮不獲自逐。人者。侵官小者。衡命。輕者。凌節。重者。操戈漸不可太矣。故臣請自督撫而下。各分責成。調度。失

皇明紀事綱目

卷之四

四

四

官功罪失實。罪在總督。完結不豫。罪在巡撫。虜形不察。軍政無紀。戰陣無勇。罪在總兵。芻餉不給。夜失機事。罪在戶部分司。信地不嚴。專責不舉。罪在監司。部將其間。或有壘關凌蔑。誣罔者。即于非法。均爲不臣。聽總督撫鎮據實奏聞。雖有他長。在所必斥。自後課功按罪。悉遵責成而行。如此。則守道官不相凌奪。同心同德。無或差池。此其趨也。

一事權。臣竊見各鎮邊防事畢。則督撫裁課文武

將吏功罪以聞邇者督臣僕課勦昌而不爰遼東保
定益自隆慶元年始夫督臣置身文式將吏之上總
攬千四千里之間惟是操柄在手請自今始凡三鎮
兩防功罪照舊歲終俱聽督撫會題庶人心一而權
不移於事便矣及查浙福故有總督而福建巡撫特
給旗牌兩廣見有總督而廣西巡撫特給旗牌蓋節
制雖受於督臣而便宜亦可以從事因而底績者亦
多矣乃今漸遼保定巡撫未請旗牌下之則懼受任
之難勝上之或以威權之不易假耳說者又謂在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千

則督撫同境在保定則久不稱兵惟遼東日在戒嚴
尤不可不給天遼東則誠然矣辦事近以東防為急
就近調援撫臣職之保定上衛京師內防竊發外備
深入不無事矣今無比照福建廣西撫臣事例均給
旗牌使諸臣皆得奉將天威制勝關外尤便事也
一明賞罰臣惟論功行賞宜必察其所繇功繇發經
指示則邊臣居最自此而下賞有差功繇衝鋒決戰
則將士居最自此而上賞有差法也頃時虜警猝至
士者遠不及聞功或出於材官而賞必先於在事假

令他日失備謂亦如之臣嚮所言件事是已臣前自
今論功罪狀勿取其官功必覈其本謀罪必按其專
責如此則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賞一人而千萬人勸
罰一人而千萬人服夫非兵之至要也與哉

一寬中制臣惟政有經權兵有奇正經正則有定法
權奇或無定形九邊二防章程具備本部先期中飭
該科因事指陳無庸贊一辭矣然此則經政之經也
兵之正也藉令有事則虜形未可逆睹軍事未可豫
謀邊臣以身親之猶懼不給先朝每聞薊警發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千

益庭顧邊情必信宿而後達廟謨亦必信宿而後
行比檄下邊臣業已去虜數千里矣即猶可及揆之
事變不啻徑庭掣肘則害成從心則淪命兩端首鼠
復何可為頃臣出入薊門虜數東伺臣方與諸臣會
議亦時時屬目遼東比見傳烽則報警與報捷俱至
四月有警撫鎮就近兼程赴之總督方議遣兵虜業
已遁去邊臣守在邊境猶或呼吸變態不同假令中
策之徒勤遠畧耳雖當局或不若旁觀而百聞終不
如一見臣請自今而後如或薊以警聞朝廷一以

鎮靜制之務在以全取勝使邊臣各得專心致志因時制宜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乃今能者在事顧以不御御之

一止流言臣惟三輔四會之區此言易煽邊將銅于積襲憚丁更張謬証成風黨同伐異甚者高踰長喙

睥睨總督撫鎮之間怙勢借資于進務入或不得逞輒以流言中之輕則毀其官常重則誣以及狀雖其言止于智者大率不行脫或喜新聞而過聽之則在事者懼矣臣請通行中微境內諸將務在其濟時艱如復誣上行私造言生事前項奸徒據有實跡即行諭劾罪在正使比依匿名告言人罪科之庶幾正人心息那說足非不察上下相安遇事之利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一治標兵臣聞薊鎮始設總督分部薊西于時上客稍兵悉在西部而密雲標兵強矣巡撫分中部落遵化其標兵強者半之總兵專備深東標兵具數而已先年餉無定額密雲獨優遵化次之深東僅僅不給乃若諸路有失罪在各營而督撫標兵不受罰臺工並興大衆畢發而督撫標兵不受工寬假至矣比臣

台陶湯泉則密雲標兵有未成伍者及來便關密雲則聞金鼓有未知坐作進止者遵化標兵守禦東虜薄為密雲且退矣諸軍乘勝追襲而標兵獨留虜犯桃林南北兵斬獲三級諸援兵皆未至而標兵獨欲懷一級為功大督撫在邊境則境內莫非其兵藉第令用兵則諸兵之功罪莫非其功罪此輩自快親附驕惰相成居常則違約約束中兵遇事則避艱難擇便規項臣部署額兵手正其籍號標兵者易名援兵春秋兩防亦必分發各路意政坐此大練兵者總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之責標兵者諸部之倡近議客兵入踐更則總督驗視分別具奏而班軍選練亦在此時雖節制出自軍門而責成宜先主將臣請令每年二月七月總兵預赴密雲駐劄教場先閱上班兵馬分別等第即送軍門過堂乘此時比練密雲標兵簡不勝任者為之變置不用命者悉照軍法事畢過遵化會同巡撫比練標兵亦如之巡撫就近過三屯營照例會比本標兵馬完日撫鎮通將殿最及行過實跡各呈總督另疏隨上班兵數等第奏聞即今督撫與主將同心宜必

無分彼此。自後標兵功罪悉依調發各地程期多寡重輕俱照各部同論。如此則法行自近。一視為公。諸部無間言。而各標有實效矣。

一固封守。臣惟勸增邊臺。經制已備。邊境墾墾垣畢起。亦足周防。特其中每堵獨置視木二三層。則甃石者為速成計。耳。第恐曠日持久。木朽石頽。不出十年中。潰殆半。乃今欲為更始。工力不支。議者欲就墾下墻基衝牆加築三和土。牆高三尺。下修上削。附墻相依。久之土石一家。風雨斧鑿不壞。厚下以防中潰。利賴皇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下露字

召多。異時即有傾頽。旋可完繕。其基固無慮也。且附墻而削其上。無能置足。其間彼難或有乘墻壞垣之謀。一無所逞。計莫便于此矣。臣請俟臺工畢。然後議行。畫地分區。各繕其境。以日計力。以人計工。五年七年可告成事。

一開邊。臣出關塞外多沃土。可耕。且臺垣脾毗相臨。耕事易舉。邊人坐兩不便。棄而不耕。蓋以出關之禁甚嚴。即失一人。當守者罪。于是諸戍重城守者。非官解不購一人。幸遇其貪。彼且伺邊人如射集。麟麟

未弛。安取自緩危機。一也。昔在邊人地不入中國版圖。異日或以開墾報官。司官可且稽記之矣。其後或科屯課。將為屬階。二也。夫南兵宿堂列戍。以為常。其人皆起田開墾耕稼。開邊利以資遠戍。夫非因糧于敵乎哉。願禦人國門。無疑道路。竊竊相聞。如將拓邊安得一無所失。況撫蘇之利。開伍必資。雖欲禁之。祇蒙上耳。臣請下其事。總督撫鎮相度近邊可耕之地。分給力耕之兵。定其程期。分其比耦。使之通力合作。計地均分。每遇農事之期。依期結伍而出。荷戈

皇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十

下露字

則戰。荷未則農。仍先諭坐口。戍人毋為虜耳。目俟畢。穩事。各分所獲。易賞。賞之他若一二畸零。不許違期。私出萬一有失人畜。先諭諸夷責限歸復。否則削其撫賞。如事不踈於守者。量情論罪。令得立功自贖。勿復苛求。雖或歲入有常。悉聽耕者取給。勿復起課。蘇亦用此法。但不許各官掊剋科分。此亦富強之資。中國之大利也。

一恤軍丁。臣惟諸衛聚列。甸服自昔。未有兵端。軍戶蕃庶優游。家給人足。例徵後府柴炭。則皆惟正之供。

諸商小之固非難事及邊事起抽發召募並行正軍
既皆赴邊餘丁又皆赴募即有一二老羸故或不聽
重以歲例柴炭單改送亡總計歲例柴炭不過六七
千緡方今歲竭中國之力以奉餉昌額又歲竭薊呂
之力以奉後庭即歲用不可缺其將如此悍獨何議
者謂各省都可歲有公費公用銀兩大半為各餉所
豪猾侵蝕漫無稽查第百各撫按過年就數內徵取
之仍以資分大小為差多者六百次五百中四百少
則二百行都司各一百每歲都可進表即令覈解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兵部

十一

兵部

庫司取數易盈無庸加派此一策也又謂山海居庸
紫荊倒馬等關舊制亦隸後府歲計關稅當不下六
七千緡居庸屬之巡關今改他用矣東西各關則佐
勦邊保定巡撫軍費固非常經第通行改納武庫司
原用之數聽各巡撫另行處補如或歲入乘除不給
聽總督動支主兵扣存餉銀益之又一策也

一重嚴關臣往議額兵直以山海關路舊額兵少稍
稍增益之比關遼東出入其地則負山阻海獨立嚴
關保衛扼遼東為要塞地重兵薄旋議增兵即合督

撫諸臣議俟新軍從便撥餉月糧布花即就額餉內
通融支給不必更增應候類題允行以便遵守及照
各關莫重於山海故特遣部臣守之迄今註選職方
司主事一員職專議察臣遇管關主事任天祚詢問
便宜則云先年遼東稍饒通遼者少比歲兵荒相繼
遂多越關即當開府品得情其文通解彼中巡撫輒
以公文無印遂致持疑往返不報卒無歸着殊為不
便臣稽令申部屬出守關者凡照差出巡按御史
例將給精微批事重故也及有居庸紫荊倒馬各管
關同知通判近已各請關防而部屬駐守重關尤為
喫緊亦應比照各關事例一體請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兵部

十一

兵部

十一

兵部

一據險設臣聞曹家寨舊邊則自黑谷關外山高摩
城雖有邊臺猶難固守且三十里孤懸如帶深入胡
地中顧惟諸寨營城在焉原無民社土地內自將軍
營南山起至吉家庄北山止相去僅七百丈足以扼
其吭而塞之于此兩山對峙衡為城七百維經接邊
城即築七臺據險以守雖虜至百萬無能為矣臣請
以舊邊為外險防守如常新築為內險兩存不廢即

以本路額兵分布不必增兵但本路邊警正統提調一員今增內險應于吉家庄增一提調應給廩糧林草傷人額餉數中若信地額兵聽總督分定又查得太平寨係子提調一員計分邊七十里其間人力單薄備廣難周西則燕河提調二員舊稱沿邊百二十里其後分割臺頭路而燕河一路已有提調二員重之以將官臨之以協守計所轄邊不過六十九里相沿至今臣請以擦崖子界內自白通子起至白羊谷止共十二里割付燕河則官不必增而事易集矣

一濟衝煩臣惟國初疆理大寧諸司縣元故道西則古北口東則喜峯口皆爲通衢以故古北口則有石

圍喜峯口則有古城皆爲軍驛迄今則石圍不過驛

使惟邊臣歲一至焉至則惟取辦輿夫八名餘無所

與而諸家軍影射於此者多矣古城僅通屬夷入貢

亦無他端自昔相沿不遑損益該鎮近該總督既割

密雲縣密雲而東五十里爲太僕庄又五十里爲熊

兒谷踰此而外則入邊內則入薊恒必踰之熊兒谷

即係邊營原無應付夫馬行者憑藉聲勢將官不得

已而勉應之本營隸牆子嶺地方外切西邊馬夷久絕撫賞問諜不通萬一疎虞去鄰開疆百餘里耳舍得石匣去太僕庄僅七十里應以該驛移置太僕庄蓋自此而西則密雲東則將軍營南則平谷縣皆爲適中驛原有驛夫聽總督衙門量撥馬匹可謂殷站止令應付夫馬若廩餼餉程中火仍舊一無與焉該驛近年影射軍丁聽總兵官清查照例抽選操練又三屯營舊有濠陽驛原額夫馬數少應付不敷行者又或橫索於本營各將官亦非事體應以古城驛併歸濠陽驛協濟煩難濠陽去喜峯口九十里如遇夷夷出入仍令照舊赴彼應之亦非難事

遼東善後事宜疏

遼東善後

臣惟薊遼表裏相依不啻唇齒語提封則薊居其重語役備則遼當其難故遼安與安不然則否近年專設總督兼督薊遼得之矣顧自聖祖開闢拓地併治九邊邇來力詘舉廢不遑辦給由是薊先遼後從事愈難臣嘗從行役熟計之稍得其槩惟條十歲昧

以聞

計開

一增折糧臣惟故遼地斥鹵多市中露積正烽火罕至遼地則皆備禽故月換折色每石僅二錢五分非故薄之價止此耳比者歲凶寇虐不殍則殍宅無居人澤野殆盡七年往矣遼迄今出沒境內無日無之側足畏塗不絕如綫雖有負郭無敢出耕重以終歲露師丁壯悉皆受甲幸而一生九死猶或不饜糟糠假令生齒漸孳非枵腹不可粟價累倍而軍糧仍折二錢五分降慶四年以前什缺五六五年以後什缺二二三一旦有警諸軍奮挺赴關往往以身殉公家養之雖或寡恩而用之則皆效死有上如此其忍負之臣查各鎮折糧薊昌以七錢計保定以八錢計薊州永平馬料舊例每石二錢五分視遼東折糧等也以密雲昌平伊邇則皆四錢隨請月加一錢以均仰秣顧今敢戰效死者曾不得與櫪下同仁臣何辭以謝多士然以司農告匱又何敢殫中國以奉遠方照得兩河備邊各有緩急自歲十一月迄于春二月遘乘水急河東共計之則四閱月耳自歲五月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

於冬十月虜無日不窺河西共計之則六閱月也臣請各照戒嚴時月每月加給折糧銀一錢是在河東則人給四錢在河西則六錢餘月不給除金復無警及選鋒各支行糧不加外計河東官軍四萬四百二十五員名河西四萬二千七百三十員名每歲共該加銀四萬一千八百十兩行據戶部管糧郎中王念開報山東布運二司尚有未解銀十五萬六千八百五十八兩二錢七分八厘四絲八忽五微俱在近年原非積負似易陸續催解即以此數照依前數加給大約將支四年自後如或境內平寧年豐錢賤折糧仍舊否則仍將以後年分支剩省存之數或行是加或聽時議奏

一便給發夫遼軍艱食之狀臣已舉言之猶未也遼地脩衍二千餘里廣寧乃在河西之中管糧郎中邵署於此去寧前五百里而近去開原險山千里而遙各營衛赴領折糧近者或三宿至遠者率旬日至卒然而遇虜騎又復遼遼此難以日計也不則各營兵備道印信公文先赴巡撫衙門掛號又越信宿比投

部可告領率以部運未至遣歸是行者未獲一軍之儲而旬月之聚糧盡矣夫是行者類皆軍中豪猾方能顧指諸軍歸而宣言我行往返皆決旬費且盡賴貸毋錢得歸耳某氏收責必倍子錢若等他日領折粮我當扣若干以償齎用是諸軍未獲一軍之儲業已什去其一再至不得行者居者皆如視則什去二三矣三至不得行者居者又皆如視則什去四五矣折粮月給二錢五分歲無全給諸軍曾不得什五如之何其不饒而灰耶臣愚願乞天恩診念窮邊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遼東志

平定縣

一濟清勾臣惟項年分道清軍御史專備勘遼遼東尺籍空虛待兵尤急居未三載解到新軍二千四百有奇加惠而安集之強弱皆可爲用先該巡撫通行各衛凡遇新軍入伍即日造冊支糧即可則以額外無儲槩不准給新軍無所借貸不貳則逃勢之必至者也夫御史奉天子命周行民間焦神極能窮搜厲禁即得一軍幸矣民間娶妻金銀路費軍裝無慮百金故一軍出則一家破一伍出則一里破夫既竭民膏血遠自數千里外致之顧獨惜升斗之需曾未及脫裝而驅之去臣周閱兩河往往見新軍殊灰號泣道路亦嘗與部司言之大都新例甚嚴部司日以飾省爲事他不遑恤伏乞凡遇解到新軍巡撫每名先給安家銀一兩河東聽分守道河西聽分巡道委官安插即以若伍之日爲始部司照冊支粮應否增損聽該部從長會計各軍各聽該道驗選老弱者填實城堡精壯者分發車營庶幾清勾不爲虛文而營伍稍得實用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遼東志

平定縣

則用車輪取其輕快易牽每軍六名運車一輛每營用車三百輛計用軍一千二百名先是暫借各營步兵徒取旦夕且數人無固志業無專攻終爲虛車何益於戰臣與撫臣會議車營皆用前軍不足則募軍多者抽一二名補之又不足則餘多者募一二名補之二營必得二千四百名足矣各委專官管練大較以一年爲期新集各軍日事其責何所仰給如支月糧如例每名日給行糧銀二分一年共該銀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兩就于戶部客兵銀內支給一年之後練有成功有警預調仍給行糧無警放歸行糧即止人然後戰車足用矣

門內軍器司形勢與舊詳明

一聞陷塞臣聞遼陽迤東據總兵官李成梁揭議移

建六堡其一爲孤山堡其五皆屬險山大孤山去靈

陽堡百里間日與酒馬古堡離場堡尤近先年建堡

於此添設提調戍之土齊軍逃得存四百易以守堡

日愈不支去堡東三十里有沃土一區地名張其哈

刺甸子舊爲賊首孟州塔張據夫所據今悉爲城其

地當虜四衝扼虜溫洞之口則據陽酒馬古離場皆

爲內地請以孤山堡軍移建於彼則南赴靈陽僅五十里北赴離場僅二十里非惟聲援易及重以肥衍可耕則皆戍守之利也險山最爲壑邊東南接寧東堡江沿臺東接大甸子堡東北接新安堡靈陽酒馬吉先任巡撫上之請建議特設參將駐守險山由是虜患少紓誠爲得策顧五堡亦皆內地地乃不毛軍無可耕難與持久出險山一百八十里亦得沃地五區口寬佃子曰長佃子曰雙墩兒曰長嶺曰散等皆爲遼海塞外地曰松子嶺曰乾灘子曰短錯江曰十岔口曰南岸子曰文大人營曰鍋兒驢皆虜衝也巡撫工之請先議築寬佃子堡以駭參將則其本謀緣力謂時艱草昧難于經始拓故堡以安新集漸次圖之積有歲時及今乃可從事請仍以險山參將部軍移建寬佃子以扼松子嶺乾灘子二衝江沿備禦部軍移建長佃子以扼短錯江仍以守堡官領軍百名應接朝鮮貢道寧東堡軍移建雙墩兒以扼十岔口南岸子文大人營三衝新安堡軍移建長嶺以扼鍋兒驢大甸子堡移建散等接應長佃子各堡互相聯

絡達者七八十里，近者五六十里，凡此皆皆林菁山嶺，可蔽形，出沒無時，遠成莫能追捕。今則門庭禦寇，其險與我共之。止上地饒軍食，可漸給，視舊五壁尤爲得所，依焉加以孤山，則六堡矣。計以舊壁遺之，附近居民新工，取之各堡軍力，治陶于舍，採木于山，其或軍力不敷，聽撥回部，暢流通計六堡，合用軍夫一萬五百名，各計工一百八十八日，每名每日量給粟米一升，鹽醬銀三厘，共該米一萬八千九百石，銀五十六百七十兩。每堡聽巡撫選委督工官一員，日給原耗銀二錢，共該銀二百一十六兩，併以防修軍夫城壕丈尺磚灰數目，修建次第，工役程期，一開報到臣，臣隨會巡撫張學顏亦符其議。比臣閱視，當塲面詰險山各部官軍，一聞遷移，莫不稱便，竊惟地利之肥瘠，地形之夷險，業已相懸，工料之易辦，人心之樂從，又復相副。且王將力任其事，撫臣謀亦僉同，況用錢糧不多，祇緣本鎮無措，今無照數請發，脩邊銀兩，以其庫疏，鹽蒿之需，粟米行營糧郎中就近支給，聽戶部發餉是役也。中國無亡矢遺鏃之勞，一舉而

拓邊一百八十里，何利如之？計大事不帶小費，此之謂也。

一聞邊疆項臣覆轍遼東邊工，亦既次其功賞，以請夫以遼視遼，功倍于出，以遼例餉，又或不然。蓋禦寇于堂與不若禦寇於門庭，餉之幸，靖門庭之守也。遼之路臺路堡亦足以利收保，通件來然而農不得受田，士不得稅甲，守在堂與，其如勝何？臣嘗以此此諸諸司諸司無有應者，臣又以寧前與薊邊接，山形大畧相同，薊之守邊有明驗矣。額今虜伺寧前日急，寧前邊事日危，非直遼受其敵，抑亦震于其隣。顧終棄地利不收，此難與持久也。臣不得其說，則屢請寧前兵備僉事李俊隨該本道親勘所轄沿邊地方，西自鐵場堡臨關起，東至板木堡沿河止，計邊地四百六十六里，于內爲堡者二十一，爲口者六十五，當虜衝衝內除大險山二百一里，不通馬步，不用臺牆，仍中險山一百四十三里，應割偏坡，每里約給犒賞軍夫銀三十兩，平川漫坡一百二十二里，俱應築牆，每里約銀八十兩，依舊造大敵臺八十六座，大水關臺一十

八座每座約銀二十兩。通共計銀一萬六千三百一十兩。大約照前修工舊例已足完工。而翼山海可以鞏上。都東極廣寧可以藩北。鎮軍兵咸利地方水寧矣。臣惟僉事李松之議。審亦有見於蘊之得守而罔以圖全。據其所區畫。亦既周悉。但微餉制例。則每臺之費將什倍之。即計臺工爲費二萬二千八百兩。倣今保定新議臺工畢而後及牆壕在戍官軍。就彼修守其工費無容倍議。如議計牆壕之費凡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兩。亦爲不多。合而計之。則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兩足矣。倘以寧前久坐危急。且爲東路襟喉。如數請修邊銀。當事者爲經久計。此一舉也。遼之守什得三三不啻也。自錦州以東少險阻。然東不數百里。接三岔河。此盡西河而畢。收之所謂六月之防有賴矣。計其地平衍無山可乘。即令二倍寧前。殆亦千萬之費。此再舉也。遼之守什得六七矣。河西既守而後可以關地聚民。外攘內安。寧有出此乃若脩復遼外遼陽開原舊城之地。自廣寧直達開原邊。縮而後不迂兵兼而備不寡。外當水草。內膾膏腴。此則什全

皇明經世編

汪司馬集

遼東書後

三

平露堂

之謀。兩河之完策矣。

一處逃。臣聞自昔遼東半饑饉重。軍民竄伏。山東海島瀕湧。以若率皆避重就輕。件而不返。先年在彼既非土著。或不相容。在此則官司有繁。屬戶族有催科。猶或可及。山東逃。議收爲寄籍。已奉欽依。始而計口三千。日後又復千人往矣。遼東邊民。因其賦役偏重于海隅。乃今逃者既得依歸。無復顧忌。自是則官司不相統攝。戶族莫敢誰何。故遼人之視彼猶扁堂。視此猶囹圄也。觀埽連引境內一空。豈惟寧遼亦將薄。勸撫臣之議如此。而苑馬寺未全者。歷陳其說。繼繼凡數千言。大畧謂事當會題。不圖山東執一隅之見。以爲定論。就事論事。其不可者三。一議遼東嚴禁海口。以杜續逃。似也。顧自江沿臺以迄山海。計海岸千里而遙。居民以海爲生。安能一切廢用。以絕口食。有舟即可遁近島。近島即可轉山東。殊空同歸。何必海口。假令沿岸置守。必陳巡卒數萬人。海不容舟。則居民立窮耳。一不可。一議遼人取馬軍裝。糗差必縣陸路似也。然自遼東而赴山東。航海不旦夕可至。

皇明經世編

汪司馬集

遼東書後

四

平露堂

陸路相距三千里往返非二月不能復以一夫一戶所得不滿備錄計其行資得不償失二不可一誤遼人越海者許寄庄遼人統送官司似也頃巡撫牌差下戶何其思緣調船運不遑事楊汝明等入島徵銀撫賞彼中邀截鄉縛徑送巡察海道公差監放官船沒官乃若自此續逃千家不聞一人捕獲者三不可也遼人賴寄籍爲逃遁之主又賴屬禁以塞追捕之門盡前漏魚若或歐之矣由此而居者辭納無資則賦役愈重賦役愈重則逃遁愈多竊恐始則羈縻久將撥發始亦非山東之利也臣嘗莊誦 會典凡各處招撫外郡人民在境居住許令寄籍將戶丁事產納入闔家納糧當差仍于戶下註寫原籍貫址軍民匠灶等戶及收籍緣由不許止作寄籍名色如違所在官司解京發口外充軍欽此臣惟王者有分上無分民以此爲防懼脫免者之滋起也今竊爲遼東山東計之議起發則力不行兩舍之則法益廢且衆不可激故不得已而以寄籍收之是所以爲山東者則善矣至若遼東受害誠如兩人者之言及今不同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金東陽

下露宮

以善後查得遼東原隸山東回省至今民運猶存必以一體視之始如疾痛害事遼陽城內設有副總兵仍設都司二員事省而官冗矣請以管捕都司一員移駐山東登州府專管島民與山東備後都司協同行事凡遼人赴聚軍裝粮差者先赴各道告給明文徑赴都司掛號驗明方許入島島民如復輟輟聽告各都司會問施行如無明文者即係續逃各都司協同捕獲解回原籍島民但以見獲續逃由首者贖各都司預定賞格每名口量給賞銀若干其銀即以山東原議各島船稅文給之各都司置簿開報循環聽遼東山東巡撫查考歲終通將捕獲及首出續逃人數類報各巡撫衙門如果緝捕有功聽巡撫具題陞賞各都司俱聽遼東山東撫按舉劾俱受各撫鎮節制其管捕都司必自遼東境內推用然後督責易及休戚相關然猶必倚辦于巡察海道一一就近督察之亦聽遼東撫按舉劾乃爲有濟天然則人牙相制血脉貫通在遼東既結目前之憂在山東亦頗意外之樂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金東陽

下露宮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八

徐寧遠聞公 陳子龍臥了

宋微壁尙本 沈 泓臨秋

董雲中上聞參閱

江司馬大南集

疏

汪道昆

保定善後事宜疏

臣 宣 後

臣聞鑒在不遠，防在未然，臣爲保定籌者，是已。嘗在正統、成化、弘治、嘉靖中，鑒治至及虜患中，勦比年始得少休，此則既往之繁也。勦故遼、薄虜往往得利，日伺之，未嘗忘適者，先聚堅強數郡，虜虜就逃，西犯雲中，上谷、封守日完，假令出我不虞，紫則諸聞危矣。此未然而之也。臣智識短淺，應足與計，今臣

皇朝經世編

卷之三百三十八

宣 後

臣聞鑒在不遠，防在未然，臣爲保定籌者，是已。嘗在正統、成化、弘治、嘉靖中，鑒治至及虜患中，勦比年始得少休，此則既往之繁也。勦故遼、薄虜往往得利，日伺之，未嘗忘適者，先聚堅強數郡，虜虜就逃，西犯雲中，上谷、封守日完，假令出我不虞，紫則諸聞危矣。此未然而之也。臣智識短淺，應足與計，今臣

臣聞鑒在不遠，防在未然，臣爲保定籌者，是已。嘗在正統、成化、弘治、嘉靖中，鑒治至及虜患中，勦比年始得少休，此則既往之繁也。勦故遼、薄虜往往得利，日伺之，未嘗忘適者，先聚堅強數郡，虜虜就逃，西犯雲中，上谷、封守日完，假令出我不虞，紫則諸聞危矣。此未然而之也。臣智識短淺，應足與計，今臣

臣聞鑒在不遠，防在未然，臣爲保定籌者，是已。嘗在正統、成化、弘治、嘉靖中，鑒治至及虜患中，勦比年始得少休，此則既往之繁也。勦故遼、薄虜往往得利，日伺之，未嘗忘適者，先聚堅強數郡，虜虜就逃，西犯雲中，上谷、封守日完，假令出我不虞，紫則諸聞危矣。此未然而之也。臣智識短淺，應足與計，今臣

皇朝經世編

卷之三百三十八

宣 後

臣聞鑒在不遠，防在未然，臣爲保定籌者，是已。嘗在正統、成化、弘治、嘉靖中，鑒治至及虜患中，勦比年始得少休，此則既往之繁也。勦故遼、薄虜往往得利，日伺之，未嘗忘適者，先聚堅強數郡，虜虜就逃，西犯雲中，上谷、封守日完，假令出我不虞，紫則諸聞危矣。此未然而之也。臣智識短淺，應足與計，今臣

各兵乃罷皆舊員也及照巡撫常駐真定或以精兵
分心乃今既任臺上兼以趨備其必以身督諸將
集而人有功自後兩助聽察室以行移錫易州以便
專責況距倒馬關僅二百里亦為適中倘遇微防各
工其諸各任其便是或一追也臣又據整飭井陘兵
備副使劉世昌呈水道所轄倒馬關迤西百里為沃
溝營外通宜大亦當廟衝內產礪砂研果亡命先年
裁革巡簡改設守備一員召募土軍一千名常川在
守邇來礦徒益眾已成聚落三千餘家恐少游民聞
風易合粉輒張打旗號懸帶弓刀原募土軍實欲黨
類焉則應名支餉矣則結黨同行將來好偽日滋為
患臣測合無請以原設守備改為備禦都司請給專
校重其事權仍聽倒馬關參將節制原募土軍量為
汰去二三百即就倒馬關白石口各營調軍論班補
之與之參錯夾持以銷塗禍該臣看義得次溝非直
防患患在礦徒益以人情趨利如流不避湯火酒酒
不絕遂成江河守備官薄權輕見利易動始而染指
既而濫觴臣查得真定城內設有民兵營通舉一員

奇兵營半營一員守備一員官亦備矣詎聞關參將
既有佔地頗亦同駐真定要城安居何為者也且二
關俱在穀泉視紫削倒馬緩急相懸臣請以沃溝營
原設守備所領地方割屬龍固二關參將裁革本營
守備魚竄邊守不昧官事亦區別患之一機也
一議應援大軍行有車有騎有車重有車兵法也在
前則講此久矣遠方結始保定騎或木遠責在應援
何可無備夷考唐成之役保定軍軍城西傍一二騎
當營殺人雖有嚴命終不敢發一矢無車營也臣請
行撫鎮真保標下飯餉中武各立一車營即選標下
士馬精壯者充之每營壯騎各三千即抽減必各足
二千五百騎或不足則求足於各鎮各營各營率
以騎雜步兵非有行列自非騎練稍極則與將領私
役居多就各營而足之易易耳西營求伍授器一如
餉法即運車用器有不習者聽總督就前選習者謂
之彼此相傳可以歲月責效保定兵士雖驍輻重營
每遇營務將行預先雇募民間車中各二十四輛運
載礪砂礪料造營以行計日浸資民無偏累矣

軍器校臣督制器利用，兵家所先，保定租于承平

上無甲兵，今巡撫始受事，即爲籌畫，俾成軍容，臣前

疏已言之矣，各軍惟取易辦大半，以抵爲兵卒，然用

之資不足，以遂刊馬，惡能格處爲也，臣據整飭易州

井陘兵備，調使高文薦到世昌，軍爲處衆內附，邊患

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固治安事，該大學士高

拱等題奉欽依，內一欵，整器械，臣等議得器械不

整，以卒于敵，妄當及時整理，但軍士貧苦，力不能辦

軍三民七軍器，難解納工部，予多不理，若使將舊器

在木處，器與軍士自行打造，公款殊爲兩便，合無飭

行七鎮總督領經手官，或應別項討給官錢，或應暫

借下，民七年例，各方議奏施行等因，到臣，臣惟軍

器製部，事一或法，不容變亂，而存儲料銀，又該閣臣

條議，及本明旨，尚欲遵查，得各道呈開，需料銀製

軍器，月領發進，議允，令日與邊衛相同，但歲計共銀

二百一十三兩五厘，每歲需銀，應廢成法，合無

自今以後，以三年爲期，一年如歲，暫借，二年照例

解部，以後週而復始，悉照此行，益軍器三年一造一

修，小可以望堅利矣

經略京西諸關疏

李昌陽啟

臣查有議得我國家定鼎燕都，尊居井極，前爲左輔

東，臣古壯諸口，保定爲右輔，西扼紫荆諸關，先年虜

卒內非而東，梁未聞其後，虜數東窺，而西陲稍息，要

以西商相近，尤當先事爲防，該蒙 皇上納本兵言

獨以築臺守險，爲防邊要務，此誠明見萬里之外，先

得多策之勝者矣，臣等目然在事，敢不踴躍，賸祇少

紆西顧之勞耳，今該臣等會奏，督撫，前鎮，邊上，皆會

會同各道，虛心集議，今所區畫，亦似位置得宜，拒守

有賴，知險知阻，不數不踴，雖未敢遽以爲完，而地方

人力，軍於此矣，房臺必如部議，給銀二百三十兩，固

不爲多，但地有險，火功有差，蓋以繭之上上者爲

準，或以一百二十兩給之，如之上中，宜必稍減上之

下，宜必減中，大約爲之哀，蓋每座應以二百二十兩

爲規，稱物權宜，取彼與此，宜亦可給計共該銀七萬

八千一百二十兩，該鎮主客官軍，共計五萬，以上除

兩班成額，及撫鎮各標，軍器駐守哨探外，其餘不分

各營各路亦照舊例每防計軍五百分築一臺
 在兵則終歲駐守兩防共築臺二座在客兵則仍
 舊買防候正架一臺人約不及四年可告成事部題
 每歲仍將建造過臺數及有功候事人役各照例錄
 先年事畢分別賞罰最為有見但今未奉成命已迫
 秋分各地鳩工事方經始各聽土客官軍通融營撫
 咸令裁領先採辦磚灰石料通計下防之數以待明
 年備工抑或工料可資即及今修築似難一例通候
 本歲歲終計築在兵兵五百名共計三防務完三庫
 客兵共計兩防務完兩庫于此通計殿最以後則各
 年課功其工程必先衡次次衡而稍衡最後一照後
 開限限期於萬曆四年工完沿河口接鎮邊城則以
 沿河為界沿河陸路日下千口通京師最近水路則
 通肅清恰今河西築臺一座原謀該鎮地方河東舊
 堤坡下亦應增築一臺則津昌鎮近該臣題增劍昌
 敵臺一座昌昌一十座其工方即取諸此抑臣猶有
 說焉夫靖月臺則無底臺非靖則無後京西邊牆新
 修頗多堅固有馬水口則舊第五六在紫荆關則什

居一凡此諸省幅輳之區閱視之所易及者也其
 有偏僻深險又多險峻領煩防得馬水口應折修邊
 牆一百九十六丈應增修一百九十九丈紫荆
 關應折修一百八十八丈七尺應增修一百丈
 經馬關應拆修九百一丈五尺應增修一千三百二
 十三丈七尺凡在臺上為敵工難通與侯畢臺上驅
 巡無另議修築馬水口沿邊林木內邊修者百里次
 者數十里紫荆關虎張石倒馬關茨溝營等處亦不
 下數十里此皆先月禁木足為落難防得易州炭廠
 外商假借量度為名伺伺官關隘官侵伐沿邊樹木
 近又一部郎中楊驥估出不禁約第恐此輩猶復覲
 覲況今等赴臺上有事採辦止許折薪以克燒造勿
 及樹株亦恐違法官軍因以為利伺馬關一帶界屬
 山西雲臣廣昌地方臨省分陝大難禁約查得先年
 邊臣嘗以伐木受法今在經輔重地情罪過之及今
 修邊應照部議申明馬禁即有通同假借及乘機盜
 斫者比律重科仍行山西巡撫衙門一體禁緝錄是
 而前代不受家阻莫究寧亦萬世之利也

巡務疏

勅諭奉

臣聞親前二鎮軍馬趨關查議軍餉事畢謹先陳
管防之意以備及時採擇施行竊以勅諭近表二千
里而遠京師軍寨外二百里而近宜必設險以守然
後藏臺高遠該先令修補鐵諸臣沿途築空心
臺一二百餘座官兵貯器戍守有氣填塲驛脫
省門再至皆敞過去使非有臺可據安能露梁待之
彼亦我通計十其夜餉莫易於守守莫利於臺此其
明驗較易者也臣聞靖邊臺遠觀我國寧萬世
自司經世編
卷之四
九
平露臺
夷夏之防夷哉非矣凡諸要害部署已周獨深河以
東居庸以西若松棚諸路中稍有間缺大約增臺二
百座始為完工查得先任總督譚綸原議築臺三千
座其後僅舉其半就又減其半之什二三徒以物料
人工悉出兵力計一臺之直不啻千緡公帑所費十
不當一釐不堪倉不得不暫休之方謂時艱非得已
也臣先任在行役報有意乎增臺於是猶持兩端未敢
輕畫諸口益自邊事起諸軍日在守邊比年稍寬自
廢具舉無論臺垣涼棚城堡關梁戎器教場營房倉

庫能如神利學舍公宇成樓道路隄防紛紛諸役久
理累歲多或千楹率皆以丁徭備不遺餘力此宜作
食之附也王將以練兵為職亦既有年工作頗仍竟
未遑暇乃今兵制更始其有章程此宜訓練之時也
比部以會計軍餉複及春防查得各兵仍受他工未
得專練云一切工作莫非公家要以審擇便宜則
邊臺為急與其赴他工而荒本業蓋自其急言先之
近者省中東庫日伺深東西虜或有東意有備無患
夫非武之善經與臣請申命境內當事諸臣及今相
章司經世編
卷之四
九
平露臺
地宜合兵力增臺二百座祇以一防為期往者分工
取嚴寡而責效眾及今分數倍後以聚舉輕往者給
賞有差每座多則百兩今亦倍給使之採擇有資此
以快追使之勞不怨矣即如臺二百座計直不下二
十萬緡今雖有加不四萬而足額行山東河南二省
取解節欠餉鎮民經折銀各二萬兩備此有餘如或
未敏聽彼借解追補事可立集不假旁求倘以春防
已深秋防已遠今歲但以班軍分應諸役勿及其餘
期以來春一舉畢事臺工既竣務守成言自後至客

官軍諸發悉無所與。然令專習武事以責其功。庶軍精壯者一體沐之。次者不隸或行使之專任力役。然須以訓練舉爲之。偶停如後。政出多門。其不隸滋甚矣。

中鈔通州兵馬疏

通州兵馬

議照通州營軍師之肘腋控水陸之咽喉地至重也。故一城之內五衛之兵在焉。乃今則惟二千有奇兵至寡矣。無事則分部巡緝與軍營之捕兵同。有事則調遣應援與邊營之戰兵同。亦至勞矣。語其將則署

皇明經世編

江司馬兵

手書堂

衛爲分守迄今未有專營語其兵則各衛以是成爲。急諸軍以京操爲利其利者爲城操迄今未有定伍緣以營制未定分數未明故權雖不克而莫敢言兵。雖日耗而莫之詰。往年本部侍郎石茂華駐守親見其狀始議及之。次年臣始入部中。次當駐守祇循故事。無從督撫問兵。又查部例遇警則徵保定三千以備緩急。于時彼軍之情狀各鎮之部伍臣未周知。比臣閱視首次通州各軍皆小枝短衣若有餓色。面語通州參將言彼何至各軍赤立。僂不啻懸鵝。今茲

小枝短衣猶出皆真借食取餉。臣等慮此。問半則懸鵝如故。又惡能軍。臣惟通州無河。自日通京道往問間者。虜營垂涎於此。故屬部臣餉之。乃今重地臨海。恐非所以示異國也。及臣閱簡手籍額兵盡地分營卒無及通州者。既聞保定同誰爲守通州。舊皆倉卒以應師期。迄無定議。大部臣之倚各鎮如此。而各鎮之應部臣如彼。即有徵召可爲。未必領茲軍僅二千馬僅五百。誠知其不足賴。亦猶資於無兵徒計十粟束豎得令全壘以守。強管之。固如是乎。且皇明經世編

江司馬兵

手書堂

手書堂

乃高島有制夾即照餉禦馬側並免明銀上追汰銀
仍聽免給項定兵額昌平已立軍營通州亦必得軍
營而後可出城御守餉鎮故有賊車進重者或病難
行則非趨利遠援即得車一營附以火器足以威敵
雖有勁虜又何敢薄近郊比臣議保定車營亦將爲
入衛計如果調赴通州則二車營可爲犄角其利居
多本營額兵二千四百名則以一千八百爲車兵五
百爲騎餘爲中軍雜流亦兵制也見在不足之數候
清勾選補不誤營操者另籍以充城揆無事則騎者
分番過還索者專習推輓擊刺有事則步騎合營以
備戰城揆分陣以布守守城者亦聽參將合練不以
出征如此則兵雖不及三八皆得實力餉雖如給二
十皆得實用御車可以爲一旅矣

書

劉大中丞

賜謝浙兵

聞中自調浙兵以來三見湯平屢經克捷莫非其力
而猶其破巢之所俘獲計功之所責千數亦不費後
聞地倚賴於浙兵浙兵屢趨于闕地情事之必至者

也但一人入伍則必授一人之糧一日在營則必給

一日之食即境內用兵亦不容少況越境乎先年募

兵於浙移文未始相聞浙人皆聞大寇在閩不啻蠅

集帳聚甚者不謀不皖本鎮率多私募私投彼既擁

衆而來驟之出境恐激生變故譚公不得爲之收兵

入伍縛其首事者重繩之當是時寇患方亟正仰給

于外援軍儲所供可取辦于內故譚公猶可調停

隱忍然已非其本心也於是定爲分班移咨請發正

徵假借公法禁止私圖非惟在浙得辦駐於方來而

有閩亦怨艾於既往矣其後趙公與譚公意見未協

文法頗繁後之募兵或咨或否又一變也及其受事

之始僅餘帑銀一萬七千而水給當年功級及該季

月積不啻八萬某朝不謀夕焦勞萬端幸而仰體寵

靈境內無虞即以省一日之食一人之糧於其誠幸

矣繼而滿人得翁開府於閩有若二天何者謂翁視

天下猶一家視不官爲同氣也某格守成議凡事必

稟命而後行亦恐萬任義焉或有藉口子民託名報

效如譚公焉時所苦者誠欲申明紀法以寢其謀耳

承翁方昨來京發兵如期功破入望非真。人之私成也。是以義烏縣徐知縣妄報及匪真數十無。師昨翁改派員調查發夫放匪首倒出境則有楊實在省院追覓臨教塲給之。在路則有行楊沿途府縣查照兵單給之。統押則歸偏袒。過關則報朝日。有司卷牒。在在可查。若既出境而復私置各兵何所給餉。此可坐照而知也。至若班兵更番務照成籍點發律以文法。允宜遵行。揆之人情似其不便。何者。浙兵赴成率以暴利而來得利而歸皆謂保身之空軍。而改他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卷之

下錄

間給閩方緒乏似難於常額之外。如此供需。如自浙給則以境外之役而費境內之財。惟翁所裁耳。閩中延練三兵三營漸有成效。今所取發已減浙兵三。自後則三兵以漸而增。浙兵以漸而減。則應募者日少。操兵者日銷。不假科條不煩文法而兵端弭矣。大甲丞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卷之

下錄

於計曰投鞭猶若不給彼或勝險矣。人可惡其
氣狂奔水可避壘師老財匱其計之曰一日議兵
則計撥有軍兵三萬門先受常事者是以典師被
亦厚澤而澤澤矣夫以一大當聞之發數萬守之此
非節制之兵誠難進取乃今三部節制事凡為後天
抵俞將軍之謀畧右將軍之威名固皆一時之選顧
其所部非降卒則撫民戍上兵耳此輩烏合不馴陸
梁難制竊恐三將軍或未能責其一用命又惡能
制敵之或命乎哉所云節制之兵威將軍是已然成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馬集 七 軍容章

序

大將軍成長公應詔奉陪序 將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將軍

下要章

往余有事閩越蓋與大將軍從事則大將軍苗康
閩越今上即位匈奴入西北邊上川群臣言趣
召大將軍以備緩急往余與大將軍言邊事大將軍
率以爲預其言曰西北視東南難者五萬夷航海至
其大率不過一萬人匈奴何過往往不下數十萬邊
地凡數千百里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趨一軍無堅
不入二難也馬夷但裸跳梁圖生五步之內匈奴控
弦設騎悉甲長驅或若烈風王馬辟易不暇二難也
中國所恃者火器耳非風高厲胡塵蔽天我當下風

火不得發三顆也。馬夷來去有時，非時雖不能涉河，大之望有，正能出言發中，匈奴至無留行，則馬率不可制，四也。自遠宣人藩衛京師，或在吭背，或在羽蔽，以故列鎮相望，地守之被累此，無不牽。越就令不一，蜂聚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也。有一于此，猶將不振，況五乎？余惟匈奴驍悍，故能得志，卒使王庭北徙，封狼居胥，以還漢之力臣，制軍去病數人，且彼或卻兵法，不用從以天幸，得定大將軍以節制，間何論宿寇？假令受西計，其頓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法司馬集

卷之四

下

後出討於塞外，方其未集，可得志不難。幸一擊以張軍，一虜必大創，是則以奇兵正以衆乘，塞以塞，塞以塞，此獨有奇咎之事，意尤寧，能承余善其言，卒已志之心矣。乃今奉明詔以討，大將軍果以爲難乎？相易邪？世父春秋，右軍總前左介，曾徒以文墨議，誇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蓋非旬月不達，即失利，庶幾猶及於桑榆，邇地審邇京師，朝發夕至，一聞告，建詢譟然，群起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一矢相加，已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法司馬集

卷之四

下

存亡在任使。固片虛言。雖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攻。方叔之平蠻。荆。由北伐起。故其詩曰。薄伐獯貊。續。荆來威。此非直以積威。薄之功見。而上下信矣。大將軍由。則越以其積威。何可勝言。海內方推轂。大將軍。無不信者。大將軍非常人也。果以爲難乎。抑易邪。

御史中丞張公平鑒序

前平八卷

夫治莫盛于唐虞。而有苗以逆節著。猷云于羽來格。其族類迄今有焉。我國家用夏變夷。廣聲教而寬文。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平露堂

法。三楚百粵。並建督府。彈壓之。其後酌緩急之宜。罷楚督。粵。自儲囊毅以嚴治粵。功用乃興。嘉靖初。上師入粵。振歸旅以來。八寨破之。師無甯行。僅借賊。繼幸之。兵端未弭。屢屢。其在中。馬。何東南人。自吳及。酒。自。酒。及。國。皆。國。節。誠之。臣。出。矣。粵。故。粵。後。爲。市。貝。木。中。粵。愈。深。加。以。山。海。淵。數。乘。靡。爲。肅。腹。心。之。寇。不。服。爲。謀。二。何。棘。也。人。言。吳。浙。靡。也。身。自。外。傳。之。聞。其。道。乎。毒。自。中。潰。粵。猶。之。癩。也。益。與。有。生。爲。始。終。雖。有。國。醫。無。不。狼。顧。及。胡。也。保。平。吳。平。浙。余。幸。

從諱。裏。敏。平。閩。顧。惟。兩。粵。紛。紛。日。不。暇。給。東。事。急。則。粵。東。置。開。鹿。而。督。府。西。折。答。格。內。事。急。則。粵。西。置。開。府。而。督。府。東。羅。摩。度。其。西。置。則。自。殷。閩。府。始。于。時。有。占。田。之。征。入。寨。包。藏。禍。心。託。歸。順。以。緩。天。討。會。露。師。東。粵。開。府。督。兵。而。東。山。海。以。次。蕩。平。尋。拜。計。相。上。書。言。百。粵。底。定。不。者。惟。羅。滂。臣。且。行。其。以。俟。代。者。及。凌。司。馬。代。督。祖。羅。滂。遂。平。八。寨。肆。爲。無。厭。乘。時。蠭。動。及。司。馬。入。泰。替。當。如。鄉。者。言。羅。滂。伏。誅。不。者。惟。八。寨。寨。而。孤。白。羔。袖。何。爲。是。在。任。事。者。圖。之。習。後。舉。及。劉。司。馬。代。督。府。而。張。中。丞。撫。粵。西。八。寨。稱。亂。有。微。罪。在。無。赦。督。撫。上。其。狀。請。加。兵。上。以。爲。然。第。毋。以。微。罪。擾。境。內。于是。徵。兵。十。萬。悉。屬。總。兵。王。尚。文。主。之。請。餉。五。萬。悉。屬。參。政。彭。文。質。主。之。分。部。則。參。將。李。應。祥。倪。中。化。于。嵩。張。榜。爲。四。軍。分。地。則。三。里。折。城。夾。江。上。林。爲。四。哨。分。督。則。副。使。陳。俊。策。國。治。參。議。姜。忻。李。一。勉。爲。四。監。督。府。遣。故。參。將。梁。守。恩。振。鐸。從。中。軍。進。于是。爲。期。日。自。歲。十。二。月。辛。卯。迄。十。春。二。月。壬。寅。命。及。則。鼓。行。進。賊。黨。殊。或。堅。守。我。師。四。面。得。之。既。奪。據。單。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平露堂

卒是保故穴，乘勝而掃諸穴，有亡命者悉搜之，俘馘
 萬四千五百八十二人，殲尸二十餘眾，益延袤五百
 里，諸部落悉平，胡血指方按部紀功，與班師會，既多
 其以全取勝，勒石而銘其功，夫事有似難而易者，首
 事是也有似易而難者，成事是也，首步難矣，上之慎
 慮而動下之熟慮，而從譬之射然，以虎視石者也，胡
 少得之在吳，在浙，襄敏若不依之在閩，司徒之在古
 田，在東粵，皆是也，成事無難矣，然而氣盛則驕，驕則
 情令煩，煩則玩，玩則偷，上情下偷，惡用九，怙終如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司馬氏
 家
 王
 平
 乃可及家，今督舟中水之得粵西，皆是也，集爾八寨，
 曾不足以當一隅，夫復何難，要以盡萬國而舉十全，
 晉將罷尉微，以相休息難之難者也，瞻管古田之
 役，宿將藉上窮為高談，知必舉兵，非數十萬不可，乃
 今發檄徵十萬卒，用七萬眾，不勞矣，管殷司徒，默捷
 譚襄敏，顧不佞言，使吾黨與司徒並驅，即制勝無讓，
 鄧軍興七萬，足用殆非吾兩人者能，乃今請餉五萬，
 卒用四萬，而有贏餘財不費矣，不勞不費，獨成人所
 難成之功，則無負天子之力，臣蓋社稷之伐也。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九

華亭

宋徵晉上本

徐學遠

選輯

陳子龍

顧開

宋存標

張居味集

頌

曾中丞平戎頌

平戎

張佳胤

皇明經世文編

張居味集

下

千露堂

予覽漢事當建武元狩之間武帝挂伐四夷既擊破東越番陽今唐上書通使耶爲制越一奇乃拜崇

中耶將發巴蜀辛自焚拈犂犂犂犂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卒死者甚衆而西南夷數反發兵耗費無功辛

用御史大夫公孫弘議罷之則戎裔黠悍恃險憑陵內地有由矣唐宋以還外示羈縻多叛少服明興

威德震十薄海內外所謂宋提南廣之族編戶內屬即不至若唐宋貴深入大寇而鑄度巨測天性然也

累朝勦師問罪者八而惟成化之役最太罕至師老財盡僅一劍之而上卒物故亦累相當趙年族類既

蕃日起戍心當事者率謂財竭舉廢稍示包荒遂逆

極揆連轄內地揭發上司却殺長吏祇祇爲虐行旅

爲虜問錢六邑之嬰孩以劍孕婦爲娛樂羅我天

子聖神聖王將相際文奮武鯨波偃于東陲閭閻銷

於炎微在謫名王東身歸命頻恐西南赤子向隅泣

戴通惟今皇帝謫除之賊器于廷臣擇可紓西顧

之憂者僉若曰惟太僕寺少卿臣曹某者昔年蜀已

治行異等開府西征焉如斯人上乃降璽書授節

鉞一切蜀事聽公便宜公下車按行要害拊循其人

民丁足力排羣謀上表出師選將領徵苗夷儲糧糈

皇明經世文編

張居味集

二

千露堂

簡上仙格賞罰除器械申號令次第臚列受成廟

算舉行入討大大策士軍慮獻奇鷹揚斥牙尚迫果

效兵革犀利有虎視牛吞之氣公下令曰蠢茲大羊

難以化惠惡貫滿盈實天厭之惟爾大小文武將吏

及二三酋長尚念國恩共伐有罪若不共命予誓不

與賊俱生且將孥戮於汝總共官劉勳等頃首轅門

矢心奉命時計所轄上漢兵十四萬人遣將分布有

差而劉定總之設奇襲險無雨時吉夜探升健引肯

以一當百九旬之內一舉而拔凌霄日舉而拔都寨

再舉而拔九絲。拔他大小險砦者六千有奇。擒斬夷人四千六百一十有五。內稱王者三十六人。安集者三百八十一人。焚降死者無算。拓地方四百餘里。獲蜀漢銅鼓九十三副。它夷仗頭畜無算。疏聞。天子大悅。爲告廟獻俘。坐明堂受捷。百官舞蹈稱萬歲。以戰功付史館。著在竹帛。以古器陳于大宮。用表武功。特晉公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太學生。願以下論功有差。公請于上。建城置吏。欽定戎縣。曰興文。所曰建武驛。曰都寧。翁曰恒裕。他山砦名。則公所自易名號更新。屯戍募布。放牛解戈。宛然中夏之風。云山人張佳胤曰。蜀當三面夷。而都夷則諸夷諸矢也。都夷平。諸夷且保首領。不自給。所與宣布。天子威靈銷全蜀。未萌之亂者。公之伐也。某方謝事。自幸江山無恙。日與諸父老子弟樵漁其中。所以拜賜者不淺。謹屬言作頌。萬一備平戎之雅云。頌曰。赫赫有明。迷夷成夏。如陽當天。以啓長夜。累聖十世。歷祀二百。運隆佑熙。民浴膏澤。於惟今皇。生而神靈垂衣。嗣服萬國。其寧海波不揚。災方廓清。北盡沙漠。空無

李明經世編

張居謙集

平戎

三

千露堂

王庭。蚤茲熒竟。敢爾解亂。跳嘯潢池。負固作難。鳥聚鼠竊。刺行自如。塗炭六邑。田廬爲墟。夫不及耕。婦不及織。旅無懷資。居鮮溫席。虛毒無辜。噬比。扇豺。藉未白晝。修遑。條來惡貫。既盈。天厭其禍。帝哀蒼生。乃眷西顧。宵旰靡遑。咨謀在廷。文武憲邦。議彼同卿。帝俞同卿曰。社稷林。臨軒授鉞。汝往欽哉。公也。奉辭爰整六師。侵于之疆。威德並施。轅門翼翼。有嚴號令。蕃漢稽顙。恭聽哲命。越趙桓桓。枝擊張皇。戎不侮禪。據險恃強。尺一蹙。多方仰攻。大帥趨之。十倍其鋒。皇明經世編

張居謙集

平戎

四

千露堂

與文假武先氏有言西南齊魯帑帑在國無金在瑤
豈無戎雅敢備斯章

書

上陳趙二相公論盜賊

月蜀盜賊

胤近得家書傳聞西鄉太平之間賊徒流劫中多白
運教亡命之輩聲勢甚大又兼忠萬地方黃中之子
近復倡亂道塗梗塞各州縣人民惶惑不事耕作蓋
懼盜賊流劫遂無固志也此皆因往年妖賊蔡百貫
殘破之後而亡命之人每有報復之說今愚民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得賊勢萌動相顧驚駭况各處城池不修防守全欠
如往年蔡百貫陷九州縣之域各掌印官有先期懷
印而逃者有被賊擁入營中而甘受辱者賊之所至
如履平地及至事後論罪俱從未減而朝廷明憲竟
作虛文如此寬縱地方何賴萬一前賊未滅則今日
之事尤可寒心近又會戶部立上事原任富順知縣
新自蜀中來又云松潘番夷亦復騷動竊惟巴蜀地
險而民貧險則攻取甚難貧則轉輸不繼區區一隅
懼此多故此全在當事之臣治國如家及時邊會制

之力萌如果前聞是實伏望明公貽書彼中當事者
嚴修武備安集人心已形之賊刻期擒捕如有失事
官自照依律例擬斷慎勿似前姑息以貽地方之害
增人心之憤也鄉上之憂有聞不敢不白

與趙汝師宮贊

宮贊

載讀來書籌度邊計覆露生者良厚南兵雖兼二人
食而驍健可守上著軍大半疲于工作近聞罷雲中
軍而召集六部良家子今募得二千七百餘矣先給
安家銀三兩其兼食視南兵類皆亡賴即厚廩曾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能當須臾賄飲之費或為盜或行乞生糜多餉無資
戰守遑遑談者皆曰罷邊兵練上著今土著如此生
且甫任屬當祁寒不可操侯春和督諸將訓練以驗
可否然後為計也餉鎮四股本可守邊長一千二百
餘里其修者足稱金湯以數年工力僅完什之三役
軍有數完限有期以力計之尚得十餘年生竊謂當
西虜款塞之日似當破格發帑銀雇募夫役併力修
舉乘時完報今太倉閘寺積畜毀富一聞邊臣請發
輒作經經守財之見不知積多必散與其供無益較

修邊孰宜也此在廟堂定謀主計協心而後扈臣可以注措不則工不及完虜不可測不知其所終焉爾仰如近日議修山海關城僅二萬金而司計者難之事之掣肘類如此門下忠誠爲國乃敢吐布所云使問勒狀以謝且募當嵩侯不宣

與張大司馬書

劉瓛廣信

尊諭叙遠立功倘得不及亂尤幸尤幸加餉事不審大司農之意云何八里鋪修工專候明旨行胤東巡昔與撫臺計議欲處去歲犯黑谷關小阿不戶此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素在喜峰馬蘭二路領賞業已密屬張臣且照常寬假今之不覺誘其近關而後擒之又一面屬李如柏於黑谷關多方備之今撫臺意欲以數千人馬而出塞三四百里搗巢此必不可者此昔草茂馬肥駐牧不定一也一出塞則玉石不分以失它夷之心而開釁二也且此小酋爲青把都部落一有殺戮則青酋必譏以爲左右人而不肯休三也此事一行而難于結局四也況三衛乃祖宗二百餘年撫賞之人不安撫舉自撤藩離以震動京陵五也以諸路兵左

而鐵此小酋誠如振落但熟計前後之事終非長策只是近關皆可撲則撲之如不能撲只斷實嚴備之以俟其內犯而後舉事則在我之名正而彼亦無詞若在黑谷關爲之尤爲正理且如近日遼撫合勒之說非不壯其謬謀數月審度利害此說徒動人聽耳且藺鎮事又安可與遼東並論乎胤乃當局者安敢誤國古人舉事貴謀勇相資蓋不專尚勇也謹復

上蒲州張相公書

蒲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胤昨啓浙中今歲頗稔人心大安營兵皆皆訓練亦頗相信有犯者必治勿敢異心且日在營中教習武藝出入有考皆言較之往昔散漫無統者不同而杭中士夫每揣胤未發之意恐有它舉切切求免蓋謂法度已行人心已定之故也胤尚不謂然近日處州有白蓮教妖賊皆因節年養亂之故胤訪出即嚴行道府擒其爲首者數名杖死而暴屍于市愚民始信其無他術而自悔無知一面出示盡行解散歸農地方已大安矣初道府具文欲行上聞胤謂浙中自變後訛言朋興若曰張皇則乘機而惑人者不知有

幾況此事甚易治之于早不過一應捕之力即如鎮江近日之事不過如此各官鋪張甚大可發一笑厭之意只在修實政黜虛誇但求地方安靜足矣浙省一切應復事宜奈何一時司道更置殆舊者既去而新者不來遂覺壅隔而難行也

與部科論虜情書

虜情

連日以來報東西糾合之說紛紛不已只在我備之生于十八日回鎮調昌保二鎮兵馬分布貼防西協以防小阿不戶挾賞之事然後提兵東駐馬蘭松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之間以觀賊勢何往此時諸夷聯絡邊外圖獵一面探內地消息前獨石報西虜青把都東行至今尚未見虜地的信蓋虜賊欲大舉必是東西相合然後長驅使一則不敢也今內地備之可謂不遺餘力只恐備久而怠心生惟此一節當時時申飭也若虜衆知我已備必轉而犯寧前寧前兵馬頗卑薄堅壁之外無他策也小阿不戶許以八月內認罪開賞今乃乘機借兵于西虜以挾賞于三路意欲哨探其兵力何如若果可乘當誘而殲之但恐兵力衆大又不能也

念頃如此亦不敢自謂能了此事知臺下東顧甚殷草草布聞不宣

碑

建修獨石三城碑

建修獨石城

國家之有宣府其右肩乎宣府之有獨石又不啻非門鎖鑰焉也當宣德間薛陽武行障塞疏言大寧既棄開平寧援遂徙開平於獨石固荒石爲城草昧之初未盡地利正統中虜數入寇八城並陷虜得長驅而有土木之變則獨石之輕重安危可睹也隆慶辛未大酋欽塞稽顙稱臣迄今十有五年邊鄙不警桑土深徹不殺牲撫上谷酋長滿五大恃其兇狡監賊糾銀定竊犯雲州諸堡因而閉關問罪挾計中阻乃從張家口悔禍自贖刑牲而盟邊事益寧不穀乃周行塞垣小者堡大者城崇墉化化櫛比相望然論要當孰與獨石猶之于薛陽武所擊基也不穀慨然捐鷹額迨道會憲劉公葵而歎曰諸臣經畧不遺餘力何置獨石度外豈以逼虜而工不易終耶若夫此輩化爲區脫是大憂也相與計度遂會督所鄭公上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其略曰臣頃者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授臣以疆場
 竊見獨石三面鄰虜僅有半驛店猶見崑崙二堡通南
 路一線為獨石咽喉獨石城故卑薄歲久且有復湮
 之漸二堡又皆斤鹵不可恃今藉威靈爵制商首
 無敢奸命三城之役安以時舉若城獨石而弁二堡
 不如無城夫取諸步軍工食取諸班價糧廩取諸正
 餉期以四年不徐不暇可報成事疏入下天司農議
 報可會不殺入求本兵泰安肅公來代經始於萬曆
 十年某月獨石城長一十三丈一丈有奇砌以石累
 以礮視舊城增一丈二尺共高三丈五尺外增敵臺
 一座並牆共五十八丈大小城樓十六座廳事十八
 楹南門樓一座省糧二千五百石八十有奇銀
 一千五百十二兩八錢半驛店長一百十七丈高如
 之本堡產石盡以石易甃增修大小城樓八座節兒
 谿長二百九十三丈九尺高如之增修大小城樓十
 座省糧七十九石有奇銀二百十三兩五錢有奇以
 萬曆十一年某月工竣脩指而工僅三年也報成疏
 引別有健錄兵憲劉公屬象將麻水勳鄭石馳材

官檀州以記兩惟茲三城之議不殺實稱之幸觀厥
 成安得無言嘗聞春秋重方設有城必有築必者
 凡以明不得已爾邊城為華夷大防所謂不可已者
 莫大於是今三城之役完不俟則則不盡則憐憫維
 堞量輕鵲峰之案然獨石清難也宣府堂皇也
 京陵爽室也一固舉固謂獨石係天下安危非耶夫
 中國而城外夷所忌件不殺迨使虜王俺答則對使
 者言為我謝太師間內地亟治邊城猶阻也以數
 千百里計安能尺寸而固之一潰皆潰莫若繕城
 固我虜卒未易破也不殺心德之大聞築三城時虜
 酋青把都與其婢太松咸具牛酒享士大虜人以所
 嘗試者而授我以要領以所深忌者而樂為之勸事
 前代城邊者多矣以詩書所稱不殺則未之聞殆歟
 休哉算諸藍縷以啓茲城實惟諸大夫將軍拮据之
 九然非國威震疊本夷狄革心恐諸大夫將軍亦無
 所措手不殺且有私憂焉古之言曰懷德維寧小子
 維城蓋言險不勝德也今三城城矣其將以邊事歸
 威耶抑將因城以治內也如城可恃為漆為金至今

安在又知大以頓之美山河以固之南非斗以形之
皆不救於敗亡之數惟是諸大夫將軍毋忘文德治
此武功則古人所稱中伯良翰李勣長城不殺誠望
之矣是役也制府鄭公洛始終持議克壯大猷中丞
蕭公大京威懷茂彰文武用命兵憲劉公葵夙夜經
營心力獨勞故將軍麻公錦與其子泰將承勳父子
戮力勞畏軍懷戶部郎中趙公以康韓公取善先後
給餉鼓舞衆心其他效忠趨事不盡紀別具碑陰銘
曰非敵上郡南引上谷緡石巖巖而名曰獨南夏外
皇朝經世編

卷之十一 建德 十一 平路堂

記

勦修巡關察院記

巡關察院

古之爲關譏暴而已迄于戰國燕秦長城自造陽至
襄平置上谷漁陽右非平以拒胡秦漢與唐因之而
關政益重五代時山前後州俱入胡歷二朝五百年
以僭僉我中夏是種阨之道疎而禦侮之任弛也我
明開大日月再開風笑噪誇夏統一雖有遺孽竄
伏而大駕聲虜庭者三爰從大寧奔關平豈猶元
朝之朝割造陽地而防其斗時易達胡耶靜此沒沒
不逞遂遣大卿督撫未已也又察之以部使者界黃
花而制之則京陵居中西至于龍泉東至于山海
兩部使旗鼓相望職列于掌故名題于貞石有賢否
幽明其人可知也降慶庚午罷兩關帶於巡按壬申
御史梁公許疏入請復皇上即位罷如初尋遣大
卿兼閩科臣繼之癸未御史陳公性學又疏乃議歸
於一節書封章其事可攷也不殺秦督魏場視兩
關如軸一切邊政皆得參與末議當其時兩關並建
顧東事急西事緩如燕衡莫爲之權何以明輕重之
等並建非也並罷亦非也自虜王款塞後內地載寧
如倒馬故關真定餘力可及遂捐此不急而專方以

籌三衛。上紆 非顧之憂。大臣策事可謂無遺矣。第復官以任能。上贊國謀。省官以恤衆。下屬民隱。此非兼材何以當之。乃有蘇公其人者。爵爲臺望。傾選而任之事。有類於創始。政必合乎人情。振飭邊防。更問商民便苦。軍上懷之。夷虜畏之。封疆之吏。爭相勸勉。虜犯必創。吏竊必懲。自有開政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明效者。計公當及瓜矣。邇人咸願借蘇公一年。不殺方欲謀所以留公。會 朝廷以閱視之節假公矣。邇關故有院。公爲巡青使者居之。公乃凡公帑。購民舍。皇明經世編 張居謙集 巡關繫院 五 平露堂 卷之一

於趙府街北。綵以垣。正堂三楹。門增其二。翼以東西房各三。儀門後堂稱是。經始於甲申正月。工迄於某月。且用錢若干。緡公不鄙而問記於不殺。不殺竊敢爲之言。古者天子歲巡狩。所以代天之工。至代以使臣。遄務工莫大矣。草昧旣定。武備弗忘。征伐自出典。和闕。章皇行之雅歌。喜峰之凱。睿皇行之則。象土木之康寧。若我 皇上端居北辰。七政隨杓以旋。四夷解籍而貢虔。九五之尊且安也。公首受事代。一人耳目贊 天之視聽。勸懲百辟。用保茂。

京陵萬世之業。按九邊者衆矣。茲院實爲之樞焉。不殺嘗聞考諸天文。執法柱史。列于微垣。天關一位。在五車下。是當輦轂之旁。臨大街之衝。屬趙之分。其占應。在邊關。公殿中執法也。職主關塞。足以當之。又按天漢左起箕尾。而燕爲天府之區。地軸右闢昂畢。而趙爲地府之雄。自東徂西。縮轂於此。茲院也。居在燕府。而得趙府名。足以當之。天象且符。何況地宜。此非偶然之故矣。然言有幸而中者。不殺敢爲佞乎。茂客謂之善頌。用載其言。以賀公之落成。公名某。字漢。皇明經世編 張居謙集 巡關繫院 六 平露堂 卷之一

序 傑。吳之太倉人。萬曆丁丑進士。

大司馬大總制範溪鄭公制虜圖序 制虜

自辛未之歲。大酋俺荅奉珍。請稱外臣。於今十又一年。此皆漢唐和親所不能久者。我 明始得上策云。先是謀款時。俺酋弟老把都者。居近上谷塞。馬駝不可制。於是策事者。稍示招徠。中之以餌。彼謂中國貨可居。已而老酋歟。五子皆強盛。獨滿五大者。悍黠稱少愛。子盡有其父鐵騎精銳。乃乘我所不欲抗者。

勝挾而陰利之歲以爲常遂有謬揣當寧意以爲
惴惴謂不空拂虜情卽大賈縣官帑藏猶愈於軍與
也遷臣往往若執玉然惟恐失之自是謗計日得而
上谷事稍稍難矣已卯秋範溪鄭公用左司馬領三
鎮節鉞以總師來不佞在曉起家以撫上谷來不佞
竊憂之餽腐儒也無所往事乃西走陽和問計安出
公不覺席之前而歎曰諺有之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我輩受 上上付托茲當改易絃轍之會不則清淨
畫一非人情乎弟虜之欲無窮我之應日竭而今天
皇明經世編
張若味集 制卷之七 下
司與金錢若洗如國事何不佞受笑而退然未有機
也庚辰八月滿酋陰令部長以八顆掠屬夷嘗我痛
於公榆之至今北路安枕夜戶可不閉滿酋則日執
轡也今年三月自擁精騎千餘要獨石金帛又嘗我
公馳檄大將軍環甲待之不得徇故事有所濫予滿
酋竟失意去則愈不自得也六月又令部長銀定帥
衆潰邊有所函獲公聞而抵背不佞曰胡奴狂詐創
床及膚矣豈安仍舊養亂乎乃與不佞上書言臣待
罪封疆它無所建樹獨不敢欺聞天聽不虜強視內

地勢於并一若不嚴修戰守防閑問罪則邊計念之
臣惟恐死罪疏入 天子假公便安公遣薛士往諭
大酋禍福因與各酋申明要約且檄大將軍治兵謹
候以觀其釁諸夷咸歸怨滿酋悔禍稽顙叩關請死
且叩銀錠肉袒鑽刀指天盟誓願寬一死願以駝馬
牛羊共一千九百六十八蹄疏入 上嘉之免死開
關受賞如例仍賜大酋以下象龍裏蹄有差而以公
之功宜付記事之臣諸酋乃其魚獻馬馴謹行命無
敢譁者於肯華夾數萬噴噴讀數咸謂古今未有之
明經世編
張若味集 制卷之八 下
事非公之伐歟故事貢市成三鎮文武將吏張筵前
壽而上谷民部趙君某大將軍麻君某少參劉君某
僉意劉君某副總兵董君某念奇績不空泯泯且當
公岳降之旅乃繪圖上壽三進酒而請不佞備之以
言善乎古人之言曰有非常之材者必有非常之功
上谷之勢窮於極重正非常時也假令封疆之臣懼
非常之不能必濟而牽於惴惴之說則養寇而禍大
此忠臣謀國成敗利鈍則置之矣公之助在盟府澤
在地方惟不習常而後功亦不常有於世故曰非常

之材也。旦夕庸功在泰形。主職之錫行且及之。如
不佞者。竊公餘波。得以寡過。亦厚幸矣。不佞二載治
上谷。受功德甚大。故稱言。上谷事若公之勞烈。著在
山雲者。尤偉。彼自有能言之者。無所事不佞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終

朝陽九

平陽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四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闇公 選軒

宋徵璧尚水 吳培昌坦公

楊 蔡子常參閣

趙侍御文集

疏

趙 錦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大日食之變雖曆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大亦未有無其應者故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十四

趙侍御文集

疏

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

朝災非常有應為尤事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

皆以為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

國或婦乘大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

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為陰盛之類書曰人有

顯道跌類懼彰故自古未有不自至之災亦未

有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 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

禹必能上回 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強言時政之

闕失以上副 陛下修省之實臣愚雖身在萬里而

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主隲虜騎機時肆侵陵

聞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為有名影響之不謬者敢

昧死為 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

公論道六卿分職重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

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

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人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

顧顧不敢相厭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

在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

皇明經世文編

趙侍御文集

卷之一

疏

于委任臺閣最為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

亂政之失我 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敗長慮遠算

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 朝

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督逼此聖祖之處所以

獨超乎前代也 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

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脩待詔等官終永樂之

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 王言備

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恣僭竊之虞此 成祖之

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 東

官制恩兼領傳原奉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
家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幾以失
矣。列聖相承循爲故典故議者以爲今之內閣無
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
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密參與謀議猶未敢招權
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爲未
極頃者復言以合冢之資廟跡禁集今大學士嚴嵩
復以姦倖之雄繼登台閣恬恩寵以張其威權侮
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欲壅承于已人有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題辭御集
諭勅類編二
下察堂

薄以爲遲遲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嵩
而後開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謂之封帖
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路相轉上
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改調朝
覲進未公差給由之上物饒遺大者千百小者數
十奇珍異彩水寢陸輸各別又視爲常例希寵干進
之徒妄自貶損稱呼升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
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蓋昔
者敬承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
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
以加此。陛下天縱聖神乾剛獨運自以爲予悉
由于家隨題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遇
票擬取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
旨閣臣之票擬莫非肅存其胸臆羣臣敢怒而不敢
言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彈莫逃于天誅而嵩
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爲易見嵩
姦倖而姦深其惡爲難知前此諸臣有指嵩姦邪之
狀者有列嵩貪穢之迹者皆陛下之所熟聞無候

于位言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萬幾臣陛下之
德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陛下
自察之蓋萬幾何遑迎之巧似于忠勤而設側媚之
態似于恭順能引愷愷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
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賤露善以賄賂結交陛下
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
稱旨陛下見其小有所諛以非盡從者而不知
萬成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爲藉端以絕陛下之
疑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而不知萬
皇明紀世編

急所欲則務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依聖意
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
以肆其虐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
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聖明則
諸司代萬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
萬任其咎則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
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賂萬與言等而立心之
深爲細之巧則萬月言之所能彰顯也萬粗有文樂
性亦樂爲敏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愛抑人言而不

信竊意聖心必以爲萬有可用之賢而無聞于

國家之安危耳然自萬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
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
故鈐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
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成綏之志遷臣之功罪
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指剋日舉而卒伍耗弱封
襲非賂不行而大興日壞贈賂非賂不得而國是日
遠草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方貪
聚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于數年以來使陛下

皇明紀世編

卷之六

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孽則
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
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竹
之玉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陛下躬至盛之
德總堯舜之盛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
勢其危如此非萬之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
其流害天下貽憂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爲陛下一
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爲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
後政歸閭閻宦卒有王甫曹節之禍萬

皇上因一

二匪人之故並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言爲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今天變洪範有曰臣弑有作幅作威王食臣之有作幅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四于而國 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聚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悔勿姑息惟 陛下燕閒之頃深息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罔 聖心之所軫慮者其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臣見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邊矣搜天下之逸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神

皇明經世編

趙侍御集

卷之七

平僞心

免率服高日小雅盡廢四夷受教故內有張仲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臣竊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嚴念極朽之不可使後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萬早賜罷黜以應大變以後臣竊如 成祖故事斯爲上策若 陛下以爲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不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踵弊風如此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湯素有獬豸數善爲傾陷聞臣斯言必將自謂直贊陛下故人目爲姦邪 陛下左右直贊之臣非止蒿一人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萬則非以其直贊陛下明矣前此徐學詩等曾經論萬又必將謂臣爲具鄉人報怨夫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臣以嚙噬之微上干雷霆之威處生未測身家莫保以此而爲具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爲也况御史何繼祖等飾經論萬後又將

皇明經世編

趙侍御集

卷之八

平僞心

其爲乎。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出別生展語。此爲中使。或將臣疏。皆關于外。先爲辭以激。陛下之怒。使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能及。亦惟區區盡忠節而已。

爲議處重兵以安地方事

臣竊惟

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於各衛。有警則上聞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爲善。而事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以阻要害。則必有壻聚之寇。不時之變。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

申明發遣編

臣竊惟

而屯聚以擊之。固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鎮江儀真之間。沿江阻海。號稱多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爲卒。挾兵私販。潛形俟間。流剽商船而已。嘉靖八年。侯仲金以販鹽餘孽。弄兵海潛之中。以自固。嘗事者不知所以處之。激成其黨。流害地方。然亦開歲竊發之寇。非其常也。該部用言官議。遂請設立總兵官於鎮江儀真。題奉。聖旨。崔文陞。署都督。俞克總其官。提督上下沿江一帶地方。在鎮江儀真兩處。尉劄遇有鹽徒盜賊生發。往來調度。官軍兵快設法緝

捕。寫物符驗。關防旗牌。都給與他。事寧無按官具奏。取同別用。欽此。臣於是仰見。陛下明鑒萬里。出爲經蓋。因事而命官。既足以成功。事寧而取回。不至於增擾。故自崔文陞回之後。不復設官。而江淮之間。慨然無事者。皆陛下至深至厚之澤也。嘉靖十九年。秦番干良以亡命小虜。出沒太倉。以臣觀之。曾

申明發遣編

臣竊惟

未足以爲偏裨。而當事者。益黃失指。欲復設總兵官於鎮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爲江淮重鎮。遂置爲定員。而遽調淮人。通泰等衛官軍。以防備守。徵派蘇松常鎮等處銀兩。以廣召募。此則臣愚之所未喻者。也。臣竊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次第爲陛下陳之。長江之中。波濤渺漫。洲渚掩映。同鹽盜出沒之數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地。以守。應上則守備兵備。各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於上下。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於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於此而難制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自是觀之。不煩更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上

下

設其制已備使小大諸臣各舉其職則何憂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修設官則亦無益於事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國家之費莫劇於養兵而勢有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爲良民禍也今江淮之間未聞有所謂壘聚猖獗之寇而歲調淮大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小食於領江無事之時先自困整其計之得兼且淮大等節衣縮不足行伍消耗每一調遣齎送糧貼所在縣然在領江本足以爲重而淮大等衛先已入於彫弊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飢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官召募供給等銀數千餘兩通計前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限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臣愚所爲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爲重臣既不安追狐逐鼠下同於州縣之司而又無壘聚跳梁之寇足以自見其謀勇之實於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質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日月而已前後貳於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卒不聞有膺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上

下

賊以副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爲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安設也於地方無益於事體有礙而又重爲軍民之困鎮江重兵臣誠以爲罷之便臣以疎暗待罪江陵萬一有事而重兵尚在亦可以分責而道異愚臣日擊其弊而心知無益亦安敢以一身之謀姑國家之大計乎伏乞初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即請見在總兵一取回別用淮大等衛軍人各歸本衛庶幾地方少繇而財力不至於重困矣

計處極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

臣竊見直隸淮安府至於山東兗州府一帶地方人民流竄田地荒蕪千里蕭條鞠爲茂草其官吏則相與咨嗟嘆息或遂棄職而逃其賢傳則相與隱匿逃避或至沮滯命使其僅存之民則愁苦憔悴而若不能爲之朝夕日甚一日莫可底止臣嘗詢之父老其故有二一曰積逋二曰重役何謂積逋先年水旱不時沴饉繼作民多就食於外而有司不能奏請蠲其

租稅歲復一歲。逋負漸多。雖有懷土之心。而其勢不能復歸。此積逋之爲累也。何謂重役。其地人民素稱物產既薄。而獨當天下之通衢。漕運之孔道。船頭馬戶。既無以異於他郡。而看洪守關引泉撈淺。接遞供應等役。則爲獨繁。此重役之爲累也。賦繁役重。而力不能支。則其勢不容於不逃。逃亡既多。而賦役無所於出。則官府不得不責之於見戶。故一里之中。二戶在逃。則八戶代償。八戶之中。復逃二戶。則六戶賠納。賠納既多。則逃亡益衆。逃亡益衆。則賠納愈多。田地之荒蕪者。日甚不治。而公家之賦稅。日益不給矣。前此一二有司。因嘗處置牛租種子。設法以招徠之。然復業者晨至。而里排募聚其門。耕稼之所得。不足以當賦役之所出。於是歸者復逃。而逃者不歸。其不幸而爲有司所得。則往往自經於溝瀆之中。而莫之悔。孟子所謂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不知幾萬人矣。孰非陛下之赤子。而流離困苦至於此極。陛下恐聞之乎。臣愚以爲今日之計。惟有蠲其積逋。寬其重役。然後可以招徠。欲歸之民安。則本散

之弊。臣請於前項地方。除見戶拖欠者。照舊附登。帶徵其餘。逃戶錢糧。若一槩追求。徒足以驅逐見在之民。而其勢終不能完納。查照景泰三年事例。管與蠲除。待後復業。開墾成熟。然後以次陞科抵補。其開夫洪夫泉夫凌夫壩夫等役。則皆爲漕運而設也。漕運天下之大計。而使一方罷弊之民。獨任其役。揆之人情。誠爲未堪。臣請於漕運四百萬之內。每石加派銀二分。每歲隨二四銀兩。俱解漕運。都御史類途河道衙門。聽候雇募夫役支用。庶幾衆輕易舉。不至偏累。但前項夫役募之終歲。而役之曾不踰時。有事於運船方至之時。而空閒於運船已過之後。似亦有可以議處者。查得徐呂二洪人夫。近該都御史何喬題准。運船方至。則運其全運船已過。則運其半。運事不廢。而民力大省。各該開墾泉淺等夫。固與之同事而一體者。倘其法可推之。以通行。是亦節省民力之一端也。臣伏讀嘉靖六年詔。令有曰。各處逃亡人戶。拋棄故土。流離他方。皆因飢寒所逼。或錢糧負累。私債逼迫。情非得已。然安上樂業。豈無來歸之願。奈何

皇明經世編

趙侍郎集

卷之一

千壽堂

有司不知有恤。聽信該管里老。有復業者。覓令認賠。拖欠稅糧。水當重大。力役逼迫。無奈只得復逃。田地經年荒蕪。見在人戶。愈加靠累。今後逃民有復業者。除免差徭三年。里長不許勾擾。其荒蕪田地。無田小民。宜無願開墾耕種者。率因官吏里甲。逼其認糧。當差。不敢承種。有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承種。亦免其差徭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糧。如有不遵官吏里甲等一體治罪。各州縣官有設法勸諭。招撫流民復業者。數多及召人開墾。承種荒白田地數多者。俱作賢能官保薦。擢用欽此。是則處置周悉。陛下不惟有不忍人之心。又可謂有不忍人之政矣。今行之二十餘年。而流亡日多。荒蕪益廣。其故何也。有司不能皆得其人。而遷轉不常。監司無專責。而考成不在。於是故德阻於下。究而民不被其澤也。臣愚以為。安選素有才望之臣。授之都御史之職。或按察司副使。重以專輒。使之專一往來。其地提督有司。凡招集流移。開墾荒蕪。悉遵詔令。施行。至於處給牛具。種子。開濬水利等事。

皇明經世編

趙侍郎集

卷之一

千壽堂

俱聽便安。處置三年之後。果有復業者。仍其職事。成然後報功。而論賞則百刻。知其有恃而樂於承種復業。監司以是考成。而不至沮俗廢弛。陛下仁心仁政。於是乎可以覆被於無窮矣。夫萬民離散。而勞來還定。周宣所以中興。六郡薦飢。而不知撫恤。李特所以首亂。況淮徐於南京根本之地。則為畿甸。於鳳陽陵寢之所。則為唇齒。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京師。則又咽喉之重地也。其地襟淮被海。易於負固。其民悍勇。好鬪。易與為非。考之於古。若黃巢紅巾之變。往往在此。而觀之近事。則徐兗盧鳳之間。每有竊發。輒踰數百。此失業之民多。而其勢易聚之明驗也。茲者歲入少克。就食有所。萬一水旱不順。四方告匱。則此數千萬人者。不聚為大盜。其勢無以自全。與其干戈而取之他日。以厘宵旰之憂。孰若指顧而定之今日之為愈也。臣嘗讀史。唐至中季。財用不足。乃以劉晏為轉運使。方晏之初。天下見戶不過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餘萬。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其季年乃千餘萬緡。考其法。則以爲戶口滋多。賦稅自廣。

故其理財一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始見不
餘之端，則預以狀白使司，及期晏不待州縣申簡，即
奏行之。應民之急而不待其困弊流亡，故民得安其
居業，由是飽之臣之所言不特可以銷患於未形，亦
可以裕用於異日，不特一方之民命實，國家基本之
深慮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終

嘉靖

平

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

徐學謨

徐學謨

夏允彝

宋存標

南宮泰議

疏

題議處宗藩事宜疏

議處宗藩

徐學謨

臣等看得天下之繁恒生於暗而微於顯蓋暗地易

欺而顯處難惑也頃年各王府差來奉事人員據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宮集

議處宗藩

例甚嚴不許在京居住所以杜打點之路絕宿緣之

端也但彼皆走京慣役若勾當未見分明必不肯起

然委而去之以故一入京來即倒伏於熟識之家潛

踪密跡往來偵探吏書固挾之而誣索本役亦藉是

以影侵上下勢欺隱微情隔宗室之困累多繇於此

本部近來遇有奏抄疑礙即出示諭令奏役向與審

決一時事體頗覺簡便積贖無復稽留今該司又有

亟為漸剔之議委宜加意疏通使愚冒之一洗隨事

酌量必洞達而易知而槍噴者又持之以公濟之以

夾席荒如由明蠲事以敏成宗室之耗費日減而

皇上展親睦族之意或可少助於前一案今將應議

事宜開列上請伏乞裁定容臣等刊刻成書頒布各

藩永為遵宗

計開

一議疏通墮澤臣等查得萬曆二年該本部題准各

王府奏請名封婚禮等項凡不係單本具題者定以

按季類題事規畫一疑無復耽延停閣之弊矣然謂

按季者必在本季李奏到即于季終題覆然後可以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宮集

議處宗藩

信于各宗也本部近行俱前季奏到直至下季方與

查明類題兩季之間相隔日久甚至有前季之正月

到者亦待下季查題一時文牘填委能保無遺亡隱

匿之虞乎以故各府差來人役未見分曉慮無以歸

報本宗不得不潛住守候又不敢向寓催行衙門吏

書利其守候之久既易于勒許而原差人役亦借守

候之名消耗使費可以誰惑本宗上下蒙蔽內外隔

絕即本部刻意振刷亦不能杜塞弊竇各宗奈何不

日就貧乏也今後除係親郡王等奏應單本具題者

皇明經世編

南宮集 卷之二

平露堂

仍照例于五日内題行外其將軍以下各封等項奏結于本日到部亦即付該司次日通與查對一面行表宗人府奏報限三日內回覆其間應題應勘應立案者定于十日以裏先行揭示本部門首諭令通知其有可疑者隨喚本役赴本部當面查審許令申訴情跡毋爲吏胥阻抑如無違碍本部約於本季仲月奏結到齊者卽在季終題覆如季終方到查覈不及者始案候至下季查題通計一年之內定以四次題覆不得過踰期限奉 旨之後卽付稽膳司填發勘

合就令本役領回蓋事已完結無賄可通無嫌可避較之轉發與各衙門差役順齋尤爲快便也仍通行各王府凡有奏請事情止差謹慎員役一人齋本與結到部不過十日內曉然明白不出三月外題請定奪遲倒者決不可作得合例者決不敢稽遲簡便易行打點何益庶壅滯可通而積弊漸除矣

一議取具證驗臣等看得各王府奏結到部責成該司專官查覈較之往貴倍加詳慎其間來歷如父母封位及成婚選妾緣由逐一比對相同方敢據實題

皇明經世編

南宮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請而本部所執以起信者不過節年題稿勘合底數及將宗人府奏報而已矣近年收掌頗全類多可考而隆慶以前則多有泥爛無存或間載未備者萬一較對稍有異同行之則致僥倖之門寢之則滋抑勒之弊其勢不得不行查勘一經發勘往返經年以致走差棍徒因而藉口轉展爲奸卽使勘明具題而各宗所費已不貲矣況有勘而未明者往往廢閣本部終屬遲疑各宗不勝怨懟豈所以仰體 朝廷敦睦之至意乎夫親郡王以下凡賜名授封成婚各有 敕書有 誥命有勘合底劄及印信批文可據有一於此皆可順齊而全以備證驗者也合無通行各王府以本年秋季爲始凡遇奏請之期果有所藏 敕 誥或勘合等件于奏內事情關係緊要者各粘表堅厚封付齋奉人員順帶來京以備質對除本部冊稿俱全先自查對明白別無疑礙者不必取驗外如有底案殘缺查理不明者卽出示令原役齎赴本部以爲證據驗其果足憑信卽與明白具題既可免行查勘不致往來煩費且因藉以登記未備

爲他日名封之考庶省事省費爲便益宗室之一端也

一議稽查結勘臣等看得各王府奉前事件本部一有題行與發勘合必由本布政司轉行各府故宗室有來歷未明本部遽難題覆者例行布政司查勘謂其爲喉舌之司歷年底勘只在可以正各宗之訛而本部所從取信者也但該司總理紛雜事干宗室雖具職掌所關而勢不暇網管則往往視爲緩圖一經行勘輒逾年不報報則祇據長史司申呈付吏磨寫

皇明經世編

卷五十五

以了前件任其彌縫掩護而於本宗情實漫無可否信之則妨法不信則傷體本部未免再駁再駁而回覆如故終無實報事有難于具題者即寢閣之矣其於本宗真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今後嚴行各布政司務要備查節年勘合號數及各宗來歷逐一整理擬造文冊用印鈐蓋收貯如授封成婚生年月日等項自親郡王而正宗支世次畢然明備每遇有本部行勘及撫按官查覈事件一一取其素所登記者親自簡封明確仍依期限據實具結繳報合例者

明開若何來歷本部卽與具題違例者明開若何情弊本部因而停止其長史司等申呈不過取以備照不得盡以爲據則目濫者無所容而貧宗亦不受抑滯之苦庶職掌既明而嚴勘得實矣

一議奏請選婚臣等看得宗室選婚乃人道之最重者題請稍遲則婚嫁愆期多致怨曠故新議條例過期年限視名封爲少寬而布政司文結且免其復具矣惟巡按官嚴奏無礙方與查題爲其職司風紀查勘嚴明其奏良足憑也而王奏與長吏等結例不可

皇明經世編

卷六

少但巡按官俱先行長史教授查覈既明而後具奏則巡奏所係至重而王奏亦在其中矣今有巡奏已至復以王奏與結未全每身停候遲之歲月不卽查題以致宗衆過期愈久或甘蹈擅婚之禁而不顧者較之齊民反多失所其情甚可憫也合無今後宗室選婚除王奏與結先到而巡奏未到者照例案候行催外如巡奏已到雖王奏與結未齊本部先與查覈纂之冊稿來歷相同別無違礙者卽與題授封號隨發勘合行令成婚不復久待致失婚姻之時容臣等

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官此遇宗室選婚事件務要作速勘明每于季中五月先王奏與結而奏到母得少爲遲緩則今日之配偶以正不改犯過期擅婚之禁而他日之子女名封庶可無違例之愆矣

題正親王妾封繼妃疏

王妃封貴

本部題覆衡府寧陽王載圻奏辭王爵等因奉聖旨該藩襲爵倫序據牒冊題例既已開載即悉不必行查載封仍准冊封載圻匪情妄奏且不究親王妾應否封爲繼妃還查明改正行本部查得大明會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前宮集

三

典弘治四年定親王庶子受封其母始封夫人又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該本部議准親王之妾其子已襲封親王而嫡妃不存者許請封爲次妃仍照例請敕知會不給誥命冠服及裁減身後祭葬又查得嘉靖四十三年五月內該蜀王宣圻奏乞封生母林氏爲繼妃該本部查該林氏先封爲次妃今復奏乞改爲繼妃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查得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內該本部會議宗藩條例內一款請封生母親王生母封爲繼妃郡王生母封爲次

妃止於請敕知會不給誥命冠服身後裁革祭

祭制兩盡無容議矣今後請封生母者悉照此例養母庶母不得一祭奏乞臣等看得爲政莫先于正

名請封生母雖人子至情而稱名之際尤宜致審按親王庶子受封其母止封夫人此會典舊例也其後

始議親王襲封而嫡妃不存其生母應封夫人者已准封次妃矣又其後緣蜀王宣圻之請其生母應封

次妃者又加封爲繼妃矣因而載人條例遂爲故事夫繼之云者絕而復續之謂也如魯惠公元妃卒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前宮集

八

三

繼室以聲子爲隱公之母是也今制正妃故而遵例繼選者方謂之繼妃以所生母而稱之曰繼豈所謂名之正而言之耶乎此衡府寧陽王之擬嫡擠兄爭端所由起矣考之典禮委爲未妥既經該司查有次妃事例相應遵奉今後親王生母止照正德年間例許進封次妃不得仍前濫請繼妃封號以爲定例再照禮有隆有殺不當隆而降與不當殺而殺者其失均也今親郡王正配生前授封爲妃者身後例得賜祭無容議矣其以子貴封妃者名號原來欽依先年

節經題議止爲其與遺官冊封者不同故舉典量爲裁耳。至四十四年條例則已一舉裁革矣。夫以大淑恭宜人等例俱與祭一壇而進封爲妃者其子見居土爵反不得一霑恩祭似非所以通人情而廣孝思也。此又條例之不得殺而殺者。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郡王長子未封先故其夫人以子襲王加封爲妃者亦以未經遺官冊封身後止照原封夫人例與祭一壇。合無今後親郡王生母除進封者不得請祭外其生前加封爲次妃者身後祭典比照前例量給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宮集
上妃封號
九

平露堂

題酌議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查得河南地方在開封則有周府在彰德懷慶則有趙府鄭府在南陽汝寧則有唐府崇府在河南禹州則有萬安建德等府。見在親王五位郡王八十位將軍中尉郡縣主君儀賓并無名無祿共至六千八百九十餘位。足天下藩封之多。本有如河南者除趙鄭唐崇四府并萬安等府宗祿不多祿糧足用外惟周

府宗祿衆至五千餘位歲支祿銀數至二十二萬餘兩其額派祿銀止六萬五千餘兩餘俱取之商稅拋荒但河南路當衝繁差役比各省獨重而脩河之費又他省所無每年額辦起運京邊銀一百餘萬正改兌米三十八萬有司嚴刑催比尚不能如期盡完若再責以存留使之無欠其勢萬萬不能近因清丈難查出廢府還官及官塘陂堰等地共約銀一萬七千然歲值凶荒一時遽難奏給今奉恩詔嚴行該司搜括放過周府宗儀萬曆十年春夏二季共銀一十一萬三千七百餘兩又補過建德等府萬曆元年至十年止每年各冬季共銀三千三百二十六兩該司庫藏已竭仍欠周府宗儀十年秋冬二季銀一十餘萬無從湊處夫人生一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再食則飢飢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况宗室數千餘位坐食一城別無資生之策使之飢餓於土地能保其不爲變哉。今該司議欲奏留前項贖罰曆日民壯防大事例納班及兌軍扣留等銀共九萬六千六百餘兩以補宗祿不敷之數誠非得已臣等又惟帝王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宮集
宗藩事宜
十
平露堂

治以爲物得所爲極致以一夫不獲爲已矣今河南
無祿宗室共至一千八百餘位嘗持一夫已昂伏乞
皇上憫念宗室困極輝煌難處敕下戶部將前銀
免行解部留司補祿候年終造冊奏報仍乞自今爲
始永爲定制其無名無祿宗室并議養贍銓束自便
之法感宗室不致失所永霑浩蕩之恩於無窮矣然
此特一時權宜之計非萬世經久之策蓋地方生財
止有此數今河南地不改闢民不加多而宗室之瓜
分綿衍繁盛視國初時則不啻萬倍猶欲以畫一之

皇明經世編

徐南宮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財供萬倍之用其勢必至於困絀而無措嘗考之歷
代周室時庸展親蓼蕭行葦何其忠厚之至然五世
外燕會慶問皆弗之及非放疎之也蓋五世祖免六
世親屬竭矣仲尼憲章文武非不知尊位重祿所以
勸視而又首云親親之殺者豈故悖文武之道哉民
由禮之所生其勢不得不殺耳漢初尊王子弟尾大
幾不掉矣迨元朔下推恩之命而藩國自折宋初宗
室居聚食京師至熙寧初免以下不復賜名而糜費
漸省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更化而能善治者臣又嘗

考之國初高皇帝稽古定制封建宗藩誠盡制盡
倫萬世莫及矣然於親王封祿在洪武八年則定各
五萬石在洪武二十八年則減爲一萬石是高皇
帝時於二十年間猶不能不爲變通之術以救極重
之勢況至今二百餘年天派益繁賦稅益出民力益
困尚可膠柱鼓瑟而不爲一變通哉臣智識短淺不
敢爲無稽之言竊查先准禮部咨該禮科都給事中
何昶鳴刑科右給事中張岳本部儀制司郎中戚元
佐等條陳宗藩事宜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宜定

皇明經世編

徐南宮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
國將軍以下宜卽節其祿秩者有謂郡王六世孫以
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
便者有謂宗室既有限制不許請封則不宜困之一
城使得單力農買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祖訓許其
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王親仕格不得授以
京秩有違犯一體糾劾者有謂稍疎同姓之禁如奉
國中尉以下但令記名玉牒不必給以祿米聽其自
便如有才能超邁者推廣祖訓宗人府具以名聞之

意許其一體應試比照王親事例外任効勞其或矯縱不法卽以凡民之罪罪之者有謂量裁異姓之親如將軍以下宗女宗婿止給冠服嫁資雖其自便不必給以尊祿以齊宗藩之食者有謂限封爵如親王嫡長子承襲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郡王嫡長子承襲嫡庶次子許封其共三位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南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照舊請名酌量親疎遞給婚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照舊請名酌量親疎遞給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宮集

家範卷三

下露堂

宜臣恐計無出此伏乞皇上特加軫念敕下禮部會同九卿六科十三道逐一從長計議斟酌損益務求妥當上請宸斷賜之施行實宗社生民萬萬年無窮之福也若復踵習故常臣恐財用日匱宗室日繁將來流離困苦之狀又不止於今日而已也然制祿者朝廷待賸之仁節用者宗室自祿之司今各宗祿雖小支先已借貸一領到手俱歸債主究其所取之盡錙銖在各宗用之如泥沙良可哀已伏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宮集

家範卷三

下露堂

天語叮嚀省諭各王府宗室上體朝廷經費之艱下念小民出辦之苦加意樽節則祿之厚者一季即可充一歲之用祿之薄者一位亦可供一家之養尚何失所之憂哉臣等所慮獨恐人懷因循之見而不思爲久遠之計多舉財之虞而不肯爲通變之舉致使諸臣有條議之美而不得行皇上自恤宗之心而不得遂此臣等所大慮也恭臣等竊見嘉靖中采官官議敕下各王府聽其自陳而有至有不至卒不免於道飭棄舍之誚今聖明在上廣發德音

下部會議此誠千載一時已設復有如前遷延不決則自茲以往雖十輩言之亦竟何益哉且世之所以不肯樂行者其說有二一謂各宗仰食已久驟而減之則資生之難一謂封城禁例甚嚴驟而寬之則銓束之難而不知天下之事有不得不然者卽於人情事體一時或有未便而久之當自有帖然服者臣請得畢其愚今之宗藩安享祿秩亦云遠矣然而諸名有奏請封有奏請婚有奏資宗庶孽不得以時陳乞一不合例有終身不得名且封者有私相婚配而不

可無慮也然非臣等敢爲紛更之說也嘗伏讀祖訓有曰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給在郡王尚可減則自此而下益可知矣又曰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夫旣可以仕則自仕而外益可知矣今卽斷而行之不過善推祖宗之意而已而何紛更之有哉夫天下之事言之於無事之時則見以爲迂言之於旣壞之後又救而無數於亂今宗藩之敝極矣其當處也處矣卽使

於今不行數十年後亦自有行之者然必待其勢窮理極萬一生變至於潰敗而不可收拾雖欲議之亦晚哉蓋昔者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割削割地以尊京師討賈始行卒受大戮今天下武不知宗藩之敝所當亟焉乃今日定一例明日更一例不日始待數年則日行各王府自議遽趨觀望苟且夕無事而如前之策卒未舉行得非懼首事之誅而以見錯爲戒可乎臣等過計不敢爲因仍苟且之見而惟東更化善治之圖慷慨爲 皇上請之者以爲微貽宗社

又達之謀國家治安之計無出於此且能先其大害而區區節日又可類而推矣倘言而有利於國家而核是錯之誅所不誣也

題革衍聖公女樂疏

衍聖公女樂

儀制清史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山東都御史楊俊民咨稱看得倡優雜用原係前代陋習以故衍聖公府女戶樂戶一向開在載籍洪武元年開創之初中書行省未暇詳議將前項女戶二十六戶照舊存改原係沿習其舊並非祖宗特恩創與洪武末年都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定縣堂

御史題准將官妓女樂盡行革去公私典禮宴會不得雜用一時風俗爲之肅清行之至今無敢犯者獨公府女戶樂戶相沿已久未經釐正以致凡遇宴會俱用女樂供應即使全無狎昵之私亦非君子遠嫌之道相應將前所存女戶二十六戶盡行查革以後不許混用每年進賀表文等項止用該府鼓吹人役供應庶仰體先聖昭導之心遠洗前代燕狎之習其於崇德報功之典益粹乎不容議矣等因案呈到臣看得巡撫山東都御史楊俊民等咨稱衍聖公

府女樂二十六戶創自歷代爲供林廟灑掃之用非因宴會而設議將裁革盡歸有司附籍收差其林廟灑掃等役應於廟戶內撥用一節爲照體制之因革視事理之當否衍聖公府原用女樂二十六戶據稱始於前代國朝開創之初未暇釐正迄今存設如故雖事屬相沿而該府與各王府事體不同況先聖親豆之區豈可以淫樂相潤迺孔尚賢時常宴會輒令此輩供應則又失乎創制之初意背戾已甚委宜裁革既經撫按官會議前來相應依擬題請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北虜鄭典

題北虜把漢那吉鄭典跪 北虜鄭典 祠祭清史司案呈該禮科抄出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都御史鄭洛題據山西布按二司守巡道右叅政鄧林等會呈順義王俺答嫡孫把漢那吉原投昭勇將軍於本年四月三十日因射牲墮馬跌死已經通報外照得本酋先年慕義來降即成欵貢於今十三年矣每見此酋懷恩戴德中國情尤切至今墮馬暴死誠爲可憫聞虜中各部酋首哭之甚哀而其幼妻弱子俱無倚託日本酋原授漢官自有應卹

之例名無俯念本首首款額係九邊觀望乞爲具題請卹仍照武職事例先將妻子優給俟其子長成從襲原職不惟死者銜恩地下卽衆虜咸激輸誠當承承無既矣臣議照得昭勇將軍指揮使把漢那吉原係已故順義王俺答親孫先於隆慶四年慕義來降投服中國以致俺答執叛贖孫竭誠臣順隆慶五年朝廷循從督撫之請開其貢市之路迄今十有三載封虜又成再世關塞無烽火之警疆場著脩守之績初則收之降城相沿遂成屬國揆厥首事咸自本酋迺滿焉物故忠順克終近據封虜通官回自虜巢俱稱遠近酋長哭之甚哀其新封順義乞慶略及酋長恰台吉並其妻把漢比妓俱差人赴臣督撫衙門報討乞哀請詞甚懇臣查復得遼東開原屬夷王台生前効順老病身死何蒙 聖慈俯從督撫之請曾頒諭祭今把漢那吉之死與王台相同而其慕義臣服摩挲貢市視之王台功忠尤著伏乞 敕下禮兵二部再加勛議令無間念把漢那吉臣服首事之誠十三年忠順無替之績比照遼東屬夷王台事例賜之

卹典必從優厚容臣將本酋年例貢馬賞資姑免開除准其幼子頂補俟其長成另請承襲以示 天朝贍薦之恩庶下慰衷情上尊國體不惟褒死者忠順於已往亦以勵生者効順於將來矣臣部查得大明會典凡女直夷人都督等官病故者每名欽賜緣段二表裘降真香一炷備祭仍 敕一道撫諭各夷又查得萬曆十年十月內屬夷都督王台病故該遼東總督鎮撫官尚書吳兌等題乞要查例優卹量請加恩該本部覆題給與辦祭緣段四表裏合無比照屬夷王台事例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內府承運庫關領辦祭緣段四表裏順天府買辦降真香一炷工部取扛箱仍請 敕書一道撫諭各夷令其致祭再照本首首先慕義納款來歸貢市盟誓祖孫固結者三世還歸管息土馬騰婚者十年比之屬夷王台其忠順殆有過之所據少從優厚似亦相應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四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附子
宋徵璧尚書 李 雯舒章

董雲中士開參閱

吳司馬奏議

疏

吳桂芳

餘陳民瘼疏

前陽

臣奉命撫治鄖陽等處地方所轄湖廣之鄖陽襄陽

均州河南之南陽陝西之漢中五府及西安府屬之

皇明經世編

吳司馬奏議

平露堂

商州五州縣皆屬萬山深阻生理稀疎土著之民十

僅四一而五方津寓居其六七成化初年巨盜劉千

斤等煽聚據險流毒數省大兵勦平之後始詠增設

郡縣招撫流亡特立撫治都御史官提督三省九道

控制安輯規模詳密地方底寧將及百年丁茲矣緣

時移事遷威惠漸弼加以天時之災沴不常有司之

撫循無狀政煩賦重轉徙相仍顧茲易動難安之民

深切不戢可虞之虞臣自抵鎮以來日見民窮財盡

吏猛官悍已當晝夜請求痛行懲創數月之內頗覺

史治政觀民心知衛顧整饬方有端緒而惡命餘月

下臨不惟鎮民悵然于臣之去而臣亦誠若有不能

忍然于重者茲將所有地方民瘼事于體裁重大處

合人請者謹釐為五其開列條件上請施行

計開

一收集流寓以實邊于里甲照得臣撫屬地方因開

切兵燹之後人民稀少各省逃亡求避之人往往依

憑山谷潛住營生歲望則入其否則散成化間左都

御史原傑奉勅處置招撫凡客戶附籍者四十三萬

皇明經世編

吳司馬奏議

平露堂

八千有奇定立里甲編氓自是戶口漸充反側

始定弘治間復因新置流移衆多恐成將來之患特

遣刑部左侍郎何鑑會同都御史孫需從新安揀一

番嘉靖初年都御史徐蕃請具先後奏請又經清查

附籍一番詎今又三十餘年矣夫何邇年以來百姓

輸將之因既倍于前時而長吏撫字之風尤拙于往

日遂至土著之老戶變為逃亡附籍之流徒潛歸鄉

先昔時版籍之實民今多紙上之虛數人戶產未名

有實無近有夫造之年即據各屬申稱人戶逃亡不

成里公乞要查核歸併如河南南陽縣舊管一十二里今止見
今實不及十保陝西商南縣舊管一十二里今止見
在三里臣驟聞驚駭殊為寒心及訪得各省商販并
流來遷民往往沿居各屬聚放私債典課田地得利
至盈千百糧差不及分毫間有侵徭之輩懼怕告發
清查則或假稱有籍之外家以詭託或竄入舊附之
客戶以明籍甚有宗分數代入至百上而冊籍通無
一名者大均是民也在原籍則遷戶而久廢公家
之供在各屬則稱家商而不認民間之役兩相形射
任意經營豈非昔人所謂蔽民者哉夫因俗為治者
變通之善經也泉多盜寡者損益之大用也乞教該
部酌從酌議或照先年特遣大臣或止照近年事例
仍乞查核一題責成新任撫治都御史會同一省撫
民守巡各道親詣各屬設法稽查除舊已冊籍及暫
時來往貿易或工區雜稅貨店居住者不得妄行騷
擾外其餘要有室家置有房屋典賣田地常運年冬
勢在重遷者務要挨門逐戶從實口報到官令其附
籍本件照下填補進丁里首各照遺下逃亡田畝即

發領印證掃如本里空格填滿則另給別里通縣空
里格滿則另立新里但起今大造未完及時勘造入
冊一應徭役仍視老舊各戶減半以示優恤迨其十
年已滿方行一體征輸若應令附籍而抗違及或似
前影射而欺罔查照題准事例開發差衛克軍客隱
竄藏各與同罪如此則一轉移通變之間即地方富
庶之漸不惟見在者可保其不致于搖遷而已遠且
將思復其故業矣

一嚴禁投獻以免小民偏累照得臣所屬五衛地友
惟鄧陽漢中未有藩封而荆襄南陽皆係分藩之地
有等奸猾棍徒或因爭競不明或以疊差負累往往
將戶下田地投獻各郡王將軍位下希求厚餉荷借
聲威苟圖一人目前之利而各該宗室得田到手但
知收租不肯納糧有司莫敢誰何里通只得賄賂實
貽通縣無窮之害伏乞敕下該部申明律例嚴行禁
諭今後各王府宗室務要恪遵訓誥各親王鈐
束不得信憑下人縱置妄受小民投獻或乞照依江
西各處宗室置買民田事例即將本位下每歲祿米

拿扣有官兩相抵究若受田多而喙米少者拒抵之外仍照木盡稅糧木則一體依數徵檢不得以前坐享祖項抗違國稅其各莊佃在鄉生事害人拒抗官府乞援各該親王查訪禁治夫不追拿其免徃所以朝廷優體之情禁緝之於將來所以彰國家成不之義皇上親親仁民之恩著無一物不得其所

者又

一崇塞徑路以避小邑困蔽照得臣所屬陝西商南

原原係商州迤南一隅之地成化間該都御史原傑

奏開經世編

天司馬奏

部駁

五 下露堂

奏開前地設立縣治將土著流寓新舊相兼湊成一十二里雖極最小然向皆僻處偏安百姓僅供奉等差役其壤雖小其民不勞奈自近年以來凡陝西彼此宦遊及他省過往使客或自陝而適南或自南而適陝者往往不自潼關舊行驛馬大路却從陝西省城取道臨田商州商南轉入河南內鄉等處名曰取捷此數州縣其入南汝襄陽諸路較之潼關大道委果便捷數程但數無斬蓋經行未嘗設有驛站每遇使客入境一切夫馬供應皆額外取之里甲內如商

州內鄉壤地廣猶可勉強接應惟商南一縣本屬迤南小邑編戶僅十二里况自商南至河南內鄉縣沿途自一上崇岡疊嶂馬道千賊人馬送迎往返數日飢疲損具苦不可勝言伏乞敕陝西鎮巡各官入後彼此遊宦及別省經過官員俱要遵照先年定例或南或北悉從潼關分道而行不許取捷盡田商州商南內鄉等處仍用刻板拘于京兆驛及前數州縣明示曉諭永為遵守

一申明礦禁以免無辜牽累照得臣所屬五府一州

皇明經世編

天司馬奏

部駁

六 平寧堂

地方間多產有銀礦每遇礦脉生發利之所在附近貧民羣起趨逐召釁收爭漸不可長故朝廷之明例具嚴而有司之防捕甚力蓋非惟以息其開採之端而亦所以謹其喧聚之防也臣職專撫治責在地方則亂民而用重典大復何辭伏請開列條例一欵一盜掘銀礦銅錫水銀等項礦砂但係山洞捉獲曾經持杖拒捕者不論人之多寡礦之輕重及聚至三十人以上分獲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分初犯再犯問發邊衛充軍若不足數又不拒捕初犯枷號三

倘日發路再犯免其枷號亦發邊衛充軍其私家收
藏道路背負者止理現獲照常發落不許巡捕人員
逼令展轉扳指違者參究治罪看得前項例文首嚴
指杖拒捕次別人傷多寡分別刑量本屬詳盡至如
曰山洞捉獲日止理見獲則于懲品發充之中寓計
安反側之術若有司能隨其意豈愚民盡罹其辜但
例意雖極精詳而例文可從牽合如山洞捉獲持杖
拒捕不拘人傷多少問發邊衛充軍詞意甚明引用
自當固無容低昂其間矣至謂聚至三十人以上
自當照常發落況大既謂分贖需據已入之贓如

自明律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造片人雖及數而獲贓不多贖雖及數而不係糾聚
則亦照照常發落況大既謂分贖需據已入之贓如
一人分贖三十斤三十人以上則共得贓千斤矣如
此而後可擬戍也緣例內並舉人贖之數而下即係
之以俱不分初犯再犯之文係吏不識變通往往首
從並坐且不究分贖之文而但獲鈔數十斤即引前
例治罪既久以為當然夫充軍下死罪一等必發一
人則合金額一人其處亦至破家若一招而贖復百

人是一紙而破三百戶也伏乞救下法司申明前例
通行崇嚴仍乞將盜贖例文備從酌議量加分別或
曰竊徒賊類也果盜止暴惟懼不嚴而今反謀寬之
若其若長亂縱姦何臣竊以為不然大贖利孔也不
集軍中洋起而掠之故贖犯之糾聚為專利計非為
亂也今臣所為第二等者被見贖而竊見捕兵至而
逃當首從皆不免成死脫有人不逞者奮眉其間口
吾輩已共犯重科若聚則萬一可生散則悉覺縛而
死一鄉聚則眾鄉聚矣一路聚則諸路聚矣是動天
自明律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下之兵也彼其時中脅從之詔寬當與之罪不已晚
乎豈非敢為贖從計也為地方計也
一免無官軍以固地方保障照得臣撫屬地方本三
直邊陲之地山川險阻賊令不一故先年叛亂肆起
屢經開罪之師而各賊蕩平未幾復多竊發之眾自
臣蒞撫治衙門以來風後率同威令鎮一遂致反側
肅清之地頓成安靜無事之區此益仰仗朝廷威
德不肖要荒要亦國家假前事權中樞職掌俾臣等
得以展布其愚而各屬無以窺伺其隙有以致之也

奈何洪不玩于事久官吏怠于播分其在于今誠有
大非略者夫撫治之職專一撫安人民整治兵衛
遇有盜賊生發卽督官剿捕其職在臣等救者可
及也則其屬商南諸地方悉制隸撫治衙門專轄各
處巡撫一毫不得干預其見于節年兵部議覆節
御史道宏戴珊沈暉等疏奏者可及也願書之貞成
既重而該部之申飭最明其彰彰甚著如此夫國之
大事莫重丁戎而地方之務亦莫重于勦調官軍以
臣制隸專制之區實身安危理亂之責今官軍之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元

平露堂

調督撫不以聞官軍之發行也該道不以報萬一山
藪賊徒乘此地方空虚突出嘯聚彼時各官恐又不
免謂是爲臣制隸地方而該罪責成于臣矣雖然此
自臣一人體統言耳至于漢中一郡接連鄖陽各縣
萬山之中通途之數也時和年豐官司備禦嚴密而
山賊可賊茶徒曠徙尚且百十成群殺人放火以爲
常事若盡將衛所官軍掣調別處戍守誠恐歲事不
登此輩乘間竊出窺伺倉庫睥睨城池城守既空緩
急奚賴况漢中守是二衛已有告額防秋官軍今所

調者乃其存留城守之餘其金州千戶所五百餘名
藝通老疾差占僅止此數而今盡括取之頃有士人
自金州來者云晚發該州見城門破開通無一卒詢
之則云盡調防秋去矣此甚非所以令細民見也夫
州縣民衆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數十名公占既多
老弱過半若衛所餘丁則既鮮在官之數又無糧餉
之供豈足盡恃以爲城守之計乎伏乞敕下該部從
長計議備念臣屬轄漢中寧羌二衛沔縣金州二千
戶所本係邊隅之地與西安平涼諸處不同其今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平露堂

調防守宜縣驛等處官軍漢中衛六百一十名寧羌
衛五百二十六名金州千戶所五百五十三名沔縣
千戶所一百六十名乞容照舊防守城操免其別調
庶臣地方不致空虚而緩急有所藉賴矣

議復衛永行鹽地方疏

後廣益

照得兩廣地方素爲多盜之區師旅頻興軍餉無措
該督撫諸臣先後建議設立鹽課提委官抽盤資彼餘
鹽之利以供餉用之費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百數十
年于茲矣近者都御史鄒整理鹽法議改衛永二角

盡食淮鹽遠涉洞庭。經歷風波。遷延歲月。未輕卸重。商既不樂于行。而鹽來既艱。其價必高。衛永之人。舊食廣鹽。每斤不及一分。而淮鹽之價。則倍之矣。以百數十年。輕價之鹽。而一旦令之出加倍之。直于民情。益不便也。臣自蒞任以來。節查梧州稅餉。比前頓減。節據該道清查回報。皆云因衛永之鹽既阻。而軍餉之入。遂稀。已經案行議報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議。照強兵之道。足餉爲先。興利之方。便民爲要。兩廣素稱多盜。兵戈不息。供饋實繁。其餉用之資。類取給于鹽。利之稅。皆權納于橋關。夫考梧州一關之稅。往昔頗增。蓋以湖廣衛永二府。盡食廣鹽。惟鹽之疏通。故稅入之頗裕。其來尚矣。其衛永二府之民。安食廣鹽。自有餘年。亦以彼地水陸近便。鹽貨阜通之易也。夫何邇年以來。議將衛永地方。改食淮鹽。遂將廣鹽停止。察議者之意。本爲贖兩淮鹽課之計。但淮鹽之抵衛永。有水道阻運之難。而衛永之食淮鹽。受姦商刁指之苦。且淮之官鹽。其來有限。而廣之私販。遂致盛行。徒減兩廣之軍需。何益兩淮之歲課。于上無補。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下有虧。既非通商足國之規。又豈導利便民之道。況開私販之門。啟推理之漸。地方隱憂。誠有大可虞者。所據該道呈要。議復舊規。辨析分明。似應依擬。

議奏廣東省會外城疏

會外城

題爲築建重城。以固保障事。據廣東布政司呈。奉臣會案。議照安內攘外。固以攻戰爲先。而思患預防。則以城守爲本。看得廣東省城。正南歸德等門外。壕畔高第寶麻等街。商民稠雜。財貨積聚。乃兩廣所恃以爲利府。姦究垂涎。延以爲奇貨之地也。且省城一合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外師。爲大洋邇來。海寇倭夷。交相煽亂。雖城閭之險。已足深恃。無虞。而郭外居民。原無城堡。可恃。一旦警急。奔亡轉徙。騷然靡寧。必須建築外城。永固。以廣堽姦徒。絕覬覦之念。而重地賴重城之險。此有世之業也。及照省城沿河地方。居民輳水。鱗次相比。若欲照常。中築土城外。包輒石。則所費地甚適廣。恐居民拆卸房屋太多。致令嗟怨。況廣城三面阻水。其北雖云枕山。而又省會來脈所在。誠恐取土妨碍。若自達運土。則其費益不貲矣。莫若止建甌城一座。基濶一

丈二尺腹頂九尺此比照常土外兩邊包帳之費僅
贈三分之一而盡省土城其費實過半矣城堅而費
省民便而風水亦利廣東省城爲十郡根本之地而
城南郭外正諸商貿易之區生民之聚集如雲財貨
之積聚滿市真一省豐阜之最兩廣通利之源也緣
城外一望巨海茫洋寇患之生不無窺伺之念如先
年反賊黃蕭養等之作耗近日柘林哨兵之煽亂動
行突犯變皆起于倉卒民不免于倉惶此已然之事
既爲可鑒矧連年倭奴入犯惠潮其志皆欲趨廣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主 露會

閩海向切可虞況兼香山縣濠鏡澳五市番夷近
年聚落日繁驚橫日甚切近羊城姦究巨測尤爲廣
人久蓄腹心深涵之疾伏乞敕下該部再加酌議如
果蕩言可採乞賜覆擬施行

議阻澳夷進貢疏

澳夷進貢

題爲夷情事據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陳遵謙照滿
刺加本係進貢之國齋來表文若果係其國王所遣
印不常却但查得大明會典先朝原給有印文勘合
今據齋來表封僅容二寸五分用蠟色負印鈐蓋似

非先朝給印且未齋有勘合是司比對其非滿刺加
國王已無可疑又據丘時庸親自譯審夷使稱滿刺
加國王久爲滿利都家所僭表文乃是本國王名喚
嚶沙必細的陽者所遣則是滿刺加國王已無存而
滿都家滿刺加國前後國名不一信有如各官所稱
係義民擬置或係別國生吏畏懼說出與舊絕其交
易之路爲此掩飾之詞蓋由地在海外信息是非無
所折証人屬蠻夷彼此言語悉憑轉譯故也照得滿
麗都家國名史傳所不載歷查本朝並未入貢恐係
佛郎稅國夷人近年混冒滿刺加名目潛通互市今
又托名求貢以爲阻賴抽分之計事涉可疑諸司難
便定擬乞早賜奏請定奪等因到臣據此會同議照
外夷求貢事出非常若使在彼者委有真實效順之
心而在我者初無隱伏可虞之患則禮其使人納其
方物有何不可但廣東自嘉靖八年該巡撫兩廣兵
部右侍郎林富題准復開番船之禁其後又立抽盤
之制海外諸國出于祖訓會典所載舊奉臣貢者
固已市舶阜通齋齋相望內如佛郎機諸國節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主 露會

明旨非絕不許通貢者亦頗潛藏混迹射利于其間。馴至近年各國夷人據霸香山濠鏡澳恭常都地方私創茅屋營房擅立禮拜番寺或去或住至長子孫當其互市之初番舶數少法令惟新各夷遵守抽盤中國頗資其利比至事久人玩抽盤抗拒年甚一年而所以資之利者日已薄矣况非我族類不下萬人據澳爲家已踰二十載雖有互市之賜席而識者憂其爲廣城肘腋之隱禍久矣今當各夷勢轉桀驁之時有此奉貢之請據其所執告謂爲滿刺加國所遣似屬素通貢獻之邦今據該司會同差官譯審却稱係薩鹿椰家國與原詞滿刺加大不相合况又自稱滿刺加爲其所併則其稱強西洋情可推見及查所齎番書驗止方員各二十五分已非本文表襲又其上蓋一員印如中國圖記之狀又豈以卑承尊與正印信行移之體據該司集議其稱惡係別國生夷託名奉貢以阻賴抽盤之計亦屬有因臣等又訪得正德末年佛郎機番夷亦以進貢爲名來廣名期求貢實極人番船往來貿易喜則人怒則戕官兵莫敢誰

何沿海破其茶毒嘉靖初年海道副使汪鉉用計破之其患始絕今蒲麗都家恐卽佛郎機白隱之國名而本夷求貢之情恐卽先年貿易之故智却其貢則彼必肆爲不道或恣猖狂然其發連而禍尚小計其貢則彼呼朋引類日增月益番船抽分之法必至盡格而不行沿海侵陵之患將遂潰決而莫制其禍雖延而實人大難圖也緣彼以求貢爲名皆等不容徑拒以干專擅之愆但事關利害甚重臣等又不敢緘默以貽日後地方之患乞敕下該部會同詳議應否施行

議開伐羅旁山木疏 朝辭江疏

查得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南岸羅旁上下江東西二山延袤幅員將及千里層峰疊嶂形勢險惡自來徑窺巢穴其間種類定繁乘虛劫掠乃其常性若欲禦敵大征則東西二山周匝半月之程勞師十萬餉費倍之未可以旬月計功收效也况上江諸徑近頗安靜未敢肆然無忌尚可暫虞不煩致討惟下江徑山沿江一百二十餘里時常越江流劫鄉村捉擄往來

船隻江道阻寒商民受害委宜加兵但各徑性頗禽

獸雖極兇殘而心定愚昧初無機械且隨山錯落而

居其勢亦不聯屬勝之不武戮之復生緣節午雖經

議設兵船巡哨間立營堡住守歲約用銀二萬有奇

不為不多但哨船兵分勢寡見賊難斷營堡設居北

岸去督隔遠彼峭負南山夏木千章潛蹤隱跡見船

則出得船即入故雖濟以魚鹽重以犒賞咸制于前

惠誘于後徒費供億未敢晏然帖服也謂宜姑緩天

討脩我巨防載芟載鋳于南岸之巔以坐制其出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之命且耕且守于近巖之地以頓扼其來往之衝徹

其障翳翦其羽毛因山水之利以克營堡之資藉苟

擊之田以助屯兵之食來則禦之去則勿追但彼不

得播惡于江上則固可聽其偷生于穴中矣省費罷

兵有近功而亦未嘗不有遠效治以不治之道似不

出此即令兵將已有責成商民亦各相競勸始事之

處如濟水一帶素稱惡寇今已木長通道畏威遠遁

從此漸次芟夷而前我兵之營堡既定則彼賊之出

掠無由一自年江上征人之患或可不煩兵而頓息

矣

恢復古田縣治議處善後疏

撫定臣傅

議照廣西古田僮賊兩犯省城妨庫殘宮造孽深重

臣等職司撫鎮控制無方敢不奮圖義舉以昭國威

以塞愆咎但前項賊徒盤據古田縣治歷有歲年勾

結通省僮徒實非一夥詢之地方故老考之大征往

際及集一時司道將領可與籌策之臣皆甲可乙否

而從背違內副使王化係廣西人勸阻尤力謂弘正

兩次大征皆坐調兵不過十萬以致單弱取敗班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之後變出非一且狼兵相傳古田之敗至今寒心未

足深恃今欲大舉必須痛懲往事動調狼兵十五萬

仍奉調永保土兵四萬添浙福烏銃等兵共二十萬

并請發錢糧四十萬兩期以一年始保必克若錢糧

不足調兵數少則不惟師出無成不過戮附近疑似

村宛以報讎而師退之後報復驟然昔人覆轍恐復

蹈矣臣見群議皆馳莫能相下若臣違眾冒然為之

萬一如諸臣之計錢糧不繼師出無成不可收拾是

臣以獨斷致敗而益重貽禍于地方也况訪古田之

縣雖久爲殄人所據然今兩次倡變肆逞之徒節據
萬報不過下六里內鳳凰等村首從七百餘人其餘
皆越村偷牛出江討鹽小賊而自種自食者固多至
其三四里殄人則頗不爲盜稍向官府故大征則玉
石不分多獲無辜有傷大地之和鵬剿則正賊中據
眾匪外環殊無進兵之路坐是徘徊展轉未敢輕發
但姑如調守銀兵增實軍伍營堡申嚴巡緝以爲脩
築內治杜絕再犯之圖并計擒行兇賊犯招徠向化
殄人委官入縣開山通道以爲興縣復治化暴爲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十露堂

之計仰仗 天威遂布其縣中上四里殄人各已欣
然向化鄉糧服役下六里惡殄亦各赴縣遞結乞撫
臣所遣該縣典史廖元已入居舊存縣城署掌印信
撫處民僮上下相安往來無忌守備卜順亦入彼中
撫諭殄民老少歡欣遂迎惟謹日下諸兵立望願于
受學昔時畏途虎穴今幸沛然大通向來便化頑夷
今各懷然由向縣治成恢復之勢國威有承起之機
雖知出其下策然竊計目前錢糧必艱泰平日後
利施又難逆料審度時勢圖維厥終實萬萬非得已

也。

請設沿海水寨疏

設沿海水寨

照得廣東一省十府惟南雄韶州居枕山谷其惠潮
廣肇高雷廉瓊入府地方皆濱臨大海自東徂西相
距數千餘里內通閩境外接諸番倭夷海寇竊發靡
常出沒非一然向因牽于山寇若無海捕官兵近自
甲子秋始該臣會議題請添設海防參將一員領兵
三千住劄南頭以固省城東路之防近又會請添設
守備一員領兵一千二百名住劄潮州柘林以嚴東
界門扉之守其于海邦防禦之計少有關矣但南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十露堂

之去柘林道里尚屬遼遠一旦有警策應爲難其南
頭迤西山廣省極抵瓊崖交南茫洋二三千里的間
備禦向疎邊防失謹以故海上行劫偷珠巨盜往往
呼朋引類向彼暮也久生略無忌懼至于東路海賊
每遇官兵追勦亦即揚帆西向以爲進退之所如近
日海賊吳平之奔越是可鑒也嘗竊考之浙閩廣同
一海也而廣之海獨爲延袤較浙倍之較閩則三倍
矣然而近自倭患以來浙有六水寨閩有五水寨每

皇明經世編

吳司馬本義 卷之十一

王 露堂

寨兵各數十艘船各數十陸朝除把總官分領之。復
 參將總兵官總統之。此間浙海上。奸人所以無所容
 也。今廣中素無水寨之兵。遇有警急。方纔召募兵船。
 委官裁捕。大賊起。然後募兵。則卒非素練。安可必其
 決勝賊。賊而兵即散。則不旋踵而賊復入矣。即今平
 賊。雖報敗。沒然傳聞不一。未敢信憑。而其殘徒。曾三
 老革。又復回潮州。劫掠我村落。燒毀閩兵船。又該臣
 等。再督新任參將邵應魁。留任副總兵湯克寬。前去
 勦。仍委海道副使莫抑躬親監督出海。區區殘醜。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 露堂

成。猶同可必矣。然臣竊以日下二將之出。足為一時
 應變之權。然必須查定水寨之籌。始可以永弭海洋
 之患。何者。沿海皆兵。樓船相望。一寨報警。諸寨趨之。
 雖有十曾三老革。不足慮也。況今海上曾三老之外。
 惟林道乾一革。僅存乎。若沿海無備。所在空虛。特
 倚今山二將之威。以為數千里海防之重。則今雖盡
 殄曾三老林道乾輩。而海上之為。曾三老林道乾者。
 兵罷而復出矣。臣會同議照兵家之道。伐謀為上。禦
 戎之末。守備為先。所據海島沸騰。連年不戢。始由水

寨不設。知我無備。故也。今必須比照浙閩事例。大
 振制。編立水寨。選將練兵。使要害之所。無處無兵。咸
 奸慝無所自容。而海波始寧。承息謹將應合請旨事
 件。定立條款。開坐。上請。

計開

一定水寨。照得廣東八府濱海。而省城適居東西洋
 之中。其在東洋。稱最扼塞者。極東曰柘林。與福建玄
 鎮接壤。正廣東巡東門戶。稍西曰碣石。額設衛治。存
 焉。近省曰南頭。即額設東莞所治。先年設置備倭。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吳司馬本義 王 露堂

司于此。此三者。廣省巡東海洋之要區也。西洋之稱
 扼塞者。極西南曰瓊州。四面皆海。奸宄易于出沒。附
 治之白沙港。後所地方。可以設寨。極西曰欽廉。接址
 交南。珠池在焉。惟海康所屬。地方最為扼塞。其中
 路遂溪吳川之間。曰白鴿門者。則海艘咽喉之地。此
 三者。廣省巡西海洋之要區也。以上六處。皆應立寨。
 內南頭已經近設。參將一員。督兵三千。足稱巨鎮。柘
 林近亦請設守備。兵船之數。尚應議增。今惟東路之
 碣石一處。西路之白鴿門瓊州。并海康三處。各應設

立一寨礮石海康每寨各兵一千二百名大小中船
共四十隻白鴿門瓊州每寨各兵一千八百名大小
中船各六十隻與南頭柘林通爲六寨其柘林寨兵
仍合增如瓊州白鴿門之數董以將官定以信地無
事會哨巡緝有警遞相追捕小賊則一寨任之大賊
則分東分西三寨合任之再大則通東西六寨共任
之皆以擊賊于外洋爲上功近港次之若賊起此寨
不擊而別寨擊之賊所起寨重治如見賊不擊或致
令登岸虜掠者查照信地以失律論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四十三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朱 積早服

李 懷素心泰閣

王敬所集

疏

山西災荒疏

山西災荒

王宗沐

為地方連歲極大饑荒懇乞天恩特加憫恤以救捐

錢以弭意外事臣初至山西入自澤潞轉至太原北

皇明經世編

王敬所集 山西災荒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際前代止府入稅又東走平定出井陘目之所擊大

約一省俱係饑荒而太原一府尤甚詢之官吏士民

皆云開疆萬山之中地土本高加以種不收者三年

于茲是以人民逃散間里蕭條甚有行百餘里而不

聞鷄聲者壯者徙而為盜老弱轉于溝瘠其僅存者

皆樹柳之皮糠粃而食之父棄其子夫棄其妻揮標

于頭置之通衢一飽而易命曰入市其終不能去者

在學生員至去衣巾為人傭工臣方行時縣官正審

編紛紛具中皆云人戶十去其七均徭無所從辦去

年春初遼沁之盜竄成大故特以撫處得時後乃解

散臣行至平定州接得邸報則又該戶部侍郎霍冀

奏行撫按轉責司府督催宣大三十五年以後拖欠

矣比臣查得本省稅粮原額二百二十八萬七百餘

石其派在大同者約五十萬宣府者一十七萬三關

者三十三萬各王府宗儀祿銀八十五萬而加徵腳

價馬草不與焉宣大三關民知緊蹙軍惟剝膚髓猶

未敢缺至於王祿位數日增而粮解不繼即使俱完

猶不足數遂令各宗連年缺支自三十九年夏李祿

皇明經世編 王敬所集 山西災荒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輟今尚未給去年以饑疫死者幾三百餘百姓係

陛下赤子宗室係 陛下親親不幸遇荒兩俱病困

乞 陛下特念山西一方燃眉之急赦下戶部將都

御史鄧懋卿近日新增河東運司鹽課銀四萬三百

兩暫借今年存留解司以補給各宗祿銀其宣大拖

欠係本年者不敢乞免外其先年者乞許有司四十

一年則帶徵三十五年四十二年則帶徵三十六年

如此遞徵則催勢稍緩而民自不病分數一定而官

亦難贖方今四方告災錢粮缺乏戶部窘迫上煩

聖慮似非臣可請留之時但臣山西乃宣大命脉關
係最重撫存凋殘使供常賦此乃臣所以爲宣人此
乃臣所以爲戶部也而其說有五山西係京師右掖
山西有警其疾馳之騎自故關而出真定自忻代而
出紫荆者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一省而運本
色者皆在太原飢民一聚勢不解散則非惟已逆者
爲不逞無籍之徒而見在者有蹂踐劫奪之慘殘破
震驚固不待論而兩鎮六十七萬之額誰爲之出此
其可深念者一也宣大京師之門戶四方之極也而
山西盡供宣大是山西獨勤於天下也四方奉水旱
者大約以十上而戶部以三裁所免者亦不過存留
而已然猶有司通融者是雖不得其十之過而亦不
失其三之寬也今宣大所謂存留者鎮關之輸
運是也無起運則無折兌而其所謂存留乃反急於起
運是山西終年蒙分毫之寬也平時則山西獨勤於
天下而飢荒則優免獨後於山西此其可深念者二
也方今泰荒貴往自無如真保近日無如蘇松真保
皆給帑錢蘇松泰所起運矣然官漕之水路所通則

貧民有魚蝦之食不至餓死而舟楫有四方之糧則
濟急可資保定垣遼稍徙河南則就食有地以茲難
病不困雖困且復也今山西在萬山之中巖阻峻絕
而太原又遠其民不得至澤潞安望能至河南獨真
定米稍可通然人皆以背負或小車自運至於叶絕
之處數十車相并而搜猶不得上呼號之聲如人在
湯火中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致壽陽則價已三倍矣
臣行道遇米嘗不下馬掩泣而勞之外無可救而徒
無所近及其蠲恤而不得比真保蘇松是其可深念
者三也飢民相聚爲盜情雖不忍招之不可勢必撲
殺小則動支見在大則請留帑銀臣先任江西彼時
盜賊初起亦不過民苦饑荒而有司未弛催徵而已
今日事勢漸大其所奏留戶部者意亦不減當初所
催之額與其以帑銀而實殺盜之人孰若以帑銀而
解未成之盜此其可深念者四也山西窮患止隔一
牆近年丘富往來誘引邊民歸其部而遂至妄傳云
丘富募入耕田不取租稅事雖未真然愚民何知苟
官解催擾恐不服擇彼誘而衆我逆而虛長邊八百

臣等聞之者此其可深念者五也意外之危殆然
可觀臣亦不敢盡述以爲懸遠危激之論而如連日
前通切之情計戶部爲社稷深計亦必不以臣言爲
過伏惟 陛下哀憐

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疏

漕政

題爲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事臣聞立法雖善而積
久則不能無弊流弊已極而漫改則未必有功惟尋
其根而救弊去其弊而完法此自古圖治之所必先
而在今日清運之尤所當亟者也運額之缺惟是源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

漕政

五

平露堂

流掛欠而二者之弊極於今日然實運軍爲之也故
有折乾於方兌之日者矣有旋盜於既兌之後者矣
有下實以土而上覆以米者矣有一船而軍士不滿
三四人而旋以米雇人者矣諸弊既多防檢難盡自
繫舟沉僞辦漂溺得利而運轉相效尤然軍士之所
以爲此者其罪無所解而其情亦有可念者洪武二
十六年事例海運軍士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
日止每軍支行根三石六斗是一日二升給之也今
自正月月起以至於十一月盡無日不在運中而止與

石之行根是一日約得九斗有餘之米而漿洗衣
服薪鹽醫藥歲時酬酢皆出其身身一入運其勢不
得復以一刻治他生業妻子仰給於月根而今有拖
欠不時給者矣有扣帶隨船以防折陷補數者矣故
冒法侵盜夫亦苟爲衣食妻子之圖而宜盡欲取快
意享豐富哉臣所謂其情有可念者此也夫不有以
慰其心則難以責其盡力而不有以飽其腹則不可
以望其不偷故臣以爲優恤運士而稍足其食誠今
日料理運事之第一義也但欲加派於百姓則江南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

漕政

六

平露堂

之民力已爲不堪欲請解渚輕齎銀兩以畀之則戶
部又已扣爲太倉之數而雖其當與十分之三者必
待到京而後給則臣之計窮但臣查得輕齎原係耗
米以其人多而折爲輕齎以待剝淺同軍士之物也
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解太倉臣乞 陛下軫念
運士疲困已極特勅戶部將輕齎銀數酌爲三等江
南最遠每石再留與耗米三升隨船而三六者改爲
二三江北直隸府州稍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二升隨
船而二六者改爲二四山東河南最近每石再留與

耗米一升隨船而一六者改爲一五。或折銀給軍之數而稍留本色以給其食。其扣米二升折銀一分解太倉者悉行停罷在。朝廷爲不甚費而軍士則蒙惠已多。然後臣得稍以軍法部勒之。每五船定爲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爲甲長。每船置一圓牌旗甲懸帶上書運士十人姓名而甲長另置一牌上書四船旗甲年貌務使魚貫聯絡遇淺與溜五船更相援助是常如五十人操一舟也。而平居則互相覺察一船折乾盜賣四船旗甲連坐中有一人出首得實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告所在官司卽給賞銀五兩仍許赴臣衙門給與照票免其五年上運誣者責治中或暫顧民船一體入編甲不得過幫幫不得過續續不得過總剩四船則自爲一甲則三船則分付各甲之下千百戶指揮提督本管之甲而把總則通加提撫焉。兌米入船之後卽將同牌運區兌上中花押發各懸帶候甲前行過淮之日臣行查考在北不過准准者督運上事及沿途兵備衙門分查無分毫額外煩擾而除夜險防之官彼其感朝廷加給之恩而後能守臣統御之法此

古人所謂御軍之道當使感天子而畏將軍者是也。此法既立漂流掛欠當自衰少而歷年積弊可望更新矣。臣爲此奏尤恐戶部據守成法不允臣請臣請遂言其詳。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濬會通河于時佐成祖定運法者都督陳瑄也其法江南民運至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而軍士遞運爲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困而軍行其六當特瑄豈不念百姓哉爲求可繼而久也自是之後諸臣輒有變更雖因時制宜無非恤民之意然積欠生弊遂成偏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之規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則直達矣都御史陳昭未改之先尚一分支運而今則全兌矣全兌而又直達於是軍士始困而諸弊自出也大惟正之供本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名民據田虛收租稅出升斗之輸以兌於舟次則一歲之計已畢還家掩扉而臥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上之苦。自北始也驟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鏽力竭於急溜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剝削衙門有支費誤開官倉索河倉有經營經年勞瘁還家席未

經而官司已黠新運矣夫一日三餐一升五合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求足於九合之中是亦無怪乎冒禁鬻法而漂流掛欠之相尋而未已也一船既壞分攤衆賠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因不盜者爲盜者償相尋而消此待盡之得也今永極弊之時不以法部勸之則其弊不已而不先行以稍給之則其法不行臣查得弘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士欠債戶部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息 軀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今戶部誠肯捐此三數升之額於其應給之中而先與之以爲飽食之具使其不耗不朔不侵不盜以爲可久之圖不致仰屋宵旰則其利爲甚博何惜不爲此也

乞破格處分漕政因陳凡國大計疏

漕政

夫運財之法必操其歛散貴賤之權而取其贏則無中生有國計可足千金之子操百金以爲資計其有無貴賤而販於市則可以立富故管仲強齊劉晏足

皇明經世編

卷九

九

平露堂

唐率用是道今國家盡東南財賦四百萬石同亦陛下之資也每歲約以三百萬石入運而恒出一百萬以收其盈每石以八錢折而以五錢放計得三錢則一百萬石當得三十萬金再加減存軍船三千二百五十餘隻每隻以扣留行月二糧賞鈔銀四十兩計之又得一十三萬餘兩每歲支放定爲幾月折色京軍得五錢之折散呼相度不復憂其糜爛不堪而國家實獲大利則庫銀可實運士不病轉移之間數年之邊餉不復憂乏矣今云不可改折者其說有二不過曰京倉之積漸寡也京師米價將騰也然不知今之所利取於放之數而不取於積之數如使不折而有萬石之積則今雖改折而其萬石猶在也此易曉也至於米價騰湧則誠有之使其不聞近畿豐歉而驟定折收則患當爾臣請 陛下於每歲運額大約以一百萬改折爲主矣每至漕運會議之月必須順入府戶入議聞其四境豐歉之數而加斟酌焉如其收成八分以上則其百萬可以全折下此遞減使其大飢則全不折仍發太倉陳米糶之而以豐歲糶

皇明經世編

卷九

十

平露堂

補如今臨清倉粟米故非設活法而不拘定例則何
米價之能騰耶臣嘗明農請言積米之弊延歲糧米
在水次糧長固已濕而兌矣船載半歲又溼濕而蒸
矣至太倉一晒二日足水火俱備也夫米有自性新
井之水火具則熱其體而可食陰陽之水火具則伐
其性而易壞且多而相壓蒸熟之後不出二年外爲
米而內成粉甚者成灰而不可用封倉廩而署其外
曰內幾萬石也似爲有備而豈知其不堪也哉軍士
千人而散一廩則五百人當受其病京軍拱衛實勞
亦豈可還與一石之數而不慮其可食否也今歲漂
流正以額派全運船少米多以致虧折利害相伏又
安知夫求全者乃適所以自寡耶臣近見巡倉御史
唐鎮條奏內云進倉皆水濕積久自漚爛各事往往
關出卽行轉易多者易銀四五錢少者三錢至其盤
廠之米尤不堪用當需實惠古所謂國無三年之蓄
口不足者亦非專指米而言也此井臣之臆說也唐
際賢奏記德宗口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
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費用貨

泉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有米二百二十餘萬石河
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克盈隨便露積舊者米盡新
者轉加歲月漸深耗蠹增其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
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
萬石河陰太原等處俱有此例所停運米於江淮州
縣出驛節級所減運腳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唐
在昔時盡失河北計其轉運不及我朝四分之一尙
能規畫如此費之忠賢豈容失計而貞元之間賴此
以濟臣所謂足國大計非敢謬語也如戶部以職司
國計深爲慮者臣請又以籌之今監生納銀原以納
粟制富民粟實沿邊此漢法也而今乃令納銀則肯
名實矣每生一名以一兩一石計之得三百五十石
恰當南運一船之數北納一監南減一船納一監彼
蓋有力者也而殊不爲難減一船當捐耗之時而其
省無算國家既開此例則太倉之前必有屯米以市
者而亦豈爲厲監生哉以此例之納官及加納者茂
收必多則每歲太倉之積有所取足而一百萬石可
以安心收折矣取此代彼臣所謂操其權而取其贏

者此亦一事也。漕船扛浪，連上湖殘，及今司不出此，則有弊。癸卯承年，年相張卽使月去一漕臣，終無救於國儲藏之而臣且不知其所終矣。

預防黃河遷徙疏

黃河不常則不常之事也
題爲預防黃河遷徙，以保護陵寢事。據徐州兵備副

使馮敏功、楊呈先、奉臣憲牌前事遵依，查得舊贖鳳酒原通黃河故道有二：一原自河南榮澤縣孫家渡，由中牟縣北清河口會貫魯河經本縣逾朱仙鎮通許尉氏陳桓各州縣至壽州達于淮，此乃弘治二年

章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豫所集 黃河遷徙 下 露堂

河決金龍口東北起連河衝張秋而刑部尚書白昂所開者，今已淤塞，陡固數層，原自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內野雞岡過河亭州至懷遠縣荆山口入淮，後因連經陵寢慮有他虞，嘉靖十九年，該兵部侍郎王等塞野雞岡，開李八老集河，由歸德宿州虹縣睢寧出宿遷縣小河口入連河，不久亦淤，以上二口近未有開決，若果孫家渡河決，由朱仙鎮南至勢卽於壽州入淮，而鳳河陵寢憂屬可愛，然與宿州符離集相離甚遠，水源不通，今奉本院牌勘水決符離集，乃

宿遷之小河口矣。若仍從過河入荆山則鳳河皆具下流，尤爲可慮也。及查孫家渡趙皮寨二口，照常完固，欲爲預防保護陵寢之計，築陡實爲上策。今趙皮寨以上至孫家渡一帶俱已築有縷水長堤，中止開封府地方判官村至徐家莊一段無堤，其趙皮寨以下歷儀封考城虞城碭山至茶城並無陡防，委應增築。復查符離集之水西北過蕭縣永罔湖，東北通徐州挑山，迤東蘇家湖下通雲壁縣地名孟山，睢寧縣地名高作社，以至小河口每歲夏秋連雨積水相通。皇

經世編

卷之十一 豫所集 黃河遷徙 下 露堂

民間小船從此往來，如隆慶五年邳州閻家等口及徐州雙溝黃鍾集被黃水衝決，而蘇家湖溢出經符離集入甕壁境，沿孟山高作社通小河口，自甕壁距泗州祖陵止，隔虹縣地方若使水趨虹縣，誠亦可虞。今徐邳地方已築新堤，似可無患，所患特河南趙寨以下無堤地方耳。合無題請將河南開封府地方判官村至徐家莊，又自趙皮寨以下歷儀封考城虞城碭山茶城一帶築堤捍禦，庶保無虞等因具呈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臣津察御史王議得無事而先

言之似爲過計。有事而後言之則爲失時。臣境內地
方鳳陽泗州陵寢在焉。其西北接河南儀封考城陽
山一帶地方。自 祖宗二百年來。天佑 聖朝百神
拱護。固無他患。但臣查得黃河決徙。不常自以治二
年決於張秋。奪沒水入海。竊爲向此乃今漸徙而南。
詢之上人。皆云自張秋加功。而後官司皆培增北堤。
而南岸浸薄。去年河水泛溢。一夕而高數尺。所幸不
於斷塙之間。而在徐邳之下。是以雖出支流入小河。
日經臺壁而勢稍近東。故於鳳泗尚爲無患。但臣視
皇明御世
大迫則連茂之水患。異常人事。則北岸之工程。常密
然不知河水高則溢出之地。難以定擬。鳳泗下則受
水之地。其防甚多。萬一有如去年。仍然泛溢。而使偶
然適當封考陵。肅碭之間。正出鳳泗之背。則彼時
雖有神禹。無以措手而仰屋。聖明之念。乃大矣。故
寧使臣言爲過計。而不取罪。取後時伏乞 陛下采
臣愚見。勅下該部。速行河道都御史。轉行各河道兵
備等官。乘今無水之時。先係陵寢當黃河南岸地方。
各官務要精心勤慮。逐一親加踏勘。但於單薄之處。

不惜人費。題請增加防岸。務使無虞。庶有以保護陵
寢上慰聖懷。而臣等待罪地方。亦少追於罪矣。

乞廣餉道以備不虞疏 兵部道

竊照國計之有漕運。斯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則人
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此固古人立國不易之軌也。
我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通行無壅。夫何近
年以來。事久弊生。下磨百孔。又以黃河泛濫。漂流數
多。而深憂遠見之臣。始有扼喉不達之慮矣。以故都
給事中宋良佐。職長該科。目擊時弊。有此論劾。欲復
皇明經世編
漕運一總。以通海運。計漕運止是一程。稍涼海河。本
非放洋遠涉。然揆本官之意。不過欲聚已散之船。復
建一總。以行海道。爲國家備長遠不窮之法。爾金得
避洋總原根三十萬石。至嘉靖四十五年。因給事中
胡應嘉建議。停集將軍船。分派各總之下。今既經宋
良佐特見。深憂欲設此總。誠於漕政。固計人有裨益。
相應通行擬議。開立條款。題請 聖裁。且發帑雇募
今歲既已試行。則派糧造舟。明歲自當定運。河海並
輸。國計更裕。自此 聖明足食之處。稍可少紓矣。夫

自平江伯開濬會通河以來，漕運之不講已久，其後
引道之條陳，鄉會之筭試，各臣之著書，後來行者不
一而足，然卒莫之能用也。近臣備員山東，嘗條斯議，
而適巡撫都御史望，毅然以未試行，底績無報，事獲
上聞，奉選。聖明英斷，遂出帑銀，委督漕司募載，而
今四方始知海道之可通行矣。然議立於御見之時，
則星菑未信，而法復於久廢之後，則不免更張，故今
縉紳之慮，不過云海上風波爾。風波在海，三尺童子
知之矣。然其事有可言者，古語云：天不滿西北，地不
滿東南。故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渺茫無山，則
迴避障地，近南水暖，則蛟龍窟居，是以風波足畏，傳
聞可駭。昔元人海運之有驚壞，以其起自太倉嘉定
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原名北
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
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
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
淺，是其明驗，卽以舟與米行於登萊，因其曠達，以取
其速，而掠其利，以豐其惠，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

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使於此者。然此猶舉
時宜之緒論，而非臣條議之初圖。若語其全，則有稍
遲於是者，而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
勢，三曰目前急勢。漢不遠引，請以唐宋之事明之。唐
入都秦石，據岷涼，而左通狹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
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
受其貧。宋入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
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而無險
則重和宣和，受其禍。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
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
衛神京。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
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臣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
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
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果不能飛，則
必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
受河與海矣。一河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豈
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
事河而專於海者。彼以夷陋紛擾，終歲用兵，固無暇

千事河也。彼又以爲河亦間有不如海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進退。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糜。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豈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斧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載在旂義補者。是不可散也。若我朝太平重熙累洽。土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卜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離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也。至宋時。血獵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弘治三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向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閘。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壘。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去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請求河之爲立國病。詎直今日然哉。且夫去年之漂流。大臣之與閭閻休及小臣之有志於世者。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旣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

色於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旁啟門焉。防中堂有客。而看核自考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勢也。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慮之應。燕宜其肯諷聖明。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通觀其必無然。臣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事。故敢緣科臣建議而詳布其愚。所有請銀造船。張官收領。皆係更革。竊乞聖明采擇。勅下該部。查議施行。俟其行之稍久。官軍狎習。不妨漸加至數十萬。使黃河無梗。或欲仰以此舟河運。亦不虛費。惟意所欲。復久廢而足遠之利。爲此具題。

計開

一定運米。查得隆慶六年分。奉例量撥海運漕糧一十二萬石。原因試行。爲數額少。不成一總規制。今且造船寶運。自應定撥額。以便徵兌。合無每年俱以近便淮安揚州二府歲運。改正糧一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爲額。盡派海運。以復遼洋一總之數。除隆慶七年。已有截留缺船糧米一十二萬六千五百八

十石七斗六升聽備文運外其自隆慶八年以後俱行淮揚二府各將額糧先期徵收完足漕司於正月終旬調集各該官軍赴淮并募欄頭舵工水手領駕海船坐定近便水次如揚州府屬儀真通泰如阜及泰興江都七州縣糧米運於府城河下高郵興化二州縣糧米運於本州河下淮安府屬山陽清河桃源邵淮宿沐鹽城寶應九州縣糧米運於淮安城外河下安東海州贛榆三州縣係海船必經之地糧米就於本州縣河下各取便交兌以上漕糧俱責成各該管糧官押同糧里就以隨糧原徵水脚銀兩雇船裝運定限二月終旬齊到前地方戶部管倉主事督與官軍對船交兌開幫以免入倉煩費如有過期者照依議軍無振事例參究若二府地方遇有災傷改折悉聽臨時撥派附近鳳陽等府糧米湊足前數以爲定額而鳳陽等府水次則當坐於泗州底爲便益

一議船料照得每年定派海運漕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以正耗六百石零用船一隻其船四百三十六隻外造裝把總運官共船十隻通共船四百三

十六隻臣先行道府各官拘集匠作及有海船之人從公估計每隻先除裝水并什物等件約虛二百石外實止裝糧六百石合用木植等料該銀三百七兩零臣恐多聞題委造船廠并料先造樣船一隻據開用過料銀二百九十兩適臣後駐揚州催督糧運使時觀率漕務參政潘允瑞等請船驗看咸謂板植堅厚釘艙緊密規制頗整足駕三十年方行改造臣思旗軍領駕則視爲官物終比民船不同若限以三十年一造不無過久且海洋行使又非老船可支風浪則海船當以十五年爲改造之限乃得適中臣查海運雖自淮安發行前船若於淮上打造木植入壩不使且清江衛河二廠自有應造年例船隻卽常年買木召匠打造尚且不前合無酌派產木湖廣廠打造二百隻專委督糧道秦議劉鄧督理其餘二百二十六隻在於集木儀真地方設廠專委海防道副使陳耀文督理務如前式堅緻其有速壞者責在二道湖廣木植等料價比儀真稍賤每隻量減銀四十兩實該銀二百五十兩共銀五萬兩候其造者每隻仍給

銀二百九十兩，其銀六萬八千四百四十兩，二項共銀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兩。臣查前項海船每隻比河船多裝糧二百石，是海船一隻抵河船一隻半，共抵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合將各衛所額船數內查其漂流者照數免其追補，卽以各船料價打造海船計等前船內清江廠造者該扣三百九十隻，每隻料銀一百一十四兩五錢七分零，共銀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兩三錢。浙江廠造者該扣一百五十隻，每隻料銀九十二兩，共銀一萬三千八百兩。下江廠造者該扣一百一十四隻，每隻料銀九十三兩一錢二分四厘，共銀一萬六千一百一十六兩二錢。事完通將用過工料錢糧造冊奏繳稽考，再照今議打造海船前數雖開至十一萬之上，但海船所用之料卽河船免造之銀，殊非新贍額外之費，其不足者又漕司折糧之內扣出支用，而所借者不過一萬七千餘兩，誠謂耳。然臣又計之，河船清江廠十年一造，浙江下江二廠五年一造，是又抵河船隻半多矣。卽今加費一萬七千餘兩，而所省又該銀二萬一千餘兩，國家開一百

皇明經世編



王敬甫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六十年久廢之海運而簡省若此，誠轉輸之便途也。一議官軍照得海運糧船四百三十六隻，合坐派衛分定撥旗軍領駕，查得原有遮洋總下淮人等六廠及通州鹽城二所浙江寧波紹興台州温州直隸太倉鎮海六衛俱係邊海地方，共人習知海事，相應撥分領前船，定擬淮安衛三十隻，大河衛五十隻，高郵衛三十隻，揚州衛五十隻，長淮衛三十隻，泗州衛三十隻，台州衛二十隻，温州衛二十隻，紹興衛二十隻，太倉衛二十八隻，鎮海衛二十八隻，俱照遮洋舊規每船用軍十二名，然猶恐各軍雖是生長海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經涉，况駕使海船惟欄頭一人執舵，二人最爲要緊，又必須久慣行海者方能不誤，合無止令各衛所每船撥軍九名，就將每船餘下軍人三名應支行糧月糧銀兩盡數扣解每歲漕司於滑上及海州等處，顧水手八百七十二名，山東顧島人四百三十六名，分配每船二人執舵一人，欄頭便於趨避，以取足十二名之數，待後各

皇明經世編



王敬甫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軍習熟海道漸次城嶺仍將原軍撥餉及照臣於歲募船三百隻已分爲六小總以平定寧靜安全爲號派令原運山東各官分攝以行今既實運日應照遮洋事體設把總一員以便統束請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山東原運題過有名各官如千戶韓禮鎮撫礮礮百戶孟得賢等五員內推一員量陞都指揮體統准克海運把總仍籌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其領幫官俱委山東原運各官率領島人赴淮給與行粮起運各該衛所止委指揮千戶押軍至淮交割免其入海自願者聽至於各船軍士內有怯弱不慣行海者許以原支行月粮添湊自行願募熟識海道的質之人代替回貨之利替者得之惟求海運得人各押軍官審無錯誤聽從其便行之既久習者益多且大約每歲二月盡開兌三月半開洋四月盡到天津九月半可以完竣悉如洪武二十七年事例休息日多人將爭赴矣再照造船必有拖蓬什物在河船原係旗甲自辦今海船新造必須官爲全備而所用銀兩亦應設處臣查前項海船四百三十六隻笑抵

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共計額軍七千三百五十六名內分撥出海運五千二百三十二名分派每船十二名駕運處尚有餘下軍人二千一百二十四名每名月粮行粮通共該銀一萬五十五兩四錢俱應每年扣支以充前費今無轉行浙江應入巡撫都御史督責各衛所掌印官預期造冊送赴有司關領差官解淮聽給各船置辦完遂什物應用如或不敷臨時再行酌處補足今歲海船初造相應逐件全辦以後年分止是稍加添置并每年修給工粮卽以前扣粮銀似爲足用若有餘積專備海船限滿復造料費不得別項支銷

一議防範查得海運既通米船來往商賈漸集則他盜之防所宜預加料理除淮安迤東雲梯關地係海船出口彼處原有額設備倭官軍五百餘名係屬東海把總管轄往年春汛之期聽本官調度操守并遙向各沿海地方臣於起運之日嚴行各加意防範外惟自出淮安海口經行山東北直隸一帶地方海洋遼闊已經臣移文山東天津巡海司道等官責令各

該備後守禦等衙門申嚴防護派土島之船指引開行其在船應用軍器漕司仍勒支漕銀置辦軍器每船斬馬刀四把火藥二十斤手銃四把弓二張箭二把長鎗四根給領隨船防備運回交庫再照山東沿海係狹船歷行之地至於天津遼東係海船入口之地支卸糧米督發剝船催償回空俱係櫛比牙犬之地防備盜賊尤須加意統容臣備咨行山東撫按悉心議處務在兵防振飭旁伺潛消以不誤大計

自明世宗



卷之二 平路堂

膠淺除水大德行外若水偶淺派已經移文戶部酌定俱用剝船起剝自天津至石上一壩每糧百石給與水脚銀二兩九錢就於本幫輕齋銀兩勦用乞勅該部轉行天津管倉河西務鈔關各主事遵照自今爲始每年凡遇海運糧水船到大津海口各該領運官員呈管倉主事移文查取河西務剝船照前議定水脚剝運報水前赴石上一壩交卸轉般進倉上納其各船隨報輕齋銀兩聽臣酌量分別差官由陸起解係給剝船水脚者交與天津管倉主事係完糧應

用者支與通州坐糧員外各就彼支用若有餘剩給散海運官軍以資回南

一議回貨查得海運旗軍舵工水手冒險轉輸比之裏河常運不同然常運每船許帶土宜四十擔今海船赴納難容帶載若已卸根回南似無妨碍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每船許帶貨物八十擔聽便貿易回滙以示優恤仍聽天津管倉主事每船給與土宜帶貨物數目照票一張免其納稅但不許夾帶私鹽及醃臘鹹物并違禁硝黃鐵器如違定行從重治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天

一崇祀典顯得海運舉行舟泛大海所畏者惟蛟龍風雨考之五行蛟乙木也而寄在辰風巽木也而寄在巳一者性皆畏金此五行相尅厭勝之術如先臣劉基輩未嘗不講也况是類是禹文著於詩夫舉大事動大衆而又安可無神道設教以壯人心臣謹於海口建立海神廟以鐵鑄而以鷄縵每歲船將發則禱之仍每船奉一小像以行緣前廟既建有守必須專人發運必有祭祀乞勅該部查議合無行臣每年令山陽縣於里甲定編經費銀二兩買辦豬羊祭品

每歲開船漕司親行致祭仍行該縣於均徭內編金
門子一名常川看守以防傾圮伏乞 聖裁

條列漕宜四事疏

漕運爲國家大計關係至重自今歲之運早而且完
則固仰賴上下大小臣工共奉廟謨而粗率故習矣
但孔穴多端非逐一辨索之則弊將復發事體煩瑣
非悉心料理之則利或見遺是以輒陳鄙見列爲四
條皆有關係漕計至切者伏乞勅下戶部速見施行則
國計幸甚

皇明經世編

上卷

漕宜

五

平露堂

詞閣

漕重遠之地臣惟欲漕事之整者莫先於恤軍而
欲恤疲累之軍者莫利於改折今國家漕計已幾有
七十年其官軍之疲困惟漕臣親歷而深知之故臣
於初任時曾經題品百萬改折矣隨該科臣列論謂
不可行也但科臣所持者國家經常之大議而臣所
請者乃漕運權時之急策且臣當時所陳不言暫改
折以蘇衛總而臣可以足國營之病弱之人不云節
發食以養命而云節飲食以得仙則臣之立論近於

迂闊固宜科臣之見謂不可行也然其實終不可已
而以行止開漕政之興廢此臣所以惶恐進退而終
不容不再瀆陳也改折百萬不敢再請其各該院所
乞 陛下特恤重遠之地查得漕場有報司府惟湖
廣江西爲遠而二省所屬惟水州衡州長沙荊州四
府爲尤遠且經過洞庭之險賴石二十四灘之惡四
處之到水次幾同淮安之抵京師而風波不與焉故
往歲四府屬邑根米催徵既難水次又遠軍船四月
畢完過淮必係尾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淤阻邵徐白

皇明經世編

上卷

漕宜

五

平露堂

河守凍此固猜玩成風亦內地遠人疲勢必至爾今
歲湖省漕糧過淮雖早緣因改折况今例限十二月
開兌則此時江水水消而北風急城陵磯裏港淺澗難
人長灘上風帆不可逆張非壞則遲尤所當念乞
陛下每年坐淮改折隨同本色解納於窮遠之民既
蘇其困又免其患此臣所謂遠地之當處者也國家
財賦仰給東南然兌軍之糧六省同供而白糧之困
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爲重江南物產繁盛故 則
宗派運獨多然承平已久生齒漸繁而地方有限則

今之江南又值承平宣德時之舊哉以蘇州一府言之兌運至六十九萬而南糧白糧不與焉其餘各府類是可推夫江南朝廷之尉也夫今不稍加優恤乃用其力以至於不可索而後委焉此臣所以迂闊而深爲國家計也臣乞 陛下每年坐將十萬石分布五府照白糧之多寡分攤而改折之以稍休其重累著爲定規臣查得山東河南原糧止得三十餘萬不當蘇州之半僅抵松湖之全尙蒙朝廷坐折七萬以示優恤而今江南軍糧白糧交徵重困而可不加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家子集

禮部

平露堂

念哉此臣所謂重地之當處者也臣又恐戶部以爲國額未可稍裁而太倉或患缺乏臣請將江南改折銀兩聽候戶部於會議之時斟酌如果天下無災傷而改折少則悉數折邑解京如果災改太多則臨時酌采如淮安楚則解糴大米如臨清熱則解糴小米附運舟以人多寡臨時註定則於中又得不窮之策而臣言可安行矣

一懸預兌之令竊得漕運之所以掛欠多而國計歛者蓋緣軍士之盜賣也臣請立保甲之法何荷 聖

明采擇五船相察則沿途盜賣不可復行以故今歲運納不惟足額而且有余臣據各衛所陸續開報船多寡不等俱有餘剩及各押空船回而運官至審據執稱因各船利米之多京師及通州張家灣各處米價太賤等因到臣看得官軍慎守國家憲法不敢盜賣固其本分職繁然彼亦爭利餘稍得利爾若物賤於所聚一時米價太輕恐無以鼓其守法而慰其嗷途故臣乞 陛下懸預兌之令如各旗軍利有米多者三石以上如其情願上納太倉許客即京明年運米之額悉照見年曉揚加尖上納其各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亦許不拘多寡一體上納名曰預兌糧收入之數太倉各給與印票一張巡倉御史類數印冊發送漕司將納過之根聽臣派發各埠本衛本總領支如支去三百石正糧者即可省明年船一隻軍十名收其減存入官其所支之米運官於長兌完到官而後分領庶免爭競其米已經賣盡而倉前富民有願聚納者亦照此例其兌還之米聽其自擇某衛領支如其上納過多者除米外將官司所得行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家子集

禮部

平露堂

糧之數比照納粟事例斟酌多寡立爲數限或給與冠帶榮身或許其剡銜管事以示獎勵悉聽戶部裁酌奏請不願者聽臣以爲有四利焉今年預納省船省軍而官又收減存之入一利也黃河之漂流難必運軍之卒挽實勞今一石入倉則國家先獲一石之儲而軍士省一石之力二利也運上所以累年沿途盜賣者正爲米入京師價賤而沿途貴也今使其以見年賤價入倉而明年於兌所獲贏餘之利則明年沿途雖驅之盜賣而不盜賣而富軍爭先入運矣此

十五石零濟寧衛剩米一千一百九十三石零任城衛剩米一千一百一十六石零徐州左衛剩米一千一百八石零儀真衛剩米三百九十七石零揚州衛剩米五百六十五石零高郵衛剩米二百八十二石零每石連耗三升給銀五錢共買過餘米七千二百九石七斗計用過銀三千四百九十九兩零比之鎮市所省價銀一倍所採山東把總王秩江北把總侯熊均有督運之勞內侯熊總下三衛原糧本少羨餘無幾若王秩所管四衛剩米六千餘石通應申獎以旌其賢等因備咨到臣讀之不勝快觀但卽剩米而官減價以市之此在邊鎮或可爾若京通二倉官不爲收其勢必賤以與人然何以饑軍士之望哉且國初漕運立轉般之法民與軍各任其半今改爲兌運則全責之軍矣欲以蘇軍非復民運不可然今行之已一百七十餘年欲復民運誰敢復言之而亦誰恐復言之故非朝廷虛懸不費之權以陰代民運之實則運士之元氣必不可復而漕計終將復壞臣豈敢苟圖目前了事而不爲社稷深長之處哉此臣

所以繼納粟之奏之後而又有今請也再照運事全賴把總而能悉心爲公者殊乏其人今把總上秩根多而利至六千候訖難根少而亦有羨餘其志趣可矧臣乞陛下勅下該部將此二臣欽加部指揮職銜仍管把總事以風勵各總則應預免之令有宜必多矣

一預運官之情臣前謂衛總之疲累者猶未及詳言之也夫今之所謂運官者皆二祖時功臣子孫定員後不加益也今之所謂運軍者亦二祖時定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臣明經世編

而今之克發則皆沿邊沿海不復上運也大約以一歲之運計之其官以問發死罪克軍立功降調者一運不下二十人其軍以漂流監放監追謫逃亡者每衛不下十人今已一百七十餘年總計所上之數則不待臣親當漕司雖旁觀者可默測而知其甚也夫有官可簡其賢不肖矣而問且至于無官有軍可簡其勳不力矣而問且至于無軍其勢不得不取疲瘁殘疾之人以克之而欲運事之裕舉胡可得哉故非於督察嚴勵之中而別存寬恤育養之法其元氣

不可得復也臣查議單森嚴如犯諸侵欺盜賣掛欠數多私逃避運者不議外臣謂其水次無船過淮到倉違限與凡掛欠不及百石以上者臣乞勅下該部查議每歲於此等輩類題咨行漕臣悉不許其更番押令再運如果能悔過速完新運則容臣類奏除免上年所犯之罪如其再誤則違限者照前遞降僅完本年不能兼完舊欠者咨臣追補又加欠新運者并發刑部監追如此則開其補過之門亦可以責新運之效而衛所官保令亦已多矣今歲各該衛門奈行之贖乃至有一官而連降七級指揮一旦爲總旗在此於法誠然然其中間亦容有難訴之情而未蒙察况官無衣冠與卒伍等亦無怪其與之通同作弊而反仰其資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臣明經世編

一定海哨之法臣惟國家都燕憑海爲左腋往於海運疏中已詳言之矣倭夷懸隔雖初年有廣寧之捷而今承平無患且彼固不能遠越江南而至山東也但先事之防則謀國之所不廢而或然之事則利門之所必重今蒙廟堂許以每歲十二萬石通運矣其

中原竊之警亦宜嚴必無哉而况傍岸行舟風波不
 患則我與人共之故今日設法預防尤所當急臣乞
 陛下定海哨之法初下該部會議凡運船所行沿海
 地方分爲四段臣淮安兵船出哨至卽墨自卽墨而
 至文登自文登而至武定自武定而至天津聽山東
 北直隸撫按官酌定奏請分爲幾哨每哨各造船二
 十隻以歲之小滿日爲始臣先發十隻以印信衛字
 牌至卽墨交與把總却將卽墨上哨所到衛字牌給
 與淮兵帶回爲驗循哨既歸卽發環宇十隻而齎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王
 刊露堂
 卽墨循牌以去爲驗其在前哨皆依此法有不到者
 各以軍法處治其哨兵之在淮安者舊時每月口糧
 銀二錢今議加一錢其在山東北直隸亦聽木處撫
 按酌定俱以立秋日爲止每船給兵十五名器械其
 備有營裁發赴附近官司報功驗賞如此則風聲所
 被如萌自息矣臣又查得淮安東西二海所孤懸海
 中原額班軍共九百五十二名今止存四百八十三
 名節年俱不到營累經行提見無一人至者臣乞
 陛下軫念海運將此二所軍士撥充海上會哨之用

役在門庭彼將無所逃避有餘則以克海運練之既
 久精強而狎習他日二所固誰安之北藩也是不惟
 海運可以安行而國都左輔亦可以有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王
 卷之七
 王
 刊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四

華亭 徐子遠問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壁上木

朱 積早服

王敬所集

李 懷素心參閱

疏

王宗沐

條爲議單款日永爲遵守疏

漕政利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四十四

王宗沐

議照漕運之有議單 典制也 會議之有條陳 故事也 但臣惟天下之事承弊壞之後則反之必尋其源 摠類劇之司則慮之當盡其變 漕運事宜節該諸臣經畫擬議載在議單 極爲明當 顧以法在而徒爲文具 行久而習見故常 今不悉理其急切之繁以救膏在之功則無以肅久滯之心 而成維新之政 除其事開大體 更革拙重者已經臣陸續特行題請 及事體稍輕得以自達十下者 今亦不敢剿集故事 查陳外所有利弊 下係漕政切務 皆臣親歷實際 悉心思惟 敬事謹用條列乞勅該部會詳題請 通人諫單 永爲遵守

計開

一中全單之規 照依各總衛所 每年應運糧斛 漕司自准部咨到日 卽分派十二把總 把總然後分派各衛各衛然後分派各幫 緣水次有難易之分 迷人心起避就之計 故把總派糧與衛所則官旗先有常例之餽 有司派糧與州縣則吏書先有賄賂之通 所以派撥不公 源頭受病 一也 糧數已定 而官軍告支月糧 掌印官不卽造冊 有司不卽開支 以致運軍藉口坐待支支 二也 及到水次 而軍衛官旗以米之粗惡不充 有司根里以軍之勒增爲詞 爭講牽纏 持久曠日 其則聚兵相駭 三也 漕司設立水程 本以稽考遲慢 然而使之自填 既可移查比又疎 所以漕規日廢 人心愈頑 四也 軍船到運水次 一切皆責各官 固係正法 然亦有等刁頑旗軍 不聽運官約束 以致坐違限期 運官不敢申治 甘受其責 縱惡長奸 莫此爲甚 五也 報運到京 起空船隻 察官當押南下 以圖新運 今委官多從陸路偷回 而各船頭軍得以攬載延緩 且前後散漫 無統 每至中途遺棄 六也 爲今之計

必須設法置單漕司親為派糧註限總括諸弊而悉
釐之使官旗一遵絕約而運政始有善圖合無乞鈞
該部再加查議自隆慶七年為始以後將應運漕糧
聽漕司親派及分布全單每船各給一紙備開某衛
運官兌員領船若干隻旗軍若干名運某府州縣兌
改正糧若干石自派糧文到之日運官即會掌印官
整點軍船造冊送赴所在有司限五日內支與月糧
如或倉庫一時缺乏許將別項見銀借給以濟起程
仍追原坐糧銀備還一面計算該衛去水次若干里
皇明經世一編 卷之十 漕所集 漕政類 三 平定堂

官違限者就丁單本另立一款請運官密填姓名過
淮之日聽臣從重懲治仍擇委能幹賢明推官一員
住淮凡運官到日將單先投推官查算某處違限幾
日某處違限幾日內扣除風水不便或上司守候或
江河阻淺給有明文執照外如月糧違限則罪分坐
支有司如水次無糧則罪分兌所有司其餘違者轉
係各運官誤事開帖子單投臣計日責治若各官果
能依限先到先納者聽臣分別獎賞庶法令一新人
心齊肅而漕規可期振舉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漕所集

漕政類

一嚴有司之限照得全單既置則各衛所官旗之運
誤不容復蹈然必須有司之月糧以時開支水次之
漕糧預期徵兌庶官軍輕于離家而敏于交兌臣查
議單開載有司十二月無糧者掌印管糧官住俸半
年正月終無糧者住俸一年二月終糧不到者降二
級今有司徵兌不得如期軍衛運納不能速達者良
由姑息久而積玩深法紀弛而漕規廢故也臣訪有
司徵糧故弊大抵先設欺局如軍船未到則申報糧
已在倉庫船既到則水次又復無米旋徵旋兌二月

尚多未完自知降罰例不可免而乃輒爲申報完在正月以爲避罪張本而監臨督兌者又往往爲之庇護以致有司視降罰之例有同文具而已且各交兌之時紛擾告報及訪查中間有司或庸弛愆期或好名偏護或陳兵毆打或坐視盜拆臣皆不敢以聞者亦以事成積習其執固未能一旦全以議單勅諭之法便深求而盡繩之也今運士既始食早運之利而朝廷亦已明知有可速之勢則凡各有司寧容再誤相應申嚴法紀以除故弊乞勅該部再加查議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徽公集 漕其詳 五 王露堂

後各司府州縣漕糧務要依期徵收完兌軍士月糧務要如限閱支若延出限外聽臣遵照勅諭照例泰降若果糧完如期兌兌早畢者特爲薦舉不次陞擢庶人心警惕而漕糧不至誤兌矣

一重旗甲之選照得有司糧既速齊管領全在旗甲委託錢糧一係特重如水次之交兌沿途之照管到倉之起納俱責在一入必須殷實有力者充當方克濟事大何邇來有等富軍畏懼漕運繁難營求衛所或掣改別差或援納吏承或別籍端宗或投托影射

躲避之奸無所不至以致在運中多貧窘之人漕政由此而壞每年雖委有司會選而止官又以多務不遑未免委及佐貳各衛掌印所伍官遂得肆爲賣富差貧但以虛數交與運官便徇了事其運糧官員中多不才每爲掌印官所制依違苟且畏縮應承所以各旗甲無賴之徒自知無家以挽其心故乃大肆折乾以快其欲稍有事發若非逃亡必爲刁挾縱使盡法懲治彼亦有死而已及至查究彼此相推莫可究詰爲今之計相應設法點選令其掌印官與運官均任利害使有同舟共濟之義乃爲補偏救弊之圖勅該部再加查議通行南京兵部及各該巡撫督行司道等官轉行所屬運糧衛所各掌印官即便會同運官將各船旗甲逐名點選但係身家有力者照舊存留其貧難不堪及壞事累欠者盡行革退就于在運軍餘之內或在衛雜差之中無拘所分選取殷實頗過及素有力量之人頂補務要人人着實不許仍以不卑之人搪抵選完開造花名長單一條二紙送赴臨近府州縣正官于各單上大書審訖無辭四字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徽公集 漕其詳 六 王露堂

有司軍餉印四顆鈴蓋掌印官與運官各收半印一紙如運旗已得其人則運官方可收領半印啓行他日運糧壞事則冒坐運官如運旗不當請運官當時口爭府州縣再審更定如掌印官挾勢逼承許運官到于水次指實某人不當某人買賄秦呈漕司將文案候不送施行如他日運中誤事過係運官所呈之人就將掌印官是人提解到淮責賠損失如無誤事立案不行但不許假此挾私刁難妄害其運官所領半印過淮繳報漕司查考不過准者類送天津兵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漕政

平露堂

運得人運事無誤矣

一併造船之廠查得軍既齊集則船爲此要除清江一廠已該臣會奏處分外其上江德屬建陽新安安慶九江宣州伍衛淺船原在安慶地方設廠製造下江總屬鎮江蘇州太倉鎮海松江嘉興六衛所淺船原有蘇州地方設廠製造每廠委把總一員每衛所

委千百戶一員管押後因各衛所官旗圖便以故安慶衛告于本處九江衛于龍坑建陽宣州新安三衛于蕪湖蘇州太倉鎮海一衛于蘇州鎮江松江嘉興三衛所各于本處打造因而奸弊叢生造作苟簡已該漕司題本欽依責成九江兵備副使專管上江廠蘇松兵備副使專管下江廠各提調督造但查二道駐九江一駐蘇州相去各衛所廠地寬遠不便親臨督察而僱工止于文移事工料費半督尤恐侵欺這制焉能完善相應照舊端復故廠以便圖造乞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漕政

平露堂

該部再加查議准將上江廠所屬建陽宣州新安九江與安慶共五衛仍舊于安慶府地方下江廠所屬鎮江松江嘉興與蘇州太倉鎮海共六衛所仍舊于蘇州府地方比照浙江湖廣江西事例各設廠造船悉聽本地一督糧奏或提調監督悉照臣先題事理施行該廠造船一而船制可堅矣

一增督理之官照得漕屬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河南五布政司俱有督糧參政或參議一員專管督催漕糧其江南江北應天蘇松等十五府州原無設官是

以徵寬愆期往往誤事近該臣議革漕運參將更設
參政一員專管漕務兼督江北蘆鳳淮揚四府糧儲
而江南蘇松常鎮四府漕糧亦該官建議添設參
政一員督理是五布政司與江南江北各有官專管
矣惟應天安慶寧國池州太平廣德六府州地方廣
遠錢糧重大尚未設官統轄違寄托于九江兵備事
不相蒙文移發閣輒該原任副使張岳呈稱不便委
宜添設且六府州地廣糧多相應該處乞勅該部再
加查議添設參政一員安慶府駐劄每歲徵兌押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一建通江之關查得瓜洲鎮當江南糧運咽喉節該
先任漕運都御史鄭及科道等官張博等建議將原
有上壩改開工部題奉欽依備行候勘近該河道都
御史萬會臣酌議應于本鎮花園港建關二座分定
附近通州泰州如皋泰興四州縣掌印官管造但查

建關節年議論雖多竟未估計與衆恐復因循時月
或誤該臣督行管理漕務有參政潘允端親詣踏勘
自花園港從江口勘至鎮西月河出運河口止計長
六里六分路道環遠水流平緩而上河與下港地勢
間有高低應建四關合于本港時家洲月河口建爲
頭關估計合用工料銀二千三百六十六兩一錢四
分自月河裏港陸地開濬至尤家磯爲二關又于磨
家橋爲三關每關該銀二千二百四十一兩三錢二
分阮家莊爲四關該銀二千三百六十六兩一錢四
分共銀九千二百一十四兩九錢二分開港三十六
畝七厘五毫每夫日給工食銀三分共銀二千九百
二十兩四錢四分各關起蓋官廳置辦車盤器具共
銀八百四十六兩七錢五分以上通共該銀一萬二
千九百八十二兩一錢一分其各關幫陞撈淺栽樹
等項所費不多俟建關完工另議臣看得前項關工
既該道府各官估計明白相應及時建造況近來糧
運限以十二月完兌卽正月前後重船可抵瓜州所
據典工勢不可緩其四關官吏人夫不必添設卽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本鎮原有開壩官二員條記一顆司吏一名壩夫二百五十八名移置應用每年糧運到日查照條件事體開閘放行過盡封閉將鑰匙封送漕司收貯每開止留夫五名看守其餘退回各壩仍舊車放民船糧運空船回南如前啓閉其一應民載客船俱常川由壩挑盤不許內開出入再照江北三總糧船例不下壩蓋先年原係民運至瓜淮水次兌軍其後雖改官軍前赴江南領兌船仍寄壩而有司每糧一石徵過江腳米一斗三升內以七升雇覓江船裝至瓜洲壩盤入軍船轉運又以六升折銀給與旗軍俱爲修船什物之用今若使之由開南兌則有司腳米一斗三升計銀四萬餘兩將或藉口不出船將何修且江北三總空船到淮已近冬令若赴南兌必須修辦完整不但時日甚迫抑恐有司江船既不雇募而年例六升修船之費亦不能預徵解淮給用不無耽誤運限況江北船係寄壩不赴遠兌故限以十年一造今若聽其由開南赴兌則當改爲七年一造計價頗增數萬兩無從出辦及查先年係在開止令江西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

平

廣上江三總之船內開其南京三總仍今有司照舊雇覓江船運抵係真盤入軍船蓋江西等總原係下壩五年七年一造船隻而南京三總船隻原不下壩故限十年一造此係舊例今瓜洲建閘應照條件事體止令浙江下江三總由開所省挑盤腳費已多其江北三總糧船仍寄在壩有司照舊雇覓江船對壩盤運有司毋得風聞妄生異議致誤漕期庶兩利俱全而漕運有裨矣

一處疲困之總照得漕屬十二把總推南京三總疲弊至極運官率多不肖旗甲盡皆貧難而隨船軍人十缺三四近例各衛掌印官與運官更番領運使才幹者不得以管印而避難不肯者不得以充數而完運補弊救偏善計無過于此隨該南京兵部議題京衛比之外衛不同掌印官免令更番將各運官查係戶部會考存留姑留者照舊領運革退者止于僉書以十官內選補固爲保護留都至計但運事凋疲豈可偏廢相應酌處乞勅該部再加查議自隆慶七年爲始南京各衛運官俱與軍政僉書官更番領運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

平

資成掌印官，每年會同會書官先期在衛點選旗軍，
近補舊欠徵扣料價，修理淺船，以俟糧單派到，會書
官卽率軍船赴兌，再照南京衛分旗甲十分貧窘軍
士過半逃亡，仍乞行令南京兵部照例選委土事一
員專管選軍之責，毋臨運期延宕，違礙選補務使旗
甲殷實，軍士精壯，取足原額，該衛開造半印長單交
付運官收領起運，如掌印官怠玩誤事，照依議單，每
拖缺旗甲五名，中途在逃旗甲十名，運軍二百名以
上者，聽臣提調降級，其選委主事南京兵部坐各題

京師經世編

王敬所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請仍行漕司知會，所委主事陞遷事故，該部另題委
代，不得贖廢，及查得南京各衛軍士上戶殷實者，盡
令黃馬快船小甲，其次爲幫甲，再次爲營操屯田聽
經等差，選利方食運役，是以貧艱者專一在運有力
者，皆得安閑，所以漕糧積欠，概衛累疲，當此亟宜挑
選，但係南京兵部職掌，漕司不得干預，本照該部尚
書王素抱宏猷忠先體國若謀行本官必能仰承
明命，斟酌更番事例立法，將各衛旗甲除黃馬快船
小甲正役外，其幫甲及營操聽經屯丁跟隨等項軍

餘一體通融選補，以救疲運，誠于國計有裨矣。

一併水次之便，據湖廣監兌戶部主事牛可麟管理
漕務右叅政潘允端湖廣運糧把總夏時寅各先後
關呈本省清糧兌兌水次原設漢口街口城陵磯三
處地方，除漢口街口二處泊船聽便外，惟岳州府城
陵磯水次往年交兌，似在五六月間，湖下正漲船隻
得泊蛇林港，以避風波，近奉新例，嚴限十二月交兌
此時適值冬深，水消港內成陸，糧船只得泊于洞庭
湖口，一遇北風大作，漂沒勢所不免，恐非長便，查得
皇明經世編

王敬所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漢口水次廣潤可容千艘，且衛承荆岳長沙等府民
糧自城陵磯直抵漢口，又係一水順流，民亦樂從，其
便呈乞崎嶇等因，備呈到臣，據此查得湖廣城陵磯
水次坐兌荊州岳州長沙永州等府糧米，近例限于
十二月以裡交兌開幫，此時正值冬深，港水乾涸，糧
船俱泊大湖，致有漂失之患，今監兌及該道把總官
議要改併漢口一節，既于軍民兩便，相應議處，乞勅
該部再加查議，轉行湖廣撫按官速將城陵磯水次
改併漢口，行令荊州等府，自隆慶六年秋糧爲始，遵

照依期徵運赴彼交兌以便糧運

一處停造之船照得漕運淺船原有定額年來旗軍如頑駕使既不如法看守又不用心以致漂流火燬數多每過今運之年往往缺船甚眾以致前任漕臣少有補造之請初則不以足運久而漸成弊端臣訪各衛有等積猾旗軍專鑽侵盜糧米慮恐交納掛欠故意將船鑿沉捏報漂流以圖掩飾蓋掛欠則追本船旗軍漂流則難匿衛賠補既歸侵盜之根又旁竇板之利及至下年復領新造之料設此一奸數利兼得所以各衛旗軍率皆傲蔑蠹漕之大莫甚于斯臣又查清江衛河二廠管造江北京等九艘新船例將底船兼造如有欠缺照依分數每一分追銀二兩買木補用近年各衛送廠造船隻內因底船銀板不完遂令停待不造旗軍以無船而得減存廠官以有得而得展轉年復扣沿致損船額萬一全運不免議雇民船每船計費水腳銀七八十兩亦不下四五十兩止了一年運事明年又復雇之雖曰議用本船存軍銀及修船什物銀兩而有計徵給愆期豈

皇明經世編

上卷 卷五

手書堂

能清急通年俱足取足漕銀有借無還庫藏難繼及查改造新船一隻限定裝運十年今止缺欠底船銀或三五兩或十數兩故將及年應造之船不得成造每年大費水腳雇船止裝一次不無可惜爲今之計莫若借與不敷底銀行廠添同原料打造以補年例之數則一船有十年之用比與雇船所省不知幾十倍矣且此船既造而滯艘之數多在其中補造之行自可停止乞勅該部再加查議自隆慶七年以後停止補造容臣督行各該把總通查節年各衛因缺分數停造年例淺船若干隻內除已追完足并有見板外其餘所少銀若干兩暫于漕庫收貯各衛減存軍辦料銀內每底船一分借給銀二兩長取旗軍併發該廠成造以免逐年雇船之費其所借銀兩就將隨船各年月限限于二年扣補完庫庶旗軍免迫併之難而漕船無停閣之積欠

海運疏

海運

該臣謹照國家之漕河而羅海者已自六十餘年
至嘉靖中歲以來河流衝決漕舟遲阻其則膠淺守

坤兩午而始完一年盜賣諸流一石而不致一石續
紳改色而求業 廟堂側席以問途至隆慶五年時
則給事中今貴和有開膠河之疏而其引海口海運
也是年九月間則河患更甚銀舟逆邇壞者幾八百
隻官軍溺死者何啻千人朝野震駭謂竟無漕時則
都給事中朱良佐有後邇洋穩之疏而其本古曰海
運也方膠河謀起事體難成臣時適長東藩因出山
中舊見云詳考海運可以徑行將巡撫都御史梁夢
龍頗見米納印投快東巡親歷海微險易在目而猶

皇明紀世編

王敦所集

卷之七

平露堂

恐空言難信以四千餘米自淮感試坦然可行然後
疏入而 廟堂遂主于施行矣 成命既下臣又適
叨漕寄因陳三勢之說謂爲都燕必須之途愚慮稍
深不特爲米去年募運效著已明而今歲造船而爲
定計此則海運之所以脩復皆因事机湊適內外協
倡而 君相以神謀處斷于上非臣能以一己之見
取必于遂行也夫以舟行水必有風波其在河湖猶
不能免故臣于造船原疎固云如有欲條印改入河
運臣亦非不預知有今日之事而姑云然也今歲三

百艘啓行本以三月二十日而船以新造油灰未融
停于海口至四月初八日而後取道視去年爲稍遲
因與瑞陽風會然夜泊以求全也而風則夜起其勢
以所免也而勢則豈增抵當一日七舟始壞則天
意難謀非人所及而觀記如此同宜諸臣之說謂當
罷也臣以職守兼奉 成命能陳其一得之見而不
能必衆議之合能規爲求全之策而不能必 天意
之從今幸諫連章交云當罷而愚臣又何敢守其區
區之見且自臣叨承漕計竭力營新以故河舟兩年

皇明紀世編

王敦所集

卷之八

平露堂

安完整肅則海運于時似爲無用所據停罷之議勢
不再計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將海運明年停止
所造船隻分發河運仍各別爲一幫以備一時緩急
便丁復行其海運各官中有忠勤可用者容臣列考
咨行兵部兵科別行銓用以盡其生不致淹棄其失
事各官行漕務道會同海近湖覆分別處治以懲不
悛再照入臣任事欲以一身不恤天下之疑而取必
于不可測之中者非智也使因人言之有異遂唯唯
而變其初之區區又或因人言之不同遂悻悻而忘

其告之聲聲者非忠也。蓋大農之賦聚數百萬以爲漕。其人且難利害。伏尚未有一定之路。一定之策。可使若出諸神中。移之枕上。而保其毫釐之無爽也。今且主人使其僕負米于百里之外者。必乾饑而笠。益馬不能保其中途之不遇雨也。而況于漕乎。此先輩諸臣深知河漕一線之路。不可常恃。而咸欲通海以收兼全之利。而消四海窺伺之心者。此也。臣前謂海運之可行。已列疏。上激而所謂詳考者。未敢續進。今海運既停。臣謹繕完成冊上座。御覽其三。

明倫彙編

丁毅稿集

海運

九

平露堂

書

與谷近滄年兄論開膠河書

開膠河之難

某待罪東省已月餘矣。邇者人自北來。傳聞京師倡

開膠萊河之議。云已有端。竊意必因邳河之淤塞。邇道稽留。深憂遠慮。欲爲國家尋久遠不拔之計。故議及此。殊不知欲尋久遠不拔之計。而此則煩難必不可就之工。設爲談議。猶之可也。若必爲之。則其地在山東。薄海際盡東境。而基山東守藩臣也。使嚙不言與古之不預。萬一論有成。紀擇遣大臣或臺諫部寺官按行相度。而遣官又或稍有成心。欲以慰協朝議。上于必行。臨時力爭而不可得。則山東莫大之患。與宗社之憂。必在丁此。某亦無所逃罪。故敢冒昧以皇明經世編

王象所集

開膠萊河

平露堂

布于明公。膠萊之議起于元世祖。都燕。運河自浙西涉江入淮。由一河逆水。至中潯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濟寧。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河陸運至臨清。入御河。至元十七八年。始開膠萊河道。通海。其事不成。而罷。故史臣口勞費不貲。卒無成就。此載在元史。食貨志中可考也。元世祖嘗以十餘萬人命其臣阿剌罕。范文虎等。將之以征日本。自膠萊海發舟。遇風而沒。曾不爲意。彼之利用其民能以十萬之衆填海。

以事遠夷豈不能驅十萬之民開河以通絕道而卒
無効何也至戊寅高祖通海運七十萬以餉遼東
成祖開漕河運四十五萬以餉京師而終不遂及
膠河二祖之坤謨群策畢集皆釋不圖者豈非以
其事終不可濟哉而今當匱乏之日乃欲舉先代之
中廢脩二祖之不可圖以觀就不可成之功恐非
出之熟者也膠河水受新河之水源出高密其流甚
細若欲通舟必須遠遶各處之水合于新河而北下
海舍此乃可運漕遶之則必有堤合之則必有閘群
臣同經世編

十萬人一年爲之不可也一增運年則餉入戶多逃
本額之征下欠四五每歲山東以督糧院運濟調往
俵率多三府之官案在戶部可覆覈也若三府之民
至用以十萬則野皆不耕矣一歲之京路起運與地
方之存留仰將何給業人或萬中有一觀心焉祖
下臨濟濟寧之繁麗以爲有河通行之故也然不知
白首種樹利不及享而青登之民則又何幸也且今
漕河之挑濬在國家不過以督責中丞中丞以督責
有司日挑河挑河而已然民間之荷鍤而寒衣妻送
皇明經世編

王世貞

卷之五

五

不可者又非獨爲漕運已也國家聖子神孫有分封而南如景府者誰能建謀使由膠河出淮海乎國家所與共理天下者在百官十人南人之化與北人之仕南皆不能不捐家誰能定法使必由淮海入膠河乎黃河下流壅則上流漫倘有雖曹橫噴時德薄泗州浸浮鳳陽陵寢所在其可坐視不別尋乎徐沛固東南一要會也下流既壅則數百里之間將爲巨浸其可坐視不拯救乎以是四者謂漕河必不可弃也漕河不可弃而復開膠河更欲以國家之力顧兩河而山東之力供兩河國力之能顧兩河與否非疎遠之臣所可知若山東之不能供兩河也則某深知之矣今漕河之淺紹開泉壩夫堤夫派在濟東兗者銀力二差各四萬五千有奇而力差則民間倍以給之是九萬有奇矣合兩者幾十五萬而大派臨期之徵派不與焉膠河既成視漕河朽短其所謂泉關淺濶之夫一不可缺姑約以半計當得八萬金有河漕則必設重臣戶工部分司有開則有開官有重臣則有奏報則設驛官海船大而底尖入膠河須易

皇明憲世紀

卷之六

六

平底小船出海倉口則復有海船則必設船廠建置衙門廩食夫馬費亦不下二萬濟東兗但供漕河而膠河歲給十萬勢必全派于青登萊今之青登萊可復加以三千餘金乎可忍加以三千餘金乎又何言十萬也山東地形輔京畿是國之左腋也漕河一線山東居十之七是國之咽喉也歲輸京邊與大物產土貢其地諸雜料與民之上餉者不下百萬是國之中周也撫之而尚恐其逃安之而常恐其叛奈何爲不可成之役以挫之而自貽其憂乎始不慎圖用數十萬金試之而不成稍成而復淤勢必弃之是以數十萬金委之水也某往在江西時曾見羅文恭海運地圖喜其王憲副膠河之說而特爲刻之以傳意亦以爲可幸而濟也比今來官山東按地形而計物力然後知其事之必不可成彼士夫平日相與促膝而談之以爲新者及欲措手而施之于事而未必合也某少有志功業中已病卧艸野朝廷不知其不出以爲可用收之埃土之中亦欲思竭平生爲所部營一事以報聖朝卽有如膠河之利正某畢力之秋

而猶嗷嗷如此者誠真見其不可就毋徒爲國家特
生一事也其以爲開膠河必有事然不敢一及之者
似亦危言動人之聽開膠河必不就然不敢多及之
者似以聽見阻事之成故于河之決不可開者不復
詳言而但于開成之不可繼者頗慮其悉伏惟明公
實納斯諫者也倘以爲可采幸于聚議之時力言之
使遂停罷則宗社幸甚山東幸甚

序

桂林圖志叙

桂林圖志

桂林圖志

卷之二

桂林圖志

桂林圖志

桂林圖志

國家大一統盡有天地幃載之地而廣以西負湘楚
連滇黔際海瀝而面屬交趾蓋一門戶也嘉靖庚戌
命司教事茲上頗聞諸大夫學士與紀籍所載罔謂
盜劇民病若喉有梗必不可去而不敢不治心竊志
之既而抵廣西居歲餘徧按歷諸部時承乏兼署
撫夷事始略觀其端未大郁必如昔所聞足行終不
可得息日也凡事之起其必有源而救之之術當圖
其始今山間諸夷并有部曲號令若攻城野戰之技
也其所操持兵械非素淬礪厚結也其人皆不食草

木鳥言夷習卽狡非有智謀斷略也其所恃者山之
險與易于合爾然其險可沿而奪而其合可駭而散
也而卒未能震蕩而服之非惟不服而其勢更日熾
而月長焉非夫謀之不審定而慮之有遺策與故嘗
思之夫民聚有司是賴自有司之不得其職也則招
徠之術寡賦于官者率不得其準而豪長隸書又從
而蠲其其間以相倚伏分之正當九其供力不能
其則其勢至于棄妻子棄于棄則無復顧係而輕去
其星居與盜爲群矣一里之間一室而逃則其遺賦
責償于留者彼九者是加其一也加之而逃者三四
焉則將盡一里胥而遁矣夫胥戶有籍非不可覈也
然有司不及按捏械空緝不敢舉手彼其不純于夷
者生長于深山大澤之中見與皂則頭搶地其勢宜
不敢控而惟爲魚肉之其價不得平貧而懷憤其入
于盜也所以仇吾民者豈有量哉此其告急勢不得
坐視然戈甲所指若焚燎焉首虜之多用兵之始謀
也大盜弱而豪嘯之盜強而豪私之比誅不當罪殺
有枉濫彼其竄者之父子兄弟不甘其心而不直于

官。大竄大聚小竄小聚。官方方窮則不得不出于招。招出于力之竭則不以爲恩其分觀者因得執其詞以嗾其黨矣。夫夷蹤跡其好生惡死則同也。誠有以安之可使爲編氓。今夷則已矣。又驅民而更爲盜。其山川虛實皆民教之已而加誅焉。則又不當其罪也。則謀爲畏且服哉。故兵之不可戢與其動而或敗也。起于有司有司之失也。起于賊役而豪民隸書又從而去其籍以舞其智余之所謂謀之不素定而慮之失策者此也。余嘗謂是爲廣右禦寇之長策而戊蠻白明經世編
王敬所集
利國記
王
平露室

不足與敵。驅而納之湯火之中以爲功焉而不問其罪之內然則夫乃仁人之所痛與。故談兵者行陣擊刺非所以語大將。大將者不戰而可收成功。侯言得舊廣右里戶婦子送有寧宇且朝廷亦不厭南顧若按是圖悉籌其山林沮澤道路阨其險要潛襲攻圍若禽獮而犂雉之則余所謂痛焉而干策爲後也憂時者其倘有擇乎

贈濡川楊公序

閩中報館

國家之遼九沿漫錯峙而陝以西富都之右肱東起

皇明經世編

王敬所集
閩中報館
天
平露室

延安巨寧夏臨洮閩極西放于甘肅延安萬餘里其戍守之士視諸邊居三分之一食皆仰給縣官閩中自秦漢時更都史稱其地肥饒三輔之家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沂嶺以東南洛以西所謂陸海之地其上之毛宜足以經費顧撫臣開治按邊徵無以自供往往由閩中轉輸以助軍大都以其民土著由五方更徙居之風俗不一其地廣饒卽不能盡九頗有遺利又水旱相繼不登則縣官有司之征賦益不給而歲索內帑以供調大司徒遣官督輪相望邊虜一報警

卽稱軍疲不能戰或曰海不用命主帥無以禁姑徐燧休之士習見久以爲帥不能如何則驕悍不可使遂成固俗畏敵如將以故虜得歲侵邊無所亡矢沿邊孽屯破礮礮殘破矣見烽火起更爲縮汗幸其不出吾地無能遣一鐵以恐虜者凡天下官役若無過邊索其又晝夜乘城刁斗在生死間而縣官衣食不時給少有所調輸又以其半入將領不得顧養殍妻子乃責之戰其勢固當爾奚足怪也余不能悉知閩中余嘗觀國家賦法養邊吏士常祿之外固有屯田法人受田二石而入租六石又問召商中益折糴轉以資緣邊乃給引通販慮至深遠自二法廢有司益不足以奉戰士始索內帑內帑歲入民賦閩津山澤之利又累朝積聚其勢宜大饒而數稱耗乏纔有調募大司徒又復告匱矣往歲虜由遼陽沿城下天子震怒一謀塞兵而論理財者蜂起蓋司徒之匱久今急誠無策頃且宣籙自五品而下居鄉得視見任又天下諸歲三分之二與民代算贖皮諸防守兵甲出折色半皆輸司徒虜數犯邊人言不足若決

諸今纔一入而謀括財若是足減耗費見形影矣夫司徒之積不足以供費而營繕水衡太僕大官之積又不聞有羨下里小民又所在無藏富不能佐天下之急然則天之生財將安所歸也獨他無策耶司徒不足領入下之經費而各省布政司攝一省租賦如閩中又日給諸邊當天下多事其催督生理之道又安可不悉講而細求也定興濡川楊公爲廣西按察僉事之二年兵備右江以能聞天部以公才使督閩中糧餉遷官爲泰議余于公雖未面予聞有周天下之慮者不後時而廢事故并道當世之急以贈行自今凡閩中食足十臘不病元元諸邊賴以倍氣惡戰咸于公觀之

海運誌序

海運

余自嘉靖辛亥視學廣右時吏事繁輒取全史讀之觀古人攻戰處以按覆輿圖其地里險夷遠近如在几席間後移官江西羅文恭公出廣輿圖相質正余爲刻于省中因益知海道自淮衛所輓薄燕薊便其宋宣和間議攻遼而諸臣不知出此僅遣高麗師

以一舟使金往還名陸其後元人通海運于都燕爲得策且悉考當時載籍無言海中壞運病者意卽有之不多故不道也藏其語二十餘年降慶幸未余起家復守藩山東會河漕告病朝廷遣利臣按視欲開膠萊河以避大海通運事不就余曰卽大海可航何煩膠萊河也叙其說上撫臺以米試之驗語聞會科臣疏上遂下通運之命而余亦叨轉督漕身踐初議募舟集糧時中外尚疑駭謂不知何若乃行僅踰月十二萬石悉安行抵岸而天下臣民始信海道之可通矣聞久歷以佐河漕安六軍之心銷奸萌之志國家都燕大海在左肱此專利也一百六十餘年來群臣論著多而未果行茲遇聖君賢相英謨立決而微臣沐適奉廟略叨奔走再闢茲途在國輸常轉多家惟意所施非宗社萬年寧長寧遂效斯計耶今而後始敢布其說取前後題請移冊及海上道里行計類爲誌凡二冊檄處州守張君大忠刻之以藏大都云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五

徐孚遠聞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輿尚木

朱

信早服

選輯

王敬所集

李 達素心參閱

雜著

王宗沐

實書

陳兵

臬史氏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彼固自以爲起於中古憂衰世之事也衣衾復墮之警孤矢除戎之義蓋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百四十五

王敬所集

季季歲而後世自戕亂之後本有不弛然解者故歐陽修曰三代以前之治亂未嘗不以德而三代以後之治亂未嘗不以兵是烏得罷不講也開元之承平府庫器械而漁陽之鋒若涉無人晉武之粗安警備盡微而蜀氏之難如赴同懸合血戴角之事此其大情時以防周慮密銷于木形則有所恃者可以無恐有所懲者終於不萌不然設藏冷容盜淫是侮卽以偷且一時幸矣而經時保泰之治額不統乎江西東南大都濱江帶湖四要之地自三代以還其戰爭之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百四十五

王敬所集

略盡於此矣此之則彼乘民安則盜賊乘除機宜所指諸掌者入我朝止德以後明漸入於多事益不復可以雅馴優游理矣公各衛之額大半視初年多耗減不十四五而往往事起輒不足踐更調客兵如桃源之難狼兵猶不可用而藉邊兵一時艾剗之力若病者投以峻劫非不適意然邊犢兵苦驛騷不可束縛而田州土官岑猛因以輕中國歸而有反心瞻之病猶去而元氣耗疲則雖一時猶難肅理而況爲經年之計與數世之安者耶嘉靖壬子海上難作天下皆震徵兵轉輸不膏焚溺項者調狼兵以萬計近又募入廣海間道必取江西其供應不給而焚廬掠奪幾無異賊巡撫何公選巡按鄭公本立皆條疏令總督遣官設義又須部伍不得雜以無籍者卽奏可施行而彼方魚鳥聚朝不圖久緩之益甚急之惡生他經張順顧且以視其虜暴不敢誰何時復有守道不歸者往往散在江湖間爲盜其計未可遽止也而視贛州之賊頗連閩廣乘機竊發每歲報警不能草爾會難以稱快志而一二歲寇自閩者由崇安出新城

南豐、袁、驚、撫、建每一報至，即束手不可爲計。若此者，豈非預練素備之道不明耶？無以待其至耶？段季實曰：虎豹之所以可畏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去則狐豚特犬，皆能爲患。今各處傍伺，意在需賄，萬一水旱相仍，樵土不塞，江河是溢，而況連湖湘以爲上流，控南都以爲右腋，其患非特豚犬也。諸衛減耗，民畏言兵，若支贅者，每一調遣練習，若兒戲然，懲前患者，老不記憶。宴目前者，壯不他慮。其威非特去爪牙也，皮不傳矣。於此而欲建蒐討之議，信截賊之法，立不可測知之防。於苟且無事之日，其誰以爲然者？夫江西地險瘠，民強而喜鬪訟，桂文襄公墓志之矣。崇仁樂安德興樂平諸縣，萬有一爭，輒聚數百人，其勢非盡夷人之官而殺其蠻不止也，非可安枕而臥者也。使其爲公戰如報私讐，此秦人所以併六國也。患無以倡之者，往持鎮守太監鄧原建白，以贛州巡撫兼四省爲制上流，而南昌知府李公承勲至縣，民安以制突寇，彼豈不憚於更舊制動民力哉？夫亦有所懲不得已而然也。故爲今計者，不過三事：曰練，曰募，曰調。

練爲上募次之調爲下。凡兵不過曰守城曰野戰，野戰爲難，守城次之。大調兵者，其野戰之敵與焉，而不可盡法者，累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無益于守城也。其募掠之標與鎮紿之費，累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不止於無益也。百里而奔命者，蹶上將一里而趨利者，軍十三至。彼遠去其鄉里，親戚以處，此豈復有愛其田園里閭之心哉？故凡備手於調者，元末楊完者之在臨安可監也，非國家之長計也。若必以爲稽調者是，田單終不可以強敗齊，而少康不可用一旅也。國家海寇作難八年矣，征輸之令悉於編氓，焚掠之際，毒於骨髓。練兵之請，臺諫之章，積於按門。朝廷亦嘗拔知縣之官於不次，又設專官以爲名矣。而終未聞有精銳之卒，足以當一陣之寄者。豈非以氣不加作，則以柔脆之病，委諸生成，法不加嚴，則以馴習之責，分於傍列，自非斷疑信法，預賞任功，察微兼此者，而曰練兵練兵，是徒委虛文者也。邠有鹽者，而尚云爾，則言兵實於斯土者，固宜以爲支矣。然觀往事，則昭然若指掌可視也。自古言治兵，無出於數。

事者，每倡言之，則亦老生之談而已，然事決而後行，則言雖近而得便，機但而不奮，則盡雖深而寡成，伏險於大順，慮患於不然，而況浙直連城，閩廣未靖，四隣紛擾，方獨處中，可無一旦之慮，而直為此熙熙哉。太史氏曰：教習不可廢於家，則習不可弛於國，兵甲不可假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兩世儒聞於大較，殷云德教遂桃不伐，宋向成靖皆楚，弭兵其從父相見以爲功，而求封焉，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雲，子雲制而授之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凡聞凡誣非他也，人情易安而難動，時習見久而駭初，故安房闔者難與議資斧之需，藏瓶盎者不可談海陵之積，當然之治非所以切實事而慮深長者也，所以貴斷疑也，自正德已卯以來，江西宴安四十年，往往撫臣亦嘗練兵，又選其精者別號作之，人人自信，而不至於以爲戲者，獨以生死之法行於其間，爾光緒之代，河陽非易地也，而用濟之斬，則旗幟爲

之如明，世宗之幸潯州，非易兵也，而愛能之去，則二軍爲之揚息，上之人有斷然之意，而不牽於顧盼，則下之人有毅然之志，而不敢於偷安，朱庄行酒則一座皆肅，項梁治喪，則賓客皆辦，驅人於鋒鏑，習人以殺伐，而托於空言，所以貴信法也，夫師行而糧從，法嚴則賞賚有程之經費，不可以給出格之需，有限之工食，不足以獎不凡之氣，今江西之明，出自庫藏者，如賦書所具，已不可復有所加矣，兵食相須，而難韓白之將，亦安能獨以斬賊之法，得人人死力哉，昔在贛軍門之始，初也，嘗具請以廣道行湖西矣，當正德間，王公守仁所以能收湖頭桶岡之功者，亦以費出於是而足以自給也，頃者峽江設橋，則廣益不下而稅且寡，巡撫副都御史范公欽經略練餉，幾有緒矣，猶懼徒手無策，假令萬一將大有所用，則今有司往往告乏者，將何以善其後耶，積貯固之大命，轉輸兵之上務，竹頭木屑，收之厭棄之口，食半投醪，分於迫切之時，是安得不預賞也，夫王者操勸世之權，則惟明於殿最，大臣有分統之任，則惟別夫庸勤，夫个

常之事。文吏之間，可以優游儒雅理也。而軍旅之間，則惟抱才負志，不習守常者之所能辦也。然違時者有獨異之議，任事者多見疑之跡。執事而不可以語人，則意暫以過論，功成而不能以自期，則忌至而不能以全。是以當事之臣，常淪於不遇，重成之績，廢於嫌疑。自身在上，昭然別白之，保護之，則幾不方宜而遽易由定，而速變哉。是安得不任功也。烏附以去病，而亦以發病。識闇以禦暴，而亦以爲暴。彼韓、滕、伶、荀而稱却者，豈俛首操耒者耶。亦推埋不逞之徒，已用之，則必有以優之，優之而過，則論不可復制。優之必有以裁之，裁之而過，則怨不可復造。故有呼於馬、廐者，亦有橫枕於民廬者。犯此者，雖有震世之功，然罪之惡，不惟人將不食其餘而已。亦將有所不享其利。故察入秋毫，而行以平恕，法漏於吞舟，而將以必罰。是將之物也。往先武，所以謂每一出將，頭輒爲白者，此所爲謹微也。集此衆効，卽練當自精，不足則繼之以募。凡須調者，待荷日前，若引盜入室，不顧主人，則可爾。今天下衛所之額，皆取足於罪禍者。

皇明統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平露堂

邇年以來，嘗有令輪贖治矣。彼不殺人，則盜庫作姦，其不能操戈從事於日，位亦明也。戍守之往，不可復而取足於民。兵民，民兵不能盡使，而又有精兵時變遷，代不可盡悉，而有備無患于古，律令不然。桃源之奔突，倏忽而至，衛信家淦之微，底驢口而破，南九固猶爲有守哉。前輪不易，後車將覆，余爲實書，或諄諄道焉。

險昔

設險

臬史氏曰：按江西延袤割屬，歷代不類，不可詳道。今皇明統世編，卷之八，平露堂。制所分隸大都境內，南北一千九百里，東西一千二百里。中南昌，北負大江，依湖，東北爲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窮至山趾，向南安阻嶺，稍轉而西，袁州際萍鄉，西北則九江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戶也。同家初定天下，更置衛所，藩屏之，凡自西而南，皆設衛。如袁如九江如鎮，而東皆設所。如信如饒，豈非以楚有洞庭，長沙、衡之險，爲江上流，盜所根據，而東則漸興，無皆平安，號無事者，可稍簡易爲防哉。余志實書，記歷朝兵事，其所緣出入之路，與備禦之地，皆非經常耳。

日所及然明治天下國家強幹弱枝居中制外者乃其大端而於守險制備雖未可盡愜度周列土其前截前若前意於必攻之途者亦不得而獨缺也軍城不可守則陶侃棄之以自全汾北所必爭則韋寬棄之而欲備彼者素習知其地之險易利害可以守禦或出而止量其敵之將與勢而度之而虜已在日中矣故地有險而將愚者則棄地有易而敵趨者必守我利者勝彼利者敗矣持者勝負十五此地之道也今江西無俘馘之警其民安上樂業四境一家萬姓一人無所事險又安用藩籬守禦以為提防哉然地形不同而用險有二不過用之以為勝據之以為亂而已四隣相警事防倭故彼度我險則用力百倍此用之以為勝者如伏青之疾度崑崙是也方以亦忽若龍蛇依傍巖簞以作不靖此據之以為亂者若武陵蠻之依九溪以叛是也斯二者之在天下其勢常相勝語曰尺蠖當猛虎奮呼而握拳示甲擊兵而發童子彎弓射之矣意外舍皇周慮者所不遺要在先而制之爾鄱湖固大澤歷四郡之境春夏水

溢渺黑萬頃則波濤蕩滴不可湊泊挾高水落喉哽微露則又千條萬港府一人其屯思伏神藏不可周詰而奸民聚眾則有賈風船不得安妥甚或勦劫大姓不廷無忌備急則入匿其中國家巡司之建一省百一十三所而沿湖者一十有四蓋謹之也他諸嶺北巡嚴建信接閭皆萬山盡絕官府捕隸足跡之所不能至民窮或負囊逃入其中發之博囉出入事連數省則彼此相持莫之誰何彼方恃其窟穴而有司又以通負急征之無罪虛易生其憤心聚而得志其為隱憂豈可一二數哉其勢非有以剪截之完詰之則沮聚而不散此非不見形影露端倪也而吾無害者與苟安枕爾故江西大勢凡四隣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為咽喉境內有警皆所當慮而贛州尤為樞機蓋大江之出入自湖口則乘風南指不啻驚四郡也倏忽上下一省皆震贛州據上流方舟而北猶之建瓴也而數郡皆糜爛矣正德初年巡按御史臧公鳳上言四事謂假兼制以安地方南贛二府接連三省流賊出沒東西北方不相統攝文移約會動

淹旬月以致賊令散逸其難就緒今命都御史兼制
四省接境府州隨宜調度則盜可息矣奏可施行而其
後御史楊公必追亦疏略曰南京根本重地淮揚
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也則對江漢會于九江
而鎮古樞饒滙於鄱陽湖口國家於九江開府置衛
又制兵備以事守之而湖口會無一卒之戍非今策
也請於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鈔關餘積各置戰
船百艘俾相為應援以南康黃州二府隸九江兵備
守備而巡江御史得以往來巡歷則荆蜀諸盜不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敬所集
設險
十一
平露堂

實事豈非所謂異荷安枕者哉難者以百里之邑雖
狹而必有邊一圍之山雖平而必有阻遂與距險
也子為險者其於平承無庸且置也卽擇而後守則
變不可預圖若必皆守是安得兵悉給也且如往事
賴石灘皮州之峻阻也李遷市終於敗亡生米渡南
昌之坦途也岳武穆藉以破賊十四地之形孫武子
之所不能窮而棟杙自起之所不能備也子悉圖之
其將盡乎不圖則書無所庸之而子奚以籌耶嗟乎
是非子心也余為險者亦以告有司與史於茲上者
而已非以謂將也自兵法而言之擇險而出奇者名
將有所不足因險而預備者庸令可使有餘自治法
而言之克盜於已形者巡撫有所不足散盜於未聚
者薄尉可使有餘自昔先王之定國也彼亦豈盡
求為捍敵哉而公劉之始主邠也必相其陰陽觀其
流泉而文公之徙楚丘也必協之中星而陟之景山
彼所以為谷谷不墮頃者益擇地以居民處于陰陽
風雨之會以協其性而寒燠燥濕必避其邪故燕趙
之慷慨非獨輕生也齊人之詭詐非獨不情也淮南

多嬰夫沙重難彼非獨不埋身也食其上之毛又因而習焉少大相承則以爲固然斯所以爲俗也而成則不可復制矣民誠重遷懷上然上兒齒者漸則不驚此其利害與介冑而取勝者相萬萬也故良有司者視其始居察其碗肥夷囿不使其處峻阻也卽峻阻矣既居而安上蒞彼以成俗則以計散之不使之保聚也鄰有跳梁而吾民適肘腋其間則明其保伍不使其合而又防其間也地險而遠聲治呼呼之所不達則時聯而集之警以象魏而夷其所憑依不使其自速也卽不幸習成而事遲機萌而牙探則潛謀密計漸約判仇沉沉冥冥不弛不覺不使其驟發也如此而又能時征輪寬剝輿之休息教其子弟而植其田畝結洽膠固唇齒然則彼亦各愛其妻子室廬以求老死者人情之所同雖有高城深池不敵人和而況深林大澤亦庇以生彼安肯舍其所甚利而求必死於安全之日哉此余所以告有司與吏於絃上者也

諸職各得膠萊河之開始於元世祖元十七年七月總管姚演奏事下水相阿合馬與百官集議開鑿以鈔萬錠爲儲直仍給糧食世祖從之十八年九月丞相火魯火孫又奏請免益都蒲萊寧海三州一歲賦入折備直以爲開河之用三十一年御史臺言膠萊海道凌澀不能行遂廢而所恃以達于京師者惟恃阿八失所開濟州河其後漕臣囊加解孫偉言漕海舟疾且便而有丞麥木丁亦言阿八失所開河益少損多是時漕臣忙兀爾遂招集商人運達萬石與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陽堂 囊加解孫偉言令諸臣請用軍驗試遂移阿八失河所用水手及軍萬人船千艘昇揚州省教習漕運以平濤船從利津專事海運而濟河亦廢夫以元人之善用其民開膠萊河吏臣稱其所費不貲而卒無成效固不能強以全盛之力與河爭利者此其終不可成之明驗也夫邪河既不能符通而膠萊又恐不足以濟故以愚見莫如徑通海運今誠得二萬金以六千金造船六隻以餘銀募登萊海島居民約船大小每船須五十人上下以一隻自登州而北至直沽三

隻自登州而南至淮安每船皆給以公文及齎帶重
物到彼處官司交投爲驗還歸登州凡可往返三兩
轉卽係海道通行然後通議造船派運之法悉元八
規制詳見後條銀發海右守巡及海道管造募招每
船給一大牌通書船上水手姓名又每人給一小牌
俱書年甲籍貫以防改替仍每船給畫工一人以便
圖錄標記停泊山崖之名則明年之春卽可以所造
之船先赴淮安兌運止數萬石如元年初年之例其
事之必可成反悉查歷代成算與較量本朝河運利

國家至深至遠之計一利也漕河身狹開座聯珠漕
船勢必宜靜以防爭越緩守日久則自弊生而軍食
費全海運開洋不必掇計二利也查據議單每歲漂
流軍欠不下數十萬掛欠由人帶流由天然卽漂流

之中論之有人船米俱在者有人在而船米亡者有
船壞而米尚可撈於濕者情態萬狀報入戶部不過
行勘然有司之勘際與吏書之隱匿有實漂流而以
爲虛至死獄中而貞價不償有不漂流而以爲實各
分其利而虧損在官今海運既通則雖有漂流而無
掛欠而漂流亦不待於勘報殆達以懷總計三利也
今漕河浙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共糧一百八十六
萬石每石扣過江米七升共該費米十二萬二百石
而入淮以後遇淺盤制腳價之費不與焉今海運既
通則過江米與夫盤制之費省者不下數十萬四利
也漕河運軍兌米已堪憚于空歸牽挽之勞往往將
船繫沉而逃每歲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
則沉船可省五利也宋人運船歸則帶盛丘濬亦有
此論其事體未敢遽議然今各軍有行糧有賞錢有
安家今誠通海運舟大而人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
抽稅而漸減行糧諸色每歲之省亦不可計六利也
漕河運軍行糧有派在水次隨支者每每徵收不齊
其後改徵本色四五錢不等而官給不時守候頗繁

今通海運則須盡給而後開引。一、運自輕難。糧等項有司皆不容緩料理。自齊七利也。祇平浙江、江西、湖廣、隨州、米每石至七斗六升。其餘道里漸近，雖有地減輕難，然其費亦不貲矣。所以然者，爲其行日久而耗多也。今海運乘風，勢甚迅急，則耗未亦可稍減。裁師其數亦多八利也。京師王畿四方走集，近者累歲爲行戶市買民閒買累輔臣會彰章奏。今海運既通，百貨合奏，則物價稍輕。行戶亦寬自成。富盛仕唐陸贄當德宗之亂，以京師米賤奏請出糶。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富盛

關中爲之價平。今國家承平，萬無此理。然以貨推米，則深計者所不廢九利也。遼東孤懸，餉餉其艱，往年災荒，天子爲之宵旰。東顧海運既通，則遼東緩急可例。如洪武三十年故事，十利也。歷朝漕運皆幸無募而惟本朝用軍，歷朝漕運率皆轉販而惟本朝直達軍無更休，而直達路遠在途，吏時牽挽疲勞，還家未及席，而官司已點再運矣。今海運既通，則每行五最開船而已，時節泊，每歲止春初入兌，而夏盡即休。疲困亦蘇。十一利也。兌運之時，軍弊自出，盜賣侵耗。

其政官軍俱逃，其有軍市而官不知，則施久之宜在刑部獄者往往相犯也。今海運自開，洋之後欲盜而誰與爲市已盜而逃，將焉往？十二利也。國家承平二百年矣，私憂誠不勝倦倦，頃歲久臥牀下，頗考其詳，茲輒因膠萊之議，用而始末以仰慰廟堂，不惜帑費爲國家建長遠不拔之盛心。此條元人與國初已享之成，刑罰之捐熟田也，而管見迂疎，又以爲萬萬必可成就，所有考據利害詳悉，俱載後條，伏惟鈞臺賜裁擇焉。倘可轉聞，再加酌議，見之施行，則宗社幸甚。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平露堂

計開

一、海運在宋朝始末，查得海運之說，倡自唐咸通中，議而未遂。至宋神宗熙寧七年，京東路訪察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茂，穀賤募入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興。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其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伯顏思滅宋，時載回籍由海之事，以爲海運可通。方請十朝遂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

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嘗行海洋沿
山求嶼。風信入時。明年始至直沽。何廷本知其利。是
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仍各置分司。以
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京畿漕運
司自中。梁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慎翁議。廣開新
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於是罷新
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
為千戶。皆元附。為萬戶府達魯花赤。二十四年始立
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四府。二十
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
領該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併
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
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各鎮。以督該運。至大四年。遣
官至江。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庫
歲額。得今之運海漕之利。至是始博而制京者。三
百萬有餘矣。初海運之迫。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
州。略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
而行。凡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南。東寧。縣。寄

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石月餘。始抵
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州。馬頭。凡一百二十
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明年
千戶殷明略。又開海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
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
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
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甚
便云。但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間亦有之。然視河漕
之費。則其得益多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
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
監臨之官。與夫可由納之吏。資為食贖。腳價不以時
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
測。盜劫覆亡。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
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
石。二年。又令漕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降賜諸
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
汝賴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瑄。誠竊
據浙東西之地。雖糜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

利民自奉，於是海運之民不至京師者歲年矣。至十
九年，朝廷遣戶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
亨徵海運于江湖，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將建誠帖
睦通為江湖行中書省，奉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
為平章政事，留命士誠輸粟國珍，其民建誠帖睦通
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
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挾其舟而
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許以責
之，異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先率海舟侯于嘉興
之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
後抵喉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渚，躬履觀其粟之載于
舟者，每石十有一萬。明年五月，始抵京。是年秋，又遣
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九月，又遣兵
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瑄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
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
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察爾兵部尚書帖木兒至江
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入京。九月，又
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承運，因不花往徵海運。

士誠既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
是歲，此載在元史人略也。又考元史軍實傳曰：寶興
米清吳瑄首領漕舟，由海洋抵楊州，不數日入京。
師賜金虎符，進管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
糧。二十四年，乃領兵壁復以漕舟至遼陽，洋海抵錦
州小凌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食。加昭勇人將軍
二十五，督漕至直沽，食路河，水溢幾及倉壁，樹
柵率所部益土築堤捍之。歷昭勇大將軍，上良傳曰：
良運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時紹興之官糧入海
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
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上運者又不卽
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
為是紛紛也？又責運戶自載糧入運，驅為風所敗者
常覈實除其數，移文往還不絕。良取吏賸披閱，卽除
其糧與錢，運戶乃免於破家。上克敏傳曰：克敏擢湖
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當大曆之變，
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
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敏以為脫，其當年而

往返若是信可單今踏萬完所漕而還者得已哉
乃請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身達京師省臣從之黃師
泰傳曰師奉江浙行省蔡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
部尚書俾分部湖中以湖鹽易糧山海道轉運給京
師凡爲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張思明傳曰初立海
道運糧萬戶府于江浙交際者憚涉險不行思明請
置等以優之因者爲令又查得宋史開載建隆中女
直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之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
重和元年漢人高業師者泛海來言女直建國要破
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等共議遂使
武義大夫馬政同業師由海道如金金主與結沒喝
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直散觀持國書并北珠生金
等物回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攻遼之意善慶
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回題有開齋品及禮物與善
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間死者言遼已封
金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
等歸金職惟元人開國幽燕享海運之利已幾百年
其不寧之時固無庸論及至止之未天下分崩猶能

使張士誠運給數年若夫宋之趙有開馬政又以孤
舟盤空開道由海往來報命期海道之可通又不得
元而始可信矣

一海運在本朝始未杏得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
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五年禮部會議北京合
用軍餉不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
海運然後足用卽日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千
萬石且未設衛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
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
聖明經世編

勤廉幹者以充行役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
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
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
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
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船始達通州十年總以
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
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
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

宣宗之嘉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各支取江并
直隸餉分官軍于淮安運至徐州京師官軍于徐州
運至德州各立倉廩取餉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
運至通州交收各爲支運一年四次丁丑年增造淺
船三千餘艘海運始罷通洋船每歲丁河南山東小
灘等水次兌運糧二十萬石內六萬石下天津等衛
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連花折銀六錢俱從
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其後巡撫尙那周德吉襄
河民運多失農月請如永樂初令民運於淮安瓜洲
皇明御世編

就不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每年議派多準其數然
不爲常例又查得平江伯陳瑄傳載永樂初克總兵
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餉京師遼東請建百萬倉
于直沽尹潯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
令交市人不敢譁由便之江陰侯吳祿傳載成定遼
時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餉海道險遠頗苦調度兵
食充足米歲召還自此遂罷海運然山東登州衛海
船猶設一百隻正統十三年減免止存十八隻歲撥
五隻裝運青登萊三府布花鈔錠一十二萬餘斤至
遼東餘泊海濱以備海寇弘治十六年又減四隻其
十四隻分派湖廣江西各四隻就彼成造浙江福建
各三隻每隻解銀五千兩赴部買料成造正德四年
題革各布政司每二年徵價解部三府布花准收捐
色正德五年仍舊打造嘉靖三年本部議得海船之
設本爲裝運布花防禦海寇今布花已收折色若資
此以爲軍馬恐遇風則奔馳莫止臨陣則重難旋題
請停罷大登州船至嘉靖一年而始罷運洋船至嘉
靖四十五年而始廢今漕河淺船亦自海運四百料

鐵風婦改造則海運雖能不行而其餘規尚有考徵
職以爲舉耕熟田者誠以二祖之神謨不可終廢
也

一漕運既久勢必變通查得開國定都必通漕運運
法既久勢須交通故歷代漕法因時改張漢人尚矣
唐都關中江淮漕租米至東都陸運至陝而水行至
開元十八年裴耀卿始一變而爲轉搬自江淮漕者
皆輸河陰倉自河陰倉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韋堅
二變道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叔所集 治運 五 平露堂

湖漕運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劉晏三變由渭州
陸運由揚州海運至河陰李泌四變爲人渭船方五
板輪東渭橋遂罷南路陸運牛仙客五變爲和糴而
其後終唐世宋人邵大業初開四河以漕而汴爲重
開寶八年一變而爲綱運嘉祐三年二變而爲造船
補卒團本路綱熙寧二年薛向三變而爲募客舫與
官舟分運元豐五年陳佑甫四變而爲汴河重綱崇
寧二年曾孝廣五變而爲直達綱而亦終宋之世我
朝初仰海運永樂十一年始爲海陸兼運綱而爲支

運爲兌運爲改兌卽今不惟運之在官軍者弊端百
出此折數多而河之漸南徙者決壅不常梗塞爲病
酌時事之急以求必濟之濟舍海運則安所求哉通
計河海二運俱不能無利害然聖人立法不能使天
下之純有利而無害惟酌其多寡之分而決其權使
不可窮而已河運之利在腹裏無盜賊之警在安流
無風濤之險然近年風水漂流官軍之侵盜歲亦不
下十餘萬在戶部不過扣羨餘起存各項以補足四
百萬之額然直達之曠日持久則軍無寧歲洪河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叔所集 治運 五 平露堂

轉使無定期期限難必而況侵盜而逃利歸刁奸之
手攤派及衆償出在運之人是以官軍交病歲漸凋
瘵以職前所述十二利者詳籌度之則利在海行爲
多而其所患者不過風濤之漂沒而已行之既久沿
泊得地古風順時則可以保自完歸而每年早定兌
期必開洋於首春之候則又不待規避而猛惡之風
益亦不相逮矣且又計之今運河之梗見儲于邳州
之下者已二十餘萬而停之二年卽使海河二運利
害相當猶當詢求以紓南顧之憂而又况其利害相

十力也伏惟籌國者幸加意焉

一初李海道之議查得海運不行已近一百生固未敢違造舟載糧而長往也自開浙而至蘇松自蘇松而至淮安自淮安而至登州其間雖木直道尚未界往來固未嘗乏絕特自登州而至直沽則已絕北海途遙而利寡民戎未之常經爾即今春生則自登州發舟尚未南北分行北直而沽南盡淮安即如前募人造船可以守道而驗試之稍涉初夏則但可北行而南向之舟不可發勢須自淮安發舟尋道至登州

申明經世編 卷之九 海運 九

今登膠之開往往有准貨則民間小舟未嘗不通故職謂募人初試僅二萬金而足者此也如募人而自有舟則兼給以其舟之直齋持百給皆應優厚但欲使人樂于應募而通行凡中道礁梗之處停泊之島悉加標記往來三鼓次則即可載糧以試舟為引導可也以試舟之本三分有糧船亦可久也又行之二年則人益習其險而糧好因可雲集設元初止四萬而後乃至一百萬餘我朝一統而南運為富即今揚州以及江西湖廣皆仍舊山儀真入河而但以漸

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自海運出則固已一百八十六萬矣自此進退損益惟吾所裁而尚何難之有哉初造試海船人與費皆不多無庸設專官及估費故不悉道

一海道既通造船通運之議查得海道前已試驗通行因可造船開運但山東登州頗據海道之北北入直沽而南至淮安約量適均但登州無木舟但以小試而不可供載糧登州人寡募但可初試而不可以足漕數則須于江淮間更造船隻而別選水手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海運 九

其所當議者一也元初水道稱劉家港在今嘉定縣元末貢師泰則出臨寧州我朝水寨間則漕粟皆順太倉州迄今河漕則淮安為聚集既通海運則須定起卸之地此其所當議者二也漕舟既通南貨漸富則查賊出沒勢不能無設元有仙鶴哨船而國何環海河有備倭屯戍徵巡之官兵所必修復此其所當議者三也運船帶糧始自宋人其後元漕亦有此議然於法不無稍增而運軍船每冒險非有以稍酬之又無以使之鼓舞而盡其力非益則貨此其所當

議者四也河運用軍則各衛自有官統御故可但以都御史糾繩之而已若海運風流官且久且明惟賊吐不支故元人設專官爲都轉運司以正一品而朱清陳瑄但加職而不易職此其所當議者五也海行利險必濟粵之人故元人置募水手移置揚州尤須教習而丘濬亦云募閩廣之人募則有費抑移河運之軍糧以充募手抑募教習水軍乎此其所當議者六也河運以近多淤塞故求海運而元人亦以江南諸郡糧竟運額如必以淤塞爲慮也則湖廣江西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上 戶部

楊江慶皆在黃河之南以及白蠟船祿米倉存部等衙門糧米將并歸海運乎此其所當議者七也江南海運粟輸太倉開洋此水渠開故事計亦以避丹陽秦牛一帶淺灘也負歸淮安山海則船輒總運皆聚於一處若江南仍自劉宋港太倉啓行則廠官勢必分建此其所當議者八也河運糧船至直沽交卸元人於此置鹽運倉儲運轉輸各有經費擬今河運試單桃花溪以北事體或官另設船或雇民經紀其所當議者九也元人分榮陽等綱爲二十每綱皆設押

經官二員每船三十隻爲一綱船九百餘隻運糧二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綱官以常選正八品爲之此元人全額也今裁淮北之糧歸于河運則船之大小與戶之多寡若有節裁此其所當議者十也事當新建則百議俱出規條紛繁必當究盡刊害始可以久自十事之外自水師者後通行議運之日博采羣策以成畫一固不得憚于更張而坐失大計也夫海運之利較若如此而久不及者大豈徇於河運之安行且憚於更張之煩費哉戶部總司天下之大計而必得有外任事之臣漕淮雖難速道之中樞而未悉登州以北之路談風濤之險則聽者易容戒首事之端則言者喑舌然不知久而狎之有常益習此趙充國所以云屯田久任使稅幣上過師也不然元人立國固亦有六官百官之餉給而自至元以迄至正享其利已幾百年而通一二祖之冠絕百代猶不能棄其成功而據其見利故職謂欲切時務而慮深遠以爲足國之資計無便於此者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憲宗皇帝紀卷之二十六

徐子遠問公

宋徵質主水

朱 慎早服恭聞

戚少保集

疏

臣所以歷年屢捷建功三省者皆士卒服習所致自

今以往上愈悉知臣意臣亦愈識上情凡所施行日

臣安妥今蒙前命欲臣帶素練舊兵以往則四十一

年關重固總督去任功賞不行軍信久失兼有分境

之命臣更以不便況前兵俱係故家大族師調亦

難久留若臣身身且至調關中素無一兵必待教練

有次計三年不里試用方今人既在前身知恩信官

目又大非昔比其在約民誠無上長且暢稱設免

徵民民誤以兵其有只伍前嚴紀律印甘犯不

罪後軍法以從事今處問之策須聚素練之精兵

在舊相無妨是一萬九千先本幾功實三分之二

備糧餉為械以十萬數仍知為計調一之時者大寇

傷平庶幾之知俱由誠其再犯之勢山寇發時而杜

其作亂之源然後漸開而欲以需養兵之蓄木為晚

也復臣漸練土著有敢然後出出境之兵安撫之大

計莫踰于此伏望命下詔讓臣素練之兵毋離其將

關省空而作何處辦庶有裨益焉耳

一請兵二萬者臣先提關卒兵六千人自溫州入興

化將二千里山深瘴重步涉勞瘁不服水土沿途病

者已千人今以二萬計之甫到彼而病者姑約二千

派身客地每病兵留一卅兵調理計虛二千人臨陣

每十人留一人守軍裝一人代炊爨兵其約又虛三

千人由是計之則二萬之衆未交鋒而已虛六七千

矣又既交鋒止得萬有二千此臣已試之明驗一

不可也

一倭器精利輕生善圖中國之兵皆非敵手然臣每

向雖勝之者蓋臣以節制當其利器以分番當其勇

卽以二萬兵除病者守者故者外得有萬一千人更客兵不遠地自戍意且能分代必將以代之路一按堵似不使由臣之政以爲害方而進戰以一枝爲正卽得一三枝爲奇又聞兵語言頃後無異多爲戰應而涉兵難與合營此臣所以必請兵一萬也一臣所請素練者蓋因閩事急知燃眉無暇練練今素練之兵見有五千每人曉其開帶了連平兵一名卽可立得萬舊相聞日月之間俱爲有制之兵如書募平兵五千非二年教練無成是浙兵卽調兵矣臣亦無所施其救急之策也

臣所以計費十萬者因用舊兵同往須無失信如去歲接聞投江西身經數戰斬首三千官兵自承在行間者日夜望一令今尚未蒙賜覆况浙江原認福建功賞八萬兩旋以總督破捷已解中途而輒還上心寧無失望乎且兵士俱係名門大族各有身家之累今遠戍福建必懷恤安家以二萬兵計之共得六萬兩卽是給舊功約四萬兩此所以請十萬之數也今調兵寇往來無時登犯莫測防禦之兵必二

萬而備之根須兩年而閩上軍兵亦乏彼檢倉庫空虛之際將上移撥以應此急之必不計者也一伏觀 聖宗建設以將領司統馭諸將司軍師還臣司糾察彈壓兵備專司調度代之制誠爲盡善但職業既分而爲界者少兵戎以鼓譟爲先臣不過司統馭之職而司其食糧餉貳計之其不能兼運視臨敵機宜在丁須臾而有司乖和兵氣所繫至調度之官處臣輕重又有司觀望所有也臣連年歷收徵效者乃總督信任之專假以便宜而弗遙制其機以故有司皆從協心共濟兵民令一之所役也今閩浙各設提督而兩省事權已分其運籌大度既已各司一方面臣以武弁職在身先王幸乃兼任兩省徵臣之無掣肘難矣况兵出丁洩而遠事丁聞豈爲長久之便伏望 皇上審燭燭之日輕機宜之掣肘兵食之不相爲礙勅下廷議亦如有年漸重事例使浙閩兵食事體處處歸一毋顧此失彼因逮遠近方能犄角成功不致延蔓貽害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清軍將儲益客兵以援閩疏

臣等謹將客兵

寄一介武臣，因軍功，明聖堂，以一而
每切德思恩報之，誠恐野狐貍，馳之，但照後叙
勢悍技精，須用素，按制動兵，以百當一，始爲萬全
其連年調載，隨向克捷者，良由軍門賞付臣，以萬餘
敵，總所致，至於統督，雖過，致毫毛不犯，旋鼓一臨，衆莫
敢後，雖由恩威並濟，而其畏威不怨者，又由臣任浙
江，台金羅，將領與兵備，道協同地方，親入衆兵之籍，
一切頑梗，奸宄之徒，退匿之弊，皆得併其妻孥，制其
心，令最能得其威力，今春因破府，衛巨寇，奉欽，依新
軍，總兵，
卷之五
五
聖堂

再，增募一萬餘名，赴閩，仰仗天威，克收全捷，亦臣
何出，浙江人心，尚屬緝繫，今任福建，與浙江勢不相
遠，而近在兵士，不過上畏國法，及念舊義而已，夫以
不相繫屬之勢，而加之以迫上，思歸之情，兼閩中兵
將，耳目可通，遂將部兵，分三路，止留六千防守，戍
師，是亦不得已之計，奈何閩地三面濱海，前兵分布
三處，參見卑弱，近十月內，節據福清，泉漳，興寧等處，
均行降，續登犯，倭寇二萬有餘，緣臣部兵既勢單，于
分戍，又病傷，丁久勞，十八之中，疲病過半，軍門調度

守，天威鼓舞，而卒于是，水陸已經共奏，一十二
拔，擒斬，焚溺，已及二千餘，奈何賊日告至，兵力有限
今戰，勦不盡之倭，尚有萬餘，見攻仙遊，縣城，臣以疲
兵，再加還，料兵，雖至，愚亦知衆寡莫敵，其應毀，珠，浙
兵，又皆爲所，隸邑，治百計，圍，扼，而沿途設禁，不容入
閩，無怪乎兵，懷故土，如騎子，而不可用也，計今見在
賊，數，非精兵，三四萬，不克蕩平，欲行赴浙，調募，既明
禁于官府，又暗制于有司，臣以不能制其必命之權
而用，思土畏戍之士，求必得其威力，誠未見其能濟
也，設使奉有召集，亦須用舊頭目，思重法，輕情義
縣，求而閩，浙山川險阻，又二千餘里，兵衆日行，僅可
二，今，亦已遠不及事，而況有此分限之艱難乎，殊不
思，八，鳴，不保亦不免，賴浙江江西廣東三省之
兵，以爲恢復，與其成功于焦頭爛額之秋，豈如早
爲，出安徒，斯之計，其間難易，輕重，不待智者而知也
又查，閩中倭寇，十上年攻破興，十府衛之徒，僅五六
千之數，今年入犯，則二萬有餘，設使倭，再獲利而歸
必空，調入寇，夫八閩之禍，不在倭夷，而在山寇，與心

里之外此中就有誘誘官司多不實明以招撫爲善謀以爲摩爲定策出入其等或又使地方事能或自復誘致要賞上既無信下自多疑以故招而屢叛飯而後招遠近效尤其不爲盜者幾希矣廉之責任未明章程無定兵食調乏郡縣志嘆卽能如救燭者救之猶俱未易爲力故臣不敢以出位爲嫌條陳十事倘蒙采納見之施行使臣有展布之期或可收實用之績也

自明經里編

卷之九

九

一定廟算臣聞未戰而廟算勝者多算也多算固用兵之所貴矣然必先知彼而後可以語算賊情不察廟算何由定哉惠潮之聞盜賊充斥其計殊也盜賊迫若火之始熾有司能預戒而撲滅之易易耳則任然于者隱忍而待之故雖其頭角已成羽翼暗架却乃居體求賊以成招撫又或賊巧布私賄以堅招撫之謀甚者損民生以授賊業遣職官以質賊果謀圖苟免一時不顧遠患四境此有司因循之弊也及其計難掩覆或又重囑寨賊輕調鄉兵紀律不明機宜不審驅之潰戰一戰而敗復求補縫亦招撫爲

有功稱寧濫以淹罪任其鋪張莫之究詰及賊出劫如故又從而爲之爭不日復變則曰從教是甚者劫虜命吏攻襲城池只令縛賊么麼便可塞責大慈首惡猶或論功此有司蒙蔽之弊也及或有實心聽撫之賊捨戈戟以事耕樵官府明與要盟給牌票以爲執照矣若人爲附近寒貧之民求其捫撫無備截路搶殺不容到官而撫賊以請告官告吏又畏賊賊之嫌置於不問且有一等有司兵將欲其弛撫解嚴復掩襲以爲贖罪立功遷轉之計于是撫賊不得不又相變是其始爲賊也雖習染之非而使其終絕自新之路卒老死于賊者亦誰之罪哉此盜賊怙終之情也夫既有招撫信昭而又貪功報私激之使變孰若先招撫之爲愈與其賊勢方張而乃捕已求賊說悲就撫孰若不激怙終之爲得哉且臣聞招撫者亦以赤子無知誘從罔治禮朝廷好生之德許其革心改應咸與維新未聞大慈首惡亦德而撫之撫而復叛又德而撫之也夫盜賊干紀典刑其在乃今知有招撫而不知有典罰是何民爲賊乎卽如臣所親

自明經里編

卷之九

九

歷陽海豐二縣爲大寨者三皆爲惠潮二命所封
總羊地方五十里之內爲大寨者不下什數皆以
稱撫其寶江門內命其民之田虛據良民之惠
于安然生享其福何怪厥所自寔有可以此委之
耳夫有司視盜賊如騶子視良民如路人爲良民則
有屈莫伸爲盜賊則無求不遂彼何憚而不爲也始
而一鄉漸至一縣始而一縣漸至一州趨利如冰等
必所至民則生業日荒正歛日急方諸盜賊若樂懸
殊以劫于益賊之積或藏於官司之無恃知不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寇堂
則不免下歎於於是去而從賊者日益多而賊黨
日益盛矣即不從賊亦皆不納稅差不暇勾攝以爲
故智有司將計食則一城之外無供輸者矣將舉兵
則四境之內無可信者矣夫曠患若此之久失事若
此之頻使在近地通都不能無煩宵旰徒以孤懸僻
遠迄今始聞皇上不以臣爲不才使得當事臣安
敢以循常故復蹈故轍乎哉或以臣擁虛名可以遙
制臣自料權力不能加于兩廣軍門兩廣軍門具文
武之材負責世之望獨以地里遙遠未易奏功使臣

徒恃虛聲不求實用則竟有流或謂臣有偏袒可以
分遣偵聞中官兵一似似于鄰國且各有佔地難以
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或謂廣中久恃兵可以
調用兩廣用兵故事賊之初起也以地遠不問事聞
而後計兵食兵食備而後調狼兵遷延半年狼兵未
至賊已稍載喘矣狼兵跋扈不馴行止自便未及旋
踵賊復出巢此往事之可鑒者也故臣請先定廟筭
有二策焉其一先驅有名大寨計若干處倡亂首惡
計若干人臣舉銳師連破數寨軍聲已振仍還福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寇堂
日從賊起又復起兵即是廣東大征之例亦一道也
但兵微則賊復起譬之春岫旋燒旋生惟或臣于未
入境之時而條議奉有欽依之口先行有司區別各
縣某都某首爲賊某都某首爲民某某赴縣報差某
某負固不服客臣會同撫按宣布朝廷威德播爲
告辭務盡下情昭明信義徧揭境內曉諭通知自臣
未入境以前不論爲賊爲民已撫未撫有罪無罪悉
與前除然後臣提重兵駐潮州府先令近縣鄰都保
與俱者酌名寨長開具本寨戶口若而人事產籍而

人縣官赴鎮巡緝門親近結。田上有何開種甲
作何處役粮差作何徵科定籍在官軍長每月赴縣
過結果能一一遵守卽爲良民如或抗違卽係賊黨
仍再差人曉諭不遵然後發兵加誅既已役役在官
如有仇民稱兵阻殺比照違方該殺僕殺勾惹過讞
之例一體處治凡此復業之家暫免賦稅一面擇任
良有司勸課耕種使一二年後漸有收穫方謀輸納
以漸而供軍儲一面分布將領選練丁壯充爲土兵
以漸而減客戍此則一勞永逸可爲千百年休養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臣之十一
臣之十一
臣之十一

一專責成臣聞兵貴神速不開巧遲差之憂屢諄以
千里惠潮故稱益戢軍門遠隔蒼梧軍書往來不啻
兩月移檄甫至機事屢更臣前已言其不便矣不特
此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而將士待哺于兩月之
外以故水陸悍卒或致脫中未必皆悍卒之罪也古
之爲將賞不踰時將士決死生于呼吸之間而候賞
于兩月之外人必不勤未必皆將兵者之責也軍機
所乘迅而不及掩耳而責成于兩月之外師出無功

亦未必皆不善罪者之過也故居蒼梧而兼惠潮德
之溪遠承以沃近火斷斷乎其難濟矣近如福建臣
駐省城日與軍門諮司朝夕謀議卽有緩急聞警輒
行一切軍需無不具備軍門居中則監軍代將監軍
處守則軍門視師分任各道責成有司機宜何如其
速得句何如其密吏民則又以臣任事日久頗効微
勞扶禮輸誠曾無齟齬是以上下一體血氣周流文
武一心臂指相運兵威感奮出必成功良有以也夫
臣之願竭忠于皇上者非有擇于閩與廣則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臣之十一
臣之十一
臣之十一

上之所以用臣者亦以視閩者視廣而後臣之收功
于閩者不至致罪于廣耳乃今役臣于境外而無所
附麗于軍門臣一武夫何益于事縱蒙特出簡命假
臣便宜惟有督返還禁騷擾則臣所可自盡耳然必
信賞而後罰可必亦必足食而後禁可行至于節制
有司調度錢糧雖兵備海防使井素有風力實心任
事亦多掣肘況臣各位往重事權本輕又安能爲有
無也以今益臣信地乃在三軍門之間將以專責獨
之南顧軍門疆域不更調度不便似矣而錢糧印給

于廣省必不能舉全省之力以應之未可也將以兩廣軍門當遠暫時移惠潮竊恐令堂與而出戶庭不能無却顧之患未可也將謂督以惠潮屬之福建則福建軍儲不能自供客兵皆出名募爲已猶或不足兼濟必非有餘未可也或謂改設總督于南順以專之或謂督付福建軍門而歲議兵糧助之或謂廣東暫設軍門事寧別議事于大計非臣所敢妄言但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嚴少保集

嚴少保集

之覆激而進之亦不過挺身行陣而決一次以塞責耳夫何益成敗之數哉如蒙勅下該部先議惠潮及伸威營務應屬何處軍門庶使撫臣得盡地以協謀而臣亦得因人以成事矣

一設監軍照得福建用兵調度則在軍門統察則在巡按統兵則在將領處置軍需稽察刑弊則在監軍各任其職戮力同心始克底績惠潮去兩廣軍門既遠去廣東省會亦遠有事調發則錢糧器械不免取辦于有司苟無專道監軍必至玩愒慢事乞照福建

事例設立監軍一員臣在閩則福建監軍同事臣入廣則廣東監軍同事居常則料理錢糧繕治器械遇警則隨營督察轉運供需然軍旅之才與組豆之計稍異應變之具與守常之士不同必得其人乃爲共濟乞勅下該部務選見任閩廣中素有風裁練習軍事經歷戎行之人以充其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嚴少保集

嚴少保集

後可以握機必擇材官而後可以分職自今籌之臣居閩則廣事難于遙制居廣則閩事不無後憂竊計春夏急在備倭宜居閩者秋冬利于勦賊宜住潮州若非分任得人未免顧此失彼即今任將之善宜莫如閩三路五寨各有司存行都二司互爲出入鎮巡際下並列將材然皆兵部詢謀僉同選擇而使今之在事者又皆臣與原任巡撫都御史譚給在浙儲養之士及今撫按文章薦舉之材故足賴也謝惠及伸威營視閩信地更廣偵寇倍多任用將官這可不慎乃今惠潮則有守備潮惠則有參將伸威常則有參將有總兵運食無兵徒擁虛虛設無成效況臣通計

信地不下數千里。古責成一人。使非知人而善任。六孤立何濟。臣請惠潮各設守備一員。伸威營參將。照舊添設分守惠潮伸威營副總兵官一員。駐劄潮州。各該守備參將一聽副總兵官節制。副總兵官仍聽臣節制。其各部兵馬。聽臣分撥。大略皆照閩中事規。各官皆以浙閩歷職有功者充之。凡在人員。另錄別用。如此則將領皆一時之選。而閩廣如一人之身。卽臣居廣居閩。惟其所在。小警則隨地勒捕。如遇廣警勢大。則臣盡移閩戍。併以應之。臣親赴援。動舉全力。自明經世編
卷之六
賤不濟矣。閩兵入廣。工食錢糧。取給于廣。廣兵入閩。工食錢糧。取給于閩。唇齒之邦。互相依附。計之便也。一用部兵。近該臣入潮惠。本見彼中一兵。詢之民間。則畏廣兵甚于畏賊。謠言賊猶梳也。所遇猶有所遺。兵猶龜也。適則無道矣。廣兵有四成鄉兵。或募兵。或賊兵。或狼兵。未練鄉兵。遇民則行劫。遇賊則先奔。募兵皆出烏合。賊之問諜。參半其間。彼中謂在昔將官。士斗引狼入室。斯言雖小。可以喻大矣。賊兵則以賊攻賊。古之人皆用之。然必元氣盛。然後可以張吾之

積戍。強威張。然後可以制彼之威。臣何謂元氣。親兵是也。彼知吾能使之生。能使之死。於是莫不洗濯以追。威而竭。勉以求生。此而用之。誰曰不可。願親兵一無足恃。赤手而用賊兵。殺大如腰。必至不憚。愛生。肘腋流禍。無窮。其不可也必矣。狼兵玩事日久。觀習日非。調發愆期。去留自已。所遇兩掠。慘不忍言。曾未聞軍法一行于彼也。兵驕如此。將安用之。誠知兩廣必不可廢狼兵。要未可恃于今日耳。昔廉頗爲將。必用趙人。今必用臣。非用素練之兵不可。但閩募兵于浙。浙人猶多阻撓。將欲募兵于閩。閩地狹與防守。乞勅該部申諭浙江軍門。開募兵之禁。俟廣東錢糧到日。容臣起詣。衢溫處等府。選募節年。經臣訓習。曾充兵者子弟三萬。每名各給安家銀三兩。約以三年爲限。方許下班。舊部村官。除各衛所見推管事外。其餘閑住及空閑者。容臣取用領兵。緣臣居浙七年。儲養亦多。壯士與具存之無用。孰若相濟成功。是卽謂必用趙人而不難于責效矣。然徵兵于浙。又必取道于閩。若江西未調兵。難與慮始。閩中自多事安不

志危人兵經行亦是彈壓萬一警急又得借而用之
是爲廣亦爲閩也且在閩則春汛重而秋汛輕在廣
則春瘴不可入山而秋冬方解如遇廣事重大容臣
知會福建軍門候防秋汛無虞亦可借調入廣即以
閩省監軍督往至冬畢撤兵還閩是則廣于有事之
目可以借力於閩閩于無事之時可以資餉于廣相
濟而非相屬矣

一復舟師臣惟是艸必除其根治水當從其源漢臣
諸葛亮先定南中而後非向用是道也故欲求內治
先明經世編

卷之二 賦少保集 魏公關 方

下二

之安必先除海上之盜猶蜀之南中水艸之根源矣
廣東舊設水寨沿海衛所官軍坐駕騰船備非不周
法非不善適因拓林水兵之變遂謀罷之是因噎而
廢食也或謂選編海上商漁船隻分爲二班一班役
賊一班生理不爲無見但此船自駕必快已賞過賊
則利害切身人各爲戰故戰無不利一爲于官于已
無復利害兼之粵中調用水陸兵則功既不賞敗亦
無罰皆內官司無有主兵勢不可行相沿已久倣倣
日見虛張虛聲以警官報誰宜捐軀不測以圖實效

臣欲用此蓋必須設有巨艦配有重兵必得質直有
幹廉靜無求者駕馭之然後彼爲我用假令孤立無
威而盡置反側于左右牆之蹈重淵臨鋒鏑雖駢不
失其道食不違其時抑且不能矣況未必然耶又照
烏尾船雖大外少牆壁內多櫓蓋櫓人難去火攻易
燃必須用福建白艸相兼力進此南灣已試之明效
也爲今之計相應亟爲南澳善後之謀福建設水兵

把總一員充爲南澳東路廣東設把總一員充爲南
澳西路仍以叅將一員統領駐劄大城其叅將把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賦少保集 魏公關 方 下二

必須會于閩浙習服舟師條約實心已試之人每寨
各造大小船隻六十號各用水兵二千五百人造船
置募募兵支糧在閩屬之巡海道在廣屬之海防道
西路卽坐潮州橋稅先儘水兵丁食船隻器具每年
額費之數支給其支糧規則以照閩例如遇賊衆船
少在閩則調制月港等處船以益之在廣則調制烏
汀等處船以益之事畢卽散如此則我之節制舟師
居什之七備用船隻居什之三我重彼輕然後可責
其用命仍定信地在閩則舟駐玄鍾非至活與爲界

有廣則舟楫松於上至惠州盤開港爲界粵東南頭
船隻仍舊傳傳省城中該糧開港西量務上西海地
方如此則海防豫修而疆事克舉矣

一浮軍隨臣計潮惠地方萬山該聯皆鳥道荒僻而
兵生賊熟以攻圍之略言之堂堂交鋒之陣雖有阻
諸路把截之用則尤多正陣之外必設奇陣之簡廉

敢深入而不爲奸賊掩伏所出故戰無不捷矣除把
截則臨事酌量山川形勢賊情衆寡措調鄉兵外其
節制之兵約非三萬不足以成功每歲糧食功賞軍

皇明紀世編
卷之五
臣少休集
卷之五
臣少休集

火藥器械非銀三十餘萬不足以供應臣聞廣東養

兵之格日給口糧二分行糧幾厘蓋彼中常調狼兵

每以五百爲千五千爲萬自號虛數不服點查官司

雖減其口糧而彼以二人之養養一人彼于計亦得

也行糧皆入頭目之手而各兵分行劫掠以給養殘

官司雖減其行糧而彼侵收于一人彼于計亦得也

臣在浙調解兵日給口糧三分三厘行糧一分二厘

猶在事品猶在不議蓋臣兵列處先聽臣司各點一

名不虛給過地左秋毫無犯故與廣東所處不同今

臣入潮惠各兵口便行糧應照浙福惠仍必處三年
之食使無却顧之憂然後臣可以一意用兵如前所
陳本議可勦則勦可撫則撫及境內事定亦如福建
故事還練上著漸減客兵蓋師行糧從今日第一義
也乞勅該部從長議處預待支給臣若目破官帑而
無成數臣之罪也

一謀賞格臣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廣東賞格賊首
一顆賞銀一兩此所以待賊兵待狼兵而非所以待
節制之兵也今募浙兵依臣紀律在伍必稽其實數

沿途必禁其騷擾臨陣必責其成功兼之不計奇零

不殺破向不踏妄冒諸罪得殺一顆止賞銀一兩安

能致其效力哉查得浙江倭攻每顆給銀三十兩從

賊十五兩福建後功一例給銀三十兩從賊雖十五

兩今止見給五兩上填下填則省城有徧過州府則

有司有領衝鋒則有懸賞陣亡則有衣棺戰傷則有

藥資兩故則有變恤此又閩中之加厚客兵而用爲

鼓舞者也今調入潮惠視閩又遠千里賞格縱不加

厚亦不宜反薄于閩臣謂廣東中所用之兵宜分三等

知用賊兵則給行糧而無工食功級准與贖罪而量賞化紅如用銀兵仍照銀兵之功賞核餉若彼能聽臣遠聞受臣約束亦以漸兵之例待之但所調漸兵一切功賞優恤必如閩中事例如此則兵心感悅而無不用命者矣

一正體統竊惟統萬衆如驅一人必以刑名分數爲務今之用兵統督征勦固在將領分任責成猶賴有司必須文武協和方能濟事臣在福建幸而撫按同心無少扞格有司觀感相與共成凡茲尺寸之功誠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武定門

下

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今兼潮惠其事猶難蓋倭患來往有時一經蕩平其禍遂寢似無事于有司矣山寇出則爲賊退則爲民必撫剿互施相機而動其安集撫循轉輸策應皆屬有司假令偏拘阻撓鮮不敗事伏乞勅下該部議定文武相承體統武職自副參遊福建三都司文職自知府以下如何節制凡臣所行係于軍務有司務要着實奉行府佐縣正等官聽臣從宜委用如有抗違阻撓及違誤軍需隱蔽賊情者臣從速軍門施行必與臣處斷該官上司勿得偏

護掩臣行事又照臣叨十五府三州地方之寄與各邊書字數百里之總兵不同臣從事于三軍門之間與一撫一鎮事體端一者不同今皇上旣以出格責任付臣亦乞以破格事權處臣伏乞另降勅諭一道天語叮嚀嚴重務要文武官司從實遵守庶使臣得以展布如此而不效者臣之罪也

一假便宜竊照山寇之起伏無常軍中之機宜貴速因敵轉化其形莫窺或撫而示之剿以奪其心或勦而示之撫以緩其計或致賊于榻下而與之共臥或餌賊以醢遺而離其腹心或特懸轉化之權或伴責有司之失凡諸間諜不避嫌疑伏乞天語開示同事大小諸臣容臣待以便宜從事倘機事方密功用垂成毋倡流言以報私怨使臣無所仰忌庶能勇往成功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武定門

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七

陳子龍臥干 宋徵璧尚本 華亭 徐子遠閣公 李待問存我 選輯

戚少保文集

疏

戚繼光

上應詔陳言乞旨恩賞疏 嘉慶丁卯 爲兩浙總兵 謝功

伏覲 詔書內一款各邊將士少有戰功往往防覆

稽遲實不足勸都察院便行文各該巡按御史將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戚少保集 一 年 嘉慶

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未勘報功次俱

限三個月以裏勘覆如有遲緩卽行參論欽此欽遵

近該使臣捧到恭行閣讀萬姓歡呼三軍鼓舞卽惟

皇上龍飛戎政首合邊陲鋒鏑微勞致勤勘覆申

勸臣輒博詢直言內外臣工仰承 詔旨莫不傾心

陳力而卿宰之微誠思奮効于邊疆臣竊一方將領

思奉有年敢不奉揚 德意以圖報各于恭惟

皇上深念有功將士勸覆稽遲以爲實不足勸矣然

助限雖嚴而踰萬里日有明覆益難照臣每念及

此忽然忘生掩功冒賞臣竊實重何者臣本愚昧武

夫世叨養養糈使倭變以來兵食調度戰勦機宜盡

出臣身無與于人猶不足以報 聖朝萬一泥 祖

宗制典昭昭具在錢糧辦于有司協力殫于各道調

度有軍門激揚有起按逆籌屬之本兵綱維有手元

宰而天威則藉于 朝廷由是諸將效勞于卒用命

臣惟職司鼓旗初無遠略終詳奇謀徒以謹守節制

訓練成功第當弼調度協力之臣至今未沐熟收陣

亡汗血之士至今尚缺恤錄故未賞之功與不均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戚少保集 一 年 嘉慶

賞皆由一人掩冒所致夫冒 朝廷之賞而逾其分

臣之所大懼也掩衆人之功以爲己有臣之所不爲

也故日夜憂憤良心發見不能自己臣謹先以未賞

之功言之浙江爲東南財賦之區承平日久民不知

兵項綠奸商勾引倭奴犯順自嘉靖三十一 四等年

變起倉卒所至皆隄府縣乏討賊之上尚所欽訓練

之兵一時當事之臣悉從樸直之品遠調都廣山東

河南等處狼兵土目雖亦備有戰功而後于野心終

難按奴沿途剽掠正於盜賊萬里忽則起去兵至師

無紀律，緩急不濟，繩之以法，則怨而犯上，寬之以恩，則玩而弛，且使蠻夷習知中國之勢，或生窺伺之心。此臣之所以深思遠慮於原任浙江叅將之時，而有創練土兵之說也。夫客寓之兵，既不足恃，而燃眉之急，又不容緩，於是具呈督臣胡宗憲、撫臣阮一鸞，以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官，誠得浙士三千，親行訓練，比及三年，足堪禦敵，可省客兵，歲費數倍。二臣深然臣計，俾臣訓練上兵，未及一週，而舟山已告急矣。然驟福建之水兵，而使之陸戰，用

軍，陣亡楊貴等三戰兩捷，則有首功。胡良尊等陣亡者，無督臣奏捷，臣與議給俱各功賞。臣等而下至於陣亡之士，未蒙勅發優恤，臣於此靖，已責地無地矣。是年秋，羅臣舊兵，使往義烏，會同今憲會事，破論回籍，知縣趙大河召募，選練大河在任，忠誠義氣，正而不迂，廉潔厚重，仁而有勇，民心風假，義士雲集，卽呈蒙軍門，准將大河監軍，協臣教練，以故臣得吳盡底蘊，法立令行，力齊心一，皆大河聽屬指示之功也。教練二年，臣陞台金嚴叅將，駐劄台州，與今回籍原任台金嚴兵備僉事唐堯臣共事，仍以大河監軍，四十年倭寇大至，該堯臣調度機如轉環，策無留難，分投勦寇，親自當鋒，比倭倭賊預布奸黨于台州府城內，約以入城後，誑吹城中不知也。臣已督兵保勦寧海縣之倭，宿梁王舖，聞台州告急，星馳一百五十里，謁發反救，卒遇城下，一鼓盡殲之。是省北街之捷，城中炊餉未熟，而賊已授首矣。比時首功者朱珏等陣亡，哨長陳文清等也。五月初五日，白水洋倭衆二千，臣將兵至，有一千三百人呼聲震，擊斬殆盡。于是有

白水洋之捷。此時當錄首功者楊世湖等陣亡者陳四等也。五月十五日藤嶺之寇二千有餘。據船依山。未易遽勝。臣率衆誓天。殲救回被虜男女。不重斬級。衆皆感泣。一鼓滅賊。救回被虜一千有奇。于是有藤嶺之捷。其餘小捷。凡賊不滿數百。功不及數十者。臣不敢瑣瑣贅聞。但該總督軍門題報訖。惟以臣不通權臣嚴世蕃之故。遂使士卒之功未蒙勘覆。已而江西被廣東南贛山賊流突動。經數萬。該總督軍門調臣督原兵往援。四十年十月十七日到。七陽賊去縣一十里。而壁臣兵夜發。一鼓滅其頭目。賊大敗遁走。又追至新城胡坊。各賊俱遁回廣東。江西番等臣方班師。比時首功者陳大成等。陣亡者胡文忠等也。亦以臣執論軍機。與江西巡撫胡松不合。遂不錄士卒之功。不與首級之賞。該領兵等官具奏奉 聖旨。該部行催未理。四十一年臣回原任。五月二十五日。倭犯水桶澳。臣復督前兵才崇朝而滅之。比時首功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幾。總督軍門題訖。嚴世蕃亦以前嫌未蒙覆勘。本年福建倭賊屢破縣城。該總督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千嘉室

門遣臣統領原兵入援。以副使王春澤監軍。七月三十日行至福寧州。該福建監軍副使汪道昆邀臣于境上。是時倭賊上寇北自福建福寧。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蕭條。盡爲賊窟。附近居民反爲賊間。始雖畏威而脇。從終則貪利而導。引燭沒盤據。聞事已將不可爲矣。其原破寧德縣倭賊結巢等德縣海。中懸山者構嶼者數千。居民亦爲之向導。據是島者已三年矣。臣率各兵剪披荆棘。觸冒毒露。進至寧德廢城。對天誓戒。臣犬馬年。以先撫脅從之人。緣構嶼在海中。去岸五里。潮來成海。潮退成泥。尚隔深港。五道各兵涉泥匍匐而進。一鼓而滅。竟復寧德。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陳文彪等也。各兵役久。因見福建山溪險惡。烏道攀援。欲遵軍門原示。急于告歸。緣監軍王春澤閩人也。汪道昆原任義烏縣知縣。各兵舊父母官也。互相獎掖。激勵誓與臣等共滅此賊。臣感二人之義。又督至福清。八月二十九日到縣。該日倭由二寇數萬逼城。壁于牛田。臣卽于九月初二日出師。各兵奮勇。斬首六百七十二顆。焚溺不計。賊遂敗遁。比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千嘉室

時當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算再結集于興化林墩地方彼地四面皆水，中惟石橋可渡，臣督兵十三日到興化，本夜出兵，倭悉聚據石橋，臣力督官兵戰，率此橋臣兵一哨三十六人，華橋盡皆戰死，二哨再進，戰亡一半，兵衆少却，臣手刃哨長劉武九十二各兵復進，遂奪橋而進，賊大敗溺死者萬餘人，斬首二千二十三顆，又追至壺頭一鼓盡滅，于是八閩之寇俱平矣。臣回兵至福清縣，又遇新倭雙劍潭者，率倭萬衆，先領親倭三百餘徒，初五到牛田，以待後倭。臣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八 千五百字

到議曰：大軍如不滅此而行，由寇將謂我專勤倭，還後當大肆逞兇，各巢穴效益滋蔓矣。乃願自將選臣同擊，即于二十三日未時發兵，一鼓殲之。比時衝鋒首功者丁茂等，陣亡者朱雲山等也。已經題捷，未蒙勘費，深賞。臣未至閩之先，中路倭寇阮昭政和壽寧二縣各據海濱，以爲歸計。臣督兵至後，會新任提督軍門右僉都御史譚綸入營分布，二十一日大戰，賊賊遁，其斬首二千四百有奇。比時衝鋒者婁子和等陣亡者金 equal 等也。原破政和壽寧二縣之倭，移屯連江縣馬鼻地方。臣等又移軍向彼。六月初二日到縣，初三日馳六十里至彼，殺溺無算。衝鋒者陳祿等，陣亡者陳遠等也。其遁至寧德縣背石嶺者，臣復力殲。督兵出入茅谷之中，賊石踰險，登時盡收。衝鋒者徐壽策，陣亡者陳忠孫等也。于是恢復一府二縣，而入閩，倒懸解矣。入冬倭寇復至，幾二萬，徑圍仙遊，勢在必取。該臣等請兵于浙江軍門，至十二月乃得兵二千六百一鼓而剿，寇大敗，城圍遂解。追連上邇等處斬首一千有餘。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何常

等也。倭至河安縣。會於又該臣丁驥野之地。日午列陣大戰。比明時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算尚有倭七八千遁至漳浦縣。因有內應期葉聯斌于旦夕間該臣十五日督兵至彼次日即與賊戰蔡陂嶺處皆萬頃倭伏于內兵法所謂兩鼠鬪于穴中三鼓而後勝之臣斬不用命者三人乃拔全功比時血戰者賊元勳等陣亡者李加珍等也。自後倭寇流歸者如知犯華不利狀於是乎倭寇不敢復窺入閩矣。又山寇吳平侵亂地方該臣督兵于南灣勦滅南灣者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上

廣之交海中山也。越海而用陸兵沉船而出死計對賊爲督旬日三戰賊賊盡廣兵少憫吳平竟以長河遠遁交趾臣又督兵入廣盡殲其在山賊黨比時前戰者上超象陣亡者吳六八等也。以後倭之犯東最大石鈞海泉寧皆勢小易勦俱一鼓全殲不敢項陳于是八閩萬姓始有席席之日無不率于加額異祝皇明軫念生靈命將出神掃除劇寇天威遠播地方寧謐臣等亦得藉口而道罪矣今查前項諸臣王如龍胡守仁以功四參將李超亦元功以功四參

崇陳濠楊文傳應嘉全利東大或以功陞都司朱正曹南全以功陞守備內除福建先後功俱已勅報兵士俱各有陞賞雖一重不錄此錄各兵不知邦政事例報不合例無敢他望而在官實日臨殊甚也。所有死事之兵與應襲子弟俱未蒙恩而死事者于所効勞地方未有祀典所謂不均之實是也。其浙江自嘉靖三十六年大小長臣亦叨自祖職上陞至都指揮使等給亦陞至參政唐亮臣陞係一級內唐亮臣與是大河皆先後以被論回籍大小將士願賞首級止各得十兩紀錄首級雖奉有明旨並無勘覆此所謂不賞之功是也。爲照臣部下訓練兵士原係義烏縣民人聞閩突起之徒升受朝廷升斗之祿非臣世蒙恩惠者比徒以臣與趙大河等論以君父水干之恩更相勸誘調集訓練營同生死殺年之後恩洽義孚近討遠戡故欲戰戰勝如臂使指原彼初心實直爲日給二分之圖乃陷陷內犯危自投必死之後以求萬一之功乎亦豈人皆愚哉。然所爲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上

焉者哉。惟望上功之後永朝廷紀綱其勞俾各有

徵職遣子孫升斗以祭其子孫之役。可知
身衣他鄉孤兒寡婦有所不顧者亦望 朝廷恤其
後人故棄一身以易世及之恩也又或一等臨陣犯
十軍令者臣立誅而肅然亦豈臣之力能制其死命
耶良以 朝廷威令及臣平居諄諄功賞之言有以
信而激之乎故父子兄弟接踵受引令重而身輕勇
者而合義否則各守家門不願赴募臣以戎官豈能
人人驅而致之行伍之列哉今浙功七年不勦而閭
閻又獨厚于臣人將謂臣何又使共事者悉不見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臣等集 上 牛溪山

心者一也義烏陳兵首事如監軍趙大河江道昆同
事如唐克臣其人材勞績臣已言之于前要之均爲
有功于國者也彼特先後去官而臣獨濫職如此所
以不安于心者二也浙功不勦與閭閻賞不酬其勞者
尚多死事者未得恤錄則雖死之爵賞以獎恤
忠魂猶爲負之于冥冥之中臣尚得躍馬食肉而將
士膏塗之業將成拱把此所以不安于心者三也人
臣之義無以有已 國家養養武弁正爲有事需其
死力耳況賄劣如臣幸而因人集事得保其職免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臣等集 上 牛溪山

戮辱足矣且每戰輒抱指搨未嘗一馳汗馬乃濫冒
將帥階列一隅掠羣力之勞私于一身擁 朝廷之
大惠而使士卒有不賞不均之歎臣却又儼然受之
而不辭此所以不安于心者四也臣蓄此四不安于
心尚欲領疆場之任爲 朝廷宣力扞禦且冀士卒
之困力用命則將上必將日吾仗拍生拚死悉爲主
帥立功名而已吾何利焉他日邊圉有事而士卒恐
解體矣再照臣本以弁戎受恩深重分當守不伐之
戒豈安爲將士陳功自目千譽之嫌但念漢臣趙充

國破危而還人有教其歸功者九國曰吾老矣前位已極皇嫌伐一時而貶則王哉其政國之大事當爲後世法老臣不爲上言其利害卒死誰復言之者臣聞貪人之功不義掩下之勞不仁失士心而債邊事于他日不忠臣何人斯敢避矜伐之小嫌而貽不仁不忠不忠之大罪乎軍志有曰該賞而請不賞者諫諍而請不罰者諫今將士當賞而臣當罰使臣已之心憐將士鋒鏑之苦結下該部將臣追奪職級以爲久月避功之戒通行浙江速爲查勘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庸亮臣趙大河道昆一體查功錄月有功將士早賜勅諭以憑陞級再乞通行閩浙將先後有功及死事者子孫應承襲者仍從原營起送各立功省分轉送赴部照原職功冊叙次擬陞一面照各邊陣亡事例于各戰捷地方立與祠祀庶幾遊魂有歸而免爲中野之號俾英骨不作而永爲干禦之臂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集

古

平

清兵破虜疏

臣何

集

古

平

昔人云中國長技有左今乃一無是特以故說虜憑段所至無敢當其鋒昔先帝取將非不嚴綜理非不密而卒無裨益者以因循久而憚于更張卽有奇謀不無過忌一也兵食兩乏掣肘多而便空難議論多而責效速二也臣證以兵食器用實謂大計條爲四事爲皇上陳之如言果不謬校臣以十萬之師假臣便益方其始集則富兵于農畝而遠卸莫窺其形收給于公家而齊民不病其擾其合也迨趁社驛之害入陣成節制之師驅之爲戰則勝算在我而無失律之虞及其成功則張弛自如而無不掉之患斯士氣日張而虜氣日奪然後分此十萬之衆以訓九邊九邊之兵強矣舉此以訓京營京營之兵強矣卽布昭神武問罪匈奴無不可者由是冗兵可汰冗食可裁移修邊之費以資供需撤成邊之兵以資訓練而買馬之費可省屯田之政可修非直強兵亦以富國一勞永逸之上計也次者與臣五萬便得一當匈奴其不諱而牧遺中國十數年之安計之次者不得已與臣三萬非敢必有功完結收保以省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集

古

平

臣等竊以古來因循之計之下也。如曰：「言誠謬令
臣沿襲故事所將不驗。」萬人而後其益于事。臣
不自愛謂國威有懼乞。聖明於察施行還方幸甚。
臣愚幸甚。三練兵今之真外則九邊原設邊軍與入
衛民兵內則三大營軍與四省防軍也。民兵政而徵
蘇州軍充手。上皆其邊兵則標守邊城大擺邊之設。
細則重兵以當其長驅而又求邊城以防其出沒方
爲完策乃今守要既無重兵其界極一牆相去較
丈僅列一卒虜即輕騎入犯猶不可及況大舉乎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臣等竊以古來因循之計之下也。如曰：「言誠謬令
臣沿襲故事所將不驗。」萬人而後其益于事。臣
不自愛謂國威有懼乞。聖明於察施行還方幸甚。
臣愚幸甚。三練兵今之真外則九邊原設邊軍與入
衛民兵內則三大營軍與四省防軍也。民兵政而徵
蘇州軍充手。上皆其邊兵則標守邊城大擺邊之設。
細則重兵以當其長驅而又求邊城以防其出沒方
爲完策乃今守要既無重兵其界極一牆相去較
丈僅列一卒虜即輕騎入犯猶不可及況大舉乎第

命而後可得其死力也。倘不以臣爲近計。容臣會同譚侍郎通將強勁。出其邑分。若十處。帶查才畢。收歸不拘科甲與見有繁榮相應邑。令者若而人。及臣督部將與新萬里。有將領者若而人。列名奏報。赴京與臣等職盟同心。共濟其各縣令訪求境內豪傑義勇。預加優恤。仍先河原諫烏台兵一萬。授以戰陣機宜。期以半年入教。此將各縣政化洽而民心歸。乃分授各將領。赴各縣同縣令募兵三千。即以縣令監督。以將領統之。就彼依法訓練。通侯一年各有成驗。乃

皇明經世編 原少保集 卷之六 兵 十六 平蓋劉

調近京地方合練之用。是分訓邊兵尤邊之兵精矣。由是開置京兵與之習效。京營之兵精矣。如或不效。臣甘欺削之。試況縣令監兵尤有便益。卽有逃避。在伍可以究其父兄名籍。可以係其妻子。召之集。則不敢後。期率之歸。則不敢生擾。徃臣練募烏兵。卽與該縣過大河同事。及赴台亦以大河監督。故軍法雖嚴。不敢逃避。上心咸服。而無怨咨。此已試之明效也。其各縣官不必作缺。另委督事回軍之日。照舊供職。論功。權還惠賞。賊自定。分無所逃。而統體相維。心亦無

解也。如以支庫破計，難以監征，或每庫以府臣一員，總其轄兵，或每省以兵備一員，總其募練，而仍嚴責撫、司同心共濟，爲募集之計。撫循守家丁調後之時，亦一策也。一議食，今臣以十萬計，幸而聽話，所費不貲，或取辦于度支，與內帑必不能給。空取練兵諸省，應解錢糧，各給其半，俟調集之日，通計該省兵若干，預備二年之食，于解京銀徵足，奏委二司官一員，收照兵支給，又將支過若干報部，聽令處補，既免空虛之患，亦無轉運之難。應爲兩便。一制器，大勇之長

申明世編

卷之二

兵部

技在衝突，我之所短，在不能用車。然行之不效者，制度不合，輕重失宜，或載兵仗而不利，長驅或駕以牛馬，而不能當鐵騎，況無數萬之衆，而輟用車，是自葬也。若臣所利用者，首則載車，鳥銃自子銃，次則火箭，珠箭，次則藤牌，長刀，各負鐵片，次則悶棍，各帶鐵胸，其製造不必仰給工部，准分行各省廣東出藤牌，則造牌，福建出刀，則造刀，浙江鳥銃，則造鳥銃，戰車，百子銃，就近由東西河南造之，即將各省歲造盔甲，弓箭等停止，改造前項一年之數不足，預備二年二

年。或借布政司銀與撫按贖買，仍聽臣收存，隨時實心做事之人，到京授以方略，分投委發，以使者爲司，一人管錢糧，都司一人管造局，如無舉任，另選諳習者任之。造完部令押解赴營，或不畏明，各官盡產贖價，必不假貸，則器皆可用，而尚有成功也。一均賞，調大制勝，既需軍策，而功賞當及，功成之日，監督二司及蓋造都司，與監兵知縣，各照所管，分別輕重，不次超擢，非大故不得指摘，取聽致仕之日，功哩級俸支與終身，仍錄其子姓，其各省巡撫并各該守

申明世編

卷之二

兵部

巡及府縣佐貳一體論功，以爲共事之勸，此賞格也。至于責成，委任更乞勅諭吏部都察院，通行各官務用心奉國，毋持異見，毋貶本謀，或姑息小民，視邊事如秦越，或士旣成列，假勾攝以亂其行，或官能任事，倡亂言以孽其短，有一于斯，卽行察寃，或私受風索，故爲阻撓，給餉不時，訓練無效，既卽半罪，不貸其各縣既有責成，卽有人言，無免論劾，俟有成績，然後殿最之。蓋事干多官，本難齊一，故臣不患禦勇之難，而患聯合協濟之不易也。則不憚于喋喋者，凡以是耳。

練兵條議疏

隆慶戊寅
吳桂芳疏

該總督侍郎譚綸上言選事以臣爲經理臣奉命必
責以訓練置之選部臣于是單騎赴任春夏冬三
勉祇事已歲八月其所以飾紆 皇上青睞之憂副
有司期望之厚中其事者聖覽之義凡其時矣復何
忍喪其心志省漏舟而皆濟集炎棟而待焚哉特借
以軍務之狀別爲較端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
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而緣以邊事可愛之勢
因形戰守之宜敬爲 皇上陳之何謂雖多亦少夫
皇明經世編

今之憂薦事者不過曰兵不足食不足耳以臣計之
見今勦之主客兵將及十五萬除客兵數分之一乃
不爲戎而爲民且盡廩役供辦等項而荷戈者纔十
之四五有時點閱暫執軍器以應名平居謀計悉皆
將領以偷安惟老弱之卒赴選其冒名頂替欺誑肥
己者又不知幾何所謂雖多亦少者一也緣邊僻郡
邑驛遞而經由者莫不資其夫馬軍器查覈督工
差委絡繹不絕則營壘閑寒儼一驛遞傳舍也至如
架砲守墩晝夜守壕應援等兵一遇諸司並臨檢充

夫馬猶且不足所謂雖多亦少者二也不開寨相去
有百里二三百里者遇賊入寇上可調遣不計遠近
不約程限將領畏恐督責掣甲度馳騁人疲馬喘息
無暇能禦虜况一時不能悉集所謂雖多亦少者
三也各省班軍四萬有奇到邊則分守于各區將領
帶于鎮城則聽其散漫準入邊始一識軍面約束
不明行伍不整張空拳而無行實用所謂雖多亦少
者四也步兵不能趨急馬兵臨陣皆舍馬藏于林叢
卽人控三馬亦占軍一千不得向敵况又多不在軍
皇明經世編

者所謂雖多亦少者五也厚饗家丁而兵營軍充其
役馳其馬耳聽其騷擾軍食而供之家丁盛而軍
心離矣苟能使軍爲家丁其力就衆所謂雖多亦少
者六也薊十區延袤二千餘里每一塚二三軍守之
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險不能犯處止需墩哨守
望而併軍于衝所則何患其寡哉所謂雖多亦少者
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賊至牆必肆攻打我兵亦乘牆
角力而後能守非平日豫令嚴明孰肯用命不惟戰
需陳亦必練而後能守此不練之失一也守險全恃

火器乃悉皆極臥塵土間叩之則云發。設使方給問其用或曰不能此不練之失二也。十區軍皆上著販而練之誰爲守哨棄此不講遠求各省竭力入衛之兵此不練之失三也。入衛之兵因循日久該省既無暇于教練而成地復嫌其非屬縱手足精強而器具不精號令不習此不練之失四也。順天八府班軍民兵于薊皆上著之選教之未必無用乃以四萬聚而委之于不教此不練之失五也。練兵者將也今日用將以勇爲上夫勇一人敵耳未可與言練兵也此不練之失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以火器言之。銃數千脚踏銃而發惟求分數不念臨陣之空否。甚而一營之軍以十分之七充銃手不知五兵以長衛短以短衛長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一也。三軍之事鎗刀鉤棒皆有用法。迺如司金鼓者亦有起止緩急之節。今皆置之不聞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二也。今之懾虜者火器耳然惟選銃快鎗二者且製造不精放演無法外此則弓矢耳夫弓矢不强于虜且虜堅甲脆矢不能貫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

須求經練之人始有實用。苟或用私習以取委任喜忽以高下皆虛應故事耳所謂雖練無益之弊四也。何謂邊勢之可憂大端邊陲天險所貴在守而有不能者區軍不練邊軍多逃入衛軍牽制于馬在役窺間無時在我棄墻有恨萬一虜中有謀如譚侍郎所云深入而久征禦之不能驅之無術此皆我坐積弱彼成積威及今不大爲之計將來之變有不可知者何謂因形戰守之宜薊鎮之地有三等平易交衝腹裏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內地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莽叢翳邊外迤邐之形也形勢既殊而因形措勝之法亦必各異。况虜馬入內地聲勢聯絡志氣精專角力平原固未逆視而兵法有云未定可擊又云出其不意毋胡騎初臨我邊山谷崎嶇騎不成列首尾不顧此非未定可擊之時乎及入犯內地捨掠已厭滿載而歸無復部伍此非出其不意之時乎當此果有練成步兵萬數乘之蔑有不勝者而虜入平原莫過車戰在近邊莫過騎戰在邊外莫過步戰二者俱備迭相爲用然三者中又惟未定與不意爲

可勝而西北邊素習于馬米關山谷與林藪之法臣
皆在南方倭俱巢重山叠險密林深谷而浙兵疏攻
即間無有不勝此臣躬試非臆說也即使其乘堵而
守亦猶浙兵而守可固何則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
止數尺復無義壘偏坡之險賊動以萬數圍之且烏
統發無不中呂公車高逾于城而以浙兵千人守之
累月不下今邊堵既高臨下復有偏坡難以昂坑便
以浙兵守之未有不固者至于烏統已調到三千分
發防秋伏望 勅下廷臣特議再于浙兵內取殺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人 國朝 十五
三千烏統三千或于西北招募新兵或就薊鎮擄取
見兵卽不十萬亦須馬足五枝步足十枝專聽臣統
練與邊防無異俟合練成凡遇春秋兩防臣將二萬
分布相近乘宜萬一疎虞致使突入臣卽通行聚合
截殺不惟節省入衛之費而各邊亦免空虛之憂斯
戰守咸備一舉而兩利矣其應用犒賞并修整兵車
火器議于何項措處聽臣取用乞仍將臣前開七原
六夫四獎選款作何改圖嚴督文武邊吏分任責成
凱守肅練庶幾兵之守不爲虛文臣又竊惟邊事本

有可爲之勢但其機不在邊師而在 朝廷不在文
武疆吏而在議論智計登前街切近京都去今久地
輿病既深更張未易流言洞治 朝廷紛紜故應區
處振防者畏衆議而遠巡阻礙或施行方半人言偶
來首尾傾危實難展布易起嫌疑等蒙 皇上允行
臣策受成威鎮在于總督再乞監軍料道一員常川
監檢客臣教練及期而用之未有不效者如以臣言
輒謬且力誦舉無從沮格乃徒使臣沿襲故事乾
沒若流房至則取給而避歟勞歸則指拾以爲功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人 國朝 十五
直題無知誠不能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四十八

陳子龍鳳子 徐子遠閣公 選舉

宋徵聖尚木 唐允諧尹季

武塘錢 梅彥林秦閣

戚少保奏疏

疏

戚繼先

請建空心臺疏 空心臺

禦戎之策惟戰守二端除戰勝之事別有成議外以守言之東起山海西止鎮邊地方綿亘二千餘里擺

皇明經世編

戚少保集 卷之二十一

中露堂

守單薄空將塞垣稍為加厚二面皆設垛口計七八十架之間下穿小門曲突而上又于緩者百步衝者五十步或三十步即騎墻築一臺如民間有土樓高五丈四面廣十二丈虛中為三層可住百夫器械櫓檣設備具足中為疏戶以居上為雉堞可以用武廢至即舉火出臺上瞰虜方向高下而皆以兵當俾其臺之位置視山之形勢參錯委曲務處臺于山之突收牆于臺之曲突者受敵而戰曲者退張而守所謂以守而無不固者也以臺數計之每路約三百座滿

昌十二路其三千座每臺築銀五十兩通計十五萬兩每歲餉發五萬完臺一千三年過畢如此則邊關有磐石之固陛下無北顧之憂矣

請申軍令以安上心疏 申軍令

邇以秋陽戒嚴之月節據喜峯等哨夜報海東西二虜合謀徑犯薊鎮東虜土營會同北邊從無看見邊牆的生夷割深等都調到正北地名打十兩即是鹽廠地方土牆住牧處所聚兵俱齊西虜安詳黃把諸酋聚兵亦齊見今起身東行內東虜犯喜峯口進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中露堂

太平燕臺石門等路西虜各分為三大枝分犯古北曹塘馬蘭等路旦夕有事除臣嚴為分布固守及秣馬待戰外看得薊鎮自庚戌以來正是一路入犯以全鎮之力調集二三路之間幸曾守固一二大今報東西進犯已分道矣而西虜之中分而又分緣其部落眾多雖分亦有餘力在我兵力有限無所不備勢分力寡節仗皇威十一路之中其照舊守備必期皆回實為不戰而屈人兵求之上也臣恐長力薄萬一寇有一處潰牆而入則十路皆有全攻當

以鉤戰爲王。查得先該軍門議主條敘責臣行各統
領援兵將領偏袒自上而下各軍保領並無臨陣退
縮不堪之人。固已教之首尾聯屬之義。迨又復行自
下而上。軟血誓神。每兵九名保一隊總。每三隊三名保
本旗總。旗總三名保本百總。百總三名保本把總。把
總二員保本千總。中軍千總中軍保本將領。將領保
臣。臣保督撫。無兵備。若有失陷者。各甘抵命。是又責以
親上戚長之道。此節節而制之之術。即血戰之法也。
然血戰之勢。在度勇形。彼既數十萬衆。我軍最少。亦
皇明經世編
最少保集
中軍令三
千軍堂
須數萬方可對壘。今查全鎮擬定王客標路戰真馬
步不下五六萬。壯之虜勢衆寡雖有不同。氣勢足充
一陣。但以寡禦衆之道。須聯數萬人之心爲一心。合
數萬人之力爲一體。則勢齊力倍。勇氣自增。所謂極
山易撼。岳家軍難之機也。第恐號令之傳宣雖一新
于日月。而沉痾之積染未痛改于身心。往日鉤鎖之
弊。具參遊之視督撫。總兵與中軍手把總之事參遊
軍士之視中軍手把總。平日禮文。尚有何觀。臨戰
之時。將領並不聽受主將約束。雖行撫亦不之畏矣。

其心以爲虜既潰入。氣已破矣。彼爲王將者。非遭鋒
鏑之殘。即有怪惜之嘆。泄泄然伺虜之出。望望然如
將之去。終不能令我何也。且失事者以斧鉞在前。不
暇督人之過。即鳴之鑼。戰之中。誰復爲地方之計。而
繼厥任者。始固昧于不知其議。中則譏爲不切于已。
終則責以報効于後。不惟不加之罪。而且復施之恩。
卒有憤事于此。而充其報効于彼。朝以失陷主將。而
暮由保薦拜官。甚至一陣之閒。有目擊主將之喪亡。
而不救身。獨冒功以壓擢者。人亦何苦而必與主將
皇明經世編
最少保集
中軍令四
平露堂
同歟。即此一陣之閒。萬人爲心。如之何能破虜成功。
以伸皇上之天威哉。正因病偏裨士卒之未必同
心。誓死決戰。故敢臆言于未夾之前。以爲求成報不
如功報之爲愈也。竊計虜犯之時。臣必育率驍健。登
增拒敵。賊若先以步虜乘險而登。臣當其騎。騎欲潰
之際。即督南兵殺手數千名仰而攻之。決期堵回。臣
恐不在臣駢之左右。而遠隔數十里之外。步兵馳救
不及。賊必大入。臣即一面以部士抵當。一面調集各
路援兵。及諸督撫各標兵。或堵於所犯之途。或遷於

哨馬之際酌量機安搭次 戰勢必大挫毋鋒使之

狼顧奔止雖不能救東隅之失亦以救桑榆之功所

可慮者其機變於呼吸之間人心動于死生之路臣

雖一人當先不過一人之力所救幾何必臣倡之大

小督領從而和之同心協力一鼓而前庶可成血戰

之功然必仰藉 皇上威靈叮嚀諄示庶幾人心齊

一令於決戰之時敢有偷生之徒違臣覽令者除頭

目以下欽遵近例都許軍法行事其參遊而上恐臨

時無暇行法客臣即時鄉送軍門照武官都指揮例

當陣以軍法示眾至若衆將棄臣奔北臣果力戰殞

身均乞 皇上演頒 明旨必賞之法典既不使巧

詞漏網亦不使倖討貪求若諸將爭先奮發不遠臣

有歟傷亦不相累至于失陷將領之中軍千總失陷

中軍千總之把總百總失陷把百總之旗隊總失陷

旗隊總之其十二聽撫按 體查明處以典刑毋使

苟免臣雖一死而後之士卒皆知法無所逃將領得

藉偏裨之力偏裨得藉士卒之力未必不由于此也

或慮數萬之衆難以加罪殊不知所罪者乃首先奔

皇明世編 卷之五 中軍令 五 千露堂

此失陷頭目本部由凡一等之人雖知失一參遊

所誅不過中軍千總二四人耳以下則勿問矣失一

千總所誅不過把總二人以上則勿問矣失一把總

所誅不過百總二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百總所誅

不過真寔一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旗總所誅不過

隊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隊總所誅不過步兵

九人其他則勿問矣究竟不過誅數十人而止若果

我兵全務處衆大豈勿問陣亡何項將領不係奔北

失陷者若不連坐如此則血脉貫通氣勢聯絡法未

嘗不約而畏法者衆罪不必加衆而及之者均雖欲

不一心自不敢也所謂誅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此耳

臣復慮首功所斬有數前進原非一軍奔北亦非一

騎退却不止失陷頭目之輩尤當別立一法以輔勸

懲之所不逮合無將用命之士齊心向前果有首功

者照例紀錄其附和之衆當以加糧爲賞逐次漸加

使之終身得支以爲衆望設或逡巡畏縮望風潰亂

宜亦當崇減其糧以示懲戒以其所減益於所加必

自專有力學方准議復如此則人心齊肅賞罰分明

皇明世編 卷之六 中軍令 六 千露堂

我兵雖少亦可成一戰之功以寡敵眾之計無出于此者矣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 竹塹砲台則人心可 國法益彰思臣等之計或可少盡而需之舉未必無小補也再請旨以耳目分明為先砲台耳目不明如指諸掌此不用命之要領也往日各該大小將領但遇防務臨邊先行分布心腹人等入寨將哨巡行差人管帶間部其平布諸密要處專功代忘害阻陷駕罪壞境無所不至大其人專一用心於此又肯臨時用命哉為今之計伏乞 勅下兵部一 行督撫臣等今後參遊守提等官凡遇大小事情止許差人飛報督撫按道鎮協衙門酌量事體輕重緩急或通行提備或轉報部科一 行五城兵馬司如有參遊以上布設腹心於京都內外者出示地方報官拿問其濫報違禁者司兵部就行解發軍前兼其將領等究至于臣雖一鎮統兵上將但後功因需不伐有罪則當願受凡法功罪之際亦止輕重督撫按轉奏亦不敢肆行濫報至于將領生奸誤事者亦當出罪也此行以軍法處治該功罪之核不昧于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七

中書令

于露堂

耳目而弊絕心齊自國實効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七

中書令

八

于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一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應輯

徐孚遠闇公

李待問存哉

朱 景早服參閣

戚少保集

議

戚繼光

辨諸兵

謝朝共

今以數萬之衆馳突于原野如風雨驟集山前河決

一擁而至此胡虜之衆而中國以爲必不可禦之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明倫彙編

三才圖會

也于是棄墟列守以爲萬全之策奈邇來邊形漸變

軍士顧鎗勢分力弱守愈不足乃就中輪各部曲之

壯者不滿數千練于總督巡撫總兵標下謂之標兵

用以備戰是每鎮所恃以爲戰陣之具較數千軍而

已故方賊之衆也或守城郭或據形險或追逐百里

之後或出沒爲趨避之圖待其星散劫掠之時或當

滿載情歸之際得便與鷗剿零騎不便則有不明之

功以爲贖罪之地此將領不得已之愚耳欲使河虜

膽寒心破一勞永佚在我亦當以數萬之衆堂堂正

止平原曠野青天白日之下彼以此來我以往往原

兵相接使虜人勢敗竊我期以精騎探之如此一番

胡虜喪魄蹂躪此而罷入衛聞屯田汰老弱而乘隙寒

上頭頭是計矣然則用兵幾何曰非十萬不可十萬

歲費百餘萬金恐不能從也然則五萬何如曰此亦

小成而已必如城山易據岳家兵難乃可當虜之衝

突此則教練之功不敢諉諸人也然日今足爲天下

緩急集事者官莫如守令兵莫如父子兄弟而父子

兄弟之兵惟守令可以籍召爲今之計應于河南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明倫彙編

三才圖會

嵩縣爭處募足一萬其保河薊一萬宣大廣寧等處

五千餘山東罷見戍騎兵另募田夫五千餘浙江舊

兵一萬分以充教練可也然則募北兵是矣南兵恐

不宜北用也有慮其不耐涼寒者有慮其魚米湧貴

日給不足者有慮其不便于風沙與後日之難散者

曰請言欲取南兵之詳可乎比年倭犯東浙江軍

門于數千里外調四方兵以殺倭漸人不堪傷兵俾

有之輒糜于後自某與今軍門譚公昔守台州兵倡

練浙兵請以三年爲期賴總督不奪于方教之日以

別兵殺賊而需其成。至期且苦戰遂從。此一無敗。勝凡四方所調之兵盡罷之。故某所於所至。悉此輩收功某。取此輩。十子矣。正此輩皆良家子弟。俱有身家。可畏。可服。忘其不習。毋虞其難。散。況今村集大兵。比人馬多。而比方承平日久。軍法久未舉行。初集之衆。一旦加以嚴刑。必有腹心。瓜分。以彈壓。羣情。此南兵之敗。不可已也。況教練生兵。必用條約。告示。兵愚卒也。且不知書。而告示條約。不得人人盡習。卽主將耳提面命。亦未必能信。惟此輩與之共伍中。日夕言之曰。吾主將昔在吾上。所以練吾者。疾病如何。恤。甘苦如何。同。錢糧如何。得實惠。號令如何。可信。戰陣如何。萬全。賞如何。而明罰如何。而嚴人。心轉移。期年可格。比之耳提面令。加五倍。比之條約。告示。加十倍矣。且馬砲一枝。乃戰虜長器。比人不習。比匠造亦不如法。此爲南兵慣熟。尤不可已者。如得舊練南兵。萬數先養成一營。以爲師範。分發舊日營中。什官以練比兵。功省而効倍矣。此論用兵與虜形如此。然必得數萬之衆。而後能禦衝突之虜于原野之間也。乃

若營陣器械。各有制勝之法。大都車步騎三者。俱備而相須爲用。故禦衝以車。衛車以步。以步以車。爲用。步卒以車爲強。騎爲奇。兵隨時皆應。無定形也。除車之制度。火器等項。不贅論。其戰法。將車上爲女牆。捍矢石。且取輕便。下有活槽。以出戰。卒如虜以數騎挑我。則不應。或虜勢大。至五十步。則火器齊擊。虜近車丈餘。步卒下車。出戰。第一行卒持長刀。用平日習法。伏地向前。至遠不離車。五步車。卽隨步卒緩進。而步兵齊砍馬足。三行木棍打仆馬之賊。只在仆時。乘其跌落。身體仰覆。屈伸未得。乃可着力。三四行鉞鎗雜上。以打戳之。如或力倦。退保車內。又用火器衝放一次。將本營別設真正勇將精兵。平日主將馭之。如于者三千。更番乘勢。如環無端。至于制營法。操號令。傳器械。此將事。無論也。然則日今在營之車。亦可用乎。曰。近日用車者。往往犯六敗之道。某之所付在能反之耳。何謂六敗。平日教場操演。乃無利害之地。從容中。鎮便可爲用。若臨陣生敵。目前心慌手亂。每致火藥自焚。二也。今以瓶置火藥于別車。平日習

熟約以嚴刑此一變也往者用車爲字遇虜下營車釘于土不復移動以車爲城人避于中不敢出戰夫城之無人首者多矣況平原車營虜得襲攻集薪附犯燃火焚燒也今用車以戰行而不止步步停車出沒其下此二變也往車制不如法守則不能敵傷戰則不能飛衝三也今之制式外捍衝突內衛士馬獸則與士卒並進退則衛士卒之後虜聚諸明不及焚陷則不能近此三變也太車如王道大用之則王小用之則亡往者之用車兵不逾萬車不過二百輛每車佔地一丈每面不過五十丈以五十丈之陣而當數萬之虜四面環攻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四也若兵止萬輟用車不如用騎可戰可退之焉得也今用車必以十萬或五萬或數車爲一營圓如小堡或數十車爲一營圓如一人堡或數百車爲一營分而不離合而不濫各開騎道星基錯綜高下原阻佔地十餘里如虜稱十萬其實不過五六萬四面分攻往而不遇數千彼分而弱矢石不能逾一面之車以及對過之背我面而足以制之如聚攻一面則諸

營各以其便舉車而前卽一營有失諸營可勝此則平日聚練一隅朝夕撫摩嚴刑聯車血脈貫通臂指相應一營勢危諸營仍救此四變也或謂車戰宜平原繚多山險非車所利五也此執方而用業者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就地隨地得便古法云車不得步輒騎不得成列若使車軌不可左而騎列不能成此取敗之道矣但彼來此往險則共之以車塞險尤爲吾利假如此地可容數車則數車一營可容百車則百車一營可容千車則千車一營隨地爲勢分而不可斷聚而不可亂何嘗難于險仄而爲拘方之器此五變也往時無制之兵各一心號令不明畏敵而不畏將只靠一車之用使廢兵而恃車用命乃必敗之道六也今練使合兵萬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將而不畏敵真有短刀地闊必效之心敵像之氣但恐虜騎衝突勢不可前藉車導引以前耳是既稱爲戰車必用之而戰此六變也或謂戰中當併論今勦山川險阻能守而使之不久不更愈于戰乎口兵法全國爲上守險正全國之道也蘇莫善于守但邊地

緊遠偏俾而下分守一區城百數里未必人人皆才且數丈一人卽當家軍亦不足當萬衆環攻之勢而大將一身不能遍及總隊威輕何以制之所以殺練車兵正爲固守之計也聲息未至則移車近地移兵果將據邊而守萬一守不足時而復無重兵調戰將任其衝突而無策矣況今復霜之形水鞠之液衝邊守在腹心宜大之虜住牧境內山西稱弱陝斷懸城遼當凶歲之後行伍未復虜當二百年生長之盛勢必爲患于中國可無練成節制重兵一技以爲緩急之備哉今以大議未決乃不得已遂以募兵一節藉爲上策而又山中策欲某節制四鎮而仍聽命于制府就遼鄙之見伍入衛之戎卒從宜教練轉弱爲強焉呼上策必以上萬訓練爲遊兵隨賊向性三萬之謀計欲免得中策如就中補偏救弊恐終落舊套矣豈知練兵數萬充遊兵硬強虜逆視之誠難但虜之強固自若而我以因循積怯素未講戰自誤于不可爲此某所以竊敢有請也倘蒙軫念邊事大賜振創欲聚兵則不知有擾而無意外之慮彈兵則循軌還

籍而無難散之憂堂堂正正所向無前而功倍之焉國運謀一勞永佚昔竟求！策以募兵十萬之圖乞留意焉

議分薊區爲十二路設東西協守分統其路建製車營配以馬步兵而合練之

初薊鎮舊疆止有東西二區分爲左右二偏後因虜犯多事始增爲十區既又減爲九區復裁爲七區又立爲十一路沿革靡常今乃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爲十二路時松棚喜峰山海臺頭四路皆提戎任事未設路將乃以建昌營遊擊改協守東路副總兵分理松棚太平燕河臺頭石門山海等處而以巡撫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以一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就近首先迎敵次則鎮營次則西協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以石匣營遊擊改協守西路副總兵分理馬蘭牆子嶺曹家寨古北石塘等路而以總督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以一營駐密雲一營駐石匣以備牆古北三路之警就近首先迎敵

次則本鎮次則昌平次則東路協守各標兵以次而至其本鎮營標兵則駐練二屯當兩防之際得在鎮以備馬松太三路之警先期馳赴截擊在東則東協在西則西協各就近先迎敵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仍每路設一將領各統兵三千餘人舊兵不足益以新兵犬牙相制以爲犄角之勢凡遇調遣每營路各以騎兵二千先馳赴邊拒敵兵車隨進至本路各要口拒截以待接戰其各路策應於各鎮入衛之軍次第前進皆以調兵文到爲始違期者以逗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論

大策此車之堪用一也自前爲所主引爲當以車爲正以馬爲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此車之堪用二也車不費多糧兵不用甲冑皆費不費而車中馬士以車爲蔽此車之堪用三也自房入內地門散標兵莫之誰何公車兵身戰處既下最分掠又不敢久住此車之堪用四也薊昌地勢險阻車引扼寒邀截使旁失制當有終身之節此車之堪用五也今議存營重車一百二十八輛輕車二百一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二千駕輕車馬二百一十六匹馳不窮之飛騎逆有足之長城且馬有從容飲秣之便而人無挑擔挾輓之勞步騎迭用而出奇無窮且戰且前而虜自不支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

論

議車營增旄節

先時邊兵不以紀律管陣未有畫一乃建偏廂牌角戰車每營以十六車爲一司四司六十四車爲一節兩節爲一營若添殺手似尚擠雜行多稀密擁斷蓋其勢也且推車與火器之兵已將地取佔盡今議欲于每車兩合之間加鹿角壯馬一架止則禦之兩空

行則聯之車箱。不惟輕便可移。且使稀密得宜。前後不致擁斷。高下轉折。皆不相礙。而人行其中。如有夾牆內。更無隙可乘。此下專爲殺手進戰退守之所。是增車不用增兵。即增拒馬之空。而容兵出戰。其勢尤便矣。若車馬合操。許振武一營之車。內得空地。僅足容馬一千餘匹。兵六丁。但在一營。須二百輛以外。分列爲四面。而容其中。乃可相容耳。如兩車之間。無鹿角。僅足容步兵。而馬兵以二部布之於車後。不惟擠密不可轉往。前止俱難設施。而兵且身擲甲冑。俯出車底。爲難。蓋馬兵本以獨操爲分數。而附之車。則車中不復設戰兵。即以馬兵充之矣。然車制偏廂。陰陽合德。二車一局。已爲難同。今每四車爲一局。而使之陰陽相合。分數得清。行止得勢。而一哨之車。即可容一哨之馬。非用鹿角而不能兩宜也。

選編車營馬兵

車營馬兵

夫壁壘之間。馬兵雖恃車爲固。而緩急之際。車兵必倚馬爲鋒。凡遇過險及卒然伏起。須先以驍將領精健膽勇馬兵五百餘名。出前列陣。以遏遊伏之賊。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車營馬兵

一路堂

便車兵扎營。而後更將兵馬通融挑選五百四十以充中部三司。每司旗下量選次等一隊。以充火器。其左右二部亦須精健列隊。俱爲臨時出奇之用。若全勝則車營必不分其功。或偶退却。兵賊混淆。兩馬追逐之時。決難按管。開車致使兵賊出亂。所關不小。應併行定議。以免臨時有悞。

築臺規則

築臺

相基之法。要在內外合。一山平牆低坡小勢衝之處。則密之高坡陡牆之處。則疎之。固爲一定之勢。但就其灣環遠野之狀。各有相宜之勢。當必建不可已之處。即不合丈尺。亦當建築不可移之。而必就于合式之地。又有內口雖不甚高。看之似衝。而口外橫山遠峙。只有鳥道。僅通騎虎。其餘通馬處所。相隔千崖萬障。似衝而緩者。又有山高萬仞。其外舉頗平。雖有牆坡險處。而直對大舉正路。似緩而衝者。于此酌處。又難一律也。一定臺基以十三丈。收頂以十丈。爲則二百四五十人可完一座。每年可完臺七十座。此其大較也。一臺制尤當隨地置形。如牆外地寬。則臺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築臺

一路堂

多出如地狹則臺常少出如脊尖削內外俱狹則當稍闊其兩面險其兩傍以無失周圍十二丈之意則制度如指諸掌矣 一邊牆多就外險故外下而內高其上當以外面臨虜處計高三丈內而但隨山勢不必拘于三丈其外既險又係低下則臺不必出止就高處起臺不復拘以低處而臺在牆之外況山勢迂迴自有洩突處是又在相基者有活法耳 一臺基用石矣但方石恐難得得碎石勢必不同如石便用石不便則用磚有膠粘好土則以三合土爲之各從便求堅但三合土須厚至頂亦得二尺乃堅也 一臺下暗門未免稍虛其中而邊匠事愚拙弗省恐造不如法及不堅固意臺下築實臺門移而上外置一梯虜至則抽去其梯似亦穩便然臺用跨牆則下層土用實築至第二層則從城牆開門而上即便矣不必如前式拘定在臺之中也

議夷情

前鎮屬夷

薊鎮屬夷比他鎮不同處之得其道真可爲我嚮導哨報能拿中國而安邊徼也近日邊關撫賞太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平露堂

深損 國威積薪厝火之上惟此一事爲隱禍幾夫邊將差尖夜出口哨探夷情遠出數百里近亦數十里此必不可已者口外孤身跋涉非夷虜敵明矣將領頭目嚴守邊關必不能隨尖哨出口亦明矣口外尖夜遠進旬伏深山窮谷之間千叢萬林之內虜騎不時豈能逃避萬一被傷非將官智力所能防範者近年并將口外尖哨被虜者一槩因他事遷怒悉歸將領而姦猾屬夷聞知此風不論應賞與不應賞關口悉要索不應卽以捉拿尖夜爲名云我拿尖夜殺了教你就有禍到你還得在此阻我否故將官無不尚從之也相沿之弊遂被屬夷明白殺我軍卽奉有明旨處究裁革賞賞者各官恐其捕捉尖夜爲累俱千方百法設辭欺朝廷欺上司卽不明白賞待而暗亦賞之以此犬羊之性愈縱邊關賞額日增巧立採柴之名科歛軍士月糧以致軍軍迹竄只此一法失中遂遺無窮之害邊塞空虛全坐于此今該職行邊關但見每處俱稱華賞夷人某處潛伏要行拿尖哨挾賞大賞謂之挾朝廷之威掃地矣況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平露堂

建空心臺。每日皆出關抹澗。兵馬有限。防備無時。顧此疎波。竟常有失。今查得一。起夫人。久作逆叛。據段官軍已蒙賞。多係欲捕之徒。近復導導寬犯。見在邊方。日伏夜行。司欲擊。裏抹澗。空心臺料官軍。此徒不振之。以威明正典。刑終無已時。若得一舉之後。諸夷振肅。賊畏。兼行。度可無虞也。

建輜重營

建輜重營

議得師行糧從古今通議。撫蘇後變。帥不宿飽。餉鎮

每遇虜入。軍人騎一馬。即盛甲什物。已極力難。頭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手露堂

無駭。載馬騾。往往捋腹數日。徒具人形。莫能荷戈焉。

望塵戰。如四十二年。雖以宣大軍門之尊。亦不免與

士卒同餓。由頂視賊出入。而不能誰何。其經過城堅

卽有本色。料積貯。彼時追賊之機。空不容髮。數萬

之衆。若候總入一倉支放。亦得一二日乃完。不知馳

驚之虞。行百里矣。故虜入內。必變客爲主。我軍常以

主爲客。職此之繇也。各無于密雲。遵化。建昌。設輜重

車三營。每營一百二十輛。附以火器。明驛十頭。養驛

軍十名。給與軍器。題請。欽依。茶遊一員。統領將各

色。煤炒。乾糧。馬料。預先發各衙門收貯。內料豆各倉口預給。無事則牧放驛頭。操練火器。新驛輜重。有事則隨營而進。發糧盡則就近而運。取遇虜卽依大軍爲勢。以車爲營。此項須緊急缺乏之用。以軍中所必用而不可缺者也。

薊鎮急務

建臺邊防

薊鎮急務。惟有四事。曰建臺。曰練戰。曰營田。曰種樹。使其人各一設相濟。而不相妨可也。但主客邊軍有

額數。日漸消滅。未見增益。四事何以並舉。然職之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手露堂

責務之嚴。急者。其惟戰與守乎。夫守固以築臺爲策。

而戰必以練兵爲先。今若專言戰。勢必不妨修工。如

執于築臺。勢必不得教練。查得每區每枝。尚有主客

援兵。今亦俱派臺工。合無于內量爲抽編。行伍逐區

容職酌量多寡。強弱。于有馬之內。定擬數日。每月操

三日。每操一日。前客免修工。一月之內。歇工三日。只

是實編入。援見伍者。其餘馬步。照舊做工。如此修中

有練其實。練少爲多。視之往年。薊鎮兵馬。遇有虜入。

未嘗不早應援。兵未嘗不集聽調度。但因平日教練。

無紀約束未行以致臨時對敵風塵各隊之際不復能辨某枝某營各操擠一團爭避險禁如亂絲所謂雖多亦少蓋此弊也今擬自三屯營爲中以東路五區爲一大營西路五區爲一大營各配成五方每區爲一色給與號令操法祭輿器械式操餒工之日照舊聽各區主客將官各將士客援兵一月抽操三次本職到處不拘日期調操教練斯戰守有裨實用矣至于栽樹遮塲今已爲奇策貽不知木多生險難踣踣之處牛羊踐踏之所未有易生者若沙河石崖又用何法栽種見今日外林樹如織木見止却虜馬北方風寒土燥雖有樹木竟是稀疎不比南方土濕雨多藤木糾纏猿猴莫扳此其一也况惟柞榆楊戩而山險之地栽難必茂此其二也近日又撥軍屯田遠在百餘里外凡耕種牧養之時正春秋兩防之日擺邊修工尚且不足何乃棄營數百餘里務農聚兵教戰此惟行之標兵何難若責之區軍人衛者誠難則以盡數派築空心臺每防止起二三十座若分一班種田又分一班操練又分一班築臺又責一

班種木是一歲之間一防之內僅可得臺十座猶是石塘古比牆子路能之蓋彼三路牆坡已完開營俱竣得以專力故耳若依人盡臺石五區邊牆木者十尚二灰水險節哉可賴者連數百里皆然築臺則牆工必廢修牆則不能築臺實爲兩難即臺工姑約以三年未必能畢則邊牆偏坡又當坍塌過半工役相尋尚無已時今必欲一面築臺一面種田一面種木一面教戰四事並舉須得如此三四項人始可辦之恐竭國之力亦有所不能也夫古人屯田謂彼處扼要其在目前客軍適居其地列屯坐食不如今折人自用力故其法行而軍便之今皆強其勢所不便力所不能是以難易分焉而栽木營田兩者誠未見其可也

華亭

陳子龍次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子遠閣公 李待問存表 選輯

朱 粘 早服參閣

戚少保文集

其

戚繼光

上軍政事宜

卷之五

職自承乏薊鎮已數月矣其於人情隱伏行伍習套
似若洞見肺腑敢不披瀝言之大都自將領以及軍
士皆以阿諛奉承為念只顧眼前再不慮後事何如
也嘗謂木戰而算勝者得算多也夫所謂廟算勝
者未必 廟堂之算蓋凡未出軍之前預籌于棘門
者皆算也亦嘗聚將士羣坐而籌之曰今日與衆人
共計卽是廟算試屈指而籌大虜技以弓矢為第
我亦弓矢應之弓不如虜勁矢不如虜利箭不如虜
近是弓矢之算弗如虜也虜近身則以短刀刀長三
尺脈長二尺五尺之謂可以殺人今我軍弓矢之外
近身亦有短刀刀不如虜之利瞻不如虜之壯是刀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五

戚繼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五

平露堂

之算不如虜也虜以馬馳逐我亦馬應之虜皆二三
其馬且驍壯而慣習之戎軍一馬又皆羸弱是馬之
算弗如虜也虜以馬衝我以步應之挑濠則爲自守
計非却虜也若出步戰必不能當羣馬之衝突卽拚
命立定則盈甲破鋒洗薄不如虜而無可當虜者是
地圖之算弗如虜也此外惟有火器奈何快鎗若足
手執柄後榮發手前兩手不能持貫氣力拘競何以
命中况鎗子不圓火藥不速卽以一營之軍三千俱
爲火器二字刻之前行發銃後行不得復舉又恐一
放而盡也必須分爲八九班是三千之火器八九班
輪之每次僅得三四瓦是臨時心忙手顫其不如法
點滅火門者又數百不過二百餘發而二百餘內
又不過數十命中命中又不能透甲是大隊之虜非
快鎗能勝矣快鎗外復有大炮似可當虜聚陣但大
砲必防踣退須去營二三十步而往點艱難又加重
彈駛運不多再若分番其勢愈寡是我在軍之衆不
必出陣原野而閉門算計已件件遜虜著者輸虜矣
况虜衆數萬一心心齊力一較我渙散無紀之衆又

何如也若使憤慨而往旋倖而還此職所不敢也乃再戒諭其家之事知不接長必須每事長他一分如他有弓矢之利我以何物勝其弓矢他有短刀之利我以何物勝其短刀他有萬馬衝突我以何物當他衝突使他件件不及我般般短於我如此算定出門臨時機性還有錯誤而況於安心故套觀憑天幸驟然士之情所以寧阿諛僥倖不思對壘之計而惟算勝之圖者皆因此來朝廷法令止行于督撫鎮守乃與虜出入之一二偏裨耳哨將而下以及士卒軍法罔及且賊未出邊而錦衣官校已踵其後總兵官或陣亡或被逮而督撫亦拿入京其談事者誰暇以退縮軍法治之耶以此人皆玩習為常又聞往日督撫總兵無賊之時明受其阿奉而無干太平不好過求及至臨陣自知為已不遠每每益從寬寬其用力軍法絕然不行各偏裨以至士卒無事之時尚皆謹慎遵奉命令有事之日與對壘之時明白欺玩得勝便驕得救便救其應對之辭放肆恣誕無復各分甚至剛愎抗傲不用號令自為一夥或以剛惡跋

是或以不如媚免有何于弊之足畏也此奈不能提因此心不能警慎使日暮操持羽練長論人捧堅車壯馬徒勞心力徒費蓄藏亦何益于成敗之算哉今職或于古之而不從者而奉而背違者稍振之以法示之以威使互相黨聚或為飛語或粘匿帖或有流言或伺上意無所不用其心以為阻撓害成之訛嗟乎欲求今日之言信令行而使將領軍士一改前項之心必須將舊日從賊人盡陷逮原王老查治以法庶幾少懲其大者吏須疏請於朝明立章程自後有事之日在朝廷令治督撫鎮巡追卹陣亡總參遊等官外其標部將領中軍千把總等項聽接管督撫鎮巡衙門長大連串逐項寬宥治以軍法如除不能用命或失事而除下之軍一體照除長之罪其自除長而上以至督撫一體皆然如督撫總兵失事被逮或陣亡則部下中軍參遊一體以督撫總兵之罪罪之下士卒一體皆然必期轉移卽有流言計阻並不為其所惑然須積以歲月而盡其淪浹之功庶可收齊一之効也

陳邊情及守操戰車

竊以邊人大都五分精兵五分有京師氣其轉移非嚴不克若任其到處又亦自服他日濟事者此也否則無事之時布告感恩有事之際仍裝玩套送上司人朝廷斧鉞中則餘皆束手高談慷慨得計其接任者又復姑息從未把前任誤事偏袒查究以此人入得門一也夫南兵南將凡有條約上下講讀信而畏之此間將領而下十無一二能辨魯魚復有自己較前不覺記得一字如練其條約連年保結節制甚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保集 卷五 千露堂

明其或邊之吏士不識字者固非得已識字者且效白丁之習二也職又細詢邊情皆云某年賊到乃不信哨報之失某年賊到乃哨報遲候之失某年賊到乃一將邊牆無人之失又云若有兵到無不阻截成功然皆面言散人多飾妄說凡大賊臨邊幾曾不預得哨探幾曾不分布兵馬幾曾兵馬不到地方緣東來山雖高聳外面山梁延長高下不峻林石無程俱可馳馬經至牆下或外面山梁十餘道而內之禁迴則數十里者守兵數壕一人援兵馳集不及即有一

二枝到若照守邊之卒疎而無濟于事必須密布之又要設疑而處三千一枝即分不過數里邊驛數萬首尾橫布百數里分投亂攻必有一處疎虞此所以千方百計為守密計而攻無不入者也至于戰陣一節詢之舊格凡諸軍牧場操習以為觀美之具臨時一毫無用惟挑濠固守者便為上軍良將斷斷然無間志也職謂即今所操便為戰實實乎彼尤謂面前套數且以面前套數應之臨陣時謂不得不歸他耳又戰車為萬全之策人人知之矣但狡虜傍山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保集 卷五 千露堂

冷卒營營校走非車所及此節終不可免亦須為之再計近造小車一輛樣如原車而輕且便利也以上三項守情乞亮職言不虛留心區畫而邊事庶或有濟也

覆部議入衛兵馬疏陳義勇

調取遊兵入衛初因薊兵少習虛情邊兵慣經戰陣欲資為原野交鋒之用也然薊兵之所以少習虛情者蓋以薊鎮山障牆坡有險可據重在守塲非三年間東西合勢不得輒入為其見敵者少也邊兵

所以慣經戰陣者蓋各處平原易犯大者皆人為其經戰者多也緣自調取人向以來邊兵以不見賊遂亦因而懈弛乃後賊與行伍將為真面而此與邊防若為故事耳今欲人衛兵馬每營世減一千或五百選摘上兵補入邊兵回籍似與所以必用邊兵者為夾持于對壘之時陣線于臨敵之秋邊兵之所以難減者一也又況薊昌二鎮邊情以守為先守而不失然後水賊邊情遂遠二千四百有餘里計地料人雖逾二三十萬亦且不足而我守塚則勢分崩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七

不露堂

攻則勢重數里之間又須墻下分設馳援兵馬隨警策應今併王客令守每每猶稱單弱若擬減兵則邊墻壞已數日不能縮少是減一名必得一名以補其闕此邊兵之所以難減者二也但陝西人衛官軍道路既遠更代復頻該班番甫來而殘更番又當遣發彼處邊隘孤寒兵力有限均為朝廷地方所謂無尺寸之資不愛宜無尺寸之庸不養合無以二年為期仍以五枝分番但每枝減去五百行彼督撫填守須知減去兵數無非體恤彼中之難亦以見朝廷求

精不求多之意以後遣兵入衛務選閱戰壯軍練實好馬精利器械號勇將領到薊之後如有成功一諮論賞若果不辜怯于邊關都來將領從重處治國發衙門一體均文宣痛痒相關得實用及照上兵以漸而練一節職等受地方重寄敢不殫力揆慮而歲歲仰藉下人兵無厚賴下已但備練之事經今已十餘年而又專職憲臣協力督撫其期不可謂不久其責不可謂不嚴其任事不可謂不勤其才大賢才之選至督撫缺矣任法之張至憲臺極矣寬假之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八

不露堂

至十年極矣而尚未得效者實薊鎮無人可補無中肯綮之練也況今督撫受任未及年餘本職領鎮方數閱月深望額缺補充較練成效誠不能一極九切而及十年下可醫之疾也為今之計第一當急求精兵數為后備京師根本之地久及薊昌欠及各邊及腹要但會派民壯方今民窮時艱應命艱難若回選見役之徒則府州縣城池因餉賴于軍衛以制禦者今皆無足恃而獨恃于此自有司又用之為途迎之具牢不可破而素無厚養豈能戍邊今無道行

兩直隸河南浙江湖廣江西陝西廣東軍衛有司此
照貢丁之法而以巡檢總兵軍的州縣大小里戶
多寡選舉武職之十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相貌雄
偉力強者以上者州縣大者歲選五名州縣小
者歲選三名每縣內有五所以外者選二名五所以
內者選一名分別地里遠近起送赴京名爲貢義士
每年不拘地里遠近俱限五月中到部本部預第三
百斤爲一一個令其有負行來行一里爲合式大貢
選勇士專于力者緣武裝器械之習歲月可能一教
官明經世編 賊少保集 選練勇九 平露堂
卷之五 本之五
官之旁軍士丁勇力天賦壯人方可成皆既有大力
以爲之本再習精諸技一可當十選中送謀戎政衛
門提一營練謀勇戰將統之以七月爲始發於薊鎮
標下編伍教練兼以防邊不許分調零散擺邊做工
十二月送回京師大營隨操休息至次年七月亦如
之但丁里之是既至而撫照不可不厚各色既沐他
軍自難比例以一回夫而蒙此優養自然比之幸恆
愈當竭力報主其給糧之則每名每月家小在京倉
支是一石本身日給工食銀一錢各騎戰馬京邊支

草料軍火器械印於自工食內應練兵將官發式自
造使用各役名爲義兵不作軍數是養之既厚論之
既明則人自肯來民又不擾通一歲可得三千有
零十年可得三萬有零且天下曉健之選如得名將
教以實練真正法眼不爲虛套所誤申明嚴令必信
必行是三萬之義旅即可當十萬之邊軍以後日積
月累合天下之力以資京師以強根本蓋中國而撫
四夷無有不克者矣如處錢糧過多處辦不給見今
京軍逃亡者不知其幾當時開銷過錢糧總積在倉
官明經世編 賊少保集 選練勇九 平露堂
卷之五 本之五
國初原額三十二萬見今所缺錢糧修要一體
解足存貯倉內如此則京師之軍見在九萬各一查
之開一年之內可減二三萬見養若十三十二萬原
額之內除去見操九萬尚有十數萬請出一半所得
工食可養若下及查東南如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隸
等省各備所原額官軍十不存三而額徵倉糧足支
之外尚餘半倍倉無干內查照額數缺軍米石照數
解京不下數十萬又可養若下以三萬爲率則清查
舊糧通額便足供之何慮錢糧之不給哉夫京師有

此二萬再加額軍四萬營不減十萬之數則戰必勝守必固內順治外威最根本固而察源江億萬年靈長之社此其一助矣

上政府御覽

薊鎮關列九邊之數其虜情軍情守勢戰勢種種不同公虜西犯則占北牆子嶺馬蘭谷皆具必攻必繇者古占北則曹家寨一路在其中矣言馬蘭則松棚一路在其中矣二路從曹馬分出計其最要者五路惟石塘一路稍緩東犯臺頭燕河太平東平石門西

李則編

卷之五

平露堂

生皆當其衝而石門之東太平之西雖稍次于燕臺亦非不戒嚴之地計其最要者四路是全鎮長短十路間無所不當備矣若必欲無所不備單地計軍僅一分之衝處高須一堵五六軍更急處十餘軍其自是松馬直擊長兵守門寨城池與老弱幼小不及計也惟緊犯則守兵勢單分犯則路路可以聚攻今乃酌量緩急分別衝衝不應守者或只有瞻望之役而當備者乃聚全標之師軍門督一副二標專分西四路本職督二標專分中三路撫院一副二標專

分東三路而隨時緩急又不啻信地相機奔馳以應之連標兵援兵主客每路僅萬人耳而牆子嶺尚少援兵一枝松棚尚少勁兵二枝太平尚少協兵一枝石門亦尚少勁兵一枝山海關路險固責以自守通計還得勁兵五枝庶乎無所不御無所不密矣然議減罷者尚本營策今惟計虜若東行已深勢必難復西向聽軍門調昌鎮守邊客兵就近互移以補東方之缺而已賊如合夥或東或西專攻一二路間報調添軍馬以併力職等保為守固必收乎全國之効若東則極東西則極西路分犯而西虜勢聚於一路之內又分攻古曹牆馬松之間勢必不能萬全萬有一處疎虞不惟兵馬四分職等亦策應有限也豈能分身處處有一督撫總兵乎於此若者得一路回職集全鎮之兵堂堂哉即收奇功未可預料但恐二處俱人馬兵馬為前分職須各照地方分應勢孤力寡是所可憂始以兵馬得聚及能算數者而籌之其未人也設機于要路特以疑之師不能皆中彼可疑而退或四役山探路遲遲及牆我可調度援兵也

檣臺之上，竭力守禦。二也，卽有數百先登之賊，可以南兵仰逐出之，只恐不得遇，不慮不得勝。三也，萬一潰入，調集重兵，以車營追截，求一大戰，或可擊逐，使傷使亂，而首功難多。馬兵未可輕縱，以後相撲出奇，皆難預擬。四也，及其潰歸，沿途布諸路步卒，險職等棄車在後，各將馬兵，每將官爲一散隊，當其中堅，一二十股各棒一死，一齊砍殺，務獲奇功，以舒數年神人之憤。卽有矢石之危，盡吾致身之分，如功不滿，志候其出口，職等親帶精兵，乘懈夜出，追破其營，必復功如願。而後逐，否則決不生還，以資明時養。五也，此五者皆守戰之策，乃若分布不足一節，非職預爲已地，非議之兵少，亦非敢分咎于減兵，但爲邊方大計，欲望臺下知邊事真情真狀，免爲分沓不一之議，搖惑於胸中耳。

設備附臺軍管

沿邊修建敵臺，卽爲擺設官軍之家。當使之臨敵，不走見今敵臺修建未多，紛紛報整，有敵臺處，卽爲有軍可據，但敵臺止可安人，無處收馬，將馬散在牆下。

皇明經世編

戚少保集

卷之五

十露堂

亦非長策，其各該客兵將領，須將各擺守官軍，照各分信地，相去四五十步，卽共割一營，以爲家有敵臺去處，卽就臺爲營，敵臺內一面仍用亂石，堆砌五六尺高小牆十餘丈，如月城樣，以便安馬，無敵臺處，卽據舊臺，或渡牆臺，割一營，以爲家，城下內面亦以石壘成牆，無舊墩臺處，卽據牆上，以山險爲之。但周圍俱要壘成院牆，或以木柵圍轉，亦可遇警之時，照舊擺列信地，奮勇拒堵，至十分危急，或賊從他處潰入，卽將各軍收入臺墩之內，併力截禦，並不得以往年皇明經世編

戚少保集

卷之五

十露堂

十露堂

人見我兵在營不動又有車營在彼決不放放手擒
精我兵聚亦與戰決可驅之退走萬一不然亦收入
大車與之大決一戰定不許深入內地各該在遠將
官務要先行料理各該標兵亦要先行期討定冤王臨
時槍懷誤事

條陳尖哨事宜

一尖哨深入虜營無非欲得虜之消息而時日久近
以事情為遲速務在預偵的當馳報須先虜數日入
以後則以軍法重究其未及哨所或為虜縛亦不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六

無如今春所探本為辛愛聞各役徑入辛愛營與彼
面見即取其辭以為情實萬一耗留或因而殺之在
我安心待報在彼突然而來不可不慮也惟有多差
庶探即被執之人我無不知各役須當敬處凡遇邊
知風即便騰山傳報有失亦必有得也但暗哨之人
不許與明哨相約使各自為哨在內則多方設備如
虜在前下許恃有哨探疎于防守則萬無一失矣
一選尖哨必其慣習處情能夷言而熟識夷人者如
類戶能並之徒即無身家不得遺棄大約嚴加精選

取具連名結狀不堪者連及將官一哨夜出口必
費資物兩無對證其投漁之嘆或不能免惟事期其
濟勿問出入可也尖夜銀每路已發到百兩先以其
半買物聽軍門撫院奉鎖緊急差人出口之用其可
以從容備者不許樂用以致臨時缺乏猜遲出口者
罪坐本提一罰之積弊急則懸萬金之賞而不益
功成則自方媒孽之有各賞之意遂使搶功為罪不
止騎誘屬夷無信已也昔年把都兒誤何坊伯彥得
信百兩人報始得堵退及事寧止賞銀九兩曲突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六

十七

薪恩澤何在為今之計不可恃有此輩運緩我備亦
不可恃戎有備而遂疎此輩有備無患事權在我不
通假此添一哨番雖耳近聞撫賞銀恐未免懸空以
後屬夷報信成功一體開賞并入救功疏內其各夾
行喜羊大開差人嘆某受賞仍行各參提原常夷數
准賞不許增加一名其實物不堪將官之罪一名
路夫夜五千有奇率皆壯健倍食于軍日感通行編
伍操練該路甚少者量行增添各路分春秋兩防
防以秋班操練春班者出口明哨哨架砲秋防互

抄每防三月仍聽本鎮差官同該路軍練遇略先守
本路聽參道提調如賊圍聚沿邊追賊而來聽本鎮
調用。

議撫賞賜與扣賞

勦賊之有屬夫因得時為淹離今乃諸為耳目故
歲有賞予以示犒廉然撫賞之錢糧有限人羊之請
乞無窮部落日增歲費日廣不足幣銀不足則扣其
月糧月糧不足則繼以他措甚至正軍不足連及餘
兵除不足編及妻室計日收米計日納銀剗肉補
食則其編

卷之五 賊少保集 卷之五 不露堂

症剗骨見髓則軍不勝苦而逃斃愈繁矣推原其嘆
大端有七皆官不親撫賞委之管墩役人員彼秩微
力薄焉能彈壓隨其索求信口聽詐嘆之乍提而
左右斷伐率以為利任意侵剝供撫夾者什三充私
者什七嘆一錢糧給發每至後期萬夫叩闕悉如
星火不免賜貸出息或增價買物札賞不貲嘆三居
常有坐門之夫臨時有後賞之夫日日宴費動輒百
金不作正數獎四賊夾猶不遂意輒有反撲入該關
畏罪恣行科派甚至千金贖人以自免嘆五或因錢

糧不敷支吾無計明權而費亦以自寬日前他日吏
人持票而至信如左券數目加倍以為創整人屬吏
倒閥不問人數不員非時不論月額保濫與此關
與之被閥相侵侵七如此則場軍之方無以厭吏之
欲有增無已將何處極詰當各路將官極力擔當破
格區處先令其開舊額應賞某吏部落若干原人數
若干給賞若干今增添部落人數各若干給賞若干
應准增若干量裁若干每年定擬賞額若干本關額
於公計若干商稅等項若干如不足應採辦易價若
官明世編

卷之五 賊少保集 卷之五 不露堂

計處皆當詳定議施行候放賞之期宜諭吏人
叩官令各輪服每遇屬吏扣關即飛報本管將領親
詣地方盛陳兵威以示彈壓應賞之外不許濫用一
錢一物該道宜立循環官請督撫印鈐轉發各路每
季終將用過錢糧林過柴木賞過吏人數目并將官
臨邊時刻一併填註何損其應發銀兩每於春季以
上一年一月給發秋季五日給發預辦賞物以備倉
卒具軍人林辦柴木半歸官半歸軍免生嗟怨如有
將官不親撫賞者以怯懦不才奉究守提以下或扣

軍糧諸採辦并濫賞并夾預出賞示等弊定行拿問
照沿邊錢糧等賦重究仍於小官名下追贖所費其
有夾人作歹換人追究原係某夾先單撫賞設法追
捕捕獲仍以功論不許科家取贖自干重典此欵關
係軍機安危夾情向背爲今日邊關第一急務計處
毋忽

威少保
本之二

威少保
九

平定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謝廷禎提月參閣

萬少司馬漕河奏議

疏 萬恭

為閱分緊要隄工廣行修築以保運道疏

舊運期已迫河工空早懇乞 聖明申飭骨河諸臣

盡斯分理刻期報完以便責成以裨新運事該職等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議 卷之十一 千露堂

備查原議修築隄防自徐州以下起至宿遷縣止

百柒拾里急須料理逐一勘計內勘得徐州以下南

岸自青田淺起至關家口止北岸自呂梁城起至榜

佬陸家灣止一段原有年例舊隄南岸長一萬四千

八百四十四丈五尺北岸長六千一百七十五丈俱

里灘不堪防禦內青田淺起至陳家灣止隄長四千

七百二十四丈五尺逼近河灣應該改築遙隄其餘

隄兩崖其長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五丈俱應督築高

厚先經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題請已分三大工

見在修築其自關家口起至直河止自陸家灣起至

韓家莊止一段原於隆慶五年分五大工修築緣水

長隄南岸長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一丈九尺七寸北

岸長一萬五千一百一十二丈八尺六寸俱已築完

但去歲工完之後又彼九月初旬黃水大發刷洗準

簿各照原分界限修補已經遵行請夫見今分投修

理又勘得北岸自韓家莊起至直河止長七百丈南

岸自直河起至宿遷小河口止一段長八千四百丈

俱原無堤防今應創築遵依均分五大工其北岸直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議 卷之十一 千露堂

河以下諸湖聯絡溝道數多湖水由洩勢難堵截每

歲水發湖河通連糧船俱由南岸經行既無阻礙且

馬陵諸山綿絡環抱橫截宿遷縱使河水泛溢亦可

保無他患職等公同勘議相應應免築令將修補舊堤

并新分工程丈尺同分管司道府佐委官職名逐一

查明呈報等因俱經通行督工各該司道府查照原派

五大總分管地方仍舊分投督理原無隄者即使創

築原有而卑薄者即便加增興工修理合用人夫查

照上年取用件將應修隄工合用工費會同估勘呈

奪未報該臣又經催行勘估并各分管要工聞報以憑查閱其題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督同河道等官邱中吳自新等自清河縣至茶城勘委和觀上源下流兩岸俱應建築長隄然思有急緩則工有先後在茶城乃漕黃二水交會之處每被淤淺在邳離實地形卑下之區尤慮衝決爲患不測工安先舉宿遷以下河兩岸高茶城以西黃河上流運不經行似當緩圖日下弊繁隄工大約四段今境山至茶城北岸築隄東漕水抵黃流擬作一段分爲一工即今創築茶城以上經徐州至呂梁兩岸地形頗仰山麓接連隄可免築南岸青田淺至關家以上岸呂梁城至考樓灣擬作一段分爲三工查照改築如幫銀限完畢南岸自關家口起至直河止北岸考樓陸家灣起至韓家莊止擬作一段照舊仍分五工酌量幫補務期高厚北岸韓家莊起至直河止南岸直河起至宿遷小河口止擬作一段分爲五工分投創築臣詳閱一帶已築南北二隄除青田淺至陳家灣離河稍遠其餘俱通河身詢之原管司道諸臣皆云彼時水占無處

著俱只得於牽路起築蓋當泛濫之秋不得已而就近經今將築過者加增高厚築近者另築月隄有同隄以爲約束自月隄以爲防護毋歲修曠庶可堅久其見築及新分之工悉從從隄之制至於茶城乃漕黃交會之處黃水強則漕水退避而塞漕水強則黃水退避而通不足深慮其羊山新衝之河俱已淤平縱使開通黃水復塞不必施工今議自境山至茶城止岸築隄以束漕水使其力獨可敵黃流黃水順上則沙不倒壅已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朱衡坐奏蕭縣知縣唐文華帶領夫役常用在彼糧運米至則漕淺既至則挽舟運盡而止以上隄工自境山茶城至宿遷縣小河口除徐州呂梁兩岸近山之處免築外其見修補創築隄其六萬二千三百四十三尺三寸臣慮恐入夏天雨妨工用力遂難仍嚴行司道上緊修築俱限四月伏水未發之前報完務令堅固其保萬全人力可爲敢不盡率臣於河上舟行六百餘里嘔心二十餘日竊惟今之語治河者其說有二一防運河者則以隄必亟築至順水性者則以隄必勿築

皇明經世編

清河奏議卷之五

平露堂

臣以爲古之治河者求以去河之害縱其性而順下焉則無事矣勿築誠是也今則不惟去河之害復欲資河之利萬一縱其性之所之如昔年河決張秋東注于海則今運道悉爲平陸雖欲勿築不可得也故禦盜必資夫城守禦河必藉夫隄防但河東趨則順其性而爲之東隄不可激之使西河南徙則順其性而爲之南隄不可障之使北隄遠河則所匯者廣可使安流麗近河則所容者隘必致激搏尋常水漲隄有全功異常水災隄無勝算此河隄之大較也河道

皇明經世編

清河奏議卷之六

平露堂

民俱安募夫者雇募貧困之民捐官而不擾民工作而寓賑濟民心既樂用力尤勤大率自去除民貼安家外官復給之飯食徑夫除編餉工食外官復給之犒賞皆有重復費用若募夫則每工給官銀四分始最力而分工終計工而受直應輔給者蒲給應扣除者扣除俱不失信即可子來故白夫不如徑夫徑夫不如募夫此夫役之大較也除宿遷以南事宜科臣具題宜稍從緩誠以民力所宜稍紓大工難舉姑俟司道查勘至日另行具題外今將境山茶城以至宿遷縣修築創築二項工程河隄丈尺并司道府佐職名理合具本開坐謹題

建瓜洲閘疏

瓜洲建閘

爲議建瓜洲通江閘座以便糧運事行據淮揚海防兵備兼管河道浙江按察司副使陳耀文呈稱查勘得花園港坐落瓜洲鎮之西自江口迤北抵時家洲河岸約長陸里有餘於此建立宣閘寬達江濇漕艘便利又勘得該鎮城裏稍市去處隔河止係宣壩於此建立宣閘以通其流亦甚利便但瓜洲水陸之衝

商賈駢集批負盤剝之徒不止萬衆開庫空虛恐客船徑行生理消歇等因今該臣看得瓜洲爲運道咽喉而下江等總歲運漕儲試百萬石或必由之一向建設土壩凡江北之空船南還必掣壩以出江南之重船北運必盤壩以入運船有靠壩之虞盤剝有腳僧之費停泊江濱有風濤之患船隻輻輳有守候之苦諸臣累次建白該部累次題覆欲於花園港豬市等處建閘慎嚴啓閉俾運艘往來直達江汴委屬利便而竟格不得行者徒以本鎮壩斷之徒欲牟大利

遠國苟有利於漕儲必不利於百姓即所謂利多而害必者漕爲之也而況官民俱便俱有利而無害者乎伏乞勅下該部覆議上請容臣等被拘繫之見建久之策委官作速估計期於必成合用工費聽臣於河道銀內查發應用行令附近通州泰州如阜泰興肆州縣每宣州宣縣共建壹座正用官員前來董理並不令其派出錢糧用過河道銀兩就於下江總或百萬石漕糧內所省車壩米折銀逐年扣還則官不費而功成民不勞而事集剛壩並用江潮聯屬咽喉通利血脉貫串爲國家生靈計無便於此者也

酌議漕河合一事案疏

漕河合一

題爲酌議漕河合一事案以承萬世國計事竊照漕運河道原屬一體今承大壞極弊救急補偏竭盡心慮僥獲早運疲瘁精力殆盡回空然倉皇之秋木暇酌議漕臣言漕河臣言河靡通係貫血脉未融夫言漕而不言河是進飲食而不理脾胃者也言河而不言漕是理脾胃而不進飲食者也來年全運比之

今年多糧宜百萬石船載千餘艘而又比今年少宜
開月此誠危急遲速之機也若不早圖噬臍何及臣
請會同漕運都御史王宗沐酌議漕河合一事案條
爲肆款開具 上聞伏乞 皇上俯念國計至重速
下該部議擬悉 賜施行漕運幸甚河道幸甚緣係
酌議漕河合一事案以永萬世 國計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題請 旨

計開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議集卷之九

平露堂

一嚴遲速之令夫黃水之發也地氣使之然也與潮
信同癸月清明水數尺耳不害運肆月麥黃水數尺
耳不害運惟伍月至于秋九月爲伏秋水多者肆次
少者幾次高者丈餘餘下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
也若使每年四月以前盡數過徐州洪而別河肅以
待之令勿與怒河圖卽萬萬年不害運也顧河臣能
使河道之安而不能使河運之早能使運船之必入
關而不能使運船之早入黃河俟運船之早入黃河
則其機在各省糧儲道矣使能依期早入黃河則臣
等上下於伍百里河流中一鼓可入關也安令江南

糧儲道各督尾幫俱限四月以前尾幫盡數過徐州
洪各具一完呈親投到臣臣會同漕臣按呈而駁最
之如癸月中過洪者以上勞敘肆月過洪者以次
勞敘爲延至伍月以後者議罰因而遇水漂流者從
重議擬但論過洪之遲速不論居官之賢否如此則
糧儲諸臣必能效督運之勞而漕河諸臣得以施早
運之力此爲河亦所以爲漕也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議集卷之十

平露堂

而累得陞遷者問之則多壯運也有領運數拾年累
致降級者問之則多南運也夫南北之河道迥殊而
遲近之甄敘無別何以服領運之心哉即如各省兌
運之船有不過關河者有過關河者有過關河而又
過黃河者有江南之船則過關河又過黃河而又過
大江矣此不一分別而槩論到漕遲速之期非法
之中也臣以爲宜酌遲近之差別勞逸之等其不過
關河者限貳月到灣過關河者限三月過關而又過
黃河者限肆月其過關河過黃河而又過江者限伍
月遲舍郵史於各運到灣之日按其限期而行其駁

最巧則道里判而分數明勞逸均而人心服官軍悉勸捷速如期此爲河亦所以爲漕也

一專兌運之權舊制各省兌運屆期分差部臣監兌蓋以各總領運官多厚軍而薄民而各省有司官多厚民而薄軍故今部臣操兌運之權制軍民之便法至善也今議早運徵發則會急如星火而部臣已最之權官督之柄多發一令則大吏以爲校官多差一人則小臣以爲壓已部法令非行也其勢必求糧儲道矣糧儲道催兌單則兌兌單否則坐而待之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

上

卷之六

部臣無如之何矣兌運愆期率由於此大兌既愆期而徵開幫如期過淮過洪入關抵潯悉如期前可得哉浙江近以御史帶理兌軍官民稱便今各省宜照此例悉令糧儲道兌運而巡按御史間壹親覈之夫以本省之官兌本省之糧則民便以過洪之官兌過洪之船則軍便以所催之糧給所兌之軍催其所兌而兌其所催則官便而又臨之以巡按董之以重權于此不壹月耳則官與軍民俱便孰與部臣者有司役而軍餉易且又轉求糧儲煩難爲也此爲漕亦所

以爲河也

一順官民之情近創各省拾壹月兌軍江南山谷州縣每年十一月正屬繫溜隨流不可以舟且至會城兌軍動以千里夫以隨流之河千里之遠而責之運米赴省城以兌是覆盆水於庭壻而運萬斛之舟者也江南山水五月始發舟楫始通而始以本色米至是然歲後糞師不宿飽者也其何濟之有近者江南之民驟聞早兌踴躍歡騰隣湖江者載米縣會城屏息以待兌居山谷者裹銀走會城市米以待兌是山谷得輕齎之利商賈得貿易之利官府得全運之利皆盛世事也夫何上年各總把總官聽信奸軍撥置俾大利才勒山谷州縣之本色苛禁會省米商之市賣是困山谷以所無而苦省商以所有本官也如無米之可兌何如兌運開幫之愆期何臣以爲但責民以早兌耳不必問其米之所從來能早兌也則市買之米亦爲功如不能早兌也則土產之米亦爲罪官民相濟農本相資兌運自早過江過洪入關抵潯自

皇明經世編

漕河奏

上

卷之六

是此爲漕亦所以爲河也

看得給事中陸樹德所疏大約謂淮黃交會之所每歲淤塞亟宜濬之而築隄亦不可廢御史吳從憲所疏大約謂黃水入海之口恐有梗阻亟宜濬之而築隄似在所緩爲照我國家相傳治河之策不過濬淺以防淤塞築隄以防潰決合此之外別無策矣然濬淺有二法有濬河黃河之淺有二水交會之淺濬濬黃者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以人力勝之者也乃濬二水交會之淺則不然如黃水與閘水相會則在茶城與淮水相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之淺無歲無之良以二水互爲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水勝則衝沙而通要之人力居二三而水力居其七八此濬淺之大槩也築隄亦有二法有截水之隄有縷水之隄截隄施於閘河而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悍湍之性挾川淙之勢投之所向何堅不瑕乃欲以一隄當之此鯨之所以方命而宋人之所以耗財也乃若縷水之隄則河自宋以來由清達海找朝奇之爲運故於兩岸築隄者正不使

皇明經世編

清河奏議

主

卷一

皇明經世編

清河奏議

南

卷一

其後旁濬濬始得遂其潤下入海之性非若戰國之疆界彼此趙障之而入梁宋障之而入齊避害於國而安壑於隄亦非若宋人之畿輔濱河河趨東則排之使西趨西則排之使東及其木季倡爲同河之說乃欲以人力勝水性蓋皆拂之而非順之也昔禹之治水非任水之所之其決其疏其排其濬皆自人力治之特以順爲治故曰行所無事國家縷水長隄寔存大禹遺智故百六七十年賴藉而不變者以此要之可縷水而不可截水此築隄之大槩也查得清河之淺每歲有之應照茶城行南河分司督同管河通判帶領官夫器具遇黃水漲落之時空挑河橫導令淮水衝刷則雖遇漲而淤必趨落而通抑何妨於毋碍之利漢惟清江浦之水勢最弱而出口處所適與黃水相值比因聽諸民艚由閘往來不閉遂至沙淤而閘身卑矮水每溢過閘臣所聞外水平高閘座皆浸汪然巨浸盡成濁流益得於日擊者既有妨於運道復貽患於淮郡誠當議處至於海口訪自隆慶三年海閘之後海水倒灌低窪之地積淤難洩都史

吳從憲所謂河潦內出海潮逆流停蓄黃聚愈壅愈
溢益亦得於日擊者今勘得前水亦已消涸居民云
據人所見與二年之前迥異海中雖有沙灘離海口
二十餘里已人跡係古跡亦無積石者絡事中維
邊謂不必加工不能加工一言蔽之矣所據日下固
云無慮但洽桑變態勢難逆睹亦當預防伏乞 勅
下該部行臣督行南河分司於清河淺比照茶城每
遇伏秋水發督率管河通判委能幹管河官聚集淺
大待水將落既加挑挖以助淮水衝刷之勢仍同清
申明經世編

清河分司
本之

上

卷一百一十五

繼往費有害再照科臣陸封德又稱連年寒口之費
如恰木卓繩般運土石之類盡取給於湖河之民尤
為根本至慮已經臣等多方調停酌處二一具題務
使公與私而兩便民與河而俱安緣係日擊河患稱
乞 聖明重責成以濟河工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題

議復部臣經畧江南河道疏

復江南河臣

題為議復部臣經畧江南河道以圖早運以奠民生
大計事臣惟聖上觀昭瞻以創舉哲臣披拘攀以策
勲謀國者罪莫大於罔循罔循者謂其因訛而循舊
也故苟利社稷不法其故臣實愚慚不能任事使以
皇上任使今臣經畧漕河自張家灣歷白河踰臨
德穿閘漕接黃河迤高寶諸湖以及于瓜儀延袤二
千七百餘里悉令疏通早運無阻又奉 欽依江南
十一月開幫十二月開幫臣以為江西湖廣長江大
河十二月開幫誠是也瓜儀正月入關誠是也獨以
國家歲漕四百萬石而吳淞居其半吳淞之粟必
由鎮江京口關以出而京口關舊例仲冬固閉季春

皇明經世編
漕河分司
本之
卷一百一十五

方開是可十二月開幫者江楚之舟其由吳淞之運

季春尚阻于京口關外者不得入內者不得出理十

二月盡開幫於關盡開北河盡通江南之粟早運濟

者半不濟者半是江楚之運可先黃水米發而馳而

吳浙運者竟不可早不可早勢必與黃水宜則餉

京師者安者半危者半非完計也臣乃稽諸往牒知

鎮江從開關以來水盡南流原不通江泰始皇以册

衣徒衆鑿而通江故命曰册徒臣念彼既以徒衆鑿

而開其始今獨不能以徒衆鑿而善其終乎臣於去

皇明經世編

年八月姑委官理沿儲按察使潘允瑞督同鎮江南

知府林應雷府徒縣知縣何世學嘗試爲之乃允瑞

排論經營應雷極力督勸世學竭力大挑而京口關

遂爾冬開今據黃尚明揭報出本嗣者自元年正月

初六日至于二月初四日過軍運船者三千九百八

隻過民運船者一日一十八隻共四千二十六隻而

吳浙之糧運幾盡矣計今年盡吳浙糧運之期實二

百年萬箇京開本開之候也謹此言之執謂京口不

可冬間吳浙之運不可同江楚之舟十二月開幫成

顧事必專官而後善計必速應而後成今得江南河

道水利原設有都水司郎中一員專一其事蓋白河

有通惠河郎中漸南有北河郎中又漸南有南河郎

中又遠而南有江南郎中而總理河道者從三千七

八百里中界一水首尾據常山之蛇勢而控制焉今

此三千七八百里血脉常流而餉道不乏絕我

祖宗豈不知省官職之爲便哉誠爲少一官則少一

節孰與通血脉而通餉道者之爲得也後來肉食者

鄙遂議革去江南管河郎中或今兵備道帶管夫權

皇明經世編

阻于遙制方分于他務四十年間東之三江壅其二

矣西之運道滯其半矣彼郎中俸祿所費幾何而坐

使國計民瘼至此豈不可爲寒心哉臣以爲欲早

運宜速濟江南河道潞江南河道交連復江南部臣

令臣總督臣以爲有六利焉大部臣者將欽命而

司開濬者與通惠河南北兩河郎中其勢可達於

部及總理大臣勢豪有司就收撓之則權一而易行

一利也每遇大挑總理者馳按通惠河北河南江南

四郎中則會舉事則令齊而事豫二利也逐年開濬

但自常州白家橋抵京口三百餘里引七聖堰以而之水注使北流則不惟京口永無淺滯而太湖上流亦可分殺十分之三蘇松水患可併紓乎三利也常州以北之運河原有二閘常州三十里外有奔牛閘又二十里有呂城閘官與夫故在而蘇常等府老人與夫編銀故在直取諸宮中而用之耳不必添設四利也部臣既復二年兩挑京口閘可以冬開四季行舟則京師四季得百貨之便皆徒便商五利也郎中運河三年兩挑事甚省易以其餘力復三江之故道興蘇松之水利而除其水患既便早運又令爲民去昏墊六利也其若道二流通太湖而注之江開江渚以泊運船潯青陽以通商賈皆復部臣之後臣得便安行事者也臣不敢清聞故臣以爲復江南管河部臣便不然則皇上能以張家灣及于瓜儀二千七百里之河道早運清潯直達無不如意而獨惜遣一部臣省升斗之祿使吳淞西潯上潯一質修路因循大計不定餉道不暢商賈不常通南民昏墊臣即愚懂不能任事竊懼且愧焉代乞 皇上留神

創復諸閘以保運道疏

司復諸閘

題爲創復諸閘以保運道民生萬全事臣惟善治者安永其法於不貲謀國者當通其變於未萌比年黃河橫流運道艱阻朝臣拊髀而太息河臣逢累而奔馳淮水之南棄焉不講蓋淮南之運道盡壞矣祖宗之初制盡失矣非當事者故棄淮南也習窮於閘道力竭於黃河其不得不棄淮南者勢也臣以上年十一月浮河淮歷高寶諸湖以達于瓜儀遂覽遐思可爲流涕夫高寶諸湖周遭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里爲流渚夫高寶諸湖周遭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里餘河秋水灌湖徒恃百里長隄若障之使無疏洩是潰隄也以故祖宗之法偏置數十小閘於長隄之間又爲之令口但許深湖不許高隄故以淺船淺夫取河之溢厚湖之隄夫閘多則水易落而隄堅濟勤則湖愈深而隄厚意至深遠也比年長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即壞一閘歲月既久諸閘盡壞而長隄爲患障吳畏濟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加隄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寶爲孟城矣獨此安寧此豈不可爲寒心哉臣是以有復諸閘復淺船淺夫之議請聞

徵當欲狹微平水密則水疏去脹開之患法也
亡衝之虞平水則湖溢耶水從上透湖印即開
底住亡起開之勢高資興化諸州縣亡潰敗昏迷
之害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復者一也淮安清江浦
河六十里先臣陳瑄濬至天妃祠東其口決而注于
黃河運船出天妃口入黃河穿清河半餉耳嗣緣黃
河水漲則逆注入天妃口而清江浦多淤第制天妃
口可也議臣乃塞天妃口今淮水勿與黃水餉而費
十餘萬開新河創通濟關以止接淮河其說曰接清
皇明經世編

天妃開順出黃河既無淺阻又免挑濟船重賈直
達清河運盡黃水盛發則閉天妃開謝絕黃水彼河
雖善淤安所假道而犯及清江浦哉黃水一落又啓
天妃開以利商船新河口勿濬可也勿用可也坐省
年年淮黃交會挑濬之憂是補陳瑄之所未備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補者二也而黃河入開河爲茶城
出臨清板開七百餘里倘有七十二淺自創開新河
改流平衍地勢無復高下相懸七十淺悉爲通渠斯
萬世之利也唯茶黃交會之間運盛之時正值黃河
水落之候高下不相接則相失而相傾是以有茶城
黃家開之淺連年患之 祖宗時建有境山開今自
新河水平開沒泥淖中幾丈餘棄不復用臣於茶城
爲之西隄束水急衝而茶城不淺茶城之上爲之西
活開束水急衝而黃家開不淺然非久計也臣是以
有復境山開之議境山開上距黃家開二十里下接
茶城十里而基故在 今特於故基之上累石而爲之
工費可省七分之二夫此開成則既可以蓄黃家開
外二十里之上流又可以接茶城內十里之下流而

又按二十里之水勢衝十里之快流竟不礙行。其
苦丁大之挑漕運船之盤剝爲此。祖宗之法所當
議復者三也。是皆臣已便宣行事者也伏乞。勅下
該部題覆懇賜允行。一應工費錢糧雖非年例。臣俱
多方酌處停受不敢仰勞。聖慮請發煩難。工完之
日造冊。奏繳緣係創復諸閘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理合具題。

創設寶應月河疏

寶應月河

題爲創設寶應月河以利國計民生事。臣聞防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五

平露堂

者貴深興利者貴盡故智臣制患於微渺。仁臣導利
於未形而況今淮南運道之利害顯著其孰有大於
寶應湖者而可不痛哭亟圖之乎。夫淮井之運道全
賴於諸河淮南之運道全賴於諸湖淮之南爲寶應
湖又南爲高郵湖又南爲邵伯湖三湖者故非相通
也勢各東注故前代之運率由六合入馬溝達淮以
入於汴河邵溝在三湖之西累淺膠舟不利運先臣
陳宣渠之而於三湖下流聯東陵爲二百里以西受
七十二河之水各諸湖血脉通貫巨浸滔天運乃大

初顧三湖邵伯最小風濤之患高郵大先生臣白昂
治高郵東月河三十餘里迄今八十年矣。官民舟
楫由月河中者優平地甚利賴之寶應最大道經槐
角樓以西望上源水勢瀾漫不視畔岸東首石隄若
纖城然舟人晨候風色北風則南浮以達高郵南風
則止浮以達山陽。然天有時不可必也地有險不可
避也幸而風色按候停勻則鼓棹揚帆可保旦夕備
備之命若浮至槐角樓風勢迅暴又若中流西風大
作則數百里長風巨浪擁舟激蕩於石隄洶湧中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爛漂溺民命奔魚腹靡孑遺矣臣於去冬南巡則十
月二十五日寶應湖風濤沒千餘人今春三月二十
日則沒風濤者又八百餘人舟楫勿問也即五閘月
中而漂沒若此則一年可知也十年百年又可知也
生商幾何而坐棄寶應湖中者不可勝紀不亦傷乎
向以皇上之福運轍適有天幸不敗事萬一經寶
應犯風濤則害可勝言哉。言念國計民命至此可
爲痛哭臣不勝震懼。亟檄所司勘設寶應重隄遂即
重隄爲月河以避風濤臣愚爲九利焉。大高郵月河

其不善也。便循西老隄爲之一議。老隄多一重關。則老隄固。一遇舟楫夾河而行。則牽挽便斯善之善者也。乃遠老隄爲之弓弦。而築月河。若張弓弓與絃之間。聚民田入萬畝。費銀七十餘萬兩。成之。今八十三年中。老隄不守。八萬畝灌而爲湖。是又益一湖也。豈徒傷財。又累民膏腴。今又以二湖之勢。攻中隄。中隄斷續。亦不守矣。臣斷以爲不善。臣今循寶應老隄而爲之。東隄老隄加重。關焉有所恃而不恐。一利也。東隄成。即引水注其中。舟楫由之。是以重隄爲月河。一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河渠 五

之閒。設平水關者二。關之下爲支河。引水以入射陽湖。東注于海。取支河之上。而築月河之隄。事省而工集。八利也。或曰。東隄成爲月河。則老隄夾二水中。不固。獨不曰高郵老隄夾二水中。西當大湖。東當八萬畝。巨浸者乎。高郵中隄。又不西當八萬畝之巨浸。東挾月河者乎。月河廣不踰六丈。風濤不興。但有護老隄之力。而無嚙老隄之害。九利也。夫興九大利。而除其湖之所大害。由國計言之。皇上大智也。由民命言之。皇上至仁也。伏乞勅下該部覆議。此不過兩月數萬兩耳。其錢糧大料。臣河道一任之。不敢勞聖慮。臣亦不敢請發難。皇上留神。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五十二

徐子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李亨

陳子龍臥子 李待問存我

選輯

宋徵輿報文參閱

萬司馬三關奏議

疏

萬恭

題為急陳山西善後事宜疏

山西道簡

臣荷 皇上簡命到任之初即查山西三關邊務廢弛上馬單弱戰守無備閭里蕭條亟欲建白少效愚忠

皇明經世編

萬司馬奏議

山西道簡

平露堂

忠緣未遍歷恐涉影響先行各司道從長會議待臣親自巡歷見聞的實方敢敷陳乃於本月十四日即被虜犯與臨地方邊邑震動仰荷 皇上威德諸臣用命強虜宵退獨場復寧顧地方飭殘民不堪命冤賊未滅遼事因循若不早圖何以善後欲待司道會議親歷敷陳未免後不及事所有聞見真切事體緊急當早圖者條陳上請用施一得之恩以蓄三年之艾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早為議處及時舉行復副將以便控制臣查得山西邊務蓋一變焉嘉

嘉靖十年以前大同人邊二邊無虞東自老營西達偏關三百餘里獨設副總兵一員駐劄偏關協同一遊擊四守備秋則移駐老營防秋冬則仍回偏關防河

此初變也二十一年因大同疎防西虜入犯雁門且侵關南內地而鴈門平刑遂為山西大邊乃改副總兵為鎮守總兵駐劄寧武秋則移駐適中陽方口關度本鎮各路參遊守備等官兵防秋冬則移駐偏關防河遂東自平刑西止黃河東岸控制八百餘里此再變也嘉靖二十九年虜犯薊鎮議令總兵官正兵

皇明經世編

萬司馬奏議

山西道簡

平露堂

一枝初年開警入援四十二年又議總兵官止兵開營移駐蔚州遊兵一枝移駐廣昌又於各參守營挑選精兵三千輪委中路參將統領移駐渾源州如宣府有警則移兵所守南山所遺三關地方兵馬事務責委參將暫管提調此三變也而偏關副總兵罷不復設蓋以鎮守居中東控鴈門西制偏關一帥足矣今鎮守防秋聽援乃駐蔚州竟以山西八百里邊防付之參將等官職級相均不相統一法令不行而山西邊事始難言矣臣愚以為偏鎮重大山西總兵虧

州駐劄萬不可已。既趨蔚州。又防寧武。又駐偏關。奔走道途。動以千里。不惟有東馳西逐之苦。且有顧此失彼之虞。臣查各邊俱有總兵。又有副總兵。一員爲之協守。今莫若復議協守副總兵一員。添設奇兵一枝。專駐老營堡。聽臣及總兵官節制。而各參遊等官。悉聽副總兵官節制。每遇秋防。總兵入援之時。副總兵即東聯鴈門。寧武。西聯偏關。各路將領防秋。勢相維繫。事權歸一。總兵既得專意東援。副總兵又可專心於西備。一便也。如東路無警。止是本鎮秋冬兩防。皇明經世編

責任頒給。令其欽遵行事。

一請旗牌。以便提督臣查得內地浙江保定巡撫都御史俱奉有欽降旗牌。得以便宜行事。惟山西巡撫獨無。蓋以先年總督駐劄朔州。密邇三關。又有總兵官駐劄寧武。各有令字旗牌。每遇隔陣。得便監督。是以官軍畏威用命。功收保障。邇年。漸鎮虜犯之後。每及秋防。總督遠駐懷來。總兵聞警馳援。一遇山西聲息。傳報往返。動經月餘。比及請發旗牌。以令諸路地方。已被殘傷。虜賊亦已退還。即如今冬臣於未任之皇明經世編

句地矣

一選兵餉以便專責臣惟文臣識民情上帶八九識軍機者百無一二查得山西三關設有晉嚴寧武屬平兵備三員督率將領整飭兵馬監督修守提調邊關稽察奸弊預備糧儲等項皆軍機也而司鳳兵備分轄西路老營一帶外與強虜爲鄰尤爲艱大寧武次之雁平又次之往年防秋因兵備不得其人議添布按二司方面官三員協同三兵備分任其責嘉靖四十三年議罷二司防秋官蓋以兵備原有專責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山西通志

下北平堂

使別官參理彈射不便殊爲至計但以八百餘里之邊務責之二兵備整飭自非荷敏機變諳練軍旅之才不能負荷即如今歲虜犯二次皆山老營堡退出人係隸哥嵐兵備副使張循分轄地方本官才力綿薄皮務未諳束手無措已該前撫按論勘地方人才兩引就懼竟何益哉夫責任既專則簡擇宜慎臣以爲三關兵備萬萬不可不重其選也伏乞坊下吏部將以後三關兵備員缺務要精選前練兵務才望素優不拘何等資格年限但求其是任者授以前職如歷

有戶校驍撫按踰薦查照進行事制加陞授交使奏政等職仍令久任既有邊方巡撫員缺即與推補如或不職聽撫按指實奏降斥另選克任大閱歷久則邊務愈諳期待優則報禮愈重邊疆其大利也

議處彙類三衛事宜

歸史三編

一三衛原係通貢屬夷口祖宗以來二百年捍禦之功不可謂無矣但近來結姻其虜陽顯陰逆庚戌以後勾引入犯者已數次矣背逆天道罪不容誅緣係狼子野心姑且聽察合無請降勅諭一道遣官前往督撫衙門傳示三衛酋長會集喜峰口外宣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山西通志

下北平堂

朝廷恩威及諭以二百年捍禦功勞豈可一日遽棄其勾引首惡仍令其自行鄉縛送至軍門聽候明旨處分爲奴之術似不出此若從別處恐一隅之禍又生一虜患也前鎮銅床之災無寧日矣

一三衛之不服順內於補鎮之單騎備鎮之單騎由於兵糧之不足近年奉有嚴旨起期選練但見在日見逃亡新招無人應募以故本鎮兵額缺少數多蓋因月狼不繼利差太繁加之撫夷之費客兵之擾身家

傾蕩衣食盡無何惟子逃亡之日甚應募之無人也
合無念本鎮係近京重地敵壞已極大破常格奏請
多發銀兩遇有前項糧夷供應等費俱許動支官銀
一毫不得科派月糧成本或折每月不得過五及防
秋擺邊給以犒賞他鎮不得援以為例務使軍士得
以聊生則兵額可以克實訓練可以如意薊鎮之元
氣自勝而三衛之逆心自銷矣

條陳三關通變等疏 三關極宜

臣聞鼓不調之瑟者必有改絃之術板極弊之政者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七

七

宜求更化之方臣親歷三關周悉薄慮山巔水澗靡
不攀緣黃口蒼顏靡不咨訪深入窰窖崇陟敬臺窮
極始源考核故實臣竊有遠憂焉何者夫三關三
萬之兵當俺酋十萬之虜是衆寡異形也兵故不習
而脆虜故射獵而驍是強弱異勢也我以三萬之兵
散守八百里之外賊以十萬之衆合馳數十里之中
是卒散異用也賊之數五倍於我我多安卒正利恃
守賊之馬二十倍於我賊盡騎士殊利騰馳是攻守
異施也且軍馬之原額如舊而盈虛之故不可窮糧

芻之原額如舊而克其之故莫可問議者乃不務改
絃而反務膠柱不事更化而友事循途臣誠莫知所
終竟矣除臣得一切便宜從事者一一修舉不敢煩
聖聽外謹將邊權改弊之理更化善治之方條
爲十項目牒上陳伏乞勅下該部詳臣所奏果於邊
防有裨早爲覆請俯賜施行

內閣直七十八

非謂各軍其軍各士其士已也將以聯絡常山猿以
共成屏翰之功者也而分有信地姑以便責成云耳

聖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八

今滿變矣乃楚耶不欲爲趙肥越耶不欲肥秦甚之
賊犯東秦將而西秦將束手旁觀賊攻非守備而南
守備按兵坐視究之則日各有信地循此安窮合無
乞勅兵部再加議擬通徵九邊爲之約日自今除零
賊本鎮自行剿退外若果桀虜糾衆大舉消息鄰兵
不待調遣如犯大同則宣府以親士應於左山西以
遊兵應於右陽鎮則否賊犯山西則大同之輕騎出
風平屯應朔延綏之輕騎渡黃河趨三關陽鎮則否
賊犯延綏則山西之長兵東而至陝西寧夏之接兵

南而至臨鎮則否賊犯寧夏固原甘肅等以諸郡二鎮應之臨鎮則否有本鎮賊犯一寨守信地則東寨守以馬軍援於左西寨守以馬軍馳於右兵仍守信地勿得輕動臨信地者則否賊退悉聽本鎮巡按覈實上聞如本鎮本寨守有功則左右鎮左右寨守與其資本鎮本寨守有罪則左右鎮左右寨守與其罪如此則常山之勢固屏翰之功成矣不然則異觀類者反能聯絡而來大一統者又不能聯絡而應此所爲咎也

皇明經世編

萬司馬奏議

九

平露堂

二日議收放查得三關實在兵馬比之原額未嘗加多而歲派錢糧會在減削支放宜乎有餘乃今司錢較者每稱不足其故何也臣以爲泥法之故也即以臣任後考之如去年八月秋成銀一兩可招商得銀二石竟不招商延至十月止得一石八十始乃議報臣詰之則曰待十月時估定耳繼因寇至延及今年二月則米價止一石四斗矣欲照原估則病民不照原估則病商坐派州縣百姓驚散遂不敢市買而銀故在此救時泥法之弊也及放月糧或本色或折色

皇明經世編

萬司馬奏議

十

平露堂

或本折兼支俱議或法米賤本色則不便於軍米貴而放折色亦不便於軍此放時泥法之弊也臣欲自今年秋成預於六月借支不拘何項官銀分發三兵備道多委賢能官員分投招商不必十月定估但每月內實賤即買價貴即止以去年之事觀之每兩多得料四斗銀十萬兩可多得糧四萬石矣承委官逐月登簿一送臣一送巡按一送兵備以憑稽查借過錢糧候京運民運至日照數還官又於放糧之日糧賤盡放折色糧貴盡放本色折色悉照時估軍士自買又得足數好糧如去秋每糧一石止折時估銀五錢即可支存一錢糧十萬石可支存銀一萬兩矣承委官亦逐月登簿如前法稽查此兩者樽節之大計也今之議樽節者減削而已矣何可長久然議法貴盡立法貴寬若照時估招商給軍每石仍加腳價銀二分使商來軍悅價必愈下是少捐而多獲也諸臣會計豈慮不及此但法網太密人人避嫌今日之事便於身不便於官則懷臂而趨之便於官不便於身則奉旨而避之何者法使之然也去此窳紆方得

上策伏乞勅下該部再加酌議以後凡應發本鎮京運主客銀兩亦如數早發前來容臣督令兵備官會同管糧工事看定舉行動軍無關領租惡之憂民無逼抑買糧之苦官無消耗之虞且有節省之便

三曰議修築恭得山西三關避牆墩臺每年俱屬軍莊修築顧軍莊之工力有限而墩牆之廢壞無時年廢年修殊不暇給欲奉討京運則內帑不敷欲徵求有司則庫藏空乏欲加派小民則逃亡相繼臣查得軍犯該徒罪者在江北則煎鹽炒鐵在江南則擺站皇明經世編 萬司馬奏議 開卷十一 平露堂 卷之十一 扭船原無定役今查山西北徒之人有力稍有力量者依律納贖無力者軍發缺人墩臺驟有民發衝要驛遞擺站每年令各衙門勒以千百計訪得前項徒犯到驛畧無應幹事務乃被官吏防夫人等百計凌虐或鬻賣妻子買求寬閑或扭禁罔罔坐以待斃竟何益哉伏乞勅下該部俯念三關墩臺廢弛之極軍士修築之艱特將本省撫按司道府州縣有行犯該徒罪人犯除有力稍有力量照依納贖罪銀解京倘贖銀具無力者免發邊遠比前煎鹽炒鐵擺站扭船事

例克爲塙夫墩夫解發該兵備道查發傾廢墩牆應糾修築詔徒年限每日止修墩牆或壕塹二十爲一工定發以百里爲率三百里者減去一工三百里減去二工以次遞減如有能併工完報者止以工限爲准不以年限爲則即與釋放如此則軍莊得協濟之助墩牆有可繼之功因徒無苦來之累

四曰議防宋臣觀三關之麗邊者蓋有幾宜焉其患在於邊長而人寡洵之則率十墩口而置一人矣而之力得買致此十墩口而置一人矣而之又分信地勿得輕動大以一人而守十墩使盡精銳盡休息猶不足恃也而況以一卒之力當四月之勞賊之來也又無定期是賊以卒攻我以散守既以一日之力攻我一百日之力守其不格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今遵奉欽依沿邊悉爲墩院之制墩騎牆而或倚牆下而爲之院墩約高出牆尺餘院可容著人畜軍莊上邊者無警則截止修築輸流曉望以節其力有警則登墩守墩併力拒攻以憑其衝務使賊以合攻我以合守賊併一日之力而攻我併一日之力而守衛處則墩院宜密軍莊宜多緩處則墩院宜

陳軍駐宜少一經定議遂爲定姑守墩即所以守則修墩即所以修城修時亦守守時亦修是或罷避之深意防守之便圖也

五日議勾克臣查得山西三關營伍空虚逃亡相繼清勾之文若流水而解補之數如晨星其故何哉蓋山戶丁生長內地畏避邊方每聞起解如赴市曹關戶橫名累疊費累及長解產破人口甚有長解已灰而本軍生還者有長解未到而本軍先回者即令若伍寒苦無聊銳氣殆盡原籍不勝煩擾軍伍日見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下海堂

凋零清勾之害至此極矣合無以後軍伍清勾不必起解軍人但移文兩京各省清軍官員止追未裝銀每年若干在本鎮每三年一勾在兩京各省每三年一解俱赴山西布政司交納就發各處召募土著好漢頂名食糧隨缺隨補夫邊人之視戶丁無聊者孰爲猜強解銀之視累次長解者孰爲安便速逃之視土著爲家者孰爲長久清勾之計無便此者矣臣又查得克軍人犯全無實用徒耗月糧前此每欲議贖而竟不可行者以議法之未精也臣愚以爲自今克

發者除不欽伏及律應克軍及免或克軍者俱照舊發遣無容別議外其餘難犯引例克軍若情輕者宜分別附近邊衛極邊永遠終身等第俱編定衛分議審有力稍有力大率成罪之下從罪之上應該納贖附近若干遞衛極邊若干永遠終身各若干各等內又分有力若干稍有力若干通行兩京十三省各照原定衛分追解山西布政司收貯以爲募兵養兵之需則是以有罪之食養有用之軍若累行編終坐耗邊糧不若不編發之爲愈也惟無力者照舊編發耳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兩江

上諭

矣

六日議接濟查得三關戰馬消耗強半先該臣減議量補馬四千九百餘匹冒昧上請伏蒙皇上准發太僕寺馬價銀一萬兩前來隨即買馬二千匹仍少馬二千九百餘匹若照原額尚少馬一萬四千餘匹各營之請討不已而馬價之支費已窮偶聞舊套查自嘉靖三十一年兵部爲預處馬匹以資兌用事題

奉欽依開納事例內一款軍職犯該處方立功者許
納銀並馬贖罪免發立功千戶軍職納銀一百兩
該納馬四匹指揮納銀一百四十兩該納馬六匹都
指揮以上納銀二百兩該納馬九匹若已發配曾經
立功一年至四年者各照年限官職品級遞減納銀
納馬係邊鎮者就於巡撫衙門告納完日咨部查考
馬匹給軍騎操銀兩收貯聽候買馬兩京并各省有
犯立功未經發配者其告原問衙門或各該巡撫巡
按查照招中一體上納還報仍候立功年限滿日方
奏明新世編

此各該布政司直隸府州土納免其考選各准候缺
照例納銀納馬日期按次奏補隨行據山西布政司
揭稱先年有此事例至四十年十一月終止限滿未
蒙再展以致無人士納今照公私賈乏智慮俱困相
應過萬伏望皇上軫念山西三關嚴廢之餘馬匹
急缺數多銀少不敷買補勒下兵部准為通請客臣
轉督山西布政司照例出示召納不計上銀止從本
色以補各營急缺馬匹待補數完足容臣題請停止
十日張招回照得頻年止虜深入內地搶去人口在
彼任牧客懷故土之恩祇被虜羈不能展脫或投歸
而墩軍不肯引送或入境而殘軍擅殺冒功或報私
怨而阻其歸心或假公法而絕其生路本以我之腹
心反增賊之耳目在此者法益以重在彼者情益以
疑臣歷老營日所親觀宣布聖皇威德能倪泣下
沾衣事關邊情所宜亟處查得先為覈功實吏實格
以棄退軍獎源以開奔民歸路事准兵部咨該總督
侍郎翁萬達題請本部議覆欽依事例各邊邊中
逃回人口墩軍引報該管官轉送鎮巡官處審其鄉

臣來歷頗歸者免其差役倍加有恤不以言者收作
通串給與月糧帶來馬匹衣物盡數給與雖有舊恩
悉置勿論每歲終總計總兵官招上七百人以上參
將至四百人以上守備把總備禦官至三百人以上
各議望一級不及數者照常給賞又該下部吏定賞
格果是大邊外招徠精壯男子一名賞銀三兩遞
加至十五兩而止初男嬭女賞銀一兩遞加至十兩
而止如止足邊墩引進精壯男子一名賞銀二兩遞
加至十兩而止初男嬭女賞銀一兩遞加至五兩而
止誠為激勵將領廣布招徠無非重民命泄虜謀之
至意然此止及將官招回之賞格而已未及所招回
之人作何項餘用伏乞勅下兵部擬議行令沿邊大
小將領多方招徠如能有密切計成虜商來歸者作
何賞格能計成虜中謀士及引誘來歸離賊腹心者
併作何賞格能計串垂覺虜人明我之耳目作何賞
格其餘悉照前例施行臣非敢妄言也緣臣出老營
遠瞻官軍甚恐日累山有伏虜甚溝有伏虜臣恐此
之以謂虜遠而耳目又明我近而耳目又暗何也則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臣

奏

應臣曰此彼虜懼謀不得歸者所為也事勢至此可
不痛哉為今之計亦反而用之而已亦多方得彼之
腹心耳日而已矣惜之哨探過於差遣夜不收遠其
不然則絕之蓋嚴捕之蓋急是為賊耳目增聰明腹
心增智慮也

為查議修復久廢邊防大計以永保萬世治安
疏 修復邊防

臣以暮春巡歷孟夏方還東自非德西達河曲馳逐
千里遶回四旬隨臣先後行者副總兵孫興蔡政陳
全之等與之涉應朔之川歷偏老之險訪紫塞之阨
塞循黃河之津詳窮邊事利病之源究邊防沿革之
故隨據諸臣會呈估議各條內到臣臣反覆細閱以
為三關邊事其始也起於因循而其終也放於潰裂
壁之被焚者尚可施徙薪之策拯溺者猶及救投朽
之謀謹以諸臣所議始之所由善中之所由壞終之
所由修復者為 皇上陳之天山西河遶東自老牛
灣以及河曲與會處上隔一本自嘉靖初年以前皆
聯兵據堵而守本合則集冰計則散不聞有引水之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臣

奏

議也乃自嘉靖十一年總兵官王繼祖以不忠之
謀爲苟且之計以爲自老牛灣至於險崖河悉不凍
築牆而防自險塞至於陰灣河緩始水廢牆以守而
打水之議起矣迄今二十餘年因循不變夫天有恒
風地有恒凍若南風時發非氣嚴凝隨打隨結愈壅
愈堅何者以人力與天爭時與地爭險其不勝宜也
且又有害焉以數千有用之兵作一冬無益之舉核
餉空費防守無裨一害也驅我戎卒置之堅水甚則
墮河隕生輕亦日凍落指下殘民命上千天和二害
也整水未幾水即隨合虜亦隨至是以有盡之命左
禦井背之虞謀其將能乎一登東崖無牆可拒任其
縱橫三害也今如諸臣議則自險崖連陰灣每年河
凍爲極倒除濟道溝起止羊道坡四里石山陡險不
必議修應修築者二十餘里又自陰灣起止石門隘
口河多不凍爲次衝應修築者亦二十餘里即今該
用軍壯三千餘名工食物料銀五千餘兩計二月可
完極衝以漸及於次衝塼約高二丈女牆五尺每七
百步築驕塼冲天墩一座分官管哨其地甚勞工作

即興謀慮已悉夫守牆則逸而永亨成功打水則勞
而不觀實效守牆則聯士卒而守之生打水則驅士
卒而置之死守牆則我常可恃以待虜之來打水則
我常不可恃以過虜之至况鈴之虜患以冬春今之
虜患以夏秋臣親見四月河流僅及馬腹間之則寧
夏近知引河灌漑水勢漫流循套漂迴遂致淺灘今
套虜踰河入寇如履平陸夏秋散槍無日無之尚可
不恃而恃水也哉此修牆與打水之利害較然著也
臣所謂修復河防之大計也山西內遷東自平朔西
及老營五百餘里而平朔至大同平虜衛四百餘里
先年虜嘗犯東路矣故老皆謂紫判關堵回之餘缺
然竟不得利自是不復犯矣不復從平虜以東入矣
彼非畏東路也蓋平虜以東爲威遠爲右衛爲左衛
爲五堡爲大同氣勢聯絡而俺酋又爲迂道惟自平
虜而西至於老營四顧荒漠百里蕭條嚴堡爲墟行
人絕跡連年累人即涉空虛虜無遺矢廢鐵之虞我
受切膚剗心之禍朔州乃河一帶絕無人烟大同勢
孤不能遠顧非徒大寇連年克城即今零騎逐日縱

橫使該州之民含盡成丘城而該衛之屯糧悉委草界一害也乃河諸堡廩廩則雁門關之道路遠寒陽方口之門戶大開老營堡之糧草不通野豬溝之邊患日迫藩籬不禁堂男莫支一害也先年山西虜報得自大同乃今平虜以西烽火遠絕蓋先年山大同左右衛及威遠威遠及平虜平虜及乃河乃河及老營頃刻可到防禦易施即今烽火不能自東營西必自北營遶道或山西差人自陽和軍門得之塘馬傳報報未平而虜先至矣所謂借聽於人而又逆路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有智者計將安施

一害也今如諸臣議則先年山西大同協守邊牆舊議守制難行惟自老營東二十里

爲賈家坨坨又東二十里爲乃河又東二十里爲顧家店又東二十里爲平虜衛廩悉在急宜修舉每

堡可屯軍五百人每五里爲一墩聯絡聲氣疏通商賈屯軍不必另招即以山西衛禦大同班軍五千七

百數內輪班分撥一千五百人每堡各按五百以大同之班軍守大同之邊陲日乃河荒地約五千餘頃

極爲膏腴俱屬朔州衛屯田併新增灘酒地畝牛糞

等糧及役馱王府鵝鴨食地即今鞠爲茂草宜令各軍屯種糧入該衛兵屬老營遊擊或副將領之即入三千數內無事則按堡而守有事則合營而戰如班軍脆弱不堪戰守查照大同折糧事例每名五兩客臣扣留自四十四年爲始修復乃河亦乞速行會勘前項荒蕪屯田牛糞等糧鵝鴨等地併籽粒作何徵派也即作何分給班軍作何收撥月糧作何扣除從長計議會奏取旨一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三

華亭

徐子遠開公 宋徵堂尚本

陳子龍臥子

唐昌世興公

選輯

卽學黃 坦參閱

徐中丞軍務集錄

疏

徐澤民

請設大城恭將疏

將設恭將

議得海防之策惟在設備周密將領得人南澳地屬

廣東原設水寨移入柘林又以兵變廢置遂致海寇

皇明經世編

卷中

卷中

縱橫生民恭方臣等奏查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

十五日准江廣紀功監察御史段頤題為條陳

省並後事宜等事隨該兵部覆議內開南澳實廣東

衝要之地原設把總駐劄不知何年潛移柘林東

於賊委為大策合行移咨兩廣總鎮官將大金門把

總仍舊設駐有澳督率官軍修補戰船專備海寇等

因題奉欽依在案事在隔省未知曾否遵行然明命

見在昭然可考近該鎮守福建總兵官戚繼光奉勅

兼管惠潮亦為直轄地方利害條陳戡定事宜等事

議欲南澳東西二路廣東福建各設兵船一技選委

把總一員統領仍設水路參將一員駐劄大城所統

督防禦誠為防海要策本官已經條疏具題見該兵

部議覆上請臣等恭候 明旨欽遵施行

告

與核院王又池議將書

南路昌勅

秋汛事勢大約預卜不過如此但近得南路所報廣

中消息曾賊已乘而襲劫廣中閩東復撥舟潮之河

渡門切近林賊巢穴雖聲言要攻林賊然賊計頗狡

皇明經世編

卷中

卷中

兩虎自鬪彼必不落且其縱使是其則必無俱生之

勢當有伺隙而流突者又況假追之謀尤不可不遇

為之防也大抵兩賊若合則船聚黨多此方亦不得

不集船聚兵以伐謀昨擬立將伯清為副將照叅遊

體統總統五寨兵船專為南路防勦之計又慮烽火

為閩中上務小堤為省城門戶議留烽火一寨兵船

益以商漁船隻為守而南路則行海道照依會題事

例亦集商漁船隻以助官船之勢其間發兵發器發

火藥并支糧各項一一訓導事宜生已一一行行不

妙略，幸備念同舟之誼，不吝見教，以啓願愚，生謹當一一遵奉也。兵防之計，實在神速，間有行令司道郡邑將領一而便宜，二而照例，通旨兩院者，想臺下自能爲地方體諒也。蔣伯清台人海上老將，舊日譚二華公會薦其績，戈立馬有萬夫不當之勇。此次建寧二都司缺，必其人矣。今以副將名目，令以參遊都司體統總領南防，庶爲相應。不知臺下以爲何如。

與巡海道副使張鳳來密柬

督登舟師

齊魯分師

皇明新刊

$\frac{7}{8}$

$$\frac{1}{\sqrt{2}} \begin{pmatrix} 1 & 1 \\ 1 & -1 \end{pmatrix}$$

初二日於曉得蔣伯清報午時得王參將報一鼓得
張遊擊自泉州發來報俱言賊犯深澳之事皆大驚
也未得其細據王將先日之報尚言念五日賊出器
至蓮澳江云其勢稍向下何爲至念六日卽北向我
境也賊之敢於犯境其謀必周我兵猝然接之恐未
必全勝阿沓村之如此昨見王將之報意亦似之茲
則兵法避銳擊惰之策不可不知也不知彼二將者
知此意否今初三日午得貴道念七日公文尚來言
及此事想駐漳州備遣玄鍾事尚未聞也漳州所遣

白明經世編

本
 書
 著
 者

॥१॥

1. 1. 1.

百子銃火筒烏銃火藥鏢鎗火炮之類不知果足用否類多多辦料多多召匠日夜催造仍多委能幹有司佐貳繕職等官督之以濟急用此事不可全靠府官今該府掌印者既非庠北海防者又非鄧北惟貴道可以媲美於周須不厭瑣細一一親任其勞此本院任司道所身體而力行者豈必如此而後可以濟事必如此而後可以盡人臣之職必如此而後可以副士民之望也將來督撫司馬出將人如是業在此非收謬也廣賊窺伺已久我閩所以盡界自守不行加兵止爲廣中自分彼此始而凌辱賊將周道於遇境追賊之日繼則裁革南澳參將於未經會題之憾終則兩廣吳軍門廣東李軍門又爲分界自保不許越境以驚撫賊之咨是以致令閩中兩年坐費糧餉悶悶株守其實本院與貴道及諸將士之心實不樂於中守之費也今彼賊既犯境方鋁之氣勢難遽騰勦逐之師義不中止今行監軍道催前日船星夜南下計連日北風正發今回漳地矣小程船二日亦即出洋又新調海口大壘船八民船三十隻并新募

三千亦行李總鎮初三日由鎮東督發出洋南下計
月半前後亦可到滬矣但兵多船多費用必多取辦
必廣該道其悉心預圖之此係人舉必期滅賊而後
已者也今之苟而與前不同幸勿惜小費勿拘文法
一面施行一面詳報可也

上京中諸大老書 報捷

廣寇乘風突犯閩境前已具疏上聞此寇縱橫廣海
已歷數年週回被地傷殘無可掠食故為越境之謀
整船具器其鋒甚銳幸雨閩中水陸有備可恃無恐
申明經世編

故水中之賊雖未能盡取全功然擷其初至之鋒也
戰竟日且沉毀其巨艦有六乃此寇在海數年未見
之事是以持疑數日竟爾宵遁及復回廣之拓休悉
眾皆降又循生預布官兵在彼設伏擄戰二獲克捷
焚其八船溺死千數功雖纖小然亦足以夸其鳴張
之氣而僥其入滅之魄矣此皆仰賴皇威覃布廟議
遐宣是以文武將士莫不用命本當照例分別功罪
具題第寇難出境然首兇未除餘黨尚有且疆域毗
連未敢撤備生見在漳郡尚有閩閩但恐廣海無禦

軍後揚帆遠去則棧井在此是以姑俟勢定通套功
罪另行論叙先此具報以慰朝堂南顧之念

與閩中諸紳留餉書 留餉

生因會寇突境移師清漳三戰之捷彼遂敗遁先以
疏聞計撤台聽矣第此賊狡悍向吾徵備且將復至
是則防守之間齎餉調兵我處其勞而彼得其逸無
寧日矣故一得之處以為必剪滅方獲靖論是以簡
擇將領蒐具兵船以為追勦之計此誠不容已之圖
然庶幾一勞永逸暫費永寧亦昔人已行之成策也
申明經世編

相幫餉一端最為吃緊其舊有成額者姑遵辦完錄
門下素悉不敢贅矣適方在用兵別圖處辦而近使
入省計諸司錢糧雖向所應留者聚行點餉是在此
以減賊為計方賴積貯以給兵而在彼以使職為重
務在多取以輸邊地方非所論矣第枵腹向敵萬無
斯可而寇不盡滅恐將來所需錢糧有不止於今日
者亦可慮也故不得已爰與諸司裁酌俾將折料四
萬之數權支三萬以濟目前但數係解額既不敢不
以上聞又幸獨在綜理之下實喜有所仰賴者伏望

事情數悉得與復議九從所請俾得借此以冀成功
不但其得効尺寸則道罪戾而開廣南地後保校寧
其感荷鴻恩誠無量矣且今兵已盡遣僅期之三月
萬一事本部完餉饋無繼不惟失士心并棄前績而
急死肥田之呼者足又不可不深慮也

與郭總兵書

海上之事關中聚船製器竭兵儲餉不遺餘力矣日
來連獲克捷使數年點賊淹沒殆盡此雖閣下血戰
之勞然駭撫民之衆張犄角之勢使其仇賊不敢望
自明經世編
洋西策者全賴明公威稜遠震功出閣下萬萬矣其
感欽感日不殘寇之船數雖不多然窮戰赴國勢在
拚命而閣下兵將連經大陣傷損亦多生計其氣勢
難再獨舉是以備令泊河間澳俟鎮道再加整擱器
具晏舞人心日名雖賊船復上全門生亦令我兵謹
日收保勿輕與戰惟欲養鋒蓄銳以俟廣省南領之
照單集約會既定則貴鎮進其西李鎮進其東使彼
賊腹背受敵首尾衝擊一鼓而擒之則蕩平立見
而明命可復矣此今日至當不易之策舍此非佞倖

以日遲則觀望以避責矣不知高明以爲何如聞廣
船十一月初九日已發東莞今司已一月矣雖風潮
稍澹然西南順風時亦有之以此時亦可到幸惟協
意悉力共收偉績切勿執前詞後說後功也即今李
督已移詔安親督舟師海道亦宜自北棧官就近計
議行之甚便生無異同亦無遜制也

與巡海道副使張鳳來審東

差使將行適前差者將英自月港王得貴追揭報乃
知彼中見在戰船之數及委官造船募兵緣山仰雖
皇明經世編
本集而此心稍慰矣大抵從古來無不滅之賊亦無
不以爲之事勢至此則賊有可滅之機而事有可爲
之端矣但要人策其志而勿墮奮其氣而勿惰斯治
船治器選將選兵種種有條何憂其不可集事哉今
月港見在戰船三十八隻又王宗瀛新駕南來者九
隻月四十七隻矣北之總鎮原議之數止少八隻耳
前調番船有尚在月港者不拘幾隻切不可發回蓋
前次調之其難寧可再與之工食有損傷則爲之修
平可也二十隻中要取八隻湊用不虧矣平買鹽船

之軍向未聞之竊村此策亦有阻拒益益法之事原
不爲軍習恐人未必有共濟之意也爲今之計匪陸
軍固宜戒水則保令船及陸則堅壁清野嚴禁接
濟未可修營募兵選將治器皆則長其要害俟其來
犯一戰而後之勿使片甲得以歸毋勿聽各將散
退回船雲岫數級之說水則哨具登陸則少可乘相
機而縱焚之亦勿坐視其或往或來任其所便此數
說者皆今日前可使出境之計諒貴道之所能自
得毋俟借之喋喋也至一解各巨縣添募水兵照總
明

鎮之原議船如自量而行之則僕固已簡自通行既
嚴備矣漳州所屬五縣兵吏皆貴道如譚立當史
比在土府者易濟用也次則興泉先造四隻近報工
完已八九分新造一隻想亦易辦興泉往素能捕賊
任事者此亦可資濟用也福寧州所造將已而視分
守星亦云有五六分矣惟在者方隻木院及船
軍兵皆道日役立催俱有司望惟莆田仙遊福清
三隻恐尚遲耳然亦館之具擬若再少遲當亦如建
安甲恭商汝鳴司行矣黃中縣兵自向頭發來者八

一隻足資番原造福船尚餘一二隻後又添造成
七隻計十隻其六十隻則王監生所募烏尾橫江
等船大小不等即東莞番禺等縣官所抽調亦非王
生所自出也前總領部下人所言未真也所上俞虛
江已到所造亦將有次第募兵之事果自認其力云
必得單用者且看其人意氣亦可共事前日禁止募
兵之說今當勿拘舊議矣前此幹會勸之事往各
省自營今彼省來開造船矣來開募兵矣又遣將遣
官督資入開治船治器刻期舉事未有如此之便者
中則任開端

矣此而若不集其募兵則其所造之船爲無用船既
無用則會同之舉其何以行之哉是以今亦允其募
兵並再濟會同之圖也查該省原造八十隻之數今
亦有四十隻將完條方有四五分工其將完者候
募兵完即可用以擊賊矣但不知賊勢果否強弱
如何如具易滅則趁其先完之數速令募兵否則亦
速建廠修船兵與之會同舉行如其賊勢尚悍則須
更以候之待其八十隻俱完則閩中巨艦快船色色
俱全解力大舉河咸戰之功如探囊矣事勢或難或

易應緩急須再從實審報但修船募兵委將選丁則須急意圖之不可時刻怠也

與兩廣總督廣東軍門書

會抄

節有啓事訂徽鈞覽矣聞中水陸大兵日前越境追勦本月完集但其以數年蓄養之銳搜行寇犯之鋒其不容緩勢不能待是以東鏡獨進幸爾連獲克捷皆仗德威照臨所致聊以慰門下注念赤子之風來耳今第恐指死求生勞雖尚勤然所傷賊匪人者陣亡四五百餘皆無足畏者一鼓蕩平正今日之機

會明會同編

會明會同編

上

會也但聞中兵將轉戰疲勞本可驟進口夜密圍以圖再舉今亦稍有次第又幸臺下遣俞將已臨三山治有選徒亦頗原有端緒計兩省集事之則真若有符合者此又一人機會也因思前此別省官會勦者或限於地里之相懸或格於意見之未孚或阻於文移之往返今幸公義氣孚合不落俗見運將委官遠涉重事則兩地之重如日一家可以言與會勦矣見可地方者生何敢復以人已分哉

與京中諸公書

轉販

廣寇曾一本以二百餘艘橫行廣海五六年矣先是其船有增無減其衆有聚無散大冬一來犯閩隨即

遁去閩中會議遣將追勦乃以參將張元勳提人兵扼之於陸路有擒斬回不待言至於水將伯詰事傳以大小官兵船二百艘當之三戰而焚獲賊船自餘斬溺賊衆萬數此皆閩兵閩將獨力任之並未嘗假片帆粒粟於人也不知其事爲難乎易乎抑不知爲功乎罪乎想朝堂懸照當自有定論矣今會同止遣大烏尾十三艘中烏尾六艘其餘二十餘艘則

會明會同編

會明會同編

上

皆小白艚陽江船矣衆目其賄匿庶可數衆口一非有隱也今閩中已照李總兵建議遣冊月地等洋極大巨艦皆可以一當十者十回隻併集有大福船共八十隻及龍艚快船五十隻矣廣東又遣總兵俞大猷同知林順亦自福省城外洪塘地方遣有大船八十隻計在一月之內可以同時完工衆事矣是總兩省大舟二百以上也始也寇以舟多常衆而來閩之兵力僅足以相當而洪塘地已去十分之七今也寇以船少黨孤而過閩廣之兵力又數倍之

若謂賊不可滅天下恐亦無是事也。但聞中則方已置海上春汛在哩多方預備不遺餘力而此次大興又從來所無者官民告疲似不免元氣少損耳此則倭日夜之所憂念而不能已者也

與李總兵審宋

庭習陸寇

兩得翁教備知陳恕一事我公可謂良工苦心矣。即

乃

安雷

一官

與

外

備

苦

甚

此

一

舉

不

遣

一

旅

此一舉不遣一旅而假手賊其勳賞不血一刃而運

籌聞其附從法云亂而取之怒而抗之親而離之又

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茲益兼而有之矣此非明公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五

金中丞集

卷之

五

平露堂

卷之

五

平露堂

卷之

五

平露堂

聞誠布公集思廣益知人善任孰能致之雖云機露

稍早純縛有待即此一查自相屏戮人心解體矣。如

陳恕在懷必報之忿莫不次之寵又豈有不為我効

力者哉。宋教欲厚待而重用之當矣。當矣。外薄賞聊

以致初來慰勞之意不知尊藏以為何如。倘以為尚

當增益亦不妨再示驅指也。恕若果能俘獻會會如

倒薦賞之外生尚微有可為之治第求川娶妻監坊

以榮之絲毫不爽約也。

與李總兵書

訪寇紀實

大田接翰教知曾賊船已北上此賊明知閩造巨艦

廣造強艦俱泊月港海滄乃敢於乘風北上此必有

所恃而然也聞其招倭以為黨用被擄浙人以白巾

裹首欲雜我兵又備火船十隻其計可謂密而其氣

可謂銳矣竊詳彼之意一則以閩之巨艦新集廣之

新船稍傷兵法所謂亂而撓之此彼之策也兩省事

體既為彼所偵知若彼明恃強來而我以初備之師

當彼方銳之氣是隨其計矣法曰實而備之強而避

之又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雖常談實萬古用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五

金中丞集

卷之

五

平露堂

卷之

五

平露堂

卷之

五

平露堂

之要訣然但可與強將論不可與怯人言也與怯人

言是教之以愈怯矣惟明公財酌而緩急之連日北

風甚順查沿海各衛所報賊半海永寧其報有巨艦

五六隻南下矣羅繼祖所督七隻已到羅岐風順計

可過矣若再得順風數日到月港亦在望日後耳大

抵不過十日之內各巨艦俱可齊生亦兼程來矣數

日後亦可抵漳料神謨妙算自能相機以收萬全取

勝一鼓滅賊之功諸偏裨中或有怯敵輕敵之態若

許大將軍必有出羣之見以定羣疑生不敢有所意

必亦不敢妄爲遙制也。俞虛江船兵已約至南岸，其兵缺糧，昨已借之二十五百金矣。倘能同心共濟，卽有缺乏，生當再爲借處，以圖濟事也。如何？如何？一人疑此，曾南道今不惟不南，而且北焉。情尤可疑。可譏議者或謂其殘忍好殺同夥之人，多係漳潮皆欲叛去而不敢，故誘之一戰以散，或又謂此尙自欲脫身，故愚其眾，鑿以啖人而自脫，又或謂其不南而北是有奔入倭國自行勾引之意。此三說者，皆屬影響大抵今日之計，只當以其恃強而來視之。然後人心敬慎，齊一陸明，飭有司堅壁清野，保岸城池，遇有登犯，督官兵隨其何往，截殺水則兵船器械色色整點，進止號令時時申嚴，彼或示弱以誘我，或出銳以撓我，皆當細察其意而勿爲所愚。至於遇夜之際，尤宜萬分戒備，以防其襲。或風有可乘，勢有可舉，人有可用，計有可施，亦在隨機便宜而行之。

與俞令二總兵書

捕賊事宜

途中訪聞人言紛紛，皆說曾賊逃遁外洋之意。十有八九蓋聞兩省船兵既其被則暫避他地俟其久而

微備徒又復來。此賊人之常套也。今若縱之不擊而去，將來不免人言。若欲乘便擊之，未知兩省兵將志力果足一戰滅之否？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前東所謂風有可乘，勢有可舉，人有可用，計有可施，隨機便宜而圖之。此明公今日之事也。如何？如何？昨承教誨，固具悉神算。第此賊其狡入穴探驪，彼必不蹈此險。惟速加整棚相機捕勦，毋容遠遁。此所當圖者，兵難遙度，亦難遙制。生固不敢執爲當急，亦不敢執爲當緩。惟在豪傑虛心而力任之可也。至視至視，又訪此賊北來歸遁之地有三：一澎湖，一小琉球，一倭國。澎湖死地，水米艱絕，此策之下者也。爲官兵數月之憂。小琉球可濟水米，夷人不從，彼惟自去自來。此策之中者也。爲兩省數年之憂。若人倭國勾引，則既通水米，又得附從，爲國家無窮之憂矣。此犯人之過計也。不知高明以何如此三路者，有要害可拒否？在大將軍熟知海防，留心康濟，必能審見而預待之矣。

與紀功王又池書

會影

寇舟駐泊古雷，今半月矣。紙卷岸則畏陸兵，欲水戰

明又不敢深入俞李二將整頓船兵色已俱備生計
自二月由月港親臨日曉舟次合同特官相長行
事但二將俱在東北一面若仗大才一最倚賊可矣
萬一小有過航則西南一面尚少截捕業已發咨帶
川鏡湖二公令之速催南頭烏尾等船前來黃岡船
林等處以為犄角及行監軍道備呈貴院知會矣但
聞南頭之船數雖頗多而兵夫器械俱不堪戰比則
不但郭總戎及一二偏將不肯北來即軍門恐亦未
必肯督之來也事十合動兼聲明察使開卡付宣
皇明紀事編

卷之一 中丞集 卷之二 七

與紀功王又范書 備勝日廣

生親臨海濱舟直抵舊港嶼洋已將兩營官兵不
分彼此一保騎則矣檣樓相望瀾漫海宇將士懽騰
情愈狹縉僉總或再四稱說渠事事海上二十餘年
未見有如今日之大舉動從征南北數省領兵不下
數十萬未見如今日之一體相待人心欣悅思奮者
也其言雖以過揚然自道府而下諸官屬候從聞其
言者皆以為非誇也敢隨道之以慰注念家知聞中

有備久住古寓不敢北上已成坐困之勢牛都處西
南無兵勢必回廣屢咨往催向未見照還始得監軍
江副使開會海道文云南頭兵糧於二月二十二日
發行若果是實則今五十餘日矣鳳湖之領豈無一
遇焉有至今不到之理大抵非真文也今船到南完
舟師方集賊果復逃回廣師和有功難知蕩平之可
決而勒兵遠討未免勞力之稍難使當時兵船
依期早到即不敢煩其與賊俱令泊於節營黃港之
間以為犄角律命俞李二將所方一戰一鼓成功皆在
皇明紀事編

卷之一 中丞集 卷之二 七

與俞李二總兵書 進勦宣進

大時人事至此極矣語曰時乎時乎不再來又曰天
與不取也受其殃凡以言時之不可失也漢曰兵貴
速戰不貴久故兵間拙速未觀巧之久也又曰善用
兵者技不再精糧不三載凡以言機之不可後也以
今之勢言之方憲負螳臂之怒而北來東又既堅

不戰沒又一無所掠。故渡而後開之。其回也。早
有若水之資。然船甚固。爲我之固。其後不放。就洗
則其技已知。且又問我船俱在修理。則彼之備心未
免少懈。我若肯示以遲而暗。約束或乘潮而進。或
得風而發。一朝而趣之破之。必矣。法所謂攻其無備。
出其不意。且今日之潮也。此生料彼料已之。而見如
此。雖二公負當代之重名。爲一時之巨擘。行且將提
百萬兵以征強胡。爲國家個萬年不朽之績。官但
圖此狎賓之小奴而已哉。琴言當求王意。貴決。淮蔡
自明經異編

之攻。雖斷乃成。偏倖之說。未可盡據也。

與總督公書

五月廿四日

近得廣東軍門公文。內准鈞咨。有二省官兵。雖稱督
發。出江而後會夾剿之期未定。各將浪言進戰。惡非
會剿之策。備咨會議明白。以憑親臨監督等語。具見
神謀妙算。必欲順車以圖萬全。信非倖倖以求一逞
者比也。今在會李二將。則誠欲得王詔之兵東來。不
但可以遏寇之西奔。且可犄角牽制。以分寇之心。使
不敢傾力拚死。與此中二兵角面。一兵得以相機圖

之。在廣東軍門則以上詔之兵。原爲防守南順。而金
將領銀造船募兵。就是所食。而當與李二兵。舉不必
他語。以致師老財困。其意固各有所見。然以鄙見。折
衷之軍門之議。蓋暗影而未見其形也。何者。王詔之
船雖多。雖堅而器械不備。卒不暇習。本河爲桂軍門
所以不肯輕發。以貽他慮。似矣。此在會李二將。非不
知之。亦非知之而故欲強之以生事端也。蓋方今夏
至。河令南風日多。詔兵雖弱。然居賊上。風賊之不得
近。詔亦猶會李二兵之不得近賊也。况聞詔船高大
皇明經異編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數倍於賊。且俱係鐵梨木。成造。是於知縣楊守仁。置者
比之。圖地杉松板料。迥異矣。名鉄器則藉鈞亭。大方
一增製之。又或不能卒辦。則請搜括郡邑。簡所見有
者給之。若處兵則藉鈞亭一簡閱。或以隨帶家丁。親
兵兼用之。如此則不出連伍。而詔之一軍。儼然是當
一面矣。若不此之務。而徒令之遠處內港。是以有用
之船。置之無用之地。不惟虛費錢糧。舉置可惜。而且
使賊得專心東顧。非會勦之元策也。至於會李二軍
勢。可使合而不可使分。亦自有說。蓋李之船。竭全閩

之錢糧鳩全閩之財物奔走全閩之有司吏卒工役而成自巨艦而下有艚龍船哨船等項各色討實在番百二十隻也其兵又係五寨貼駕中選其尤者及調募溫台召募漳泉沿海下海慣戰之尤者李總兵王參將及練半年餘矣論其勢儘足以自成一軍若命之艦則原造大小八十隻皆生所竭力與之施匠辦料採桅而成者出菱之後偶值風變今存者蓋三分之二矣其六百隻者蓋兼二板腳船之類而計之足堪用與不堪用者適相半也此生親在浯嶼海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李中丞集

計臣時上

與俞李二總兵書

追剿賊首

初五日暮得翰教知老大有亡賊之機二公又慨然有滅賊之志甚喜甚慰初六日辰時哨探人回乃言初四日之戰聞兵既進止不齊廣兵又觀望不進以致入網之寇復得脫網以二公大將爲朝廷重臣者臨之人心尚復如此敢望其他乎曾有以舟中將士心志不齊爲慮者預有揭告于生亦即達之二公今果然矣奈何奈何賊不滅二公之擔不弛賊首脫二公之擔益重今欲齊一人心不論閩廣先取一二退縮於陣前以軍法處之使人人知進可保生退難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李中丞集

計臣時上

卷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四

華亭 徐孚遠明公 宋徵璧尚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唐昌世典公

卽墨黃 坦叅閱

塗中丞軍務集錄

咨文

咨兩廣廣東二軍門

賊匪聞廣五異

塗澤民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招撫事據監軍道呈准南路
參將王如龍手本前事備呈到院據此案照本年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五十四 塗澤民

月二十五日准廣東總兵湯手本內開會一本懼罪
遣頭目劉德吉招木鎮差人押赴總督兩廣軍門吳

巡撫廣東都御史李許審均蒙給賞俱行木鎮會同
分守廣東道陳泰讓分巡惠州道張副使海防道莫

副使謝處本年二月二十六日會一本率眾面縛請
軍前請降當給銀牌花紅牛酒犒賞責令釋放被虜

開報徒黨分別充兵寧家外緣照廣闊地方府南和
嗣今會一本船黨悉已歸降但慮閩中水哨未及詳

知遽率兵船越湖哨捕未免驚疑新撫者反側之心

今用手本煩行各將領知會等因已經通行漳州道
府及南路水陸將領各知會去後今據前因爲照閩
省原設水寨兵船以備倭夷海賊之患係祖宗以
來一百餘年舊制會一本爲海中巨寇豈不知此明
係陰懷異志假爲說辭不然既稱投降降何又搶虜瀝
船勒要居民銀水其順逆之情居然可見彼中機宜
固非本院所宜于預但漳潮境上相連賊情狡詐巨
潮在總兵湯副稱安插散遣在大城所則稱虜船搶
虜事于地方關係匪細其在今日閩人固不敢越境
驚擾然亦不敢因其借口而遂廢振戎之典萬一有
變閩人固不改越境勦賊然亦不肯甘受侵犯而竟
寢代暴之醜所據該道呈請前因誠爲先事之見若
不預行申明未免致有後言爲此移咨貴部院煩請
嚴行文武將官從長計議務在處置得宜以服其心
仍須宣諭明白以絕其奸庶幾不墮賊計不遺後患
斯彼此地方之福也

咨廣東軍門并行鎮道

會勦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據南路參將張元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五十四 塗澤民

報稱會賊戰中原敗過烏尾嗣即一十七隻自離船
二十隻近又添廣通船十五隻來鳳復來寬廣賊船
即於十二月十一日送回廣東柘林南澳以南去說
等因據此查得賊寇以沿海沙嶼遁之後雖來風突
上然以閩中水勢或嚴壁壁峭野集絕接濟使之薪
水不通糧食無資臣聞一登犯即遭輓餉是以不能
自存遂復遁去臣訪得潮州黃荖井湖等處一帶居
民中素多盜亂近受水賊雇募拒敵官兵及代買火藥
糧食接濟皆無所忌雖地方異屬彼中自有制度非
本司所宜干涉但今日之事係本 明旨獎勵兩省
利害相關若隱然不言切恐彼地愚民嗜小利而忘
大害偶定兵而資盜糧致使殘兵復燃勢賊難滅則
兩省兩省終無了日相應協謀共濟以絕禍根為此
備咨廣東軍門照轉行海防巡海等道嚴督軍
為有司者水陸官兵諭令惠潮一帶黃荖等處沿海
居民收斂米穀并諸禁絕接濟糧食火器俟兩省船
完共集引時來勦賊易撲滅若有違犯得實聽聽貴
院及鎮道照依律例從重處治等因 賊首以故等因

咨總督軍門

分路督剿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探報海洋賊情事本年六月
初二日准總兵官李錫手奉五月二十九日奉總督
軍門劉鈞親前 合用丁木炮請轉報督催施行准
此為照閩南地接廣東彼省海寇來擊西逃故每議
夾戰然夾剿之事其勢實難約合之文往返不易船
在海上日時鎮巡司道不得親行坐督惟憑將領較
短競長致生嫌隙上年吳平之役可見是以前任兩
廣軍門吳咨議寧照月撫為守如賊在廣則廣自任
之如賊過閩則閩自任之以絕推諉之奸等因在卷
隆慶二年八月廣賊曾 木突犯玄鍾閩省大集水
陸官兵並進水兵徑至廣東馬耳等海洋二次大戰
陸兵徑至馬耳澳沿岸分布防截廣東不發一船一
其策應合者十夫公論有在入茲之役既有貴部總
之又有紀功御史王之與上年事體萬萬不同或廟
堂有見于議欲懲于後也閩省編蓋龍船八架等船
俱自去年調征同日即泊于月港修理并添辦器械
挑選水兵正月之間已報完天惟新造巨艦二十餘

後工程浩大，自去年九月興工，至今年二月，乃旬方得盡完。與總兵官俞大猷在洪灣打造編船，會齊開駕。此則俞大猷親見，教原議開船泊于南岸月港，廣船泊于北岸海滄。四月間到齊，本院先自省城移鎮漳州。至五月初三日，親自泛海至沿嶼舟營。初六日，會同俞李二總鎮及巡海與泉等道將兩省戰船逐一閱驗，兵大器械各各點視，不分主客官兵一樣賞犒。督發二將初十日自沿嶼開駕，十三日到銅山。各船幹泊與賊船離順風一日之程。一則因無東北風，皇朝經世編

皇朝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下

五

人懷懽喜。日在奏，讀准貴部院咨為，前自合兵，前軍令以圖併力夾攻，其收今捷事。行畢總一官，今天臣品，得王詔，船離大然，兵勇恐難為戰，宜以在閩兵船，便進勦王詔兵船，據賊上風，宜泊淺澳，專憑賊之南進，已經咨報去後。以遠進論之，王詔兵船見泊巽寮順風，必四日而至賊所，在閩兵船見泊銅山順風，必一日可至賊所，就遠就近，果係閩兵待廣，抑係廣兵行討，即謂幅兵向無消息，致令我兵費糧坐待之詞，得靈過實乎？事未舉動而先為不報之言，以圖解免，以起口舌之端，如此，又安能使武弁之屬，和同協力，心服無詞乎？今既稱王詔兵船，事事已備，人人待戰，豈欲大驅攻擊，不可近當一面，如總兵官李錫所議，是已難以兩便東西進，進惟以東北一路責之李錫，俞大猷以賊船之郭成王詔各認信地，但順風便如東北風起，李錫俞大猷兵船直逼賊船，攻勦若賊遁西南，則郭成王詔兵船若賊遁西南風起，則郭成王詔兵船直逼賊船，攻勦若賊遁東北，則李錫俞大猷兵船截擊，如風順不進，即為還

適如賊遁不武則爲竊盜各依軍令萬一賊走皆由
外洋則三鼓兵必合圍追擒賊事有專責人難指
諉似亦可從爲此該咨貴院請頒請裁奪施行

文移

行監軍總海道并蔣伯清

蔣伯清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據巡海道揭稟左人
探得廣東海賊會一本夥船北上已至河渡門聲言
欲攻潮州林道乾等因到院據此看得河渡門切近
玄鍾二賊其圖勢不俱生誠恐奔突入境又慮假道
爲謀在我之防不待其不來惟恃其有以待之近據
監軍道會同總鎮議詳委把總蔣伯清充副將統督
五寨兵船專重南防已經批允今據所報聲勢近鄰
合行調度加謀截禦爲此案仰本道即便轉行把總
蔣伯清充爲副將領捧旗牌統督五寨兵船速赴南
路防禦各寨把總俱以屬官體統聽其節制以趙記
王應龍兵船七哨爲前鋒顧喬陳孔成兵船四哨爲
左翼周祥朱幾兵船四哨爲右翼詳成丘天鶴兵船
四哨爲後翼平時合船操練多差快船哨探遇警相

身明經世編

卷之七

李中丞集

防軍防務

七

平露堂

機截殺或分或合或攻或止務要同心協力異收全
功一船獲功衆船同賞一寨獲功各寨同賞若臨敵
逗遛及故違號令者協總而下並聽副將徑於陣前
照依軍法處治把總參呈軍門拏究其烽火寨係全
關上游小理寨係省城門戶難盡撤守卽將烽火寨
船大小配搭分爲兩船一船專守烽火一船專守小
理行委把總葛浩協總呼良明照依分定信地留守
仍行福州兵備分巡建寧二道照依題准事理添調
極大商漁船隻協守每寨連官兵船務五十號不許
延阻推調致誤軍機一遺俱限文到十日內將選委
賢能有司官職名并調集過兵船數目造冊呈報毋
得縱容委官下人索騙生事亦勿得以驕優爲嫌有
誤地方再照軍前功罪并隨軍處給糧餉接發軍火
器械一應軍需事宜查得舊例俱係駐劄該道監督
綜理今既遣將出兵相應照例分行巡海道親臨銅
山玄鍾與泉道親臨浯嶼凡兵船在漳州地方聽巡
海道監督在泉州地方聽泉道監督如或事體重
大一道仍照上年事例會集一處調督仍一面星夜

身明經世編

卷之八

李中丞集

防軍防務

八

平露堂

先期節行脚案內問題推事理將沿海港澳商漁大船編集成甲令用兵特即用水暗加駕入役籍記停當候將伯清親臨調度分派應用勿再以妨誤生理爲詞致誤人計

行營軍道

小勝大器本兵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海寇震鄰開鎮之險審勢重陽以保全勝事准總兵官李手本前事煩爲酌議裁奪施行等因准此案照先據巡海道揭報廣賊聲息本院已行監軍道會同該鎮議委將伯清充爲副將

行營軍道

卷之九

統督諸銅內計四寨兵船一百五十號分布防禦去後今准前因合行會議爲此除發煩銳百子銃火箭三項另行造給外案仰本道會同布按都三司將總鎮開來條款細加酌議船器是否能制島船應否再造巨艦八號是否可禦以剿湖應否再造快船各酌兵兵是否足用應否加添各數上入軍兵是否無勇應否增募浙人錢糧何向派遞職任作何責成榜在審勢度力求當其可苟有利於地方亦毋吝于重鼎酌議妥當具由詳奪如或不便施行亦即聲說呈報

毋得違誤

計開

一案以府前重水防倭之寇計專伺隙剿除故其爲水賊之禍甚肆比及岸遂捨舟不顧我兵不能禦海而守彼衆因得乘隙而奪備之法先于迎擊水上而上于傾重陸防陸之兵常十七而水兵常十五海寇則聚好宿連咸利手水子女玉帛盡繫于舟行以舟爲輿馬止以舟爲室廬流寓以舟爲邑死生以舟爲命系其爲慮也周而其爲具也備故水攻過其防則難世編

卷之九

恣肆之計而陸防則乘水戰之餘備之之法要以水兵爲重而陸兵次之水兵倍陸之一陸兵減水之半亦不失衆寡之利防南陸兵漳州原布四營今復益發一營合六營之兵員役幾四千名而海防之兵又溢額外若此六營之兵議有常額防南專力完無容議益但水兵合銅諸二寨共四千餘人而分撥出嶼則銅山之兵合員役僅二千五百餘人雖盡力以守支鎮較賊衆強猶去倍從今欲盛置前師則出費不貲事亦難合若議小小增益則威武不固單弱防

前若云寇入會高寨只是水人子是以救溺子之說也。爲今之計，玄鍾一路合宜酌量聚募，要使自成軍，獨當一面，縱賊千艘，就能決戰，不藉他援，方爲畢竟。固然其事在巨艦極騎軍之威，輕船極堅銳之勢，大器盡燭擊之利，并衆盡駕戰之能，而後能辦此也。計賊之戰，乘風駕艦，猛極于烏船，風息馳舸，猛極于叭喇湖。烏船高大，堅固，邊施橫梁，旋通，福船動搖所碎擊，此之法量度彼制，更爲高大，堅固，巨艦以制之前後左右，施枝柱，搶梁邊，列拍竿，船高大，則能俯欄而騎，堅固，則遇挨粘而不壞，旁有枝柱，撞梁，則旋轉可碎彼舟，而賊舟不得近邊，施拍竿，則一經敵舟轉機，放發，足以粉敵舟，而摩敵骨，賊之烏船不足慮也。叭喇湖多漿多銃，急棹輪放，我以八漿當之，猛疾懸絕，擊此之法爲快舟以制之，列漿十二，檣激其後，上施生雞木尖木，驅以捍銃石，竅其旁以容漿，又竅其旁以容火龍，以容佛郎機，百子銃，烏銃諸器，自引狂風怒濤，輒可盡人力以施猛，存自衛攻人兩無遺策。如此賊之叭喇湖不能措手，就烏船自體亦可突

中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中丞集

水師籌上

平露堂

而燭擊之矣，而又雜以今之八漿聚載，發炮合聲應援，至于膠淺，則以梭船發放火箭，烏銃，而又有福船，哨船，仍彼舊制，有風無風，潮長潮落，水戰之利，殆盡無遺。如此，則敵攻無堅，自守則固矣。布置之法，分爲哨，每哨巨艦五隻，每客一百二十人，福船十隻，每客七十五人，哨船十隻，每客四十八人，快船十隻，每客三十五人，八漿十隻，每客十五人，每哨二百三十人，而雜流役居外，計哨合用六千九百九十人，而雜流役居外，仍行咨議，計其擇利乘便，隨汨于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中丞集

水師籌上

平露堂

旋斗之外，孰遂旋之役，再無餘力。至于八槩寧遠一人，掌舵一人，搖櫓六人，僅餘五人，以充戰卒，殊乖武猛。煩爲併加，酌議廣人船兩稱，猛力可得矣。

一、盪火利以佐水攻，水戰之法，利于制遠，制遠之具，利于猛疾。若爲火攻之具，而不能摧堅焚巨，是與無異。其同也。今之火器，若發煩佛郎機鳥銃諸類，咸與賊相角，是無以相制也。而賊之結器練技，視我過之。至于發煩，則又以載放無法，置之不用。噴筒之制，器雖烈短，火箭之制，器小力微，今宜爲鐵火銃，以備衝蕩。爲飛龍箭，以備放焚。爲百子銃，以備潰遠。擊衆以八槩，載放發煩，鋪泥丁底，官標泥上，以長木日船，船爲筏，施于陳上，前後卽置欄格，護以牢索，復上置堅水煩床，要之床與筏固，筏與船固，編合快船，照舫援禦。至于佛郎鳥銃火桶之類，與槍標諸器，悉令仍舊。如此則制遠之器，似爲猛毒矣。但其間用費不無浩繁，然欲盡火攻之利，佐水攻之強，其勢則又有不得已也。

一、募客兵以泰駕戰閩之角師，以上人夾軍兵士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水師

此言水師餘軍兵，新合未嘗一試，此其可慮者也。然曾有隱憂者，真之賊，半多閩人，曾一本之徒，其先則假撫名，充官募，以招閩兵，卒挾爲賊。若日前應募赴廣之閩人，率多降附，至于林賊，則梅嶺詔安之間，與同爲會者，比比而是。若獨竹閩師，以擊賊，恐不能作憤而致死也。如議增置舟師，請於溫台之間，募慣戰水兵三千名，以來以軍兵，上兵客兵參錯，協用，俾軍士得以作其氣，而上兵必齊鼓其力，亦制馭之一機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水師

行監軍巡海道

二道

福建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緊急軍務事，案照先據各衙門報稱，廣東海賊近境，本院已行巡海道，編集商民大船，分布要害，協守去後。今照所調民船，須用頭目統領，作給掛給器修船賞犒等項，若不預定等則，付其議呈往，迄未免耽延，爲此，仰本道，即便轉行巡海道，作急調取原給賞聽用，南征哨官陳國華等二十名到道，諭令每人選調堅固大樣民船五隻，共足一百隻，限十日內齊集，每隻一等者用舵兵四十名。

次等者月舵兵三十六名每船先給修整積具銀四兩每哨官先給花紅銀一兩舵工給賞銀五錢兵夫各賞銀一錢仍將哨官舵兵各給月糧二個月哨官日銀七分舵工日銀四分兵夫日銀三分俱以出洋之日為始俱於漳州府餉銀內支給造冊呈請註銷合用器械除槍礮刀彈之類令各自備外每船官給佛郎機銃二門馬銃十門粗火藥五十斤細火藥三十斤火繩一斤大小鉛子各十斤噴筒十個火炮五十個火箭二十枝俱將省城見發去并漳州府庫見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行監軍道

遲調並船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急報海洋賊船事據南防水略副將蔣伯清飛報八月二十六日瞭見賊船大小二百餘隻自廣洋駕來深澳隨督官兵兵船迎截等因到院據此案照先據各衙門報稱廣海會三老賊船北上緣由已經添調兵船前去玄鍾防禦去後今據前因為照日前賊在隣省止議預防今既侵境即當大舉剿滅勢不容緩隨准總兵李面會議稱欲督兵船親征除原調各寨兵船各澳民船外合用木鎮中軍船一枝應調大鹽商船民船各一十五隻精兵二千名及梢木鎮先任淮揚副總兵且但遇海上有警節准巡撫都御史王馬巡鹽察院朱蘇俱調該地並船剿賊節有成效等因准此卷查先該本院會同巡按察院題准沿海商漁船隻俱聽調用並船即係商船數但開地奸民每每倚藉官勢假以開課為詞抗拒不思調解殺賊為民至計且給有工食並無虧損較之彼賊掠去得失何如况福清一縣盜船不下千百餘隻遇警暫調不過十數隻且經兩院題

奉欽依豈容阻撓。日今賊勢重大。地方安危所關。相應速照。明旨調用。爲此。業仰本道。卽便行委。福州府通判周召。領齎該府餉銀五千兩。同坐營都司金科。卽日離任前去。會同福清縣掌印官。選調新造堅固大船一十五隻。民船一十五隻。調募素有身家堪用捕盜三十名。每名照例給與工食四十五日。鎗刀等器。責令各自借辦。火藥大銃官爲處給。聽總鎮門卽日起程前去。分委官員親督南征。若勢豪阻抗軍機。卽指名呈來。以憑拏究。承委各官務以地方爲重。加意選調。不許縱容下人賣放作弊。致招物議。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終

卷之終

卷之終

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五

華亭 徐子遠閣公 宋微壁尚木

陳子龍臥子 唐昌世興公 選輯

卽景黃 坦參閱

塗中承軍務集錄

文移

行鎮道及通判周召

選編兵船方略

塗澤民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據通判周召呈稱新
調福清盜船立哨官哨隊長等項各色支糧緣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塗中承軍務 選編兵船方略 不爲空

院據此看得所謂盜船係權宜濟急之計一鼓成功

卽發回生理新立哨官頭目俱白衣光棍豈能節制

况政由多門事必掣肘止宜選委素慣海戰有名職

官統轄法令齊一可必成功及照各船專爲衝壓

之用非高大恐難制敵各兵士爲格闘之用必知藝

乃能決勝先准總鎮面議自認一一選編停當親自

督駕南征續後本鎮以南浪稍急仗義前驅未及竣

事遂致各官意見難出茫無定執若不定爲規畫不

惟虛費錢糧仰恐有誤大計令行再加慎選以圖萬

全爲此解仰本官卽合遊擊金科提舉胡濟世照依
後開方略選編督發務在慎重勿事周章倘有且差
悞則軍機重罪各官無所諉矣

計開

一見調船兵定以遊擊金科爲主將統督通判周召
爲監督務要會同逐一親選親編日後倘有不堪俱
各官之責

一選船原議三十隻以極大爲主募兵原議三千名
以派船爲主今以兵分于小船非本意也以五寨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塗中承軍務 選編兵船方略 不爲空

船之法例之每八隻爲一哨今商民之船亦應照例

插調極大船可裝百人或八十人者多則三十二隻

爲四哨少則二十七隻或二十四隻爲三哨亦可大

較船不論其商民亦不拘於三十之數以成哨而止

兵不拘於三十或二千一百或二千四百五百以派

船數足而止惟船要極高大兵要能水戰則可恃矣

一見調船須大小相配定爲前左右三哨領船官以

指揮秦經國趙國柱鄧一桂充爲把總俱聽金科節

制周召監督秦經國趙國柱鄧一桂領左哨鄧一桂

領右哨給去印劄三張各官查驗明實注委不必另設哨官三人中有不在者以千戶任充代之

一捕盜要慎選有身家族屬素能服眾之人令其管束船兵功成各授冠帶哨官不必用哨長隊長亦不許容留無身家棍徒營充誤事

一選兵須派定某船用若干人就着本哨把總本船捕盜公同面選內舵工幾人繚舵千幾人招千手幾人發煩銃千幾人佛郎機手幾人鳥銃手幾人火箭火炮噴筒各幾人牌鏢手幾人弓箭手幾人長鎗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軍

平露軍

幾人各樣技藝照船酌定總計合用各若干名一一召足仍須各官會同各名面試所報技藝果可赴敵制勝者方許收用收完然後照船分發聽三總申明號令教習數日然後啓行若僅取備數卒然而收卒然而行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則臨敵畏怯號令不行器械火藥雖多將安用哉

一舵工軍兵司命或用原船之人或再加募一二名或捕盜兵夫素知老練者隨便取用每船至三名亦

一兵夫隨各自相識認或捕盜素所親信之人聽其自擇同駕一船使之氣意相投緩急同心協力不必拘制止要量船大小用人

一船稅照原批先給一個月兵糧照原案先給十五日

一兵齊祭海犒賞把總三員各銀花一對共重二兩

紅段二疋折銀三兩共五兩捕盜各花紅銀一兩舵工各花紅銀五錢繚舵招千各賞銀二錢各兵賞銀一錢俱支餉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軍

平露軍

一調完開報某哨若干船某船梁頭若干闊身若干長捕盜某兵兵夫若干內舵工繚舵招千某兵某兵用某項器械某兵某人分別明白冊報查考

行各道并各州縣 分督造船

提督軍門都御史堂爲軍務事據監軍道呈奉軍門令牌准總兵官李議造巨艦擊賊屬行水道會同面按都司議得海寇警急事出不時總領所議巨艦體式殊常若拘常調在省起造非惟板料大耗一時難辦抑且匠作官役一處難齊相應查照嘉靖三十

七年并浙直見行事例分派各州縣丁糧多者責造一隻其離海濱遠者則坐依山沿海小縣計之一應用度俱支餉銀或令大戶或委在官員役役造俱責成各守印官親督限一月齊完聽用地方關係重大各官正須一月之勞地方可享無窮之福等因到院詳批據議動支餉銀分委成造則事易集而民不擾且有原行成規深得濟急之術也卽如議一面上緊估計一面督行各縣掌印官暫停縣事躬親督理或就該縣水次或帶匠料赴省各隨所便務在文到五日之內興工一月之內完報軍情緊急不比泛常先完而堅固者功論第一次完而堅固者次之若愆期苟且依法治罪事完會集方便處所聽本院督同司道閱驗分別定奪

行廣東撫鎮

勦匪副林紀宜

提督軍門都御史奎爲軍務事案照近據福建按察司巡海道報稱廣東海賊曾一本大小船二百餘隻八月二十六日乘風突來玄鍾副將蔣伯清督駕兵船截殺衝沉并焚燒賊船六隻殺死賊衆一千餘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等因本院一面添調水陸官兵夾攻一面具本題請行廣東軍門督發官兵堵截外續據南路將領報稱賊知兵集卽於九月初六日退回廣東柘林澳拋泊又據軍門標下遊擊將軍張元勳報稱本月初十一日曾賊在廣東黃岡登岸本職督兵追殺焚燒大烏尾船五隻白艚船三隻見斬賊級并生擒連船燒死共計一千餘徒餘船退回潮州馬耳澳拋泊等因據此爲照閩廣地方相連海賊出此入彼嘉靖四十五年八月曾一本突犯玄鍾本省方集兵船攻勦彼卽遁回潮州本院咨會兩廣軍門吳蔡兵協勦隨准回稱寧照封疆爲守賊在廣則廣自任之過閩然後關任之等因又准廣東總兵官湯克寬手本開稱曾一本面縛軍前請降散黨安插但慮閩中兵船越潮哨捕驚疑反側之心以壞招撫成功須行各將領知會等因本院以此爲信諭令官兵各照封疆自守是以賊雖迫近鄰境亦不敢輕發一兵越境行事以伐其陵瀾之謀一則惟恐壞湯總兵撫賊之策以爲日後貪功之譏一則惟恐壞湯總兵撫賊之策以爲日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借口之資然當時已通知曾賊猶許決無可撫之理亦曾備由咨行彼省前任軍門內言賊若在廣閩人固不敢越境驚擾萬一段闊則閩中必務窮追勦賊決不肯因有前議而竟假伐暴之師文案具在見有可查今閩中為守盡置之說兩年以來添船治器費逾十萬既不能背初約以行助鄰之義又不能銷賊念以免侵突之虞若仍以疆界為辭則養寇殃民地方終無寧日也行師動眾勢難久稽孽罪致討義不容罷亦知貴院正有大舉之圖閩中亦有協勦之奏

卷之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下 廣西 欽定四庫全書

然師老則財費時逾則寇遠是以二者俱不能待除令各艦官兵多帶糧餉赴期進迫務在滅賊後已外但聞林道乾見賊船擁聚聚船亦尚未散而郭總兵并海防道又方有招安之議正在成否之間今閩兵一動必經鮑浦萬一林道乾自生疑畏稍有動搖又恐鎮道復如湯總兵越潮驚撫以壞成功之說其實追乾自聚黨下海實未嘗驚動閩中一草一木閩中實不忍無故加之以兵以阻其向善之念且目見在嶺省未應出於真心亦或有之機宜所在不得不

一先行知會為此令行移咨廣東軍門熊煩請查照督行沿海官兵如遇曾賊敗遁務要協力截勦以絕兩省禍本仍行鎮道密察林道乾如果輸誠效順絕無一毫懷疑之心責令整備部下見有船隻聽鎮道衙門自擇一名位稍尊的當官督駕在前引導閩兵在後進勦如或林道乾尚有比周之意未肯為公出力亦令安心靜守原據堅港任隨閩兵水陸往來不必輕易驚動閩人誓不肯為乘機以蹈不武之嫌若彼誠偽不分不相體諒妄自動搖則太兵所至決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下 廣西 欽定四庫全書

客爾後悔無及

行惠潮海防道

趙克追勦札宜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軍務事照得本院見發水陸官兵追勦廣賊百凡機宜須當議處周悉除在境內并水兵另行外所據陸兵越境監督安插等項合行處置為此案仰本道查照後開事宜預先審處停當候兵至施行毋得先發漏泄不便一夫兵狙剿在閩巡海道在廣惠潮海防道各監督一應機宜俱與統兵參將協謀計議共成大功毋相

阻撓。

一衆兵行糧已行巡海道齋帶隨營支給但越境買米須惠潮海防道選委彼省能幹府縣官二員隨營聽巡海道給銀委買隨處給兵以杜紛冗。

一衆兵越境須惠潮海防道選委彼處巡捕官二員至於十里外引領前行曉諭地方居民毋得驚恐遇晚分派宿歇安插仍於兵行住宿處諭令諸人迴避不許突入營伍以防奸細。

一衆兵越境須用嚮導惠潮海防道督令所在該縣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選撥伶俐諳曉路運民快十名送統領參將引路務要有身家之人取其保結在官如或誤事及透漏軍情連該縣官吏一併處治。

一兵過去處但有溪澗江水惠潮海防道督令所在官司多調船隻聽候渡兵毋致稽誤。

一兩省官兵互相策應但閩兵制營不許廣兵私到營內窺探亦不許割管相近如有公文報事止於營外報明游驗的確方許喚人以防奸細違者各照軍法該道先行曉諭遵守。

一軍前有招降旗如臨陣之際不到旗下招敵官兵皆賊也並聽斬級論功如有妄稱彼處毀謗如功者拏究。

行巡海道并張元勳將伯焉 防務殘寇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軍務與本月初三日申時據參將張元勳報稱殘賊結踪見消官前導與玄鍾所城止隔一山等因到院據此看得應集之將擊也必欲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伏其威今此殘賊既不退避又不衝突此其設謀蓄慮為計必深蓋堅持有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之心冀僥萬一之倖非欲得志於水則欲求逞於陸城池促領關係甚重戰哨船隻需用正急目今水兵屢捷驕惰而副將將伯清亦有懈弛之心陸兵每戰得勝欺賊畏怯亦恐因而疎怠所宜深戒况柯嶺一帶奸細尤多或交還接濟以洩軍情或為賊張皇驚動地方凡此皆兵家之所當慮合行戒諄為此牌仰本道即會總鎮衙門并水陸將官一面嚴督各縣衛所掌印巡捕等官督率軍兵固守城池勿分睛雨晝夜務要登陴守望不可須臾懈弛一面諭令鄉村居

民嚴禁接濟收歛米穀牲畜以絕賊資一而選併大船精兵率制賊勢使不敢分踪遠掠仍領總鎮嚴督舟師將領加謹嚴備防其乘風乘夜襲犯之患候兵將既集船器俱整卽刻期進剿以收萬千之功仍將陸兵分布要害伏截賊諭各將領時時警省如敵在前不可頃刻疎怠多方誘殺務期盡絕勿致日久滋蔓貽害地方其餘機宜難以盡述遵制俱聽便宜施行

行恭將張元勳

防勦殘寇

呈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防勦殘寇

王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據守備朱珏差人報稱勦殘曾賊零船復集大小五十七隻乘風突來玄鍾銅山之間本備誘殺斬獲數多餘船尚在往來目今並無一船在廣等因據此看得殘賊勢窮死鬪水路簡船爲靠陸路寸技無能若能計誘登岸伏而殺之必可盡數蕩滅爲此牌仰本官卽與巡海道計議查照本院節次牌劄將陸兵布劄沿海要害設伏仍設計誘賊登岸出奇勦殺并會水兵相機夾攻務使片甲不返早收全功以憑奏薦目今春汛條臨毋得

久持觀望以致滋蔓或悞春汛南路水陸堵截本參之責任不得推諉也

行監軍巡海等道

范蔚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十二月十一日准總兵李手本開稱原議巨艦底板定厚官尺二寸今龍溪縣所造止厚二寸無以敵賊之堅欲令拆收但工已垂成似難輕廢除行該縣加板一層實以油灰以爲夾底誠恐各縣皆然合請通行如式及查各寨賊船多用竹箬易爲火燃且收放不便今當以礮布爲裏外編以篋摺疊成扇庶克有濟合用手本轉行各縣一體遵照等因准此牌仰監軍分巡巡海興泉分守建寧福寧道卽便徑行各造巨艦縣分掌印官親自閱驗如見在打造者底板務要官尺三寸如已造成底板不及官尺三寸者卽加板一層實以油灰以爲夾底其船邊務照本鎮今議以礮布爲裏外編以篋摺疊成扇毋得仍用竹箬港蓬或不堪用悞事不便

行福州兵備等道

題參寫冊兵夫

提督軍門都御史李爲軍務事案准總兵官李手本議行各州縣掌印官督造巨艦一隻聽同擊賊查得分派腹裏縣分協造者工價俱有次第合用領駕捕兵隨據監軍道議呈隨縣隨雇自募誠爲便益除批允外但照選募必得沿海慣水之人督募須藉方面守巡之方可濟用爲此牌仰福州兵備道即將閩等十縣共造巨艦七隻并上杭縣巨艦一隻照議每隻捕盜一名舵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八船共該一千七百六十名分守建寧道即將福寧州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李中丞集 嚴嵩嘉靖 平露堂

福安寧德二縣共造巨艦三隻照議每隻捕盜一名舵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三船共該六百六十名興泉道即將晉江等七縣共造巨艦五隻照議每隻捕盜一名舵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五船共該一千一百名分守福寧道即將莆田二縣共造巨艦二隻照議每隻捕盜一名舵工二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船共該四百四十名巡視海道即將龍溪等縣共造巨艦四隻照議每隻捕盜一名舵工一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四船共該八百八十

名督行所屬沿海各縣掌印官用心查訪素有勇力身家服衆之人以禮召取立爲捕盜委領巨艦就令該縣支發餉銀督令本捕領銀還募素所親信慣水舵工二百二十人爲一船不拘縣分地方止要商熟水戰意氣相投者俱聽收用該道仍須暫輟別務親臨邊海縣分坐守督募不得轉委別官致生騷擾且無實用募完開驗明白照例犒賞給糧發船聽調應支錢糧俱於該縣餉銀徑自支用事完類報註銷先將募過捕兵姓名籍貫造冊報查大抵直轄該道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李中丞集 嚴嵩嘉靖 平露堂

日半月之勞可與八閩萬姓之安切勿謂本院以俗務相免也如或應用知兵武宜兼同編閱聽該道自擇相應官員係方面則指名呈詳定奪係守備而下則徑自委用

行福州兵備道 選舉董丁

提督軍門都御史李爲軍務事照得南征船隻工完在即而募兵一節本院已行各道督行各縣掌印官禮召有身家服衆之人立爲捕盜給銀領募其法已善但恐各縣官一時難以知人或致遲誤近會巡按

福建監察御史王議稱海上孽賊往年浙省皆用盤徒成功閩中必有其人隨該本院訪得福清長樂各澳陳顯達等俱有身家忠勇服衆素能號召盜匪堪以取用爲此牌仰本道會同監軍道卽行福清長樂二縣掌印官照牌事理動支餉銀各辦花紅五副每副銀花二枚共重一兩六錢銀牌二面共重二兩紅緣絹表裏一對二項約用銀六兩之數差委各該縣典史武巡檢河泊官員齎至該道驗明給與印信牌而照依開去姓名分委各官前去聘取到道而審後

皇明紀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給與銀兩聽其自募素所親信丁夫編成隊伍赴該道會同知兵方面武職閱驗實給銀候令發船調用庶頭領得人而兵衆易集召募有法而地方不擾

行巡海道

計處降人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照得盜賊之惡罪在不赦中間甘心合夥者因爲真盜至于被虜勝從不得已而爲者若能輸誠歸順卽皆吾民必須加意安插以廣來降之路以散盜賊之黨近准總兵官李手

本閩送會一本縣來降人吳甫榮到院轉發監軍道審稱拔降情真合發漳州府審解巡海道照依余禮事例送總領標下報效等因已批依擬行去後今訪得該府本知本意收置獄不無沮來降者之心合行查處爲此牌仰本道卽便取具甫榮到道一面徑給與報效哨官名色信票仍給賞青絹玉色緞衣一套外官銀五兩聽其自辦衣糧以爲輸誠歸順之勸仍照余禮事例送領軍門報效造支哨官名糧候有建功一體叙錄

皇明紀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行監軍各道

造船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據南平縣知縣陳嘉謨揭稱督造巨艦船身俱完擇於本月十五日由港驗及查訪往年出使琉球大船打造鐵葉長短計一十三度其鐵條四十餘度從聽通至兩艤包訖費既不冬船更堅固等因據此看得鐵葉包船原行未及開具知縣陳嘉謨乃能留心經理擴充原議之所未及其任事誠篤幹濟稱敏可知除類行叙薦外相應通行爲此牌仰監軍分巡福州興泉巡海分

守福寧建寧道卽便行令各造巨艦引縣守印官，徑自酌量，如果有舊式可行，卽便各照南平縣議式打造鐵葉從艤，至艤包裝堅固，以便衝擊，如或以船身堅壯事在可緩，不妨從實具報，卽卽在通，切毋借口稽延，大抵此事卽開洋一二日內，亦可立辦者，便宜酌議行止可也。

行巡海等道

鄭梈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照得各州縣製造巨艦陸續告完，惟合州大桅間有中請欲行替接，本院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以本經見難以主裁，節會各鎮道多方采訪，有稱往年封夷大艦用桅長至十七八丈者，大抵亦用替接，今巨艦大桅必須與船相稱，若拘執一根成材，恐難尋覓，致誤師期，爲此牌仰巡海分巡福州興泉分守福寧武平建寧道連查州縣巨艦大桅，除有合式堪用外，如或稍短尺寸者，作急調取沿海慣造大船老練匠頭備細詢訪，若果經見可用替接，卽聽如法整辦，務要多用鐵箍攢束，十分堅牢，利便應用，如海風高大，不堪替接，必須多方尋取，毋得苟簡抵擄，致誤

大事，惟在該道酌而行之。

行巡海監軍道并三總鎮

陸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哨探都督賊情事，本月初四日酉時，據參將張元徽飛報，廣賊曾一未招得，倭船四隻合夥，三月二十七口，盡數開上馬耳澳，切近玄詔本處鄉村土堡，多不堅固，人復玩愒，不肯早避，乞行嚴督地方居民堅壁清野，勿爲賊資，若土堡人民度能守得五七日者，則守以待兵，應援度不能守，則入城暫避等因，據此，看得曾賊招倭北上，意在窺閩，日今南風間作，誠恐乘機衝突，必須十分謹備，爲此牌仰巡海監軍道連會總鎮衙門嚴督水陸將領，日夜遠明哨探，用心防備，并所屬軍衛有司加謹城守，禁絕接濟，仍諭鄉村居民收歛防避，其月港各色兵船務要拋泊得所，可戰可守，倘遇緊急，卽會廣東兵船犄角夾剿掃蕩之功，在此一舉，不可疎怠，致誤大計。

行巡海道并俾將

余止晉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訪得上年南征兵船

各文武官員紙差旗牌中軍武牛舍人丁健等役生
駕各船名爲督陣報效所差人役不能體心挾勢盡
求冒奪功級甚至占據一船臨陣不進任情毀譽顛
倒是非多用一人則多一人半功多一船退縮甚爲
大弊卽今會勦舟師已該本院會同鎮道議編每裨
將管把總二員每把總管哨官四員每哨官管捕盜
四名節節有制且總鎮統領督視征南院委官隨船紀
察各兵之勇怯功罪銜銜莫遁與上年事體迥異恐
各衙門仍襲舊套差人督船復臨前弊合行禁止爲

冊刊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九

下

此脚仰巡海道卽行三營裨將轉行本部把總哨官
捕盜 密遵照但係原派本船哨隊兵大丁役有名
在則者聽其在船協力殺賊報功此外若有各衙門
差人名爲督陣報效等項名色俱卽發回不許一人
在船生事若總哨捕盜違令客附查出重究革役各
差人等縱有斬獲之功船開無名亦不准錄

行巡海興泉二道

宣

提督軍門都御史奎爲議定賞格以勵衆心事照得
廣賊會一本出入圍廣奉 旨夷勦兩省兵船大集

浮嶼本院親臨舟營會同兩省二總鎮及巡海興泉
各道將巨艦編記等船逐一閱驗船隻堅大器械齊
備官兵壯勇隨照各道會議事理勸支餉銀不分閩
廣主客官兵一例賞給以示大同合一之義將士踴
躍爭先滅賊有期夫其分布之法閩兵原派三大營
廣兵原派二大營平時時時泊隨省隨營開駕日時輪
先輪後在二鎮俱有刊刻軍令給示將士遵行臨敵
之際或賊衆齊衝則兩兵齊進不分彼此或賊開兩
翼分來或賊作兩番迭肆則兩省官兵分合奇正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十

下

聽二總鎮同心相機調度不宜遙制至於滅賊功次
兩省大將裨將當一體司論以上事體俱無容再議
外但攻戰之力多賴兵士總哨而下人人希望陞賞
乃肯竭力用命然船隻不無先後人心不無勇怯非
惟今日兩省數百艘爲然在昔一省一軍之勢亦所
不免若不預爲差別則勇者急於衝鋒而不暇取級
怯者遷延隨後而撈斬返多不惟賞賚不明無以使
日後之心服抑或激勸無別返以啓目前之觀望是
一體之法本欲求同而其流之弊適以致異也事干

軍機台行議定以勵衆心爲此案仰巡海道卽便會同興泉道再會二總鎮細加酌議兵船臨敵擒斬賊首曾一本并斬獲賊從級者爲上功若止擒賊首而斬獲賊從少者作何等第其或奮勇先登衝鋒破敵而功級反少或退縮居後因人成事而功級反多者作何分別又或一省之船先將賊船剿滅收獲全功而一省之船在後未至作何論叙又或賊分兩路官兵分敵各獲功級者作何等分務要開款會議停當具由詳奪刊示兩省各船官兵庶衆心知所激勵而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李中丞集

三

奮勇齊一蕩平可立見矣

行巡海道

周壽成就

提督軍門都御史李爲盤獲賊犯事據泰將張元勳呈稱盤獲被虜逃回一名林文惠係詔安山南村人執稱賊被梅嶺五人將酒米鹽魚數船送去賊船係曾一本阿舅阿丈蔡與五船頭日領去分與各賊食訖每船死有百十餘人卽將梅嶺五人割肉殺死止留一人未殺等情爲照前項用壽係軍門密計令卑職用之因梅嶺人傅茂英及山文景之子曾蒙總兵

李差往賊船招撫卑職密令把總錢助禮買米三十石酒二十罈鹽魚五百斤假托傅茂英順帶往船換買彼虜小斯今用毒已有效驗傅茂英等緣此遇害可憫等因其呈到院據此案照先該本院用刻密示沿海良民但能於酒米魚肉中置毒毒死賊從一船者賞銀千兩今傅茂英等乃能仗義行計殲毒賊不多亦足致疑賊心以疎接濟且各役因此喪身誠可憐惻相應查恤爲此牌仰本道卽便查訪傅茂英等果否用計毒死賊徒是實否因是被害若干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李中丞集

三

人仍酌議作何分別卹賞以示軍門大信以勵將來

向義之士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纂輯

郡人 周立敷勳向 彭 賓燕文

曾孫徐孚遠開公校

徐司寇奏疏

疏

徐陔

奏為懇乞 天恩酌時事備法紀以善臣民以

聖治事

臣一介草茅昧無知識荷蒙 聖恩拔置濫廁爵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五

臣等

三法司之末感激遭隆莫罄名言臣自任今職以來

歷審一應罪囚習見人情日流於放逸國典未見

具欽遵事關職守不容隱默輒敢昧死為我 皇上

陳之

計開

一竊盜軍舍除下 臣查軍舍除丁凡竊盜止問罪而

免刺字三犯則與民三竊者一體處絞此輩偷盜之

罪既不少貸之於先三犯之殺又不未滅之於後止

是中間免刺一便以民不同答 臣初見軍官軍人

等身行陣萬死一生以立戰功故以此優之惟前

及於餘丁人等亦免刺耳今之軍人偷生犯食井

國初之比甚矣軍官軍吏總小旗將軍力士校尉勇

士稍有職役可守各日稍役是以循知畏懼不敢多

犯若軍人止除軍匠舍餘人等順以不刺為例謂得

掩飾轉相效尤零無警畏視民十死八九實為長奸

臣愚以為此輩既不為省罪矣又何必得免其刺以

冀之趨而教之偷乎今請著為定例與民犯一體刺

字俾得其法如遇征調巡捕等項稍有微功者准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五

臣等

告官起除使知自新庶作其勇

一詐欺取財貪贖不止 惟見行律法小民小臣犯

贓分赴亦必追問人官給主蓋彼于上無法而無所

畏憚故也宜其知所懲警矣而有屢犯不悛者豈無

日哉比犯贓私臣於審錄時每見犯該追贓罪因輒

與僚屬嘆論即報所傳巡撫總督等官被人指摘贓

私累至數十萬 朝廷大法僅行于下而不行於上

往往止于降調重者不過問作為民若九軍則十一

矣追贓者蓋萬一耳是累犯贓之徒少者罪反重而

宜嚴多者罪反輕而宜縱乎此其故不可言也夫天下之財皆民之膏血朝廷之財也向來督撫在外或以兵餉或以加派或以勸借或以酷刑或以訪拿或以紙贖或公行取討或虛價勒買或因事受賄或使盜庫藏百計攘奪千軍剋削于民爲神人共憤及被論劾獨得偏廢追贓之法降調者仍享富貴退黜者亦以富終其身及于子孫足以示戒是以官民效尤屢犯不止此不當盡法以立之防乎或謂言官風聞未必皆實臣愚以爲一人之言客或有風聞之皇明經世編

直隸等處腹裏及各邊關一應督撫等官不拘在任在家還轉聽勘回籍等項但有贓私狼籍形蹟顯著者亦必須吏部都察院同南京科道從公會議糾劾逐一追贓解嚴以充邊儲以雪郡忿用寬民力或賜民租其追贓未完者催完未勘者催勘欺庇黨護者必罪庶足以爲天下臣民詐欺貪黷者之戒如此而後國法庶幾其少伸也

一侵換給主贓物臣等因審南京兵馬某人而知其然弊亦不止于此有等入官贓私干係違禁民間所不敢用變賣無主者收貯各衙門庫內日久贓吏併監守人役抵換及致疎虞損失誠有可惜又有各處變賣贓物往往通同賤估剋換及將賣價匿入私囊不濟公用臣請定爲罪名不拘在內在外以充朝廷犒賞之用仍要犯人招出曉送違例物件之人及行令科道訪實奏聞處治出者受者之罪其民間可變賣者悉應陸續變價追冊送部以充邊儲不得吝畱在干各衙門致令似前埋沒失所巡按御史滿日將已未變賣會否送部參擬如因循故違及操給

主贖物者分別治罪追賠以警奸貪。

一恐贖取財屢犯者，臣查得律法凡惡誘取人財者，計匪准竊盜論加一等免刺。南京提法司頃犯此者已經刑部問擬，臣等審回發落訖。但此法初不專爲小民設也，大小職官吏書人等有犯亦當以此施之。夫何向來法制但施于民而不加于官，是以官吏肆志貪計，嚇取小民畏威而不敢怒，而不敢言也。致如恭國公府近年因發遣軍犯先自詐取送與財物勒添至數千兩而後止。大官民贖物只當供朝廷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平露堂

之用，各衙門堂官承機嚇取，足與朝廷爭財，罪狀甚細。臣請定爲罪例，凡此等衣冠惡嚇大盜務盡本法併官吏受財追奪之法，同僚及吏書人等俱得一體舉首。如有不行覺查舉首及通同作弊者，或被他人告發，或被科道論劾，與犯人一體治罪。

一奸民違法，臣惟投獻詭寄及夥計等項之弊。南京上民往往有之，近來天下府州縣凡奸民之田，詭寄於官戶者亦甚衆矣。小民或以十分之四五，當十分之差，或以十分之六七，當十分之差。而此輩安然坐

享富貴，則包庇者廣耳，不立之法以障巨湖，則田產將盡歸巨室，而小民之戶田稀矣。皇上睿復望有當差之民耶？小民若之何而可存活也？伏望皇上亟念民隱，斷自宸衷，特降德音，令法司衙門會同戶部酌議大小職官等項濫受投獻詭寄夥計一應之罪，以蘇積困，以廣我皇上愛養元元之意。若有自首者，豁免其罪，其田聽與小民一體當差。悉將黃白三冊改正。如有不首及本戶似前喻利不肯當差者，許里甲人等據實舉首治以應得之罪，仍將其田入官收租送部，以充邊儲。所司明知故縱者，併治以罪。則小民庶乎可少存萬一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平露堂

一宦家網利，臣查律法官豪勢要之人，乘船經過關津，不服盤驗者杖一百。此蓋謂各衙門自恃官勢，強越關津者耳。關津乃衆人共行之處，不服盤驗，非越分生事之比。況以有官者尚坐前罪，至於運河乃專爲糧運而設，驛遞官船亦是信行，況私船裝載客貨者可橫行其間，而無忌乎？近來官宦家人假充弟男子姪名色，撐駕官民船隻滿裝貨物，所至商販漁獵

民財憑籍官勢而奸惡聚眾賊打餘船橫行河道阻
遏根軍嚴官地方嚴迷聞堪官史毀罵平民人等無
所不至甚非禮法必須分別等第定為罪例今後不
拘官民宦家弟男丁姪等項俱有帶駕貨船仍前生
事擾擾運河及一應河道官不分有禁違禁貨物許
所在地方各邑官民人等徑自捉送所在官司將犯
人治以重罪船隻貨物盡行入官變賣送部濟邊其
捉送之人若無利賴必不肯任恐行賄仍須照依舊
稅律法於入官內將十分之三充賞以鼓其趨文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七

丁嘉堂

論斥唐蒙惡知弊

一洗審恩例臣三遇熱審之期每切仰見我皇上
好生之仁萬物一體無彼此厚薄而地有遠近而數
有多寡向來北京罪犯德青甫既四清恩澤計期至
六月中止常兩月有餘南京路遠二千里必俟文書
到日始為減免亦以六月終為限比之北京活恩每
少一月之限南北之民皆朝廷赤子皇上之施

行亦非不欲均乎也地勢阻之耳然地不可縮而法
則可以隨在而宜之況南方暑熱六七月之間正歲
若不為之議處不幾于重虛皇上之恩而使罰
都人民仰望之懸懸乎臣請今後以不定之日數議
為定例北京自恩命頒額之日算至六月終止凡若
于日南京合無不拘六月終之限以文書到日為始
亦令算足北京日數俾得齊沾聖澤庶乎加惠
都重地之民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八

丁嘉堂

一死罪孕婦臣查婦人犯死罪懷孕者產後百日行
刑蓋立法之意以有法在百日之內則其所生子女
不得乳哺必致喪失故為此限誠不忍以一罪而傷
二命又計本婦所生百日之外有翁姑父母兄弟等
項至親設法代哺尚可全辜故也臣常尋問送審干
証諸人探知死罪孕婦但有出孤貧遺腹別無翁姑
之母兄弟等項至親依靠者則其百日之後將何所
歸又況幼小無人收買必至遺棄此不至併殺之已
乎我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北京每歲秋後三覆
奏重罪死囚酌以寬恩援死感賴再生大造此等切

男則幸固母之故、孤寡無依、而併喪其生耶、古人啓
蟄不殺、方長不折、者爲美談、于物且然、況此幼孩、某
已成、人不爲立法曲全、不幾于梗、皇仁、而傷元氣
乎、臣請爲定例、以補律之未著、今後凡死罪孕婦、如
有親人可以付托所生者、俱依本律施行、若遇前項
無夫及無親人可托者、合無審究明實、寬限年
月、待所生子女、可以自行乞丐、然後行刑、庶可保全
幼孩之生、其或假此欺弊者、治罪如此、將見我皇
上無疆之澤、覃敷于無告蟻類、而律法之本意、并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 百五十七

陳子龍附子 宋徵璧尚書 選輯

徐子遠附公 李待問存我

許清毓介夫奏題

龍亭丞摘稿

奏議

脫尚鵬

題爲釐宿弊以均賦役事

均民世係役

切惟民間大患莫甚於賦役之不均賦役不均實由於優免之大濫臣自祇役以來卽議立十段錦之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百五十七 下 路室

通行各府州縣查將十甲內丁糧除四甲已經編過外未編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凡官吏舉監生員軍衛匠丁係例應優免者卽將應免之數開列冊前如或各甲內俱有丁糧正從一甲內優免其餘免剩者挨造入冊與民一體編差已經見諸施行外惟於編戶尚有違寄日濫之弊臣巡歷所至士民來楚額而相告皆曰編戶自優免外應與民一體當差然有司官又以具籍口辦課爲詞止將銀差量派全無力差甚至所免之數反倍徙於所納鹽斤故姦民

避重就輕者往往寄寓他戶名下致使民差愈重爲不均等情臣就經案行各府查議去後今據杭紹等府議稱民爲邦本所係鹽乃國課所資近議優免太濫以恤民艱重邦本也同初役免丁以防逃散略國課也然二者有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若井兩均平之法以齊一之安能使民寬兩便蓋國初立法他戶辦鹽上場候商支領積貯之久有消耗賸餘之苦故每一大丁優免田百畝近時各場鹽課俱已奉例改徵折銀每一大丁歲納課銀一兩八錢大丁外止以實徵小丁納銀之數爲主如一錢者免田五畝五分五釐零其餘二錢三錢以致六七錢者亦朋足一兩八錢之數准作一大丁亦俱免田百畝夫以一畝丁每年止納課一兩八錢而免田已至百畝若依民間所輸里甲均徭并各項均需差務論之每一畝歲支用銀五分總計前田百畝共得免銀五兩民之所納課銀多餘三四錢此外免剩之田又止量派輕省銀差是果所免倍於所輸況前戶完課有終歲之累百姓離差無息肩之時故人皆樂於趨

電戶於避民或借義男名色或假替局緣由入本非
電也而或捏認爲子戶本無田也而或冒收於人受
寄之弊既滋編民之差愈重且如往年優免上據在
冊電丁以免其田初非以田准丁而樂免之也自有
俟患之後祇因一二鹽場具告電丁傷耗始許有田
之電以五十畝准爲一丁辦納鹽課仍照舊規優免
致未經後患鹽場紛紛比例此詭寄之弊所以日深
而民電之不均贖此故也及查電戶之中其豪富者
出辦課銀爲力甚輕而濫免避差獲利甚厚日專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鹽中丞據稿

二 雲字

蕩巨利私置竹盤任力煎煮任情給賣而於一切有
利處所或占爲田或占爲莊漫無紀極此富者所以
日富也其貧弱電戶業無片田蕩無寸沙既無別項
規利不免照丁納課催征之急不至賣鬻逃亡木已
也蓋由電丁例不分戶其田皆總收戶長名目如優
免則論丁而有丁無田者徒有納課之苦不受優免
之賜若引豪多益寡以助丁通融辦課非惟民電
有不均之弊雖電戶之中貧富苦樂亦自有不均者
矣此誠閭閻疾苦所關所當亟爲釐正爲今之計如

電戶大丁免田百畝原經題奉 欽依固難別議若
大免則餘田與民一體審編力役此則於情法爲兩
全於民電無偏倚等因各到臣據此查得見行事例
各場電戶每一大丁免田百畝此以具在場有熬波
汲海之勞候商有消耗虧賠之苦而國課賴以供
餉卹典因之獨厚議者復恐民差妨其煎辦又云
免剩餘田止許量派輕省銀差不許困以重大力役
殊不知優免之惠徒能利於殷富不能及於貧難夫
貧者身親在場供辦則又無田可免其有田堪免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鹽中丞據稿

四 平露字

多係掛名電籍之人若本戶既果有田百畝以上則
辦課本不爲難煎鹽之役自有家人任之雖應力差
豈足爲累況近年議徵贖價已非往日之難如引鹽
則聽商人自相支買如湯地悉與電戶分派收租既
無煎辦之勞又無賠耗之苦以商人質鹽則有平價
以照丁優免則有定規夫以優免之利如此以致姦
豪之徒巧爲百出在電丁既利優免之多每受寄富
民之田在富民亦利僱役之輕多諱寄電戶之籍今
試以優免之厚薄較辦課之多寡言之如紹興府三

江曹姚錢清西興石堰等鹽場其計有五計應丁二萬九千七百餘名以三江一場例之則計國三十有四計丁四十五百三十有奇鹽課計兩不踰二千八百而所免之田計畝則一十五萬五千五百有奇卽三江一場而他場可知計紹興一府而他府亦可推矣又以詭寄之端與濫免之實言之如台州府所報臨海等縣有如一戶係絕產不辦鹽明是丁盡戶存却又帶有民田塗田與夫山地各若干遇編差役有司既免其丁復免其田免外又止派輕省銀差又有戶本無丁而以義男女塔名色冒收入籍者有已本無田而以新收續置名色賣收入册者又有如一戶係軍軍存絕免丁之外又復免田若此之弊舉一戶而他戶可知卽一縣而他縣亦可見矣邇來竈丁口增民丁口減希田日多民田日少要皆詭寄之間驗也蓋不惟詭田而又詭丁矣彼竈戶十年止辦課銀一十八兩如民戶十年之內審編正役均徭丁田各一度輕重等役不同其至重者毋費銀百兩民田之間相較懸絕若竈戶復於百畝之外免利之

田又止單派輕省銀差則百凡重役未免悉派於小民切恐竈戶之詭弊日滋而小民之困苦日甚其勢必不能支矣

題爲均徭役以杜偏累以紓民困事

查得撥屬各州縣編審均徭俱隨各甲內原額丁田役年編派其法初未嘗不善但姦民欲避重就輕往往詭寄糧多甲下而宦豪之家又花分子戶頻年告免更相影射以致輕重愈失其平法意蓋蕩然矣臣入浙之初切見有司賦歛煩急民不堪命已經議將

館夫庫子改爲銀差年級役滿免其守支鹽捕徵銀抵補額課凡此皆均徭中之重役先該臣具疏題請小民皆欣欣然向臣稱便近該臣查得餘姚平湖二縣原舊有均徭一條鞭之法凡歲編徭役俱於十年內通融隨糧帶徵行之有年事尤簡便蓋以十年之久而貢之一一年則重而難以一年之役而均之十年則輕而易官免編審之勞民受均平之賜然入戶有貧富不同復將丁田分而爲二有田之丁及以田折丁者缺丁編銀必增其數有丁無田者毋丁編銀

量爲遞減使於均平之中而寓存恤之意其除龍寄
目免之弊一旦革除始盡通變宜民法莫良於此矣
但土俗民情繁難取必又經通行各府州縣查訪相
同臣恐已編過五甲惟有五甲應編其間優免扣除
勢難牽合每巡歷所至節據潮州等府士民人等咸
謂額除已編五年一面將未編五年查照通融均平
今恐沮撓不行或致中變士民之言如出一口故臣
深知此法雖然可行雖歷百世而無弊也况紹興所
屬臣已督行一年早有明效別無可疑除通行各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下露堂
守延道酌議另行外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參酌如
議施行

題爲陳本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

劉淵泰

竊惟廣東一省西北聯絡五嶺東南大海在昔漢唐
維若紫潮踰濶山海之冠噓聚不時詩曰迨天之未
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夫智者鏡幾以先圖勇者
乘時以自固此何時也而議之曰陰雨未至可乎臣
生長海邦習聞已久謹摘其禍切門庭履霜堅冰在
著爲論列竊效詩人桑土預徹之義惟 陛下試垂

聽焉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山海由來至遠其澳
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臺即澳門也外
環大海接于罪剽曰石岐海乃番夷市廛交易之所
往年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盡其餘番商私
齎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於撫按衙門始
放人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一乃聽貿易焉其通
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爲之惟繫環耳教番
衣服聲言每年夏秋間夷舶乘風而至往往止二三艘
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倍增焉往年俱泊浪白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
棲息迨船出洋卽撤去近數年來始入螺鏡澳蔡室
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
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貧老
夢幻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衆始萬
人矣地形異服瀾蒲山海劍芒櫓日火砲云云則
人而怒明獸其素性然也茲人且遊之淺肆居民蔑
視澳官漸不可長若一旦豺狼改慮不爲狗鼠之謀
不圖錮鉢之利擁衆入據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

鼓噪直趨會城。俄頃而至。其禍誠自不意。二者可不逆爲之慮耶。議者欲於澳門狹處。用石填塞。但番船藉行以固香山門戶。誠是也。然礮石塞海。經費浩煩。無從取給。舉事當待何時。或欲縱火焚其居以散其黨。爲力較易。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覷。伺我動靜。可復用此故智耶。試者又欲將澳以上雍麥以上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官一員。單劄具聞。委以重權。時加議察。使華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盤之後。驢執官京者聽其交易。而取平焉。是亦一道也。然關城之設。勢孤而援寡。或變起不測。適足以爲驚駭之資。豈能制其出入乎。安邊者貴消禍於未然。懷遠者在伸威於既玩。臣愚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而爲隔處。明諭以朝廷德威。厚加賞犒。使之撤屋而趨。順往來其灣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舊例。如或徘徊顧望。卽呈督撫軍門親臨境上。慰諭而警蹕之。必欲早爲萬全之慮。而後已。若以啓釁爲憂。則禍孽之萌。亦當早見。而預待之。况有舊澳見存。皆其

平日所親見聞者。彼將何從詫怨乎。番頭抽盤。一時近利。而竊據內地。實將來隱憂。策類以繁根株。難拔。後雖自其智力。獨日余何。或謂彼利中國通關市。豈忍爲變。孰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殷鑒不遠。明者觀木萌。況已著乎。急則變速。而禍小。緩則變遲。而禍大。惟督撫軍門加意調停。從宜酌處。毋逆其繆慕中國之心。就於通事中。擇其便給者。優以殊格。使掉其舌鋒。爲說客。開示禍福。以陰折其驕悍之氣。自後番船入境。仍泊往年舊澳。照常交易。無失其關市歲利。復嚴布通番之令。凡姦人之私買番貨。畔民之投入番船。及畧賣人口。擅賣兵器者。悉按正其罪。俾人習知有法之可畏。而不敢爲射利之圖。臣謹既定威信。潛孚。查往年所以禁制而防禦之者。悉遵舊例。施行則諸夷自將馴服。而默奪其邪心。卽禍本潛消矣。酌陳備邊未議以廣屯種疏 題 年 補 附

竊惟邊人能安其居。而樂其業。在內地則生聚蓋繁。而日廬日闢。在邊關則藩垣孔固。而烽戍夜寧。故食足兵強。爲久安長治之計。誠莫踰此。臣職專屯務。已

別有疏請自 上裁其事隸兵部掌行告各另具
題以 查議該鎮邊事在諸臣夙夜焦勞率策單舉
臣復何言但念屯牧所關義當建白謹放一得之愚
備 聖明採擇 一固邊防以興農業查得薊昌二
鎮重岡複嶺蹊徑狹小林木茂密官軍可以設伏胡
馬不得直馳故先年東路惟設巡撫一員兵備一員
戶部管糧官一員歲費不過數萬緡而止近來增設
文武大臣及沿邊官軍其兵費視三十年前 數
十倍兼以脩邊建寨舉無遺策而虜人犯塞迄無寧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寇 宣

時其故何哉蓋由嘉靖廿年間沿邊諸臣以營繕之
故輒伐木取材不思爲邊關萬世慮其後積習相仍
遂弛厲禁燒柴爲炭折枝爲薪益無復顧忌馴致今
且殆有其焉或伐木徧搜於絕嶠以給脩邊之工或
採薪貿易於通衢以供撫夷之費斧斤剝削萌蘖殆
盡無遺乎蹊徑日通險隘日夷也夫脩邊之役河爲
備禦大策然勢不能敵則潰牆而入拒之爲難邊牆
之外深溝長溝遠者數百里自謂神馬亦難飛渡然
虜人擁衆數萬捧土填之卽十里深溝俄頃皆爲平

地雖有探邊將士地里家職豈特曄所能及乎惟繁
植林木其利比於築長城其勢壯於十萬師其險踰
於山川丘堦邊臣莫不知之而竟莫有役然身任其
責而嚴禁樵採者何耶蓋脩邊工程或無虛日給賞
屬矣勛費鉅萬沿邊將士利害所關悉竭其膏脂爲
之雖營給以官銀其間豈能十 非借樵採兼扣月
糧將安取給乎且邊工以丈尺分嚴最帥將領而上
皆藉口於此爲功能以遊詬責而何暇於林木之愛
乎就令從今栽植計其效當在數年之後任勞於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寇 宣

而不能必其成於旦夕之間故皆置諸度外自今日
觀之得失利害較然其明胡馬數入卽不獨屯田無
機而民間耕鑿亦豈能安其業乎臣愚謂修邊固不
可廢而植木爲急近日開行境上見邊牆率多完固
其間所未備者特補葺之工耳之行督撫衙門通行
備總參等官各照原分信地凡邊牆之外山崖空曠
去處廣種樹木如榆柳之類皆易生之物如棗柿之
類皆北土所宜彼此聯絡各橫閘十餘里每十以種
木多寡爲邊功之優劣巡關御史通行委官查驗分

如不足仍聚不勝約比有故違權採者民則引例發
遣軍調制草地面而部野官不能禁錮一體重究則
數年之後千里成林而商人經山牧之路矣其視今
日脩邊之勞遠難易相去豈特倍蓰而況邊防歲久
未免頽頹復勞脩葺若林木培其根抵日漸長養不
待一年即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邊塵不動徧野皆
農何患屯政之不舉乎至於邊牆以裏各有險隘之
地如兩山對峙峭壁危立僅可單騎通行即相度地
宜厚植林木若虜寇內犯或扼其初至或擊其情歸
自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字

或邊其前或掩其後據險設伏皆可恃以用吾之長
技矣或曰遵化鐵冶及撫資脩邊皆於樵採不可缺
之何其能已乎大 國家兵政備邊爲急若能制
禦胡虜卽百鐵冶皆設法區處當亦不難撫夷諸費
久累軍丁已非優卹之道獨不可悉爲酌議乎是在
任事諸臣一注厝之聞耳

清聖法疏

武通引疏

竊惟 國家經費莫大於邊儲兩淮黃海爲鹽歲課
甲天下九邊之供億實賴之先年邊計常盈公私兼

想迨來時異場殊沿革不一成法幾於蕩然矣或取
給於一時而不防其本流之患或幸持於眾論而不
察其受弊之源專事紛更遂無寧歲臣謬叨總理之
任愧無經畧之才惴惴懼責旁稽往牒已經督同各
該兵備等官就事叅詳因時考訂悉加釐度曲示劑
畫酌通變權宜之方爲救弊補偏之術欲遵 勅諭
條目照款開陳實出于慮之愚似爲一得之見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聖澤者作何處通

法不通積累數多則勢難盡舉如先年加增工本鹽

法不通積累數多則勢難盡舉如先年加增工本鹽

之病根也若非權宜酌處終無疏通之期查得淮南
每年引鹽捌單每單柒萬三千引今議加爲八萬五
千引淮北每年四單每單該鹽五萬引今議加爲五
萬五千引淮南淮北每歲共加引一十一萬六千有
奇行鹽地方消遺甚易商人稱便課額日增見在淮
鹽不三年可以盡課矣至於銷引銷鹽皆疏通之良
法除各單加掣外吏欲比照嘉靖初年事例改行小

鹽分引止四百八十五斤淮南納餘鹽銀五錢二分五厘淮北三錢七分三厘若令即日解細小包未免工費煩難商人虧損恭候題奉 欽依到日爲始印行各場細鹽俱照嘉靖初年斤數不許過多候准鹽掣滿然後挨掣小鹽淮南每單八萬五千引扣算加增爲十萬四千引淮北每單五萬五千引扣算加增爲七萬引一年之內復多銷引日二十一萬有奇較諸常額每年多銷引日共三十二萬八千引疏通之法何以加此或曰小鹽之行銷引雖易每年少餘銀二萬五千七百六十兩於課額得無損乎臣反覆思之歲額餘銀六十萬非盡爲餘鹽得此蓋於割沒取鹽時今引日既多則割沒益倍矣當不下十萬之數又何患餘銀之不足乎每引少餘鹽六十五斤因而減納餘銀一錢七分五厘一則寬商人一則疏通引口不惟可銷目前之壅滯蠲傳之經久似亦可行而無害歟矣若欲照見行則例每引五百五十斤須行引日盡銷之後再加酌議另行亦未爲晚也一稽查實效竊惟天下之事職掌既相關則責成當有

明法彼此相避其則終致爲虛文兩淮行鹽地方除巡鹽御史歲經巡歷考成外其餘事關各省禁令難齊先年總理鹽法部御史累經題奉 欽依坐委江西湖廣河南鹽法道嚴行監督各該有司以銷引之多寡別功過之微最具有不及數者仰考滿給由嚴行查覈參問自係各有明條而該道之舉劾兩淮巡鹽御史實柄之法可謂詳且密矣然引之銷數十無四五官之勘驗百無二三若舉刺該道則寂乎未聞此無他皆積習相沿之過也臣至兩淮查前後題請事宜悉已通行各省矣然稽其成效造報者誰與實歲者誰與簿牒全不相聞功罪何由考見鹽法之衆寡何怪其然也臣愚再三籌之謂各省府州縣縣遠邇獨以鹽法道一人兼督雖辦事有事職其實勢難必行遇智巧有司輒以空文相蒙蔽役能一一就近察之查得各府皆有守巡道分駐一友就令將部內州縣各從近地分管某州縣隸分守道某州縣隸分巡道各府州縣設立循環文簿二冊每季內開商人運到官鹽若干引日若干或自行發賣或舖戶轉

欺彼此有無抑勒鹽法果否疏通州縣一體查造各
商併造所屬凡有利病事宜逐一具詳區處如或水
陸難行商人不到有何緣由俱要明開以便查議每
季終將原簿并截商文引同時齎送各該道覆查無
異卽令具印鈐文簿一扇通將分理府州縣驗其引
日分別功罪某完及幾分某不及幾分遵照先年題
准事例明開某應免某應戒飭或參問任俸等項
各為差等聽巡鹽御史上半年於六月終下半年於
十二月終查道路遠近各差人給與脚力齎文前去
查取守巡道卽以原引連簿封付本差領回其巡鹽
御史卽將各守巡道所擬再加參酌照例開列除款
應參者參應獎者獎通於接督一年內具題部
據實覆請獎加勸懲議減開中竊惟兩淮鹽
法自昔疏通近因開中數多而商人附帶餘鹽倍
獲無算鹽多則商道不盡引多則支掣不及且益月
累力無所施今丁本之鹽已停一二年來漸見疏通
此其明驗也然守支商人今猶苦之查得舊制兩
淮鹽法七分常股三分存積近因報中紛紛而二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下

冬色亦混然無符矣今欲於七分常股照常開中而
有積二分暫行停止使引日既少鹽價必增人倚樂
趨而其效立見矣此於本色俱邊之數雖一時未免
少減然權宜通變且茲將來誠未可屑屑為錙銖計
也況掣鹽之數一如往年解部餘銀照常不廢亦何
憚而不為耶一先期給引查得鹽運司每年預支
官銀過本欽依事理差人前往南京戶部請給當
年引日同司給發商人以免守候之苦此法人人稱
便但據各商告稱南部請引姦弊多端托故難辦
索無厭有後至而先給者有坐守經年而展轉遷延
者此皆職掌官員失於稽察以致左右人等任意科
求商人久虧鹽法壅滯亦多坐此臣愚乞行兩京戶
部每年坐委司官一員專管鹽引如運司預請開給
卽具呈巡鹽御史移文該部經管官員務要依期給
發仍具回文合驗若復仍前遲悞擬實查參庶事有
專職關領如期而商人支鹽不致曠日持久矣
私販者作何禁制一收買餘鹽查得私鹽橫溢則
官鹽壅滯而私販之所以盛行者以餘鹽未盡臣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下

也。蓋物價數口之家全資餘鹽以為生計。若商人販買不盡則其勢不得不歸之私販矣。今欲各戶竈丁之多寡人力之強弱。盤鐵若王草蕩若干。瀉池若干。終歲所煎正鹽若干。應有餘鹽若干。分司官先期督同場官總催人等逐戶面審登記簿籍。每年除正鹽併商人收買餘鹽外。仍有剩數若干。官為收買。其合用鹽價。滿於割及餘銀內。借需十餘萬。以備支用。或謂官買餘鹽則竈丁與官交易。未免納鹽有轉輸之難。竈銀有守候之苦。其何以堪。若轉販於民間。卽

口明發書編
記中承稱 續編 卷九

俄頃立就。絕無庸難。雖至愚者亦登肯舍此而趨彼哉。此其說誠然。臣三復思之。亦處之未盡。其方云。爾查得各場多設竈丁。皆習開鹽場之利病。而朝夕與俱者也。今欲於上場僉肆各中下場各束名。免其總辦等役。責令管買餘鹽。按月給領官銀。授以印信文簿。令其將銀自壹錢以上者皆預先釐定。各照輕重數目。另封收貯。如遇竈丁餘鹽。卽時秤對明白。就給見銀。不許頃刻留滯。其各場俱有竈舍。通行絡理。苦益每倉添設人夫犬場四名。小場二名。同原設倉

大石丁石有。其販客從重追究。每年收買。存盈或賸以爲有積。或買補商人。令其照常納價。其苦益處草等項。俱用官銀。每半月該場官吏查算一次。每月終將買過鹽斤用過銀兩開印信手本。送各該分司。稽查。每季終各分司親赴各場。照依月報數目。查丈鹽斤。有無少欠。類造鹽冊。關送總司。備呈巡鹽御史。每年冬夏二季造冊報部查考。凡一切典守之責。或力不能支。如水火盜賊之類。卽分司官親行勘驗。不得除害追賠。其收支各項利弊事宜。俱候逐一稟官核

口明發書編
記中承稱 續編 卷九

加酌處。至於餘鹽之價。此商人交易者。須量爲增益。登鹽倉之遠近。難齊道路之險夷。不一有商人應支正鹽。而枋派場分屬遠。自願別場買補。不願本場關支。以避脚價之費。卽此推之。則竈丁餘鹽。不可不收。而其價實有不可強同。悉聽分司官隨地酌量。斷爲區處。每百斤比常價或加伍分。或加叁分。使竈丁樂於官買。而翁然從之。乃爲良策。其收買之人。如有抑勒虧損。將竈丁印時口告。以憑究罪。竈丁未納正鹽。先行轉賣。及販與鹽徒。定行從重處治。各分司刻示

晚諭通知以便遵守或曰解部餘銀歲不可缺今借買除鹽則不能取足原額矣年例所需何以應之夫事固有先損而後益者借餘銀以買餘鹽銀兩不能依期以解部而原銀初未嘗損也況所收餘鹽需待有積以備他年關中則其利更有不可勝言者臣所謂毋取給於目前而圖爲經久之利者此類是也

一禁止私煎查得淮南安豐諸場鹽出於煎燒必藉用盤鐵淮北白駒諸場鹽出於曬晒必藉用埭池然盤鐵原有定額埭池原有定口非竈戶所能私專置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十一

平海堂

造也今則家家增竈戶戶開池場官畏而不敢問司官遠而不及知私晒私煎日增月盛蓋不知私晒之積將何所紀極也夫此不治而規規於私鹽之緝捕僅諸治水泉源方滲九泥可封濟水橫流則千防莫防矣臣細加咨度訪之貧竈極陳賄弊謂在嘉靖癸拾年告鹽損壞告官脩理富竈多商合謀作弊始告於官曰鹽鐵重大而難於脩補鑄鐵輕省而便於置造臣輕煎之鹽青而鑄鍋鐵之鹽白而澤商人有取舍焉官司聽其便宜而許之鍋鐵之興始於此然偷

官有防禁也繼而富竈更經紀合謀再白于官曰鍋鐵難客置買但鐵冶住在鎮江隔越長江之險置買甚難乞要召匠開鋪于揚州就近買辦免遭覆溺官司又墜其可欺之方而信之遂召鐵匠就白塔河開場鼓鑄而擅買私鐵者明日張膽而爲之縱橫終經蕩然而莫之禁矣是以各場富竈家置叁伍鍋者有之棄置拾鍋者有之貧竈爲之備工草蕩因而被占巨船興販歲無虛日問其壹鍋日煎火鹽幾何謂每鍋一伏火可得火鹽壹大桶一伏火者一日一夜也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十一

平海堂

壹桶者以斤計之可得貳百餘斤也夫壹鍋日計火鹽可得貳百斤則拾鍋一日可得貳千斤百鍋可得貳萬斤各場終歲殆莫計其幾千百萬矣多方緝捕可得而止之乎今欲將鐵匠即日通回鎮江原籍不許居住揚州開鑄以絕其私煎之具各分司官督令各場官吏親詣各竈督同總解竈頭逐場逐戶查報磚池若干私池若干盤錢若干官鐵若干私鐵若干盡數開申以憑酌量每場用盤幾角用搬幾日計壹場額銀若干該用鍋鐵若干如盤鐵不便煎燒從宜

其民鈔銀亦可也。但須官爲製造。每官鐵必一運。同他押。無花押。則爲私鐵。置私鐵者。比照私鹽。十斤。坐以重罪。有犯而不舉者。則同竈連坐。本場官吏坐。職弁究。至於晒鹽場。分私築鹽池者。盡行填塞。每歲。是動御史。出其不意。條委一官行查。庶幾法禁嚴而。私鹽絕。私鹽絕而。與販息矣。然鹽徒之出沒無定。而。巡緝爲難。竈戶之煎煮有常。而禁捕爲易。其本又在。三分司官。各在本場住劄。以時督率場官巡視。議察。則弊端無所逃矣。否則以邊海產鹽之地。而盡委於。自明私鹽。結。中。分。法。例。之。大。意。王。二。等。會。拾數場官。而責其令行於姦竈。私煎私鐵。其可得而。盡素乎。謹者。又謂鹽法固在通商。尤當恤竈。假令盡。禁私煎。彼其竈日不聊生。將何所資以爲衣食。倚仲。計取此其慮誠然。臣愚則曰。置私鐵私池。以私煎者。非貧竈之力所能爲也。貧竈無立錫之地。不過自食。其力可惟富竈累計千萬。交結場官。串通總催。大開。固竈之門。至收摩斷之利。若一槩姑息。而不思所以。處之。是所恤者小。而所妨者大也。此私煎之所以不。可不禁也。

專利徧累者。作何剝奪。一酌處引價。查得。國初。原無邊商。內商各色。自邊商難於守支。故賣引于內。商。內商難於報申。故買引于邊商。一專報中。一守。支。其初。鹽法疏通。引可速賣。鹽可速掣。彼此交易。兩。利俱全。今鹽法不行。在內商有支鹽上堆。數年而不。得掣者。則其不樂於買引。非得已也。勢也。由是抑勒。減價之弊生。而邊商始覺額矣。在邊商有引到司。數年而不得買者。則其告掣河鹽。亦非得已也。勢也。由是展轉增價之議興。而內商始創月矣。轉相攻激。現爲寇仇。故曲示調停。河鹽掣三單。淮鹽掣五單。蓋。以邊商之報中也。揭資於一二年之前。轉粟于數千。里之外。備風沐雨。履危蹈險。甚至官司逼勒。盤詰。產以應其求。反齎介鈔到司。而又苦于內商之抑勒。若非超掣河鹽。激勵而鼓舞之。卽商解散邊塞空。虛。將欲導其流而先竭其源。消微熾其枝而先戕其。幹爲。國家飛輓者。誰與此。河鹽誠不可不掣矣。又。據邊商召應。請等赴臣控訴。統稱河鹽既行。卽內商。堆鹽守支。年久。深以壅塞爲患。若分撥引目。必待八。

年以上者得享實坐受虧損蠲主恩者不爲也故邊
商至此引既不能賤售鹽復不能守支亦於是乎生
因矣臣反覆咨詢乃知邊人中納糧草利在查引以
資奇贏之利朝入淮而暮還家乃具情也今留淮他
鄉淹踰歲月闕給引日收買餘鹽勞苦萬狀邊人何
以堪此況餘鹽納價動稱鉅萬負重資而奔走南北
往返畏途豈無他虞且聞告挈河鹽坐規厚利者多
係截買之人於沿邊報中者無與焉故賫之輿情皆
稱河鹽之行否而鹽法之通塞隨之近查內商支鹽

上堪比三年前十減七八人情向背利害較然河鹽決不可不停矣然停掣河鹽而不詳議引價卽彼此紛爭何時而定已經劄行兵備道召集邊內二商從公酌議將邊商引價著爲三等分撥見引淮南定銀收錢淮北定銀捌錢分撥起紙開引淮南捌錢淮北朱錢分撥到司助合淮南朱錢淮北陸錢劑量得宜彼此循便若井設法再爲區處則將來內商之抑勒邊商之坐守猶夫故也今令內商將的名報出造冊

司於於各船如商人該掣印宜有引信云云有誤云
查口引方准造單呈報驗單用印給單不得自便
無折引不許過橋入單臣覆審各商心誠感服市處
分商當別無異所以以後邊商上納楊草商內分引
以彼此相濟著爲定規若邊商余鈔已到而內商批
扣留難許造單爲違近司照數給價以便即日回邊
收其引口即爲完納云云臣覆審各商心誠感服市處
凡有引口在官內商依原價承買其官給價銀乞暫
暫割沒餘銀貳拾萬以備支用轉移之間當不出三
月外卽原銀照常解部欠數年紛爭銀于一口停河
皇明經世編

之邊商跋涉諸艱視內商何啻什伯蓋內商利重則趨利輒開散鹽斤非價賈不賣餘鹽非價賤不收雖有守支之勞終獲自然之利是專同者內商偏累者邊商也告鹽河鹽乃其不得已之下策云耳 曰初正言之外原無餘鹽隨到隨支隨賣其軍故不爲餘力由引日疏通今起掣河鹽似爲邊商得利以支制之貴行十內商而轉販獲利復遠不逮焉所得無幾而利歸徇貨之家矣然則邊商亦何樂而爲此耶故

邊商日以爲偏累而以專利惡內商內商亦以爲偏累而以專利使邊商其趨利也猶水之無坊也苟無所底止則橫決之患孰能禦之惟引債一定則停河鹽於邊商不爲推抑行淮鹽於內商不爲偏利在此無滯滯之患在彼無缺之私二商相爲表裏本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一拆鹽鋪戶查得各商製鹽之後運赴各州縣地方不能親賣卽有司查報販賣之家督令承買隨便轉販而先以鹽價給商人謂之拆鹽鋪戶各該地方去鹽場隔遠者私鹽不到官鹽

平露堂

大行鋪戶皆聚爲之惟淮揚地方附近鹽場民間買食私鹽視官價減十之七八以致鋪戶之鹽無地消遣官商從價破產包賠且報克之時有力者皆資緣脫免渾中人之案乃身在此役其爲累蓋百有餘年矣定銷引日迫併其難鹽法壅滯此亦一端臣初入境叩紛紛赴訴因召集各處水商細加訪問客稱大江以南地廣民一食鹽數多隨宜分派再增鹽水於萬引綽然有餘已行兵備道而審諸商開坐數日查府拆賣之引陸萬有奇均派各省地方無致飽

累鋪戶似得調停之法矣或謂鹽法之往當自定始若附屬各州縣軍民通令坐食私鹽恐非所以開法古有計口授鹽而納直于官其法似爲可行請查各州縣戶口冊酌量差等盡以官鹽付掌印官照里分授而歲徵其價解司憲法守畫一遠近無議大私鹽之禁律例甚嚴若使法不能行則課額何由取足但鹽之給散銀之追徵戶口實數難憑未免日增煩擾且貧難軍民皆挑背孔易米度日原不在法禁之內則民謂買食亦不盡禁可知也況間有汲水爲酒而

平露堂

終歲不食鹽者卽一槩派徵可乎夫革去拆鹽鋪戶使免偏累傾家無容議矣若使近場居民盡食官鹽照常納價似爲難行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此實有裨于陛下特恩也一報中糧草查得各邊開中鹽糧務要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奪則例具奏召商中納此祖宗成規也邇來邊上中約多不依時估及難依時估而轉運交收額給勘合其間私費尤難盡言其或以徭徭爲詞而陰行利罰之訪遊商之下堪命久矣糧草涉貴商人規避

遂督責沿邊有司或報廢寶富戶或提原日商人強逼上納如捕重因其間需用宅括資財破家以奔命者飲泣呼入無從籲告可勝嘆哉大國家以鹽課供邊其利甚大往年權貴之家屬託資緣欲染指於其間猶恐不入于今商人之散招之不來而逼勒富民代之此其利害較然矣輕費無窮民力有限以九邊兵食大計而偏累無辜罔非仁人之所惡聞亦登備邊長久之計耶臣生長東南於商人中鹽納棉草利病纖悉未得其詳獨念利之所在人心趨之惟裁抑已甚則蠶父不能殖其子蚩努力之所能驅遣乎今議於商人報納糧草曲加存恤減斤重寬斗頭計時估若干仍量洞數目若干以補其各色私費至於科罰勸借通行禁革倉鈔勘合給不踰時凡能寬一分使商人受一分之賜莫不極力爲之其間別有區處事宜關係內地鹽法有非邊臣所能徑行者乞行各邊巡撫及管糧郎中等官題本擬議修要委曲周全勉爲商人計各不貽題請行臣與巡鹽御史加意稽覈內外相通互爲變通必使鹽法大行商人快

集始爲千百年水利其責報商民逼納糧草不知此法制自何年乞行沿邊撫按衙門早爲區處毋令偏累傾家各另具足邊長策以問庶轉輸常繼而邊民賴有寧居積貯常盈而司農不至告匱矣

行鹽地方今皆不同者作何定擬一行鹽地方照得淮鹽之利所以甲於天下者以行鹽之地周徧廣闊而流通不滯也江西一省先是南贛袁吉四府俱借行廣鹽以資贛州軍門兵餉近該巡鹽朱御史題奉欽依改令袁吉二府仍行淮鹽舊地既復鹽法漸通矣守聞軍門具題仍令吉安一府復行廣鹽大廣鹽之行專爲兵餉計也今淮鹽願納兵餉亦何以異於廣鹽哉復原額行鹽之地納軍門兵餉之銀可謂彼此兩全矣既奉明旨復中易之彼各爲地方用情誠非以此爲爭端也但贛州與吉安一水連接可流如飛不信宿可達臨江直抵南昌矣若廣鹽行於贛州而吉安不與焉則於萬安縣臨河喉咽之地設官整肅禁捕私鹽庶幾無稽越之弊今既達吉安即古夜橫行孰能縛之近審水商皆稱廣鹽滿地

淮鹽不行非惟吉安地方朝更夕改卽袁州臨江等府亦不能發賣矣各商推避紛紛有詞雖經派給水程絕無一人認領豈其逐利之心故有所擇哉蓋或淮或廣與奪無常官鹽私鹽勢難並發商人之遠從靡定有司之禁令不行雖至愚者亦不敢投足於其間自虧資本矣今查廣鹽每引納軍餉銀壹錢貳分若淮鹽到吉安照此納稅恐偏累不均合無於通省淮鹽每引均派若干先令納稅然後准其發賣每年務足原數類解軍門則行淮鹽是卽行廣鹽也在先

年已題有成案寬客中變其說哉否則吉安既行廣鹽而袁州臨江皆非淮南所樂就矣坐失二府之利若自吉安安致之往於峽江設浮橋爲杜絕廣鹽之路曾未踰年盡行毀滅皆鹽徒惡其厲已而以洪水衝激爲詞此往事有明鑒也江西十三府而六府不行淮鹽欲引日之疏通其勢能乎湖廣如衡州寶慶永州郴州查舊制俱係兩淮行鹽地方向聞各府執稱兩廣軍門明文道行廣鹽以致淮南不入其地而廣鹽自此盛行若非剖斷分明未免依違無據查

得延鹽御史題稱淮南若到量免抽稅以資剝減之費必待淮鹽賣盡方許廣鹽發賣仍抽納稅銀解布政司隨便解部以給邊需曾經題奉欽依似難別議但廣鹽既許兼行而復使暫讓淮鹽彼此互市誰能禦之且軍門題准明文未知有何考據徵銀解司解部未聞定數幾何臣愚乞行該部查兩廣軍門曾否於何年題請爲何年用兵各府每年徵解稅銀若干有無完欠若干仍咨湖廣巡撫衙門備行該府守巡及鹽法道通查各府鹽額每年應消若干應納餉銀若干淮鹽與廣鹽至此道路險夷果就爲便或淮鹽可到卽令廣鹽不得仍前侵越若淮鹽全不入境卽當專行廣鹽所納課程或應解軍門以充兵餉或應解戶部以濟邊儲悉著爲畫一之規而淮鹽原課若干應否量爲減亦於此當有定論矣若河南南陽府亦淮北行鹽故地也初因淮鹽少到暫許解鹽兼行其後乃稱人情向背道路遠近獨使解鹽專行於一府十二州縣惟舞陽仍行淮鹽大銅板祖宗舊制也一旦持異論遂起而更之初云暫許兼

行公則全事之美。淮南未聞以遠道爲辭。南陽未嘗
喜解鹽爲近。淮北之路雖稍遠。而舟行甚便。淮鹽到
彼人競得之。以爲食貨之珍。解鹽之路雖稍近。而馱
載爲難。每遇雨雪。載途遲月。不到卽價直高騰。復播
和沙土。人甚怨之。臣嘗面問揚州府知府衛東楚。江
甯知縣方九功。皆南陽人也。悉稱郡人喜淮鹽。惟恐
其不至。有得之私販者。自以爲出於望外。則所謂人
情之向背。道路之遠近。其說得無誕乎。况行鹽各有
地方。安得由人取介。鎮江去兩淮近在咫尺。而遽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結中丞摘稿 疏通引電 三
平露堂

數百里。以食浙鹽。豈不辨遠近若是哉。法制所限。不
容越也。臣愚欲權勸兼行之說。曲示調停。乞將南陽
各州縣分而爲二。某州縣行淮鹽。某州縣行解鹽。權
一時之宜。爲目前之計。待會議既定。然後永久導行。
是亦疏通鹽法之一端也。再照兩淮之鹽。流布各省。
不爲不廣矣。自今觀之。江西之南贛。吉安湖廣之衡
州。永州寶慶。即陽彬州河南之南陽。皆行鹽故地也。
事變無常。遂爲他省。侵越竟不能悉舉。而復之。地方
日見促狹。國課日漸加增。原額正鹽。誠不暇論。彼

數拾萬餘鹽。將安所消達乎。蓋鹽法之行也。譬則水
馬。上流壅則導之。下流壅則疏之。所謂上流者。西北
飛輓之人是也。所謂下流者。東南行鹽之地是也。下
流之壅滯。而欲上流之疏通。雖有絕倫之才。亦安能
爲神輪鬼運之術哉。

本色折色。今昔不同者。作何定擬。一議處本 竊

惟淮鹽供邊。其利甚人。而山東長蘆。次之。故全納本
色。惟兩淮爲然。山東長蘆。俱納折色。仍搭配兩淮。如
遇年豐。願納本色者。聽從其便。此定例也。除山東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結中丞摘稿 疏通引電 三
平露堂

蘆無客別議外。以兩淮言之。遼中海支。原係 祖宗
舊制。自弘治五年。戶部尚書葉淇。以邊糧二十五升。
支鹽一引。費少而利多。遂改今納銀發邊。釋買初年。
甚以爲利。其後邊糧騰貴。積儲空虛。尋復開中本色。
而飛輓艱難。商人利薄。犬非往時矣。故論者每歸咎
於其謂其廢壞。成法自改折色始。而不知自淇改
廢者。今已復其舊矣。每鹽一引。洪武初年。納銀八分。
永樂年間。納糧二十五升。官之徵甚薄。商之利甚厚。
蓋取給邊費。首不專於鹽課。故未暇深較也。臣至兩

准市各邊倉鈔每鹽一引官價伍錢其間所納粟米雖時歲之豐歉道路之夷險不能盡同然每引所納多者五六斗亦不下三斗以上其路近而價賤者將及一石則其視國初不特倍之矣至於解部餘銀每年六十萬此皆正德以前所未有也而邊餉常缺大司農往往告厥其故何哉蓋九邊額供之數以各省民運為主屯糧次之此十例也而鹽糧乃補其所不足亦千百十一耳先年民運屯糧歲盈常數故中鹽納糧草多在缺乏之時開中不常故引價騰

皇明經世編

鹽田公報稿 疏議卷之

一五

平露堂

測此鹽法所由疏通也若謂每引納糧二斗五升即能充實邊儲計淮鹽七十三萬五千引共該邊糧一十八萬二千石有奇其能盡給諸邊之費否乎今各邊中鹽一引官價五錢甘肅四錢五分盡令中納本色決不可紛更矣若改納折色事出權宜此弊端不可關也議者謂餘鹽開邊最爲大利種種論列確乎可行抑不知竈戶餘鹽本無常數若商人報中支鹽不知今竈戶出辦乎抑商人自買乎額外加派竈戶決不能勝若商人既納糧草復令買鹽不知其能堪

否耶況報中正鹽全倚餘鹽爲利若盡納本色即耗損多矣雖強之必不就也且餘鹽納於邊則原在鹽之後隨時營辦易於幹旋孰不畏其所難而樂其所易哉責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強人之所不欲法必不行臣愚謂餘鹽以折色解部此不易之法也至於革去餘鹽則引日易銷誠救時之論然因商病國難亦苦之其弊殆有其焉蓋行鹽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若止行正鹽七十萬其何以足用乎此餘鹽決不能革也且各場竈丁皆倚此爲命私取之門

皇明經世編

鹽田公報稿 疏議卷之

三五

平露堂

不開卽枵腹死矣若稍弛其禁則百萬私鹽橫溢近聞欲官鹽之不壅滯得乎故徵銀解司發邊糧買較之開中本色者不爲大相懸絕一旦革除則課額大虧商憲絕望於鹽法何利焉況改行小鹽每引量減其數而引月立見疏通又何必盡革而後可也禁且裁賣查得內商掣鹽之後卽發水商承買給與水程各照行鹽地方前往各府投引發賣近有奸商乘時規利常以中途得善價輒便截賣所領官鹽全不到原派地方以致食鹽缺乏衆口嗷嗷阻壞鹽

法莫此爲甚。今議內商掣鹽之日，轉販水商，卽查其
的確姓名籍貫，取結投司，備將水商原派某府州縣
地方通呈巡鹽御史，行各省鹽法道轉行各屬稽查。
若過違限期四月以上不到，卽便呈巡鹽衙門，以憑
移文水商原籍嚴行追究，連內商一併提問。庶官鹽
無往不達，而各省之民並受其益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七

平定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字別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八

華亭

徐學遠閣公 宋徵璧尚本

陳子龍卧子 李待問存我 選輯

麗中永摘稿

太議

麗尚鵬

清理鹽法疏

山東長蘆督臣

竊謂天下之法固未有全利而無害者惟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利多害少者爲之在善於調停而已長蘆

口明新字編

卷之

一

字

山東之鹽法較兩淮疏通爲易然其間利害相尋亦未嘗無可言者謹遵 勅諭明條開列上 請乞

勅該部再加會議施行

阻滯者作何疏通 一山東運司永利等八場原應

本色鹽八萬三千餘引嘉靖二十九年因官商等十

一場遺下逃丁折色鹽四萬二千七百餘引本例改

行八場買補遂增至一十二萬二千一百引有奇今

積滯之數計五十七萬七千九百八十二引遼商內

商交受其病其補買補之鹽數至四萬此弊滯病根

也查得入場每年常掣小引鹽十二萬解部餘額

是足原額准買補助合積累數多以致引費鹽價諸

商告竭遂無寧時若將買補四萬引暫停開邊則數

年之後盡見疏通矣但念糧草缺額無從處補事勢

恐難遽行因召集邊內二商而不以不便狀各商叩

欣然告臣曰今日鹽法之壅滯不專在新增買補而

鹽包重太亦此一端也蒙加給酬勞鹽及節蒙新例

增添大包每引至五百六十斤行鹽多而清引少安

得有疏通之期今酬勞鹽斤願行裁革每包每引條

口明新字編

卷之

一

字

正支者五百斤係原額八場買補者四百五十斤每

年應掣十二萬六千小引之中共增出二萬三千五

百五十四引每引俱四百五十斤納餘鹽銀三錢二

分五厘一毫四絲共該銀七千六百六十兩三錢

二分原將六千四百九兩八錢七分解部發邊抵充

四萬引棉草外尚餘銀一千二百五十三兩四錢一

兩諸部臣反覆深思向利俱全無餘此法待積引疏

通然後照原額開中未晚也此皆出自邊內二商懇

切之至情臣獨謂其籌畫曲全使公私兼濟云爾况

西商入誠搭配山東四萬引，尤其情之所牽趨者，山東官臺等十場，海柱難通商販不至各場。竈丁例許魚鹽變賣，抵納課銀，往往被官兵以私鹽捕之，竟無地轉販，真所謂奪其食而復扼其喉矣。節經題奉，欽候給以小票，每票該鹽五百六十斤，共納銀二錢五分，內一錢五分作本丁課銀，一錢作餘鹽銀，各編定行鹽地方，不得私相撓越，及不許溢出青登萊三府之外。隨鹽給票，按月納銀，印鈐總發於運司，掛號截角於州縣場官，提票以徵課。竈丁執票以行鹽，絲理副官手公私兼利，無不可行矣。然法立未幾，等復中廢，何耶？蓋竈丁之貧富不同，上丁每年課銀八九錢，中丁五六錢，下丁一二錢，量力徵科，歲有定額。今每票銀二錢五分，無論丁力之等，則無間鹽貨之多寡，立限追票，一槩取盈，為力既難，能強之且竈丁領票一張，畏避納銀，經年不繳，雖驅而之，若勢必不能也。況一入官門，便有苛索，彼何能而受制官吏耶？往往減價賤售，私通鹽徒，而南甯州縣巡鹽官，更以私鹽比較，追捕甚嚴，以致私販成鮮。

學風拒捕，鬪殺之禍，所至有之，其為地方之害，非一日矣。斯皆法禁太煩，更相牽制，遂致互格不能行查，得肯登萊三府，凡軍衛有司巡司等衙門，每季責捕私鹽三十斤，每斤銀一厘，共銀九百三十六兩，歲所解者常不及三分之一，多係扣退民壯丁食量為抵償，故不得不強捕竈丁之鹽，以寬已責也。今日臣愚，竊之各場竈丁既照額納課，則其所煎賣者不得謂之私鹽，而諸邑人等日與之交易，亦不得謂之私販矣。蓋課銀既納於官，竈鹽即官鹽也，將何名而以私鹽捕之哉？今議竈丁每戶給與印信小票，內開丁丁幾丁，每丁該正課銀若干，中丁幾丁，每丁銀若干，下丁幾丁，每丁銀若干，各就場分遠近，及府州縣丁口繁簡，彼此搭配，明開票內行鹽地方，不得侵越。運司用印鈐蓋，各照年分給發，除額辦正課外，每年上丁止納銀二錢，中丁一錢，下丁五分，其票每戶各給三張，以便分行執照。票銀隨正課，俟期追納，有詐稱無鹽不願領票者，查出重治，其原不在場煎鹽止納正課者，不必給票。各府衛州縣巡捕等官，如遇竈鹽

入境無印信票照及雖有票照不係原定行鹽地方即時洗揭並以私鹽論此外不許仍前濫行騷擾其各該衙門原稱私鹽額數盡行審除即以票銀抵補當亦有條自此鹽法疏通而竈丁無抑勒之患其利一也鹽課徵罷而官捕免責退之勞其利二也貿易公行而鹽徒絕格罔之禍其利三也凡掛號截角一切繁文通行裁革地方民竈莫不相安而各得其所矣或曰每丁納銀二錢五分其利無窮若行此法不坐虧捐乎夫竈丁既納正課已足原額矣復行加徵何以堪命寬一分即竈戶受一分之賜况前後議給小票皆不能行往事已有明鑒何必強其所難再照山東竈丁俱係十年清審一次歲月既久消長難齊合改坊五年一清庶無偏累不均之弊及濟南府所屬濱州武定霑化蒲臺海豐利津新城等九州縣附近鹽場官商頗興販入其境往年已令竈丁納銀給票發賣其各州縣追捕私鹽悉照前章業弛其禁則近場之地鹽法通行而竈丁亦與有利焉一鹵鹽開中布花鹽每年兩淮以千餘引長蘆四萬五千餘

皇明會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上諭

引自四十年起至隆慶二年止積下淮鹽七萬引舊鹽三十六萬引今據各商告稱納過淮鹽糧草三萬引蘆鹽一十五萬引實收余鈔俱已交到運司而戶部管糧衙門拘泥舊規務要每年糧草俱完方行類壙勘合以致未納者觀望畏難已納者遲延坐困鹽法壅滯糧草缺乏無怪其然乞查照近日題准事例每年三千引共填一勘合不致展轉留難庶使商人開風爭先而積滯之勘合自此疏通矣私販者作何禁制查得北直隸山東河南各州縣地面中多鹹灘私煎貨賣者比比皆然以致私販橫行官鹽壅滯弊端坐此乞行直隸兵備道山東河南鹽法道通查民間私煎地畝若干每年鹽利若干從寬籌勘無容隱漏法應禁治者即嚴行杜絕仍許人首告以憑拿問其有地不鹹滴不生五穀者復禁止私煎是絕其衣食之源矣必從大議處斷今依額額鹽發官商領賣或給印信小票今其有挑背負易本營生不許棄機檢起別境務要與官鹽全不相礙方許酌擬遵行此亦便民一策也

皇明會典

卷一百一十五

六

上諭

專利餉累者作何調停 一御馬監歲用嘆馬淳鹽
原係差人下長薪鹽運司各場收買往往用強夾菴
抑勒橫行商竈場官問風逃避其為害誠有不能盡
言者合無移文本監知會及查每年該鹽若干先期
行令該司查處前鹽照數收貯公所以備交納臨時
仍聽天津真備道督察查驗即日起程毋致仍前下
場凌虐官吏細打竈丁而商人支鹽自此不致缺乏
鹽法亦於是乎疏通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三

本邑折色今不同者作何定擬 一各運司鹽法
分存積七分常股比 祖宗舊制也近因兩淮引日
堯歲該臣具疏題 請將存積三分暫停報中已奉
欽依遵行今查得長蘆山東二運司原派引日俱係
搭配兩淮今既停中三分則長蘆山東力難獨舉合
無暫令各商內將三分於運司報中量增其價改納
折色解部發還該年額不虧官民兼利是亦權宜通
變之術也且查先年 明例兩淮今納本色山東長
蘆俱納折色若遇年豐額納本色者聽從其便今偶
一行之待兩淮引日疏通案後中納本色遵舊額施

行再照長蘆鹽利多而引日少商人爭欲增額十餘
萬但恐將來鹽課未免紆更而該山東舊事可鑒也
今據提詞甚堅致望最切臣已督同運司各官從長
計議欲量增五萬引於運司報中每引納銀二錢五
分聽其自行收買仍照例遵納餘鹽銀歲可得銀三
萬兩有奇候行之數年若果疏通以漸增益或再倍
之亦無不可如或難行隨宜停罷於鹽法初無損也
一山東與長蘆接壤鹽皆露積久而色變商人皆
願折價收買不願支鹽及查兩浙有水鄉鹽有濱海
鹽濱海本色水鄉折色弘治年間議令各場竈丁有
辦場三十里內者全數煎辦三十里外者照水鄉事
體全數折銀山東長蘆竈丁居場者十之七八其二
三散寓於附近州縣或離場二三百里不等而照丁
辦鹽之數明載鹽冊每年總催逐戶起徵每引該價
若干總催私索輒倍之及買鹽上坵木必及數而商
人不得質支合無通行各場備查在場若干丁各照
濱海事例一體納鹽不在場若干丁各照水鄉事例
起運司照冊納銀通關內開本色鹽若干折色鹽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八

三

于蕭人下場本色支鹽一引折色支運司庫銀若干
自行收買底鹽法不廢商憲兩便

清理薊鎮屯田疏

薊鎮屯田

獨照薊昌爲肘腋近地北護陵寢東翼神京視
各邊爲持重焉兵馬錢糧動關諸省大羊窺伺切近
門庭仰屋宵旰至懷非一日矣臣行後東來查每
年供億之費不下百餘萬而屯糧亦在數內今舉其
權額計本折價不及拾萬而屯田之荒蕪者尼一千
一百頃有奇除不堪耕種力無所施者難以責成外
其餘設法開墾以漸圖之數本不多爲力似易領所
以督責而考其成功何如耳臣反覆詢謀各盡所見
復會同督撫巡按總屯諸臣就事參酌現畫會同似
亦屯政之一助也一立號紙以清隱蔽照得衛所
屯田不許典賣禁例甚嚴但沿邊軍丁日漸消耗其
間私相典賣者無地無之每田一分蓋不啻十易姓
矣若必盡法清查給還原主則告授紛紛迄無寧歲
而主無見在或一時召佃乏人相繼拋荒額糧虧缺
此其勢所必至也今議設立號紙界爲三方督令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所管印管屯官查明填造上一方書本軍姓名及原
籍何人或見有或故絕中一方書屯田坐落土名界
至及原額畝數或新增若干一方書本軍自種或
某人承佃或見今拋荒或係侵占埋沒除本軍自種
者無容別議外其餘承佃者各人照常納屯糧幫
貼軍裝不必抽軍騷擾以滋他弊而拋荒之當開墾
隱占之當查勘亦據此常行矣立號紙填完撰成文
冊二本一留該衛一送兵備道存照一撥軍士以
廣開墾查得拋荒屯田無慮千頃名種者日勤播告
承佃者百餘二三已非一朝夕矣臣反覆深思惟有
分撥軍丁隨地耕種最爲今日百務荒蕪之田遠近
不一關營墩寨各就其所便利者而給之兵備道委
官督同衛所各官逐一清查某土名荒地若干畝以
耕種若干各隨方隅明白開報仍計量工力之難易
如何畝數之多寡如何因地撥軍從宜區處通呈督
撫衙門詳奪就委所部將領等官以時監督待三年
成熟後方許徵收子粒卽支官軍月糧其田給爲
永業公利兼利本非強其所難巡撫都御史劉應節

與臣計議謂邇年樸守寒苦萬狀日以撙節爲憂邇來修邊頗有餘閒若撥給荒田儘力耕種歲得救其子粒以自利此優恤之政也但各軍貧然一身誠不憚勞若牛種皆稱貸於人卽束手無策今查見存犒賞之生不下數百頭卽令給散各軍及查處種子與之二年之內牛種還官所得田租聽其自贖當爭先爲之不得驅使矣兵備道任督察之勞各將官司分理之責給過田畝撥過軍士支還牛種開墾過數目各類造一冊按季數實呈臣及督撫衙門以憑分別勸懲務期實效該道綜理之能否悉於此考見今查永平府見停牛種銀一千餘兩各州縣亦多有之不得別行厝處自可隨時查給及照各路關營原有還儲地就近耕種歲納本色原不在屯田額數之內今以拋荒田畝照此施行卽兩利俱全矣一寬差役以廣召種查得各邊屯田墾耕者多而往往拋荒其故何也或憚包賠之苦或慮抽軍之害或本管官旗利寇或沿邊將領誅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召種之所以難也除撥軍就近耕種外其屯地里僻遠軍

士力不能及者當明立召種之令凡開墾荒田通免抽軍及金克糧頭併雜泛差役各該管衛所或附近有可衙門給與執照本爲已業應徵錢糧各考其用工難易或量免三年或全免五年俱待成熟得利之日酌量分數沃上如何瘠土如何務從寬貸不必屑屑拘定原額若得十納斗種尺納尺大渾爲之成業後若有原主告爭另查空間田土給還其各衛所掌印管屯官通查拋荒屯田以十分爲率能召種七分以上者通行優獎其不及四分或因而需索開墾人戶一錢一物者定行戒飭住休甚則參提革任庶幾人無畏疑之心官有招徠之法而荒田不至汙萊矣一嚴督責以清欺隱查得各衛所屯田或本軍在逃地歸衛官而隱占之弊生或兩圖便益私相典賣而埋沒之弊生或勢豪利其膏腴過勒抵換或官舍因具隣近徑自侵漁而兼併之弊生或承佃年深據爲己業或指稱隙地投獻權門而雄據之弊生是以糧多虛賠爲害滋甚除行各衛所照號造冊另行清查外合無通行示諭凡有侵占埋沒等弊許自首免

罪歷年所得化利姑免追其田退出給軍領贖他人指責者告者即將原田給爲已紫其衛所掌印管屯官通查侵占埋沒屯田亦以十分爲率能清出七分以上者定行獎勵其不及四分以上者嚴行戒飭或系提住俸降級不容輕貸若自行侵占埋沒者各從重究治使彼此互相覺察而屯額盡乎其不虧矣一免包賠以便徵解查得沿邊屯田有原係膏腴可耕之田一遇山水泛濫輒漂沒成河者或有沙石及瘠薄不堪耕種者或有虜騎出沒無常不得收穫者徵之數連年杖篋督責包賠逼促流徙皆坐於此令無通令填入號紙內按其土名委官支勘果無欺弊即與豁除或查有別妄新墾量行給補其應納糧草通填定實徵冊及以由帖給屯戶明開本年或全徵或減免幾分或本色或折色使人人曉然不得仍其舊弊而糧頭亦有所憑藉以便收解庶幾得免包賠之苦永無逋逃之患一審糧頭以杜偏累查得衛所屯糧侵欺拖欠姦弊固非一端然審編糧頭最多

見避而屯丁之偏累甚或累家逋流無地控訴此侵漁之弊所以不能革也自今宜擇委廉明有司督同各衛所掌印官每三年一清審將本衛屯戶今爲等畧或輪流應役或協濟朋克酌擬成規不得遷就其有納充吏承等項名色希圖優免者除本身外其餘戶丁不許一槩豁免事完造冊二本一留該衛一送兵備道覆覈備照庶乎貧軍無蠲累之苦而錢糧得徵解之宜矣一明區別以整荒田查得沿邊曠地何下百萬頃原不在屯田民田額數之內往年審雲兵備道覆覈備照庶乎貧軍無蠲累之苦而錢糧得徵解之宜矣一明區別以整荒田查得沿邊曠地何下百萬頃原不在屯田民田額數之內往年審雲

可行其餘荒地不能盡墾者所至有之凡諸邑人等有能儘力耕種悉免起科一遵 廟宇部令則古之所謂募民實塞下當自此再見矣邊境富饒則轉輸不勞而自足利在民者未始不在官也又何必責其供軍乃為 國家之利耶邊人日夜望此舉久矣

一寬斗頭以廣關中夫商人捐貲中引視召商雜買即給見銀者大不相同若非寬卹招徠恐本重而利輕各商解散卽強之不能至矣查得蘄鎮自嘉靖三十七八年始開鹽引中納邊糧兩淮水鄉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每引定價銀五錢長蘆折布鹽四萬五千三十三引每引定價銀二錢開額數年而報中甚少此其故不待智者而知也先年淮鹽一引納糧二斗五升蘆鹽一斗後因米價稍平覆議淮鹽三斗蘆鹽一斗三升其後陸續議增淮鹽五斗蘆鹽二斗一升七合尋以米價騰湧各商具告部堂轉行查估淮鹽酌減三升蘆鹽減一升三合二勺各商觀望日月遷延在官司取盈於錢錄以足原額在商人較量於升

斗以規厚利彼此牽制多顧避嫌疑以致官與商人

非惟不相濟而久相病矣合無自今淮鹽五錢蘆鹽二錢原有定價不容增損惟以時估之外量從寬假若果豐年卽准鹽五斗之上量議增益亦不為過如遇荒歉卽十減三四亦不為少但令商人稍有盈餘乃為通商足邊之長策其所定時估不可拘為一例如蘄州糧一石時估若干運至某處近倉該增若干某處遠倉又該增若干其他州縣各邊堡倉口莫不皆然務要反覆酌量市斗倉斗較若畫一各無異詞明揭告示聽商人認納刻期完報查得時估一節先

從州縣起而後達於兵備道以及管糧衙門至部堂而後定原有遞減之例故州縣與該道不得不少寬其數以備再減事皆沿襲似為俗套而商人觀望於其間不免益增他費合無今後州縣各照的確時估聽其備道與管糧郎中等官會同訂議免關白於部堂庶不致低昂互舛商人得以有詞及訪得本鎮有賣高姦徒抑勒各商阻壞鹽法除臣另行拏究外自今承認之後若兩月以上糧不到倉卽係光棍包攬詐別商另投甘限認狀依期完納仍查原報姓名訪

爭市治及照額之權專備客兵支用往往解難若改給上兵月糧及米豆兼納或四分上兵六分客兵則諸商皆欣然就之矣

清理宜府屯田疏

宣府屯田

照得各邊或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或有可耕之人而無其時凡以屯軍消耗虜患頻仍故原額屯糧日就虧損皆其勢所必至也惟宜府邇年來休養生息家有餘丁不患無其人矣隄防警備歲鮮虜患不患無其時矣乃邊人獨苦於屯田利一而害百皆徵歛

皇明神宗世編

卷之七

七

煩苛虛糧不均之弊也歲額懸空名而屯軍家實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臣博訪羣言曲加參酌謹敷陳未議似亦一時救弊之權一辨等則以清糧額查得該鎮延袤不及五百里山川參錯地多不毛求其可施鋤犁者僅十之三四而沙磧半之先年差官首清欺隱之弊督察甚嚴以致承委各官妄增虛數其額糧一十八萬石遂積至二十萬六千有奇多係懸空攤派非必丈量皆有餘地也每地一分計二十五畝歲徵正糧二石三斗七升五合糧額之重視糧

此則起在小為廣一也

松尤甚焉夫蘆松東南沃區也人人操奇贏之利

故取給不以爲難若宜府孤懸塞外生計蕭條旱潦

無常騎兵充斥即使其廣牧而薄歛猶患不能自存

況地一畝額糧一十三升且不問肥瘠一槩取盈其

何以堪命乎若夫貪墨之侵漁豪強之兼併富者有

田而無稅貧者有稅而無田其爲累有不可勝言者

先是巡按御史周詠題奉欽依丈量其建議可謂

詳矣臣於此復有泉多益寡之說焉合無驗視地力

分爲三等九則酌擬徵科雖號稱膏腴者每畝不得

過一斗其餘等則各以是爲差庶乎輕重適均永無

偏累之弊夫改重爲輕則原額不免虧損非正法也

今議該鎮糧額名目多端除地畝起科墾種等項原

屬民間私相買賣爲子孫世業通與丈明除照等納

糧外其原額屯田團種及邇來查出功臣香火及養

廉牧種附餘空地通草去紛紛名色併入屯田項下

將額糧照則均攤盡作實徵之數其往年新增虛糧

通行除豁不得虛實混淆以滋紛擾至於公務驛傳

地其間盈縮有難一槩取齊而歲用紛紜原無定數

皇明神宗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亦非所以一徵科而革義弊也。合無督責官憲悉心查覈除驛傳銀先年已裁革外其公用每歲若干隨事例單書為成案不足者從宜傳節有餘者什屯糧放支故數名多改入屯田額內務令事著考實而弊盡悉清丈單之實數既行則原額之屯田豈復人有定業疑畏不生若撫節得宜備徵有法屯政不患其不修矣。一革養廉以補屯種宜鎮地方狹小糧額繁重復加以將官之養廉相繼呈請套食漸多構倡私牛濫受官軍以耕稼而滋養方使人人變於舟車日為月其矣利歸於已官將誰歸除各路將官開守中等已將原種養廉田具數還官外合通行禁約自今以後不得指養廉名色侵奪屯田凡係以前隱占者俱要盡數退明給軍耕種如違聽臣奏論處治若果先年原奉欽依撥給及地懸絕境土人不救邊則聽各該將官申明自官家丁管種通免起科今查養廉之田有數百頃者有數十頃者有全無尺寸者即不盡革亦當行督撫衙門量為差等使多寡適宜以示大公一體之義。一酌權宜以實邊儲

查得該鎮每年開派淮蘆鹽共二十三萬四千二百六十三引先是報中利微積引數多近來鹽法通行除當年引日盡數報中外復先期報納各路米豆不下十萬石已經輪運到倉隨保商人徐岳范臣等四十餘人其狀赴臣告理乞增開鹽額及查各邊未中發鹽轉發本鎮填給開合以備前納之數大商人報中爭先固當從權區處但淮鹽壅滯以數百萬計臣前題奉欽依將存積三分暫行停中正欲堆鹽疏通惟內商亦所以濟邊商也今復行開額其勢決不可能矣合無通查各邊被引及戶去歲題准長蘆蘆丁殘鹽三十餘萬已經豁免聽商人於運司納折色報中合無改發宣鎮填給各商若引少糧多數猶不足先將預納之糧嚴查覈實一面出給倉收付以洗照戶部查先年郎中褚寶預開鹽引之議於今年秋成之期預發來年引日先將給過倉收商人儘數填發各商見贖之糧得以乘財見售自今以後申明曉諭使知引日既減皆計引以輪獨則資本不虧而於停中三分之一成命亦不至背馳矣夫以先期

積糧數十萬設法賑處當爲旱閭乘此人心踴躍之便不有以大恩其望則開風解散勢難復集是往歲招之而不來今乃拒之而使去矣改給錢鹽預開引日皆一時權宜之法公私兼利者也

清理遼東屯田疏

遼東屯田

猶惟遼東京師左臂也一面瀕海一面與虜隣匪由海關通線之路與內地相接舟車商賈之利歲不能十焉故上之所以給軍需下之所以供民食舍耕稼之外無他策矣地多沃壤鮮賦稅常薄種而

皇朝經世編

卷之

十

廣收獨其人不習蓋藏遇荒年無路乞糴輒相率相謀擊正先年既改屯宜爲操軍兵荒相逐尺籍消札耕作之業卒歸舍餘屯軍已盡廢公舉丁里賸士皆欲同時興耒耨其勢能近賴撫臣勞來安集寬召強之令入皆爲然就之始知有生民之樂但遼河以東人多幅湊漸可招徠惟河西地方屯堡蕭然十室九空其間附城而居者復有掇僦送迎之苦訪相問率當涉西閭若不因地制宜曲加存恤恐歲月遷延汙萊猶舊雖有良法亦徒託諸空言而已臣覽歷

皇朝經世編

卷之

十

邊陲從宜計畫及會同撫按衙門更相考訂其要具成乞勅該部參酌施行一設圍臺以便收保遼寧沃野千里凡附近城堡者無尺寸不耕惟聽遠之地滿目蒿萊無慮千百頃益零賊出沒恐無從遮蔽也今行該寺道查各處荒田凡耕種者各行督領各就其便利撥軍管種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處給牛種貽便還官仍相度地宜督令修築圍臺遠近聯絡如零騎入墾即收飲人牛先爲防範計其同田軍士或專耕或專收或爲守望彼此更番利官同耕耕於此守於此食足兵強而戰亦可恃矣此與營田之法跡跡近似而其實大異一寬糧額以勸開墾各行該鎮最多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或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具且歲中荒歉愚民類仍開墾舊木輪年而無食求遠無寧日往往苦於包賠雖二尺之壤亦知所避矣孰能強之今既撥軍村種凡一應圍臺皆宜其併工修築以爲耕牧之地用力月勞且夕可以坐享其成也若仍照額徵稅即墾始之已已荒信相半又安保其不終廢耶今議開墾六年後如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龍中丞奏疏

平露堂

應業然後酌量分數定立差等隨其遠近肥瘠從宜起引使人人皆知其爲永久之利則荒田無不盡墾矣。一開溝洫以備旱潦遼東地方多平原易野而岡阜之高低起伏亦曲折相尋其間接連河海者千百十一耳故旱魃爲殃則赤地千里霖雨霪其則泛濫成潮天災流行秋成失望凡以其備之無策耳今行各寺道選委有心計文武職官相度地形定溝洫之制河流可導也則因其勢而利導之其或彼此相隔疏濬爲難則審視下流開鑿渠堰遠近大小順其區旱則引之以資灌溉之利而何凶年之足慮乎朝雖既定揆日程工舉千百人而相率爲之卽壘山堙谷當不勞餘力況與此役於原野而督責以考其成直在舉子投足間耳又何難爲此不惟可以興水利而亦足以禦胡馬。一別功罪以專責成遼東地廣人稀歲多客贖鈔掠無常非以耕種之事屬將校任之則觀望畏難欲士卒各安其業決不可得也今行各寺道督同將官隨地分布多者千人以上少亦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龍中丞奏疏

平露堂

丁數百人聲援相應合耦而耕卽于百頃可旬日足具地開曠已久土膏甚潤栽麥既播生意勃然二月而耕東作在息兵之後七月而穫西成在蒞秋之前值力舉之亦不過浹旬耳然此必將官親爲提督察其勤惰而勸懲之每年以收成之多寡課將領之殿最督率有功者特加獎勵勸相無方者嚴行戒飭分別具題而賞罰行焉則彼此責成各以昭隊田稅率不令而自行矣。一廣召種以闢荒蕪查得國初設屯田歲徵糧草以給操軍實其農相濟之列也遼東自成化以後盡將屯軍改爲操軍而屯田之廢墜非一日矣故有其地而無其人雖在上者日窮其智力將安施乎邇年來惟操軍之幫丁及各該舍餘耕種者猶納糧不缺其他丁力單寡者調操且無寧日登服從事畝畝耶以臣愚見撫之撥軍耕種固爲良策然東戰西守或無常期春作秋戢恐無常業其成效猶難必也合無示諭各該衛所等衙門除屯田見種納糧者不許紛更外其餘荒蕪者無分官旗舍餘寄籍客戶聽其自行認種各照頃畝告給牛種

得五年之後。若有收成。仍分別上中下。辦納屯糧。其有逼臨。廢穴及工力繁雜者。永不起科。若原至告爭。不得追奪。另查荒田。給還此亦多方招徠之法。臣巡歷所至。紛紛具告開墾者。已經批行各寺道衙門查撥耕種。蓋未相徧野。則蓄積富饒。軍士以折色而糴。買供家商人以鹽糧而報。中規利皆隨在各足。不待達求。其爲塞上之利。亦博矣。一清遊丁以便招集。查得該鎮行伍空虛。屯田蕪穢。多由數年來。或役廢於強寇。或凍餒於荒年。戶口消沉。日益月甚。其間亦有乘時逃竄。所至爲家。避差科之勞。懼戰鬪之苦。相率走匿於窮鄉。東南山乃其淵藪也。一二年來。或相繼投軍。然一姓報名數姓影射。一丁在冊。數丁安閒。若盡法搜查。恐追求太激。或失撫字之宜。今須議行保甲。議察面生可疑之人。凡見在人丁戶分主客俱令登報。不許扶同隱漏。待清查既畢。然後下令。凡流寓此地者。原日逋負及各色罪名。通行蠲免。聽其各卹朋合。每五丁抽一強壯者。守禦地方。餘四人卽爲耕工。給以屯田。儘力開墾。一如撥軍耕種事例。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五

五

五

年之後。果有收成。方量徵子粒。或永不起科。則彼得墾田。互相存活。而官得壯丁。堪備戰守。一舉而數利具焉。先年撫臣招兵東南山。有願備鞍馬投充報效。不終朝而應募者數千人。彼謂生聚既廣。終不能免役於官。故以報效爲詞。告取壯丁。占據名下。雖曰用命於官。實所以爲自全計也。今優以冒丁。給以屯田。惟其情之所欲。而曲遂其私。彼將聞風來歸之。恐後矣。此不惟可以墾屯田。而亦可以實軍伍也。一議營田以廣儲蓄。查得該鎮屯田拋荒數多。往往缺人佃種。故先年改爲營田。撥軍耕作。牛具種子。給領於官。終歲以農爲事。責而戰守。不與焉。故人皆爭爲營田之軍。爲其有利而無害也。況月糧之外。復給口糧。而歲敘所入。原無常數。百計侵漁。而事蒙蔽者。所至有之。故就其月之所給。計其歲之所收。多寡較量。或有人相懸絕者。田雖不至荒蕪。而權其損益。所得幾何。今遽行停罷。則其田地荒尤爲失業。令無令其照舊耕種。先將應納額糧。抵其歲支本折之數。仍查羨除若干。盡入官倉。以備支用。如遇歉報。雖免其身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五

五

五

是改而陽守城池皆一體編派使不得規避苟金庾
何言至不均矣凡此皆爲一時權宜之法若有可耕
之人卽改復屯田盡革營田各色軍回原伍照常操
備此上策也

一寬海禁以備接濟遼東地當瀕海
土人以力農爲本業自嘉靖三十六七年災虜相仍
米價騰湧人且相食益舟楫不通商販鮮至豐年積
粟之家既不能貿易以規利一遇荒歉又不能撥貸
於他方此生計蕭條閭里丘墟職此故也查得山東
海運自登萊達金州旅順口僅一晝夜往跡具存可
申明經世編

按登萊以荷花解木爲登萊之累遂罷海運而解
折邑前後議復者持論紛然竟寢不報大海道通行
不獨商賈蜂集一如通都且遼東饑則以移粟至山
東山東饑則以移粟至遼東彼此兼濟登獨遼人之
利耶或謂海禁通則戊卒遁逃無從讎察而倭寇或
至沒海島間隔且不測況萬頃波濤民其魚鼈能勿
慮乎夫驗引盤詰禁例甚嚴金州與登萊原有奏官
放法具在悉舉而行之其孰能飛渡耶倭寇犯遼東
自寧海揭職其黨殆盡垂二百年影滅跡絕姑試行

之果海寇至卽行報罷寧獨無象耶若必念風濤之
惡則成化以前未聞有覆溺之患何今日爲慮之深
也但議復海運則登萊不免有造船之費而布花徵
本色民苦其擾當事者輒附會他說以滋牽疑今惟
開其禁使商賈通行所在官司嚴盤詰之令重追逃
之罰不許姑息以長姦其山東布花仍舊改折邑由

山海關轉解庶乎官不勞而民不擾遼東山東兩利
俱全矣否則餓饉相仍乃皇皇求活於內帑是何
異引西江之水而救涸轍之鮒魚其勢之相及能幾
皇明經世編

何幾况遼東一鎮以寧前爲咽喉之地扼寧前則全
鎮危矣所以爲應援者猶幸金州濱海通道登萊皆
必疑懼而聞之恐變起不虞呼號無路杞人之憂益
有不忍言者或曰海道弛其禁誠利矣若軍士變姪
各望風鼠竄雖殺之不能禁也若不先期籌畫者爲
定例必待荒年及事勢不容已者乃開一行之救時
之策庶幾可行夫山前所言者爲百世經久之利山
後所言者乃一時變通之權決擇取長是地方任事
諸臣審圖其所便宜云耳 一革關稅以資農末編

惟山海關控扼胡虜，猝制通逃，凡有附帶違禁貨物者，悉捕治之。此關法也。各省商人往來於此，百貨兼備而農具亦於是取給焉。先年抽稅之例，始於太監李德，後主事鄔閔守闕業已奏革，近緣窮途二鎮以撫夷之費，遂仍舊額抽盤歲入凡四千兩有奇。夫商人目不測之險而行貨絕域，遠踰數千里，單騎孤囊，豈有風塵之警，類垣韋戶夜無狂席之家。彼強顏爲此者，欲規十一之利以自封殖焉耳。若所至關隘復苦索之，彼探度於盈縮之間，或得失利害，不能相星明經世編

之本邑，泥地廣人稀，田多蕪穢，近年實收米豆僅十萬八千石。二月之給所濟幾何？今兩淮鹽糧主人爭相報中，惟不喜山東之引而願增長蘆鹽，紛紛向臣言之。案查去年該臣題准新開長蘆鹽伍萬引，就於運司納折色聽其赴場自買，令無將原開勘合量減其價，改派遼東猶爲長便。查得該鎮降慶二年間過已前存剩及本年額鹽共一十七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引，止得米豆三萬九千六百一十三石。降慶三年分該額鹽一十二萬四千三百一十二引，召商上納米豆共計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七石，蓋四倍矣。視今日屯糧之數亦足相當。鹽法疏通於此，繁見若再加長蘆五萬引，豈以壅滯爲患耶？況近日兩淮停中三分，山東停中四萬引，日既少，棧中者多，固知其易易也。訪得權勢之家及將官嗜利者，每遇開派鹽引多緝據而染指焉。漢壑難填，專利無厭，且險遠之地巧於避難，派納未完，截給勘合，其米流之弊必至於買窩窩窩而阻壞鹽法矣。乞行撫按衙門督同寺道不時查訪，如有前弊嚴行拏究，庶利歸商人而邊儲贍

法兼濟無窮矣。一酌引價以恤邊商。據邊商告稱

兩淮引價。元蒙題。准則例。官民兩便。今歲戶部衙

門。酌派監引。卽入家小戶。爭報名投納。以致人多引

少。上納利微。願單大小戶。惟大戶各給千引以上。庶

不徒勞無益。且山東一引。該官價銀一錢五分。及分

撥與內商。止得銀三四分而已。虧折太多。無地控訴。

乞照兩淮事例。若爲成規。庶無專利偏累之弊。夫廣

中納之門。而後鹽法疏通。此常理也。查得先臣劉大

夏經畧建議。凡鹽自十石以上。草白百束以上。皆准

皇明新世編

報官交納。權勢包攬之家。後弊一掃而盡。至今邊人

頌之。今遼東中鹽者。無論十石五十石。皆奔趨恐後。此

正上下相須。登容禁革。聽其彼此相轉。其填一勘合

於法何病焉。惟山東之價。原係一錢五分。而分撥內

商。不及二分之一。此不容不區處也。乞行長蘆巡鹽

御史從長酌議。務使邊內二商兩利兼全。庶可經久

或謂兩淮商人多親身報中。惟山東長蘆皆中途棧

買。原非真正邊商。若引價過多。徒資姦人之囊橐。實

與邊商無與。此其言未爲無據也。但引價既定。卽揭

示遼東地方。在邊商必不賤售。而分撥之人。亦不得
如往年抑勒矣。內尙有新引一百道。方准告單。名下
舊鹽一百引。則邊引之疏通。不疾而速。此兩淮近例
也。何不可行於山東。與長蘆耶。

皇明總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新世編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五十九

華亭

陳子龍野子

徐孚遠同公

選輯

宋徵聖尚本

字行同存我

許清微自夫參閱

龍中來摘稿

奏議

治理大同屯田疏

大同屯田

龐尚鵬

照得各邊皆與虜為鄰而盤據門庭惟大同為近故
邊人失業屯政不脩至今日極矣前後建議興復者
皇明經世文編

無慮千萬言其間時異勢殊有難驟論自今觀之惟
清查隱占為下操領開墾地最為目前急務三者
既行則其餘焉不勞而治矣但憂時慷慨者或病於
勢力之難服事苟安者常溺於因循之弊此所以日
就廢弛而不能振也臣督同各官隨事創議參以一
得之見非敢浪為迂談其間應行事宜或宜與宣府
相問者彼此互載不嫌同詞 一嚴督責以塞弊源
查得該鎮屯田額額之輕重不均豪強之欺隱濫甚
丈量誠不可已也必須委官沿坵履畝隨地處分已

經巡按局御史題奉 欽依案有成算無容議矣但
恐委官難得其人或聽屬於勢豪或受欺於左右經
理無術百弊叢生以致伸縮那移飛議隱占其為害
可勝言哉且軍民雜處地畝相連加以 上府牧馬
草場將官侵廉田地及隨 侍官仗免買民屯互相
牽錯若人牙然苟非一體丈量則指甲為乙各相影
射而軍民之弊不可窮詰矣合通行各衛所州縣督
同各該人戶不論軍民隨 侍養廉草場等地每五
頃為一大坵上插牌標明開門至孰為民田何人管
皇明經世文編

業孰為屯田何人見種孰為養廉何人撥給孰為隨
侍何人承買各依畝數填註姓名坵內四至各添石
灰以防移易增減仍令分別屯田若干見種成熟若
下拋荒堪種若干水衝沙壓若干各該種草若干其
地畝洪湖等項亦皆徵此委官查照開款從實
丈勘成熟者照舊承耕拋荒者設法開墾水衝沙壓
者明白開除仍令置立坵單每坵二幅前半面開畫
地形後半面照前牌標填寫姓氏及軍民田地各項
名色併成熟拋荒數目 送各該掌印官印鈐收照

送見委丈量官臨時磨對有異異同每丘評也多而詳畏老成者一爲丘長二爲丘副古令先將丘內地數丈算明白互相登察填單立據聽候委官親臨公同丈量仍將地力分別上中下三等九則以便派徵錢糧。一明賞罰以勸開墾查得各路荒田何啻萬頃承佃者疑畏相率登獨困於工力歲歲事之豐歉無常也虜騎之出沒不測也差役之徵科難禁也利不能十一而害已七八矣召種雖勤誰其就之今惟責成將官撥軍開墾務令通力合作牛具種子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

平露

給於官每歲秋收除將子粒補還牛種外其餘悉計畝均分直待五年之後果有成業然後酌議從輕則徵糧蓋大同地方切近邊境耕稼之業利鈍難齊故宜損上益下以示存恤勸導之意然此非責成將官其勢必不能也。一議新增以補疲困照得該鎮屯田除原額已足外復加新增名色或據冊有數而納糧無人或地本荒蕪而糧多賠累人甚苦之今查各衛屯田一余其畝數多寡不同甚有彼此較量人相懸絕計過於正額之外復有新增此亦未爲

無嫌也但地本接壤糧有定額而水衝沙壓鹹薄不堪者亦多有之合無今次丈量明白卽以新增之地均攤舊管之糧疆界既明則欺隱盡革粒數既薄則輸納易完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況連年通員督責頗苛徒有新增之名今無徵收之實何必駕虛名而滋勞擾哉至於屯田之外有所開地畝洪洲等項名色皆屯田餘地糧額甚輕當爲泉多益寡之法今據分巡道呈稱審得地畝等戶韓玉興春等各願帶種拋荒屯田辦納折色此亦官民兩利也。一酌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

平露

放以圖實用照得該鎮屯糧以給主兵欽買召買以給客兵邇來各兵之糧常有餘主兵之糧常不足以故糴買在倉者有五六十年不及支放倉場之安置未必如法官攬之監守不免侵欺歲經查盤日多虧耗守支之累有老死他鄉不能歸骨者且糧既耗爛委棄成堆豈可與變通之法合將收貯年久者改給主兵將應給折色年貯如有不堪亦要因時酌量將屯糧彼此搭配通融陶領卽時補還此固出陳易新通變權宜之法而官儲之守支亦不至得腹待盡矣

一 官署以廣聚中查得該鎮召中鹽糧俱係每
年九月中查取時估定為一歲常規至於春夏之時
市價不接市價高騰並不酌量寬減以致商人坐困
力不能支且據各商稟買糧料每銀一兩該下行牙
行銀二分每米一石自市運倉脚夫費脚價米一升
進倉應該耗米二升又每米一石搬運倉臺并晒瞭
工食銀六厘搗斛上酒工食銀五厘入販扛脚銀七
厘飯食三厘雜販席價銀六厘大率每米一石雜項
使用費銀八分六厘斗豆之費與米相等而草束雜
用視官價倍之及積貯年久倉場之滲漏糧料之虧
損查盤問累照數追賠長有連繫妻孥度死獄中若
即上高日不能堪命况遠商乎據各商執告上草一
萬束自願加納一丁束以備虧折聽官撥支支則其
情可憐見矣至於給銀糧買金報商人受禍尤酷如
李世臣丁漢臣等慘惡無門飲藥自盡皆近日事可
為痛哭流涕者也民乃戕戕驅逼而荼毒之
彼日幸而死於非命一丁是耶合無自今以後各路
時估俱每年分爲四季城鎮有遠近歲時有豐歉物

皇明經世編

卷五

五

五

價有低昂先從各該守巡兵備道督同軍衛有司酌
地劑量按季詳定然後關白戶部管糧郎中彼此泰
酌給示通行仍著正限期如春夏時估而限春夏上
倉若延至秋成即改從秋季時估以革遷延觀望之
弊其應用斗脚工食等費皆常規決不能免者公同
會估即議入數內無令變額包賠其糧料納完即隔
別委官查盤明白付官撥支並不得與諸商復相
閼涉而後禍端可絕也 禁囑託以繩巨姦照得
該鎮專利之徒所至有之凡遇開派鹽糧輒請託鑽
皇明經世編 卷五 五 五
求先投認狀此賣窩故智也升斗之粟不入倉庾而
坐收千金之利商人受其抑勒耗費愈多虧折邊儲
阻壞鹽法莫此爲甚合通行各路守巡兵備及本鎮
管糧郎中先期禁絕凡鹽糧開中俱於各該地方張
川告示明開准鹽若干蘆鹽若干時估十頭若干聽
各商人先赴各倉上納完足監督通判等官即出給
實收齋役赴部以憑填給陽合其糧未入倉先告認
狀者不得徇情准受以漸而弊

清理山西二關屯出曉

一 四 七

照得各路嚴關隘以固邊防廣屯田以足兵食務農
籌武坐制強胡此兵家之勝算也除保定各關原屬
內地其屯務聽該鎮撫臣自行經理外若山西三關
逼近人羊爲門庭之冠視諸路皆稱要害設軍屯
田其來已久歷年中防具有成規似無容紛更矣但
人皆偏泥於故常未免因仍之弊部卒苟安於游惰
不以稼穡之勞所以督察而利導之益不得致詳於
禁令之間而已臣巡歷西來詢謀僉同雖摘舉其大
端而一時輿車事宜或不外此 一廣耕牧以資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章

守照得三關平原沃野悉爲良田若間拋荒性孤懸
之地間有之亦千百十一耳其餘山上可耕者無慮
百萬頃臣竊南人世本農家子常嘆北方不知稼穡
之利頃入寧武關見有鋤山爲田麥苗滿目心竊喜
之及西渡黃河歷永寧入延綏卽山之懸崖峭壁無
尺寸不耕彼皆長子老孫之人豈浪用其力無所利
而爲之耶查得三關軍上除防秋外比調探按伏之
事歲能幾何餘皆游惰苟安拊臂開步竟不思爲終
戍司漢其節欲嘆惜段石超距得乎今宜督責副參

遊守等官分率部伍躬耕境上凡山麓肥饒之地聽
其自行墾探定爲經界議立章冒各伍以隊長王之
務要殺此任縣耕則通力合作其開計畝均分牛種
取給於官聽一二年後照數償還所耕之地永不起
計其官領等官每年將開墾過地畝若干收過子粒
若干具報巡撫衙門及兵備屯田道以憑酌量等第
從重處獎其有坐視因循迄無成效定行切責以示
不職之戒則兵農相須俯仰有賴耕於此守於此古
稱屯田金城坐田西羌者用此策也 一議減折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章

杜偏累照得宣德七年以保德州據河爲險獨當虜
衝探三邊衛軍八百名調守隨將忻州抄沒地一百
四頃七十二畝一分該糧九百五十一石二十二升
給軍糧便房石飯折色銀五錢至嘉靖三十二年奉
例加至八錢今查山西通省屯糧每畝起科不過三
斗二合忻州民地每畝最重者亦止伍升有奇惟該
衛屯田實徵糧九升八合三抄彼此較量大相懸絕
且軍糧保德地坐忻州扣去五百餘里多係土人個
個利不能十一而徵科之苦爰爰乎力不能勝以致

軍餘荒蕪等和平控告紛然有詞復查得永寧州有
考文水峪馬房二屯原額地六十六頃四畝九分一
釐該糧二百五石三十四升七合每石折銀八錢嘉
靖三十九年丈出新增地一十五頃六十畝起科糧
四十六石八十每石徵折銀五錢四十五年復丈出
一十一頃八十五畝一分起科糧三十八石五十六
升每石亦徵銀五錢通將原額新增彼此牽算畝止
該糧三升五合有奇查該州民因在山崖者每畝止
徵糧一升一二合在平原者每畝一升五六合今前
項屯田俱錯列萬山之中間年相連並無水利可資
灌漑間有平地亦多山澗相參不成近段節年委官
查勘增報地糧恐難盡據近於隆慶元年被大虜搶
劫人丁消耗拋荒更多合無將保德所屯糧照依先
年舊規每石徵銀五錢永寧州馬房等處屯田係原
額者照舊徵銀八錢係新增者改五錢為三錢庶乎
寬一分即受一分之賜錢糧歲解道負屯丁得免流
移而防禦亦有所資矣一均朔派以招報中查得
三關原開派准鹽七萬六千三百三十二引搭配浙

鹽四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引山東鹽二萬三千六百
一十一引彼時淮鹽數多手頭寬減商人皆聞風輟集
近世遠來至嘉靖二十年總督軍門以官舟缺乏題
奉欽依將淮鹽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一引改給宣
鎮正存淮鹽五萬六千七百八十一引復加山東鹽
四萬引有奇淮鹽既少搭配益多遂致價值難齊未
免得此失彼商人漸散招之不來今勘合停留填發
不盡其源皆起於此夫淮鹽之價其低昂皆不及知
山東之鹽引價其輕大虧邊商原本臣已於遼東疏
內題請詳議勞求兩利俱全若淮鹽則各邊皆引
首題目惟恐其數之不多在三關以失此為缺望在
官府以得此為奇貨觀人情之向背如此其間損益
可知矣合無自今山西鎮董加淮鹽一萬引其山東
鹽果為兩多似應量派各邊使甘苦適均各無異議
則三關之鹽法當自此疏通矣再照酌處千頭中納
本色此鹽糧不易之定例也近據各商告稱當青黃
不接之時米價高騰糧買無路願將官價照時估與
軍士折支臣批行察武兵備道通審各軍果否稱便

間以得銀爲幸或以本色折色不屑屑深懷大米珠草桂惟恐寒爲驚先事備預所以不責也若以折色爲糧官必不得已用調停之法以開一行之苟積暫借仍不時據此爲例而以私智行乎其間則商人亦幻得以爲利據軍上負虛名而無實惠矣。

清理更緩屯田疏

吳錫電

照行榆林一鎮孤懸塞外東西皆爲虜衝兵荒頻年上不宿飽日與胡人角逐於平原曠野之間往往楊腹荷戈人馬骨立說不爲之寒心乎今查其屯田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屯田

三

極者強半其間可耕之地先是已著爲成法勸課有常期敝散有常額三令而申飭之固宜文武兼職更相責成而實效可具見也乃有憑陵漁奪者有影射糾摻者有什畝訟求者有乾沒侵欺者有相視胡越者竟使未耕之大強者規避弱者流移其能屹然自存者或寡矣已驅馳入境隨地訪求聊爲目前計豈能集衆思之舊廣萬全之圖以少助富強之業哉一總侵奪以糾姦弊不得該鎮屯田之拋荒其害有同屯丁之逃亡也害患之類仍二也征科之繁苦

三也豪強之應月四也除屯丁欲其生聚虜患期於戢戢別有督責舉行外今以征科言之額糧之外有均糧馬價木薪採辦供軍買馬等項門類不同各色甚多以致言屯各官及屯頭等役頭會算數曲法侵漁或暗荒糧或逼徵通負或取協濟夫馬以資送迎或本抽辦柴薪以供朝夕謀求日甚力不能支且招撫復業之人相率指爲奇貨門難之稅照舊派徵遂令懷上心灰朝掌硯而來夕掩泣而去欲求屯田之日關何可得乎以兼并言之各所屯軍視武弁皆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屯田

四

受統轄之人自非破裂身家死生在俄頃孰肯危言正色言發其奸以取反噬之禍乎若其同爲僚屬則更相避讓所至皆然故侵奪屯田隱占爲業祖孫相繼盤踞自如凡應納屯糧悉置諸度外其餘官舍彼此效尤用強霸掛不納子粒往往均糧於梁衛或捐月糧扣補或變家產包贖年後一年皮盡而骨立矣富豪者種無糧之地貧弱者輸無地之糧埋沒爲奸祖通萬狀皆獨龍年之舊法胡馬之內侵能爲患乎今欲革科征之擾須行該道清查除方差如看堂看

原看倉廩抽銀等之類。每年嚴行該衛掌印官督同管屯官從公面審酌定上中下三則人戶劑量編派其餘銀錢等項計此應留者照舊存留寬革者卽時裁革分析明白逐款開填若干仍結算總該若干然後領秀全單歸併一條報追徵或論工或論糧各照地方舊規每丁若干每石若干刊刻小票填定數目用印鈐蓋給與屯丁收執照此納完其屯糧或米豆或草束該數若干或本色或折色或全徵或減免共該分數若干悉照前票刊行其糧頭總給長單以示遵守若流移復業五年外方許量派輕差敢有故違從重究處若豪強兼雇引株連未易悉拔臣嘗建議清查或許自首免罪其田還官或聽他人首告給爲已業或責田隣自相糾舉扶同者連坐或委老家旗里搜查簿籍究其根柢已經部覆奉 欽依通行各鎮等實查行覈不問有一二舉發者此固未得其樞要也臣聞歷各邊細加訪求乃知各衛屯田原有額數若果水衡暗沒等語無由誠難查驗其餘拋荒棄置坵段具有未報飄流別處失其疆界者況見

在耕種者甚至於私相兌賣日異月殊而冊籍相沿凡四至與土名班班可考誰得而磨滅也各所千百戶等父祖相傳悉有武冊凡軍丁之消長屯田之存沒卽數百年皆在目中今惟責成各衛管屯官除踏勘拋荒案証明實隄於各所項下開註明白外其餘埋沒欺隱者嚴令管屯千百戶據實清查申呈勘度若能追出屯田以下分爲率六分給軍額種四分給本官承爲已業仍以賢能獎勵其或隱忍縱容巧爲掩飾不徒任作降級仍革去冠帶差操以示懲創間有勢孤力弱不敢明言檢舉恐有後禍許開具來歷揭帖不註衛門職名不用印信隨便送該道查行亦不必開稱某衛門舉發以爲納言之路及該道巡歷所至通取各該管屯官肩去左右隔別面審令其得以盡言夫既重責使知所勸重罰使知所懲復虛懷以導之使言必求盡得其情而後已兼并欺隱之弊重戡止有靡清之效乎 一申禁令以防驕擾查得西路鎮靜等堡一帶屯地近因脩築邊牆內有屯地萬頃該道酌支官銀置買牛種分委千百戶等官

撥與步軍督率耕種，歲收子粒，將及五千石，官之勸
情分別勸懲，循其法而果斷行之，自此以往，卽萬石
亦可必也。但查起來，承委官員，假公營私，有強指他
人熟地，冒假拋荒以圖者，力者有將官牛別耕私地，
而強奪他人之牛，以耕官田者，有散種子於所部軍
人，而照數追收子粒者，有將原撥步軍賣放散遣，而
別行拘撥出力代耕者，有強借軍人車驢，載糶糴，
而倚官爲車者，有既支名下原糧，復科索步軍輸流，
供應者，若不嚴加禁諭，恐積弊日深，而軍民不勝其
擾矣。合無查照前例，逐一清查，凡有拋荒之地，堪以
開墾，卽便撥軍耕種，復分委各官，隨地責成，覈別勤
勞，重加獎勵，其有因仍歲月，實效無聞，及利己損人，
指官營私者，各察提治罪。大屯軍逃散而撥操軍以
屯田大堡四十名，小堡三十名，寓兵於農，深得古人
屯田之道意。但委官督率甲乙更番，如遇調換，終非
長便，臣隨地所至，質諸將領及練之輿論，咸謂各軍
名下多有餘丁，其力足以開墾，但給領牛種，歲利盡
入官倉，且開創工程，勞力百倍，而其田終非己業，徒

勞無補，至於快伍，招募邊守，隨亦皆從此差撥，得
失利害，分數甚明，庶幾交不能強人，况可以招致
乎。合無通行曉諭，凡軍餘自願出力墾田者，照常給
與牛種，豁免徵糧，而待一年成熟之後，歲計所入，
納屯糧，其田不拘畝數，若王盡行給爲己業，若原主
告爭，另查別地給還，凡有抽軍及一切解送差役，
不許染行，利擾庶人，人皆有所利而爲之爭，相効力
而荒蕪可盡闢矣。一給牛種，以資開墾，臣自永寧
州渡河西入延綏，所至皆高山峭壁，橫亘數百里，上
皇間經世編

該鎮不時查勘以備散給亦可也。一查拋荒以豁包贖照得該鎮東西延袤一千五百里其間素有邊界界址初作有僅十之三四虜騎蹂躪出沒無常近人不取遠制其鎮城一望黃沙瀟漫無際寸草不生界還大風卽有一二可耕之地皆不終朝盡爲沙磧疆界莽然至於河水橫流東西徘徊若亦往往有之地雖失業糧額猶存臣巡歷所至不獨軍士呼號仰天飲泣而管屯官疾首蹙額涼然如蹈湯火中真使人惻然不忍聞者今無通行各該守巡兵備道將臣前日題具准立號紙以消隱蔽一事着實舉行其間果係拋荒明開土名四至通報該道中取先年魚冊冊分彼此磨對果否相同仍令沿坵履畝踏勘明白若果拋荒卽豁免額糧另行招人開墾庶幾糧額不累包賠而邊人各安其業矣近查得榆林衛新增糧二十四百八十石西路靖邊營等堡新增五千石備此補彼該足原額復相率開墾以漸闢之其數或亦相當也今查二項新增之地未經丈量其間有用私智而侵占過多或竹官豪面蒙蔽濫甚若以此爲實

徵之數寧免掛一而漏萬乎必須委官紀行丈勘但求覈實不得過求與其較量於丈尺之間孰若權衡於等則之釐隨地面量定賦稅因糧而量派均徭或撥全徵或行減免悉與從宜區畫務求允合輿情期廣種薄收之餘自有累絲成尺之效而屯糧充裕庶乎可期矣。一築塞垣以護耕作照得該鎮地方高仰者岡阜相連卑下者沙石相半其間稱爲腰間歲肆耕牧者十之二三耳且天時難必水利不興雨暘或致愆期則束手無從効力此米價之騰漲邊儲之缺乏職此故也查得沿邊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有餘里膏腴之地無慮數萬頃往年西路如安邊靖邊等處皆虜人出入之區邇來脩築邊牆耕作得以安其業而歲獲之利輒以萬石計惟東路絕無藩垣限隔胡馬一鳴卽長驅突內地寧有耕作之日乎今若查照西路築牆爲守當有不費之費然於保障之功耕稼之利實百世永賴焉或曰塞垣之築可以扼零騎而不足以禦大衆況上費浩煩不下十餘萬若其可爲不待今日矣夫事每難於創始功莫要於

漸圖往開建議諸臣皆欲一時停舉故內帑之發
度難取盈版鍾之夫亦虛坐困何怪乎計畫之不行
也今須酌量緩急以五年為期在錢糧則逐年查給
而不拘其擾在人後則計日更查而不以為勞即不
必如往年會計之數亦可省工矣一酌輸納以清
鹽糧照得該鎮窮荒絕徼遠商鮮至每牛俱係坐派
本地有力之家中納鹽課堆估勒令竟不到淮漸地
方俱聽別看如商中途接買即以所得倉錢賤售於
人在已任其勞他人享其利故罰派引日常執詞控
告或稱時引不定或怨倉銀不公嘔噀遷延歷恒歲
月遂改原估價值彼此懸殊即以爲餉蕩家貨身不
能繼且有山西遼商前來鎮城將鉅資交與土商朋
合營利各各立契券捐資本者計利若正躬輸納者
分息若干有無相資勞還其濟宜其不相負也乃有
侵賒費用向古給憑糧草不入倉場身家盡爲壓燼
其不可說者幾希矣通商無而猶何以實業塞下
乎凡此皆需緩不以其時監督不行其法且取盈於
鉅錄牛十二司惟恐小民盡享其利而俱餽隱忍不

居與之如之何其不引避而侵盜也爲今之計必寬
其十頭增其脚價一遇報中之日卽招各商面計某
倉如自某倉如何宜限督俾刻期完報指絕會頭之
分例嚴革虛出之使適主管者不得肩難監及者不
許抑勒若有通期定行治罪則凡經年累月耗費相
尋者站不得復售其舛矣至於本商勸令其私相販
賣從來不赴運可故本重利輕人無同志乎願舉
兩淮引價委曲論之彼皆以萬里長途不樂遠離鄉
井夫孰能強之今惟酌量寬減無泥常格令達商風
輻雲從倉然而至設法照舊從從從無後則所可
用力者如斯而已一審權宜以通鹽利查得延安
一府原有河東鹽但山路崎嶇舟車難達計程凡二
千餘里卽輸運及此腳價視鹽價僅但十倍哉歲百
餘年來不開河東商人運鹽至延安投引發賣者
夫解鹽既不入竟然則延安一府之人皆皆淡食耶
蓋花馬池鹽場每年課稅多議於止額之社商人賢
少果入延安斯至皆用車運存販者晝夜公行有司
置不問減以官鹽不可而欲禁抽私鹽其勢必不能

也況官民之所仰給皆取足於此資客一日缺其故
花馬池鹽改行延安府萬口稱便不謀同荷臣獨念
河東鹽課原有定額今延安一府既改花馬池則每
歲鹽課若干義應虛補原額後詞已經督行分巡河
西道會同定邊兵備道查延安府每年派河東鹽課
原數若干今花馬池利改行延安歲課應若干以此
補後有無相當或額外增益若干隨該各道會呈河
東之課每年一千四百六十一引今以花馬池鹽利
照數抵補似常有餘但未經派行有難懸斷姑以一
年試之即大數可槩見矣榆林糧草最稱缺乏九邊
貧苦莫此為甚今魚將花馬池所增鹽利盡發榆林
以補屯糧之法其應商河東之數待劑量明白即於
延綏年例銀內每歲扣除類發宣府以補河東原額
則彼此省徵解之勞而延綏增轉輸之利其所仰藉
多矣或曰行鹽地方其載銅板一旦改易恐非所宜
夫河東之鹽若果能達於延安即百世通行何敢中
變今各島到故而水陸無可通之商是徒有其名而
全無其實也又惡用此空文為哉況兩淮行鹽之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如江西之南贛吉安湖廣之寶慶衡州道路聲塵各
從其便蓋謂銅板不可移易耶與其膠固以病法孰
若變通以宜民若謂河東之鹽今可行於延安則是
該道扶同於有司敢為異說誤臣以欺陛下也

清理固原屯田事

馬原屯田

照得固原一鎮自各邊視之本為內地其屯田與民
相等耕獲之利多享其成但於各王府功臣牧地
及苑馬寺草場阡陌參差疆界混雜養食兼併之患
其來已久況先年提督馬政衙門廣招牧軍寬其賦
役以致屯丁暗將屯田撥入監苑遞重就輕蔓引株
連日蓋月甚近該總督右都御史王崇古洞察奸弊
委官清查迺在寧源悉有成緒惟靖河混眠等處地
方前虜交侵迄無寧歲而糧額之不均科差之日煩
猶有不忍言者臣就中採訪倍覺惻然隨督同該道
及軍衛有司等官悉心講畫究其始終參諸百慮之
詳附以一得之見謹條列上請一酌新增以求
實效查得固原衛先年查出拋荒地五百三十九頃
每地一頃招軍一名共軍五百三十九名靖虜衛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定

四十八

荒地八百四十頃每地二頃招軍一名其軍四百二十名當明例初行招募者紛然響應各謂地多而軍少任意採擇當亦有餘各衛摘其姓名倉卒開報業已題請矣及著實清查有名已入冊而無尺寸之地或雖有地多不足頃畝其間瘠薄不堪耕種者又十之四五甚或牽連別軍屯地用強告奪互起紛紜此虛實混淆皆所司空文相應之過也合行委官從實丈勘凡地之有無多寡及肥瘠堪否耕種蓋數查冊定為差等或彼此搭配或酌量開除毋懸虛名致滋實害此非繁為紛更之勞乃所以示均平之法也

再照給地招軍以資戰守之用最為救時之良策但查應募者多係豪猾之人每遇調揀項名應役弓馬器械點視全無欲令其徒手格鬪豈不難哉況時值秋防止農事西成之日即家有強壯悉從事南畝顧此失彼勢難兼全若量從寬減徵糧入倉免其征調惟恐急生派守城似為官民兼利也一處拋荒以免流移查得城旁衛屯地多係沙磧肥瘠難齊難以一均派糧六石草九束地畝銀一錢其間完納者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定

四十八

一、包賠者十四力不能支逃流者已十之五六查先年屯軍二千三百名今已逃亡一千五百一十六名矣該衛孤懸河上與套虜為比隣屯地荒蕪尺籍消耗每念及此可為寒心合行委官丈量除係腴地及頃畝俱足照常外其餘通行清理照地派糧先定三等九則以為額數或應搭配或應虛補或應開豁或應免科務令因人而派地因地而徵糧毋強責包賠過其逃竄仍填造魚鱗冊以備查考此不特清查屯地亦所以聯屬人心為守禦地方計也一覽差役以恤屯丁查得臨洮蘭河等衛每軍給地一分計所入多不過十石自今年屯糧外舊有籽料草價帶墊地畝椿棚等銀此外並無別項差役而地畝椿棚亦不過解賠太僕軍以備各軍買補之費猶可勉強支持近年來邊境多事差役日繁以均徭則有上中下門則諸銀差矣而所吏屯頭旗甲庫禁水夫兵牌城夫諸力差皆不能免也若指揮千百戶既查餘丁跟川復編派伴當索見兩月錢是亦不可以已乎以茶法則每地一石膏養一馬每月未解則供草料一

月方已難勝矣。及解各邊奔苑太二寸。有例處。即
買追賠。大道路之遠近不一。審焉之強弱。難齊。其例
死亦非解軍之所能必也。此豈可不曲爲之度乎。屯
丁人數有限。而前後召募新軍。搜括無算。時每一戶
多至六七名。少亦不下二三名。甚則戶無空丁。盡編
行伍。每年調操防守。衣甲弓馬之費。誠不忍言。況兼
管官溪壑之懸無窮。科歛之弊百出。如地畝每畝
銀一錢。有收至二三錢者。屯糧每斗先取保糧一升。
仍要尖削加耗。甚或官旗優納加倍徵收。復以邊限
同罪爲名。指稱名色。暗意誅求。雖經嚴禁。視爲虛談。
凡此皆屯軍之深累。在各邊間有之。皆未至若此其
甚也。查國初紅牌事例。內開一錢不許擅升。一大
不許擅役。故屯政具舉。豈如今日之沒制無已乎。合
通行各該守巡兵備道。着實查議。凡軍衛屯田除辦
額糧外。及地畝銀外。其餘各色科差。某項應存。某項
應革。盡將屯地內應徵本色折色。及均徭倉糧數目。
刊刻由帖。逐項開填。該衛用印鈴蓋。送道掛號。給屯
丁遵照完納。凡一項報完。即監收官於帖內明註完

說二字。給還執照。如有額外多利一錢一物。許指實
陳告。以憑奏提。一定規畫。以興鹽利。照得西漳二
縣鹽額。計每年課銀不下二千兩。除漳縣成法具存。
無容別議外。惟西和縣鹽井。去該縣九十里。原無巡
視專官。以致兼併侵漁。無從禁捕。此監守之官。不可
以曠達而廢也。原額竈丁逃亡。強半包攬煎辦。私販
盛行。此餉補之法。不可以格例拘也。往年鹽井深濬
一十二丈。近來坍寒。僅六丈有奇。井淺其半。則水勢
漸減。而鹽亦因之。此開壑之功。不可緩也。井泉凝竇。
則鹽味滋深。今甜水相侵。真味漸散。此防遏之功。不
可少也。貧難竈戶。私賣課鹽。商人守支。動多缺乏。遂
使搭配之額。徒有虛名。竟無實數。况鹽易消折。勞難
持久。此支領之規。不可不定也。今宜委該縣首領官。
往來巡察。每月將查理事情。開報分守道查考。凡商
寇利病。宜咸境分。不許營私。襲弊苟且。因循則兼併
侵漁。當自此釐革矣。消審竈丁。調停糾紛。正身者照
舊應役包攬者。即時革起。逃絕者另行發補。如果正
戶消耗。開擇民戶。經營者酌量頂兌。則課程不患其

不舉矣。鹽井漸淤，亟行濬治。凡應用木石人夫，查估
明實，動支官銀。及時脩舉，則井復其舊，水當有餘。而
鹽利可以取盈矣。甜水之患，首當隔絕。或近穿一井，
而曲防以遏其源，或徑鑿一渠，而疏導以分其勢。則
甜水之來路既斷，而井泉不失其常矣。商人鹽課先
於舊冬報納，即於新春守支。鹽方出井，諸商聚視於
其間，井惟電丁不得侵費，而消折包陪之害亦於是
可免矣。再照漳縣塩井，去縣治三里許，指顧所及，百
弊易消。惟逃絕竈丁，隨時僉補，應與西和並行。其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縣志

卷之六

年解納課銀，事屬該府。近議改委商人，多以險遠爲
累。今杏蘭站地方，歲有防秋之役，動調客兵糧料多
缺。其鹽井課銀，解存稍諺廂，以備支用，似爲得策。

章

徐學道開公

宋徵壁尚水

選輯

陳子龍附子

李符問存我

許清微价夫參閱

雇中丞摘稿

本義

清理寧夏屯鹽疏

寧夏屯鹽

麗尚鵬

照得該鎮據山河之險而驕場寧遠修漢唐之瀾而水利疏通同安屯牧阜成公私兼足富庶等中州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一 露寧

大何民資而生齒漸耗地狹而賦稅日繁外受富饒

之名而陰受虛耗之患者寧夏是也該先任撫臣王

崇古極力拊循凡屯田水利事宜莫不悉心章程著

爲畫一之法繼此者尤能綜覈而善承之殆無容紛

更矣但法必待於申飭之嚴而後持循於不廢事必

貴於調停之善而後變通以盡室臣察諸羣言參諸

獨斷謬爲論列應其千慮一得之見伏乞 勅下該

部查訪施行 一酌處清理丁田查得該鎮屯田五

十畝爲一分納糧六石青九束地畝銀五分修渠採

芒計銀一丁料合用銀二兩有奇各處屯糧莫有重

於此者其間地方有厚薄水利有遠近難以一槩取

齊而四丁派田常有不均之數率田多丁少愈弊叢

出誠難具言邇年來田已丈量其料理固甚明矣然

後近換段水衝沙壓間歲有之丁既清審其派撥固

甚均矣然逃亡事故那移增減隨地有之類年徵科

完及九分以上孰不謂屯政其舉也然每地一畝該

糧一十二升雖豐年尤不免包賠之患況遇霜雹及

蝗蝻爲害乎漢唐二架歲費餉集水利之博固百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李露寧

賴之然地勢懸殊亦有非灌溉之所能盡達者若黃

河泛溢清雨連綿則水勢瀾漫盡爲湖蕩天時地利

豈能常必乎此清丁查田誠不可一日廢也蓋田一

年不查則銜壓者擇何從出丁一年不清則逃故者

田將安歸訪得該鎮每年春初俱清查一次以考丁

田之實此法本善不善但空文督責原無委實案牘

行移動輒旬月東作已成期矣遂皆置諸不問此丁

田之虛實不能盡得其詳而置科之嚴包賠之苦力

不能勝其勢必驅之流徙而後已也合無委官清查

但於每年冬間著實舉行一次除丁四見在無容紛授外止搜逃亡納收之丁及拋荒偏累之田隨宜處分後公派補丁有衝陷卽糾勘明實立案類題呈與開錄毋得徇稱舊額刻意取盈重貽無窮之累查得撫臣王崇古原行均平之法尺度具有西人沿襲而世守之此千百年之利也一稍處開墾地糧照

得延寧邊牆自先今陸續脩築之後夾道內多有腴地可耕節被豪強侵占近該總督軍門題請添設

定邊兵備道督責清理授以成規今查副使張守中

自到任迄今共開墾過荒地二千餘頃除應軍准折

月糧三百九十七頃七十五畝外該納糧地一千六

百二頃二十五畝復於榆林定邊七堡及寧夏後衛

近邊地內清丈出各項餘地一萬五千八頃九十一

畝其地或係土人隱占今經大明或係連年拋荒今

已開墾若令照常按畝納糧則人懷兢畏之心恐失招徠之道擬該道酌議每三畝折一畝徵糧一升二

合輕其賦稅使近悅遠來誠爲得策但查其地原在邊牆夾道內上

皇明經世編
龍中丞奏疏
卷之四
平露亭

牛門從長參酌覆行該道勘處除以前開墾給有帖

照者每畝納糧一升外其新行清丈者每二畝折一

畝羣情甘悅並無異詞共計裁納新糧九千五百四

石四千五百升合無照此給帖使人人皆有固志而後

草萊可盡闢也其餘荒地猶不下數萬頃以後召佃

開墾逐年增益不啻倍之今軍門復行該道將個人

清查貫址編成保伍使相爲守望復議脩築堡以防

應患便牧斂昔稱草莽之墟今阡陌成行一如內地

矣近訪得本地奸人每見開墾成業往往糾衆用強

霸耕甚或捏告與詞嚇詐錢物最爲屯田之害合行

榜示通衢凡已經丈明給有執照者不許復行告爭

如有故違從重懲究則豪強斂跡而耕牧之人皆得

安其業矣查開墾人戶多係內地之民生計蕭條流

離至此築土屋而居耕荒田而食生聚日廣似得募

民實塞下之意間有原籍差人勾攝致滋煩擾合行

該道勞來安集凡執有本管官司印信公文前來拘

勾者俱要赴道投審明白量贖丁差不得私自窘辱

以致復行逃散其沿途抽單併一切雜泛差役通行

皇明經世編
龍中丞奏疏
卷之四
平露亭

然免戾亦在部署爲定規再照題旨靖遠完邊二道共新墾地概以萬石計原因修築邊牆於夾道內得之今邊工未畢合將歲入之數專備修邊口糧候工既完卽充上兵糧額此亦籌邊經久之慮也 一寬恤屯丁徵調切照榆林寧夏每年入衛兵馬各三枝往返途途除倒死馬匹外若軍上物故者常不下數百名其他疲於奔命營立而歸僅存殘喘者猶十之二四及至挑選補伍悉於屯丁內坐名抽撥遂令屯丁消耗日甚一日既有暗糧之苦復被抽軍之害此可以單家長往爲旦夕苟安計就不挺身而他向乎合無於二鎮入衛之兵量行減免便連年追補之費稍有寧日而休養生息之餘屯丁漸聚屯地日闢而屯政亦庶幾具克舉矣 一查填積滯勘合切照該鎮鹽糧原無違商中納節年俱係僉報本地商人坐名攤派填給勘合全不投淮浙運司俱聽察商中途找買本重利輕往往告稱報苦日派定名數年復一年追解上納迄無寧時今除慶三年始開中元年糧草正以其力不能勝故難每期收給也查得隆慶元

年以前屯防合一道但係一萬引今有定至七八千引以上而向於舊例本紅項錢名高多係中人之害資本有有限濟涸久則行折必多且責追漸難力難能繼若欲公私兼利必須確宜變通合無比照隆慶二年該部題 准事例每引三千道查各商防合足三千引以上盡行填給底平資本流通而目前派納糧草不致稍貸於人實民相濟而不相病矣其應補銀合若干道悉聽撫臣咨部另發再行報中查得該鎮浙鹽多而淮鹽少淮常獲利漸多包賠今據勘合先完者多係淮鹽而推托稟覈者皆浙鹽也若補發勘合盡以浙鹽另派別商均納是先填勘合者專其其利而諸商共苦其難不免有後言矣似當參酌明估再寬十額仍以原商補納若果力不能及應聽該道從宜區處毋致偏累各商昔連年坐派原無更商之時特責取盈情甚可憫似宜量加寬減是亦勸徇民隱一端也 一均派淮浙鹽糧查得該鎮先年原派淮鹽五萬四千九百八十引工本銀四萬二千四百九十引搭配浙鹽九萬引淮浙相兼商人獲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定

故吏相報，不以爲難。近因營革工本，而商賈較難。監裁兩待矣。故淮鹽頗有餘利，而浙鹽類多包贖。官價一引銀二錢五分，及貿易所得僅一錢二三分。商人之苦於偏累，皆以領中浙鹽若驅之使賂湯火矣。今無通計各邊鹽額，原數若干，彼此通融，淮浙中半。則以此有餘，而彼不足，諸商不以爲厲已矣。再照鹽法壅滯，不在淮而在浙。臣巡歷所至，紛紛具告者，皆以浙鹽爲苦。一面之詞，誠難盡信。但念其懇切之情，安得忽然視之？乞行浙江巡鹽御史查邊引到司。果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八

平定

心計，臣書得宜，繚以周旋，守以處重，門門並立，摩臺入食，分吏輸鹽池亭，公署興建一新。凡鹽場，所關甚巨。及分詳備臣與總督軍門親行閱視，並加款賞，獨以二地通判雖職專鹽法，仍分理各處種草，食場，以致彼此巡行，咸無虛日。且其一應提督鹽犬，即放鹽辭類，不能如期兼舉，以致商人車馬之守候，轉經旬月，京怨而不敢言，欲求鹽法之疏通，何可得也。夫事本兼攝，成議具在。若再設官，恐增煩費，合無小鹽池通判就近兼理本堡及臨甯、萌城、辛州四倉，具

治理甘肅屯田疏

疏

昔聞趙充國屯田，洮中、兩西先生因傳諸青史。至今猶爲興事，臣聞其也。而考之彼以奉幸萬餘人，聚田

功成振旅，非流連歲月，若師費財，故其陳便宜十二策，等不勞餘力，今日肅同澤中地也。自金城而達嘉峪關，屯田幾萬頃，南西北虜驚恨，頗仍海賊四夷寧，變難測，原不鎮步騎之兵，猶不及六萬，而迎送調遣，終或無寧，時較充國坐控遼中，強弱之勢懸殊，主客之形互異，必欲盡使戰卒解甲，而事屯田亦難矣。臣巡歷西至，元萬山環合，諸水迴流，自謂可以蔽羌胡，高阜原隰，此邊人百世之利也。額山口甚多，有片稱天險，而今為廣，倒在水渠，雖粟有昔名天泉，而今為沙，頓者霜旱，春遇雪多雨少，故豐歉難期。然則屯政之廢廢，身獨人力，水至哉，該鎮撫臣悉心經畫，其有成規，臣本近侍，何能有毫髮增益，惟隨地延訪，就其利害之切近者而言之，集眾思之，益謬東一得之愚，備聖明採擇。一清撥佃以養姦，察照得該鎮屯田，其便利者爭相墾種，不遺餘力，若須路險遠及地方疎僻，或水利艱阻，或冬寒留陷，屯此屯丁相繼逃亡，雖外之下能止也，各商所務，年清查實數，輒倡

為撥補之說，將冬城堡空閑人丁，不問力之強弱，家之貧富，照名攤派，計數僅徵，或今年里趙甲明年以錢乙代之，或越甲頂一分錢乙頂一分，已而移之張丙，今丁則以一分而沒此明名矣。探縱伸縮，莫知端倪，皆由旗吏濫播弄於拈掌之間，雖別郡流民糊口於地方，皆沿門均派，蒙為常規，或以上丁而資緣倖，或改以偏大代累年，童累其有不知原田上名，苦於追逼，稱貸無賂，豪強者種無糧之地，貧儒者納無地之糧，此河西屯田之通弊也。臣嘗而詰管屯官，皆口本鎮田多而丁少，若不用此法，則額報虧損，誰執其終，惟務自寬，已責不暇，更察民隱，如之何其不窮且迷也。合行撫臣將臣原題立號紙，以清隱蔽之法，盡將原領屯田查理明白，除成熟見在耕種納糧外，其餘進退若應撥補，要見地方之厚薄，如何水利之遠近，如何道途之險易，如何逐區別，託為差累，以足資徵之數，不得懸空委派，使勒苦包陪，更須審其家資，量其丁力，或以一人而獨頂，全今不為多，或以數人而朋頂，分亦不為少，務令彼此搭配，多寡

之均因人而授地按地而後置開墾姓名給以由帖
倘有移居後任官派役牛具子種有不能自給者量
力助之高年則還官惠而不費也或曰流寓之人絕
無差役非派屯軍即片王一爲王民而不供賦稅資
庶民之義乎夫給地以賑流民而復徵以供兵費此
固上下相濟之利也但肯於督責使藉無地之報借
名色而漁奪之其何以勝此剋剝之害乎況不查等
則一染取偏此即頭會費斂之法其有不變額而懸
怨者幾希矣查節年開墾田地多係原額內正項之
數不加嚴實輕便拈爲額增以致舊額正糧重復撥
補地本一畝極係重料浩襲至今流害不已今須通
查各該非墾之地果屬原額抑係新增然後酌量定
立撥補之法其開墾成業田地必如漸謝等渠創立
渠壩水利疏通始可謂之新增名實相符庶無係累
一修邊牆以全腹地該鎮自金城關而西通一
緡之路南番北虜出沒無常掠我人生擾我耕牧往
年欲避其患多賴路挑濠咫尺通將棄置境外途使
可耕之地爲虜人分據水頭不得塌築然此皆雲騎

月初并歲時擁衆大舉也使得邊牆限關則動有牽
其勢已長驅突入內地而欲潰竭而追其勢亦非
斷之無能及也烽燧之先傳期救之救保將士之
還擊皆可以早見而豫得之矣臣巡歷所至親得諸
見聞如莊浪之岔口甘肅之古長城等處近經修築
功已垂成土人爭引水利墾田其間早出暮歸不聞
有警掠之擾此其明驗也合行撫臣通查邊牆之當
修者分別險夷酌量緩急計畫丈尺以定其難易先
後之序一切工程皆坐派操守軍士及輪借驛通
大面分用之此該鎮歷年修邊之成規也每名日給
鹽菜各有差等悉於庫貯官銀內計慮周詳隨宜處
給各預定歲月以漸圖之庶乎人力之更番迭作不
敗古勞官庫之搜括借支未嘗告匱不出一二年百
堵皆興自可要其成功矣一給牛種以資開墾查
得該鎮屯田其拋荒者膏土之三四或道路險遠或
水利微細或人力困乏或徵斂煩急其患因非一端
然牛種之資無從處給遂借肩牛歲愁歎饑寒所至
有之此誠仁人之所宜動心也今查河西一鎮惟蕭

州舊原有牛每銀一千兩近據指揮陳瑞召屯軍一百二十名開墾荒田一百餘頃所給牛種業已還官見註起科納糧其餘各衛通無本項名色若求仰給內帑恐勢難偏及終徒托之空言合通行各道查照該鎮舊規凡給散牛種俱動支糧草折銀卽民運也按鼎州事例每牛一隻給銀二兩種糧隨宜俱以三年內聽便還官息糧每年一石加一十合照例通行畧徵社倉之法另販收貯置立循環查考以後願領牛種者卽於息糧內支給免再支年例折銀年復一年積貯日裕墾田之中卽寓備賑之意其給散之時或五人十人連名保領如古通負一體責償此在官以難免出納之旬在小民實曲蒙周恤之惠彼食於其上者亦何憚舉手授足之勞而不思爲貧民計耶況開墾成業歲賦日增其於公家亦何嘗不利也一廣屯種以給兵食該鎮小民類皆憚科差而賦農業惟欲頂缺軍名低坐支月糧此屯地荒蕪舍廩空虛有由然矣今查各部官軍除係番虜之衛及當住來要路調操迎送無暇甲息肩之時遽難責以力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三

不盡

外其餘僻遠城堡率多暇日各行就近撥地開耕卽以所部將官督之巧之導引水利畧給牛種限三年後量地方而區別徵任所入軍租就令抵充月糧免坐食之費此卽趙充國屯田浚中之遺意其將官監督果有成效特加獎勸若因循玩視必戒傷而繩之悉聽該道綜核而因地以考其成寓兵於農且耕且守非惟無冗食之患而荒地亦可盡闢矣近查各堡缺佃甚多每遇防秋撥軍按伏往往疲於奔命且糜費行糧日不暇給各行各堡人戶不拘流寓土著校尉上夷通免起科聽其儘力耕種止令防守名爲土軍一切雜差不得擾害牛具種糧照常查給而出息一如例行是亦足兵一策也再照往年修邊挑濠多以腰田隔絕境外領軍官原有禁約不許擅自出邊以致不能耕種今無將邊濠附近之地或資渠水或資山水隨便脩築暗門聽近邊居民開墾耕種通行各該將領查撥軍丁架梁哨探遇警收斂農隙掣回其地應否起科候成熟之後歲處近行給示召人開墾隨有甘州左等各衛所餘丁張銳等數百名願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四

不盡

種荒地二百餘頃每地一畝當年即納糧一升草三
今擬自從城則人情樂趨因池招集各縣便宜區處
固不必屑屑拘常俗也況門邑既果則納糧數多孰
謂非官民共利乎顧謂可以振事而勸募之者何
如臣一謂綜核以興水利照得該鎮屯田全資水
利大渠凡數百而支流不下千計百世賴之往因綜
理非其人以政修築不時疏通無法而啓開澆灌之
閘甚有納賄行私用強侵盜彼此不得均霑者合行
該道各分委廉幹官親詣各渠逐一踏勘凡淤者疏
皇明經世編

易家一十四戶各軍月糧皆預得本色而倉庾常
昌於因之舊地多給薄農家無裕石之儲故其價騰
昂也近與該道議之每年往浪將年例折色銀解西
寧道酌量本折從宜給軍西寧將歲收本色存貯倉
庫聽莊浪道差官轉運回衛放支在西寧喜得折色
在莊浪喜得本色一舉而兩利俱全此計之得也查
得莊浪去西寧不下三百里轉輓之勞其費誠不貲
然較諸招商糴買不但豐年受數倍之利即荒年所
得亦不為不多但莊浪回籍長使而西寧或不免憚
皇明經世編

邑人等協力耕種，永不絕種，今甘肅苦寒之地，惟開近城官者人無遺力，地無遺利，其餘畏避艱險，不敢違耕，雖以舊歲爲受實懼徵科之擾，故寧強顏朝夕，苟全殘喘，民間蓋藏十室九空，一遭凶荒，乞糶無路，竟使首填溝壑，其不可爲痛哭流涕者幾希矣。合行刊刻板榜，懸示通衢，凡極邊拋荒田土，不拘軍民僧道流寓工著人等，悉聽儘力開耕，給與執照，世爲己業，永不起科，亦不許豪強侵佔。已地輒行告奪，使外郡之民望風來歸，生聚日廣，漸爲富庶之地，亦募民准給示，永不起科。今有一二間耕漸次成業者，衛所各官輒欲報冊徵糧，是官司自食其言不足，以市大信於遠人矣。再照國初鹽法，每引只納糧二十五石，蓋以鹽商戮力墾田，克實邊塞，故特從寬，假以廣招徠。若商人有能捐貲開墾荒田者，得成熟之後，世徵其租十之一，聽就近堡報納鹽糧。官軍有漁獵侵投者，悉從重懲究。此又鹽法屯田相爲表裏之意也。一勸零騎以保耕獲茂鎮重山視瞻遮蔽荒胡

昔大舉或間歲有之，惟遊騎鈔掠無時，不然屯丁不敢違耕，慮多生此。昔唐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每歲結石軍麥熟，吐蕃輒踵而奪之，莫有能禦之者。爾先伏兵於其側，虜至，隨其後，張兩翼夾擊之，賊共當殆，盡自是不敢犯塞者數十年。今各路將官坐擁重兵，往往失於遠哨，賊至而墩軍方舉，火兵發而虜騎已出境矣。零賊且不能戰，惡用增兵還將坐糜倉廩之積哉。合行撫臣督同該道等官各勘所屬地方，添築方墩田地，廣遠者三四座，少者一二座，一以備軍馬之披伏，一以便耕農之趨避，預哨探明烽墩，或據險邀擊，或望塵窮追，務令雷奮風馳，悉行撲滅，以大示懲創。庶耕獲之民不至驚擾，而人畜得以保全。一處番賊以禁騷擾，照得該鎮北控胡虜，自古稱難，若向山一帶多番夷種，落剽奪無寧時，甚或占據良田，耕種爲業，枝連蔓引，愈覺暴橫，不及今圖之，恐蚕食之漸，非獨爲屯田之害而已。合行撫臣督同各道及沿邊將領嚴行撫夷官，嚴明約束，諭以朝廷之威，諭示以向背之利害，各就族屬中擇其爲衆所信服

古以頭目名色授以旗號令其自相約束遵本禁
令一以分其連結之黨一以銷其懷計之心使不得
仍前嘯聚剽掠橫行凡各處山口通立戒諭牌嚴行
禁戢除關馬市照例聽其交易外其餘不許擅入內
地驚擾居民每歲中查無入犯即將各頭目特加賞
餉用舊磨之法以廣安集之仁若負固執迷仍舊相
礙卽按伏截殺破其黨而禽雛之庶幾餘稽之夫得
安其業而無剝膚之患矣臣過莊浪見番人聽撫者
迎送于道路俛伏慄息告領紅旗鈴束族衆臣慰諭
皇明經世編

麗中丞奏疏

九 平露堂

而達之皆唯唯受命及查肅州有近山聚族者相率
聚田告領牛種與吾民雜居並耕而食照歲例納糧
以足觀之則其畏威慕義未常無人心也今查山口
盤獲多係屬番各有頭目顧吾所以駕馭而馴服之
者何如耳 一議解發以省部差照得甘肅鎮錢糧
戶部原設管糧郎中一員於蘭州駐劄凡催徵收放
皆屬職掌其占成不爲不專矣且念河東各府錢糧
轉解甘肅往迺數千里跋涉畏途動經時月其或橫
澤鋒鏑過劫奪之禍改議解蘭州戶部衙門交收

貯庫隨便轉發不得復令原解人員備管諸片此設
官之初意也近查州縣之徵科事有成法司府之
解歲有常期管糧郎中惟坐待呈報於催升督責無
所容其力焉往年收支解銀舊抵封拜兌近則避嫌
遠恐候甘肅委官至日與原解彼此交收然後給發
批起是戶部監督衙門特爲委官證佐而已以郎署
之道才而留諸簡牘無事之地獨不爲人才惜乎其
他俱億諸費又不待言矣查得先年累經一題革後
復仍前建置重鎮錢糧原無別官兼攝故終難改廢
皇明經世編

麗中丞奏疏

平露堂

今新設臨鞏兵備道專駐蘭州職務甚簡職解之責
兼理有餘往問該部郎中以臂肱薦任原不候交代
卽委蘭州管糧同知照常驗發近則數月連或彌年
卒未聞慶事今屬之該道呼吸受成無足疑者臣入
蘭州常與管糧郎中及兵備副使反覆論之同然一
詞莫不稱便獨以臨鞏兵備道與甘肅撫臣不相統
攝恐事體空虛勢難必行或不免遠遞違誤臣至金
城關親歷程途乃知蘭州之於莊浪河州之於鞏西
諸路軍聲相爲犄角蓋唇齒之也今臨鞏兵備正

當此片之簡如羽機交馳必須互相策應非惟聯絡可也亦所以保障河東也今無行令該道肅甘肅查臣節制凡應解該鎮錢糧查照戶部郎中原行事例一體驗發仍行作政司凡起解河西官銀價於一月之前行該道知會以憑關白該鎮如期差官交稿免免留滯蘭州致有別虞若兵馬應援悉聽甘肅巡撫一諮調度不得依違該道路隔黃河專制一面毋以節制為詞違事紕繆致妨賊守

書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

答王德制論屯墾書

屯墾

捧讀門下全陝屯田議究極樂源籌畫曲當信無遺策矣細讀撫夏公報諸所申飭皆邊防大計而於屯田利病探本窮源纖悉具備心思智力豈復有毫髮不盡耶窮日流覽繼以夜分猶不忍釋手使各邊皆能倣此何至軍民之流移儲蓄之缺乏哉嗟乎金城渭濱千載瞻見然則今日之西夏非繼此獨步者歟焉於三秦屯政未經涉獵不敢謬論若蒞途宣大則皆聞其策矣昔稱西凡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蓋謂

地廣人稀未招所不及也不自即見度之欲修廢舉整開丹頂開草萊領史於其上者經界制置何如耳蓋全在米帛之大耶西夏屯政即招墾以達之諸路行之百世無施不可焉雖未及其地固已心簡其法矣路事幸有難具述若論其大端則廢患不時科差無度最為屯田之梗而侵盜剝削次之頗有共人則其政必舉此非可以掉三十斤斤天浪談也自惟蕞蕞小智雖曾建言亦皆簡途守轍焉為日前計耳各省鹽法除浙江河東原非職掌不敢僥度外以前准言之行鹽多而消引少壅滯之患此其病根門下洞照所及即欲舉此調停疏通真為卓然之見自工本裁革至今數年矣查見在末掣堆鹽凡五百有餘萬而派支未經出場報中未及到司者亦不下一百萬有奇故數年以來內商分買邊引四年後始得挨掣遂相率執此為詞抑勒邊商置諸度外當事者雖極力處分竟相持不下乃晚請行河鹽以卸邊商番支盡出場即於河下聽望境內商士以年月為序皆大不相同初擬中卡集單使內商邊商兩利俱

全等以內商與鳴復以邊三內五畢爲增損於其間
內商與鹽書以四年而寧者自此積算須守候八年
久乃各束手閉門於邊引絕不收買而邊商河鹽歲
掣一分其勢不能書行正追納餘銀動以數萬計彼
達道至此皆能換鉅費涉江淮以輸官庫耶稱貸於
人出息數倍且家傳與俱者不過二三人支鹽掣賣
百冗如林羣盜環繞而捕弄侵漁徒爲搖手鼓吻者
閒一騙局耳其所得能幾何哉故河鹽之行以此抑
內商門戶若謂其自利於邊商皆不揣本末之見也
鴨初入淮間二商皆散畏恐聞迄無寧日甚或納利
必於承領中抗端公庭輒與以自刎且有挾此以相
刺者世之所謂屠仁義而死財利其貪狠之心益已
橫天地而蔽日月矣卽行該道及司府曲爲裁斷彌
月不能決乃召至庭下爲條分縷析各計其勿引用
資本若干浮費若干得利若干量爲差等酌定引價
令邊商認引以報中內商買引以守支查見在運司
邊引七十萬每月之內盡行分買已將河鹽停掣專
行堆貯又恐河鹽既罷仍前抑勒遲商復令有新引

一自道送司查驗方許掣堆鹽一自引已經題准
遵行此皆出二商同情非強之者今運司申稱每年
掣鹽俱令客商將原引投司待納完餘鹽銀方准給
引發賣今示諭邊商各依年月投新引到司卽隨見
掣堆鹽數目分派邊引務要逐一納完引價方許給
發昔引照鹽發賣邊商之引以年月爲序一年所掣
之鹽卽消各邊當年之引雖未能勝心流通如火然
泉達之勢然在官推其樞要在彼不得稍難一面發
鹽於水商可以轉販一面納價於邊商可以得引事
皇明經世編
本相濟豈可以相病耶若邊商不能久候賤售速回
是彼欲自適已意恐難盡告內商也自此以後每年
掣放不下一百二十萬今存積三分已於本年停中
明年邊引到司者僅五十萬內商分買似不待強之
而自速矣向查該司堆鹽每引多至五百八十斤而
掣鹽委官嘗以爲晚已承委之後親望遷延有踰兩
月而後至者至空曠歲時掣放多不及額而奸商壟
斷規利常遣人於江南密訪若鹽價未長卽運鹽遠
巡雖差人督押皆不能應期而至至監臨者若復因循

卽成額器耗損失近已著令凡委官別有冗併不能卽赴掣鹽者許文到之日卽據實申報以憑改委其有三日內不離任起程者卽行參提商人堆鹽刻期趕運該司設牌管領計程以定限期若有趕違卽商人船戶嚴提重究隨事致力不敢循襲故常獨於此猶有不能徑行者兩淮批驗所原係一南一北掣於此所者卽商人徑往行鹽地方從便發賣不復稽查矣惟兩所掣後行至南京復聽兩道衙門再掣往往彼此牽持常積至數月而漠然視之如秦越肥瘠然遲速難期何能預計也雖經題請每月聽巡鹽移文關白按時催促然衙門不相統攝期會簿書皆文具耳昔人云力每取給於人使忠智者不能應機而發此類是也至於鹽斤過多引日山積公私交病久矣今議每單加掣計歲增十餘萬而鹽包重大悉改小鹽每引止四百八十五斤割沒數多通免加罰卽查照斤數以引給之使引隨鹽行已上三項皆詳見疏內業有成案矣近據該司層層申請復以割沒鹽斤歲有加罰之例每斤銀一分正欲借此以備餘鹽

之額一旦改廢恐戶部按例取盈無從取給今復再題而後定事之掣肘類如此割沒之數每引或四五斤鮮有多至百斤者每年加罰併罪銀凡八萬餘兩該司徒知以科罰爲利而不知其壅滯之爲害也至於餘鹽盡革則引日易銷最爲目前捷法但始終籌之決無可革之日何則戶部資餘銀給發各邊爲年例今毫末通完猶攢眉告訕若去此則內帑困矣歲計六十萬將取給於何地乎且竈丁煎鹽自納官之外常有盈餘終歲聊生仰給於此以各場通計之不十百餘萬若盡革去不許商人貿易數十場竈戶丁口以萬計何所恃以爲命乎所積餘鹽汗牛充牣將何地消遣乎竈丁之私販鹽徒之橫行卽有秦法必不能禁也況內商分買邊引全倚餘鹽以媒厚利若必革去則萃商盡然散矣今之談鹽法者多偏抑內商謂其歷年厚利皆談笑坐得之非若邊商之備嘗諸艱也是固然矣今以其有裨於邊計論之則內商之餘銀每年皆六十餘萬未嘗以錙銖通百也而接買邊引每踰數年始得單賣以自營彼何負於

邊人乎若邊商中鹽。每引官價銀五錢。無論他鎮姑自榆林言之。各商皆上著之人。查覓減斗頭。每銀一錢。時估糧八斗。酸伴納五升。猶稱艱苦。若計一引費銀四錢。一二分舉。鎮商人並不識兩淮之路。相聽姦商。按買湯全。少則五錢三四分。若先以銀布散各堡。料戶臨期批取。隨便上倉。則其所得又倍此矣。舉榆林而例他鎮。或不甚相遠。是一引之價中。納實糧。猶不及三斗。以七十萬引計之。官價銀該三十五萬。截長補短。計每年實收鹽糧。僅得二十餘萬。視內商除鹽銀招商。糴買。豈銅倍之。況在邊勘合。歷年皆有施。負尤難一舉取必乎。故邊商互相爲用。不容有所輕重。也。嘗論兩淮引價。原定九錢。若專令內商納折色。卽以九錢一引。照原價發邊。專設一官立法。糴買。不許宰報富民。以致連年賠累。就其中計之。可得五利。除六弊。而邊倉之克實。又不待言矣。設官供億。卽於引價內從宜酌度。百費有餘。其有別官。可以募舉者。卽不必增員。此其簡而便也。或曰。商人中納。常囑沿邊小戶。以時積蓄。隨地搜羅。故能應期取足。若以官

皇明經世編

題中卷之四

屯田

平糶堂

任之。何暇瑣瑣及此。夫商人舉手投足。且不勞餘力。豈以官任其責。曾不得與諸商比乎。亦存乎其人焉。屯新舊引目。三七兼行。此誠鼓舞之法。開命之日。卽已具行運司。集內商訂議。亟圖施行。事有彼中。未定懸斷。若此法既立。則爭趨新引。以求目前之利。而邊商不患於遲留。但恐淮上各商。大小不一。或資本缺乏。必待掣鹽而後。可以買引者。則不免以此爲憾。已矣。其他自顧有餘力。卽齊臂爭雄。以入手爲利。誰能禦之。侯有定議。卽當具題。上爲計部借籌。下爲商

皇明經世編

題中卷之四

屯田

平糶堂

能一盡法乎。巡鹽比較照常接開，通責應捕追贖此屬何辜也。近已通行酌處，乃人持已見，奉行者不免依違，可勝歎哉。門下欲增鹽額，真救時之要論。去歲巡歷該司，諸商懇告願破格倍增，其詞毅然，不可奪。獨念增額開邊事難預料，萬一奏濫，旋復裁革，則冬是通求案補，戶部不免厭煩。如兩淮之工本可鑒也，乃量增五萬引，稍增其價，納折色於運司。若果疏濬，以漸請益，如其阻格，卽終朝可以停罷業已題准施行矣。後查該司殘鹽原係鹽丁拖欠者三十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十五

平露堂

萬畝元恩詔，不蒙獨餘，各場連年帶徵，貧窶其苦之，近已具題乞蠲免。聽商人捐資赴北場收買，止納餘鹽銀，按次聽掣，以此爲新增之數，而不失舊額，不投寬丁。商人亦同詞稱便，姑待報中如何。再題者爲新額，一如門下所指授者，奉爲成規也。山東之鹽與淮麓迥異，昔魯萊三寶，山海阻絕，商人不入其境，歲徵鹽戶折色，僅一之五六。濟兗東三府及徐州皆行鹽地方，疆界狹小，商賈利微，日民闢多鹵地，私煎販買，所至有之，不從盡禁而逆河往來權勢軍民人

年制，相沿自長蘆南丁，夾帶私鹽沿途轉販，皆官限之禁也。山東商人坐受虧損，其來久矣。先年以青分萊三府寬丁約銀鹽，不問邊輒將四萬餘引收入濟南鹽場，增額報中。自此引日壅塞，計積累五十餘萬，亦以鹽包太重，故行鹽多而消引少，近已照兩淮事例改行小鹽，查每年加掣之數，增出餘鹽銀七千六百兩有奇，就於額鹽開邊者暫停中四萬，卽以增出餘鹽銀發邊補作原額正引，彼此湊合，數值有餘。復查長蘆運司鹽多引少，卽以山東舊引那借勘合九道，共鹽十萬引，改行長蘆支掣，已經題請如議行。此皆補偏救弊之一端云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十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子遠閣公

李 雯鈴章

杜廷弼

參閱

楊莊簡公奏疏

疏

楊 威

欽正起運板木

也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節年准工部咨該司禮

等監題該部覆奉欽依取運司贖御用內官三監各

皇明經世編

楊莊簡公

下露堂

板枋竹木原行龍江蕪湖二廠抽解因板木數多木

能合式不得不召商買辦每年約用木價銀一萬七

千四百九十七兩零解官脚費銀五千七百三十六

兩零共用銀二萬三千二百三十餘兩除司禮監杉

板六百塊原無脚費又杉條木五千根先因蕪湖價

多至隆慶元年改行龍江廠辦解照估算價無容別

議外惟內官監一項起運板木二萬七千八百八十

根現御用監一項起運板木八千六百五十根現又

本監一項起用杉條木五千根以上三項除脚費外

龍江廠一半該木價銀五千七百七十六兩零蕪湖

一半該木價銀九千四百一十八兩零比龍江廠價

共多銀三千六百四十餘兩木板木來自上江蕪湖

在上其價反多龍江在下其價反少且板木相同而

價值互異蓋緣先年自取解以來各監承委解官每

年俱自三四月親往蕪湖會印至九月十月間方回南

京彼時因各商籍口供億等費議價頗浮相沿至今

得利慣習故每遇召辦則有賣緣鑽刺之弊聞認則

有買商頂名之弊印格則有那移更換之弊減價則

皇明經世編

楊莊簡公

下露堂

有結黨阻撓之弊臨發則有火光詐騙之弊諸弊蠹

集難以枚舉近蒙本部訪查前弊率由浮冒將萬曆

九年分蕪湖木價批行該廠主事李化龍酌議裁減

時因木料起運在卽量減十分之一訖亦既少懲其

濫矣但二廠之價尚未盡一若非亟行釐正何以永

杜奸欺合無自今以後酌定畫一之規申嚴驗印之

法將蕪湖廠該辦御用內官二監板木一个比照

司禮監杉條木前例通行龍江廠辦解一體照上江

二縣估簿算給行本部可屬官每次會同各監委解

官免赴蕪湖俱有龍江廠公同印烙仍會同巡視九庫科道官查驗以絕弊端呈乞議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本部奸弊莫甚于召買板木而板木之弊莫甚于蕪湖各商蓋因先年議價過多是以奸商鑽刺棍徒詐騙本部召買之舉適為奸宄媒利之端積弊相仍已非一日今聖明在上百弊盡釐豈容因循不為釐正況本同儕與委非法紀既經該司查議前來相應題請伏乞敕下工部再加會議覆候命下咨行本部自萬曆十年為始將前御用內官二監三項板木每年先期行蕪湖廠主事揀選真正多木商人送部關認隨押簿稅赴龍江廠本部照例委司官一員會同南京內守備選委廉幹監官公驗合式板木印烙仍會同巡視九庫科道官查驗無弊遵照上江二縣時估簿算價一半行蕪湖一半行節慎庫各支給倘時價不同不妨隨時增減務使上不虧官下不病商如有奸商仍踵前弊或糾黨庇阻及火棍生事詐騙害人者悉聽本部拏送法司照例從重究造庶委官免跋涉之勞商人省供億之費而奸徒無廢

害之端矣再照前項板木原係上供本不可缺但查嘉靖二十一年以前每年司禮監正取杉板六百塊近年加杉條木五千根御用監先年止取板木一千六十根塊近年增至八千六百餘根塊又加大杉條木五千根內官監板木隆慶元年已奉詔停止近復取解如前由此觀之則今日板木之數其中豈無可省或應少緩者乎現該廠木價俱借支漕船料銀歷年拖欠至四萬七千餘兩年復一年後將難繼合無併敕工部查藏上請擇其萬不容已者每年一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書

與湖東道沈少參書

葉坡

竊惟撫州之水來自建昌至撫城東南上流十里注為數丈長河灌田百千頃即臨川之五六七都田也其泄水之口曰曾坊口曰公廟口珍珠口江口祝家港口等處分泄於東方以殺水勢故小自南平至城

也其勢稍緩乃引之達東門以至北門而為城濠以
同城池之勢此古人有千金坡之策也城之四門皆
水邑各臨川有自來矣近年以來上流湖水之口淤
塞潮水乾涸則上流水不注湖而下項之背腹歲無
灌漑民以失利上流既塞則水勢奔湧亂下徑從東
注而千金坡之決口始為難塞水既東入決口則不
能遠城以注文昌橋而城濠之沙日高以湖金湯之
勢何所恃賴撫之水利應修此其大端也生近巡歷
該郡躬親踏看上流之水曾坊等口致遠可循長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露堂

法仍舊高峻以障狂瀾則隨築隨決亦萬無可危之
理至於任事之人最宜斟酌必潔已率下實盡心力
以事厥後無惑浮言無搖異議庶幾一勞永逸而利
澤無窮保障有籍不至虛糜公帑而重疲民力也

與譚二華大司馬書 錢法

錢法乃是國富民之端也其不揣鄙陋竊循大疏舊
勘合倣而行之緣江右從古不通錢法始意其多有
不便幸仗洪庇一運用而遂見流通老稚欣欣相信
市井貿易無不以錢相往來事在文移中謹錄呈台
呈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而鑄不敢廢徒有銷而無長此坐而盡銀之術也若以銀生錢足以銀為母而錢為子此不涖鑄而無日無地不收廢鑄之利也故欲生錢莫若令各省自鼓鑄自鼓鑄莫若令官開局而民鑄之夫鹽法非官自煮也海之人煮之而官給之引收之課則官鹽也不則以私鹽抵罪今若就藩司中擇一人不廢原務兼攝其事而以郡縣佐之民欲鑄者費銅千斤或五百斤為一單投入官籍編號記載每單給一引藩司先印蓋以為質曰官錢始得流行無引者以私錢

皇朝經世文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錢幣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郁汝持子衡

宋存標子建參

宋督撫奏疏

疏

宋儀望

海防善後事宜疏

防倭

題爲議處海防善後事宜以固守重地事臣聞兵法曰制敵之道勿恃其不來情吾有以待之頃者倭奴

皇明經世編

宋督撫奏疏

防倭一

平露堂

連歸入犯該臣與巡按御史邵熙兵備副史王叔某副總兵官黃應甲親在行間然後知制倭之道在乎據形勢嚴分布審強弱定賞罰則倭奴雖兇狡驚策未有不可預待而制之者昔臣所轄兵力單薄船隻數少不能一鼓盡殲犬牧成功此則臣之罪也臣又詢訪後情明戕大舉雖未可知而防禦之法不得不預設臣及覆籌度大抵今之備倭其患有三十數年開闢廣浙直竭兵力以拒遏之俘馘之歲費糧餉以百數十萬計然其爲患卒不能止而又不能遽處此

其故何也夫中國備倭與備虜異北虜雖強然界在

邊陲咸可指顧多寡強弱皆能預計倭奴遠隔海洋

浙直闊廣數千里間皆據海爲守自倭奴入犯熟諳

內地每歲約束窺犯駕風凌濤倏忽千里隨其所覲

莫非入犯之路非若虜情尚可洞探遠近以便防禦

其爲患一大制敵之法在審所出倭奴爲患患在中

國奸細與倭交通其後奸民多方騙害失倭奴心甚

或激爲仇殺以洩宿憾然未嘗敢蓄異圖以貽大患

當時計議之臣慮生地變乃一意禁絕之凡發覺者

皇明經世編

宋督撫奏疏

防倭二

平露堂

罪在不赦倭奴時引厚販抵寧波等處悉爲奸人所負怨入骨髓王直徐海等遂乘機教引聚衆入犯故至于今中國之禍不能止也其爲患二往歲奸民勾引其爲害止于利取財物而已自倭寇內犯前後截殺死傷物故亦畧相當訓知彼中部落既亂地多荒蕪頃年倭奴竊犯浙直利在搶捕漁人歸至彼中貨取厚利以供耕種今歲則又連歸入犯意在大掠雖被我兵截擊然被虜脫逃者亦不爲少夫捕漁之人皆浙人也身既在被心則無日不在父母妻子故一

人往則添勾引一人。況被往者十百數千乎。臣恐浙直之間。倭奴爲害不能止也。其爲患三。夫是三者。爲患今之謀議之臣。孰不知之。亦孰不能言之。然臣以爲不能遠處何也。臣聞情欲之際。父子不相禁。今中國奸民利倭奴。所有倭奴亦利中國。所有此其情至易見矣。而所以不能遠處者。則惟勾引之患不能止也。臣無暇論閩廣其在浙直郡縣羅列分域而守。雖有奸民無敢犯禁。然溫台寧波沿海居民以捕漁爲生。禁之則慮他變。縱之則歲爲倭奴虜掠。被虜既衆。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防倭 三 正露堂 則勾引日多。其朝夕積謀。惟恐倭奴之絕意內犯也。以此知勾引之患。決不能止。而閩廣浙直之間。海上防守。臣竊以爲不能一日懈也。卷查上年十月間。該臣將經畧江南海防事宜。逐一查議。條爲五事。荷蒙皇上俯從部議。悉爲施行。續該本兵通查閩廣浙直海防疎密強弱之狀。備言倭奴蓄志已久。防守之計。不宜漫然決事。且江南兵力單弱。尤當亟爲整理。移咨調臣。該臣通行查議。去後。今該兵備副使王叔杲會同總兵官黃應甲復將善後事宜。逐一欸開具揭。

到臣。妥爲詳切除議處兵餉一節。係于地方難處事。理容臣會同巡按御史查確另行外。臣乃參據條畫。博採見聞。開立前件。塵瀆天聰。倘蒙教下。該部再加查議。亟賜施行。臣愚不勝幸甚。地方幸甚。一。增設遊兵。以定邀擊。照得江南沿海自狼福北至金山四百餘里。一望洪濤。絕無島嶼。可泊舟師。近年倭寇突入。勢必登岸。故江南防倭。必以阻截外洋爲上策。今歲抽選各路戕賊。乘船還遊。哨慣經海道。如名色把總。江應晴。及中軍指揮張肇慶等。令其遠泊蒲舉陳錢馬蹟之外。其地爲浙直交會之區。倭夷必入之徑。分據形勢。以俟邀擊。遂爾成功。今議遊哨兵船。必須增設。請于水陸常官之外。添設遊兵把總一員。查得江應晴。蒙本部推補柘林把總。緣本官熟諳水戰。乞改充遊兵。臨期還委名色哨官六員。部領水兵俱聽把總調度。每年三月初旬。令往蒲舉駐劄。南哨東錢馬蹟。東哨黑水落華。西哨羊山聖姑。但遇倭船出沒。相機剿截。如或倭勢衆多。飛報總兵官遣遊擊督發巨艦水師。隨向策應。務期殲之初至。乃爲

之上也。

一安船艙以便調遣照得遊兵把總既設當如募
船增造曉船各四十隻輪撥幅若大船二十隻每五
隻爲一隊每隊幅若母船一隻沙船二隻曉船二隻
當寇未至俱傍幅船以便各兵休息有警則遣曉船
出洋遠哨沙船繼之蓋倭奴慣用小船兩傍分駕十
檔搖走如飛此中與闊利在犁泥非沙船不能但沙
船頗大仰雙帆來風追莫能及今製曉船亦用十漿
具行人疾過打倭船今其貯裝百子飛沙等銃火箭
大炮等項火並放打倭船每見火器攻急不能搖搖
沙船即可追上因而夾擊成功如遇倭奴撐駕大船
則以福蒼船衝之可以百戰百勝但照歲用沙船數
多此中錢糧缺少勢難打造民間自造前船最稱堅
利往年官商船隻既豐其財又募其家兵者民親身
應役頗具器械無不精利官無造船之費港有應故
之師最爲計之得也適因兵餉裁縮募價減省官司
別募多方規避惟以朽船鈍人應數雖云分布信地
並無益丁巡擊也今歲該臣備知其故乃馳道鎮挑

皇明經世編

宋晉德奏疏

防倭五

下海堂

選船使家丁加以厚犒懸以鉅鋒重賞故遂藉以成
功今議雇募沙船當照依民間採捕黃魚在直每船
梁頭一丈四尺者給與銀三十兩每船用兵八十
五人聽以家丁應招船價口粮皆許預支不煩追呼
民爭響應汛畢仍令歇直以省冗費其船兵有功者
照例給賞船戶有利者查核優獎仍與冠帶哨官各
色有功顯紀錄者一體類奏陞授且身船既役丁官
則搖役稅銀俱應照例免驗如此則人皆樂赴而事
易家矣

皇明經世編

宋晉德奏疏

防倭六

下海堂

一聯陸兵以防洩突照得外洋既有遊兵各港分守
信地內地已無可虞但沿海一帶自吳淞至金山三
百里間寶鎮川沙南匯青村柘林各相去五十里皆
臨據大海隨處可登而青南二所更當其衝往年倭
寇入犯此爲巢穴卽今歲突至仍在其地先年各設
把總一員統領重兵分守蓋重之也海上承平兵餉
減少將青南二總裁革止留募兵百名相兼軍士今
本所掌印千戶領之而分屬川柘二總提調但千戶
多係庸懦不能轄束軍士而把總力專駐城固顧提

以以致險要空虛策應疎虞今欲議添官兵則
糧餉難處近該總兵官奉臣憲牌清查各衛所隱射
實因身健軍令已不下二千餘名其在青南者該今
新推參將陳習舊署所印多方教練遂成驍兵昔年
有破倭鋒近日又環突寇既屢經試驗今議各挑選
五百名者既聽臣下間任將官或指揮內有才局者
選委各一員專司訓練與川柘二總分作四枝參將
于汛時移駐南匯教場內計處營房把總等官各帶
所部挑選精兵赴營訓練以分合聚散之形熟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海 七

首尾聯絡之勢大小汛期總兵官仍將吳淞陸兵分
番哨守則南可以策應青柘柘林北可以聲援川沙
寶鎮其金山雖係重地延擱沙淺寇船難泊止令原
留官兵沿塘巡哨本衛官督兵城守萬一有急則參
將調兵合剿朝發夕至庶海塘氣脈聯絡而各堡形
勢不孤糧壩一而衆不虞矣
一撥軍儲以時支給照得沿海衛所軍糧舊時虛額
較多勾過撥充勢豪奸民多方貪謀異得肆其施受
臣等以軍政設私寬悉以歸其包贖倉廩空虛軍士

枵腹其積嘆益已久矣近該臣牌行該道清查實在
軍數照數派徵餘皆扣充兵餉嚴限運納頭有司積
習已成奸民宿弊仍舊雖屢經懲究而逋侵如前今
議各州縣每歲秋收之後將本色漕糧軍儲一槩徵
完在倉海防官預將各衛所官軍姓名點定候漕糧
交兌之後兵備道預行州縣掌印官聽海防同知兼
同各衛掌印官將設立號單許令各所官軍相繼往
兌每米一石量加腳價一十三升以充雇船搬運之
費官軍報運到倉海防同知公同掌印衛官單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海 八

收如此則糧長既免盤運之勞奸民自塞逋負之計
刁軍永杜私兌之奸每月給放仍照臣案行事例先
期呈請號紙唱名給散則海濱孤城俱獲充實而汛
米亦可免于收買矣

一廣資格以需將材照得人才自古為難將才尤不
易得舊例推陞將官止于指揮曾經保薦者後漸推
廣至千百戶自海上多事以來始有各色把總之例
益拘掌常調則韓白何自致身破格廣求即屠釣亦
足樹建自此例行而南北疆圉乘風雲以樹奇勳者

歷可數也。但先年請有部劄有功者呈請頒給後四部劄不便軍中自得便宜委用以致饋謀多端名器太濫物議沸騰引嫌舉棄不得已選用世官使世官材則亦何事他求但執袴多柔脆之夫聞草鮮上進之志不得不旁撻博採以圖濟事功也。今後領兵領哨除世官有才可用照舊委用循資舉荐外至于草野行伍之中有素負勇畧熟諳鎗鈴技藝者各將官收錄軍中試驗果當聽兵備官會同總兵官指實呈請總兵參酌成規方許給請授以領哨等官俟若有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防後九 平露堂

一端漸直以定合剿照得倭寇之來必由陳錢等處順風色以爲入犯之路我直角師欲邀擊外洋勢必趁聖姑浦舉等島而遁中兵船俱亦駐泊此地若或彼此不聯氣一心未免封舟爲敵國矣預乞本部移

咨浙江軍門每當春汛定期會約嚴戒將士不許無端啓釁遇有倭船合船同擊如敢自分吳越爭奪首級者俱不准功則彼此同心聲勢益壯倭寇不足平矣臣又看得倭寇之來必于小滿前潛伏海島伺掠漁船近日奸人教之每歲將搶去島嘴漁船照例張網內藏夷人外雜漁人以致漁船不復畏防兵船難遽邀擊今歲入寇未便全獲其故由此且瀕海之人以漁爲業誠難禁絕并乞移咨浙江但嚴禁捕魚船隻定限小滿與大鯨漁船齊出洋不許零星越捕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防後十 平露堂

以中倭說仍行溫台寧三府遇當出海捕魚止許改用黃花挑槽等船如敢違禁仍將鳥嘴船先期私捕者許官兵卽拿究解鯨內仍有鳥嘴船隻許官兵徑行攻打如此則倭夷既不得伺掠以逞奸而我兵亦易于辯識而奮擊將來嚮導自絕更無侵擾之患矣一嚴鄉甲以固人心照得沿海要隘雖各設有陸兵然海岸延長俱係民竈雜居茅茨相接若不團練鄉兵申明號令卒遇寇突人無同志奔走張皇而內地便爲震動今各地方已奉臣案驗編立保甲合無照

臣等畧江防議于保甲內擇有身家者立爲團長挑選壯勇置造器械時常練習每當汛期海防官親往犒賞遇有聲息協助官兵分布海塘如有斬獲一個照格給賞團保長有功願紀錄者一體類奏陞授至于崇明一縣孤懸海中居民散處各沙兵船防守有限臣已嚴行該縣操練鄉兵人自爲戰萬一寇勢猖獗力不能支飛報總兵官調兵協剿庶兵勢聯絡而隨處可制勝矣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編

宋子思奏疏

防倭十一

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 百六十三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開公 何 剛慈人

宋徵與歐文參閱

張心齋奏議

撫遼疏

張學顏

貞夷怨望乞賜議處疏 防守開遼

題鈔貢夷怨望起境多虞乞賜議處以圖保障以永

治安事照得今遼為九邊極東之一鎮開原係遼鎮

東非之一區三面環夷兩路入市在地方全盛之昔

尤安整飭况今湖敵已極雖夷苗龍服之日尤宜防

範况今驕橫已成若欲立百年之巨障當修復邊牆

而阻于財力不敷欲振先朝之餘烈當蕩平巢穴而

若士兵馬不支所據撫處屬夷充實營伍慎防關市

謀定駐劄修守城垣等件委係目前保障懸務雖該

各守道議處前來但事關餉鎮者不能適度以代謀

事係全鎮者尤當審時而酌處該臣等會同覆覈前

項事安虛心查訪通融計議雖經略遠猷當不止此

而補偏救敝之策似亦殆盡伏乞勅下兵部再加議

計開

一撫處屬夷臣等會議得海西屬夷俱在開原東非

分寨住牧近日種類漸繁需求日甚不啻至各堡來

討酒肉卓而布足應之則其欲無厭絕之則其勢易

生各堡既無官錢每派貧軍輪日管待勢不感恩而

軍皆敢怨妄當屯處近雖議給官銀猶恐不敷合無

將三萬庫商稅鹽課銀兩免解廣寧留作彼中各堡

撫賞之用仍旨諭首首王台等嚴禁部落不許無故

討賞及臨邊竊犯如果不悛糾眾入寇嚴行該路將

領固守城堡收斂人畜臣等調集官兵相機拒剿大

緊海西諸夷以土台為君長而王台星居耕食與行

營諸屬餘未倏去者不同若大兵忽臨先將忠順者

諭令安心住牧外或將師揚其巢穴或勒兵絕其入

市未為不可今彼雖陽為犢犂之狀而實陰懷疑畏

之心安宜舍安若之故業棄交市之遠利與兵士未

定之勝負哉蓋必先挫其勢而後示以恩庶可保數

十年無事也若姑息遷任其求計措撙勢將何止其度降其夷以後俱解廣密分投安撫不必再留彼中謂爲嚮道至于貢夷入關前魚防檢過嚴亦足以消其驚驚之心但求縛太其不免惡字各臣等修文劉鎮撫道章克君道行各驛起作速應付毋得刁難此撫處屬夷之大畧也

一充實營伍臣等會議得開原兵馬原額五千員名俱調撥金復海蓋定遼瀋陽等衛軍餘採備自嘉靖三十六年後災歉相仍死徙強半雖清勾若伍甚少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兵部

三

兵部

三

兵部

三

兵部

已行三萬遼海衛及備禦中軍守堡等官分造小冊呈臣批發各衛立限提解設法嚴比其各省充發逃軍亦行各衛備造青冊咨送兵部轉行各省清解雖以緩不及事然解一軍得一軍之用若以此爲迂而不鎮又無兵可補何時可填實也其軍門調去標兵一百八名入衛遊兵二百五十名填實鎮武堡一百四十一名廣寧同練二百三十七名似應發回但鎮武設防尤爲緊要廣寧操練彈壓諸夷軍門標兵及入衛之數名掣回一名另仙一名既無可補亦

難議明今值貢令參將郭夢徵備禦姚天與將見在馬步官軍三千二百七十六員名汰其老弱凡馬匹監甲弓矢火器俱要件件精好人入軍用如有占役影射者悉發操備仍禁科歛勒調練使軍容整肅士氣奮揚雖不添兵亦可振一路之威而較首飾之謀此充實營伍之大畧也

一慎防關市臣等會議得先年夷人入市由廣順鎮北二關進入各將隨身器械拘收關門差官軍護送至市仍送出關近年人逸地壞市關低漸無復限累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兵部

四

兵部

四

兵部

四

兵部

若防檢少疎卽隨便進入夾擾性高該臣先已行令修理禁戰外合無再行該道及將領備禦等官郭夢徵等宜諭各夷仍照關口魚貫而進弓箭腰刀不許帶入各官選差千把總官帶領全哨兵馬札回防送其圍牆低薄者務令堅築高厚查照廣寧規制足爲出入之防如有因循遲宿推委誤事者輕則提解解打重則奏奉革職此慎防關市之大畧也

一預謀駐劄臣等會議得開原良出虜穴竹陰山一線之路聲援易阻揆度地形兵馬委不可輕出若無

故調之濟陽等處駐劄倘有面有事不能挽兵而入
期開原之望絕矣嘉靖四十五年該巡按山東監察
御史李叔和題請參將兵馬防冬于中固城駐劄兼
防南具無事仍往開原今查中固城開原總四十二里
兩處延緩似為臣使合無今後防冬并遼陽有重大
聲息及開原的無警報不許輕調出境其本管地方
如鎮塔等城堡有警自當赴援難以別議此預議駐
劄之大略也

申飭邊臣撫夷疏

皇明世宗編

卷五

五

五

五

趙為撫夷大夫意乞 聖明申飭邊臣宣布以正國
體以安邊圉事議照海西建州夷酋星居耕食密邇
邊牆在彼臣等飯在我半信半疑然 累朝不忍
邊民遷徙不行驅逐者非力不能也蓋彼以貢市利
內者十之三四遼人以交易利于彼者十之七八
止當費取諸市稅既不滿及帑銀賞數限有定名又
不增諸額外于懷柔之中當罰禁之術各邊之御屬
夷本有善于此者但相沿日久仰俯日滋少有忿爭
即肆狂逞建州夷自王果馬駕廷決不肯加誅如邊

臣決不敢輕動又知邊人入市規利決不肯開關故
始而假索降以入掠繼而借備禦以為名雖陽為驕
習之狀實陰懷疑懼之心及本欽使臣臣誅剿遠近
喧傳諸夷駭畏都落皆日夜號泣賊首皆逃徙深山
王果欲負固自守明營寨易攻欲窺身他方則家費
難棄既惡鎮兵之搗巢又防禦夷之損缺乃時叩
關急急請罪斯時臣等計議此賊勢窮方盡若督兵
往剿當成殲捷之功但見本欽使先撫後勦若不撫
竟勦是違旨恣行也夫既求附而又勦是殺降貪功
皇明世宗編

皇明世宗編

卷五

五

五

五

今人送入口數多始逆而終順似應免勅以聞其歸止之路伏乞勅下兵部并加酌擬將王台謀加賞卷將王果姑免議勅仍照節年舊見俱作入貢一以彰天朝好生之仁一以寢諸夷覬覦之念庶諸夷既畏天討之在嚴又感人恩之浩蕩地方後患可以永弭矣

施民盡數歸順疏

臣民善後

題爲通民負固日久仰布天恩盡數歸順海島悉平永叛兩鎮禍本平爲照天下之患得成首其于誠

自明經世編

卷八

七

咸乎患之方既亂者難于未亂今島民潛往已非一日節年爲害尤非一端始本負罪以避生後敢負險以怙勢每糾衆駕船潛赴各案行劫彼中奸民乘機爲盜莫可究詰一害也兩鎮逃軍進民殺人亡命之徒利其遁逃趨爲淵藪二害也沿海居民捕魚爲生多被搶殺甚至沉其入于海而殺船以歸不敢赴官討害三害也朝鮮相去甚近勾劫其財物馬匹公然赴州縣變賣不敢緝捕四害也逃軍十渡中流盡奪行資而沉之海在途以逃伍行原籍清勾在原籍

不知生死五害也先議起發未有一人敢至其地敢交一言者此起發之說不可行也後議兩鎮發兵夾剿但彼以逸居島內我以勞趨海中計島三十餘處非官兵萬餘不克并巨艦數百不濟工費之多根餉之耗固不可勝紀卽舟師近島彼豈肯束手就縛且此輩習於潮汛鑿舟焚舟之術價已已久我軍一挫官船官兵俱歸覆沒卽使力能盡勦但叛逆未平而玉石俱焚上虧朝廷好生之德下傷數千無辜之命此夾勦之說不可行也又謂止安嚴加巡邏來則防捕去則勿追不必與較然各島物產甚多贍養極便今盤住未久處置已難若年復一年轉相依附雄長出號召爲亂如御史周詠所言漸直滔天之患安保必無犯聖明在上威如雷定而使逃遁有衆向不屬之山東其不屬之遼鎮可乎但此輩盤據海洋年深人衆治之過急是促之使亂也付之不問是縱之爲亂也待其大亂而圖之其難有百倍于今日者矣故揣時度勢必使盡數招回方得永無後患但

自明經世編

卷八

八

其往撫也宜諒失機則衰威而辱命風帆不穩則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守備

衆而喪生因選差都司蘇承勛入島招諭及行炮馬
寺卿朱奎今代事命事賀漆巡察海道副使楊家相
備倭都司姚入與協力備督今不出數月盡數招回
凡房宇井竈及碾磨居食所畜之物俱蕩平無存不
加一瓦消數千里根據之憂不獲一人平數十年癰
腫之患伏乞勅下兵部查議將各官分別陞賞以勸
有功可照患疴值小成大謀當謹始應終登萊沿海
諸島舊有州縣奸民始利遼人交易繼留遼人潛居
一人勾引數人一島蔓延數島兩地官司容隱推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守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守備

遼東人逃至島潛住舉坐金州都司仍將此項入
勅書以便遵守其遼東苑馬寺卿山東巡察海道副
使亦要時時稽攷各島有無居民分別功罪歲終呈
報兩鎮撫按以憑來劾庶各官不敢推諉而島民不
敢逃匿一曰嚴防守金復兩衛地皆瀕海如石城廣
鹿長山諸島皆衛所領地地所遠者二十里近者不
十里兄有軍餘住種納糧根差衛所官亦不時赴島
徵徵與登萊遠島不受官法者不同除將島民安插
各衛城至外內有男婦不及一千原係前項島內舊
有田產親族者若一舉勒令登岸恐居食俱無相將
就斃合無將前三島各建公館一所移本衛官一員
在內專任如守堡官之例編島內舊軍爲保首以新
來者附之凡徵糧納差俱屬本官鈴束本官俱聽金
州都司節制但有舉犯及謀逃別島者拿送苑馬寺
擬罪以絕再逃之望一曰加存恤島民初歸攜老扶
幼家口衆多貧病相仍極可憐憫臣已行于金州倉
庫照人口多寡大小量給銀根又將原遺房田許其
取贖近雖相安但各衛補軍需軍買馬養馬之費俱

與劍照丁出銀此輩初到居處且無安能辦納又畏

簡官追究已件罪過疑畏辦定合無先給印帖准免

以後雜差十年其已往罪犯不分輕重遵奉隆慶六

年詔書悉與宥免以廣朝廷浩蕩之恩以慰各

丁生還之願一曰編船隻查得國初山東俱以本

色餉遠故通舟楫今山東本色既不可卒復則海運

之說必不可行若兩處私船不禁是仍開通運之途

也合無將海岸民船每隻不過盈丈每口不過三隻

令其販運米薪捕抹魚蝦仍編立字號籍名在官且

夕聽島官查點見今私船大者給與官銀改爲官船

別爲印記懸繫海岸專管看守以備公差巡島之用

小者照前留數隻其餘悉行毀毀如有不行告官私

造船隻者賣者買者枷示本地原船入官其餘歸併

沒以中嚴議案設立保甲禁革科歛擬給荒印修復

墩墘及未盡事宜臣等見今應行者行應禁者禁不

敢謹陳條陳以上讀天聽至建都司衙門於登州

見奉欽依諒有次第但今島民已歸似應停止以省

勞費併乞勅下兵部通行酌議題覆行

條陳遼東善後事宜疏

明 楊一舉

題爲條陳遼東善後事宜以備採擇事臣親詣遼

外寬興地方詢察虜情相度時勢比至其處察前

夜見四山環抱上脉肥美事難中止必當與臣會

同前達總督楊兆總兵官李成梁議照舊以收保

爲完策守邊以城堡爲室家但修工易而底績難補

修易而創修難在內易而鄰虜爲尤難若奇虜故地

展拓封疆塞虜咽喉創立城堡不設弊端永成藩屏

則難之又難也險山等舊堡自嘉靖四十二年添設

參將之後緣地在腹裏去遼甚遠建州環住夾商生

齒繁多醜類強悍既據十岔口以爲出入之路又占

寬奠子以爲圍獵之區兵馬既不敢出邊丁夜亦不

敢出哨王杲等部肆掠于其兀堂阿古雅塔等部

肆掠于東如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從十岔口進入

攻陷酒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從十岔口進入搶圍

驗山等堡隆慶元年從十岔口進入搶掠雙陽等堡

四年八月從大作口進入搶掠等處他如草河等

堡地方人畜被其搶掠者難以悉數險山地曠兵寡

此分防不周。原守遼陽官軍。又一時策應不及。若其
其甚。食糧之東。將米當獨無人之境矣。且內地砂
石不毛。軍士遠出百里。糧米負荷者多。因而逃伍不
復再進。致生不惟養成虜患。滋蔓難圖。抑且內憂潛
生。該堡坐困。該總兵官李成梁。昔任遼山參將。卽經
展各營。寬奠于十岔口。當時上下疑畏。推諉不行。
萬曆元年。具呈闕視。汪侍郎始題奉欽依。准將險山
等六堡。移建于寬奠于十岔口等處。但此地周圍環
抱山林。中間寬于背。輿在邊外一百餘里。係夷人必
爭之地。方議修工之始。或曰虜聚將攻遼陽。或曰虜
謀入犯遼陽。不惟虜以會利。情憤時肆竊掠。且遼人
以遠役爲苦。紛出怨言。雖河東文武各官。畏難憚勞。
亦多方詭譎。或喊軍告停。或匿各投帖。又每舉往昔
撫卹遼安遠軍之害。以嚇臣等。及工役稍有次第。忽
傳上某賊殺游擊某。不阻于遼。外官自開原至遼陽。
官將領至屯民。在場動。人人自危。該總按御史覆
題。請止工。臣等亦且疑而畏之也。于貴若主持不力。
防虞不當。方奉旨而卽停。繼舉工而忽輟。軍夫一放

不可復聚。銀根已散。不可復收。不惟輕信流言。生大
事。且示弱外夷。反以取侮。于貴加臣等以背違
明旨之罪。法固當然。而地方之後患大熾。終將不可
收拾矣。乃總兵李成梁提兵親赴地方。定立基址。大
勢已成。臣又巡閱彼中。曲爲論處。參將傅廷勲不避
艱險。挺身力任其事。分兵以防隘口。列柵以爲木城。
夷酋寇探者。諭以禍福。量加犒賞。無不傾心聽命。遣
子入質。不敢擾工。臣等恐夫匠遠法窮荒。裹根不便。
行分守參議留縉。案戶部管糧郎中張崇功。謀運木
色與折色間支。又見軍夫居食無依。勞瘁多嘆。定立
期限。使之輪番赴工。恐委官虛捏工程丈尺。又發樣
尺以稽高厚。又發印簿以查銀糧出入。旣而揭平王
某。堅巢。虜勢益孤。去年又報某獻于京師。虜膽益落。
故三年之間。諸夷斂戢。內外無虞。俾六堡巨工。盡數
完報。及查應用錢糧。原謀虛糜米銀五千八百八
十六兩。口糧米一萬八千九百石。節因夫匠屢告食
用不足。該臣等會議。每夫日加米五合。蔬菜銀二錢。
該部覆奉欽依。其該加銀二千八百八十兩。米七千

二百萬俱在前項銀本數內撥歸支放如有不敷另行開詞不費過錢概亦無修日度查得嘉靖中大同修弘賜等土堡五座迤在鎮城當時以爲其害甚難止功甚偉今創修六堡惟孤山爲稍近若寬奠堡去舊邊二百里之外在萬山之中五堡當時相去遠數百里奪虎穴以爲內地之藩籬據羊腸以塞東胡之孔道山澤之利無窮斯番之資甚便數年以後軍餘之生聚者當十倍于今日也日費千省于原額工速成一年南捍衛所東皆割鮮內屏遼瀋非拒強胡早切重性備

題停止加派買辦銀兩疏

停止買辦加派

題爲懇乞 聖明停取額外幣銀以遵 祖制事八月初一日該臣等查照節年額例令郎中蔣三疏等赴內府承運庫會本恭進秋季金花銀二十五萬兩

奉 聖旨這金花銀着遵前諭添進五萬作買辦應

用本爲定例不許抗違欽此臣等欲遵照數借支太

倉銀五萬兩恭進外但銀餘傳似不宜著以爲例以

實辦爲名尤不安定爲本例臣等若試默不立俾

皇上恭儉之德無以垂法于將來 祖宗畫一之規

因而破壞于一旦臣等失職之罪大矣查得金花銀

一百萬兩坐派蘇松常徽江西福建廣東湖廣等處

額外難以一毫加增每年四季分進各二十五萬兩

額外亦不能以一毫加益此係 祖宗定制 刻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上 聖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上

相傳率由不變以上用有常經民賦有常數也我

皇上登極七年恪遵 祖制每年季進金花銀兩俱

仍前數未嘗少增今年夏秋雖加五萬爲買辦實暫

用非止數也茲又加添五萬視之舊例已違而又未

爲定例是 祖宗以少爲例而 皇上以多爲例傳

之天下書之史冊何以慰臣民之望昭朕佑之謨哉

及查往年金花銀兩不敷借過太倉備邊銀至二百

二十二萬四千七百餘兩今年因夏季金花銀不足

借過太倉銀二萬三千八百兩又借過買辦珠寶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聖恩

聖恩

五萬由俱未備還今若平增五萬一年當增二十萬
十年當增二百萬民賦既不可加太倉又無可借年
復一年後將何繼迨奉太倉銀庫一歲之所由多子
一歲之所入各省直地方銀糧奉詔調免水旱停徵
因事奏聞不可勝計額內取用且不足溢于額外何
所措處今天下雖稱無事而淮揚之民陷溺數千里
漕河之役上費百餘萬見今家折糧銀以蘇民困浙
江平地湧而南京雷擊禁門災輿頻仍必有顯應萬
一有不測事變車大費用太倉匱乏何以支持又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聖恩
得實辦應用各庫俱有額設正項銀兩若實辦取于
太倉則額銀作何支用仰惟 皇上富有四海尊養
聖母備物賜誠豈可惜費似帝王大孝在於體親儉
約之心以垂闡範 聖母訓育 聖躬在于身先儉
約之德以永徽章固不在增金加費而後為孝為慈
也嘗伊尹告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日以儉德為
本國嗣以後用為永制不可也唐臣李絳不進羨餘
恐生其君侈心羨餘日不可進况庫無餘金加于額
外尤不可進也臣等願一介寒微荷蒙 聖恩叨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聖恩

聖恩

今職雖不敢擬尹之陳詞于君亦當知唐臣之不敏
安進受事旬日備查往贖上稽 祖訓中外所費有
替無今有前約後浮者不可勝紀方欲力裁冗耗悉
還原額以少裨 皇上節用愛人之治今季增本無
之銀定為永遠之例始于 皇上用臣之且其非臣
所以事 皇上之心尤非 皇上所以任臣之心也
若不仰干 天聽速復舊規或損 皇上清心寡欲
之德是臣下負此心上負恩遇不忠不敬之人名即
能斥猶有餘辜又安用臣為也伏望 皇上查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聖恩
庫制備從臣等所言至今年冬季照舊仍進二十五
萬如遇買辦應用偶有不充雖暫取用不者為創則
皇上儉德垂於萬世 仁恩覃于四海而臣等蒙時
之罪亦少追矣
覆太監王放等題坐派召買顏料疏
題為急缺顏料不敷供應事該甲字庫太監王放等
題奉 聖旨該庫錢糧缺乏數多着戶部議處來說
欽此看得甲字庫物料俱備和用一件不可缺一貴
不可遲但歲派雖有定額微解多不依期費少則用

自右館費後則用自不足恭睹 先帝遺詔凡內府錢糧加意節省用自有餘不惟額外之供盡行停派雖額內之數亦多減裁我 皇上登極一詔亦將不急不經之費盡行停免故今海關蒼生其戴如天之仁而久享昇平之福但數年以來各項浮費有增減而今復舊者有前少而後反多者又有管本無而今增者即如今甲字等庫物料臣等題催參究之疏月無停頓輒核奏報起解之文歲無虛費比入各庫視之其輕耗之甚易而不知民商供應之其難也以小民解納言之田無遺畝寸寸起科戶無遺丁人人納價有里胥需索之費有官司領驗之費本處不產用赴買別省本戶不足則稱貸他人及物料幸完又有裝盛搬運之費有雇車船之費沿途有寄頓之費至京有保店之費入內府有門欄之費交內府有鋪墊之費各衙門有投批銷批之費如發閱不堪復行退出舊料既置于無用又告回原籍另行易買官司恐違限而刻期嚴追小民畏刑責而受虐貽補計費十金方可完內府之一金計完數起即傾中入之數

產自商人召買言之京師萬衆殷實雖多但各衙門品官例得免商至同族親識亦皆影射惟取一二貧瘠者逼認爲商恐其侵銀必俟完納方給原價中間運送鋪墊之費皆在正價之外故始而報名在籍率疾首乞哀既而領單到手則捐貲貽納遞役一二年而身家不保者十之六七然民間輸納猶係正供不時召商原非定例查得節年坐派本色有奉詔免徵者有因災帶徵停徵者原派本色有解到折色者係發太倉濟邊之數後因本色到遲偶不敷用間行支太倉召買本以佐解納之不繼抵坐派之原數非召買在正數之外尤非謂各庫物料已足支用年年亦行召買也及物料入庫之後支用多寡有無臣等不與聞科道不及察 皇上勞于萬幾亦不暇問監勾諸臣皆廉慎將事無不正用正支而匠作人等月開日用者亦不爲少即如後開物料甲字庫實收七十一萬五百九十一斤一十兩丁字庫實收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八百零二斤俱用庫實收一百一十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一斤豈鈔兩盡爲御用一器一用

之費必用者百千萬斤中開寧無一二虛冒之數
若于應用之內細加清查應取之時精加裁減則內
帑省一分民受其惠者當十分朝廷省一分民受其
惠者當百分也伏乞 皇上遵 先帝知意節省之
旨棚內外民商輸納之各物各監局將御用器物應
制作者盡爲停罷應更新者悉從省約仍遵欽依每
歲備將物料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具揭進
呈如遇該置造某項器物若于應用某料若于亦揭
開實數恭請 御覽仍望 皇上特厘聖問一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臣等謹

奏

明准與支用如不係御前急用諸物即時勒行停罷
謹將甲字庫丁字庫共用庫額派并節年解納召買
物料已未完各數開生于後恭備 聖覽其甲字庫
今題物料價值貴重如紅花白萬曆元年至今已召
買過一十萬七千一百六十四斤銀兩已解納召買
過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六斤八兩與各色物料解
納召買爲數甚多似亦足用但該庫又題稱缺乏合
候命下臣等先行召買銀兩一萬斤明幣一萬斤棍
花一萬斤紅花一萬斤藍旋一萬斤五倍子五千斤

綠碧五千斤黑鉛一萬斤水膠一萬斤黃丹一萬斤
光粉五千斤硼砂二百五十斤送庫應用其餘陸續
召買前已有由單未完者拘令商人速納各省直撫
矢名行各撫按官嚴行可府查照本指舊規催併速
解如再遲延容臣等指名參究

題停取帑銀疏

臣等謹

題爲格遵 明旨乞 賜停取帑銀以光 聖孝事
該司禮監太監馮保等傳奉 聖諭該部光祿寺
朕惟 聖母聖節例該賞資各項恭祝萬壽無疆又
皇明經世編
朕三妹婚禮合用裝奩賞賜等項見今內庫缺乏朕
曾諭太倉銀不可動今則事不容已姑若進十萬兩
來光祿寺進十萬兩來欽此臣等竊思茲當一陽長
至之候正值 聖母慈聖皇太后萬壽之辰 皇上
酌取太倉光祿寺銀兩以爲賞資又備婚禮裝奩賞
賜之用一以恭延 聖母無疆之壽一以仰體 聖
母深愛之心臣等分當欽遵何敢異議但自古帝王
之孝在于孝萬國之歡心以爲悅而不在溢無窮之
後費有于垂萬世之徽音以爲壽而不在飾無益之

中支一項。當此經費。庫中不容已。而取及帑銀。既
達川資。又驗舊制。似一。皇上大孝。不勝少損。臣等
奉旨。職掌。實不敢隱忍不言。且計其數。之費。今得萬
曆六年八月內。該本部題爲。恩乞。聖明。停取。額外
帑銀。以充。制。事。乞。停止。李。添。買。萬。銀。兩。奉。聖
旨。聖。旨。說。的。是。已。有。旨。了。欽。此。又。該。戶。部。給。事。中
右。憲。高。題。奉。聖。旨。你。切。說。的。是。節。財。省。費。朕。豈。不
知。但。今。宮。中。用。度。受。以。銀。兩。不。同。額。外。之。取。出。并。得
已。已。成。論。內。監。加。急。節。銀。務。有。條。制。待。數。年。之。後。積
存。明。經。世。編

將。前。得。備。充。仰。行。停。取。仍。復。舊。額。戶。部。知。道。欽。此。自
萬。曆。六。年。至。今。八。年。除。正。數。二。百。萬。兩。外。已。多。進。立
十。萬。兩。臣。等。擬。于。明。春。進。奉。前。旨。將。額。外。五。萬。之。兩
免。進。今。又。取。于。一。萬。是。不。惜。不。能。得。節。于。前。而。更。增
進。實。于。後。仍。復。舊。額。明。旨。將。能。取。信。于。天。下。乎。又。亦
得。出。曆。八。年。二。月。內。該。司。禮。監。傳。奉。聖。旨。朕。湯。陵
應用。銀。兩。內。加。缺。乏。太。倉。大。候。似。不。可。輒。推。崇。保。守
係。朕。節。減。膳。膳。條。條。的。看。進。十。萬。兩。來。用。欽。此。臣。等
看。得。太。倉。銀。兩。內。餉。京。軍。收。一。萬。之。食。外。俱。是。兵。數

百萬之需。每分本年不滿五六十萬。自輔臣奏行老
少之法。將一二十年積遺。變爲清。理。備。皆。故。今。太。倉
所。儲。視。之。嘉。隆。間。雖。稍。有。積。餘。在。已。之。國。似。不。十。之
三四。耳。然。擬。按。因。此。野。言。有。可。因。此。督。斥。小。民。因。此
空。竭。自。萬。曆。七。年。之。後。昔。欠。無。復。可。追。太。倉。所。以。告
匱。年。復。一。年。天。愈。少。而。出。愈。多。安。可。以。今。日。不。至。甚
之。而。取。用。無。節。也。且。房。爲。邊。患。歲。發。至。四。五。百。萬。今
房。爲。邊。患。兵。馬。免。用。得。長。有。積。餉。可。少。支。日。前。餉。庫
報。稱。如。今。十。月。大。舉。入。犯。遼。東。邊。區。告。急。征。調。飛。馳
則。太。倉。所。積。不。一。年。支。盡。矣。况。近。日。夜。有。甚。星。書
見。太。白。承。平。日。久。天。心。示。戒。或。有。非。常。之。變。不。可。不
需。其。將。何。以。接。濟。也。而。皇。上。以。湯。陵。車。典。謂。太。倉
銀。兩。可。支。中。外。臣。民。屬。不。節。誦。聖。明。爲。國。朕。根。本
遠。慮。今。又。以。及。人。倉。實。賞。貴。左。右。重。丁。湯。陵。之。典。示
項。蘇。松。淮。揚。等。府。及。河。南。等。處。撫。按。各。奏。被。災。小。民
個。身。無。所。備。日。無。食。于。父。子。入。始。流。離。最。迫。行。將
就。斃。本。旨。下。部。臣。等。不。敢。破。格。諒。免。誠。思。成。用。不。可
少。缺。在。外。少。解。一。分。則。自。太。倉。少。收。一。分。今。銀。至。十

萬費之官閣爲甚易缺之聞聞爲甚難 皇上奉天

子民奈何不軫念貧民少節冗費乎先 聖母爲

皇上祈禱遣殿臣奉化名山正給路費恐其馳驛擾

民今此十萬金者皆民之膏脂也若 聖母念民艱

當恤必惻然不安于心而豈忍于頒不繼之賞耶又

查得往歲 聖母壽節並未取及帑銀今年十月二

十二日已進金花及買辦銀三十萬曾不數日即稱

缺乏雖御前賞費不可少斯亦不應用之甚多耗之

甚速至于如此也今年十二月應進三宮子粒銀六

萬餘兩明年春又該進金花銀二十五萬雖內庫暫

缺稍俟前銀運用亦不爲遲何前銀之進未幾而取

銀之旨又亟下也三公主成婚禮裝奩賞賜誠不容

已然考之會典所載公主冠服數有定額費亦不多

自 祖宗以來並未取及太倉銀兩今選婚纔二月

即取銀數萬以供粧奩不惟有違舊制亦非所以謹

始而訓儉也管伊尹告其君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臣等所言雖有逆

于 聖心而竊觀惠民之道實不外此伏望 皇上

俯鑒臣等愚忠恪守前日明旨將太倉銀十萬兩悉

免取用如果內庫缺乏候至十二月及萬曆九年春

將子粒金花銀兩依期照數奉進則國計不虧御用

有節聖母之壽益衍無疆皇上之孝推及于無外矣

題免雲南加增金兩疏 雲南布政司

題爲懇乞 聖明俯免增金以昭儉德以蘇遠方民

困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該本部將雲南布政司

差官管解足色金一千兩九成五色金五百兩八成

色金五百兩共二千兩送內承運庫交收奉 聖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雲南布政司

這金進的遲遲着彼處尋買九成五色金五百兩八

成色一千兩通共四千兩限八月初旬進爲例欽此

臣等查得萬曆二年以前雲南每年二次進金二千

兩三年九月十七日進一千兩十二月十二日又進

一千兩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并進二千兩五年十二

月十五日進二千兩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進二千兩

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進二千兩八年十二月二十

日解到金二千兩本月二十五日進訖臣等因解到

甚遲恐候年終奉 進催行擬按將今年金二千兩

十一月初旬差官領解到部視之近年苦爲旱視
一數年猶爲遲撫按官及臣等委有遲緩之罪倚蒙
皇上不加詆責定限每年八月解進臣等不勝感激
仰當欽遵 明古行文彼中照數尋買但查得雲南
地方夷民雜處土多不毛我 太祖初定中原各省
直俱派起運內庫錢糧獨雲南悉與免派後有獻鏤
金床者又命收改之此皆姑且萬里之深仁聖垂萬
世之聖德誠 聖子神孫所當恪遵而不可忘者
郊廟祭器祭上 徽號及冊封中宮
親王例該用金數亦不多故四海常賦十庫正供備
查舊案並未有成派解今者至嘉靖初年始進金一
千兩十三年以後加成色金一千兩後本嘉靖四十
五年及隆慶六年詔書又將雲南採取金兩停止是
進金原非一定之例也今本古于二千兩之外復加
二千考之 祖制既非正供又若爲何尤出額外據
撫按奏內金雖解上雲南原不產于雲南因本部行
之布政司該司貢之府州縣徧將居民食編金戶每
數家誥貼一名每一名派金數兩并買土土夷則買

一都省奔走數千里之外尋問數百家之中積釐成
分積分成錢經年累月湊足一兩因內多散碎低假
必外加數兩添煎數番方敢交官及司府試驗成色
不足復令倍加再行銷烙求足色計一金之所費
蓋不止于數金也價銀派于稅糧差發等項每金一
兩給銀六兩五兩鋪戶私自包贖多至二倍三倍故
一金報完而金戶中人一家之產已傾矣至于等候
防議之費沿途遞送之費又必銀數十兩方致金一
兩及委官解到部奉進御前交付該庫雖止有此數
若前項收買之難包贖之苦陛下深居九重豈盡
知之幸節年所進庫中有無存積臣等雖不及知但
未聞不敷支用而驟加一倍若以爲預備郊廟祭器
則節年神庫所貯一一見存若用備非貴實賜則每
年進金花銀一百萬兩外加買辦銀二十萬兩已爲
有餘惟宮闈增造首飾歲所必用若量一年之所入
自足爲一年之用似不必倍取而後足用也管 高
皇后開輪元府庫金寶至京冬 太祖日貨財非可
寶帝王自有寶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侈生國家不

因其理無二誠恐驕縱生手舍後危亡起上忽微故
伎巧爲表同等戶今王爲蕩心獨厚詳味斯言誠萬
世母儀婦道之懿範也今增造白飾耗之甚易不遇
後一省之美觀買金遠方括之甚難皆係白如之膏
脂且分外加派又無停期年復一年有司追收急迫
小民出辦不前窮者轉復黥者生憂上奏乘機搗
有如臣等調兵防守於昔倍煩朝廷處置聞雲南數
遭旱災年荒穀貴一金止易粟一石因道里隔遠撫
按未敢太開臣等欲不加賑恤以彼中庫藏空虛亦
未敢言請今復增派金至二千兩仍前四千兩計之
每年該派銀四萬兩前 皇上軫念蘇松災傷
特發帑銀七萬以活飢民奈何加數萬之銀于災傷
之地而恐促萬里吁天之赤子乎且事必干係國家
之典章與生民之休戚一省議定世守不刊始謂之
例今取金非惟正之供加派非惠民之政著以爲例
後世何觀況內庫俱用之數節年漸踰于舊例者不
可勝紀今又增質前金以爲年例臣等若阿順不言
致虧 皇上節用愛人之德是上負 國恩不忠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無

牛

畏者臣等寔所不敢亦所不忍也伏望 皇上念生
民困可憂思後來年例難繼將今定全數 俯賜
停買容臣等行勅按官將舊進金兩每歲于八月
解進俾南服各生詠歌 聖德遙祝 聖壽日萬
世之下仰 皇上恭儉之德典 太祖先後繼美實
臣等區區一念之朴忠也

司馬奏議

止御馬監討馬疏

止討馬

題爲恪遵 明旨謹停濫討寺馬以復 祖制事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馬

牛

御馬監太監高相等題討馬四本 聖旨追馬四着
照數給與兵部知道欽此臣等查得大明會典內止
開本部每歲于北直隸保定等府派取乳馬五十四
驗送御馬監擠乳以供膳羞之用自永樂至嘉靖中
並無開有該監討民馬事欽此我 成祖文皇帝開
創之明例所當萬世恪守也至嘉靖四十五年九月
本部備查該監馬匹錢糧數目奉 諭旨令巡官科道官
每年查點馬匹草料若干務要明白追究下濫者爲
例題本 欽依以後不許朦朧奏討自取察究此我

世宗皇帝嚴禁之明旨所當萬世恪守也萬曆七年十二月該本部議得該監奏討馬匹中間原無征調又不見聞有例指數目乞追贖從停止勒令該監清查各等因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有事山陵該監馬匹偶缺准量給一千五百匹以役不許再請欽此是我 皇上裁革明旨納如日星中外臣工所當恪守者也今該監太監高相又題請要討太僕寺馬一千匹克將 皇祖舊制及近奉 皇上不許計明旨不入本內以致奉旨准給臣等查該監所收各

皇明御製



卷一百一十五

處貢馬歲額甚多又詔以降慶元年萬曆二年七年三次例外所討寺馬不下六千既無征調騎隊何為驟稱缺乏 聖駕謁陵郊祀計期尚遠而又輒預增二千豈真供備 上明不過永增馬一匹則增一匹草料增馬三千則增三千草料馬愈多而銀愈多銀愈多而利愈多情狀昭然人所易見及食戶部每年支放該監馬草百七十四萬束料四萬七千石歲費銀一十二萬餘兩每年俱令徵全給毫無拖欠使不通同商人高估價銀侵費且耗盡以每以朝夕

優養則天間良驥雲錦成羣何至于減損缺乏雖年久不免老瘦亦安明問的數奏請酌量補給今止求增馬而不言老瘦開除之數正言馬少而不言扣剗草料之數不知管牧人官所司何事該監何不查

與計者無以節

究耶太僕寺馬匹專備在內管有封餉密等鎮不時請討臣等恐將來不繼每年完給各不過一千餘匹見給之後倒積者即在本軍名下查扣草料追椿銀入官仍仰將官計分數題參野治今該監馬匹日支草料則分釐不少問馬數則多寡不知其老損開

皇明御製

卷一百一十五

王疏

除者亦無人查究下落法行自逆而中外不平如此何以服往操軍士之心臣等于去年謁駕謁陵見該監馬匹堪騎者不下之其癯瘦難勝鞍轡倒槽路傍者甚衆不知歲額草料何用而令御馬至于如此今又增討三千計馬一匹民間費銀一十兩馬至三千費銀九萬兩而起休寄養草料所需猶不在內昔則閭閻小民之脂膏也若知數給與不惟見軍之馬漸乏而一自入監之後則民困尤甚餘金俱付之無用矣臣等叨任兵曹職專司馬惟知 皇祖舊制我

皇上明旨當遵不敢曲徇該監之請以負 皇上委

任之重故敢備陳始末仰祈天聽伏乞 皇上仰思

明制當遵備察臣等所言可採將該監今討馬匹悉

從停止仍勒該監將見在馬匹嚴督管領人育用心

除養如何損數多雖不能如營軍盡法處究亦宜少

示懲責以儆將來仍恪遵明旨以後不許再討如恭

遵如犯過陵駕與侍從應用馬匹或有不足容臣等

查照萬曆八年十一年事例量撥鄰近寄養京營巡

捕等馬暫用事畢仍照原數發還其該監見今所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聖母 皇上萬壽惟內操隨駕

馬匹及草料出入額數年久未經清查以致該監每

次請討該科及本部即連章報奏緣未有定規故遵

行不便今候命下本部移文巡青什道會同該監及

戶部委官將在監馬匹備細清查原額若干每年續

收進貢馬若干即今實在若干老弱倒損應補若干

備細開揭進呈 御覽仍造冊送部以後每年終俱

照各馬房事例一體遵行庶 皇上之明旨可以昭

垂十後世 皇祖之舊制可以光復于今日而國計

軍餉均有攸賴矣

止內操疏

萬曆八年

題為恪遵明旨乞罷內操兵馬以肅禁地事本年五

月內該本部題止選練內兵伏蒙 聖旨演習在內

人役原係雇駕未嘗操費所引覽卿奏知道了該衙

門知道欽此今恩駕已還應題請停止臣等伏覲我

皇上恭奉 聖母扶養前驅拜祀陵園親伸一人之

孝懇考祥壽域又開萬世之靈長且旌誠近瞻烽塵

屏息黎輿至止天日晴和一言恩從文武臣工調防

京邊將上不啻十萬有餘皆部分齊肅環衛森嚴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聖母 皇上萬壽惟內操隨駕

不惟作嵩呼共祝 聖母 皇上萬壽惟內操隨駕

兵馬雖甲冑可觀而怨勞不馴難隊伍頗足而道止

自恣及回至涼水河等處人馬喧嘩全無紀律奔逸

衝突上勅 天顏自萬曆八年以來 皇上四謁山

陵本有內兵不靖如此之甚者雖經御史奏聞臣等

至今尤震惶懼因思七八月間每遇常朝之日百官

拱立班行聞西城喊砲之聲徹于御座各官面面相

覷不勝駭懼咸謂宸居深密之地震兵戈殺伐之聲

太廟之神靈未妥兩宮之綏處未安臣等因奉明旨

止于息從又演習已久必恭順無他未敢行請奉
今中途不敢尚未加懲處從事完猶未解散臣等職
掌攸關不敢以無傷無害而不再一言也查得舊制
京營軍士如遇 聖駕躬祀兩郊始領盛甲于內庫
事畢照數交還宮中惟長隨內侍許帶盛甲弓矢此
外並無另行選操故事尤未有給與馬匹任其騎坐
馳騁者大明律載凡不係宿衛應直之人但持寸刃
入宮毀門者絞入皇城門者發邊衛充軍 祖宗防
微弭亂之意甚爲深遠今若等素非守直之人半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定

平定

皇城之內禁得常用精緻甲冑鋒利鎗刀壯健馬匹
科道不得科選本部不得檢閱又招集廝養習僕少
二三名多四五名出入禁苑而不容盤詰恣睢閤閣
而無敢抗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或賞賜不滿其望
或管領不得其人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譚于內則外
臣不敢入譚于夜則外兵不及知譚于 都城白晝
之間人目之曰此 天子親兵也誰敢犯之豈惟外
兵不能禦或傳奉 聖諭禁止能令人人皆請罪就
縛乎丁時驪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攖如臣等前疏所

言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可鑒也且自古國家理亂
之數外寧必有內憂今諸邊漸警四海晏然在外似
若輯寧而蓄不逞之兵于皇居近地恐夾狄盜賊之
患不足憂而將來腹心之可憂者必自內兵始也昔
周公建成王凡殺衣虎賁必擇吉士今內兵中選
畏守法者固多但聚至三千豈一一皆良吉之人乎
矧 皇上已見其不戒丁駕前安能保其不變于口
後若不及今停止恐在彼外假扇貴之名在朝廷漸
成養虎之患臣等兄始思終深切眉火徒薪之慮至
于靡耗錢糧擾費所司乃近憂而非隱憂也緣是不
避忌嫌再于天聽伏望 皇上念謁陵典禮已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定

平定

官吉樂已定此後凡遇春秋兩祭所司照例題請遣
官仍速賜 宸簡切小臣民將近操內兵番數罷歸
原計衙門各認原番職事旗甲兵仗若落巡視收
等官逐件查明交還內庫馬匹三千通發御馬監收
養以候回衛營缺馬勇士領騎以後免再題行太僕
寺復收則禁地肅清永消隱微之患 聖心澄靜益
疑悠久之休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卷終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四

陳子龍撰 宋徵輿尚書

徐守志 吳培昌 吳培昌 吳培昌

張鈴諫奏議

疏

張 南

陳末歲以備經生以資安渡疏

臣惟庚秋之敗而中國之最敗者莫不曰卒伍之

皇朝經世文編

卷之三百六十四

宋徵輿尚書

也臣謂因者皆可卒辦其最難而不可卒辦者莫先

于撫食無食則挫弦帶里其孰與養故卒伍由之以

不充方召衛霍其孰與導故將帥由之以不任欲明

軍法諸呂蒙能示覆轡之計穰苴正嚴優主之誅無

今之使足激變而取尤欲定戒笑難諸葛亮抱隆中

之策趙充國當今戎之要無食則徒以空談而誤

國臣故其一曰卒伍食然食之爲用有節制之常經

有濟時之最急臣待罪該科嘗具有公疏所以括集

籌度于節制常經其說頗悉茲臣復謬議于濟時之

最急者得其說有三一曰法者二曰不用以輸邊號曰

飛輅然天運變化中常最急之而有餘今不惟常

股加以存積不惟存積難以工本此工本之外又先

益餘暨盛念加而用愈不足此何說也且准鹽原額

六十萬引在天順成化間每鹽一引價銀二錢有餘

今每鹽一引如至征錢或八錢價愈多而用愈不足

此又同說也雖曰兵備日增實以鹽法日壞蓋重價

留難索帶私販朝廷既有以商而開中交納救

支銷商亦重以滋弊加以誠臣恐懲抑假各盜

支銷商亦重以滋弊加以誠臣恐懲抑假各盜

支銷商亦重以滋弊加以誠臣恐懲抑假各盜

支銷商亦重以滋弊加以誠臣恐懲抑假各盜

支銷商亦重以滋弊加以誠臣恐懲抑假各盜

支銷商亦重以滋弊加以誠臣恐懲抑假各盜

解池之鹽遺大半內若干撈取之不時餘鹽之用尚
可以盈而拘一解額之已定來日在解池者而地方
可知悉曉規矩招商既聚則明中本已可以議復鹽
利既多則每引價銀可以議減限其一年功成事定
方復命已 朝果其聚者其利大興于軍國大
務百裨詳科道諸臣持事薦場以軍法論賞者仍循
故套上員委凡有科道諸臣持事糾劾以軍法示罰
朝廷能懲懲卿之誤以用人而人敢有復蹈懲卿
之轍者固法之不貸而理之必無此一 勅廷臣詳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三

勅廷臣詳

勅廷臣詳

議而鹽法之實用可圖也開納之例祖宗原以待有
事之用 國家額年以來額多用于無事之時往事
不可追矣今常備查延午節開事則于前遠山
西陝人聚鹽諸鎮為軍其地星其時值定為則例
今諸人俱下各該處所上納本色實收到部方許給
受票軍可與邊關並近不司納銀與本色貨費不同
于此若不如開納則民間莫肯應例吏部驗期又當
于遠近散費之間折其倍數或減其注選年資或優
其校官等差則事歸均一人可樂從此一 勅廷臣

許其內開納之實用可圖也看本色 尚問也可
與所辦濟經于權實為永利此為不照開 河之賦
既無經而民之資已耗骨萬一事出倉皇公私無措
其不至如漢之策舟車唐之稅間架宋之免夫諸錢
以為 宗政之累以最後世之產者不但已也其二
日餉士卒古稱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兵者雖
多愈少今以開納一途聚兵六萬誠非不多也然事
無當實者多虛曠客兵苦于道路之勞勞班軍困于
餉寬之煩代主兵則零星分布瞻顧弗暇中間且老
弱不學于居六七當事者恐致脫巾激變皆一任姑
容漫不可否舉一萌旗而地方可知所以耗軍食損
軍威連年迄無成功者職此故也臣願 陛下特降
專敕着落各總督官將所部兵卒一一精練員開
役占按治稽費不老弱不異于客兵開是還本鎮以
易昂強而軍則嚴行各衛解驗軍役上兵則先儘本
役以振餘丁無已則收存月糧缺名不補果得一卒
精強足當二人之用則寧兼二人根額以養一卒之
力定限三年以東清結 奏報唐虞突厥于定襄只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三

勅廷臣詳

勅廷臣詳

用三千人。國家在艱時上水之後，兵多戰沒，勞甚，昂色定襄侯郭登尚以八百騎精卒，破虜衆數千于榜格山，前後能成戰功第一。用此道也。虜軍既以精實，主兵尤宜兼用，主兵者，騎兵上裝，自古兵法，國朝之制，何惟城守，不以役邊，蓋以旣勞民以養兵，又復勤民于邊役。朝廷仁天下之心，固有所不忍也。豈知朝廷豈昧有仁天下之心，而斯人何嘗享一日之逸，以臣所見，于山西者言之，在百里以上縣，分莫不各有民壯幾二百名，內有視民壯尤精者爲義兵，視義兵尤精者爲快手，亦各不下四五十名，總之亦幾占侯國一旅之額，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閒歲赴邊，又出犒濟歲費銀約三千兩有奇，其百里以下，及五十里以下者，應隨州縣亦各稱是，夫役民如此，其衆多費民如此，其滋繁，求其實用，數年以前，任督撫者，雖取解工食，置人不，以填豁卒，近年以來，雖以修邊爲名，徒見倏忽往來，並無績效，至留備城守者，又苦被不才官員將已應該早役徵取，編銀禍以此爲在官無閭閻苦之人，任其占用遺差，以恣

跟蹤臣故曰。朝廷雖有仁天下之心，而斯人未嘗享一日之逸者，此固其明徵也。今莫若因其舊有之制，整其極弊之法，于此見有民兵，重加精選，凡近邊五百里州縣，尤宜戒其鄉徭之役，于此更加名額，或兩戶抽一，或一戶抽二，（北平民壯，多在此等處，又事官指出）應役不則凡里中豪宕任俠者，聽其願，情應當再申，飭明法有司，如仍有私役民兵一人，卽以私役軍人律例擬罪，仍將前項工食，再加增數，本門差役盡與復除，該道守巡官員，停分所屬地方，各專提調，仍將實任額名開報督撫軍門，聽其分番調發，臨近邊地無事，則互爲保伍，以習兵法，有事，則行陣分編，以隨征戰，既可驟致增兵之實，又不更議養兵之費，善矣。有善焉者，或者有曰：民兵役邊，原非舊制，不如沿遼州縣，有民之願從軍者，卽厚其信賞，善爲兵額，臣愚以爲。朝廷貴十得軍之用，而不在于泥軍之名，蓋起民兵以役邊者，乃從其所舊有，而定民以爲軍者，爲駭其所難知。此漢用六郡良家子以禦匈奴，則法行而威震，宋刺義勇，徒以資非議之紛沓也。且二

曰選將才夫古之將帥或出于上堂或出于奴僕或出于罪人惟不欠用之乃爲名將今朝廷遇將之恩雖厚而取將之途大狹凡總兵參遊指揮使各級不叙資級則不預銓補夫朝廷不能曉尋常之例以用人而欲人建非常之功以報國取將之術不如是也我太祖高皇帝嘗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習草薏稷莫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今軍中衛霍調外于城四顧寒寒殆不多見豈我盛世人才獨乏于異代乎無乃脫去常格所以求

曰明軍法人情其實也不及時則不勸其罰也不威衆則不懲將帥者固恃君上之賞罰以料衆而成功者也使君上詠調獨行于將帥而將帥之成仁不行于軍中欲得人死力以成功也難矣我太祖高皇帝命將之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而周官以司勳司馬之後欲賞不致時也今旁制多岐將權創制管人數士皆常有嚼白鹽尺布寸帛之給必經年歲而後至此何理也臣竊陛下特降勅軍門開示款條自今凡軍人逗遛違慢者其賊斬之權百夫之長即可行于百人千夫之長即可行于千人其總管鈐轄又惟專于將領稽覈以綜體要其臨機對敵應用賞摘皆當任其出治司紀察者亦惟後事盤稽不得當事阻撓欲執頻年之積弊而振久玩之人心此固尤爲先務其五日定成笑蓋先事制敵之大計在君臨事應敵之活法在將所謂成笑者固制敵之大計也朝廷必確然以素定之中外必曉然以預知之然後圖惟專一績效可成如南仲城朔方吉甫代獫狁所謂用人得策以能先辦此今用

人也則功罪不分其甚而也則是非無定以功罪不
分之人而猶是非不定之法無怪乎人心愈失官機
愈不而人下之意日甚于一日也何以謂用人之功
罪不分如木兵以調變于中皆撫以宜防于外中外
既分責任攸別者在于當有軍事之圖而本兵失之
則罪本兵也必無難看有奇果有服勝之機而督撫
失之則罪督撫也必無以令各該總督巡撫已蒙有
詔旨切責將分別具奏罪而處分矣獨兵部尚書
郭乾之去也臣有莫知其故者臣聞兵部借乾之去也
申明紀綱編 卷之九 郭乾之去也

會之甚候皆將束裝荷擔其心惟曰使明年虜寇再入吾當卽爲去國謝病之人矣夫人皆大賢以下必有不可磨之責任斯有不害己之施爲使臨重而有易於責任之體例如此後之當事者欲乎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既勞任怨以爲國家達無疆之業臣恐其道不如是也臣願陛下自今于諸臣擇之必精信之必專任之必久待其果至過惡顯著然後須明行不得已之罰俾罪狀昭然人心懲戒故曰孟明不遇秦穆以之款鼓而有餘李廣之不以有罪廢名

有明經世編

卷之一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堂

武備之明也何以謂畫計之是非無定夫禦戎之策非戰則守今橫議文章咸建撤擺邊之議夫擺邊之不能大有裨益固矣然各邊事勢不同隨時戰守自別必待如臣前練兵之說的有成效于時士馬精強人皆可戰使令賊數百騎而下皆不敢窺我疆圉則擺邊之役不可撤若擺邊之卒遽盡撤能戰之兵尙木練將致彼此衝決戰守交失恐舍戰而專言守者旣已誤天下二十年之前舍守而專言戰者又將誤天下于旣多事之後臣謂薊鎮之兵遽難議撤

他鎮之兵可撤而亦不可使撤者此大計也六日勵精執事云多難興邦憂憂啓聖故自古人國不能必外患之銷而貴我有自修之實所謂自修一實者君勵精以作臣臣勵精以任事耳臣見自邊方多事以來聖心憂勤臣工祇畏固可謂備切交儆矣然臣獨以爲陛下內有憂勤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故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績之效何者昔宋慶曆中元昊反仁宗爲之罷經筵其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言有曰帝王治經不獨玩空文古語也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一

澤堂

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爲先王遺緒可以講無事之制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旣而仁宗嘉納責會公亮以講學無倦是元昊之不能爲慶曆前者固韓范富歐有以經營于外實以仁宗勵精一念有以鼓舞而默成之也我祖宗因寒暑暫罷經筵冬夏俱有定期昨一月中方先期數日陛下于經筵日講似較昔罷雖諸臣相繼陳說竟不蒙俞允夫以聖學素崇聖心豫養講學之期視祖宗早罷數日固亦何足爲陛下惜哉但陛下

當此賓極新登邊關多事卽此講學一節能視祖宗多加數日足昭夫勸勵之心願早罷數日若示以厭教之意天下事固未有君心厭教而人臣得以策功于下者臣故謂陛下內有憂勤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績之效者爲此故也臣願陛下戒之悔之上畏天心付托之隆重仰思祖宗創造之艱難監州城失陷之漸其方不可以不嚴痛天民磨戮之慘其弊不可以不復講筵雖可暫停矣臣之所謂勵精者固非獨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一

澤堂

筵之一事也臣願陛下自今于每日視朝之外或間日一出或旬日再出臨御文華殿或平臺輪召內閣文武卿佐省臺侍從之臣顧問叮嚀延訪兵機圖惟治道果詢謀有得如某言常用某策當行某利當施某弊當革隨震天威一新聖斷夫天威一雷萬廢咸興聖斷一新聖器日息則方來之禍有不難興匪如之虜有不難格此其事若在陛下自盡無難而時勢轉旋之機天下安危之大惟將于是決之固不能外是而更有他阿也惟陛下裁度臣不

勝任忠臣

臣思忠臣以類防其大計疏

臣等謹將

臣惟方今天下之大愚莫如于邊防之失

弊莫要于其實項我皇上積弱內侵陸梁為患

命輔臣與諸臣集議推持臣方待罪尸杜亦嘗

謬有封題隨諸臣策進隨而荷蒙聖裁擇取一

事而總以責實一言均兵部舉行所謂九重宸

慮一代訂謨信多在此夫何謂責責成其毀而有事

體因循猶故條議章程甚備而奉行積效茫然日夜

皇明經世編

臣思腐心惟望于議之已定者責其必行而未安者

速為改議則防秋大計當不出此在今日責實之最

急者莫先于申軍令然法之行也不于其官于其事

且如元年界嶺口歸子嶺之變失事重大貽患慘毒

其失守諸臣至今遷延含朔不惟得脫蒙鼓誅罰且

復各肆文章奏辭臣等雖屢示泰駁俾其抄竄但人

見其功罪不明紀法不定姑息成風牢不可破如此

欲望從此必行是下軍前賦敵斬將其胡可即得此

軍令之未實實者一也莫先于明敵守今分兵教

練分工修築分地戍守既未確有成規亦未約有定

據而先見道傍游賊明起戍備此賊守之未實實效

者二也莫急于練兵卒今不惟在內京營與營驍四

衛既奪于官府之異同而合官總督專官另查又苦

于分合之未定其各邊鎮之有留駐亦未見施行

此兵卒之未責實效者三也莫先于繕城堡即其已

經修築且不能必保其堅完况節練各遊擊其未

經修築分數猶多奄忽之間防秋期至又將委于無

及此城堡之未責實效者四也莫先于廣招納今不

皇明經世編

惟函僉答黃台吉諸酋之首與率眾來降不敢遽望

且需中板升諸處相隣伊邇誘我人民結聚彌多凡

近日奸細得于盤獲者率我中國之人為之嚮導此

招徠之未責實效者五也昨兵部右侍郎黃鍊至自

宣大都督同知戚繼光至自關越臣嘗取觀其所帶

軍中索用什物率多綖列精堅一可當百問其所以

乃曰皆其家丁之自造以供實用者至于公家造作

不惟鐵亦不鋼而膠不同抑且式樣不同軍中用之

不過以為觀望送迎之具夫公家歲出數鉅萬之費

以過似軍器乃使車自爲備其費徒委給軍此器械之未責實效者六也。國家財用雖調軍需未嘗不備格司出納者貴于先時測候隨事樽節使上客相參本折相資則雖款常豐又且月報之給貴于及時行糧之給貴于濟事今司月報者株守故常弗知變易司行糧者茫關廼拒惟恐速得不惟費出彌多抑且人不知惠此餽餉之不責實效者七也。凡此欲使良法必興宿弊必革法令必行人心必信則其說俱在已奉 欽依集議語中乞 勅下兵部查照今昔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事理移文前去兩鎮諸邊務送件責成要見某件已完某件未完某件已行某件方行已完已行者務不致疎虞未完方行者務切期 奏報至于都督同知戚繼光之赴 京 朝廷既責以練兵爲名遽難別議其于總兵諸將在今日練兵之是否分合他時功罪之有無關涉相與相臨之是何統體與戶部錢糧必當先期速發以便彼中之調餘三部軍器但宜估發價尚以聽軍中之口過該部自當另具條議以補前日集議之缺倘各取具不致有誤防秋重且結奉

限 命下星速奏 聞不明 國家俱存客臣捐名參寇控之所謂防秋之大計如此至于事機有無一當徒以難于同異徇于拘泥而無一人之敢言其非者今日巡邊大臣之設是矣何者所謂巡邊大臣之設不過巡此前敵者而已使敵者能修明以一總督專任之而有餘數者不修則雖有巡邊分任之而不足覘人情責任在已可以成直前勇壯之功鈴轄多門實以資推委又吾之便又況今邊事勢若累卵燃眉陪危已甚責之各人各地猶恐捐軀赴義之難今既以各兵備爲不足憑而擬之以巡撫又以各巡撫爲不足憑而再起巡邊大臣之議重疊分查自古及今言用人之失策左計更無論此臣恐自今在邊有勢之難行事之難言則互相觀望滯格在總督則以爲有付于巡邊在巡邊則以爲無與于職守萬一時遇患成難徒煩 朝廷之處分竟何補危亡之事機如當時虜方深入 朝廷曾命兵部主事鄧廷鳳明首薦是 命以饒于時前邊憂鎮自敬嚮之未結完行陣之本整擷皆火速粉飾成功以冀厭用之經過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不三月而軍酋復謀叛曹壽也矣曹貴與三萬兩
百之內皆始末愚不知于安危事勢意亦何難見今
有人曰且其昭可爲永懷迨 朝延夜以是任 命
之而曹壽總督劉六官人總督王之品以病辭今日
夏間 於帝以吳淞一帶臣固以爲不須也或者有
謂廷選之不宜爲改象亦知之而已矣 明旨允行
若于此中略有不改 朝延之大信臣恐以爲
朝廷之大信正不在此蓋善謀國者貴于權是之從
使只是也雖南隸之微言當采之而不疑使未必是
皇明經世一編

卷之七

臣等謹陳奏議

也祖 廟堂之定議當改之而不吝故宋臣蘇軾論
漢事有云刻印銷印不足以損高帝之明適足以明
聖人之無我今我 皇上若以前有見集于眾議之
若可行而允行今有見驗于事爲之必不可行而中
止此則我 皇上之所以爲明而出于尋常萬萬也
非大信之失也伏望 勅下吏部再加詳議如臣言
不誤除之諸臣已奉 旨允辭無容再議冀鍊仍留
部管束劉六另爲添註兵部以俟別用處分諸邊機
務專以責之督撫平臣水爲遵守則邊防幸甚 宗

則幸甚固又不但取給于一時防秋之擬議已也

欽此

詔令乞正廷臣會議條格疏

昨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以改置京營軍制上請蒙蒙詔令覽卿所奏具見忠懇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該部便與廷臣著實會議來說欽此大我人皇上于貞吉之奏不卽允俞施行而必下廷臣會議正分以著實會議來說足聖心獨有見于軍國事重詢謀宜同德意虛懷誠爲懇至但今會議之法久涉廢文若不先乞勅釐正改更則臣與在廷諸臣以君之罪先已難贖更何望能仰體聖心上初因是蓋古之所謂會議云者吁咈都兪不限君臣師錫賄咨不拘貴賤此寡彼衆不病懸隔甲越乙參不姑互異惟期裨補于國靖猷于君終底同心相成善法此侯應劉欽尚能以甲秋孤踪垂光漢史在祖宗時凡霜法增改此意猶存自臣苟祿掖垣每見今之會議先期一日應該衙門下各該與議官員通以手本呈報至期會于東閣該衙門掌印官于所當議事首發一言或既行中二人以片語微言

畧始應答，此竟無一人應答，故筆不停，開檢書題稿，
所擬而退，仰事已完，成及既出，關門尚有不知今
日所謀為何事者，或有明知其事不言，至是始嘖嘖
其道其可否，確然之狀，以告人者，大知其事而不言，
與不知其事而不問其人，豈真如是之容然哉？設心
不過以一派書，定有是身，一有是非，便開利害，惟
取一貼，隨之便，寧日為誤，國而不極，惟傾一念
公阿之私，遂陷于欺，君而不顧是則曲之狀，既自
愧其良心，而定辭之殊，復難容下，盛世臣久為腐
心切齒，欲有數陳，今幸蒙 皇上留心，而况京營重
務，又自非照常，唯諾一言，可即為定議者，伏望 勅
下兵部，將會議時期，畧事停延，更望 勅該部，將輔
臣員古原疏與此疏，各刊刻為範，丁應該與議官
員各分發一紙，仍將發書格紙一葉，首定書官銜名
氏，至其下方，各具丁所應議京營事務，各自書應行
與不應行，到日為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行，如以
為不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不應行，各書已見了，即呈
呈官識之，已後會議時，尚與商同，即其事員，以陳議

論歸著經畧斷案，意念從違，而具人之賢否忠邪，心
術學力，固亦可樂見，如有不得與議，而另自為疏，亦
聽從各便，夫古人曝背食芹，尚思獻土，當 皇上如
此懇切求言，若尚有憤目軟熟，支吾不以實應，誠亦
非夫然後兵部彙萃為冊，再加刪索，具疏覆題，皇
上須更俯察群言，慎加 宸斷，庶國是昭明，人心
嚮往，後遇有應行會議，悉宜照此施行，則古帝王與
我 祖宗稽眾從人之善，復自我 皇上昌明之而
國是人心，萬世猶其有永賴矣

大明經筵

大學士

徐

子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卓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吳祖錫佩遠參閱

張給諫奏疏

疏

張 齒

獻愚忠以承嗣善後機宜疏

頃劇賊曾一本就擒捷聞該臣題為乞勅廣議聞廣軍功以嚴激勵人心事又該兵部覆題前事欽蒙聖

皇明經世編

張給諫奏疏

卷之十一

上諭堂

恩將總督右都御史劉燾巡撫右僉都御史焦梓淦澤民而下首功參將王詔總兵俞大猷郭成李錫而下各陞官廕子及銀幣之儀有差夫諸將成功誠亦可嘉朝廷報功誠已不薄日前之注措似矣但閩粵事因難下在日下成功尤難下為將來已亂姑以往事當鑒者言之如自嘉靖己未庚申以至乙丑丙寅之際諸臣稱山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山寇之猖獗者猶故耶自嘉靖辛亥以至乙丑丙寅之際諸臣稱海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海寇之猖獗者猶故

耶蓋其所謂蕩平者每當渠首一得擊克本靖之時即假聲稱以誑誤朝廷不日安插則日招撫致一會者方擒一眾則輒立侯澤十餘年來藉謬其良民殺戮我良民海塘民物已十六六七當事者猶且下詔民心上天徵苦空公然謂為給榜招安招人捷以欺先帝徒以進取錄奪為一身顯榮而不更念萬姓無祿之隱禍諸臣之罪狀誠渥矣往事一談聞言酸鼻故今言閩廣之亂者但謂一本繼吳平而不知吳平未死之先一本已在當時諸將祇以相傳溺死之吳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張給諫奏疏 上諭堂 平為日前深害而不思有留之一本吏所當處是一本繼吳平者實諸將貽之使繼而非一本之能陡起以繼吳平也其在今日尚有餘黨即總督燾所自言則猶有外夷未靖之賊山中流劫之賊沿海接濟之賊反似賊非賊者凡五種即按臣楊標又舉其尤則有林容程老王老印亞等嘗聞則有惠潮江葉卓鍾諸姓及香山壕鏡其說尤多廣西占田一縣又沒賊巢守臣以失地為當談以安靜為資事今竟尚果敢誰何至屢報一本二白號渠隻亦難謂沉溺擒獲俱

書是未除賊黨。視昔更有明徵。南京兩濟之銀。隱已
 經發京運之供。又已特給諸路徵兵。更難中阻。是見
 在兵力。視昔更有可賴。以此增兵足餉之時。當此乘
 勝長驅之際。所賴于督撫總諸臣。正宜協力同心。
 淳勵整頓。將前項諸賊。取次蕩平。熾絕常類。係于
 本賊中。已平者。專責之紀功。山賊等項。未平者。仍責
 之巡撫。務俾其已經擒斬者。要見若干名額。其招撫
 安撫者。要見見在。某里某都某排某項。下入籍服役。
 務盡使安帖完畢。仍將地方一應安輯事宜。一審
 處。如練土著。以去募兵。增建置。以絕竊據。擇守令。以
 重民牧。調徵賦。以甦疲瘵。諸餘頭緒。正在多端。如良
 賢視矣。于人之沉痾方脫。必大補榮衛。庶保生全。恨
 人諸臣于此。一不置念。惟苦節腹。觀其甫獻捷音。
 總督劉憲。卽倡爲木土不服之說。巡撫熊行。卽上病
 勢危篤之疏。總兵郭成。頗告回藉養病。一顧敢卽亦
 效爲前詞。斯言以引索高價。此其心。皆何心。不過以
 爲一本既除。吾身已安。縱後日禍亂復生。丁吾固無
 干預。更不思臣受君托。當事。寧雖殞軀損生。亦宜

自盡。日昨明天道。不可獨改。卽如一本紀擒一賊。役
 夏月。擄重兵于東北。逆風之屯者。惟其勢難。望之。罪
 而上。詔以添設新兵。殊無依藉。乃一本卒獲上詔。臣
 故臣。卽專請于詔。當有特加周用以勵人心。亦所以
 明入道。諸臣于此。卽可深思。而顧尚忍爲欺誑。執迷
 不知何謂。伏乞勅下兵部。通加看詳。將臣所言。蕩平
 諸賊。始末經畧。一一條議。果因時乘機。不可緩卽。卽
 乞請勅下彼中當事諸臣。如明從事。再乞勅下吏部。
 自後將督撫諸臣。托疾章奏。俱與罷係。直待寧定功
 成。擬加擢用。不得容聽其因襲規避。徒啓紛紜。替代
 以致誤軍機。明國運。易危爲安。民生轉禍爲福。臣波
 瀝愚忠。于此固不任懇懇。惟之至。

復成法。以慎社稷。疏
 近該上林苑海子海戶上印等。及提督上林苑海子
 司禮監太監孟冲。各累奏事情。續該鎮應司題本。
 聖旨。這該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上印等除海戶。這
 等刁惡。着錦衣衛拿。去紅門柳苑。一個月。滿日發邊
 衛充軍。欽此。先後節據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

事中劉繼文刑科給事中魏體明備衣衛千戶溫堯民等極請當以其事送赴法司院而臣科右給事中李己試監察御史蕭原劉良弼復中前請皆不蒙允俞且于已疏又欲蒙勅旨朕處了臣下強辭是何禮該衙門知道欽此夫自古及今人臣非喪心病瘖孰敢與君強辯哉但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子不忍以父一事不從而輕忘父之誠臣不忍以君一事不從而輕昧匪躬之義今日之事臣猶有不得不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上諭

臣等

皇上言之者其印冲各奏情罪重輕事體虛實臣不暇更論但祖宗二百年來無不計輔臣與聞之政令無不由法司詳議之刑獄此我朝美政家法爲能遠過前古今孟冲何人特欲遂其所甘心于王印之私乃陡使內閣不與聞法司不詳議一任其欺欺巧巧印印煩皇上從中議法親自處分凡枷號充軍悉盡如所擬皇上試思在祖宗時雍熙治朝清明何政果嘗有此事乎且將置內閣法司于何地乎皇上何不更近思于振興堯舜諸人之禍豈嘗遽底消大哉其誠正起于今日傳一旨明日擅一令當時

問臣不能力爭于上前而極論之致內閣之倚望日漸今日下一政明日亂一法當時六卿不能力爭于上前而極論之致諸司之職掌寢失遂一舉滔天三朝大政追思往事銷可寒心故先帝初年廓清大政雖首崇中官所以坐收四十五年淪浹之心其機盡在于此今冲恣肆兇殘執迷不悟不惟深文已罪且占核其濟惡常助之人如劉儒崔紹孔喬珉亦不肯令其出而伏罪以少伸皇上之明法即此而推勢將何所不至若不乞急賜處分竊恐其恣肆日深探視日熟此等巧幻機括不但可加于王印將使皇上國事日非而大不可救此臣所以披瀝肝膽再籲君父者誠非爲一區區王印惜也伏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上諭

臣等

皇上大鑒覆轍上法先帝俯順羣情將冲印重加懲究斥逐仍將兩疏有名人犯俱付法司從公擲斷另請聖裁自後政令必商同于內閣府獄必盡付于法司中官設有不法如冲印痛加裁制不得得誤相效尤縱肆以陷明法此尤萬姓臣民均不勝激切至望又不仰臣人馬慄慄憂望之私而已伏惟聖明斷

賜必行幸耳

執法紀以振戎機疏

昨初入日本時聖恩部尚書毛體等接出聖諭日今虜報緊急見監將官劉寶田世威部饒永發邊衛充軍着殺賊立功贖罪如三年無功還擊來殺了法司知道欽此臣惟聖王制馭夷狄要在紀綱故賞罰功罪非人主之所能私臣固不暇復漫述古昔以實天聽卽皇上嗣登大寶三年祝先帝時兵革固不加多儲蓄固不加富然而一時諸將傾心三軍生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上

疏

駁駁淳淳然若增十城萬旅之雄者何哉惟以二年秋皇上入奮乾綱市曹斬將自申維嶽畢高一朝就戮頗將往時陸軍之將恃免援以誤國路權貴以全生諸凡舊套一刻無餘於是沿邊將領始曉然知不忠之臣不法之謀舉不能逃皇上日月照臨而其死市曹鑿鼓之聲與死封疆橫草之勛又皆有以激切鼓動其良心而熟察其得失所以駁駁淳淳有此今日景象者其機固盡在于此也臣固以我皇上常保此無失將克成一代洪烈信易易無難夫何

擇持未及一朝盡解忽論虜報緊急出二犯以立功贖罪夫以今虜之遠寇雲中勢猶未謂緊急縱勢誠

緊急在馬芳趙尚湖朝恩李勇諸軍方四面徵集雲捕星列時亦未爲乏將乃朝廷于此卽釋繫囚廢法紀張皇四顧以爲禦虜之策假設虜騎如髮時直薄都城整居鐵鉤將吏舉何策以應之且一事而生死與獄律而先後殊決臣大恐無以服當時死者之心而解方今任事之體殊更不知廟堂爲此誠亦何心或有謂秦穆公之于孟明漢武帝之于李廣皆以罪釋成功何獨尼于二犯臣曾有以折之謂臣之所以惜朝廷處二犯者正以不能與孟明李廣同也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上

疏

二君之於二子相信誠不但腹心相與又誠不但如家人父子手足爾也其罪其釋皆有以昭白人心故史牒歎艷使皇上于一犯果曾知見其人又嘗面召本兵問其所以失律之故召法司問其所以招罪之由乃據其可矜情節一言斷而釋之則轟然雷霆誰敢不服今數者無一于此忽旨從內降具致人駭異誠所宜然臣又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使君父有

言而人不見信前日兵部覆誠意伯劉世延之奏忽
命自中別出大方噴相異乃今又有此若不明乞
諭詔以科舉疑竊恐此機括一成將漸為人臣假借
市恩之利而致于明作威福之權且邊將巧于寬測
者將復數欺百出尤非細故伏乞 皇上將二犯仍
明正前法用以激諸將有死之心以嚴軍法無赦之
律固爲至當具不然如以威命已頒不容更易須乞
敕旨昭示一時謂一犯之所以得釋者以有某項情
節可矜何項功能可議用何臣之說何言之入遂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旅給陳奏

論釋罪

平露堂

有此以轉奏後再勅兵刑二部仰定議功格更嚴期
限亦爲至急臣等仰體我 皇上好生之心固亦知
雖昆蟲草木皆欲得所乃敢慘虐以縱釋罪帥爲此
責陳者良以朝無定法人有言是誠不可爲訓故
念犬馬月誠不敢容默伏惟聖明裁正施行幸甚幸
甚

頂上京營五論以大振戎機疏

京營五論

頃惟我 皇上嘉納輔臣條奏數騰勅旨將臨大閱
累朝曠事一旦施行臣自幸得備役羈勒以再觀成

周洛水蒙華于載一時之盛味不勝至願迺日本乃
見當事諸臣不于典 事宜大較而顧庸心于常行
儀式之間與夫臨時 賈之木臣愚獨以爲我 皇
上所躬萬乘臨戎意正不在此其意益以人心久
玩法度久弛諸臣有避難而不肯爲諸將皆安常而
不知變固欲借六飛治臨之會爲六軍奮起之機凡
諸臣有留心軍事平日阻了無故而不可言縱言而
不可行正當於此悉陳以無孤盛會臣愚所欲言者
除將帥賞罰一節今月初四日因總督京營戎政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旅給陳奏

平露堂

追後顧震奏老疾辭任未到科臣即謬向兵部尚書
霍異而議謂我 皇上今茲之舉正欲分別諸將功
罪以明勅賞罰使震賢而整飭營務有功則論功行
賞當首及震今日之任不可辭使震不肯而廢格營
務有罪則明法勅罰當首及震今日之任不得辭且
萬無使震當無事時則優游十五年以享大將之尊
至此却脫然遠退以使他人代當其臨事之難之理
繼該部覆題見其亦不擬哀謝任復荷蒙明旨著震
策勵供職舉一震而四副將二十八參佐三十二營

四百餘員于把總之宜莫不皆然此皆首待我皇
上臨時視其功罪重輕斷日家衷以爲賞罰激勸臣
固無容預及至于京營大端可論有九者夫今不振
則不可復救五者何一論營伍消賴國初京師軍制
有中軍有左哨右哨有左掖右掖名曰五軍營又以
大營屬于手幻官舍人及十二四營之額二十餘
萬永樂中又以三千隨侍神機譚家馬諸營附之至
景泰因大營兵不精強內選取十二萬聽征謂之十
二團營精兵至弘治又因團營兵不精強內選取三
萬聽征謂之東西官廳精兵其大營餘者謂爲老家
兒兵任以備差遣修營無復恃賴至先帝嘉靖庚
戌又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雖易新名仍憑舊額至
各省班軍先帝時但執役土木爲時滋久今雖脫
役入營其將領軍人渾忘本來面目俱寸莛不持空
身備伍與無軍同故今日號稱精銳職兵亦不過祇
有當時東西官廳之數而大約實不副名數不及額
載總計三大營中其掛名投閑買差替役老弱無用
之人尤不暇悉計即明開缺額者亦不止十分之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子露堂

子露堂

宣二年左給事中孫枝巡視臣詢其營中軍額校
尚謂有九萬二年給事中陳有健替代臣復一詢之
健謂與枝相代一年間復消耗萬餘見數抵存八萬
令臣一聞不勝疑畏以此觀之見在之數視前十分
之七猶所不及夫總國家兵制兵額自其武視永樂
自永樂視景泰自景泰視弘治自弘治視先帝嘉
靖之不及皇上隆慶之始其開揀選因革多寡各
數當時之所原有與今日之所僅存試屈指一計不
待有識之士始知寒心凡此在士大夫不詳究則不
盡知不盡知則不深憂于此若謂役占全無而其實
尚屬有議者謂勾補無益而其法必所當行若謂揀
擇常補而餘額亦不可使漸欲嚴行役占兵部當會
同總協巡視官先查見在役占人員參行重究再將
有事營務官員應准跟伴名額即終身跟伴不許擅
易別各請欽定爲例例定有多役及擅易一名者即
充罪者家屬一名爲正軍貴官不赦欲嚴勾補總
協巡視官當道會同管束額乞勅下兵部兵部據所
題缺額乞勅下各該清軍地方官員始以地遠遠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子露堂

子露堂

軍數多寡，為降殺為民拏問之例。至則更嚴保甲，以杜方來，欲嚴精別難。上馬閱營，盡難曉曉，而於舊謂東西屬一萬之情，謂家馬五千之盛，不可不求充，而抵足之，其餘不係戰兵，亦取次照名撥易，不得仍以老弱充數，徒耗軍食。此營伍之不可不急為填實者一也。二論教演虛餉，古稱兵不練猶無兵，練不精猶不練。練兵者，其六花八陣固無難言，至虜性恃弓矢為長兵，在我刀之外，又有鎗、質、鈎、斧、鎚、臂、碎、腦及烏銳、佛郎機諸火藥長技，皆非虜所能及。至今相傳，我成祖北征，但用神鎗一技，即所向無敵。豈神鎗獨宜于曩時，不宜于今日哉？習與不習耳。且如操教者，即以此等為習，固亦人所易曉。近年京營操練，每日平明以號頭舉放大炮三聲為進操之期。至所謂操者，如草兒登場，但出一二慣習熟爛規格，以為殷弄為將者，更不如出一易者發一折語，以真相較閱。目才長初號砲，再舉三聲，謂有一營將領尚營陣未畢，比較未完，即頭般弄者。且方行未竟，營之軍輒已散漫，聲器僅出不顧，求能使三軍手足利而耳目明，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議

京營

七

下露堂

如臨陣交鋒景象，一不可得。京師所以謂安定門外砲聲為罷費朝廷糧賞之具，故今皆有識諸臣，每于此不勝憤激。至有謂君守今京營積弊而不變其法，一遇緩急事變，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京城東北曠郊，令指揮以下將兵以居，各立保伍，給兵付為信，且守止練，有事但命將親之，又有謂欲振營軍莫如調操，宜選南北久經戰陣名將數員到京，及在管將領，並加提理，會同總協巡視官，將營軍選其驍壯，籍其年貌，付各取選將官，每人一二十人，上下一次，以一二萬數，拆為數枝，聽其統到，不拘邊腹去京三五百里內，同被兵簡將官，嚴加操練，待有成功，仍令番回伍。此皆事體重大，候另議施行。今莫若先于各營戰兵，另為知時操教，如見在原任總兵官郭琬來自遼東者，即可將之，俾其于神鎗諸法為銳諸器進退之度，金鼓之信，器具交甲，逐一整備。且因日限事因事立法，務使此輩一可當百，隱屹于城，以光復祖宗馳兵帶馬之遺意。此教演之不可不急求精實者二也。三論將不聯屬，今三大營以文武二大臣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議

京營

七

下露堂

督印古謂大將副將四員謂大將之偏裨每參佐下把總十員即參佐之部曲將把總下管隊伍名即把總之部曲將管隊下五旗甲每旗甲下軍人五名是以旗甲約束五人把總約束管隊參佐約束把總副將約束參佐大將約束副將止兵法所謂從上徹下以一統十以十統百以百統千以千統萬而爲節制之師自總協首止知大將之尊儕于節制爲副將者亦僅與兵二千而下視參佐則無別參佐之兵專爲部曲而上于副將則無預夫上下相別以其相臨今副將觀參佐之任既無異則統馭之體襲大將遇副將之體却不同則大將之威玩而又不達夫古人兵制大將入營則副將固爲偏裨大將不入則副將卽爲大將此亦兵法所謂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者卒三故場之地總督既不得齊時俱入却以大號頭一員得坐中臺司其進止左副將亦傍守信地同乎參佐是人各兵其兵而總督不得不下視偏裨之務所以事業錯而日不足勢參歧而政不舉誠其勢而反之莫若副將但聽節制于總督參佐俱聽節制于副將

副將無私兵其兵盡屬參佐參佐無私兵其兵盡屬把總把總無私兵其兵盡屬旗甲旗甲管五人五人自爲伍則責成易而實効臻此將權之不可不急爲歸一者三也四論兵無統紀兵法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今操法入場則隊伍錯亂散操則喧譁無紀點聞則攙越不倫平時如此其于臨敵整治萬所必需所以然者以分數之不明也且如軍中以騎兵爲首而馳逐風雨在步卒迥不相及今各營分屬止于三千勢難獨用故以馬步相兼而更不知在大將合營馬步固當兼用而三千一將馬步仍貴相別又兵法伍兵五員長短輕重刺衛之技互相錯綜難用如五行循環其制明白易曉如今長槍特爲隊圓牌特爲隊弓箭特爲隊火器特爲隊甲什旗物分辦無章以此治兵尤爲可笑今當令騎兵自爲營以知兵號將領之步兵自爲營各照本管領之又自五人爲伍五伍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哨二哨爲總六總爲營務使技藝相攙物乘互背總領各別處部曲適均分數易定此營伍之不可不急爲清肅者四也五論軍

法不信古云軍容不入于國者蓋以臣于君側太厲威嚴則勢弱不可此蓋以國中而言若今教場卽闔以年有軍治之習自軍容命有所不受之地非國中

也恨將帥者皆姑息成風而一負戎君而不敢下繩

軍上使皇上今日不爲是舉雖日戮一將而求其法之行也亦不可得何者蓋革故之人心易搖人言易惑萬使賊行而搖惑一動則羣起非之不以浮躁則日激變當是時竟無能爲當事之臣一引任其責無怪乎舊套治法牢不可破而軍中法紀盡以陵夷今皇上既不惜先勞而自任其事矣臣願再爲新其號令兵部當會同總協等官詳爲條例如後有玩愒驕慢者其事當盡其法當抵其罪亦上請欽定爲臣再引使悉知當大閱一臨則將帥固當待罪而聽禍禍于其軍上平日亦當畏法而聽禍禍于將轉急而而爲嚴威固于此尤爲重要此軍法之不可不悉爲一定者五也大此五者自皆罪兵科卽于該管事宜經年窮究乘今事機故敢獻迂說伏乞勅下兵部即會同京營總協及巡視司近官員再加詳議其

下言不盡謬者乞爲請勅下該部及該管諸將一一查照施行如諸將仍有不以誠心上報德意容臣先指各奏定以明示無罰庶積弊一新大舉斯稱由是六軍嚮往四海風聲萬年室家皆爲我皇上既同之福福不則若徒聳飾一日之觀瞻而無救從前之積弊則其弊將更有不可勝言者伏惟皇上裁察臣不勝至望

議

附進京營議

京營吏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大

臣頃請乞正廷臣會議條格俾于輔臣所奏欲改京營制事宜人各詳議既欽承詔命臣當自獻其愚大抵今日之議惟在于用輔臣之意而不可泥其詞蓋輔臣之意意在嚴訓練以強兵是切中肯綮若謂欲創更營制則今日營制不惟不可更而亦不必更所謂不可更者蓋入國變法乃變其法之不善在昔君臣雖欲變祖宗不善之法尤必乘事機可變之時若法既未嘗不善時又不可輕爲則必不爲之以言今兵制當我高皇帝開天今五府統隸之兵爲一營

操練有中軍有左哨右哨左腋右腋故名曰五軍營
外以劉子手幼官舍人彈忠效義千二凡四營附之
玄皇帝經撫以龍旗實轟下三千小達子立營故名
曰三千營外以隨營營附之又以神鎗及火器另立
一營故名曰神機營外又以神家馬附之六曰五軍
曰三兵曰神機此所謂三人營也景泰初因已之
變遂於三大營中選立十團營成化中復增爲十二
團營以爲操練之兵既本免權宜而非經弘治中又
于十團營中選立東西官廳兵以爲聽征之兵亦

聖明世編

卷之九

兵部

九

千嘉堂

九

九

卡免失多而携寡至我 先帝當庚戌歲虜騎長驅
大勢成務乃革十二團營及東西官廳之名盡歸五
軍以充復我 高皇帝之舊制因神機爲神機改三
千爲神機以式附我 文皇帝之宏規總之爲三營
以盡其大分之功一經督 協理二巡視四副將三
十二官同有餘員千把總之間以盡其詳宜昭析太
其則本營分數不明也在 先帝方復祖訓有方換
重之心會于皇臣告于 祖廟才者定規盡其詔旨
昭如日星有口是事體非輕必復 祖訓方可事權

歸一又曰朕復 祖制一營修武當時諸臣合詞稱
頌有曰規模宏遠修理精詳上增 二祖修攘之耿
光下垂萬世治安之成寧臣嘗莊詞封樞以爲我朝
京軍三大營之制足 高皇創立于始 文皇增定
于中 先皇完成于終此三聖人作爲三百平遵守
誠 祖孫作述先後相成萬萬世 聖子神孫當欽
承無作此正我 皇上所謂分營練兵條 祖宗舊
制外此固無所謂 祖宗分營亦非所謂 祖宗舊
制也且 先帝所克復 祖宗成規不獨臣與在廷
諸臣以爲善即歲前九月 皇上勅諭營臣有曰國
家設立京營以養戰士越我 皇考又更新戎政申
傍宏規其制大備今詔累未乾是 皇上之心亦已
灼見其善矣大既灼見其善而復強欲更之此固臣
愚之所不解况今且當國家安定之時絕無曩日事
機之變不能乘時修明 祖宗成憲以奏實功乃無
故徒取其成憲而紛更之以大致駭異人心尤屬未
便故臣以爲不可更所謂不必更者蓋 祖宗之法
既不可以輕變而臣時之策又不貴於循名爲今惟

聖明世編

卷之九

兵部

九

九

九

九

九

有于管政責實而已。誠將領擇其才賢，管伍補其消耗，軍法勵其嚴威，而又調給存恤，恣其情苦，取從前節奉欽依操練舊法，通行而盡仿之，以日求成，效則今日管制師。祖宗之管制，今日兵威即。祖宗之兵威，此而不能，則今日之管制無益也。五軍之分練，亦無益也。竊惟新益又將升其原有者而失之，養舊以人統三千，願更以人統二萬，是本欲明分數而分數轉淆，統三千者尚相維和制，統二萬者顧人自爲兵，是本欲分兵權而兵權彌重。況先帝定制一更，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編

張翰漢奏議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六

陳子龍鳳子 徐乎遠閣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璩瓊公

宋存標子建參閣

葉綱齋集

策

重師儒 尊崇教職

葉春及

臣觀宋儒程頤之告其君矣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而本於學校師儒也則莫如今日文學博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百六十六

下

士森布天下豈不斌斌盛哉而其效未觀何故蓋古之師也因乎下今之師也因乎上上下下之情乖古今之效異也夫古之師易嘗不本於上哉州黨鄉遂之師卽州黨鄉遂之老州黨鄉遂之老卽德行道藝之人上之所命而教卽下之所服而從者也今也不然不論德行不問道藝卒然而命之持牒而來據座而坐青於之子有參差乎其處足越起乎其前貌相承而實相親至於戴高位握大柄者乃始盤辟俯僂奸相邀而內相拒夫人而不服其心則不能一日安處

而爲之長而猶能使相水相邀者徒以上之令耳豈其心哉豪傑之士於是舍夫別求所謂德行道藝者而師之徘徊於山林之中棲遲於佛老之宮所托甚高而所服甚固回視聲序若境已也夫以天子之權而立法不能驅豪傑以入陶冶而山林匹夫常主其事豈所謂工哉臣嘗讀莊周書以爲天下好知聞其所有賢者則龐檣而趣之內奔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若以陰詆吾天子之徒者蓋周道衰學官廢缺賢者在野學士泯然無所歸依各自擇師是以足跡接乎諸侯車轡結乎千里當其盛時黨安於庠衛安於序豈一日去也周之言激矣且其學已廢缺而自擇師固無足怪今學校遍海內師儒環都邑不能使豪傑之士帖然心服而爲弟子此何爲也周禮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師儒之得民卽朝廷之得民所謂勸以繁之者也不能繫其心則不能施其教而欲賢才之得風俗之正不亦難乎蓋今郡邑學吏昏曠之大價少之輩皆以乞得之選藏於尺幅之間藏趨於拜伏之際以自委之氣而墜自立之心以可量

之資而來可至之侮高者促升散卑者就米廩如此而已所謂督學亦不過高第精舉者奉輶馬乘傳行部與馬赫奕其都也儼一邑弟子聚之都會一試而罷地方不能遍臨學徒萬餘不能一訊未三年以遷報又挈挈而行矣夫是二者德行未必有也道莠未必有也徒以命而師之人亦承而邀之自故事外曾一問及否耶冠冕佩玉而後能教人揖讓按甲擁盾語人口胡不揖也胡不讓也則彼有以相久而不服然亦未有披甲擁盾而肯以揖讓爲言者則其於故皇明經世編

督學之選天下之大僅十餘人難矣宜命京朝三品以上延訪果有德行道範然後舉授舉主任之召見勸諭賜宴使之風厲較官興起教化一以三物爲主最者超晉京秩平者序遷亦以九歲不才者禮部都察院撫按覺免不俟考舉主連坐夫擇之精又任之重則益奮發勉進德業有以服乎弟子之心天下弟子亦知朝廷欲以深責之也莫不洗濯磨淬延頸舉踵而聽服其教較官地近旣得朝夕提撕導其善而救其失督學位尊而久又得月煨歲鍊周知其善惡而進退之鼓舞振作優游渌渌底幾哉賢才可得而風俗可正矣然而議者必以爲貢之嚴用之慎則老者無所於歸吾知用賢退不肖而已庸恤其他且人而欲循之則舉天下盡官而後可此勢之必無者也田野小民餘十斛粟尚擇師而教子奈何舉天下豪傑付之瑣瑣輩哉凡物之可乞者泉布之小耳明珠大寶未有乞者也此何任也而乞與之也

敦行實

敦尚上行

臣聞王道既衰諸侯力政好惡殊方人各善其私學

以下世王於是百家雜技譌出並起漢興董仲舒以爲無所統一下不知所守畫策定議諸不在六經之科孔子之術皆罷絕之方今道德風俗同家詩書而戶孔孟五尺童子羞比管晏則既粹然正矣而人十乃不逮古遠其何哉夫物莫不有實實者物之所凝於天地之精而所用於天地之具也稻粱之貴於萬稗決矣有稅焉雖如抵滿車上不登於簠簋下不救於饑餒何者無實故也無實則萬稗不若今夫申不害商鞅墨翟李悝司馬穰苴孫武之徒豈非學士皇明經世編

葉綱齋集 卷之五 平露

其本正心修身其用治國平天下其文六經皆實學也然而諸子之學狹而出於技故必掀形骸心乃有以見其奇而成其頗僻聖人之道大而本於中故愚不肖可以及賢知不敢過而人亦得以竊其似所謂其道無常者也是故懸爵祿之重而較於文辭則謂之言揚習剽竊之文而邀乎富貴則謂之明經英華果銳之氣盡消於陳腐軟熟之中孝弟廉恥之心盡移於聲利盛虛之習居常論議莫不舍其所憎而舉其所便論生歟則貴髮膚而退成仁論出處則徘徊引中庸而弃狂狷修飾德行則日爲好名希慕聖賢則日爲偽學謹厚者已頽然托於不舉不刺之間佻儇者則肆然而無所忌憚蓋莊周已有糟鬼詩書蔡邕之譏又况糟鬼中之糟鬼將弁與詩書而抹殺乎哉其冠羽其服皆謂之儒釋雖具而實亡矣乃取而貢之天府已不敢望萬稗之用尚欲以充明堂而贖百姓不亦謬乎臣聞耕而南畝之則實亦南畝而報芸而滅裂之則實亦滅裂而報故既籽而培矣非其

皇明經世編

葉綱齋集 卷之六

類者錫而去之所以使之遂茂歛其華而向於實也至於稅者亦捕之而已是以農之良者富於粟君之仁者富於令皆學較官既皆得人則宜使之敦尚實行以文取士已不可變要以實行爲主較官周知一學之士皆學周知一省之士歲試文優而行優者上文優而行劣者斥行優而文少劣者則亦上之也歲薦文行優者貢於部不然罷勿貢卿試文行優者進于省不然罷勿進使人得爲善之利不善者文雖工而不免於輟軻士乃日趨於實今既欲人務實而

決資格

三

法固不帥教者冒卿監以觀之至於卒不變也屏之方終身不齒其不忍絕人而拒惡之嚴如此今亦宜固可賢者使之觀感於善其者雖華其文而亦不齒皆責授官無以好惡書於籍而又參以提調之書取舍進退一以爲據本之以誠行之以決守之以固不事姑息而有所忌避庶能使人孜孜不已興起於法度之外而實行可得也不然齒牙減裂天下益趨於私且治天下又烏用是稅者爲哉

臣聞天下之物有有格者有無格者善用者以方面合方不善用者以長而合短長短方員所謂格也惟不得其彼此之宜是以齟齬而不相入以此合彼尚不能入况以無而合有哉今夫人有知愚賢不肖而賢知之中又有政事文學言語勇畧之異其所以成於天者有形也官有崇卑繁簡而崇卑繁簡之中又有治教兵刑錢穀辭翰之殊其所以理乎事者有狀也成於天者有形而理乎事者有狀謂之格也亦宜均是人也而曰進士焉曰舉人焉曰歲貢焉低昂視

乎智哉。美惡隨乎唇吻。此如生人之初執而姓之曰某也。某也亦遂以爲某。而己豈故有是哉。故夫官人之法。與其合乎隨於人者。不若合乎成於天者之爲得也。雖然。人之所隨。曷嘗不謂天之所成矣乎。學較之士。群而試之。拔其尤進于禮部。不能者無錄。自至焉。初非塞其門而扼之也。則其至者。固所謂賢。固所謂知矣。鄉貢之士。群而試之。拔其尤上于天子。不能者無錄。自至焉。亦非塞其門而扼之也。則其至者。又所謂賢。又所謂知矣。人之所第。一因其分之所成。而亦何以自解。嗟乎。其所以試而拔之者。果取之於知愚賢不肖乎。將取之於空文靡辭也。其所以官而用之者。果取之於空文靡辭乎。將取之於賢知也。空文靡辭。不足以定有形之實。而徒被之以無據之名。而乃理之以有形之實。然則人君欲以格而臨天下。可不知所合哉。晉者成周之士。有選備造運之分。蓋盡然別矣。而所以興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也。名之。即其實用之。即其取是以隨其實之所宜。而論之以爲卿大夫士。鄉遂之吏。適有以相合而不爽。今格

皇明經世

皇明經世

九

卷之九

之定。疎於司徒。而格之所拘。過於周代。甚非所以實英才而成化理也。且夫天下亦多故矣。而非氣則莫之能濟。居之所秉。氣之所變也。富人之子。顏色姁。強動止容與。群處而聲揚。起趨而趾高。豈其盡賢知哉。居富而氣盈也。貧人之子。出入抵巇。進退惟谷。欲談而寃舌。將行而擬足。豈其盡愚不肖哉。居貧而氣歛也。故謂歲貢之不如舉人。舉人之不如進士。此兩者。可以發矣。歛則易委。委則靡然。而有不振。盈則易足。足則蕩然。而無不爲抑者。既靡引。若又蕩。則人主孰與其天下哉。陛下知資格之弊。奮然欲決去之。發德音下。明詔深嗟。太息歲貢不特爲方面舉人。絕至乎九卿。可謂超拘擊之見。馳帷幄之制。而獨觀乎三五之道也。臣竊疑之。十圍之木。必生鄧林。徑寸之珠。必產合浦。何則。聚之衆而擇之易也。今以三年之舉計之。舉人三倍於進士矣。歲貢三倍於舉人矣。然舉人望進士。百不一二焉。歲貢望舉人。百不一二焉。即有之。亦閒署左官。避邑僻郡者也。且汲汲去之。安。曰困廉鷄。不啄亦提。言非其據也。豈其無留

皇明經世

皇明經世

十

卷之十

良乎抑方振而未應乎或尚未免於拘繫帷牆乎不然何宜見而不見也 國初官使惟務仁賢下品無墮地之汙上第無登天之驟誠以其人而已茲欲使進士盡爲判尉如宋則其勢必不可行況舉人既已不注而又 國之盛典臣愚以爲自三人以已且無驥使顯驕而試之於事與民舉人歲貢之良皆得如進士高銓之等及其蒞事治民有可指見而改其官登降用舍不復以科爲斷蓋初進之時惟問舉業故舉人不能如進士得遂出身歲貢不能與舉人同試

聖明德世編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六十五

禮部至於銓注亦多謂焉則舉業之爲也既官之後夫嘗論此學問該博文韋典麗斯可以爲翰林館揀端方國體鍊達斯可以爲科道故 國初於斯三選上不專用進士下不薄師歲貢授官也可知矣是以古之聖王作人於有格之中而不弃人於無格之外作人於有格之中者有格而使之無格也弃人於無格之外者無格而強爲之格也矧乎 祖宗之制草澤九流咸充任使胥吏小吏悉屬明揚功施廟廊光垂琬琰亦豈以格拘哉今則置而不收賤而不齒草

澤多枯槁之夫胥吏懷奴隸之心又其甚矣臣欲請復賢良諸科令監司守令舉保覈實與科舉並用千里歲舉一人不惟其多惟其稱因其所舉以爲舉王賞罰天下無得人錢爲吏試中乃補上之人又必遇之以禮養其廉恥不爲限其所至使之欣然皆有自奮之意夫不强爲之格以盡天下之才而但察其所宜以合其用則賢知大小各得其分即愚不肖亦皆鼓舞以進於善官職不修末之有也然則天下之人亦何必多爲等級以拒絕之哉

聖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六十五

臣嘗讀史而嘆齊威王得御臣之術也齊威王委政以來國人不治矣當是時即舉大夫最賢而左右乃日毀之也威王使人視之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賢也則召而語之曰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舉夫封之萬家阿大夫最不肯而左右乃日舉之也威王使人視之田野不闢民貧苦趙攻魏不救衛取薛陵不知不肯也則召而語之曰子其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舉夫烹之與者並烹之舉阿者即毀即舉者

審舉劾 判東務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六十五

也於是群臣震恐莫敢飾詐務盡其誠資國大治夫
即果賢計賢阿不肯烹不肯矣而私毀私譽之必
誅豈非纓結者即毀政之原朋淫者乃假手之道哉
雖聖之放於崇山也其罪不可考也獨故嘗舉其工
耳而舜亦自言其聖謏說殄行也繇此言之威王之
所以昏其飛鳴以警動臣工者其即舜之術與今天
倉公之用藥也將欲使之去邪而保正則必先制其
性炮炙浸漬靡不備至苟不制伏而惟其性之所為
則將發發爛縱抑氣益張正氣益耗緩何其不謐然
以斃也君之用人何以異此近日京朝保任久未見
行科道封疆亦惟其巨天下司府州縣官吏賢否獨
在撫按臣嘗聞邸報矣其舉者必方面大官也不然
必道七州縣也不然必其突梯庸脂善為媚者也不
若是千百中之一耳其劾者必州縣小官也不然必
舉人方面也不然必其備強倨亢不善為媚者也不
若是千百中之一耳是故東方朔矣早虎而蹊于門
屏斥秦與賈有錦繡馬行遺影鵠立臨廁無復唯諾
日咄咄如有春則大官莫不皆然况小官乎何者福

樂而免劾也使車至矣喘汗而迎于途抱枕視瞻望
塵展拜羞品極水陸供張投王老氏所以悅耳目娛
心意者纖悉具備則進士莫不皆然况舉人以下乎
何者漸舉而免劾也大官進士薰灼未艾吾之舉者
常在焉而又速之以媚小官舉貢止泊有所吾之幼
者常在焉而又邀之以媚是以王石混淆邪正雜操
公道榛塞人心幾幸此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
夫天下如此其大矣賢人君子如此其不少矣而臣
安敢妄有以詆之哉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
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臣嘗述其事矣蒿藿成林倉
庾告罄田野未見其闕也糟糠不厭襁褓不允人民
未見其給也官怠而不勤吏奸而俟賄事未見其不
簡也貧苦失職閭里呻吟百姓未見其寧也天下
家固無敵國相侵之寇然郊門之外盜賊日屏鄉聚
老幼係累夫為之涕下與兵者未嘗遣一繆以擬
之緩急其可使乎皆往往彼舉矣此臣所以妄議之
也夫嫵妍因乎強射則剛者吐而柔者茹美惡倪乎
苦甘則倭人登而直人遠豺狼載道群豕為羣狸鼠

同道孤露少無使過殿上必無事矣且棄朱有下
而可用者也臣願 陛下提諸帝之器收齊王之信
容舉劾之司重巡按之責令都察院堂上官保舉強
幹廉明御史遣之俾察官吏果有賢能之異與貪暴
尤甚者明皆實迹請奏其中材之人可上下分別其
考語以聞各爲正副二籍正者留中省閣司於吏部
與二三大臣備治之考語俟考舉劾驗實如所謂使
人視即畏之爲者然後以行刑賞其有賢能徒以格
卑臣不肖類校幼仍遷之不肖被舉舉幼不實者委
自明經世編 卷之一 葉綱齋集 列傳卷十五 半部堂

擇將帥

五十一

臣聞爲流之論將帥曰將持一人有司非相且也
置不然哉雖然上良遣父天下之善將者也使以贊
而而駕敵車骨若筋勞踣而而不能進非長於八面
短于寸也其所病者敵車非任重之資而蹙駟非致
遠之器也則將固非相比亦烏可不慎擇乎哉方今
天子憂勤於上大臣宣播於下而甘澍之灑不能
及於覆轡革輟之地沐沫閭閻而邊郡之氓肝腦塗
荒城膏液潤腐草老稚係累父子夫婦不相保此將
吏不肖也昔我 太祖皇帝以馬上得天下撥甲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葉綱齋集 列傳卷十六 五十一

然將帥之任矣。故此兩者不可不慎擇也。今之所任者誰也。章句小生持方幅之紙。搖手而擢高策。安坐數年。富貴逼人。遂據而有之。入則列兵而居。出則陳戰而遊。擊鮮飲醪。蓋光寵富厚矣。盜賊滿山耳。贖而不聞。百里之內。攻下鄉聚。屠戮黔首。虜掠子女。目驗而不見。巢奪民田。虧損國賦。心憤而不知憐。惴然幸而不攻城劫虜。自可數日而遷。盡陞以外。委以喉賊倍力。爲巧詐。匿不上聞。歸虛功。執空文。以調手上。此民之所以哀籲而無告也。豈其與賊疆而利民哉哉。身家重而勇畧微。譬如一豎儒耳。驚悍跳踉奮臂而善鬪者。壯士也。婦人女子。緩步柔聲。珥璣曳錦。開關則閉戶。縮頸矣。奈何。婦人女子。闔閭哉。臣觀三代之時。多以車戰。故上自少即學射御。司徒大比。亦以是而興之。與德行禮樂書數同選用之於戰。皆能致師。非苟而已。是以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定科舉格。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意念深矣。非大聖人孰能如斯。臣欲令鄉會中式舉人。願試騎射者。如洪武三年例。試中注於其籍。授官時。以爲捕盜通判。兵部主事。使之

治寇行邊。講方畧。習騎射。以待備。兵提督之用。然而論者以爲騎射一人敵耳。不足以得大將。殊不知武之弓矢。驟馳猶儒之槩。軋揖讓也。善槩軋揖讓者。未必能爲聖賢。未有聖賢而不善槩軋揖讓。善弓矢。驟馳者。未必能爲將帥。亦豈有將帥而不善弓矢。驟馳哉。論者不稱太公之磨湯。而稱張良之似婦人。不稱孔子之却菜。而稱杜預之不穿札。是皆獵取一二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且夫軍旅之事。以志爲主。以氣爲用者也。章縫之人。而善騎射之技。其志深。其氣壯矣。備其提督。固不必出入行陣。與敵角一技之閒。然而定議運謀。鼓銳制勝。非志氣何繇哉。駕鶴解於大海。鯨之憤之。非長年也。而惟其命之聽。苟不常習。聞洪武而股慄。見巨浪而心悸。尚安敢置身其中。左顧右盼。不水道乎。科舉之學。較士於槩軋揖讓。本不足以得人。豪傑繇之而出。何況弓矢。驟馳使天下之人。知上意之所在。必有割然響應者。方今武舉雖設。但其所得。不過挽強引重之麤材。入耳出口之腐語。且待之甚輕。即至總副。參遊。羅亦命於人。非命人者。

若又合文於武則其智識足以料敵勇畧足以當患而勢可以為大贊軍貴誰不聽命又使訓練武官歲時比試以俸而制賞罰其踴躍者必至矣今勳臣教讀既成庶文武官訓練率皆弛廢至居閤外所聽命者又豈備也國家何賴焉

較賦稅 西地定賦

臣聞三代之時無輕重之賦貧富之人此何故也天下之田皆歸天子上之所授有常而下之所輸有定也吁陷周田不授於縣官皆民貴而所不得者微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皇明經世編

下徐寧

分製惟意所欲縣官特總其賦之大乙商賈喻千端而儉石不供步僅丈寸而倍從不啻此天下所以苦也臨井田於後世腐儒矣然而強陵弱要暴索知節愚不為擊齊劑量聽其自生自治遷為君臣則宜父母所忍哉蓋今天下田地不均官民異閭後曾之肯豪悍之族倍力為巧詐飛走千形狡詭萬狀派於見在謂之活酒藏於逃絕謂之成膏分於子孫謂之帶等留於賣王謂之魚納有推無收有總無繫條忽受約鬼不可得而原也至於富人彈於征徭割數

融之產却數倍之賦無直以充貧民貧民逼於窮途持利告之田苟逮售之刊減賦以邀富室廣狹輕重雜亂混淆富者田廣而賦及輕貧者田狹而賦及重富者有公侯之資貧者為何處之食此所以流徙徧於山林而盜賊離禁也蘇軾說兩臺堡而患按地更賦之不易行言者洪水沸出蓋漫於天地矣夫禹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皇明經世編

下徐寧

冊里一圖焉亦圖其戶耳蓋人錯錯而居圖於東而移於西則地則星分某置千占不易故人不可以圖拘而田則可以圖得也惟以田而繫人不以人而繫田是以增損出入莫可踪跡臣愚謂宜盡天下田地弓之不以官民起科皆以肥瘠為則因地定賦哀多蓋寡如額而止某處因若一某田幾若干魚鱗圖之占田者書於其下里有幾鄉鄉為某圖里長掌之圖與黃冊相準占田之人十年更書圖則如故更造之際里長察之即其稅之收除而窮其田之交易或失

皆或姦利以致遺糧租稅後役里長代辦蓋先王之世八家同井宅在田畔人之所排眾共知賦之所入眾共供也故弊不作今彼此殊方田宅異所一里之人日不相識一甲之田足不相踰狀隱之罪里長雖同未嘗實以責之是以譬如牛毛難數之矣黃冊固嘗隨里通計封內田地第有數而無圖今既圖里里復圖田地此里之長居彼里之地不問也此里之田必問此里之長彼里之人占此里之田不問也此里之稅必問此里之田雖木履詔披圖可見後之君子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王

李

所以悼井田難復者以爲守令數易不如封建世於其上褒姒洞析亂無後也田賦伸縮一問里長吏者必於故者受其指示即世於其土何異哉蓋同比間就需號受就酒就寄具知必詳有代辦之虞其防必至不然里之田賦雖如其圖未免陰爲竊觴國之田賦雖如其數未免私爲登降漸積漸差復如前矣或謂里長代辦則通者無忌代者無可奈何揭其田標其稅苟明著矣豈禦之乎

修軍政

查復軍屯

臣觀三代而降兵農畢處於是有天下者恒患兵之多而食之寡矣國初之制殆不然哉惟其廢而不脩故至今日兩受其弊而莫振成周以丘甸制兵五百一十二萬之夫備萬乘七十五萬之衆則是七夫而賦一兵也雖曰征行不常然亦豈能晏然無事者至於鄉遂則家一人而田與追胥竭作矣國初置衛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一以軍計之約三百一十萬餘而是特口之登籍者六千五百十四萬則是二十人乃一人爲兵也況乎守城者三屯田者七二八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王

李

一九四六中半之法因地異焉不耕者少矣天下屯田八十九萬九千餘頃官民田八百四十九萬餘以八十九萬九千餘田分麗三百一十萬餘之軍人得二十九畝八百四十九萬餘田六千五百十四萬人得聚而耕之比之軍之所耕乃其半耳則是軍之力盡南畝而民力不逮也三百一十萬餘之軍歲食糧二千七百二十二萬餘石屯田二十畝除正糧納餘糧六石八十九萬九千餘頃通得餘糧二千七百萬石則是軍之食軍自給之邊儲之所運軍需之所徵供

於民者無幾也。軍多爲農故雖額設數百萬而不見其冗。食出於軍故雖歲費數千萬而不見其饑。城者較狹於墾田者。講武於隙月內外相維彼此互發。兵戎倉倉廩實故雖師興數十萬而不見其難。且有待於他之也。至於今日軍之存者八十四萬餘四之一爾糧之存者三百七十七萬餘七之一爾夫兵與食相爲臙縮者也。兵冗則食匱軍既少矣而糧不見其有餘食匱則兵冗糧既少矣而軍愈見其不足豈非說者之衆自藉者又坐食乎。未僱者衆已舉者又糜於坐食乎。二者相須縮則俱縮乎。置八十餘萬坐食之人以竊三百餘萬僅存之粟。故今日之食誠病其寡兵雖不逮於昔亦祇見其爲多也。且以七之一之糧而食四一之軍必不能給是以漕粟輿引悉取諸民一旦有急坐食之人閱視而不能戰復驅民兵當之無事既浚膏血以奉軍之生有事又塗肝腦以代軍之死此法之所以益弊而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謂宜脩國家之制復兵食之舊有田則不患無兵有兵則不患無食有兵食則不患無用而何待其他。蓋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三

兵部

人四方無擇而田萬古不移。或侵於蒿萊或奪於豪右可以征牒求也。今歲未得軍以耕之明鹽畔給器具授之貧民而責其六石之入而無月糧之費此與軍之所耕何損合一人之人以募一兵百萬之師可指顧得也。屯田憲臣但督子粒不假田畝所謂舍其根而求其苗者矣。至於清軍丁盡戶絕者固當結罷易名變籍者則當寬原在伍行核補伍俟報雖萬里之遠亦一二年可返也。奈何獨付之文墨間哉。況乎官以清軍爲名何所不問隱占縱放之弊老弱領情皇明經世編

安綱齊集

十四

兵部

乘機剿捕會捕律則已許之矣若夫兩鬪勢不俱定。彼此相當已足原有坐視退縮乃宜罪之苟不寬假人皆顧忌而以養軍之民戰彼已養軍矣

去盜賊 惠川流施

臣觀有天下者皆畏夷狄而輕盜賊豈以夷狄長技。非山澤小氓比哉嗟不然矣志不在大即折膠控弦。不過草竊苟有異志倚鎮持擬非黃賊之匹夫也况夷狄僻居非垂寒露之野隔山谷壅沙幕天地所以限內外也侵寇剽掠天性固然明烽遠謹斥堠斯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十五

三十五

歡遁矣盜賊則歸我疆土據我膏腴利則出攻不利入保此腐腸之毒矢而刺腹之犀刃也夷狄比之懸矣臣自結髮即有天下之志謂丈夫當以身報主犁庭掃闕揚旌萬里之外以明中國之威無從也生長嶺東日觀盜賊之害故爲陛下陳之惠州盜賊垂十年矣初蓋一二寇豎弄兵潢池之上博之如呷鼠耳有司爲轉官計匿不以聞百姓上蹙下擊朴之於足絳轉漏漫媚毛而起至於今日如敗絮之虱按於東而出於西攻下鄉聚屠戮老少俘虜子女巢據田

宅聖帝高牧茂夷農功白骨滿山赤地千里此仁人之所傷也陛下幸哀憐百姓詔各地方官以講武爲不急以戡寇爲苟安將盜賊妖逆隱蔽縱容不早撲滅得往贖成大患至明聖矣臣去年五月離家賊營府治百里之內被三十餘間殺萬人陛下豈聞之乎蓋地方之官心非忠義志在富貴其於百姓不啻若胡越也懼備然禍不坊庫攻城自可數日而遷故患隱以外委以賊賊而不顧賊亦明其意不向城府日啖百姓而無嚴如此是官與賊市也粵南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十五

三十五

此位則亂用起也。當秦漢時，惠益僻陋矣。山海之貨，尚未盡賦，蒲蕘之蕩，尚未盡除。趙佗收偏又之利，韓彭霍之兵，遂并嶺表。南尚輯孤，乃為兵食患也。況惠官軍，若兵二千八十六人，有司倍役之，則四千餘矣。城守狼兵，又不一千。正德間，都御史王守仁曰：「狼兵之調，非特所費不貲，其殘掠不減於盜。」南顧是責，則比大軍之舉，費半功倍。安危之計，豈不以人哉？臣敢效愚策，以備采擇。曰：求豪傑以與兵，嚴刑罰以制命，假便宜以重權，真剿撫以勞本，而兵食不論也。何謂求豪傑？以典兵提督兵備，征伐之柄存焉。守令告急，兵備不悅，無為也。兵備告急，提督不悅，無為也。總副以下，視人眉睫，指揮以下，聽人臆臂，又何責哉？今之在位，皆告急不悅者矣。奈何民不枕藉而威也？二者當擇，宜決資格，求豪傑，必得忠義自許，勇畧素著，欲重名於竹帛者，而後委用。則見肝腦塗地，其情必迫，其食匱乏，其處必周，誓不與賊生矣。不然，業舉之子，患失之夫，不敢言兵，則不敢任事，不敢任事，

則不敢以聞，不敢以聞，則不敢動。舉非欺蔽無謀耳。何謂嚴刑罰？以制命，燧熾莫空，其峭矣。寬何者？探必焦而寬必陷也。故人畏之。陛下詔巡撫守巡兵備等官，如西庇惡殃民，巡按御史嚴行參論，重治盜孽，諱矣。今論治者，誰也？竊得無可探乎？崖得無可窺乎？名漢作流，命盜盜起，不察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夾其後畏誅，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盜賊多矣。法不至如漢，而人皆敗蔽，則寬之過也。至借彈劾以脫身，因調遷而遷仕，尚謂之法哉？何謂假便宜？以重權，遂一郡守耳。猶曰治亂民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蓋用人而拘之，是業驥驥之足而責千里也。其必重委任，去尺幅便之，展布馳騁，市租可以饗士卒，贖金可以充賞勸先，繁而不為專，少鈔而不為挫，所以解苛細而求功賞也。不假之權而制其命，固難能矣。何謂慎剿撫？以務本，招撫之說，古蓋有之，所以待脅染而處服，馴非以媚渠魁而順贅悍也。況乎勝之而撫，則權在我，不勝而撫，則權在賊。權在我，則部署散合，惟吾之聽；權在賊，則喜怒愛惡

惟賊之從惟吾之聽則一無水寧惟賊之從則朝撫
久叛二者相去若莛與楹三尺童子不可欺也惠州
之權果誰在哉候騎至却隻兵莫倭咻煦防送如奉
驛兄稠載而歸遂名已擢明伍不散刀戟不銷田人
之田室人之室攻劫自如營壘益甚關之則有不支
斯之則爲妄詎此良民之所以康熾而惡孽之所以
蕃滋也山谷日殺人里胥日張譟虐美蓋蒸實禍蔽
寒谷替殘息何歸至陛下之前而訴之乎今得豪
傑而用之嚴賞調假事權誠心而行相機而動剿之
皇明經世編

東湖集

卷三

三

是以爲威撫之足以爲德惠幾哉民有更生之日也
人之於身即其毛無不愛者陛下德同天地澤
及昆蟲豈重非垂山暨此南荒僻遠之民乎則欺蔽
非也

省費完

萬世正負

臣聞天下之言雖其至常而嬰之不能易者君子之
所不棄也錢則曰寒寒則曰衣此兩言者豈非天下
之常言哉然未有舍食而能治饑寒衣而能採寒是
以雖其至常而不可不省費完務博節此亦天下之

常言也是國之道無以易此臣亦安敢舍而不談以
遞貽諸之請哉昔者宋之仁宗解恭儉矣是時賂庸
歲費金緡數十百萬此如子錢之人責負于門雖欲
賁損而不可得今天下一家伸縮操縱惟在丁上如
巨富之室歲入偶歉自絕以率家人節用度源藏獲
裁餉備抑了弟誰敢不聽雖然在人者易處而在已
者難制也詔曰內府供應朕加意節省明白有餘
該部照弘治及嘉靖初舊額酌量徵派其以後加添
者盡革乘輿之際人所難言也陛下訓之矣以此
皇明經世編

東湖集

卷三

三

推之光祿太常之厨役勲衛監局之員額勇力工匠
之班隊戚畹內廷之賞賜豈固不如制哉弘道德之
風上所麗之節慎起居斥珍怪嚴近幸戒逸樂享萬
邦惟正之供以觀示天下而在人之允有可言矣蘇
轍謂宰財者三曰允吏允兵允費兵食之計臣於修
軍政篇已畧言之吏之允者雖更僕未易終也臣特
言其以千萬數耳仲尼弟子益三千人漢之經師其
從遊亦至千餘今一學教官必三五輩其教視古何
差高者乃課舉業舉業須課之甚盡削其訓三四千

日可減者十二三萬天下武職踰十萬人五倍於筭錫膏脂以養罷怠月計也誠宜嚴賞功之格重比試之令使官不可輕得其已官者軍政治事乃支全俸額視職掌而止帶休者十三給之有罪科斷知律開國功臣不失爵位亦數公耳此何功德哉五倍之美奚啻數百萬也初建非京惟設行部分別六曹後既定都南京諸司仍而未革授閒養望乃以君之臣愚以爲守僻外并宜裁罷比於中都特爲雄勝亦足以控制東南莫安陵寢矣蓋有商五選不別置官成

諸王不與其憂郡王以下秩秩繩繩朝廷兼任其責此所以有不睦之患也漢天子自有河東郡頃川南陽與內史等凡十五郡今兩畿兩浙財賦所自出京師所仰給也其餘王府州郡自邊儲軍糧吏廩預備造作與凡典籍之不可廢者外悉以付之初爲均定其制後雖子孫多寡并令出入其間蓋百姓兄弟初均受產數世之後子孫雖或不齊終不損此以與彼矣開慶府分封郡王曾於一萬米內分撥不知此時奈何何也天下富財固不止是特舉一二以者以此推之財用庶可足乎

關士田 輿輔聖田

臣嘗讀司馬遷所爲貨殖傳列致富人十數家其道蓋鹽鐵冶丹穴危萬之事與王者埒家不啻津梁矣及叙白圭觀變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必以李悝務盡地力先之然後知遷傷切於世哉其所爲本自濫而本業衰也故曰本富爲上本富次之此豈昧於大較悅奇勝惡治生之正道哉昔蘇之人負郭千頃荒蕪不治持蒿執艾以爭刀鋌指計僮奴扼吭而誅其

入所謂舍萬金之產而行乞於市也。王田富闢古今
諸論其有論著大者在唐邵洹、陳蔡、許洛、荆襄、淮
楚間臣未敢論論。畿甸中古者畿內謂之甸服、粟

米總銓於是而出。所以省輸將、便資給也。國家建

都北平、古為燕國、燕故諸侯官闕城郭之壯麗、王帛

合同之輻輳、百官萬民之殷庶、何敢仰望萬一、然自

文公以後、立於疆國之間、非迫蠻貉、內措齊晉、又嘗

帥師爭馳中原、東勝逐北、翔翔千里之外、此其為費

非微細矣。蘇秦入燕、時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

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潯沱、易水、即今畿內東西

所至、視晉雖狹、而南有渤海、卻鹿、至于邯鄲、濮陽、益

兼齊趙之地、長短相立、實亦當之、晉者纖悉出於其

國、而今盡仰江南、非所以富國息民也。蘇秦謂燕足

於粟、粟支數年、不言稅稻之事、豈非人以其地利、漸

乃出哉。比觀往牒、何承矩耕水田於河北、虞集議海

田於京東、脫脫大興營田、西自西山、東至遷民鎮、南

起保定、河間、北抵檀順、皆從司農佃種、欣慕之、焉水

泉、農墾之迹、門堰、井、築之方、召募、救授之法、器具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藝文四 三十一

作之資。屢驗粟米之富饒、然可觀也。按成式法、征智
數歲之後、其效立見。此與轉吳會、漕潞、洛、功、相、十、利

相、百、矣。窮山澤、計、毫、毛、以、贏、萬、里、而、五、千、里、之、內、并

而不收、甚可惜也。然出數十萬緡、以為利本、而取息

於數載之速、非富厚之家、不能貪者一日之入、尚不

足一日之用、而何暇思乎其他。蘇轍有言曰、賈人之

治產也、將欲有為、而無以為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

夕者為之也。取諸其不急之處、指鹽鐵等。今內帑金

有未用者、所謂不急、非耶。且富人之出錢也、度其能

償、且、在、日、夕、而、後、貸、之、與、水、利、闢、草、萊、亦、且、夕、可、償

者也。雖然、事議非難、任難、任非難、用難、用非難、成難

矣。天下之人、每病太怯、不敢任事、事偶相值、謾然受

命、而不自量、上雖用之、常有輕之之意。及其未成、而

奪其業、古之君子、先量其身、而又要乎其君、君能用

之、則受命而不辭、不能用之、不敢一日苟然以試。而

君亦專責之事、終以濟、故足述也。方冊選矣、成化中

鄧御史原傑經理鄧陽、不可得哉。荆襄、迤西、沃壤、十
里、達、若、萬、家、實、盡、其、利、輸、流、民、墾、曠、上、得、戶、一、十、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藝文四 三十一

昔者桓公心豪傑效職亦千古之榮也今朝廷之上
宰治如周天下之人獨無一人可使手抑洪武初天
下丁田八百四十九萬頃主弘治已失其半近日司
農所入又多詘焉不耕之田固不少矣獨畿內歲藩
府州縣雖有農官孰為朝廷任事者富強之道在任
用矣

理屯鹽 修理屯鹽

臣聞國家治邊塞以制夷狄修屯鹽以代輸餽所以
在富強固疆圉萬世之利也然而法相因也弊相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陽堂

也察相因之機審相乘之勢故弊革而法成也自成
化弘治以來開中之格廢而折色之例興至於今日
浸粟貴而令幣輕謀國之臣莫不咨嗟嘆息於洪武
永樂間矣是不可不求其故也開國之初土馬盛於
北降威獲歲手味俗驍將勁兵揚旌萬里之表崩渠
之君不敢南向而牧墩臺之內即堽閑也當是之時
舉田之今行而闢地之人衆富商大賈則徒易集
繙則因易足豈其人之聰智哉時使然也承平久而
式備衰教今弛而阡陌廢四野蕭然千里彌望穰

張胆乃使使之共掛旄纛要以應開中知其難矣日高

貴之能造屯鹽官亦官不能免召諸開除斥罷於而
責販易小民以數引之鹽任萬頃之地則臣見其勢
之不能得也天下之事未有辭其勞而享其成者也

廣屯賦厚儲蓄誠縣官所宜為者何必務買哉況管
支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今至銀六七錢十餘倍矣

時此溢羨以為勞費亦相值也折色豈過乎即今屯
田未能速復臣愚以為宜如丘濬之說立常平司於

各處都御史總之將折色銀發司和糴以充軍餼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陽堂

後修復屯田東自遼西至甘肅地非離處皆宜治
為京邊軍自同營乘陣外隱占役放者悉舉於此已
有日擲官給牛種器具行之數年其入必多報中上
納有所長所謂相因者也至於鹽課有可言矣農
人既供賦稅所餘救粟即如丘陵貿易變遷縣官不
同也鹽課正額外所產餘鹽絲毫鈔兩悉屬朝廷既
無上本以給灶丁復令附帶以重商費亦可見其法
之不能行矣待令各嚴奸弊益甚富商人費十入兩
為易粟之上不免侵販勸借之方又溢例於十兩火

耗之者加查盤勘今之需漕而又兩地搭配收守

支官橫恣其資費掣困之上下實窮古中之於

先求私取奪之於後此利之所以益微而害之所

以難平也臣愚以爲人上鹽課皆令折色諸各司上

下之司商民前增減之數定爲一引從銀幾錢運司

徵解鹽無官私聽灶丁與商從便貿易商人給引下

場買鹽官於要津照引而稅從各行鹽地方變賣嚴

數退引商適於引日外買賣行終天下額不失存歲

所產之鹽皆取而稅較之召商自賣不惟勢惡相惡

且明極世編

其被亦倍籠丁納銀無消容追償之患煎熬所得易

於變化自不逃亡節日簡易商人侵削潯抑之困可

以少解法既通商人鮮爭奪勢豪專利之心深惡推

劑之虞不累自息日久事定多餘鹽官亦可漸省其

守支本諸者或時緩或改撥則一二年而折色之法

即可舉行諸積既多可以濟屯田之所不及蓋先王

之法遺於世者纖悉備至及其久也皆不能無深審

其勢察其機而法於是乎可復苟貽頽壞莫如其所

從起莫究其所將至則豈貴智哉

大將軍戚公請告歸登州序

中國之患非有胡東南島夷棘焉秦城臨洮至遼東

延袤萬里控弦之民不敢南向而牧後世諸其事而

修其功遺俟男女齋五穀百工成島夷後世被其毒

而議其罪國朝防胡立九鎮自山以東負海之郡

淮浙閩廣梁城置守盡于珠厓皆倭以也可謂聖

人慮事者乎緡鄂宋涼轉戰逐北建功萬里之外矯

矯虎臣將將之善錄高皇帝長陵北伐犁其工

庭而今自臨武節假諸臣有一可使惡有偷木川之

皇明經世編

事乎島夷自洪武時固已患其慄悍正統遂殘挑渚

擯甲之人竟無能挫其鋒者報國謂何嘉靖壬子倭

大入寇浙東西江南北以至閩越咸懼其禍督府數

易羽檄四馳胡府庫之財不足於糧餼募梟勇之徒

不足於行陣數萬之衆賊常以一矛走之天下大震

大將軍戚公時衆將分部台州爲鴛鴦陣教戰其節

制上無不一當百賊犯台州殺之已從師調中賊方

盤踞清戰於牛田磯之丈輿化又繼之賊乃大創突

平而閩浙免於鋒鏑無不欲尸祝公矣當是時公名

大顯天下無間識不識皆知戚公隆慶初句奴入塞
詔備薊州公曰集其則志雖存募則易合微發則道
敏分戍則坐饒退郡良宋王以浙兵法分合更番調
之三在乃可讓賊故公在鎮未嘗徵一戰之利所謂
節制之兵也句奴款塞願為臣妾大嘗呼韓之運勝
算得兵耳用於南如彼用於北如此使遇 高皇帝
萬戶侯豈足道哉圖帥某曰公之將難矣古司馬法
圖以外聽於將軍致屈萬乘以信其威何可得於今
日大異之吏實操其權不如令更得以法議之且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下 孫家
非獨此也將相和調則事允濟故平勃交驩天下不
以取兩人夫皆社稷之役耳目者相臣并費客大將
軍遂有人以學輩而南猶尚以前過也倉公治病隨
地而異公故冒南北之勢亦欲起廢越而強之驍千
里而禁其足公為則宜公曰不然不倭席先人之業
結髮行間天誘其衷所向克遂有功皆 上神武中
外大臣推轂之力也不傳何有哉最稱武大致位上
將祖父妻子恩厚後渾功名顯於三垂寧尚有不盡
乎介眉曰十年筋力竭南為瘴癘死敗即蔡馬革之

名何益 國事向與武夷君要言南平島夷非靖胡
庶黃冠重遊久而未復武夷君之為計何以解焉登
州近三神山仙人往來歸置妻不黃冠從之庶幾安
期之志國家人才如彭蠡陽鳥何少不食菓子曰三
代下人品獨多子房謂功成不居而從赤松子也不
意千載戚公繼其芳躅公所言安期生意深遠矣射
楊藥百中而息矚不難九萬里而南其息亦以六月
斯造化之玄機豪傑之造識也子房雖辟殺強起高
后 上方拊髀頗牧安期公詎能乎公第黃冠往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下 孫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七

華亭

陳子龍鳳子

徐子遠問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緒傳南

今 楊原漢泰閣

李給諫奏疏

疏

足國裕民疏

明

李邦義

臣等切惟食貨者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周官嚴九式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蓋以量入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一

李邦義

出酌盈濟虛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以一日不講也近
蒙 皇上軫念積蓄賈之特諭計部以處理充蓄之
計仰見聖明憂民憂國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所以
替廟謨於萬一況臣等得罪該科與聞國計者乎但
錢帛之數日浩繁而出入之頭緒紛沓有未易以旦
夕曉者昨見該部條列入事以上亦可謂熟於詳盡
矣然臣等竊思之見再四訪求猶有一二可以引而
飾之者敢甘隱默不併爲我 皇上陳之臣等切惟
理財之道莫過於大學一書至謂生財之道則不過

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而已唐
臣陸贄亦曰生財之豐歉在天用財之多寡在人節
之雖虛必盈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則問其源與
節其流理財者各是無別法矣方今山林川澤悉入
徵輸夏稅秋糧各有歲額輸賦千里飛輓窮年其所
以克邊儲而供國用者既有成規矣頻年以來倭虜
爲患此外復有坐派加派之名養馬養兵之費而當
事臣工權宜議處至於賦調商稅寺產事例度牒引
錢所以摻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况今開廣鋒鏑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邦義 一 王嘉慶
除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後通逃未靖而江之右山
之東亦且以水溢旱乾紛紛具奏則開財之法誠不
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蓄之計今擇
飾其何以裁普人節節開之法有謂在于革冗員汰
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幾也嘉靖四十年爲
帑藏匱乏歲用益煩該本科建白已經議革之矣然
所革者不過務司與驛之流以上曾未有一謀反之
者其爲省並幾何哉茲日不暇遠舉即如錦衣衛恩
廕之輩踵接肩摩各衙門帶皂之官日增月盛是雖

實勞調功之典所不容無而日漸之費則不可不爲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於後則所省不既奢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定制也况京師之衆皆取於漕糧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役稍搬運之苦不論也奈何其可以易視之者得戶部所開月糧之數其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管操總數則止於九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家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搭人等或係各該該役人家索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糧弊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日支數十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銀根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止據衛所開來之數即以付之銀廳糧廳止憑各司所發之數即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無爲有以逃作在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銀根止奉九萬管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之軍無益之衆反從而兩倍之若是謂其一一皆克實用則臣等所不敢信也伏乞勅下兵部候各衛門遵奉旨旨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李憲

各項官人役在華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食糧人數某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爲食糧總冊用印鈐蓋一照戶部一本有查考如遇大赦之期各該衛所造冊送司十三司須要類齊核實然後發之糧廳撥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月終過將支過扣還之數亦赴本廳註估如或參差不齊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利參究則日者處有可懲矣至於錢糧兌費近年言官已言之屢矣而卒未收節省之效者其故有二有糧船伶者或過事未甚諸一遇發糧輒自周章至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李憲

李憲

其指各參治止各邊鎮行糧應否照例查議則錢糧不患其不節縮矣夫錢糧固貴於節縮而尤貴於措處查得舊制太倉解發之銀止以供客兵之明而主兵則處足於民運與夫各鎮屯糧秋青馬艸等項奏給耳邇來各邊多事以屯地馬草則竭拋荒棄置久矣一遇缺乏卽行奏討太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措處者將無碍草場給軍採打卽役其力以修邊牆而人不爲怨者使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可以措處以少官太倉之萬一哉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移文各邊巡撫示以國儲匱乏凡有地方可以措處如屯種馬草之數不拘多寡儘力區處或於各年民運拖欠之中設法督迫完解以充下年正項之用年終各將措處過發報者十督追完過若王拖欠若王以上年爲額今年省出太倉銀若干造冊奏繳其有區處督追數目過多者或將加磨秩或從重獎賞則激勵之餘孰無公家之念誰無共濟之心雖不敢大望其贏餘亦可省千百於千萬矣凡此皆臣等常窺之見填屑之誠無非欲省一分則裕一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五

千露堂

之意至於轉移運用之大則惟在於聖明留意焉耳再照國計民瘼事本相須手足腹心元係一體則視之誠不容有二焉者近有淮徐等處水旱爲災十室九空迨後過半其根運之額俱累見在入戶包曉官軍師生係糧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悉具撫按疏中亦臣等義復聞差回所目擊者如欲奏留商稅與政折二事誠知其萬非得已而該部猶靳弗全與豈非以國儲爲重恐聞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臣等切伏思之淮徐之地根運之艱曠非他方可比其荒歉又爲數年之積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今不處誠恐虜虞之久或有脫巾之呼其於糧運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爲之慮也况聞商稅數十年來原係破中借支之數卽全以與之亦不過歸其故物耳運糧如必不可折亦當權其災變輕重量准二三年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糧止數則公私兩便而嗷嗷叩救之衆亦且幸寬舒於目前矣至於招撫營田一節事本甚難然非得人任之良有能濟者臣等易得漕運巡撫王廷素號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六

千露堂

修亦簡靜但處理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茲多事之時兼此重大之任豈可以因循坐待者伏乞勅下該部審易如果臣等所言非謬將王廷政之別用另推有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於所屬府州縣官亦須行令撫按體訪能力才幹者調用庶地方得人而攝錄有道輯寧可望而運道無虞矣

王得春疏

疏

王得春

疏明詔聲愚衷疏

許汝與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李憲堂

李憲堂

竊惟聖哲之君應時而興必思明日達聰以廣維新之化賢智之臣獲主而事尤宜披肝露膽以盡獻納之職此固安相須之甚殷而相遇之不偶者也我皇上嗣登大寶朝宇改觀頒布綸音海邦易轡卽其直言無隱之求真雖然中興之令主矣臣叨受簡書巡歷兩浙難能身遶虞廷之盛而一念犬馬之微思欲有所建明以爲史始新政之助者殆風夜不遑以自寧也敢納釋詁款遺意上有聞於團體下有切于生民者條爲八事開列奉聞

司閹

一日正官閹嘗聞漢臣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恭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是不可以不重也故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有所限制而不敢過匪惟選逸慾之漸亦以養壽命之本誠萬世之鑒戒也今後官之內老弱凶閹者不知幾千百人陰氣鬱積怨望充盈有傷天地之和豈可不爲之一處乎昔唐太宗踐祚聽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前後簡出三千餘人至今傳爲盛事況今皇上嗣極之初治法堯舜將膺貞觀之政于不足爲耶臣請勅下禮部早正母后之位以聽天下之內治更選良家女備充嬪妃之數其餘婦女若非經先帝御幸久禁宮中者皆宜出之各歸親戚任求佐僊庶陽道常盛臣氣常微而所以願養聖躬消弭氛祲者此其大端也

二曰重祀典嘗聞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隆殺異宜常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者必得人以任之

則儀文可饒誠信可通由是郊而格帝廟而饗神符此焉出所謂惟賢者而後能祭之義也此者我朝廷官制爲太常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則隆重之意際可見矣故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書而掌寺事者宏興將寺約涿州郭景賢是也弘治正德間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澤州齊章崑山魏俊是也宜當以異流雜品而濫廟崇高之位慨然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先帝祈天永命建設齋醮故如師宗記者乃以黃冠羽士之流一旦顯榮至此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李二公集

奉遺詔凡禋祀之興盡行停止則官守不可廢而宗祀實不可用也臣請勅下吏部將宗祀退還本官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爲之修復祖宗之舊制永黜異教之匪人庶幾二禮者皆實直惟清之士必能盡志盡物以秩祭法以明祭義而相聖天子明禋者其殆庶幾乎

三口惜名器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祗石帝工用之以勵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以官賞而分功德同德之貴於功官之重於賞古人用意之微

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焉者矣惟英君設障寧淵百萬之資而斬一郎之耳其意亦猶此耳竊嘆工部尚書徐杲者趙執斧斤改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其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于國家之輕重哉若謂經營宮殿勞苦而功尚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顧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縉之世祿以祿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每以爲扼腕而興嗟也臣請勅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里姑與冠帶以終身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李二公集

子孫之在卿寺及錦衣衛者盡從罷斥仍編匠籍以供用以後凡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意逢迎希干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汚曠冠裳庶官不及私昵爵同及惡德並猶不共器而若士驥不同阜而彼朝政肅清而四海之閒風者必爲翕然歸快矣

四曰禁諂諛嘗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周天之常道而聞祥則喜見災則惡亦人之恒情故客悅之臣每藉祥瑞以希寵榮好大之士多因祥瑞以誇功德臣嘗稽之往牒如赤菴素菴并柯其德之類史不絕書

而要之誦諛之風則從此濫觴矣恭惟我朝開國卓
越千古故大聖人之所作爲亦迥出常情萬萬也姑
舉一二事言之洪武二年陝西寶雞縣進鴛鴦一壘
而二德三德五德者甚衆太祖曰朕爲生民主惟
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
熟人民有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也永樂六年
福建布按二司奏言栢生花爲瑞成祖曰朕主宰
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周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方
以圖安戩而乃肆志逸樂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時政書 七 下 嘉慶

知戒懼而備修省庶皇上敬天勤民與二親同其
戚而諸臣忠言謬論亦與聖相同其休矣
五口論題覆夫中外臣工身任官守言責之寄者孰
不懷忠制竭誠獻陳貽政思多違自以自獻于上
然甲可乙否見多矛盾彼見此非言有同異故下之
該部議以覆請于天子天子可其奏而降有明旨則
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期于永世之必行此實尊君
命重王言之大義也但前此六卿擢當任怨者固多
獨斷之猷而依阿諛隨者未免徇人之見每致言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時政書 七 下 嘉慶

論事本旨依擬之時委曲遷就漫無定主不日諷如
言官所論則曰與本部查訪相同使如綸之言漢汗
之號玩若民間之常語多致廢格不加遵守此豈以
爲訓乎臣請勅下各部今後遇有諸臣章疏秉公詳
看持衡參酌是者即與奏行可也非者直以爲非即
以論罷可也蓋苟可以同同不容于異異苟可以異
亦不必于尚同揚輿論以彈固是又何嫌疑計較之
有哉若建言者不顧國家大體仍撫拾以誦忠覆題
者不論事體當否仍阿比以泥上許科道官互相糾

劫庶乎大臣秉執待之義則庶官懷畏忌之心是惟不言言必可見諸施行而聖旨之所頒佈莫不世爲天下法矣寧復有壅遏之患哉

六曰清輪納臣伏讀新詔款開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收之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累年積案一旦振刷此真盛世之象也臣以爲積弊固在於清查而善治莫先於法祖蓋祖宗立法至精至密惟行久而廢墜則弊斯作焉所望以脩舉之者寧不在于今日乎嘗聞成化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法 律以導中 平露堂

以前運糧解戶上納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運送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拔不得脅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致窮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內府以故內官軍校視彼爲奇貨多方刁指百計需求有白糧一石加至二三五石乃能上納各項物料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迴解糧之人費踰常數不得不稱貸賂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有禁例誰敢與內臣抗衡雖覺訴無自向九重上達其引抑苦

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役殆將與死爲隣矣且積習既久盤結已深彼視魚肉乎民若秦越也而司國計者獨忍其陷於危亡而不爲拯援之哉臣請勅下該部查照成化年間事例將承運庫及各監各衙等衙門凡係上供錢糧添設科道官各一員或將巡視光祿寺十庫科道就便兼攝如遇糧長解糧料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投文掛號聽候委官會同驗收運送內府收貯各該內臣止許驗銀鑰紀出納並不得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法 律以導中 平露堂

將一月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算明白備造揭帖進呈御覽庶乎奸弊可祛財力可省而祖宗之法度可復更始之治功可成矣皇上大奮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

七曰慎官選夫建官惟賢任事惟能故網羅天下儒傑以布列于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爲方向首論吏部毋拘三途大哉皇言所以飭吏

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人之中年資壯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久緣在上者期待其輕邁。消沮自棄。今遇皇上旁招俊乂。破格超擢。必有個儻非常之才奮發而起者矣。至于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蓋緣埋沉歲月。壯心已蕩。雖欲建功立業。恒苦于日暮之途窮。此所以終難于策勵耳。臣請勅下該部。查復先年選貢之例。每歲與正貢並行。然行選貢又先于慎選。提學雖有員缺。必多方博訪。不分內外。拔其華實並茂。而非徒以通學欺世盜名者。倘畧是學明經世編

陽泗州。又祖宗陵寢之區。則所以輔寧底定之者。此之他郡縣尤當加意焉。臣去歲出吳南來。道經彼地。見其水患異常。室廬漂沒。田野荒蕪。百姓流離嗷嗷待哺之狀。誠有不忍言者矣。況加以開濬新河。工役繁興。勞瘁益甚。今雖竣事。而民之瘡痍未復。寒餓以多。飢無以食。其逃往山嶺者亦無以居。昔昭昭惻惻視聞。欲嘯起而為盜。固理勢之所必至也。夫樹藝者培其方長。非澤而魁其枯槁。為難業。醫者已其疾病。非難而魁其骨。骨為難。其在乎令民方枯槁而疾入骨。骨矣。所以回生而起死者。若非大加賑恤。其何以濟乎。查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內。先帝念淮徐等處之遭水患。而不忍斯民之陷於危亡也。特九輔臣所請。專差刑部左侍郎吳鵬。前往被災地方。勸支徐淮二倉米麥四萬石。運司除撥銀五萬兩。及各府州縣縣擬庫銀。與預備倉銀。相兼支給。一將百萬蒼生賴以全活。而他幾介內之不作。臣請勅下戶部體照。緊五年事例。擇遣大臣一員。前往彼處賑賑。以宣德意。以布仁澤。或止令彼處總理河道及總河清運衙

門是仁分即優恒以救器得之急與乎式皆快感恩
聖自那本可同冤配可弭矣至於天下但有彼炭殘
破地矣其之即與推度一視同仁此又聖明如天浩
弟之思歸歸人心之至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二明經世文編



李氏文集

卷之七

下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八

孫宇遠閣公 宋受壁土水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吳培昌坦公

吳祖錫佩遠參閱

霍勉齋集

議

霍與瑕

平廣東倭寇議

般聞古者邦有大事自公卿大夫庶僚庶尹下及國之耆民咸得進于上庭各語其意然後採衆議所同

皇朝經世編

霍勉齋集

卷之六

者行之故慮無遺策而舉無後事古之道也方今倭夷橫發東南破殘濟濟群僚靡經憂念竊以爲此非痛養相關之義暇廣州之庸也寇及惠潮實爲父母之邦是用忘其庸頤上議數款以備採擇 一近聞據見廣東以倭寇殘破惠州府地方止參通判一員此端亟以索責者也巡撫提督兵將親臨惠州不能靖寇時則分巡兵備道海道參將等官俱在委任宣所用者止通判一人耶今皆互相容隱委罪卑官刑賞如此何以使下此須嚴勘爰見倭寇所殘地方委

係何人守禦通判者時領兵多少駐劄何處兵備額兵多少駐劄何處參將等官領兵多少駐劄何處地方有事各官如何不見休體違行失事各官如何不見休體若各官領兵坐視過期不來則各官何心官也若各官束手盡付合省之兵與一通判則各官何爲者也且通判小官也如不堪用當先將處治如有誤事當臨時處決此有不待參奏者止參通判而各官無事又何爲者也合將分巡兵備參將等官重者革職輕者生案各戴罪段職以勉後功庶幾法在必行之後人心快服彈之心士革苟且之謀事有概同之望同心一力安可弭而民可保也 一廣東巡撫以倭寇爲梗奏調客兵揀應此支吾之策也前年浙浙破兵曾調廣州兵揀之謂其強可使也則今日惠潮被寇安廣兵足用矣乃有不支之患而紛紛於客兵之望計客兵調發當在踰時之後民其靡矣廣兵自足應敵但上之人不思所以用之之術是以知督莫肯募勇者莫肯奮討且海濱之民曠廢其業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窮富豪之所侵負負之所損悉入

骨髓有思亂之心久矣。公強冠自危。不暇博威勢。當內外連結。憂延滋大。事可深憂。暇以爲客兵遠難致。且路遠而費必多。今以餉客兵之用。而爲募土兵之值。無不給。若上兵盡收。所以寡敵之。堂上兵其近。所以急民之救。此計之得者也。暇又問之。于兵易得。一將難求。欲得上兵。須任上將。蓋官司之所召募。多市井龜縮之氓。上將之所投。雖乃江湖勇烈之士。彼其考其于素。觀其技藝。試其略。簡其材。良法其德。劣足其廉。賄結其歡喜。故爪牙精悍。見敵而爭先也。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下

行伍皆能將十萬以張皇堂。今天下立少壯軍。戰而方面大臣。未嘗虛已禮下。彼無以自知。固安肯盡其心。無以自效。亦安能盡其力。志于扼腕。勇大解體。職此內也。昔韓信獲李左車。因其一言之善耳。乃北面師事之。劉備之於關張。忘形結交。以其濟大業。英雄下士。大抵皆然。近翁萬達在邊。親執號卒之手。與之細論心曲。登堂拜扁禪之母。其過人之度如此。故所建立。一時稱良焉。竊見廣東順德番禺香山新會。多有總甲。或士家或船船之長年。三老勇略超群。屢經戰陣。數年以來。海之獲巨盜者。每出此輩。而巡警分巡等官。全不加重。惟奴隸視之。有功不過行縣。化紅犒賞而已。此衰漸待起雲之故智。以爲賤卒不可與爲禮也。瑕以爲仁義之心。無貴無賤。人之戴見甚於戴賞。昔苟以非常之禮下之。虛心以詢訪之。推誠以委順之。有勞又特本保素之。虛不次之位。以待之。則彼感激鼓舞之下。孰肯隱心借力。以孤知遇之見。此所謂上將者也。一廣東後寇橫行。而上不用命者。師向敗。陸軍身之勢。而上下之情。則授任之就。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下

而實謂之信缺也。稿以爲宜在朝中選本省之信重者，素諸民情士俗者，領勅前往協贊軍務。有本土豪傑，得以克自委任，受任有勞，得以克自保薦軍餉錢糧，稿賞得以克自支給。其泰將分巡兵備海道等官，一如巡按事體，得以保舉彈劾嚴勅而重責之。以鄉之士大夫，糾鄉之智勇爲鄉之父兄率鄉之子弟，拯鄉之急難，公私兩便，上下一心，必濟之策也。昔陳繡友代護高帝急討，越將四入曰：吾以慰越子弟宋智高，友狄自征之，與事之賢，實曲江之余，培益其凡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千露堂

潘大巡廣州事宜

廣州利弊

一近日常聞浙有倭寇之擾，海防峻密，凡番夷市易皆趨廣州，番艇到岸，非經抽分不得發賣，而抽分經撫巡海道行移委官動踰兩月，番人若必俟抽分乃得易貨，則餓死久矣。故令嚴則激變之禍生，今寬則接濟之奸長，近來多失之寬，恐侮敵玩寇，閩浙之禍將中於廣州也。廣東臨海，不五里而近鄉，名游魚洲，其民專駕多槽船隻，接濟番貨，每番船一回則通同濠，卑而不省官，門設磁器，繇祠私於人，禁違禁等物，滿

載而去滿載，而還追星赴月，習以爲常。官兵無敢誰何，比抽分官到則番船中之貨無幾矣。番夷市易將畢，每於沿海大掠，童男童女而去，游魚洲人時亦拐略人口賣之多，得厚利。以此年久歲深，恐奸人嗜利無已，或誘爲強橫，而狡倖以肆其奸，或長爲爪牙，而假虎以煽其焰，則廣州之民塗炭矣。爲今之計，莫切於豫之。一以大約番船每歲來南風而來，七八月到澳，此其常也。當道誠能於五月間先委定廣州廉能官員，遇夷船一到即刻赴澳抽分，不許時刻違限，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千露堂

使番船到港不候申覆都臺而抽分之官已定，番貨在船未及交通私販而抽分之事已完，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此當預者一也。於六月間先責令廣州府出示，召各給澳票商人一一先行給與，候抽分官下澳各商親身回往，毋得留難，以設該房賄索。此當預者二也。抽分早則利多入官，澳票先則人皆官貨，私通接濟之弊不禁而自止矣。上益國課下及民知縣，賜養生之福，消水形之禍，莫切於此。其廣東沿海商倭兵官原有司者，以東莞香山多走海泊及生

鹽船輪船差守禦軍臣而士勇習於武備戰鬪之險
無有畏敵之心也。聞近日上司不知有恤諫求厚而
征調頻商人多告去者。夫商人利微而害大則不願
走洋海之貨。不願走海則不作大船。不作大船則上
無以應備倭之需。下無以養餒死之士。敢死之士無
所於依。勢將他圖。此所謂棄干城而籍定兵者也。大
易有之。惟能容民。仰所以畜衆。今能恤海商。即所以
固海防也。所當預者二也。一香山順德地面多有
海中沙田。其已成田者。照科報稅。各牧戶籍矣。其未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七

七

報稅者。必其未成田。無花利者也。聽民自候成業。自
陞稅。祇可也。近日軍門有行逐一丈量。責令納價承
稅。各縣奉行。乘機害民。每將水深丈餘。沙坦一併丈
量。扣取民錢。前任順德知縣。設為巧案。先在上司面
稟。稱本縣民刁。不伏丈量。以致聽信責成。所到之處。
每多量白水十數頃。每頃該納價銀三十兩。計十頃。
該三百兩。乃徐措取銀百十兩。為之減去。白水頃數。
終年累成。只將丈量頃數私賣。比少回報。上司司
此條。又稱自姓刁頑而已。查大司會典內。款凡

深山大谷新開田土。俱與開墾稅根。此實。祖宗厚
下之深仁。而近歲刑部刊刻同刑條例。亦申明聽民
儘力開耕。永不陞科之令。可以開耕者。尚不陞科。况
茫茫白水。可責民陞科乎。深山大谷。有稅根者。尚為
開墾。况廣川大澤。無花利者。可責之納稅納價乎。况
令未必行。徒為奸貪設網。民之寔乎。切謂此弊。須明
示痛革。不然。則各縣借上司明文。誘民誥告。時時丈
量。為良民害無窮已也。一廣州之南水縣也。舟楫
者。民所自便也。十年前順德。偶有兵旅。調發。責令大
戶取船接送。遂為定例。前任陳知縣。恣其狼狽。因小
有上。司征調。挨門報點。大戶每名要船一隻。得銀二
三十兩。乃免。如銀不入。既備船一隻。又令備大鏡二
面。餘數十根。刀數十把。人夫十名。不特點開。或責器
械不整。或責人夫不到。多般尋害。計其出船雇夫。置
置家火。不下四五兩。而且。有官威之害。所以不得
不入銀也。切以為此弊。亦當明示痛革。自來軍兵調
遣。俱有在官省船。或額編渡船。若干。時責令區處。明
白。則有事。決不敢紛紛擾民。倚法為割也。一廣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廣雅集

八

之南水縣也善民之介是官司之出入使客之進退皆有所司是相見上司隨從及若人往復多持所獲國捕船艤幸乃於都內相勝船大只諸華物內該銀十餘兩而役十餘人直當每年用銀一百二十兩非此莫足寄也先文敏公在湖廣歲時御古廣東編水人頭之官乃定制水夫監帶役民受其休三十午矣下水人銀兩自當嚴責各縣係期催領則百姓水水受賄男謂賜解大戶之編足賄加一水夫役也本世多制恒台慈念之

自胡制世論
九

與胡制御史書

古者以中國攻中國技同術類雖有所不加方有所不施長於勁弩有所不得發相配於不能寸尺進步之場然後出奇以制其變此所謂危事也今夷狄視賊之渠耳非若五胡劉石之擾遼金制據之勢大抵類漢初匈奴其長技寸不及中國一二不過悍馬短弓越陣擄掠而已愚以為制勝之略固不可以易也夏亦不可以難況也洋口愚者下慮必有一寸僅陳

作自談數款冒責尊職
國家制禦自中

地自水案以來定則每歲其事亦遇火災等處是也日久法壞有費難實實成古北口之倭仇風寧以火藥木管以射其火鎗應之幾致誤事甘肅不知通年官軍器司確著上銳砲若玉第得銳下兩銳子數千枚則一發可以殺數千騎最中國之長技也一庚戌年示師出武庫兵器從觀焉銳有徑五寸者長七八尺者有一兩而六七窺如運案者有門五窺如索如羅定花者與利器也一古云步不勝騎騎不勝車車者察胡馬之長技也古兵車之制官制官考詳矣或以爲世遠事迂姑以手車言之庚戌秋武庫出兵車如今小事之制上立兩木牌每牌闊一尺六七寸高四尺牌面畫獅虎頭使馬畏不敢突也下拖鐵轅障兵足也每牌中間一孔發銳砲也大約每車可蔽十人二人司車二人司銳二人司弓矢二人司長鎗二人司劍盾行則爲陣止則爲營千軍萬軍數萬騎無能爲也然車近騎疾故致人之術輕車突騎之用又不可以不講焉一書曰謹以記之

侯以明之此古人寓武事於文教之中所以人自安也自學校田獵武功官府罰罪無不貴射至於祀天格廟皆以射中者預事何其嚴也先子曰子矢斯拔干戈戚揚周之始基也夫拾既飲弓矢既調周中興也載戰于戈載櫜弓矢其周微之階乎唐有爲藩鎮者專以射從政從役能射則輕之小罪能射則原之凡百皆然不同年得精兵二萬斯暗合古人之意矣竊以爲甘肅邊鎮此法最安舉行就在督府倡之凡邊屬飲宴以射從事積效古射禮文飾之施之屬邑

平過三二中者不及不及則答總旗六十名內三名射中者平過一二十名中者不及不及則答百戶一月則答二月則罰三月則停俸如千戶指揮所管百戶受賞多者同賞受罰多者同罰其他教習刀劍矛盾者盡然一初立賞格不可太重重恐難繼凡射中賞者止於酒醴兼以好言激勵之自然鼓舞其軍職稍尊重者自爲酌飲之自然鼓舞古云民可近不可下岳武穆凡將行軍必召將佐列坐歡飲人人盡所欲言衆謀既定即行之不疑故舉無遺策茲將軍與士親也王陽明在贛州將行軍必以牲酒親赴關王廟躬拜神畢親酌將官而遣之凡兵卒走遞文書每召至膝前細詢慰之或以所飲酒賜之其平易近人如此一古云未嘗借材於異代假今亦云不必借材於異方如前年淮浙倭寇調兩廣兵以林之今寇至惠潮則廣兵空自衛矣乃又奏請別調客兵此取所深疑者也廣兵自可用但上下之情機卑尊之勢高賞罰之信缺授任之稅乖是以志上扼腕勇夫解體今乃不思其所以而客兵焉是嗟討秦請調

發當在半歲之外，以其廢矣，今有失火者，或救之取
棟水於十里之外，則愚夫知其爲笑談，何者緩不逮
於事也。昨蒙教西事，高朗已炳其然矣，甘肅兵友，非
暇所知，然天地生材，豈有疆界，兇邊城朔野，其風曠
悍，豪雄鷙烈之士，宜多有之，與胡御處，諒亦不深畏
敵，聞之害，誠能招而集之，循而撫之，聯而絡之，拔而
振之，獎而率之，簡而稽之，擾而習之，胡虜不足平也。
暇觀宋南渡之初，孱弱甚矣，而宗澤起於薄尉，世忠
奮於軍卒，武穆發於行伍，皆能秉鉞分麾，將十萬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廣雅釋義
十一
宣室
虎視中原，由此言之，英雄之生，誠不可限在識拔，委
用何如耳。暇謂宜時時以此意待士，時時以此言勵
衆，聞之以誠，接之以禮，受之以虛，容之以量，試之以
事，定之以功，則彼之有抱負者，豈肯隱心惜力，以孤
知遇之厚哉。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
老子曰：善用兵者，下之，此至言也。惟我公之留意焉。
昔翁東涯在北閩府，延賓登堂，拜游參之，母入幕之，
英常有數十，自募精悍死緩之士，在麾下者五六百
人，故所建立一時，稱良焉。東涯丁內艱，暇謁於京師，

適有麾下卒以武舉生至，公下階挽之升堂，執手叙
談，慰款良久。暇後數日，與武舉者論邊事，及與射於
郊，亦平平耳。而翁禮貌之如此。趙大淵云：翁老善用
凡此類也。一暇聞玄山云：鮑兩廣善任人，開誠
相與，凡有事委付二司印，以此事專托公矣。鮑之第
竭心盡力，勿患子有二三之見肘曳之弊也。一時校
任者皆得自效，惜在廣不久云。一召募之法，王陽
明在贛州設格，以強盜殺人爲上，盜竊次之，屠豬賭
博爲下，分三等厚薄，廉之，教武藝而勤試之。二月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廣雅釋義
十一
宣室
又爲之品第，優劣而進退之，故兵精而事與暇聞之。
父師如此云。岳武穆召募，有善走者，以日走二百里
爲上，二百里次之，不及者不入格。有善挽弓者，以三
百斤爲上，二百斤次之，不及者不入格。有善挽弓者，以
十五力爲上，十二力者次之，不及者不入格。大略如
此。暇不能識其詳，要之武穆之法，所謂貴精不貴多
者，故能以八百破十萬。蓋所聚皆豪駿也。麾下親軍
誠不可少此等輩哉。一鑑庶王者也，邊鄙之時，進
士大夫於廷下，及國之耆老，皆與面詰利害，其休戚

一體如此。古之道也。後世有官守者。自視大尊。視民太卑。鄉士夫且隔絕之。惟與吏皂共事。百姓則魚肉之耳。無怪乎事之不立也。王陽明在吉安。聞震濠之變。起兵討逆。與知府等職領衆趨南昌。留佐貳守賊恐不足以一衆志也。迺致詩在城鄉官老成者數輩。入府衙居住。有事會議施行。此安衆之雄略。哲人之遠謀也。甘肅七夫家居有行誼者。若干人。富豪可以糾率鄉里者。若干人。無事時皆空物色。而潛藏之。或文以鄉射之禮。請相見。而振翼之一旦。有急。皆獲其用者也。一西戎與北狄風土稍異。西方耕獵並作。部落土著。非若北之逐水草而專畜牧也。今北虜西侵。諸部震懼。所謂胡越同舟。正吾可以自爲之計。誠能隨方處便。恤患棘災。子之以恩。結之以信。則內外同心。華夷協力。保安之道也。因以其服修保伍稼穡之功。使流離復業。游蕩歸農。又久安之道也。貧可使富。弱可使強。此克國所以制先零之敵。而振金城之脈也。言今人不古若哉。患實心實力有未加焉耳。

聖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九

徐子忠公 宋後壁尚書

陳子龍賦子 吳培昌題公

吳石傷保邊來聞

在勉齋集

書

崔與取

上代巡陳尚田

世宗憲皇帝

二十年來東南多故當宇玄席元老運籌琴力畢宣

衆策備舉天下指日可待誠無俟於不在位者爲之

自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六十九

崔與取

杞憂何禁思慮益在上者每開其誠則陳善納忠在

下者宜申其惻隱懇請商書而知古昔先王之用人

也一舉大事自公卿以至士庶皆爲成造于庭各話

其意夫是以上下之情通而衆無失道先王所以功

被世遠而德洽民深者耶此道也詩不云乎采芣采

芣無以下體又云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愚誠不敢以

哲謀自處乃不敢不以菲詩不遺者望當世君子陳

其疎畧以資採擇 一元戎親衆十萬未有不斬獲

而進擊敵者吾聞威克敵克請不則寧寧改此三

代軍政也徐直臣曰新德治德治師師失利德

治德治師師失利德治師師失利德治師師失利

副將以下皆指揮千戶等官也械警公何執修高官

威令如其無威不足令之德兵衆將帥輕而威衰

號令不明紀律不肅軍無尺寸之功是無欽策之加

口冠帶選巧獵民斷首以報級上下相徇姑息從事

愚不知其可也 一嘉靖九年廣州許折桂作亂巡

按劫失事官兵以海道兵題爲首解京師當是之

時猶有振爲之風焉今地方盜賊之事民壯勇兵之

自明經世編



卷之三百六十九

額軍職管帶之權無一不扼于兵巡之手任可謂專

責可謂重謀猷可以展臂力可以宣乃寇盜日滋民

生日產軍勢日急獨紀日曠流賊所至合材勦絕若

聞聞知至失事大不得已則以巡捕及指揮等官委

罪塞責習製苟安 至於此豈非任世道者之憂哉

廣東雖稱多盜彈治然盜之初必起於細微及其千

石爲暴雖雖聚山海必有顧妻子歸鄉落之期治之

於其初起之微及其歸鄉之時則一二里甲力耳二

十年來三丁制賊鮮有不取後禍領家阻令者王之

人無以用其明斷故也。倘得如王、李、谷、潘、香、索、于堂、阮盜賊竊發責在里甲里甲解賊到官焚香當天處死總甲捉賊亦召里排焚香當天會結聚糧日賊即時處死良民知獲賊無消死之虞乃奮勇力奸民知作賊無可生之路乃格非心不然焉掠財物姦淫妓奸民固有捨死爲之者足稍有生路又何憚乎一盜賊嘯聚江海責在海道兵建若兵巡號令明賞罰信上選兵練無有盜食則豈有數千民壯不能勝百十寇竊者占云日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倘兵巡民壯有一日之工食卽效一日之勸勞江頭海向時時巡緝禽蒐草薶不盡不止賊知官兵勢張不敢大聚必散匿小懲必潛歸鄉族則又一二里甲力耳昔順德方尹只用一羅總甲領衆不過二百人二月之內一境帖然豈非明效故曰不爲也非不能也

一語云嶺南多毒而嶺南卽有解毒之方衆比多衆而衆比卽有禦寒之具欲弭本處盜賊只在未起用人如求近日常將三五百人者總甲中多有只具在識長任用旬如耳今兵巡海道易管一日不任司總

里其所任用者奔走承順則有餘以舌便利則有餘機械變詐則有餘耳目審賊則有餘求其分財均于七信見敵勇不妄撼平民者固未多見此等良材非可以奴隸視叱召至也當體以下之信以結之千金付之使自募爪牙庶幾感激知遇委身效力不然有掉臂江湖之耳一趙里自縣正官無盜賊失事之責所以問閭多怨番南兩縣同難言矣如外縣乃百里專城之寄威可得伸惠可得如里甲可得而役糧餉可得而措乃竟有盜賊若罔聞知以爲上之人不以是責我上之人亦曰此非簿書者可辦皆計之失者也王陽明提督南贛我平日選士臨時出師必以守令爲將領此事大有深意今縱不責以領兵當鋒之任至如境有竊發或宜俾兵巡得茶究該縣掌印官員然平時不信任之賄事乃奈之是又所謂顛倒令兵巡官自用總甲自募民其民壯赴縣領工食時或頭目與縣官相向有縣民壯數百名守城池者乃不下十數名又安能責縣官以地方盜賊之事也

一勅前錢判定合不可知是屬相府所屬

糧則多易徵收今軍需所在告急或者必委督司
府縣或者必委營里甲此見其病而未察其脉也凡
督司錢糧縣官稍加嚴切無不從者何則錢糧在上
者必富家子弟惜皮肉而畏答責衙嚴則納交錢糧
在下者必細戶每歲常先期納與里長交足錢糧拖
欠必鞭科吏書受財沉寢之弊求大軍餉拖欠必兵
房吏書受財沉寢之弊求通同里催或經收入役
比徵之時以多作少以未完作已完或侵匿官銀數
多將一二細戶告迫影延歲月縣官早起夜睡爲之
自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上吳自潤翁大司馬

軍需

伏自元老勦平倭寇時曾得一瞻風度其時每欲有
所陳說而特側高論領畧神謀或稍測至其邊岸則
又皆元老已施行而有成效者是以括囊至今然竊
念元老風興夜寐遠慮深思以勤我子民乃總攝庫

賄賂無跡上奉全奉存留之命而下終不
者大軍之需斯誠不可不早爲之慮是里志西
併近猶一蚊上摩品覽一鼎開龍門銀幣之
者富國強兵之行以鹽鐵爲首務兩廣錢貨所都七
省當焉每歲詣直調運客人駁運過揚嶺者數十萬
皆置鐵貨而此近年惠潮鐵幣告開龍門鐵山迄未
准行客商艱于得鐵多懷空銀回家術以爲當此大
需之時宜多方招商起冶凡有鐵山場聽令煎鑄上
裨軍餉下業貧民一施行間實陰錫貧民十萬工作
之給也或以爲鑛冶所起聚集奸人爲他時地方禍
此橫議也天下鐵山何限若皆慮慮封錮民間膏無
鐵以爲釜錡倘御得其道以大商領衆因其便宜市
其約束結其營壘護其堡伍官府結之以恩寬之以
利予之以法定之以和山寇出沒約令自守財賄自
排黨與得敵者與軍官同陞保衆者與文職同錄商
人因利獲福有效力爭先者是不但無禍且種豁尚
無窮之祖也今告者祭賜展轉留難速人但喪深爲
可出古師邦宗慶以益故藉定兵而奇聞得册類是

自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軍需

一請開各處銀鑄之利開昔之大商知盈縮之計者每擇出產銅鐵金銀之山以若干收百萬之貲未聞執紀綱之柄總百粵之財攬山川寶藏之都而束手嘆窮乏者也銀鑄出廣東西甚多近年竊私開之禁犯者罪至處亦以盜賊所趨爲地方害故也今禁之數年而盜賊漸熾鑄之爲祟竊以爲宜弛此禁凡有鑄所在聽民納餉開鑄以裨國課或擇利大而告博者延撥軍馬一校尉衛其地揀清廉才幹軍文職官統之官自開煎餉得足給工費亦養此一校無糧

自明御世錄 七 丁亥五

軍卒況或有羨餘以充別餉哉昔朝廷責雲南取鑄銀都堂下各府各府少得利獨鹿知府視身益煎數月得銀五六萬兩此一明徵也傳稱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所謂財者豈專在田畝間虞書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府者財貨所都土穀其一耳一請收省城稅餉之利書稱底慎財賦言懷揀掌財之官劉晏以淮鹽足國用所委任皆文士有風裁廉幹者得底慎之緒餘乃收效若是今省城魚鹽竹木什酒凡有瑣碎之物經稅課者皆司之以額流出身

之輩卑污苟賤之官而又把握於積年巡邏之徒肯十抽一使民脂民膏多入蛇鼠之宵深爲可惜乞委利甲勸廉官員專營稽查決有弊端一請慎抽分官員以清宿蠹梧州本松南雄椒木各處船鹽皮張等廠皆貨賄之所聚軍需之所出不可不慎揀其人昔年多容幹濟差管近日頗加選委庶幾得人然利之所在其弊淵深廠中經紀人役皆積年奸猾老於其局之徒雖勤廉精悍官長不易馭也昔勞玄猷爲相度支員缺未得其人乃自領之此事真可深念竊

自明御世錄 八 丁亥五

以爲前項抽分職事非甲科強明者莫可委非掌印正官莫可委不肯躬親細事者莫可委也一請行無力徒工之贖犯罪問徒審無力者押發擺站謂其罪大於不應是以苦之如此乃押發到驛中爲官吏開一騙局無銀拜見者百般欺凌骨立鬼形而水已有銀拜見者一味容縱月供歲獻以爲常無益官工有資吏弊莫此爲甚查得近行有准折徒工之例審果無力倍折夫不應之贖民易完輸官贈經費每驛徒犯多者四五十名聞省衙實數千折贖似不少也

或者嫌此例弛法太姑是以除路不行然與其賣法作奸於彼孰若姑弛於此之爲得也右設所陳數事鄙未不足觀也且或多係見行望想其煩瑣幸甚戰昔承乏總辦通縣糧三萬七千餘石轉而供軍者三萬五其餘百司休給學校館原草師額解不過七千餘石此乃天下通例服漢口國之養兵可謂厚矣而又力役之征有違司兵數百名歲以二千兩中葉如民壯之征歲以三千兩民之膏髓盡矣乃無事坐食百姓之膏脂有事坐視百姓之塗炭先其所以豈非絕綱不立信義不孚上下苟安姑息從事之致耶曾其申浙直軍門論列一二譚二華公兄之以爲頗切時務昨上青田翁罪言稍及此意未竟心悵今李規明臺振數紀綱秉崇信義文武職役遵承約束之不暇老姦巨猾強梁不可使者奉令戰懼無措斯誠制勝之本源定治之樞紐倘及此速邇長威之時委托文武兼資大將將各處衛所軍士加意簡稽清其訓練核其日溫汰其老弱足其衣糧較其軍械發茂舊以簡練之多調遣以勸勞之令赴敵以變計之長

其勢烈以禦率之一半歲之間鉅可便利弱可使强耳天下豈有有能之將而額不能治無能之兵哉巡海二迫民壯各處司方兵尤當選煉時令市井官門游惰包占食民近日咸令所學海防技藝和恭稍寧然未足十分太平望更加意焉此三軍者可使則兵食皆在其中矣

上聖養龐都堂

長曆堂

竊謂當今之待老翁可謂不愛官爵不惜事權者矣

夫付之以莫大之權者將期之以莫大之故委之以莫大之事者將望之以莫大之功予之以莫大之爵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者將遺之以莫大之艱畀之以莫大之官者將圖之以莫大之報此暇前所謂海宇仰經畫之成廟訓委治安之寄者也然其間法無畫一事無專成使人有難措手者倘朝廷以惟一惟成爲主半歲後跋我翁詢訪已週機宜已悉紀綱已布施設已開意天巡撫有缺卽以兼之併總理糧儲又一半歲鳳陽巡撫有缺卽以兼之併總督糧運凡地方小人之官得自保留自薦比同心協力歸於久任如此則在上

邦之氣之主育下無聊庸之馬一體策止有以惟翁
所願何適而不可然此自當守陵任者言也然以愚
計之大臣之事與小臣殊而臣臣實遠與獨獨一偶
者其以擇所最惡者起重以審所最切者督功以推
誠爲良以去譏爲大以加人爲務以進賢爲先誠令
得忠實剛直有猷有爲者十數輩布列守令與我同
心以憂國家何事而不濟所謂最急最切者愚以爲
今當防邊方地廣民稀之郡可以興利者特保一人
利知其府事特保數人知其縣事專以治農搜粟爲
皇明經世編

里自守本業自習巡警管府又爲之行以兵卒守以
警臺運以鄉軍固以城營官民一心兵農協攻手居
可以給餉仰有事可以犯患強長治安之圖也倘
以爲務廣難周且用銀二萬兩厚便宜地先開千頃
以漸試之亦其可也禹之鼎色盡濟治之力周之興
也知小民之依三代盛王成道所軌我太祖高皇
帝初定江南限千人多地少甫得淮之南北卽憐憫
分撥細民往濠梁廬州等處種田爲千中原屢下嚴
令令山東河南北平每戶一年栽桑棗二百株次年
皇明經世編

方面東其直等處得民自可興地利一年創始三年見數十年大成又聞之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千里得人力開墾三邊兵食不勞而足先君以此二人言之先帝且曰聖王其成天地左右斯民之實功也夏后周王之實効也近日洪翁巡撫山東專責有司勸課農桑下行屬邑上形奏章申勅再三幾有成績斯亦其一明驗也雖然此兵食之大端邊境之一事然亦老生之常談細邦之末議也朱文公云其事不在邊鄙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自明經世編

古詩二 華都堂

近日邊報孔棘知我翁勞神不敢問口頃實止兵難遽度充國之說也戎翁夙夜戰兢焦思以圖之尚不容易乃後進喋喋然還其未試之語豈非萬難雖然狂夫之言聖人猶擇其思慮益我翁所素奇積也謹以謬說就正聞處欲分數道人舉入犯而台丈分兵以守此無所不備無所不察是爲彼強我弱又聞凡一處有急則各處不分信也俱赴應援夫七百里連營古謂不可待敵況二千里而遠是爲彼逸我勞斯二者賊所長而我所短善用兵者避其所短就其所長爲今之計不知殺人之術可行否倘得先致一處併音方以剿之一處挫銳弱三處瓦解所謂攻取則堅者瑕或伺各處未齊乘其遠到方倦尤切其營所謂完人有奪人之志兵法大調深谷驛林茂木騎之竭地也今右有水前後有山騎之艱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窺可擊衆騎之沒地也徑而無以避入而無以出騎之死地也善用兵者避之呂蔚山河寸金天設之險胡虜不知兵但恃衆耳日犯其所大忌不知於各處兵當委曲之處借於東而不利於騎

者可預設之高。香樹木叢然。由澗阻深。其攻之利。不知可預分之。所否。中間騎得成列之路。大約有幾。此當擇其隘處。爲車營車陣以待之。旣設車營車陣。則是正堂堂與之迎敵。惡我設於此。賊趨於彼。焉。飛來突條。忽百里。是我終有不備之處。非所以制萬全之勝也。或於大路度虜所必經。緣者多。間陷馬坑。以攻之。覆之以屍。伏兵其傍。前馬到以弱卒誘陷之。萬炮齊發。亦其一端。大抵貴多方以誤之。或擇大部落數十處。賊所垂涎者。伏兵其中。誘至覆之。又其可也。車可制騎。砲可制箭。此固我之長技。然車與騎皆利平原。倘擇平原以用車。偃旗息鼓。竄其入。蠶之又其可也。彼衆我寡。接彼十圍五攻之利。亦未爲得。愚以爲直車亦當擇險阻。胡馬難勝之地。以用之。或山溪或鄉落。或堤渠錯雜。乃保無虞。兵事至危。當而沉之者。機也。廣而集之者。謀也。斷以必行者。勇也。乘利而動。周後。弱者決也。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者。明也。讀翁泰疏。知忠肝烈膽。與賊總兵。俱有決戰之意。將士用命。而人心合。或者任言可採。是以貢其淺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

亭亭

徐子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輯選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璦公 翁 曆紀長參閣

魏敬吾文集

疏

魏時亮

議處兵戎要務疏

兵戎要務

為議處兵戎要務以裨安攘事臣等奉命巡視京營

風夜視惕竊見京營之設所以重內蓄威戒不虞而

皇明經世編

魏敬吾集

兵戎要務

上嘉堂

昭聖武者屈安攘中之一要也 皇上更定三大營

而戎政始賴大臣祇奉德意易統務用邊將而積弊

始釐近復立鎗箭之賞別車戰之伍而各兵操演諸

務始漸有足觀者矣但兵則似衆操則似數所謂實

可對壘向敵尚所未有苟不竭思計處竊謂堂堂大

都密邇大宇回測之境一有警急所恃以披堅執銳

者果何人也庚戌之警虜薄城下癸亥之警虜入潞

河而我師我旅未間有一人奮甲挽弓而向之者蓋

由平日不竭思計處之過耳臣竊謂兵非不可用也

彼精兵亦人耳在素練而素馴之今惟視京軍為必

不可用是以懦者因立若使以必可用練之以必可

用馴之將可振起懦夫結草思奮計今少加處置所

謂以必可用練之者有三以必可用馴之者有三練

之者何一練紀律二練膽三練謀戰之法所謂紀律

者除部伍分數斬然號令作止肅然循之不怕撓之

不亂一切在將官計處外至于平日教練之紀律要

在奇正相生血脈相貫心志定而耳目熟也大家丁

倍食于軍謂其足為軍倡然以家丁為先鋒為出奇

皇明經世編

魏敬吾集

兵戎要務

上嘉堂

則必以正兵為後繼為營此最相須為用即今日

最宜相須操練者而紀律血脈始相貫耳迺今家丁

另歸主將而衆軍操演各營使臨敵而聚合紀律血

脈素欠熟閑臨敵而不合家丁一枝勢難獨出合無

今後家丁仍分戰兵各營俾與軍上相習但脫弱數

多徒糜廩食益其月兼二軍之食必其強力精熟倍

于軍上者須于開操之日將官五日單操將本管家

丁校選一次每次漸汰一二脫弱者內有自邊逃入

未可出邊者並令實供俱解總督巡視驗過發下軍

兵營舖伍者操此後不得濫取虛冒惟精選者登籍日合管軍操習庶奇正血脉無不照貫而紀律可素閑矣練膽之說止難言也非練膽之難言也不貴實效不急遠圖言之爲此難也今欲實效急遠圖必令軍士常經戰陣庶膽於是乎可練而軍於是乎可用苟經戰陣知處無足畏卽家丁不經戰者三年習浪爲市傭雖強勇而柔懦矣養之何益操之何益欲令經戰須令出邊人言京軍之出邊難矣此蓋不仰體皇上務思徽柔上以豫防國家之急者所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四

不急遠圖不責實效斯言出而練膽之所以難言也切謂京軍出邊非難也惟不選不教而出邊處之無法而出邊募數千之衆而出邊吾兄其難耳今乞于戰兵十營各盡一營精選得四百名同家丁二百名以下令爲本營中哨悉以邊將馳殺決戰之法不時破格加練之不在常操演營之限明年教練一年至後年春二月初就五軍戰兵一營各所教四百名內再加精選各得二百名除月糧行糧外八月給安家銀三錢同內管家丁悉令出邊名曰敢戰義勇

軍每出兩枝至秋八月又於五軍戰兵三營四營選去秋功到邊收伍方發春班回京分班更迭五軍戰兵出單次及神輦次及神輦凡一卒出邊四次又選別卒頂補攷練每出兩營卽就兩營中擇一將官令節制該管千把總官領去該邊交制其該管千把總務平日精選智勇能戰者凡領去到邊收伍後管將卽節制前班家丁軍士歸營惟該管千把總卽帶邊點率各軍悉聽該邊將指麾節制惟消日該邊將備開賢否到部并巡視京營科道官處若各官在邊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四

家丁軍士有驕惰生事及臨陣退縮者聽從該邊將以軍法處治所出該邊宜薊鎮宣府稍近仍定名赴某關參遊擊日常經戰累功者標下移文內嚴令將家丁各軍悉分散于各哨各隊伍中不許分別京邊另作一哨悉令經戰並不許令其修守該出邊軍上落官請選司上所赴該邊將官於到日俱陳閱一週有大不舉者回文總協巡視限半月內抵陞所換軍仍責戒追安家銀凡發換五十名上者巡視參論該管選練將官罰治如是則選練務精更迭有法二百

之卒又分散邊軍各隊伍中此必無大損者即有損
失乞勅兵部倒不論究者爲成規積而行之則管軍
多經練之膽疲卒成義勇之夫不然雖日操十萬之
衆亦終若無人之境耳所謂操戰之法切勿謂操者即
所謂戰也其操如戰則見敵即走今之操法管中之
故套也其擊打刺射不足以殺敵其馳不足以向敵
殺敵以馬射爲長而今以步射爲賞且演操卯散少
遲之則心切備販者問然起矣須于每年開操之初
總協巡視會同分日將中軍各兵揀選一過盡汰年
衰力弱者補足後仍卽如前所謂將戰兵營各精選
四百名同各家丁于該操日散操之後各將官點齊
再操所謂被倍加練之號曰選練初操日起每間一
日選練一次惟末操日揀選家丁暫免在練者當日
人給口糧一升五合其不與選練官軍月減口糧五
升以備選練等加給之費且示激勵號別至中軍
千把總營中漫無專責操練之法此皆所謂隊將者
可不加之意耶今後中戰營日操中軍千把總同大
門道指揮等官候補把總缺者俱于選練次日仍散

操後再操亦間日一操號曰官練在練者當日人給
犒賞銀三分至于選練官練之法須專令邊將督戰
者及經戰家丁分散各營悉以在邊奔擊廝殺及頂
頭走射輪刀旋馬之法教之馬常超馳飛逸心惟在
于殺射而不憂于蹶躓射仍同把把仍八十步外凡
可爲決勝衝擊之法俱令邊將悉心教練之仍將教
練之法呈於總協頒示各營而各營每日步射打鎗
之賞定限將官每五日操畢過將一營按問一次中
者賞之大遠者賞之若每日常行操習不賞惟總協
巡視不時問中者賞之但選練家丁須要給與馬匹
宜查城守衛兵巡捕老弱軍名下壯應堪戰之馬兌
給不足則太僕寺補兌責令五人連名保結敬家親
識保結及該管中軍千把總認管以防拐逃迨若營
中器甲尤是不堪見敵者選練官練之日苟不以必
可見敵之器甲練之臨敵而易殊不便宜難于取勝
必矣蓋京營弓弱矢小器皆朽鈍可操習取賞而不
可以卽戎今宜用邊鎮鋼快刀硬弓大滿桿銅頭箭
至于盔有脫絆甲有落葉寬短不合頭體皆爲不堪

須用宣大一塊鐵碗于盞冷端甲印葉上紅下綠定造堅密。此可勝賊者。傳人分給。書名其上。卽乞勅下兵部。冬內調取邊鎮善製前項器甲匠役十數人來京。同京匠如邊法造之。并祭式樣移咨應解弓箭等項處。所兩件折解一件。貴在精堅。不貴于多。務堪實用。如是。則選練官練可精。而操法卽可以決戰矣。此三者練之大略也。馭之有三者。何一曰主帥得人。二曰分帥得人。三曰管教提督得人。主帥者坐營是也。今坐營將官易統袴。而用邊將。此善之善者。但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于齋堂

分隊以作將領衆以爭先鮮不愆過事矣。今宜及時訓飭。先須開操之日。總協巡視于未選軍士之先。會同分日將車戰各營中軍千把總不堪者汰去。分爲二等。老弱經發備兵。營收操年力尚堪者。仍以原衛換入備兵城守。將備兵城守中軍千把總。強力精藝者。并閱視過候。把總缺指揮等官。此堪選用的補足。車戰各營員額補足之後。方可如前所陳官練官練一年。總協將教練中軍。優者秋操畢。列名送過兵部。兵部再加揀選數十名。陞調出邊。仍將在邊中軍千把總等官可用者。調入補缺。亦是京邊互練之法。至于激勵各官。最宜加意。伏乞勅下兵部。行令總協。除三年大閱視外。其每年年終閱視一次。須添改爲春秋操。畢校閱二次。不必年終。蓋兩番操習。並宜甄別激勵故也。凡春秋兩操於演營後。校閱除將官照每年事體。仍加賞勸外。其中軍千把總官。務宜分日過堂射箭及馳馬衝殺嚴校。藝勇一番。有知戰陣者。投其陣法。但車戰各營一起嚴校。備兵城守等營一起嚴校。兩爲甄別。凡校時總協巡視各記優劣。旣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于齋堂

商定次序。一賞銀。責成督快操賞。責外列名。盡送兵部。優者陞邊。劣者知會。備黜。如是。則人皆激勵。而分帥多可用之才矣。大軍有管隊管教隊卒也。軍有教師。提教各伍也。臣切見管隊卒多病。備教師毫無。教勇大管隊。須令必爲一隊之倡。而教師須令可爲十人之師。迺今虛應故事。如此。此誠管中切務。千萬之衆。其脈絡條貫。皆繫乎此矣。臣等昨于管隊。雖行各營選領。但必題議成規。及教師並宜慎簡者。合無今後每年門操之日。總協巡視。卽日嚴行。牌面傳示各營。一一精選管隊教師。總協巡視。每入右操之時。各營不拘舊管新換。一一解驗。有不堪者。責治中軍千把總。宜慎無姑息。把總項下有不堪至五名以上者。中軍千總項下有不堪至二十名以上者。除責領外。操畢題罰。又訪得精壯之卒。不願管隊。以營中取差。拘攝人多故也。總協巡視。牌行精選。仍宜牌內嚴戒。官職取索。凡一應拘攝。及查點不到事情。責貼隊。每隊添設貼隊一名。各管官軍二十五名。其管隊教師。專以隊伍整齊。武藝精熟。實伊教管。如是。而

除伍武藝始無不整不操習之患矣此三者馭之大略也臣又切見城守備兵各營除力弱年幼者每多精壯間有衰病甚者則又不堪爲軍大精壯者在於衛兵蓋選車戰操習爲偷閒計耳合無選軍之時令該營中軍千把總官舉出匠者責戒重則查究總協巡視選軍又逐一唱名選過既無姑息又無被其欺隱若衰病者汰去黃狗軍餘補伍不致虎冒食糧但城守各營其官軍或甫及三千之半而把總則盡如車戰之多公家旣爲虛設之員軍士病于多官之擾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兵部奏

州率多長大強勁之產際此卒伍脆弱之秋苟能練得一士亦足爲用而顧委之以疲困之工運上扒沙之役可乎若以分標派在各營最爲可訝臣每入營見其獨立一叢執筆橫向全無部伍之紀全無操習之藝蓋稀寡不能成行空立又何約束各該營宜日凡未之及而況責之練乎其在該班都司又不過記其到京之日令赴該營收操而漫無所事事矣臣切謂此最虛文之不忍見而積弊之所當釐者何以處之臣切謂城守兵十一營掣參三營外更宜添設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兵部題本

營共得六營分屬五軍等營內皆名曰班軍營以中都班軍分二營河南班軍分二營山東班軍分二營每營春班大約五六千秋班大約八九千以上就五六千八九千內分作三班一班做工一班常操一班教練備征但係頭年做工者次年常操頭年常操者次年教練備征頭年教練備征者次年做工務嚴催情更替之業凡做工夫役不足宜取足城守備兵營內不計取足班軍中常操備征之卒如是則京操既非虛應之文班軍漸有可用之勇且又合爲一處操

在一營入操者隊伍可整未到者着實可追其領班都司卽爲中軍更於劄付官內選最優者爲千總次爲把總下者亦令隨伍督工管隊但坐班軍營將官須用邊將經戰最精明能練士卒者緣條去條來非精明不足以紀之烏合烏散非經戰不足以齊之志不素定非能練不足以訓之此最爲兵戎積弊所當釐正者也凡此者皆求軍士不虛伍而操練非空文未責實于可用而已何使虜無巨測之勢京軍尤須責實以戒不虞況今邊勢匪茹而邊事單弱最爲不支蓋沿邊槍殺漸空而入拾必漸逼京邑倘有警報則車戰之兵必不可視爲無用之卒徒坐糜廩百萬以仰負平恩已也但鶴充之見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行之非艱務責實效者爲艱伏乞勅下該部議議果未可行卽條悉利害以明事宜如或覆議許酌取自軍裁凡大小臣工共宜以敬君事爲義而以責後效爲忠毋得虛議屢更實心圖竭務俾義勇出于積儲之後神氣可強武備飭于久安之餘國祚可壯此臣愚書生之見最有望于今日者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兵部題本

題爲懇乞申勅部臣查覆 祖宗臨御便殿事

宜疏 便殿

仰惟 皇上近日忻從諫止銅鳳之工、褒納殿廷驛馬之疏、以至重孝思、資輔弼等奏、具蒙溫旨優嘉、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克終令名、咸謂大聖人復作、當此之時、荷謂 皇上不肯受言、是誣 皇上、臣下不敢盡言、足欺 皇上也、但臣下每欲進言、而苦於燕見陳說、未有會達 皇上、每欲受言、而苦于外面事體未盡知悉、今日必使 皇上得隨意以問于臣、臣下得輸誠以見於君者、非今日第一義乎、向自御門起、數扭于舊規、奏事之唱空文、塞隔上下、未交治理、無裨昨 皇上勅進經筵日講之儀、臣等正欲陳說、思得斟酌舊文、務採新益、而該部適已題覆、今所恃以降代 皇上交泰之治者、僅有 祖宗御幸便殿一事、官官曾已具陳、皇上曾賜溫旨、而該部尚未覆議、請裁具伏乞勅下該部、卽量 祖宗幸御文華便殿事體、卽應 祖宗午朝之期、務一切削去虛文、無泥舊套、俾聖心安坐、樂親乎此、得以虛懷下訪、自輔

臣九卿言官咸得以切直開陳、若聖體少倦、卽時得宴息乎此、遊行飲食如意、所適節宜有度、出入有時、臣伏見古之大臣、荷可引君竭誠用意、無所不至、若一一以虛文阻隔、故事拘泥、而使君臣不得盡誠者、非柱石之義也、奉明旨而不肯聽當議覆、非將順之心也、若夫近日章疏之上、時或數日留中、要緊者、咸知聖冕未經、不要緊者、亦每淹滯不下、不免大爲聖政之累、專乞勅下該部、凡每日章疏、於會極門叩進之時、日輪科臣二員、臺臣二員、面詢遞本員役是何題奏、或題奏上、仍用浮帖、少書節略數句、若不對同有司、該科道諸臣、查看關係緊要者、爲第一等遞進、其係陳覆議一應爲二等遞進、常套題知爲三等遞進、庶仰 聖覽、詳略不至大勞 皇上、卽於次日御殿、令閣臣就殿內外、最近直房、票擬有應面請者、面見陳說商量、其題奏該衙門官、卽令當面承旨、若有未盡、仍許而奏、及補本再進、如是卽御便殿一事、聖聰日廣、而不勞聖政日新、而無弊、上下自此可交天下自此大治、而聖心常樂、聖體常安矣、臣又伏聞天

下猶一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是必元首相親而後股肱克隨通者皆見 皇上以錢法召大臣以邊賞召大臣凡召命不一而足畚得 祖宗時召見大臣皆退御前君德帝治問答久之罪一召令詣門承旨御選退已也專乞 皇上不時召見批賢輔大臣是必從容訪問 皇上可任意以問臣下可輸誠以答帝堯之聖只在稽察帝舜之聖只在紆問（此是）皇上任意問答御前呼嚀之風復見今日而天下有不歌舞傳誦者乎近日又仰聞 皇上深居禁苑時

御製詩集卷之五 上 聖德殿

有遊行此亦節宣聖體帝主在所不廢但古之帝王必令臣下相從若 皇上獨御只令供役隨行不免紀虞廷問遊于佚罔浮于樂之戒若召諸賢大臣及一三官隨時得進言啓沃且有節度則喜起卷制之以時可望彼宋太宗健宋室一賢王其猶獲召幸中賞化釣魚賦詩後世稱之矧 皇上明聖陋宋之太宗而不爲者耶近者又見孟夏時享 皇上昧爽臨祭百官奔從未及無不乞恩認罪然則屬精風興尤式 皇上鼓舞臣下綱維交泰之是要者是

在保養精神以運布之于百官運布之于天下而已若不保養則精神易耗聖體且勞聖治何備伏乞 皇上軫念聖體宜重退朝燕閑凡保養精神之法有五瞻朝聽政凡運布精神之法有四五者何犬靜坐端坐獨臥宴息則精神必凝焚香開卷對越上帝則精神必清美麗器物足以昭成精神務屏去而不好嬉遊宴樂足以蕩散精神務易檢而有節女色常御足以耗竭精神務希誠而寡愛如是則聖體有萬年之壽聖德有日新之久聖治有太平之象至于臨朝

聖明御世編 卷之五 聖德殿

政理運布精神姑舉其所知之要者臣伏見九卿衙門各有典章 祖宗以來禮法具在倘奉行事體未盡如法此後乞物大臣抗奏如不抗奏仍責令科道查糾庶天工可亮矣百官遇我 皇上耳目耳不用則無聞目不用則無見矧天下至大萬機理亂至微而謂見爲最難者乎此後乞物百官封駁諫諍糾彈務在婉曲盡誠 皇上審其言之未當者而爲優容言之既當即令着實舉行不至空言無補則天聰四達矣至于四海萬姓養之在守令而綱維乎令者尤

在宗教之在提學官激揚而淬勵之在各撫後此後

乞 皇上勅下該部務精擇巡撫精擇提學御史初

下都察院務精擇御史不專擊撫專務倡率養民教

民之政回道考覈不以空文如是而後天下之民無

有干不治若夫進京員役皆令辭朝之日得言該處

地方極大利病籍第出身者限令奏聞一疏着實有

益該部題覆酌量賞之縱無大益不許空談摺奏如

是而後天下之事無有干不聞以此運布精神庶幾

風動雲流 皇上不勞而治是故保愛之法運布之

皇明經世編 聖諭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要品爲化機 皇上留神加意可以勵精可以綱維

便殿之御自茲有恒天下之治如運諸掌上下交而

泰道理將與堯舜比隆矣

乞開召田之法疏 西北召田

臣等伏見 國家財賦取辦東南然東南民力竭矣

民之聚居者衆不足以自供官之誅求者急將起而

爲盜一遇水旱減稅蠲租而國計將不足焉况邇來

運道多艱河患告急舉六軍萬姓之命日盼盼焉惟

東南之轉輸足望萬有不繼則憂將在 宗社矣臣

等伏謂爲今之計除治河責餉計取東南外其在西

北田賦亦最不可不加之意焉夫西北地近畿甸東

南遠隔江淮近則可備卒然之虞遠則當防意外之

患今者西北之賦不足以備卒然者豈其地之不逮

東南哉自古帝王井田仰給六軍萬姓皆西北地誠

非地之不逮東南也惟東南多可耕之民而西北虛

可耕之地今欲使民日加多土地盡闢誠不可不開

召田之法耳伏乞勅下部院嚴咨北直隸山東河南

等處撫按通行所屬凡有水利可通之處治以江南

皇明經世編 聖諭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水田之法一切厚募江南之民教之仍各備查田土

丈量均賦通計無王之田及力不能種之田若干責

令該處有力流寓商賈一一量種各該處政悉免賦

役二年又多方招撫流移蠲其逋負給與牛種一切

免租二年若更有多餘田地移文江南各省民衆處

所有貧窮荒歉願徙某處者官府給引給費責徙安

插賑恤一切免租三年有平微職官願住官所者聽

其受田有南方軍衛無田屯種者許調北衛營田凡

此五者無非欲召多餘之民以實西北空虛之地苟

可討處仍望當事者及大小各官俱各議奏聞。但西北守令務安撫見自之民即可招未歸之衆也又所謂不召之召者大民苟召至則北地漸實財賦漸充惟乞者爲貴政不作空談則西北東南國計民瘼庶有所賴矣

爲重鎮危苦已極懇乞中飭休養

奏 奏 奏

仰惟 國家定都幽燕薊鎮固誠脊背而遼東者實薊之右臂也人之一身緩急捍衛皆臂所爲臂苟失守脊背亦終不保以薊鎮爲慮者可不以全遼爲急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下 兵 策

平 遼 策

乎顧今之議遼者或謂軍不足伍急在於補軍或謂三面受敵急在練戰殊不知遼本常一日而無虜軍未嘗一日而忘戰使巡撫總兵得人則戰守可恃無患練戰之議似非所以援遼之急矣迺若補軍則清勾視爲故紙而召募阻于重關臣嘗日擊其地見在者有苦楚難狀之情未至者安望其有尺籍日增之感苟能保其見在之軍是卽所謂不補之補遼之急誠不專在補伍而專在休養生息之爲計也蓋遼之困窮極矣自嘉靖三十八九年間全遼歲歛一望絕

烟丁壯死亡十空八九緣此尺籍生存或舉虛數膏腴之產勒爲計策城壁虛戰守苦丁無人守神廟廢贖苦丁不給由是父子兄弟盡取克伍而月支又不過二錢五分之糧臣昨經過斗米二錢一月之支不敷數日之食固望堡外卽速虜營戍守援伏舉昔菜色荷戈枵腹披甲可憐之狀真有耳不忍聞目所不忍見者矣臣昔生也亦無能爲幸遼者姑舉知見所及有六事焉一曰通海遼大遼之有海運舊矣金州旅順口直抵登州一晝一夜安行無阻昔兵備劉九容謂遼東如物墜囊中出入無路幸有旅順口一帶天造地設爲遼門戶其間原西北有老米灣者白一岔河通之又舊時海運泊船處也一自海運廢而遼之咽喉命脉絕矣歲稔粒米狼戾既無貿易之期歲凶坐致死亡不遇勾合之賑今高平寧前一線內通而二岔河口一舟可阻萬一虜情叵測則全遼固胡虜之釜中肉也昨給事中鄭大經亦疏稱虜尙提一旅以塞岔河則運餉不接遼陽坐斃臣伏思海運一通在內午則遼得山東之粟以存活而山東得貴

糴之利在稔歲山東得遼之粟以廣儲而全遼得貿易之利卽或三岔戒嚴一線路阻又賴海運之舟素具而咽喉之患可蘇一舉而五利具焉皆海運爲之也顧前後建議查據未清以山東之民雖便而山東之官則恒以議察爲慮殊不知海運雖禁而遼海之私販私逃者未始不通苟使船隻有定籍開洋有責限商貨有定課在船人數兩岸有盤詰查對相同而全登泊船之處各除設甲科官員掌之嚴立法禁又何必更以議察爲慮哉伏乞勅下該部覆議卽行遼東撫按及今設官議法已定縱不欲通行無阻或每歲某季許民一通或遇遼東大熟荒歉之年巡撫題請只許官府一通則遼之命脉可活咽喉無阻蓋遼與山東原係一省海運開而山東之轉輸于遼者甚便惟布花折色悉照今見行事例不必議改國初布花由海運抵旅順糧米由海運經登州今山東彈布花本色之輪多阻格海運之議此必不可復者若以海清爲辭則全登路近原非險途縱有風濤惟在駕船得人造船有法若以巡軍爲辭則臣愚議察之議

既詳且寺卿陳天資曾考海商之出自遼者給引于察院掛號于免馬驗引有全州之守備驗放有旅順之委官抵登則有該府通判之驗備倭都司之驗法亦嚴密逃軍豈能越渡但患推諉成風任事者少道傍什舍成之是難而遼固萬無一濟安酌而行之所以濟遼亦所以廣山東之利此誠遠圖慎無謂儒生之言迂闊也一日重提築臣伏見鎮武西寧等堡去虜不過數里且往來道路悉遼之東西咽喉也往者王巡撫因虜騎時突官民難通廼開路河以阻胡騎而近日魏巡撫沿河靠裏復打路牆無非防護道路以通咽喉之意但三四年來口外水溢夏秋之間鎮武等處巨浸成川地不可耕人不樂成而守堡各官日恐軍丁逃散輒令人于路口要挾之治以刑罪此但可苟延旦夕殊非久計竊慮數堡宛在水中亦終作無人之境而已咽喉之地是尚可終守哉臣嘗深思措處以爲咽喉之不可終守非其地之不可存浩也特水之爲患耳苟其地可耕則其人樂成往者鎮武等堡地方禾黍離離且稱樂土今水之爲患每由

路河灌入而路堵一帶雖藉以防道路實可資以捍水患者也臣經過時咸稱今歲之冰甚大尚未盡沒路堵然則路堵加堅加厚水患必可防禦昨臣備行親踏非敢漫談伏乞勅下該部行令遼東巡撫務于今歲冬春之間多調軍士修補路堵令各分丈尺如有倒塌即每歲責甲名下補築悉加設法堅高或沙土大堤如何設法堅久或多打木椿遍植榆柳責限能幹官員督成并動支無礙銀兩勞賞軍役如果一年無水可爲永賴有勞大小官員年終並許覈問量賞如是則堤築必固水患必防地將可耕人將樂戍然後堵鎮武一帶各該六十里內了無一堡處所各廠中增築一堡二堡仍調各軍守之必如是而後東西可通咽喉不患于不守也三曰責開種臣伏見遼東一鎮惟全復海蓋安樂自在等州遼陽城郭等處人烟稍聚其他處地方皆一望無人遍地草莽是遼東有可耕之地而每患無可耕之人也昨李御史題請寺迫各官給與屯田勅書亦臣愚積久之慮但各官各守地方苟不肯限有法則相審之鄉稍稍間種

虎曠之地竟斷耕鋤況以責委管屯守僻守官又不過虛應故事而已遼尚何賴哉伏乞勅下該部行令遼東撫按轉行寺道官員凡所屬人烟稀寡者備查屬下委有荒蕪及力不能種之田若干即移文於相關處所召種凡所屬人稍稠密者備訪殷富有力之家不拘廢閑將官商賈人戶堪以額外受田若干即責令于就近稀寡處所或分佃僕或贖窮軍開種悉免其稅二年該寺道官文移交互務各躬親踏看設法措處不得憑信所屬軍官虛文搪塞一年之內將查處開種數目互呈撫按訪實奏聞該部考其殿最咨行吏部以備黜陟如各該寺道應委文職屬官查訪踏看除見在通州知州等官許均平分委外若果委用不敷許中呈撫按奏請吏部除選甲利數員補之但得各官措處有方地少開曠使軍無米珠之恨則遼無生斃之憂誠切務也四曰處收飲遼之卒伍空虛甚矣題見在子遺之卒率每月爲虜所殲是以軍丁日少村屯荒廢議者有見于此故嚴收歛不謹之則設法建置不一而足而村屯之軍愈苦于不肯

收歛拘之就堡如就楹格者然於是守堡管屯衆機索賄凡軍丁欲不收歛者亦咸樂以賄遺之蓋寧爲虜所殲不爲收歛所苦豈無故哉只將收歛之堡大違訓諭之術不明且一經收歛多失其所無感乎非人情之所樂也伏乞勅下該部行令撫按轉行寺道各官並宜預處各該躬親相度凡各村屯就近處創立堡臺俱在二十里內臣每見遼東築堡各軍不給工食而上又刻期限充足以堡多不固虜來莫守今誠宜寬其時月責其堅完若工役多苦量加犒賞至于先期訓諭務使知虜來必殺之慘報至樂從先期經畫務令每家各就收歛堡內各蓋草房以俟不令男婦雜處堡危則共趨城臺可避緩急凡軍官有受賄賣放收歛者撫按嚴立重刑題請處治此皆所謂處收歛之法惟官司軍爲當意將無不可歛之家無不保全之地所謂休養生息者外匪細矣五日厚困貧臣伏見遼東接壤虜東更無邊險而寧遠前屯一帶尤號虜衝是以錦義西南山海東北凡城堡各軍一合家克仇仇無暇耕之人零賤常擾又無樂

捐之地此皆所謂困苦士卒誠不可不稍爲優恤者也近者給事中鄭大經題請鎮武西平營軍士月糧既例止二錢五分應給本色十年特以鎮武各軍困苦已極減優恤之不容緩耳今寧遠前屯一帶咽喉關係同于鎮武而軍士困苦諸狀尤不下鎮武各軍仍乞勅下該部行令巡撫查將軍前一路要害處所悉照鎮武等堡題撥事例凡月糧皆給本色十年而監糧儲積多貯困苦各軍堡內適若哨報夜不收困苦既深關係尤重除近日加給優恤外更乞立爲賞格凡有哨探得實先期不爽裨虜來得預防禦之計者悉與首功同賞如是則困苦樂爲見用可以得虜情可以守危險沿邊皆然在遼尤急誠今日之遠圖也凡此五者悉出書生淺愚固非安邊遠略惟皇上勅當事者重加之意則芻蕘亦足以資聖採選言實可以彰廟謨矣

賈事

聖明嚴揀

懇乞聖明嚴揀宮僚近侍預養皇儲以光昭燕臣聞古語曰太子不可以不慎也皇上俯從

禮部所立之請將正東官太子儲位臣民皆甘臣伏謂立固不可以不蚤蚤尤不可以不須蚤我皇上篤愛皇儲此聖帝明王極盛之德中外傳誦所謂養之者實愛之之情所必至也養之之法無他自得正人以輔導之耳人情愛子莫重于愛其子之賢尤莫先于愛其子之志自古皆然今皇儲年正幼冲穎異之德性漸開而方長之精神未艾是必養得其人則精神不為外物所誘有以培養命之源德性不為間見所遷有以作賢聖之本輔導之任關係如是皇

遜期在拔得數人選錄天下先期列名上請以備補官僚但臣切慮官僚之任尚迂獨近侍之用至速一舉兩立年齒即隨要必選得其人迺令習已養成化由漸入復擇官僚轉手度幾儲今日宅告曰孝宗敬皇帝在儲官也天下萬世咸推本儲官之賢亦孰可忘輔導之自茲我敬皇帝之令德實東宮內臣覃吉能朝夕輔導以翊成者也敬皇帝年甫六歲即在儲位與今皇儲幼冲正同考其初立也日得典學局郎內臣覃吉者為之輔導吉之為人識大體通書史溫雅誠篤議論方正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以口授東宮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閑說五刑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與夫立舜都喻咈典故每秉言之帝曰吾豈整富貴但得東宮有賢主足矣純皇帝賜東宮蔣司吉簡晚東宮以辭不必受曰天下山河皆一家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利耳竟辭之東宮常隨老父令高麗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言自揚吉跪曰茲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

諸軍則請官云先生喫茶每承內臣張瑞不以爲然
然古曰尊師重德理當如此凡此皆單吉之所以輔
翼敬皇者人知敬皇之德位名蓋本之東宮者
爲萬門所稱亦義不知單吉之輔導贊襄言之史冊
者鈔萬戶所譽也今內臣之中若大若小可以選伴
東宮者豈無如單吉之賢寓乎其間乎伏乞皇上
際今揀選東宮伴讀之日嚴勅司禮監掌印會同老
成管事者務細訪各該應選內臣性行拔得忠正博
聞寬宥有如單吉者數人具智巧逢迎性氣乖方皆不
皇明世編
卷之一
臣等謹
言
可用設于中餉有用兩旁求各置私人在許內外諸
臣凡有所知指名奏矣如是則在內伴讀既先資保
護之忠在外官僚日可施啓沃之力此誠我皇上
愛養皇儲之第一義而古先帝王之以燕翼子者莫
是過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十一

華亭 徐學遠聞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越人

宋徵與韓文恭聞

魏敬吾文集

疏

題為聖明加意虜防恭陳大計一十八議疏

虜防

以惟 皇上登極首歲而黠虜東西深入掠縣破州

皇明經世編

魏敬吾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余壽生靈之慘昔所未有仰蒙聖明加意特諭內閣

令文武羣臣詳議防虜之計誠轉弱為強之會千載

一時臣雖至愚敢不罄其一得仰裨睿採竊惟前代

防虜之議亦多矣然止于防邊已也我 國家定都

幽燕密邇虜穴宗社宸居其重則防之者應得必勝

之算而議之者當責必効之功況今虜勢甚強邊防

甚廢前之失事無及後之伏禍可憂使復若宋人守

忠厚而乏廟謨議論多而成功少則靖康之禍殷監

昭然是故懷報土之思者務披肝靖獻而所議必責

其可行任當國之責者務忘身永同而所行必責其可効是以臣等不及敷布文辭惟有面陳事體以仰

恭 皇上着實詳議之諭乞 皇上一一垂聽之臣

等伏聞兵法有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

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今者虜勢猖狂來不能

禦去不能追任其得志莫與為較我中國之失算亦

久矣日積月累漫不講求至使邊邑之勢有如唇火

積薪都城之勢有如處堂燕雀當此極壞之餘使更

不深求必勝之算策臍何及哉是以防虜之計在

皇明經世編

魏敬吾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定勝負而定勝負之議有六一口去常套以選練必

戰之兵將臣等伏見 國家積弱病在常套和拘稍

有振刷惟恐罪至殊不知邊事之振與不振國勢之

保與不保恒係之此而尚拘常套可謂之有入乎兵

為虛伍將為備員上下相蒙言之流涕姑舉其大者

如薊鎮常套在于守牆宣大以西常套在于擺邊迺

今據牆而牆不能守擺邊而邊不能守常套之債事

可知矣伏乞勅下兵部嚴行各邊痛鑒今日積弱痛

去已往常套如薊鎮宣大等處即合守牆擺邊之卒

量除墩堡哨者除皆聚爲數營歸各將在前後
分割三路升宣大等處各該分割要害大兵既聚矣
則痛去老弱抵敵之常矣務精選之既選矣則痛去
漫無紀律之常矣務精練之故古者名將領兵不過
數萬而搏戰轉關橫行天下者以其兵之皆聚皆練
而所領最精故也兵貴精不貴多古今明訓非義院
口之潰壤特始于一卒之先走兵之暇者此爲堅累
又豈可貴多而不惟精之降乎誠使盡去常套聚合
皆精則邊境千里傳戰轉關何患哉至于偏裨千把
最爲勇敢之倡亦皆務去常套汰其不堪練戰者精
選補換務使將爲敢戰之將兵爲敢戰之兵而常套
悉去焉二曰定更番以嚴責信地之應援臣等伏見
狗常套者謂擺邊守牆之卒皆令聚而選練意者沿
邊路遠應援不及防守不周臣伏謂常套泥此是以
失算積弱可憂咸坐此耳蓋使擺邊守牆之卒果素
練也猶懼勢分力弱不堪應援今擺守將士其孔子
所謂不教民戰是爲棄之若既聚而選練自可責其
防守責其應援凡沿邊地方應分屬某將其營防

禦者果有應防路口卽責本營月輪選練之兵一
駐劄次月仍輪一枝若路口大寬嚴限烽火哨報不
爽卽責月輪駐劄之兵防禦如是則在營選練之時
什九而在外駐劄之時什一庶四時訓練兵力常聚
而兵氣常充一將之心時通于偏裨一將之令時達
于三軍而各兵而裨將亦未有不諳營伍習紀律者
但宜嚴責必死信地自其處至某界屬某營防守自
某處至某界屬某將策應凡有大警合營齊赴若只
零賊如前所議月輪分駐者禦之庶合散有法而防
守策應有機非若往時之守者不固而援者必遠焉
三曰體瞭哨固邊牆以休士力臣等嘗聞瞭哨不精
則賊至難以卒應邊牆不固則零騎亦能掠我尤非
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之策也邊哨之卒百死一生瞭
望之卒賊去始報蓋卒之貪生甚于貪利而畏賊甚
于畏刑宜大墩臺動皆賊去舉火誠以我之應援無
及而賊之攻殺城軍可畏耳今欲體之于瞭望者遲
報卽刑聞報卽赴于遠哨者厚其勸賞同于首功一
皆加豐原糧倍于軍衆迺若邊牆者勦鎮之險也

徒恃牆而不知練。固爲失機使廢牆而不以時修。亦爲事險今誠舉兵選練除還其堪練。曷戰兵營者。毫無工役外。其不堪練之兵。止爲守城一營。皆令修牆。又責令近邊州縣各籍數百家。抽其丁壯以爲修牆人。凡免其一應差役。許其開墾邊地。所修之牆。各分定界。合此二者。則牆以時修而險可不廢焉。體瞭哨必探報。以時修牆險必防守。有據庶幾牆可以阻。令騎報可以使策應。而我兵非大舉策應之時。咸得藏蓄鋒銳。而習其教練之紀律矣。四曰厚優恤蘇積。

務使士心常奮。士氣常充。庶可望練則必精。而戰則必勝焉。五曰酌營制而尚火攻。訪得各邊禦虜惟資馬。調各兵臨陣。惟尚弓矢。大馬固夷虜之所習。而射尤胡騎之所長。是以虜來一矢不敢交。虜去一步不敢躡。咸職此之故耳。今誠酌定營制。凡一營之內。務有車兵以列營。有步兵以站伏。有馬兵以追突。馬兵之制舊矣。車之制則宜。輕舉疾隨。一鼓列營。四面環衛。步之制則宜。隨馬逐殺。急則站定。遠則設伏。相錯互倚。嚴勅舉行。而縱橫變化。在各將焉。所謂有制之兵。蓋如此。但車步馬關均宜熟練。火器蓋弓矢之利。在胡虜而戈戟之勢難遠攻。其爲我中國之長技。而胡虜之畏者。僅火器也。一位炮與獨火飛炮。重而難舉。發而莫繼。惟夾把鎗與火器之便者。可以隨帶。急則戈挺刃之擊。緩則足屢發之用。凡戰兵一營。若馬步車兵均宜。以此教之。每隊班伍層列。教以巾一而五。迭發至五。而一者復得藥可發矣。臣昨巡視京營。見營軍稍稍習此。全未精熟。及詢詢邊將。將邊軍火器不如營軍。則邊軍之不習火器可知也。近過

遼東間以火器皆云不知及臣勸以火攻故用車戰
取捷今各邊舍此長技不練而惟他議之圖非善算
矣管制定而火器練習此臣之所慙慙也六曰備城
堡以防深入臣等近見北虜破城既得城中之利則
破城之怒方未熨也虜入西山七日方捨汾州則深
入之志方無已也京城密邇良可痛心畿輔遠近皆
當深備況勸鎮去京以北鄉村率無墩堡而各邊小
州小縣城郭多不堅完伏乞嚴勅該部行令撫按于
近邊十日之內各城並加修緝鄉村民居密處嚴限
增築墩堡若工難驟集則要害先舉歲修一歲無不
堅完之城歲築一歲無不築堡之鄉並宜責限有法
務使官兵皆勸焉至于各州堡應援責在各將信地
之內其守城守堡務宜不分選練兵方責在守令嚴
詰奸細外通將木城本堡補其丁壯者教以人自爲
守家自爲備共鑒石州之慘悉詣保城之律而火器
矢石並熟馬步並長夫城堡能守則賊之攻可計日
以待援此今之甚急而不可視為緩圖也凡此六者
均所謂定必勝之算要在任人以責成之耳臣等又

曰防虜之計貴嚴責成而嚴責成之議有七一日頭
主將之權臣聞主將不固守律有常刑夫將之能固
守者要非主將一人力也必其偏裨是用士卒足用
殺之所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由是以戰則勝
而後以守則固夫三軍之士統于偏裨而偏裨之生
殺予奪聽于他人則主將雖欲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不可得責主將以固守而不重主將之事權是將
惟束手待罪國無一將可用國與將俱受其弊矣伏
乞勅下兵部明定法令以後務重將權如一鎮失事
該鎮總兵罪在不赦則平日必舉一鎮之副參遊守
提調等官在總兵皆得以予奪之而臨陣皆得以生
殺之如一營一方失事該營副參遊守提調凡統兵
一校者罪在不赦則平日必舉一營之中軍千把等
官在本將皆得以予奪之而臨陣皆得以生殺之其
平日之予奪也備開賢否并應換應代者送于總督
若總督訪得開送召內或有不堪補換之員仍發下
責伊再舉並爲奏請施行其臨陣之生殺除臨陣退
縮軍士聽本將卽斬以殉外若有退縮偏裨等官亦

愚艱本將初番傳令如李光弼欲取僕固懷恩之首
且令轉戰一番若再退縮卽取其首以殉凡此皆勝
敗在于呼吸而不待擬議奏聞皆所謂重事權之要
務也其二曰慎主將之選伏見總副參遊獨領一營
練戰者皆稱主將其所轄在平日皆得予奪而臨
陣皆得生殺其權重矣其選可不慎乎伏乞勅下兵
部務以將才爲意搜羅舉別盡乎天下宜大宜小悉
在胸中倘查察閒謬事在獄將官凡有智勇且年力
尚強者皆得題請召集仍通行京邊省直撫按限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各舉務才更不限下位貪賤並許起送到部皆當試
以治兵通發下京營補車戰等營管將右其教練能
否委有能者京營總協利道每季各行題奏或揚送
兵部漸發各邊管營而各邊大將參遊以下該部備
訪委有不職者在大將則詢之總督裨將詢之各營
令每季揭開送部再加訪實奏請吏部調如是則主將
之選無不加慎苟得其人而奇正戰守皆其能事此
乃今切務也其二曰明巡撫之責大巡撫以撫爲名
副各有地方之責但各邊巡撫猶與內地不同蓋中

地無大將擁兵地方小營實皆巡撫之事至于各邊
則大將握符兵馬森列戰守防禦宜其專任而巡撫
只掌標兵其責任之不明亦其矣大總督兼領數鎮
宜多責其調遣應援多靠標兵實有轄制將帥之意
總兵各將則專責以一鎮戰守而巡撫標兵只以倡
勇爲事者也伏乞勅下兵部申明巡撫之責凡一鎮
之內軍餉馬匹器甲與夫厚恤激勸練戰之兵及分
信地體驗哨圍邊牆緩將士窮城望皆其專責俱如
臣疏所云一一開議勅書責之無事則在外料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大將同心有事則居中籌贊與大將共力凡大將各
將之兵卽巡撫之兵而一鎮軍器糧餉城壁斟酌等
事皆巡撫之事苟有功罪並與各將論量處分庶巡
撫之責任不專于標下而專于一鎮之附衛各將之
管伍不患無附衛而推患出戰之不勝是在今日必
明法以責成之而武事無不振矣四曰寬繩罪之誅
大古者大將成功許以便宜務寬繩罪今每事務從
中制而不從便宜臣所謂重其事解責其選練片便
宜中一二苟絕惡不寬繩有良貲良罪撫寒以其國

輿敵耳伏乞勅下兵部務員各邊主將共爲必勝又安之圖不爲目前免罪之計凡到任一年內者縱有事實被劾若非失事不得革任至于有能之將果實合兵選練準以取勝尤不得以小廉曲謹責之惟不幸地方失事務審其失事大小并查到任久近違減刑罪不得榮施其中情有可原而智勇且可用者並許立功贖罪不復盡禁一一題奉欽依事體施行此皆所謂寬繩罪之誅而將必思奮無乏才之歎矣五口擇賢科老練之官嘗聞太平之功非一士之略而邊防之務尤非一將之所能成功也以其守地方則有州守縣令以總司風紀則有巡按巡關迺今選法重腹裏輕邊方沿邊州縣皆選舉監歲貢老朽之輩殊非良法蓋邊邑封疆守上址重萬一學風而靡卽宗社神京之慮也重邊邑實重神京最宜慎擇而都察院點差舊例定以新任巡邊亦似當酌議者伏乞勅下部院備各沿邊州縣通選甲科於甲科中且領擇廉明才幹者任之凡有陞擢並先儘沿邊守令而沿邊僻小星下州縣與腹裏中等者同請部察

院點差有南北京畿提學等大夫因在京畿腹內顧念各邊關係實重乞將見任者任滿序遷外此後以提學等差例與各省同差有吏定各邊巡按巡關爲大差務選老練才望之臣巡歷既滿並以京堂選序或超擢該鎮巡撫誠使守令得賢科之選而風紀皆老練之才邊防諸務本有不振起而維新者矣六曰久總督鎮巡之任切惟鎮守係一鎮之安危巡撫參一鎮之機務而總督又兼統各鎮之兵惟此三臣者衆之死生國之存亡咸係焉誠不可不重者也夫三臣選得其人若使席不暇暖莫展其運布之才選不得人若使朝更夕改實遂其藏拙之計朝廷選用人才邊防爲重卽欲加恩資序亦不必以改任別選爲勸也伏乞勅下該部凡各邊總督鎮巡定議九年之內不許陞轉有陞轉者該科參奏仍並許諸人直言但主上恩待務宜加優而後憂苦邊臣樂于久任今後凡各邊總督鎮巡考滿視京腹大臣加恩一等總督漸由尚書卽加宮保巡撫四品例得陞下而鎮守並加世功朝廷吏用不測之恩凡有緩急題請特

賜與激有勞得功至昭先年題准事例世襲古今久任成功而邊防駐軍專責此駐不可不循從永議者也。七日設行邊重托之位大各邊兵威不振將才難得使處得深入極懷漸為宗社憂者臣官細思救本塞源之故由邊事每從中制而邊情不得上通此必敗之道也夫由中制而不得上通其道固誠取敗若任其所為而無以制之任其陳請而樂日通之則情偽微暖益又莫可窮詰亦終歸于敗矣天下之敗大不可救者在無人以身任其責如無機之弩無柁之舟然君總萬機相理百官兵部兵務盡轄天下而各邊重責今在內更無與同患難者如是則其情易通其敗安救其事安得而不由中制也哉總督鎮巡于無事則月有打探消息之人在京以窺伺乎時奸于有事則日走塘塞遮飾之馬來京以粉飾其功罪無非因事由中制而情偽不得上通故耳在往時震于其鄰尚當計慮而今已災在剝膚可不痛思救藥矣乎今誠欲救而挽之苟非以邊防大事輪差重臣使上得告君中得語六部而人才倚甲聽其責成遠待

歷九邊而兵將虛實任其單雙則時事必不可為矣夫責在一身其操心集議也必從外歷九邊其情偽微暖也必達既無中制而無有不制既非求通而無有不通臣之所陳一十八事此最為本源要論願議事者彈重任之難劍懼重責之難勝惟務因循不思圖計臣請有以折之查得先朝以邊事大急命重臣楊一清晉大學士職銜總理邊務而嘉靖年間亦以閣老重臣行邊唐裴度以宰相成淮蔡之功宋蘇軾亦請專置屬國不擾中書在中書職任惟清在屬國專任邊寄予以撫遼夏之二虜焉伏乞勅下定議特舉才望壯著起用久孚眷武軍務素諳戰陣久經者大臣一員晉以武英殿大學士職銜或兵部尚書兼東閣學士使之遍歷重鎮諸邊遍見諸將先備訪大小將才備行合兵練戰諸務與臣愚所疏及邊防一應事宜一切提其大綱分其要領節目責各邊總督鎮巡務懷永固無取速效若實為防虜保邦之計仰答聖心此為防虜長策社稷至計乞毋以浮議阻之以少紓今日之急 慰 九廟社天之靈不然今日

之議亦托之空言已也。凡此七者皆所謂嚴責成以濟國事。然時事之壞極矣。京邊防虜甚有銅疾。司當蚤鑒而豫銅疾之議有五。一曰處預戰之士。以作京營。伏見京營之制非虛設。炫武爲也。京營素練則內可以鎮危。邊外可以襄虜。患況邊事孔棘。甚非昔日之邊。而弛弱不振之京營。又豈可復如昔日之不振也哉。今日營軍。僅堪擺列一驅之戰。則必却走。一如之法。則必鼓譟。其故何哉。強之而非其所欲。則非制。令之而非其所畏。則非威。恤之而非其所懷。則非惠。今欲振作京營。使必可用。非有制有威有惠。則不可。何以言制。夫京營雖車戰城備。不同除車兵城守。勿論卽戰兵。諸卒皆非願戰士也。不過充隊伍。目糧餉。爲糊口計耳。夫軍以虛應官。以虛糜復設法。以虛練之。誠非有制。乞勅兵部。嚴行總協將戰兵十營。于明春開操之日。行各將官一一問其委果願戰立功者。各自報名。另爲數營。悉皆自心所欲。不許虛應。於是嚴明法令。嚴明分數。勤以戰將練之。有不如令者。割耳。又必厚其月糧。倍于各軍時。以不測之賞。激之。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善練戰者。加給如是。則願戰之士。懷惠畏威。一年之外。然後如臣亮昨歲所題練戰之議。將數營輪作數次。特選京營一將。領赴薊邊經戰。若驍捷連坐重賞。若有功一體陞賞。俱限防秋畢。口同營。夫願戰數營。既係自心所欲。則赴邊練戰。皆所樂從。加以統馭得宜。威惠服習。在當事者。不必更以鼓譟。懦爲慮。而不肯議行矣。倘處月糧加倍。多費米廩。務責京營科道官。將各營軍士。不時嚴汰。老弱回衛。又時汰不堪練戰者。發入減守等營。減其外。加口糧。夫減老弱。不堪練戰者。發入減守等營。減其外。加口糧。夫減老弱。不堪練戰之糧。以優願戰數營之卒。國不加費。而營卒日精。誠爲兩利。京營腹心之疾。庶可漸瘳。體國者。要不可以虛文坐視之也。二曰採總督之議。以易入衛。夫入衛之兵。士疲馬瘠。苦于遠路。異鄉困于疾苦。工役在各邊。旣日耗其強勇。而薊鎮實無賴于捍衛。況日費口糧。歲糜百萬。國家坐受其困。各邊坐待其變。此莫大之銅疾也。恭逢皇上新政。議入衛者甚多。顧思所以去之。必思所以處之。昨見總督劉嵩揭帖。議稱求兵于兵。其處分頗詳。而議論似有可據。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細察心不念全邊惟護餉者今其開捐處必可採也伏乞勅下兵部行令新任總督務採劉盡之議酌去入餉之兵此則係國家甚大關係各邊甚重入餉去而餉兵益思所以精練以成不虞則關係餉源尤重細也三日臨邊咸以杜要撫臣等切惟撫夷之爲邊患久矣而邊鎮坐受撫夷之害亦已極矣撫夷之費將官每令屬夷引我軍士出邊砍取邊外大木以入然後將賣木之價奏足撫夷之用臣切慮不但邊木日盡邊騎直衝堂堂中國資本價以撫夷其體亦甚褻矣今誠驟不能已獨念討賞之夷羣聚入邊邊將費酒食厚肉以供之數千之夷一日無賞則日費數千之供給而邊將但畏激變以開邊釁於是重剝軍士供其酒廬真所謂削子女之肉以充狼虎之枵腹也况胡虜嚮導皆係屬夷入則共拾出則分利雖割肉以餉之何益乎伏乞勅下兵部行令各邊務以練兵蓄威爲急務而以撫賞爲權宜縱令兵威未振威不可衰除放順屬夷照例撫賞遇叩關當卽指處可省供應煩費外其素稱勢侮屬夷務宜

皇明會典編

卷之七

七

七

開關拒絕甚則濟兵勒馬以嚮之務在重機楊武氣然後示以恩信如近日搜殺衆將之屬夷定宜蓄威以待無事姑息仰尊聖朝馬待向後邊兵精練武備日充然後可戰則戰可絕則絕悉聽邊臣詳酌奏聞益屬夷絕之尤足以存威省費而撫之不免于褻惠利軍所謂勸邊成以杜要撫此舉鋼疾之三議也四日審誘賞以歸逃叛臣聞大同邊外無時無虜而大同各年納虜月錢凡有月錢遊限者虜卽行票催取未委虐的果爾則大同土地人民半爲胡虜囊中物矣此豈虜之所爲哉蓋邊境人民擄掠盡入虜境者不可數計沿邊皆然大同尤甚側聞大小板升地方皆爲中國人民比屋而居耕田而食其雄桀者卽爲頭領以統之而總隸千虜數月錢行票悉其所爲此皆中外諱言邊臣所不敢言者言及至此大可痛心深慮也伏乞勅下兵部密行各邊各細心設法措處自爲哨探或遣善事者並皆詳逃其地俾與逃叛人民雜處務誘結叛民魁桀者何虜可乘則磔取以獻功虜不可乘則盡約叛民願歸之衆以受賞

皇明會典編

卷之七

七

七

或版民地方并胡虜巢穴有可陰擊則設伏掩襲以振威武使叛衆畏威來歸或虜與叛民交結已固尤宜遣是熟閑諜乘隙密間虜心使之多殺逃叛激其歸志蓋虜地既多中國之民則胡虜漸食中國之饒而中國靡有息肩之望此銅狄之大可深慮所當亟瘞者也五日集親兵以鎮騎肆伏見京邊省直各兵雖疲弱不堪用戰然皆隨調遣馳操練惟將所命未有輪塞築肆其難制馭如大同之兵者也告增月糧折色則任其所求官司下營操演則炮響不至小不如意最譟然夫大同審適巨測之虜而其兵復有尾大不掉之憂是近之患在大同遠之患在京國似此銅狄急當療治臣嘗深思其計非得善將者握親兵以彈壓之必不能制伏乞勅下兵部凡推用調補大同一鎮總副叅遊將官務遴選善馭之才必責其身帶素練家丁百十以爲親兵並厚養鋒銳之氣以慰壓各兵馳健之心臣資彈壓威在不言然後將本鎮各兵一則具分數離其隊伍伍有伍長隊有隊長哨有哨長務善馭其長以消其漫又更申明號令

申明賞罰申明威信善處而默化之人心既歸壓令復嚴明積久之疾自將漸愈苟復以委靡之惠乘之則惠繁而威益不振將無有產復之期矣凡此五者皆所謂瘞銅狄以除積弱幸當事者一加之意焉勝算得則後日之休禍可消銅狄瘳則國家之神氣可振總惟在得人任使嚴切責成而行邊重臣之選尤爲任人首務不然則責成雖切而受任者竟踵舊風議處雖諍而奉行者必仍虛套事由中制而情匪上通銅狄終不可瘳勝算終不可獲虜防終不可固宗社終不可安我皇上之聖心聖諭亦終不能仰答千萬一矣詩曰多將熒熒不可救藥今首目前之患已多累卵之危具見惟在聖明勵精定志爲本而責成臣下爲要一一從實舉行邊防幸甚

題爲懇定保民裕國之謨加意運治養德之要

臣伏讀書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克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今皇上天篤先帝之資凡大小臣工共有堯舜君民之責者而可不思一端

其片縣也哉。伏考堯舜之治，惟有心于天下，如意乎窮民。民饑曰我饑之也。民之不得其所以我之也，皆此民窮國蹙之時。是以臣不揣迂陋，獻陳情定保民裕國之議者，有左載播堯舜之君臣，都俞吁咈常聚一堂，堯舜之聖德欽明，游誓光被四表。是以臣不察愚陋，復陳如急更治養德之要者有二：伏乞皇上聖神直覽，一賜施行，四海有得所之安，國計有豐亨之所，永叶隆泰治之機，聖德裕培養之助矣。臣愚未敢檢使，開率謹題請 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御覽

平露堂

計開

一曰嚴積儲以固邦本。臣聞民爲邦本，語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又曰積儲者天下之大命。國無三年之積，國非其國。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君安能有其民乎？通今爲民積儲，最要于積穀之法。何者？府州縣之積，率多文具，在籍者僅屬空名，在倉者徒號虛數。上官縱有查盤，有司藉期搪塞，一遇凶荒，賑給無措。始或議借議糴，萬口嗷嗷，勾合無濟，惟饑殍流散以死而已。伏乞嚴勅各該撫按，凡所屬

一應紙罰除照例八分收銀以備解額公用外，其二分務令收發人預備倉，凡各府州縣原定有積穀分數者，俱限措處足數。未有定數及原數太少者，酌定量加原無屯積倉廩，許令創建，原係窮僻難處，縣分該道府多方措置，呈請撫按加添，仍依道里遠近，聽各撫按先報候准，通行限三年內將所屬積穀事宜完銷勘合有不完銷者，該科定行查參。其守令有仍前文具者，撫按定宜論斥，卽分數不足亦宜降責。無貸務令有司處處留意貯積，而民命可恃以無恐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御覽

平露堂

伏乞聖裁

一曰廣倉蓄以便活濟。昔宋賢臣朱熹固本鄉五千里歲饑，特借官穀賑貸，後卽所收穀本立爲社倉，設法歛散，鄉有賴遇災歉民不逃亡，遇流賊且資保護。復建議於朝，通行各路，凡各賢守令率依法建置，以活小民。各賢士友並望風創樹，以濟鄉社。近日山東費縣最稱窮疲，知縣楊果一吏員出身，耳作縣數年，計令蓄積遍野，小民自收自散，臣本首新城鄉原無社倉，賢節鄧元錫未中式時，儲一麥耳捐穀設

法遍分各鄉爲義倉法俾各鄉父老豪傑飲散自如
蓋鄉有倉蓄慨賑賑給既無背負之勞老弱就食可
濟旦夕之急迨今飢民待賑于城郭匍匐而往幸饑
死于中途背負而歸輒使費其多或抑退于里胥
或阻斥于隸卒飢者未必賑賑者未必遍徒歷聖明
浩蕩之恩而莫濟溝壑展轉之速也臣細思欲便于
活濟小民只有廣立社倉一法伏乞勅下戶部議允
省直撫按嚴行州縣訂立社倉凡州縣各鄉社有倡
義十夫豪傑能許于本鄉捐欵投本立倉蓄穀諸凡
早月行世錄
欵散取息歲歉減收之法一一查朱熹已試之規倘
該處無倡義者卽限該里社條議呈請于上無議請
者卽官自爲踏看措處不能多處少捐本穀先立倉
某設法收放洩決充積爲民父母一細心遍歷經
畫察地之便審民之宜幾社幾鄉或分或合欵散議
民自便務論王管得人庶俾通縣合州左在倉蓄春
荒可濟單在目前飢困可活無勞匍匐若處各鄉非
倉蓄之地鄉民非王守之人臣備查朱熹一時行之
各鄉卽王以鄉社之品賢者未聞有他虞也湯果治

貴國原所積未聞有他虞也元錫以秀才行之通縣
未聞有他虞也臣又詢之各省地方今儘有行之撫
善者但未奉明旨一通行耳天下之事非一人一家
之私苟可利國利民懇冀議覆請旨仍應撫按作爲
地方便宜許令倡義無令絕望蓋倉蓄大爲國計民
命之計有賴者伏乞聖裁
三曰明專責以重勸懲臣伏思生養小民既守令專
責顧今撫按之舉劾者不明此重責焉是以守令忽
民疾者不知懲撫民困者不知勸而小民無生養之
皇明經世編
期天下無太平之望矣書曰在知人在安民語曰有
治人無治法試舉今日之一事證之祖宗種馬良
法近年切謂病民豈知得入行之何病之有邇陞尚
賓司司丞臣孟秋昔治昌黎該縣種馬額三百匹向
以佐貳領管秋獨謂祖宗馬政須當親理通示民
一年只用親點二次每點修責馬頭正身到官有代
替者重懲仍擎正身如責凡驢壯者恕之羸瘠者治
之纔不踰年馬大蕃息未及五載產駒四百五十有
餘因請之上司以三百例充解額以一百五十餘者

飢勸小民不惟民不告病且得子駒利焉其草料等
 利民無論也此人存法舉民安之一驗也題今專責
 守令安民凡撫按舉劾守令不惟不得以逢迎悅之
 簿書期會獎之印聽訟催科諸多才力優者務先核
 其一切政理若何爲生養民命之計若旣明安民爲
 守令專責凡有舉劾宜單以安民勸懲乞我皇上
 嚴勅行之此誠今日察吏救民之最要者伏乞聖裁
 四曰採忠應以救國臣曰何以守位口人何以聚
 人曰財今天下府庫之積糝括無遺各邊軍餉之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教古集 臣民論國上 平露堂

歲發日繼致外省每遇飢饉亟待哺乞賑于太倉邊
 關一有征調復告急乞增于內帑顧內帑積儲甚覺
 有限太倉歲計每苦不支當此匱乏已極之秋聖明
 切宜軫念而臣子亦當計慮者苟不博採忠慮痛加
 節省何以少救匱乏以裨聚人守位之計議也伏乞
 勅下該部行令各衙門該管錢糧監守巡視等官各
 懷忠盡計思一應錢糧某項如何耗蠹某項如何可
 預務各舉其所已知并悉其所職掌者一一以節省
 之法條議以聞仍勅行在內各監局老成管事之臣

共圖爲國節財以忠報主並思不監勘某項人役可
 減如前惜薪司之汰去人數是也某項錢糧可節如
 近御馬舍之減派草料是也諸凡忠慮一一具陳統
 惟皇上嚴勅行之國家積乏所補匪細王若言
 官大臣以節儉光聖德上清以內庫減錢糧執奏者
 均乞聖主垂聽施行尤挽回匱乏之本國家無疆
 之福海宇生靈之福也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教古集 臣民論國上 平露堂
 皇上陳之矣然國家之事小民之務不可以一二

數也隱于難知者最多得于面對者漸悉是以高
 皇帝軍國之務開基保世之謨朝夕與大臣面議
 文皇帝定鼎之猷運治致理之要早夜與大臣商決
 列聖所以致盛治敬皇帝所以光祖烈肅皇
 帝初年所以大中興者凡便殿平臺召對大臣咸不
 一而足焉我皇上御極以來屢召面對去年五月
 十九等日連召大臣問以巡撫不宜數易等事百官
 四海至今頌聖上之紹祖德而留意於化機治
 理也但自是以後召對缺然臣民想望太平萬萬不

勝頭緣御門起數只循格袋所賴以察百官親庶
政詢民隱者惟 祖宗召對之典址可行耳有大事
應面決者 皇上惟發一天語下問或給大臣紙劄
俾得條寫上聞倘無大事裁決 皇上只聖問近日
外間百官萬民更有何事悉聽大臣一舉所知者
面對或退印條列奏之如是大臣之忠盡可吐四海
之幽隱漸達一時之幾務畢陳天語原不必煩聖慮
原不必勞而泰機可運矣三六九日御門之後或難
再勞聖體召對茲專乞勅下禮部覆議上請每月欽
皇明經世編 聖教書集 卷之四 平露堂

定二日特賜召對大臣至日輔臣部院掌印諸臣
恭候召命惟 皇上臨期祈賜允行萬機幸甚宗社
幸甚迺若君臣交泰之機在堯舜時則康歌喜起在
成康周召時則遊歌矢音以宋王之興且能召大臣
有賞花釣魚賦詩之事至 祖宗朝聖恩下逮遠紹
三周此乞聖主或間一行之爲四海傳誦爲上下泰
受臣民曷勝望伏乞聖裁

六日資誦覽以培聖德臣伏聞萬化在心聖主心得
所養則精神強固聖體常安君德清明聖治常洽以

保民則仁以裕國則義以勤召對則明堯稱欽明舜
得游哲要皆語堯舜之心也 聖祖高皇帝觀心有
銘且曰人心秉氣機以出入而操之爲甚難蓋爲萬
世聖子神孫德高治平基本于此故倦倦焉遣聖子
神孫訓耳心忙難養外好易移靜存動察大資良助
是以 高皇帝時堯堯舜尚書又命寫大學衍義揭
於兩廡壁間以代圖書 列聖相承樂觀書史 肅
皇帝讀大學衍義賜輔臣御製一詩因命賡和有曰
帝王所圖治務學乃其先下作民之王上乃承乎天
皇明經世編 聖教書集 卷之四 平露堂

致治貴有本本端化自平人君所學者其序有後先
聖漢洋洋不一而足無非倦倦念觀書務學爲養心
培德之資也茲我 皇上法宮無事伏乞時取尚書
暨大學衍義一誦覽之可以澄聖心可以却外奸仍
乞 皇上勅下禮部翰林院儒臣將 祖宗朝敬天
勤民親賢納諫嚴宮闈肅左右定內治振邊防節財
用訪遺逸等事一一嘉言善政分門彙編仰呈聖覽
大爲法 祖養心之助至于經筵日講天氣稍和尚
聖聖明時御此聖德聖心允資培養關係匪渺小者

何乞聖裁

題爲析陳安攘要議以裨睿採覽

安攘要議

臣等生也昔以省掖巡視京營今以佐憲暫營協理日擊足履心思國報何敢以白而臨臣夙念祖宗洪業定鼎幽燕經席咫尺前代京畿之兵專以重內今則兼攘外之慮也前代備邊之兵專以攘外今則繫安內之謀也京邊體勢相開安攘大計最重必京軍常練則九邊望之有虎豹在山之勢必邊威常肅則九鼎繫之鞏泰山磐石之安聖明在上加意兵防臣不揆迂謬摘陳安攘要務一十四議仰裨睿採其京邊摘議有二京營摘議有一各邊摘議有六貢市摘議有一甘肅摘議有一昌鎮摘議有一臣又伏讀宋儒朱熹有言其本不在邊境而在朝廷不在兵九而在德政感時陳愚并摘陳根本要議有二通一十四條均出一時芻見仰懇皇上聖鑒加意本根其各條并勅該部覆議施行則安攘之廟謨有賴太平之洪業永綏矣臣愚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計開

京邊摘議有

一、通置火器務教戰守臣聞中國禦戎火器爲最顯火器之製非一其擊之能遠者可以守也其發之便者可以戰也近該守備黃道明開建遣大將軍神銳送營看驗該營發放得神銳一發五里當者一齊碎裂此器可以守者凡守營守城大舉衝擊似不可缺又臣同督臣李言恭看議得佛郎機一具內有子銃屢發不熟亦非他銃可比又諸將議得如邊軍之三眼鎗次如京營之夾把鎗最可利于戰者他如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賊

虎飛炮滅虜炮永珠炮連珠炮之類須擇的可利用者方可隨宜教習乞勅部議行令京營各邊各該建造大將軍神銳務見原匠造令工緻其二眼鎗佛郎機次及夾把鎗各利戰利守火器尤乞嚴行京邊重加查習俾人人熟慣處處得力如一營三千除一千奇兵精習騎射可堵可伏外其二千火器悉練並可對敵庶神武克振而兵威足揚矣伏乞聖裁

二、破除積習務重選練近來京營選練視昔稍異但議者謂京營多不調發不臨敵軍危選者以奈選而

練者以套練書生把憂萬一有如庚戌磨薄城下尚可以虛套誤國事也。林林總總，食當思報，何以套馭之。至各邊無警者，或占役，或買閑，或困于科索，或疲于迎送，有警者，尚以邊警為嫌，不以敵愾為念。惟患兵少，何計兵精。聚者未必選，而選者未必練矣。乞勅行令京邊除家丁選鋒精揀外，凡係戰兵皆宜選練。倘不足數，再募土兵充伍。凡選士，號銳為上，精技為良。有年力強而技藝未精者，並精擇教師，分隊教訓，不時稽閱。又選過管隊良千把總統之，有曾經戰軍士年雖五十以上，亦宜收入選中。至于糧賞家丁選鋒雙糧戰兵，給正糧外，仍加半糧。甘肅遼東用戰尤宜，不助狗彘，但戰士向敵馬力為先，勇怯存亡尤此為繫。甘遼等邊選練戰士，尤宜選給良馬，并宜練以戰法。管閑遼之戰其馬多，市于胡不惜重價，審與貿易。今西馬亦有良者，惟當加之意耳。伏乞聖裁。

京營摘議有一

一京邊互練，務期實用。夫管以戰兵名，謂其兵必可戰，而帥是兵者亦當以戰教之，苟不得經戰之將為

之司命。所教皆虛文，而練戰皆亡命。此套習之尤也。經戰之將各邊有之，當事者有見于此，每欲京邊互用。近查京營邊將全然不多，竊意加貢之後，戰將雖少，畢竟出于邊，而降于虜者，其見與膽自不同也。伏乞勅部申嚴京邊互用之例，多得邊將坐管，教以邊方戰法。卽京軍不樂練，責在該將隨宜訓練，誘以賞，務以罰。嚴諭以義，開導樂從。凡邊上列營馳伏諸制，及對虜堵擊諸法，弓矢合用諸器，均不可不諳者。依法為訓，勿責旦夕。惟及大勢散營之期，不羈困以

調出邊經戰，令膽皆練慣，見敵不懼。庶戰管各兵，舉無不可用者。伏乞聖裁。

各是摘議有六

一博訪精鑒務羅將才語云百戰而長將出貢市以
來將不惟戰是習上不惟將是求軍伍時被剝膚良
將殆爲解體是邊亭以貢市而懈弛者多矣非取懈
也勢使然耳殊不知貢市非長策也天下巨測類且
不齊或扶資而變而御當振之以威或臨市而忿爭
卽當創之以法部落群小未忘故意且雖乞憐藉或
反噬別和市于西或合勢于東欲易于宣大或借槍
于甘肅防乎其隙安可忘戰則在我安可一日而不

自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兵機

平露堂

求將才也哉無論古來奮于奴隸降虜及椎埋屠狗
之英卽今遼左出塞如李興李平胡輩之出自虜中
蟬因奏凱如劉綎之出自任子史臣廉將也何能以
閱視一論而掩其節李大初驍將也何可以他鎮旁
及而棄其才將才之伏也非一類其求之也又何可
以一端限乎伏乞勅部嚴行邊腹督撫按臣限一年
內外各特舉戰將真才一疏督撫按臣先行令所屬
司道等官各各留心搜拔不問見任下位廢閑編民
微賤軍伍歸降等類審果可爲戰將每司道限期各

舉數名呈之撫按得入原賞溫舉仍罰撫按總督將
所舉者再加訪鑒一備開于朝卽于練戰邊方檢
任試之能否立見在各邊文武臣工尤宜卽本邊加
意搜羅當必有應其求者務使甘肅得一戰將必提
兵橫行而內地之佳牧可驅宣大延固得一戰將必
經武蓄威而款市之風盟可固遼東一區戰將常繼
必忠勇不懈而全遼之命脉可安是搜求將才爲安
獲大計中之最要者伏乞聖裁

自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兵機

平露堂

二實伍優邊務蓄勇銳夫軍伍不實尺籍徒存無與
爲選又號與爲練哉議者有謂實軍伍以召募者切
謂應募遊食之徒多別營亡命之卒易名冒餉旋補
旋逃散則作奸聚則肆毒此必不可用者有謂實營
伍以土著者臣又訪得名爲土著實係亡命卽今漢
莊漢陽之遺害可鑒也此等有缺痛禁私補嚴責各
官州縣精察民壯之鄉大市里之任使補之顧鄉夫
任使多不願募要須欲以糧賞約以歸農終以不役
占不勾補之執照將必有樂應者有謂實營伍以鄉
軍者夫勾補解發二軍初到是宜安插先須痛懲該

管之見面書識之常例同伍之人替優以分營衆士給以月糧妻糧校以閑田世業一年之後方可選其壯者編操次者工作弱者就近擺優處之得所方可免逃亡之患耳迺若武官以軍逃爲市昆宜重逃軍之罰重目糧隱隱之禁重科索後占之罪總惟督倡者重加之意而虛伍之銅疾其有瘳乎若大南兵須取以吾將勿重之以疑費無事時與北軍一體更練有警處與北軍分搭調發暗結驍智者以安其心審除疑肆者以携其黨有缺必重禁隱隱不報重禁通皇明經世編

無非痛念窮邊計加優恤之意夫軍伍實則士衆如林而選練可足邊卒優則士有生氣而選練可精勇銳之勢漸張敵愾之感自奮伏乞聖裁三察險控要務圖永安說者謂紫荆危險臣備查今昔虜寇率由此入豈紫荆不足倚哉戰細按邊圖及屢訪先今親歷者並詳紫荆全恃三隘口爲外戶曰烏龍曰寧靜曰浮圖今者木炭加增林木砍盡隘口之險難據而神京邊關之憂最大倘得聖明少念邊防大減木炭不至砍盡林木以充燒解豈非守邊關奠宗社之大慶也哉不則憂國者亟思別計痛禁砍盡仍多方責成裁補題奉欽依賞罰迺若運載多則及路日夷曠徒聚則間道日開亟宜盡塞間道加掘深塹深險惟專畱一路可焉以至西水溝拒馬河帽兒山夾河口沿河上流及神箭嶺馬水口呂之橫嶺並宜選委一二識形險善計畫官員備加查路託要緊處隨地勢以築臺墩以加橋牆通過入三年欽限工內查東關事例叙賞責完而國險可固誠切議矣又臣所謂控要者查御史蘇郁題乞移三屯協守于

漢莊營以節制太平諸路移燕河恭將于劉家營以
接應桃林諸口又查元年題准做真定防秋事例每
歲秋順天巡撫移駐于建昌原營計地度形似爲籌
邊良畫臣又訪得宣府西北一路邊長八百餘里僅
一秦溝一守備有警必難支矣其無日貢市可長恃
也說者謂今于龍門所宜添設遊擊營又查得甘州
總副遊擊坐食一城甚非棋布聲援之長策說者謂
移甘州遊擊于鎮夷移鎮夷守備于清水堡曾訪邊
臣畢善此議臣聞設險守國聖有訓謨駐劄控要邊
防至計憂國者每每言之惟謀國者一力行之而已
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魏徵書集

安撫

平露堂

四廣屯召粟務實邊儲我國家邊儲重屯糧重飛
輓往歲虜警不時屯田者妨于耕作飛輓者怯于輸
運款貢以來烽火不警耕者可安業而運者無路警
矣伏乞勅督撫諸臣趁此無事之時諭令沿邊軍民
務廣開種善處寒夷悅之以和婉啖之以微食俾我
之屯種愈廣耕作愈安至鹽糧飛輓亦責令各商屯
糧于邊令各以子粒上納不許以糴買充數如是則

邊地之收入愈多邊糧之積儲日賤無米珠薪桂之
憂有士飽馬騰之虞矣獨甘肅似憑無飛輓之例無
市糴之便屯田爲急如莊浪之屬郎堡通遠驛永昌
水磨川甘州之左衛迤西鎮東之東南諸湖肅州之
臨水等堡蘭州之東西二川沃壤丘境現存河渠故
道猶在申飭鎮巡責成屬官務興屯利葺墩寨以居
通渠墾以灌召富家商賈以墾爲已業並不許軍屯
攀扯官府搜求庶甘肅之屯利大興甘肅之兵食大
裕耳至在邊武臣沿邊土地任開種是編租賦矣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魏徵書集

安撫

平露堂

五招撫歸降善馭收用近來虜中部落不恤板升故
板升亡命率多來歸其部落小虜有失所者輒亦每
母降附督臣懼失盟約極意設法處之切謂亡命雖
乞聖裁

可異而末歸似可赦也降虜不足取而救忠反可用也解生之爲竹今與李寧之出家間皆虜產推心以結之蔡才以昇之豈不收以夷改夷之偉績哉至于各邊虜患未寧之處尤宜招歸民以爲之鄉導撫降虜以爲之用間諜妙算只在收之以之得策與不得策之間此督撫之昆宜深密者伏乞聖裁

六及時修守防虜遠謀臣曾使朝鮮道經遼左見遼之寧前人煙極寡一望寒心近復賊被虜患殘戮愈空寧前盡而虜患逼深東矣議者謂餉之事勢須似

自明經世編

卷之二

完

平露堂

全鎮之力以修守遼東須自貴土嶺至板湯谷及西磨合燕于窠等處補墩築空砌臺斬梁削坡掘塹以固外險拓城修堡移營列屯以壯內勢總在督撫大臣臣計入衛班軍無令三協均分獨此薊東專派十分之四儘在三年欽依工內責限相次報完議者又謂潘家口龍井關桃林口羅文谷水道大可通虜宜控制要害創建四橋最有見者亦宜派入欽限數內北潮河川事例懸賞加叙責成天塹均爲關戶網繆至計又邊鎮寨堡聯絡虜來且便收斂邊將罪貽貽

斂之罪密道歸併四十有六餉道歸併二十有八承道歸併二十有七應量修復迺若宜府應修民堡八十九座天同應修民堡二百六座並須酌修以防巨測凡此各堡總屬鎮巡加意無得專責居民戶殷衆之處或民修者三而官助其七或民居太少通令官修臣每思念國家軍機重務恐只空言未行是以不辭勞費細訪詳議如所議各邊修守若會議已行者乞命申傍限完若前議未行者乞再咨議請旨務令險阨四塞則四野堅壁可清墩堡四望則四民

自明經世編

卷之二

四

平露堂

居守足賴禦虜安民此誠要務伏乞聖裁
貢市摘議有一
嚴覈通官無誤邊計夫和市雖以羈虜切防召侮于虜近該宣大院臣題乞限馬數定實額亦滑消侮要之微意但虜之來市或尚有肆侮之端者在彼馬強市也索貨減價也踰期始集也員役之應市或亦有召侮之端者在貨物粗惡也聽彼增添也低假插換也夫來市之肆侮須振威明信以飭之應市之召侮須嚴法重禁以弭之頑所以絕侮慢之原有實專

在通官之數與不覈蓋導虜人之貪慾以肆其狡洩中國之情實以啓其爭者皆通事諸人爲之也治以要挾咳既以酬謝索巧幻萬狀靡所不至合無勅行替撫丁通事諸役務精選各員中忠信曉略機智善言者充補盡革去平日之巧幻瑣事客遊鑽用者每遇使虜及通市時務先期教習授以方略指以成算仍切切訓以隨應變不負任使或扣貢既畢或一歲將終將通官各役嚴加考覈如前所謂忠信可托者上也而欺隱爲下驕氣足任者上也而退縮爲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吏部

聖

下

甘肅肅議有

一據虜緩番務念祖制大甘肅之虞昔在松山有寶屯在海西有丙屯而今則有二十四枝矣其抄胡兒火落亦成止三枝又東虜西來以迎佛爲號以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兵部

聖

下

尾刺爲名以搶番爲慾而侵攸我內地切擾我兵民者也向吾民之受其毒路將之隱其情已具於題麻中矣迺今甘肅督撫趙撫近日捨力克召同一枝尚有二枝與其再召下則意在尾刺起往水草壘今安靜爲策之次臣愚伏慮其非得策也該鎮忠慮不欲起釁惟欲相機臣伏謂機已萌矣以貪慾則借番掠民禍不可長也以牧地則自外迺內防不可潰也雖勿露啓釁諭盟之跡亟宜爲練戰慮遠之圖如臣前所陳搜才選將實伍練兵屯糧火器等事並宜作速經理悉心責成必練熟戰兵奇正二枝務期兵必可用而虜之內牧必可攘逐初以信示之勿疑繼以義諭之使遠既以威振之使束蓋虜懲牧地卽雖召同行日再至惟兵威可用而虜巢可搗不復西矣况何以槍番尤爲不可蓋祖宗之制馬不可以不易茶不可以不屯而番不可以不恤番民卽吾民也切地切軀商番之禍幅與我同之其隴龍溝口係隴虜入番進內地之總路其要害與我共之今宜控此總路嚴行該道務選集行馬入戶或千名或數百擇一

裨將悉心練訓以爲之內備又招集就近番兵二千
幾百卽選伊族頭數名立以爲長給糧給馬給付執
照嚴禁武職私役務得其惟心得其死力以爲之外
衛合二兵合成二千總以戰將統之設法練之命曰
番漢精兵夫奇正二兵以爲之主番漢精兵以爲之
應庶虜可豫審可緩 皇上之邊威可肅而 祖宗
茶馬之法必可以無壞矣伏乞聖裁

昌鎮撫議有一

一禁擾貽安務護京陵夫昌平一鎮南護京城北

皇明經世編

觀微吾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護陵寢地勢最近關係最重零丁疲弱之卒荒涼
瘡痍之民雖百計以緩之尚恐一旦有變民不可以
守兵不可與戰更以最可節省之往來迎送重困疲
之大可痛也夫京師德勝門外訐陵紅門路號九十
日可往回官府從容輿馬晨發而午且至况各衙門
官員往者各可自備輿夫自備馬匹而不必于中途
更換者也糧科燈籠自帶無勞供億僕從拿扇自隨
何用兵導迺清明霜降二祭暨上陵文武衙門卽
雖未行牌至州該州定于中途換馬驛卒索錢貼夫

武侯宿于州城或餽送于陵上或跪迎于道途管

軍各官馬兵前道張皇恭應不勝苦楚勞勩飢疲不

忍見聞在京官原無一毫之益而在該鎮實受萬分

之困此宜痛禁節省以休息該鎮者也乞勅兵部

咨劄各衙門除壽官在工兵工二部堂屬等官同監

視大臣科道督工內臣原係兵工二部自行協濟暫

戒半應付外其春祭秋祭一應上陵大臣內臣文

武等官凡往回夫馬供億器物一俱令自帶毫輿

昌鎮無得干擾督撫按臣仍行令該州及駐劄本鎮

皇明經世編 觀微吾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文武衙門前項趨承迎送通行禁革倘恭遇聖駕

幸謁例該防護接送仍須撫按量行協濟其隨駕內

臣京官一例痛懲干擾并該鎮趨承凡有違者並令

順天巡按與科道官訪劾一體究治若然則兵之疲

弱得息肩之幸民之瘡痍有安枕之期由是而兵可

選練民可完聚萬一警急可戒不虞陵寢之環衛

足壯而京師之肩背永安矣伏乞聖裁

根本要議有二

一節財裕國永庇兵民昔成祖文皇帝時北虜馬

哈本王矣。而阿魯古自思復叛。旋復納款。封和寧王。蓋醜虜大羊也。其性不可測。而其款不可恃也。文

皇帝有見于此。恒重內修。外懷惟念。威敵以兵。養兵

以食。經國裕用。井井規制。而尤以躬節儉爲本。焉一

日御順門。裏衣散袖。納而復出。侍臣掄誦。文皇帝

歎曰。朕日雖十易新衣。未嘗無但念昔。皇妣躬補

故衣。皇考嘗曰。后居富貴。勤儉此正可爲子孫法。

朕常守先訓。無敢忘。時有言山西出五色石者。文

皇帝曰。其革災荒。小民困苦。今又可以此困之。官府

求一物。卽百姓受一害矣。戶部尚書言曰。粟食救

文皇帝召御馬監官責之曰。爾輩坐食膏粱。豈知百

姓艱難。如復敢爾。必誅不宥。孝宗敬皇帝念邊方

多事。時有尚書馬文升奏言。虜在河套。乞將陝西絨

褐內臣蚤取回京。以蘇困疲。敬皇帝曰。覽奏具見

忠愛。都准行。劉大夏奏光祿日辦糜費。敬皇帝惻

然。下令裁減。歲省銀錢八十餘萬。大夏減修清寧宮

軍大。敬皇帝語閣臣劉健。謂大夏不以朝廷大工

爲重。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敬皇帝忻然嘉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觀微言集 多獲嘉謨 吳 王露堂

如大夏所裁。聖祖神宗聽諫。受人節用。裕國垂萬

世。而光史冊者。蓋如此。邇今府庫空矣。百姓困矣。公

私竭矣。大司農憂歲出之常數。多于歲入者。二百餘

萬。大司馬憂各邊之年例。請給內帑者。歲每加增廿

萬。住牧不靖。遼東積歲兵。連貢市虜情難測。萬一叠

有請給。誠不知計將安出矣。皇上法祖崇儉。聖

性神明。節財裕國。臣下並當仰體。舉凡大臣言官有

以減織還疏者。有以減鑲金疏者。有以減買珠寶金

疏者。有以減油炭草料。四火等銅及查盤內庫錢糧

疏者。此等題疏。無非忠愛我皇上之至意。以後有

請伏異。皇上一鑒。孫衛賜施行。俾財用常節。國

計常充。以給邊。請以奠民生。可以聚人。可以守位。四

海兵民。舉沾被我皇上聽言崇儉之休庇矣。伏乞

聖裁。

二隆德運治。永綏皇祚。臣聞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又

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晉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

元。德盛治隆。貽萬世祚。惟聖子神孫之踐祚者。務

德與治加之意耳。夫心爲德治之本。學爲德治之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觀微言集 多獲嘉謨 吳 王露堂

賢爲德治之輔。文皇帝嘗曰：朕每退朝，大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太極圖性理諸書，奈心之絕冬備載也。敬皇帝因張元順進萬壽索，太極圖以觀，且曰：天以開明，是楊守院以克齊危微，片一允執厥中之言進謂。陛下得于內者，思未能如克齊之深也。敬皇帝惟嘉納之大。二聖悅于養心，以爲德治之本，恭如此至。成祖命宣緒進滿堂御便殿閣書史。孝宗命程敏政早進講尚書，孟丘午進讀大學衍義，其汲汲于學問，以爲德政之資者，又若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于露亭

一常規而使數日以召問爲樂事，臣等陳保民歸國，曾以言誦，願勒召對，茲再對一言，存忠臣愛君終乞瞻望仰惟。皇上林網臣諸行，事遠匹。祖宗德治之人，九無中良外夷之安，有苗之干羽可來，越裳之車譯可至，而皇時永綏于億萬禩矣，伏乞聖裁。爲勸諭大教緩急之人，乞賜申飭舊制，務敦預。

恭以貞成世臣報效疏 預奏勸諭

查得營內各官，並無年幼勳臣一員，在營教習大與臣等巡視時，事體不同，日晤督臣李言恭，尤切切以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于露亭

撫商失後爲念，先是臣每見兵部推一守備鎮守，經督等缺，應用勳舊世臣者，節次以人才其不多得爲憂，迺今益知勳舊之乏才，大由平日之失教，恭文武人才，未有不儲養而得者。世祿之家，驕惰易生，儲養尤急，若不及早查復舊制，懸隔嚴飭，又安望繼此得武勳之濟美，而朝廷有資于世臣之報效哉？曹瑋之翰略雖不世生，而守備鎮守等之重任，亦不易稱，向使武經之不習，則毫髮之錯略，無開禮教之不周，則素性之驕惰，難化古訓，世祿之家，宜教素養，今者

弘宗明制又何敢干冒違也哉亦得 弘宗新兄見
襲公侯伯未曾任事者及公侯伯應襲年十五以上
者俱送京營聽總傷大臣教習召馬東漢講讀武經
七書百將等傳春秋兩大會同選充引道考試中有
才器超卓者會奉奏薦兄襲者推南北五府等缺應
襲則授錦衣衛勳衛附記將材簿內遇有將領員缺
並推先年如靈擊湯世隆侯寧孫世忠彰武楊炳伏
羌毛登奉宣陳良弼則以見襲而薦用者也嘉靖四
十四年如徐文璧張元坊萬曆四年如陳原兆九年
自則經世編
如徐廷輔俱授勳衛管紅盔將軍則以應襲而薦用
者也有管營務充參遊佐擊在嘉靖四十四年則王
應龍四十五年則王學詩隆慶二年則李吉恭衛國
本是也先後以任事名者要皆不出教習經薦中也
數年以來只因薦者多不用用者不由薦致勳臣一
榮解體俱不送營教習彼誠謂教習而得薦也且無
推用之望况教習而不薦也又何苦受掣管之勞哉
不由教習別路可推達視教習為長物而別求推用
為得計矣臣查得巡視科道梁孟周等題為 國家

閒暇乘時調理或改以壯遠猷事內諸將付一款兵
部覆奉欽依凡公侯伯勳官年十六以上三十五以
下通行查出送營讀書習射可用者保薦錄用等因
題今昔違明旨大失 祖宗深意伏乞勅下兵部中
嚴舊制見今秋操屆期查照先令事理責限公侯伯
見襲未任事者及應襲年十六以上三十五以下春
除曾經教習保薦外其餘俱限十月以裏盡數查出
送營遵依 祖制一一教習凡教習中有才行實可
錄用年終會同科道特薦獨推兵部于特薦者見襲
自則經世編
即推任事應襲授勳衛者宜恭用簡勿遺棄致懈
人心其原經科道官會薦有授勳衛未推用者並應
查出的用以屢恬退臣等統薦必用之意若經薦管
事年久無過者並宜量移儲一切未送京營者本部
切勿任以事權以開別項規與申飭之後如尚有應
送不送者顯是驕惰自安須薄問祿米示懲仍責必
送若然則武勳儲養有賴將來緩急得人席紹王之
貴者多抱輜略以登庸延帶礪之盟者世篤忠貞以
為報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

華亭

宋徵璧尚書 徐宇遠閣公

選輯

顧開直偉南

盛吳進降汝蔡閣

吳翰林疏

疏

吳中行

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

元輔字訓

頃者大業示異星變井常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

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軀荷蒙 皇上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十七

一

平露堂

養洪造恩救消埃之報靡白也且政事所當興律有

官守者能圖之臣寮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

臣所安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卽今日之大者要者

爲 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

質諸人心而安始探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

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

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懃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

稱帝上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頒命之

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幸也爲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卽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矣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臣人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貴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安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并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

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老與其父之從衰得自從白得老皆容相際彼此未觀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喪經之容辨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

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 皇上必欲其達心抑情衡哀茹痛于廟廊之上且責之以紆謨決策調元熙

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自賢者出 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十七

一

平露堂

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

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老與其父之從衰得自從白得

老皆容相際彼此未觀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

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

堪者臣連日見喪經之容辨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

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 皇上必欲其達心抑情

衡哀茹痛于廟廊之上且責之以紆謨決策調元熙

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自賢者出 皇上

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

不以其賢乎賢者禮讓之宗也切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其略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固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還觀遜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入然也或固其不去之迹而暗以不隨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譚巷談乎大輿情未愜革面無庸而皇上尚欲其數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全遵教用協丕式焉或者非其理也

方以計聞遂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聲辭尤昧成憲却又誤矣然則奪情者正非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婉迂遲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大皇上無偷允之命而屢責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其殷誠千載一遇也夫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則所望以卸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况卽一特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責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錫極于兆民則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爲社稷爲生靈而臣則謂皇上宥情容之者亦所以爲社稷爲生靈也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召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以嗜欲漸開而懈心生不以疆圉僅寧而侈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聖德日盛世道特雍凡元輔所深望者皇上能終健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

徒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奏或遣使就密不然則容其給假營壑竣事趨朝暫往適來以副倚注斯若恩親設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莫倫敘叙風化人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鉅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選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全歸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違聖意必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卽爲隱默亦匪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續撰不侵游清華而敢干干犯雷霆哉然將是非垂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矜示懲就若披陳于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諫也伏惟皇上寬斧鉞之誅賜勞羹之擇而垂神

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

遵祖制開言路以養士氣疏

沈思孝

開路

全明經世錄

卷之六
六集
元朝詩集
五

五
半
路
坐

成等因御史房寰連章極力攻詆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乃不勝感憤共矢精白爲皇上訓陳忠愍明辨是非大臣之言千萬人之公言也皇上旣洞察之備俞之矣乃復以出位加罪儼其衣冠放之田里人心移惑士氣銷磨此邪正治忽所關其幾微其害大卒無一人爲皇上言者臣受恩最深圖報靡所若徒畏懼阿世不敢觸忌諱而緘默臣不恐也臣聞之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人臣之罪莫重於依違壅蔽則上下隔閡而忠良沮依違則明比承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李露堂

而是非淆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敷奏又大明律一款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執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卽付所司施行各衙門但有阻當者鞫問明白斬又臥碑一款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賢朴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蓋臺省之官專以言爲責而諸衙門自職官以至士庶亦不以言爲禁蔽在今甲耶若曰星故民生利弊昨政得失諫官言之庶官亦得言

六

六十一

之大臣言之小臣亦得言之使天下無不當言之人
無不可言之事而後聰明益啟幽隱畢達此祖宗
之制爲國家慮至深遠也夫何一二小人今日以建
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知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
讞察禁閉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約束教訓夫約
束奔馳等屬可也而反約束其讞言直諫教訓忠良
等語可也而反教訓其指口臆辱此風一得其弊何
慘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
祿養望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異日者萬一有權

自明世祖編

卷之二

人集

七

下露堂

奸大孽機密重情皇上將何自而聞之然則今所

約束訓教訓其非誣親之初也夫海瑞清節峻猷廉
頑激懦皇上召之獻納之間置之網絕之地聚一
人以風四方凡有血氣者莫不頌皇上明聖顯忠
旌直與帝三王同符媲美也律瑞以中唐之道稍
嫌其過責瑞以通達之材或非所長然必有聖之時
如仲尼者出焉而後得以折衷之裁成之耳彼房豎
者邪鄙之大貪狡之行醜頑師儒之任大開賄賂之
門投詞求選閭閻輒載東南已共見聞非臣所安指

指者大抵震之與瑞如薰蕕異臭鴟鵂殊音不可同
日語卽四海之衆三尺之童能辨之而震乃指正爲
邪變白爲黑顯肆傾搖略無忌憚一疏不已再疏必
騰此輿情所共憤公論所大不平震顧允成等始入
仕簞何受國恩遂能明目張膽披刺慝誠於皇上
之前其心忠其辭直况恐留海瑞切責房震皇上
之旨亦既行顧允成等之言矣行其言而復罪其人
也何哉夫皇上下之進言與皇上之聽言但問其言
之是非而已如其非也雖臺省臺罪何可以其有言
而曲貸也如其是也雖薊蕘空採何可以其無言
職而加譴也蓋盛世必廣求言之門而本朝原無出
位之禁臣嘗歷稽掌故正統間歷事鄉舉士練綱上
中興憂發當時選蒙俞旨成化間初選庶吉士鄒智
上祛邪直諫後世因稱各臣而觀政進士之建言者
如成化七年盧磯以史事奏成化二十二年放毓元
以星變奏及嘉靖初年張璁以議禮具疏凡此不違
續數皆進士之未授官者茲未聞以出位加罪也今
用顧允成等之言而故罪之又因顧允成等之罪而

皇朝聖世編

卷之二

八

下露堂

禁禁之未審於 祖宗典章國家禁例果合乎否也
此臣之所以不容於無言也臣曾不知臣之言亦當
蒙出位之罪哉罪臣者不曰責事則曰好名然使舉
朝俱不言事斯世盡不顧名將不知所底止矣臣之
喋喋非敢有毫髮徇私背公市恩沽譽之念天地神
明實鑒臨之伏乞 皇上獨膺乾剛大彰宸斷復顧
允成等冠帶仍照資序選用務除壅蔽之習亟及依
違之風庶人心不至和僻士氣不至頽庸其有裨於
邪正治忽之機者或不小也臣無任激切踴躍之
至

臣等謹世編

其卷二公案

開卷

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本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選判

何 剛慈人參閱

張鳳盤文集

疏

張四維

乞申飭史職疏 史職

具官臣某等謹題為懇乞申飭史職以光新政其准
禮部行文該本部題覆翰林院編修張位奏前事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十七

史職

一

一

照議定史職係閣臣題議查照本官奏內事理將一

應合行事宜詳行議擬上請題奉欽依行文到閣臣

等議得國初設起居注追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

修撰編修簡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詭原

月有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

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畧卽如邇者纂修 世宗皇

帝 穆宗皇帝實錄臣等職在總裁一切編纂事宜

俱遵先朝故事不過集諸司章奏附加刪潤彙括成

編至於仗前注下之誼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

憑增人與夫裨官野史之書海內而流傳者欲事跡

輯又恐失實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明敕或遺而

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

廢而不備之所致也切我 皇上以睿聖御極光被

四表文明洞塞超越古昔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

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閣盛美垂法

無弊所據申明史職尤復 祖制以備一代令典在

于今日委不可缺臣等祇奉明命仰稽典憲恭酌時

宜謹將一應合行事件逐條詳列于後伏乞宸斷惠

賜施行謹題請 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十七

史職

一

一

計開

一考職儀定式凡遇常朝紀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

後近上便下觀聽是卽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

四年定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是卽古

隨仗入直紀事之意合行修復 祖制今後但遇常

朝御皇極門用史官四員列于東班稍上各科給事

中之前午朝御會極門用史官二員列於御座東稍

南專一記注言動其遇郊祀耕籍幸學大閱諸大典

禮亦用史官四員侍班隨衆紀錄其召見臣下若朝
堂公見史官二員如洪武儀制不時宣召及大臣
必數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人對
大臣自紀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經延
日講諸臣既皆史官宜每日輪一人記注起居不必
另用侍班

一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是以未有諸司供報
史館之制國初日曆之記其制當亦如此今宜查復
舊規除內閣題稿并所藏諭劄詔勅等項臣等令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張鳳舞集
史職
三
中
露
堂
房官員錄送史館外仍行令六部等衙門凡論奏題
覆疏上卽錄副一通其南京併在外衙門官員諸色
人等所上章疏科抄到部卽錄副一通俱送閣轉發
史館紅本下科該科具寫旨意揭帖一本送閣轉發
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占候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
按月開報其錄副不必如副本揭帖格式但用常行
日紙高低以尺爲度密行楷書疏爲一卷不論疏數
多寡併用一封筒釘緘送入
一逐日紀載所責詳備諸司章奏浩繁須分曹並纂

方免遺失所據直日史官臣等擬每日輪日講官一
員專記起居兼錄劄詔諭文策及內閣題稿當
中章疏其六曹章奏選年深史官六員分爲三班人
纂二曹每月一代其分曹之法須以繁簡自配史禮
一戶刑二兵工一如其日繁簡頗殊不妨通融協纂
一今次紀錄以皇上起居爲重其他事務亦以備
異日之考求俟後人之剛述所貴訂核不尚文詞宜
定者體式凡有宜論直書聖語御劄詔勅等項備錄
本文若諸司奏報一應事務除瑣屑無用文義並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張鳳舞集
史職
四
中
露
堂
者稍加刪竄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
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如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
明白無致混淆其或章奏之外別有事蹟可垂勸戒
者如果聞見真確亦許據實備書但不得輕聽訛言
有妨傳信
一東西十館原係史官編校之所審選朔堂紀述爲
便今次合用東館近十四所令直日史臣四員分居
其中一起居二吏禮三戶刑四兵工除典守膳錄人
隨役同供事外一應閑雜人等不許擅入其該館合

用紙部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例分給

一國史古稱爲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詳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館編完草稿裝爲七冊一冊爲起居附以諭札等項六冊爲六曹事蹟俱于冊而明白開寫仍書年月史官姓名送臣等驗訖印入小櫃探記封鎖歲終臣等題請令禮部都察院翰林院掌印官公同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先用禮部都察院翰林院印信標記封鎖臣等仍用文淵閣印信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之五

信標護之永不開視

一史館紀錄所用膳錄典守官吏臣等擬將見在史館膳錄官選取勤謹善書者四員專勝祕密文字行吏部選撥善書貼吏十二名專寫六曹章牘撥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啓閉館門常川供事

一自皇上踐祚今止三歷歲朝茲者曠典修復盛典大業將來不患無述其二年以前言動起居與夫諸大政令皆諸臣耳目習所聞觀相應追書謹錄以傳萬世臣等擬令日講官自每日輪記起居一員仍

用一員史官二員照前供事外餘三員暫不更替俱常川在館將二年以前制政并身出纂務期詳瞻以光盛典俟補完之日方俱依前擬定規制行

乞重修會典疏

車臣等謹

謹題爲重修大明會典事准禮部手本該禮科給事中林景陽等具題前來本部覆稱我朝大司會典一書卽唐宋六典會要之遺意以昭一代之章經垂萬年之成憲至萬曆當頒其爲書成於弘治之末年至今代更四聖歲踰六紀典章法度不無損益異同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之五

條貫散見于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觀于考據諸所援附鮮有定畫以致議論煩滋法令數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其非所以定國是而一人心也嘉靖年間世宗皇帝嘗命儒臣續修會典自弘治十五年嘉靖三十八年而止未經頒布隆慶二年都御史孫應鱣請彙集嘉靖事例附入會典今給事中林景陽等復申前請委于政理有裨合候實錄進呈畢日另行題請開館揀選儒臣分局纂修仍先行文各該衙門選委司屬將節年題准見行事例分類編

集呈送堂上官校勘明白候開館之日送入史館以備承符等因萬曆二年五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照得 穆宗皇帝實錄進呈已久 世宗皇帝實錄日今編纂已完臣等剛潤功亦將畢催督善寫計歲終可以進呈所有編纂諸臣在館閒暇前項欽奉明白繕修會典一節委係昭揭 祖制齊一法守重務相應及時舉行合候命下容臣等查照弘治嘉靖年間事例擇日間館選官分局作急纂輯仍行文各該衙門照依禮部通准事理各將本衙門見行事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委官輯輯送館其一應合行事宜及合用官員職名容臣等陸續開具奏聞

書

與王鑑川論封貢第五書

封貢

夜役至領手教及疏樹知貢議有成說矣但李寧未歸猶慮老把都去就不定晦日之卒得二十六日所發李寧稟帖不覺欣慰計疏議已發行矣疏中事體可謂曲當錢糧說破批善前後事體剖判極分曉事定後目前後疏議并諸案照及宣諭等制候日月欠

成一經刻而傳之不唯使天下知事之始末心之勞悴且使嗣事者有所遵守也疏中所議貢期以聖節為期各義其正大但此事開端之始須為久遠計如先帝聖節止在秋高馬壯之時亦足慮也甥意但令二月為期三月後出邊承為定例其聖節但令四會一人或二人各獻馬或五匹或十匹來賀餘小頭目免行庶無後虞耳阿力哥似未可遣去前老舍亦留丘富子足以相當但不知此夷其心去向何如須有以牢籠之不論在彼在此不論和戰皆有以得其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為妙老把都等夷使至不知齋有番文否來使必有說幸不惜詳示老把都既放史大官兒子還可省論屬夷勿再偷彼馬自生繫端自讓貢以來且數月近邊絕無抄犯老舍不但守信義亦見伊戚令嚴齊舅須申戒諸邊不可見小貪得失信于虜也

與王鑑川論貢市第八書

貢市

部議既得旨不允復商連數日今茲始上大要皆如舅議惟貢使俱爾邊此亦極便士大夫中無見識人多畏日或虜由居庸入犯必競為危言相射若虜使

絕不人則曉曉者無所藉口矣今學講筵中內閣面
秦石老致詞謂北虜請和雖木可承保但得一年則
有一年之便臣等以為當許 皇上蒼云卿等議處
停當行出而諸公俱欣欣相視亦勝事也此事今番
大定矣且免小人間言真是可喜但甥頗有犯人之
憂今貢使有定額錫封有定員則禮部撫賞必有定
則即如昨因那吉賣馬得利各款物娘了即紛紛來
求討將來之事不可不謹慮預防杜其端釁也互市
雖以入貢為期或再本時說大交易在入貢時其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牛車堂

常虜眾或三五來市驗有俺答把都真正番文亦許
隨便與市如此方妙庶可久行且無他虞耳前見老
把都與黃酋書似皆有輕中國意練兵勵馬時不可
忽虜之畔盟或五七年或十數年不可期而我之防
之當如在旦夕庶有備無患且可先事而伐其謀也
與王鑑川論貢市第九書 貢市

昨晨得三日書伯僉把二會來文知老酋久待有不
耐意幸昨旨意早飯時即下矣聖心為此甚切前
初二日部覆上時令內使送至內閣傳旨云此事

重大疏內語多不能詳覽卿等可仔細區處雖多費
些賞賜也不妨觀 聖旨拳拳若此而卿尹中絕無
深誠念國者真所謂獨使至尊憂社稷也今日貢議
之成雖諸相贊翊幹旋其實宸斷居多可謂天幸甥
意可明以此意告虜滿朝公卿因節年犯邊都
不肯許封貢 皇帝說爾等犯邊已申飭中外整兵
馬前來大閱原要三五年間大行征伐今爾等既知
效順果是真心我為天下主南北百姓都一樣愛惜
可且依他封他官爵許他通市若是日久恭順自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牛車堂

重厚撫賞若或變心那時再征伐他不難傳示各邊
不要懈了邊備使諸酋畏威感德亦一機也昨部覆
已擬如開元例市用廣鍋旋復中變甥與諸老言鍋
是虜中日用所急惡求之不已况廣鍋京中甚多或
他物聽民自用唯鍋官買與為市禁民私市可也吉
龍一枝既附老酋求封恐不可獨遣使虜缺望而部
試漫無定議此須舅相視機宜曲為之處也天氣漸
熱虜且過大青山避暑不知寒上待市有多少入馬
各領須選集武勇嚴諱封守以示有備俺答討二十

元寶一錠金老酋之意以趙全等擯伊孫今轉敵逆
以此相抵也况所縛諸逆皆賫餉不足校數如此概
升萬眾竭中國之力不足致之矣不如明小不用則
虜技窮矣若送至反難處也老把都頗有識梁此虜
恃其兵力不肯甘心不擒以爲我爲事端或秋來欲
糾土黨侵廬耳須善偵之傳諭賞銀諸將無生疊勝
使得就以爲詞侯天祿再不遣兵亦可疑也再待封
貢後看虜情如何前疏陳常差二通夜在柴營中渠
肯容舍把都情狀亦須爲老酋一言使之齟齬仍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一

禁市中二會勿使復作梗也貢使留鎮城只說內裏
熟恐伊不服水土生病貢期向後須爲活便方可久
長并廣鍋及諸米盡事宜財可急上一說以應明旨
悉心區畫務求穩便可也今通好之始須預定規制
恐戒心無厭後來雖其貪求與之則費不貲而財難
繼不與則棄前好而生後怨矣

與王鑑川論貢市第十書

貢市

封貢 旨意既下部咨開已發行矣求封通貢夷使
卽須使邊臣古能之使又煩區畫耳側聞近因夷

夏通好右衛大同城中都有夷人往來買貨公明出
入此須爲禁止凡夷使須有各會貢正番文當官驗
明方許入城方關防可施不然及關之地驗宗降府
乘隙設煽恐生他虞耳又聞市一節衆議闕然多謂
不可今雖處分已定尚喧喧私議固是見識短淺亦
因先年隨市隨搶故多疑懼今作事之始宜慎重
務求十分妥安商夷兩便如夷人不利將決裂而去
不顧後來或華人不利將怨謗橫生詭言且起矣甥
意虜馬來多商貨必不能給須官爲區畫或將該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一

馬官軍預給以價使入市收買或預處物貨以給虜
求使夷遂所欲民不知擾但不可行鎮巡區處鎮
巡必行各道各縣遊各道行之州縣禁遊行之部伍
其勢必至于坐派堂派一出公差人役抑勒需索侵
隱誣騙之弊自孔而出必桀驁入心騷動矣此不可
不預防也但當三令五申示以交易之利臨市防範
須示以可待令之無恐果夷遂所求商得厚利卽不
論來歲風聲一傳四外人必爭赴矣如此則異論可
息和議可久俺酋似已歸心于舅或終無它虞黃把

二行既得官號廉實又復通市之利必亦且順應不
難易割捨在我尤領時艱修築雖向辛伍舊時或略
先事以恤其心杜其狂心與駭德果行之數年愈久
有人愈趨之如遼東開元將永爲中國利矣

復邵梅墩論河漕

承示河淮遷變之詳及所爲毋患通漕之方晰如指
掌夫關崔鎮口以利黃水就故道入海之勢挑清河
口令淮趨草灣而復建閘清河之北挽淮合河北殆
今日石畫必不可易者第淮水既以清口高壅同注

皇朝經世編

卷之十一

河漕

由陽高寶灌浸新堤則淮揚民患極矣何不卽濬清
口而吳公南尋入江之道必有說也僕考黃河初時
上流多分支漲故下流不甚速伐自嘉靖中年支流
淤塞全河下注乃無歲不遷徙然彼時不唯不疏濬
支流反從而築堤障之相沿而故道者以二洪得
全河其通漕反利其今二洪並微河館故道而入
海者不開上流支派將故無寧期且溝口近 祖陵
減小四較試看趙皮寨孫家渡諸處疏其一二故渠
使伏秋水漲猛勢有所分洩庶下流安便不然總關

閘崔鎮口數百丈恐其濬怒未易馴也大事當遷
營求之始不厭爲謀深遠唯高賢爲國忠慮則異日
利賴無已極矣

吳英自湖論河復清口

辱劉尚兼示河議俱領至教昨歲公原議欲還河故
道翼舒淮安息耳清河以北建閘引漕則爲漕道計
也彼時正慮役巨費夥措手不易今河自歸故道淮
白清口出下流仍與河合卽漕舟舒舒曲然比之啓
閉關壅省力多矣民患閘計兩得其便良有天助當

皇朝經世編

卷之十一

河漕

嘉靖末漕臣亦常建議謂全河南注溢入清口恐淤
壅漸高淮水不出擬築堤障清口引淮東行自七里
店入河正慮近日之患今河淮之合復在清口東乃
昔人所欲不惜工力從事者也此時伏秋發水期已
過河淮安流則高寶湖水必漸積減堤工行見奏賴
其賢者獨勞此山所以興刺然公之茂猷嘉績則固
聖心簡在久矣

復高鳳石

平陽府

再承臺札詳詳以亭障未繕衛賦不均爲言且毅然

國所以固封守更罷弊之策。如亭下爲山石安機
計至深遠矣。無任欣戴。先朝以大同外障。二關石以
邊。故防守殊略。自正德嘉靖來。二關日多事矣。顧
司封者。卒卒謀目前。不遠慮。力亦不及。時亦不暇也。
自虜款塞來。廟堂及中。後繼震練武爲未雨綢繆。
計且遣大臣閱視。至再。其言三關修守詳矣。乃不知
猶疎廢若此。夫隱病之疾。雖虛品能知。人情偷安。稍
勞之。必生怨。故前人多捫目自擇。以去。今臺下疲若
已。孰欲以療之。須自其要。且術者先從事焉。尤必糧
餉足。犒賞豐。使人役忘其勞。乃爲善道。第須先處錢
糧耳。其城牆緩急。修建次第。大段西關山勢峻陀。無
甚高險。且土多沙鬆。易於頽墜。必扼要據險。使虜不
能越。且可久恃。將必有道焉。亦皆有人稱種樹之說
者。弘正以前。三關少樹。則林深勢阻。耳自伐山。通道
遂不禁蹂躪。今欲神之。二年之久。其果可蓄。映占稱
榆塞柳塞。以木者。易生且易於也。唯臺下參酌之。
具均差役一節。極爲疲民深幸。第所開州縣若屯。畝
沁水。猶在中上。復有此積弊累。而未之及者。或偶以

其年樹完多故耳。幸臺明虛心博訪。務求的確。亦有
一州而東西異其紀。晚一縣而左右分其高下者。不
可一槩論也。若沃土巖邑。卽比常賦。稍如其又何害。
則疲民之受益者多矣。語無倫次。唯臺明諒之。

復胡順菴

序

自虜市目下已告竣。其結案一節。三晉人終歲勤
不息肩者。三四十十年矣。方報完復。興役心嘗疑之。博
訪其由。則謂非盡虛文。抵飾良由。地無木石。且土脉
沙積。築游難而墜壞易耳。因初時遍地林木。一望不
徹。故虜患絕少。近日樹木砍伐淨盡。遂無限隔耳。故
計莫如種樹。樹之速成。又莫如榆柳。僕因悟古人榆
塞柳塞之有由也。然種樹與築牆不同。築牆須審齊
接續。不可出入。若種樹則但視上之宜木處。多種之。
初雖斷續。久之成林。自然深厚。相接益取效。不在一
二年間也。

復祁知吾

可應贈法

在前池鹽不結印。將鹽課查。嘉靖七八年間。有鹽
院趙疏可驗。於時祁經官大款額發帑金補之。隆慶

間也。雖不生盜，院具奏以帑藏空制，而邊供其未。本部乃制為預資商辦待池鹽，盛生補給之說。迄今為河東大害，環中條數百里間，富家無故破產者十室九矣。其實其法也，茲承明臺調然動念，而免通課八萬固為諸商人幸。若求長便，則帑金擬不能補發，或如丘文莊所議，解鹽不生，將河南汝南等處用解鹽引暫行准鹽河北開封等處用解鹽引暫行長蘆鹽陝西等處用解鹽引暫行雲州鹽今三處解銀河東運司充課待鹽生復舊，此亦通變一術也。今歲鹽花未知此時何如，商困既極，若將來仍責預辦，不惟理有不通，即力亦不敷，而勢亦不行矣。

復咸南塘

將軍冒略輜輶，為國虎兇，嘗則于將莫邪，水剽蛟螭，陸衝巨鯢，無不迎刃解者。南北奚擇焉？第曩時海上百勝之聲，著聞天下，北借重薊左，虜畏威不敢輕犯。塞院無所試其長技，而賢者所在傍觀者又多責備焉。此與將軍無損亦不足介懷也。然古稱師克在和，今南兵去家萬里，遠戍茲土，勢不得不加厚，間卒乘

間頗時時以不均生怨心，此當有以懷解之耳。昔高歡用鮮卑兵，建績衣食，常下漢士，其初相怨望甚而歡愛之，固論和諧之故，幸無它慮。今將軍開闢北門，凡在統駟均其子弟，亦奚有南北之號要在辦集，繼事而已，故願善處乎此，而銷其不平，即煩言無足恤也。

復郭環一

松藩勇伯

承示松藩虜情，伏講之。案臺下必有雄略，豈章句生所能遙度，但北虜耐寒，四時衣裘，西南山險，林密水草沮洳，或非其馳驅所便，以愚度境外諸番為所驅掠，勢不能抗，而巢穴為所奪，失其生計，欲避則無地可往，欲入中國則必不見容，乃道乎虜人犯一則欲委禍于我，而偷以其間生息，一則欲借虜力隨之入

擒與以失之虜者，取償于我，一則虜與中國構得利則無損于番，失利則士卒多傷，勢且弱不敢孤懸處，西裔必歸北，而諸番之患遠矣。此番情也。若度虜情則擒番自其本志，實危親掩答子，既奉約束，豈其首先畔盟且陷成，以固之間，北虜自來未至，况于松茂此必無之理，彼入果得利其士馬物故，且不償失，如

或造劫渡中國之番角之並西邊數千里皆被散
之眾計所在為敵之途豈以第月以旁不利入事
利虜人掠此言欲犯者皆奈何也若虜果欲犯且潛
踪匿跡使我不備豈明日月日至千百里或果爾則
虜亦無謀甚矣不足懼也然有一說番欲虜入必誘
以物產之富盛告以兵力之強弱虜動心焉而不能
檢也又憚于渝盟失和市之利且懼為俺酋所督過
乃以虛聲恐喝與邊將暗之金帛渠可坐索重賄而
且不妨和議耳今之應之固當中機宜而待之尤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嘉寧

復高鳳清

李鳳清

報代吏人至接臺諭其論關右四鎮之事詳矣僕家
近浙隴西事亦頗得之耳目為習切盡一貧讀書好
名義時貢市多其上持然亦貪狡多端情狀未易涯
量非懲飽水魚者宜謹待之大數套虜密遁封疆嘉
隆間我軍歲歲搗巢不適密居其虜眾頗貢市甚于
中國此可保無變丙免俺酋孤孽棄置西極其部落

其寧附歲為中國通遞所誘漸肆劫掠年明 知
話即恐懼遠去此雖非卓心然官軍中國非若此
都滿五大等之桀驁也番人以恭為生懸命中國
重年求為此會聚虜中國不能設期固有所據焉者
不至附虜為中國患也此在在諸因等處文武官得
人保無他慮而地方見連年冬歲恐將來仍然故先
為此說冀為耳目免罪則耳恒明臺略之

復張昭味

李鳳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嘉寧

前以諸兵不靖特煩臺駕南行不意復與民變相值
杭中士民在都者咸言若臺下入城遲一日即開
藥欄不可救矣諸狂狡乘兵變之後調官府莫如已
何掉臂橫行自于為黨真有燎原不可嚮邇之勢臺
下甲申疾馳不凍寸兵一士沉機默運靈電舉愷
轟吳調督狼跡鯢驕首就戮使滔天賊帥之兇頃刻
漸滅何其神也僕誠願為執鞭耳卜風雨未日已往
者當兵員不救之罪而挾莫即之勢能從以側聽之
既未能仰欲結之亦未信也今臺下用以立功則彼
既得自贖之路而在我可施有因之恩所以調停功

罪分別臧否銷前愆而問後效者反鼎足而獲長便矣
志士應變維略與古名賢無異良仰良師至于
疏中時陳江南有司刻削太甚諸役悉怨民不聊生
此乃海內同然僕久所疚心者希臺下海然改易絃
轍與諸人更始天下有式範焉北社稷廟也

序

恭擬世宗實訓序文

朕聞我 皇祖肅皇帝在位時侍臣有請纂輯聖訓
名之曰嘉靖政要者我 皇祖謙讓未遑且曰他日

三月江世編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朕身後史臣必書之嗚呼遜矣神衷其俟諸後者斯
也忌者恭修寶錄成一代中興大烈已可榮見朕仍
命儒臣就中極其睿謨偉製便於誦法遵舊例為寶
訓一十回卷親加裁覽恭不勝飾止之思焉嘗觀前
代人主訓誥可傳者無幾上往往出臣下擬撰惟我
皇祖淋漓瀉論頃刻千百言累牘連篇咸抒心所自
得無假思構以之誠體誠獄經國等邊惟所施用直
與世中結之學相為表裏其微詞與義有前聖未
發六籍未備者信定保之鴻謨作則之明訓也朕生

也晚不獲而承燕翼之謀然聆其緒言而具遺範豈
惟文章功業榮然具陳即精神心術之教亦有可仰
窺萬一者蓋我 皇祖英資大器本出于性生而典
學崇儒又乾乾無一息之怠用能中天地為綱常禮
樂之主不偶然也夫三代有道之長其本在德澤其
具在法度而教偏備弊隨時低昂則存乎人焉我

國家祖宗德澤在人二百年如一日預法久而玩吏
緣為奸惟 皇祖揆時之宜乾綱獨斷故是篇所載

大要在綜名實飭修廉以興周官之法度而開雕麟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耻之意未嘗不存乎其中誠仁義並用長久之道已
朕屬承聖統深懼弗克負荷以忝先烈惟是楊謨纂
訓傳之無窮使繼今萬世子孫益知 祖宗德澤之
所由延法度之所以守紹庭敬止日慎一日此則予
小子一念觀揚之思亦我 皇祖倦倦以繼述望後
人之意也是為序

司馬王泉趙公奉召還闕序

王泉

王泉趙公以少司馬撫晉之明年開井大和卒乘輅
辟八信既昭虜奉約束惟謹天子矜晉鄙無事乃

召公赴國，師賁京，管成政。夫公勤事，手四方，久矣。自其得已登朝，馳驅南北，每車且半天下，始無論已。即如六官並升，世稱簡科，士大夫宣勞在國，于是少休焉。適此則位益崇，責任滋繁，劇矣。公既成卿，復出視漕政，已又總師督郊，曾不獲一日自佚于燕。茲者明天子賜環之命，曾將以均勞與，不然也。蓋今六官之務，任在常伯，雖戶雖與聞焉，受成而已。故曰簡也。若夫總天子之六軍而督護之以尊內，夾外則少司馬有專命，在而常伯不與焉者，其責任繁重，豈與諸曹不同？其勞則視諸在外宣力者更倍也。聖天子將傍治詰戎，繼二祖之洪烈，故妙簡才，特加委任，不以勞佚論矣。嘗觀自古有天下者，莫不申明封守，崇嚴禁衛，以示天下形勢比承乎馴，久則武備漸弛，振而理之，又惟禁旅為難勢也。近代若唐府兵號為善制，遼間九而敵，張燕公具文武材，其出間邊策，簡軍實，唯辟周法，允卒二十餘萬，不勞餘力也。此紆紆禁兵，則遲回四顧，不得已而募武勇充行隊焉。一易亦暫收觀，然未十年至使折衝府，無兵可發。

燕書不用之，智惠與議者乃歸咎，通騎之法，然不善。假使當時不為，雖騎其能復貞觀，奮上旬制乎？此難言也。國家定鼎，都燕，天下兵不當禁衛，禁衛之衆，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伺之處至深矣。景泰間始肇團營之制，乃就伍中選果毅，備征調，優其衣糧，時時練習之。其後雖屢有廢更，大較不相遠。迄今營制團操，兵額僅十萬餘，兩往時團操伍缺有老宋兵備之。盡取諸京衛所，今京衛所皆懸空，籍無一卒，而操兵且常不滿十萬之額。東南漕糧不減于昔，而度支僅備無餘，餘此其故有難究詰者矣。夫疆場事誠難然矣。天子專猷之命，伸縮在已，故豪傑之士能以事功自見，羣蔽之下其關係重于邊塞，乃積習之患，則未可驟治者。張燕公之在唐，是已。王泉公南，淨海氛，北繫虜，頭其才畧勲望，表表著當代。聖天子欲以作新禁旅，加意授任焉，則今之營兵，易比靈為精勇復。祖宗舊者必于王泉公見之矣。公雖入，恐能快耶。公堅心直道，不異古人其所至有成績，不獨以才美故，余于公斯行，服天子知人之哲，且慶八政之。

然器有瘳也

記

懷慶府修建河內縣河渠記

懷慶府河渠記

河內在中州稱沃壤故賦入倍它邑其地饒水泉浸灌之利蓋沁水自太行南出由枋口而東會堯王泉水又東丹水注之丹沁之名古今甚著堯王泉不見于傳記微之水經注五行之阜丹沁之間有刊水出焉在野干西北疑卽此水云沁水之溉田蓋久其易枋口以石門則自魏典農中郎將司馬孚始其表云

皇明經世編

張鳳翼

卷之五

河渠記

雲雨由人燠潦不因民到于今賴矣其後一見于唐河陽節度使溫造嘗奏開懷州古秦渠枋口堰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再見于元懷孟路總管潭澄令民鑿唐溫渠溉田然皆沁水也其鑿丹河以利民不知始于何代考郡誌所載沁水凡引爲支河者五丹水凡引爲支河者十獨堯王泉先未有引以溉者然丹沁諸支河特其名播存郡志耳其渠壑潭壑水脉閒闕者且過半故今河內民力稱凋敝丁壤時除慶丁卯文安紀大夫來視郡事毅然以興

廢起授爲任繕城墾均田賦節財用肅綱紀百度駿駸衆矣踰年值歲稔人太多方注措謀所以佐百姓急者或以水利告大夫豐之卽躬率僉屬升丘降隄徧搜陳迹質者耆老之說故實者因得夫疏導興建之宜精心內畫具有成算乃白之分守陳公委郡倅臨汾喬君其司其事徵丁大于居民之瀕河者分其役捐俸金百佐其費儲賑濟穀四百餘石給其食鍾益既備百里具作工樂吏勤晨昏有課計閱月而功告竣矣蓋凡大夫所開創渠河六在沁水有曰通濟

皇明經世編

張鳳翼

卷之五

河渠記

河曰廣惠北河曰廣惠南河在丹水有曰康濟河曰普濟河又引堯王泉爲惠民河通濟卽郡志所載廣濟水經所謂沁水南出爲朱溝水者縣志源河內溫武陟四縣入黃河延二百五十餘里意古秦渠唐溫渠大較此耳夷宋積久漫爲平野于是浚而甯之甯曰以丈計者六丈半之深十丈其派引而旁出者十有四焉中爲石閘二廣惠南北河俱是濟源縣東有梯取水岸口記通濟付三之一矣記岸口四之三深一丈北河長四十二里派河中爲陰洞二大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開九南河長三十里派河十有三里
 二開如派河之數二河俱復入沁
 水開一丈五尺深半之沁河十有
 四里派河自製鉤觀東取水開二丈
 十中爲石閘二石橋五陰洞三二河
 次第入于沁惠民自泉源取水開七
 六中爲大小閘五長一十五里亦附
 其舊月記支河之可費理者悉爲之
 爲市是四境之田無不受水利者河
 皇明經世編
 大夫足舉且貽懷民百世利欲轉諸
 遠邇慕述如木屬史雜記之大河內
 河梁之利其疏浚築捍防害水利當
 今丁下數千載開溫節度潭總管之
 固表樹閘如餘豈繁無人特以紀述
 史載總管功猶卑曰沁則丹水溉田
 時可今時作者名氏已遺佚不可
 哉大夫並浚三河其興建視溫潭尤
 第以作治貽遠欲使來祀可述儀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文考焉大夫名誠字勉大由工部郎
 已未進士
 延綏鎮修邊記
 延綏北邊爲塞東起黃河坎西接
 巨千有五百餘里其經塞爲垣實自
 始當其時虜患未甚熾其垣墉薄取
 已北虜入屯河南侵軼頗數所築垣
 殘址正德中楊文襄公乃擬爲巨垣
 士馬力驅之北渡爲敵其壯工方興
 皇明經世編
 初王恭襄公視西師度虜水可即驅
 去軍營遠據守不易乃尋蒲叛故蹟
 自定邊而東至于龍城爲西段自龍
 山爲中段又自雙山而東至于黃甫
 此爲虜衝其防禦之阻亦惟西段最
 段始工未半恭襄復代去嗣是諸公
 或數里而止或十餘里而止而前
 蓋自隆慶中而西段之工始竣其東
 也然延鎮守前此稱曉果爲虜所憚

特地相迫以廢故關後輔歲徵選鋒萬餘入衛者幾二紀奔命往來耗敵且極虜爛更卒不足懼靡歲不內江而五原北地間蕭然不支矣今巡撫大中丞大石張公初以臬使分巡倫西西路自邊垣外凡郡邑也衛其城多不足恃文武小吏多有露居無公宇者公亟爲經管之兼城鹽池擊警田萬頃餘歲徵租供軍費軍府用以強富已調公巡榆東復爲葺城墉傍公廨不啻西路然而自建昌抵黃甫川若十里邊垣以成卽王恭襄所畫東段地也天子嘉公治西

有五水照五十有一水道四百三十有二市是汎隘衝決之患悉所不畏而全鎮口北邊千五百里崇甌蛇髮屹爲巨障矣是役也役軍丁不及三萬人三年而終事用銀兩十萬二千有奇公乃疏言其狀詔下司馬氏司馬氏曰榆塞通虜且千上與關自虜匪茹建議者率先修守界一人非一朝矣而卒莫能舉事者則以延袤廣遠工不可計日就役民衆而經費夥耳茲鎮臣能于三年中城千里集餉加役無厚費法當徵實而大賚之以風諸鎮天子遣之特詔夏官大夫往覈其績於是備得公開闢規畫之方調劑樽節之用種種其偉天子乃命爲都御史錫之餘幣勉以修廢借疲國計戰戰兢兢而前猷養異典也倫之文武者彥總兵姜應熊舉人馬希龍等以夕屯深問問父老子弟感公深厚故日爲延入百世永施焉鎮人品彞倫所出也以狀疏公建創之詳及諸意字乘疋器械完倉庫固營濬沐如左宣軍實嘉嘉政至備以余叨從太史公其詳具事于任俾其後世尸祝公者有所考云公名宇中山西潯喜縣

人

平陽府襄陵縣新建碑城記

襄陵建城

襄陵舊築有上城圍凡六里許，既卑且薄，不任防禦。其增崇培厚，且環而甃之以碑也，則自今歲戊辰始。襄陵在河東舊壯邑，河東地險塞，北有太原雲中爲之外障，入皇朝二百年，餘民不見烽警，故城池甲仗所以禦侮計者，率散弛不理，列城肅然，不獨襄陵也。大虞丁卯虜乘邊慮之不戒，闖入偏老蹂躪郊嵐間，攻陷石州殺傷極慘，遊騎且掠及霍州北境，于是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襄陵縣志

平陽府

東大震民回顧遺患莫適保聚房既去，監司乃下檄諸郡邑築浚城池，督促旁午。惟時守令或沒財殫力，民怨蜩螗，或慢令惰職，文書苟具，武安宋侯方視襄陵，中領獨爲之深遠慮，曰：設險禦暴，即在承平不可忘。桑土計，胡虜匪茹，時耶廼相，舊城累其高二丈有

止耳，何侯念役興費鉅，顧節無幾，而又不忍其飲于民，乃屬父老子弟而胥論之，俾各以力，曰：因捐休百金以倡，於是寮佐諸屬各出休有，而卿宦士民慨然樂輸，有以千金自占者矣。侯乃擇民之賢實有幹局者數人司其出納，吏胥絕不與事，完官爲考覈臚胸而已。其措置詳審，號令明信，情愛懇惻，民用不任，方役之興也，築始于東面役入，則間皆內若雷鳴者，悉有蛇出，上隨以裂，侯異之，訊之父老，爲祭姑射山龍神，其異仰且及是城成，襄人以爲有神助。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襄陵縣志 平陽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襄陵縣志

京師新建外城記

京師外城

爲余觀圖經及寰宇志，載獨元海榮陶唐全城時蛇蜃之異，竊謂語怪乃今去其時千載餘矣，土人猶能誡其神而變幻亦相若，得非山川融結固有靈奧不測者耶？宋侯勤于民事，幽鑒于神，屹屹崇鼎成功，不日興大役而神人用和若此，亦何有于外侮哉？侯名之韓，余嘉賓乙丑春聞所築上，又官于其上，故知侯舊深且幸襄人之有水賴也，爲述其興建始末，俾後有考焉。

皇上臨師之三十二年，廷臣有請築京師等項，臣等
之會論，靡有異同。天子遂命重臣相視原隰，量度
廣袤，計工定賦，輕徭刻日，于是京兆授徒司徒，引賦
司馬獻旅司空，始役總以勳臣察以臺諫，與夫百司
庶職，罔不砥嚴，選畫地分工，授規作則，制綠舊址
土取沃壤，察藩輪鑣以資工，庶民子來而趨事，曾木
閭歲而大工告成，崇庫有度，府庫有級，豫以深醴，覆
以磚甃，門墉盡立，樓櫓相望，麗乎煥矣，帝居之壯觀
也。天易垂設險守國之文，詩有木雨桑土之訓，帝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十五

五十五

宣建夫亦思慮防順時之道，當然固昔宋中葉，武
備弛矣，而汴京平衍，又非形勝之區，其謀臣范仲淹
議洛陽之城，非可後者，乃不見用。我國家方當全
盛，將帥如雲，重關外峙，而控山帶海，又非汴京者比。
外城之緩急可知也。我皇上上一問廷臣之議，卽命
共工，建茲不業，是豈羣臣之見越于仲淹實我皇
上軫念民瘼，憂慮國體，其視宋君之忽于忠計者，萬
萬不作也。以隆王者居重之威，以奠下民安土之樂，
以絕奸醜覬覦之念，豐芑貽謀，苞桑定業，不亦永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十五

五十五

滋大也哉。嗚呼！此固聖人因時之政，不得不然者耳。
要我皇上之心，固將率土爲城，寧無疆域，惟日入
光而無此疆彼界者，豈一外城之建，能爲良量者哉。
臣謹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二七

華亭 陳子龍 宋徵榭 尚木 選輯

徐孚遠 閻公 何 剛愎人

錢嘉徵 于 泰閣

陸君簡公集

疏

陸光祖

計吏屆期敬陳飭治要務以重大典疏 計典

竊惟我國家做成周六計之意以三載課群吏而嚴此之吏治之隆超軼往代每當大察之歲銓憲之臣

皇明經世編

陸君簡公集

卷之 一

七 疏

凡所爲條分章程綜核名實則亦既纖悉臚列矣爲治不在多言不當復爲枝葉之詞以煩宸聽顧諸臣所言者法也非行法者也人臣受事幸得一當以報國家當有先資之言以上告明主而下以告諸天下使曉然知皇上振飭至意予以祛積習興利治合就酌議開坐上請伏望皇上裁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一口禁絕遺夫交際之禁無慮三令五申然而禁之

必不止也甚者言行特違且爲世口實矣此何以故

賢者闕然自修清畏人知而衆人拘于故常以爲是

孔孟所必受耳臣謂欲禁絕遺當自要路諸臣始夫

臺省鈐部既業已與聞淑慝乃必待臨事而後杜絕

竿牘抑何晚也士風名節雖不待禁令自飭廉隅

而臣獨以爲大計之歲更宜峻絕明示天下以廉然

之義尤以其身處于至峻至潔之地而後秉正持公

除奸去暴無作志焉請自今伊始凡臺省鈐部有計

吏之責者即無與外吏通外吏抱贖而以幣支者雖

皇明經世編

陸君簡公集

卷之 二

平露堂

非苞苴聽臣等糾舉五城御史及緝事衙門將差人
擊寃夫天下之爲吏治病者豈不以貪理新沐者必
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今亦臣等彈冠振衣之會也臣
故以爲欲禁絕遺宜專自要路始則令可行今行于
重地則不煩禁戒而響應必多臣亦願諸臣不但聞
然自修而寧峻然以其身爲標使天下志意一新若
曰自潔其身耳則廉者士之常不必徵威靈于皇
上可也

一口禁請託夫知人雖難然而人亦非難知也士業

已爲政才微鈍，而降汗力強勁，有耳目所共睹，記安所懸聲遯景哉，而黜陟之舉或不協人心，則以有力者往往爲不肯吏與援左右，竊可否之柄，而虐我士人，操毀譽之權，則以其毀譽之權而撓我，彼且陰伺私情，而陽託公論，自非卓然獨立，孰能不爲所撓，爲所撓而網漏于吞舟之魚矣，臣今與諸臣約，凡有爲諸吏道地者，吏雖素非不肯，即以不肯斥矣，素不肯猶可未減，即從重斥矣，臣非敢務爲苛刻，但三載一黜陟，而繁緩得免，僅得取一二屢經指摘及已經一黜陟者，而繁緩得免，僅得取一二屢經指摘及已經

皇明世編

卷之四

三

嘉靖

劣陞者備員塞責，臣亦何辭以對被察諸臣，若使臣等不預告丁，皇上何當事之時，力爲執持，則雖能必闕說之不行，而不能必其無闕說者，臣今既先事而告之矣，便天下曉然知大典之必不可干，而外紀奔競之端，內杜是升之已，如猶有嘗試臣等而庇護不肯，臣等指名奏究，若臣等猶不能矢堅一心，自食其言，事竣該科道官奏究，臣無所辭，罪

一舉清吏，往歲常舉卓異矣，豈非彰善癉惡之一盛典哉，然至于今有遺諫，何也，士理意琦行，罔命之曰

卓異機智多能，亦命之曰卓異，大使機智多能之人，得以蒙贈典，被榮名，超然使衆人不符伍，而天下始有不平者矣，夫天下之所不足者，非才也，語曰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陛下獨不得廉清之士，與其天下平，臣望陛下無舉卓異，而舉清吏，特詔臣等行撫按諸臣，廉訪公論，以名節獨行，飲水茹荼，如昔海瑞，直橋孟秋，其人者列爲一等，以公廉寡欲，閣修實履，如管亥，其愈嚴，清未經其人者列爲一等，撫按同五花文冊，揭報本部，臣等奉酌會同于大察，單且列名上請，如得其真，雖數十人不爲多，如不得其真，雖數人不爲少，皇上特賜實賞，或勅本部紀錄，舉後如有改節，以負特恩，較貪之吏，謀幾倍之大，舉卓異天下，將矯皮勢，而薦于名舉清吏，天下必糾意厲行，而修其實化，貪爲廉，在此一舉，願陛下力行無忽，臣之言

皇明世編

卷之四

四

嘉靖

一口惜賢才，夫人心自有公，賢才者，人心所共惜也，然而人司之典，則不免焉，無論人計，即居常所睹聽，其爲國任勞，爲法任怨，至微至青，固有其人，豈此所

稱賢才者其舉動遂出他人下哉人情喜和同忌立異庸衆之待碌碌無奇雖有瑕垢易于含容好修而敢任者與誠任事爲國如家然而已舉其廉謹居其貪已居其能諱居其懷居其廉居其能者什一而不肯居其貪居其懷者什九其數固不勝矣間有意氣自喜或本盡底背自有樂道而樂之者則必有借詞而攻之者于是曲求其瑕類而恭揚其所短求其過而不得則口之曰此奸名此喜事大使奸名而賄賂以求之趨赴以求之名故不足貴耳如使以貢求名

其才品耳而目之甚核也一夫之類不可爲憑矣爲重諸訪之說者曰撫按之勢尊而下飭貌以爲工故名實易淆也升集思廣益其道靡歸矣大使二者皆不足盡恃而部院之法始窮然不能于二端之外而別爲奇無亦申飭于二端之內而已除考語業已屢奉明旨寧實勿文寧詳勿略計撫按諸臣必能仰承德意獨諸訪一節其責在言者有二在聽言者亦有二夫挾私而枉是非雷同以爲臧否俱不足論惟就賢者之過論之聖門之學患不知人進賢退不肖莫非王事而士大夫動談于不知託于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不知則不明知而不言則不忠此其過在不任是非古聖帝官人必言曰載采采而聽言信行聖人不以一時必其終身乃今意氣偶同雖明知其不善而力爲庇護曾經薦舉雖明知其受節而曲爲游揚此其過在太任是非此二者凡大小諸臣所當均任其責者也獨見獨聞未可爲據則必參之于同今諸訪諸臣于貽漫不加意時至事迫道聽一言信若符契雖私揭傾人法之所禁猶或藉以塞責前殿計

貞順耶此其過在請求之不豫衆好惡未可升擢
則必隨之于蜀人品未嘗變更而可否初無定論此
其過在折衷之不斷此二者凡餘省臺諫諸臣所當
均任其責者也伏乞天語叮囑此臣工同心體國勿
分爾我無件好惡勿沉溺而後時勿依違而徇衆則
言者聽言者交修其職而微獨計典將蕩平之治臻
是矣

覆湖廣巡撫李積肅吏治以奠民生疏

吏治

看得李積條陳重責成等六事俱有裨于吏治臣等

皇明經世編

陸莊簡集

七

平陽堂

今就開立前件議擬上請定奪

計開

一重責成前件夫守令臧否專責成于司道所屬各
官有貪縱而不從實開報者聽撫按糾核以從軟議
斥節經本部題請明白申飭甚嚴然有司之貪縱日
聞而司道之因循如故今之桂彈章未必非昨日之
署上考者也雖有疎斥之令卒未見操按有以品推
不當而彈一司道者法令不行故人情愈玩查得十
七年十一月內本部曾以知縣陸策不職查察許國

瓚等人心稍惕令無申諭諸司道官務精心諮訪明
註官誣毋徇毀譽勿任喜怒而報到考語撫按察有
徇情輕卽詰責重則奏寃其所奏訪有司卽併列司
道考語則有無欺枉一覽俱見應否併究卽于疏內
及之擬按官自當詳求博訪使一省人材常若燭照
但不當偏任輕委致生事端若撫按先未了然又何
從而知司道官品騰之不當也

一嚴薦舉前件薦舉之弊甚矣每撫按薦章名稱其

實者固多紕繆濫溢者不少揆厥所繇有巡撫明知

皇明經世編

陸莊簡集

八

平陽堂

其不實以巡按庇護而不得不薦有巡按明知其不
肖以巡撫推轂而不得不薦有前官已舉而受代者
不欲異同有未履地方而養交者已多延擱種種弊
竇不可勝舉大抵撫按雖獨任其權而未嘗不徇諸
其實司道亦陰操其柄而又陽得以辭其名故兩相
負也今巡撫李積欲明開所舉之人深得集思布公
之意今撫按薦疏卽明開係某官舉與臣某諮訪
相同夫司道言之而撫按卽用其言脫有不當撫按
固不得諉然述視其所舉則因以甄別衆人者之優

劣得失亦未必非激揚吏治之一機也

一實考語前件考語者所以狀其人之臧否淑慝才不才貴于實錄豈以麗詞蔓語而誇藻以爲工諛詞以爲媚哉如前會後廉猶曰改行自新乃前考已稱棄老復壯強壯則恃之甚矣又人臣報政期于正直是曰是非曰非古人用意忠厚雖稍諱其詞曰蘊篲不防曰帷薄不修然未嘗飾非以爲是也今摹擬無能則曰長厚摹擬衰邁則曰老成夫長厚老成豈所以爲貶辭哉而令人讀之如射覆然合無行各撫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吏治

九

平泉堂

官轉行各司道及府縣官務要直書年貌才守俾簡明數語洞悉平生其有支蔓不切諛媚不情縣以報府府官即行駁回府以報司道司道即行駁回司道以報撫按撫按即行駁回各令改正另註撫按若不駁回致薦劾并賢否冊內有仍前浮冗聽臣等及科道官參究務使向來靡詞陋習爲之一變

一慎論刺前件論刺之當慎也甚于薦舉何者本部遷除黜陟全憑考刺一見瑕類輒則劣陞重則考察若使砥礪廉能之士一旦蒙以不肖之名不獨一人

蒙冤而將使用合舛錯勸懲無據卽出于無心已爲愼昧不職況意在修究矧執政賢良此仁人所道之四夷而不與共中國者據巡撫李員所言長武知縣梁道凝治行循良辛置劣考又云睢州之怒恨復終言色之乖貽累後裔其言似有所指夫梁道凝雖以劣陞王府乃其置劣考者其人尚可考而知臣謂欲微將來必懲既往合無各臣等卽行巡撫李偵查其徇私註考姓名果有實跡不妨奏請究治庶傾害之徒知有所懼而不敢肆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吏治

十

平泉堂

一防倖成前件士之廉有三有明義理而不屑苟取者有畏名義而不肯苟取者有保言貴而不敢苟取者今巡撫李偵所言倖成之士蓋所謂保富貴者流勉強于始而變節于終者也始也以廉謹爲筌蹄既也視義理若弁髦倖厥所由亦有二端發身進士以聲名既起已獵薦剡縱有出入坐致崇鉅舉員二途則日暮途窮計畫無復之自度資程所至如是止耳故舉初修而盡喪之甘心也合無行各撫按官于歲月已久曾經薦舉各官詳加諒訪如有改節貪婪下

時論勸母以初冒賢聲遂從姑息其有堅持一節不自其是事均資格一體起選則人皆思奮矣抑巡撫所轄諸郡邑諸小吏言耳夫尊位者亦有宣成焉大匠法小匠所當格持終始以爲群吏先則大臣法小臣廉矣

一公品既前作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初非以資位爲軒輊也近來彈劾每及於甲科薦剡不遺于鄉貢所謂偏任資格似亦稍破拘牽維是重于顯秩而忽略小官往往有之是以卑官微秩或不檢者冒得美遷而未有指摘其僥倖畏法者含冤就斥而未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上

伸理其無辜故使奸猾得志悃悃見抑賤不足以數黜不足以懲其所關係豈一二小吏已哉合無行各撫按官無論州縣佐貳有親民之責雖下至驛遞河泊關壩墳墳諸職亦務詳加諒訪悉其行能毋以工于奔是輒督美詞毋以一言忤指遂爲驅逐果有賢能如趙蛟楊果之流不妨舉薦本部一體錄用至于巡檢以品僞爲功防其喜事倉官必周歲起送稍寬文同務使人人爭自砥礪無倒置不均之嘆要惟在撫按加之意耳語曰一介之士存心愛物于人必有

所濟豈以撫按專制一方彈意彰乖而吏治頗有不興者哉伏候聖裁

萬曆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依擬行

依擬行

震湖廣巡撫李慎楨浮願之旨以振風紀疏視看得李慎楨陳二事均有裨于時政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上請定奪

計開

一文具太冗前件臣惟世之治也以質不以文尚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不尚言今天下之尚言而入于文也極矣詔旨太輕人心太玩即如簡牘細事屢奉明旨尚沿舊習至于條議覆奏妄爲繁冗甲可乙否朝更夕易悉布而下之四方以致簿書填委實無補于理亂之數今巡撫李柏欲清文移而探其原于覆疏者臣等誠不能辭其責請乞 皇上申飭大小臣工務崇實政無尚虛文事有數言而可盡者勿浮漫其詞有節經建白而方在奉行毋勦襲其語有滯碍而必不可行者勿輒議紛更寧簡毋繁寧質毋華臣等謹覆悉照此行

如有涉飾空言煩瑣可厭者臣等立案不行因以嚴
量其人期于言必可行行必可久不然則臣等所為
覆瓿疏者抑又贅詞也

一體義太美前件臣惟國家所以令以下情有紀
綱耳上無假借下無僭竊故指臂相佐而法令易行
也而一二熟軟之上好以徇人爲悅而內以自便其
私遂平異其體波媚其詞久之則以爲固然稍有執
持反謂倨傲夫居常而業已漸養其體臨事而安肯
獨持其法以致名分倒持事體牽制誠有如巡撫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風聲 三 平露堂

伯所云者合候命下行撫按各官務各秉風後正身
率屬斥強司之于郡縣有方正自持寧不可犯者必
端人也卽嚴遠之有惟務側媚決裂體統者必非端
人也卽論斥之凡相見禮儀俱遵照憲綱行事一切
迎送饌道慶賀宴會悉爲禁止大抵上下相臨寧過
于嚴勿過于寬以此品端當思過半矣伏候聖裁

覆請申明職掌會推閣臣疏 會推閣臣

題爲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選事本月十五日申時
代蒙 皇上召臣先祖與志泉至會極門傳奉勅諭

初未知爲何事禁棒到于朝房然後知爲問趙志泉
部尚書張位吏部左侍郎俱入閣辦事始臣等微
聞中時行等密薦二臣今乃果然臣等素知二臣之
賢上諭稱爲正人君子羣其稱用今 皇上信納閣
臣之言用之輔理良協輿情臣等不勝忻躍但事關
職掌有不容不言者大爵人于朝與衆共之 祖宗
定制凡大臣員缺吏部與九卿會推請旨簡用至推
吏兵二部尚書各邊總督及內閣大臣則九卿之
復益以六科十三道蓋其任愈重則舉當愈公詢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陸莊簡集 會推閣臣 西 平露堂

命同方敢推用實所以廣忠集衆而杜偏聽之奸絕
阿私之患也自大學士張居正用事閣臣進用始有
不由會推者意在市恩養毒成法天下共言其非矣
今時行等所薦固爲得人卽使會官廷推二臣資望
安知不在所推數中矣庸私薦哉臣愚以爲會推大
興 祖制決不可廢私薦內降其端決不可啓伏望
皇上簡納臣言以後閣臣員缺仍勅吏部九卿科
道官照例會推疏名以請廣衆大廷之中孰敢蔽賢
小試敢私所厚庶制廷有大公至正之體而所奉之

臣年有在榮得以殫心而任事久若一聽之獨蒙家
恩詔恩買日稱私儲黨之禍殆有不可勝言者臣待
罪餘生不敢不為國家存深長之慮冒昧上言不識
忌諱伏辜 聖明裁奪謹題請旨

萬曆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新

簡閣臣你每既說上諭稱朕元輔所薦足見至公今
次斷自朕心原不為何以後還着會推

得永平伯夫人趙氏請襲爵疏 外戚請爵

吏科抄出中軍都督府帶俸已故永平伯王偉妻夫

人趙氏奏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抄

出以部送司案查嘉靖八年十月內該本部會議得

公侯伯爵非建立軍功前平倭亂大有功于建授前

不授其已封襲兄任公侯伯者令無終身之外不許

奏襲此後皇親駙馬俱要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實

緣品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 祖宗

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等因題奉

聖旨皇帝聖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外戚可酌古未

有朕 皇祖亦未有制典擬定二國公雖為戚里實

有朕

開國休命靖難元勳彭城惠安伯亦有軍功居崇
極顯舊襲封其餘以為戚里濫膺重爵名器既輕人

不知勳兄任的鄭當今崇其中自于先朝恩命及已

日者姑回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欽此又查得嘉靖二

十五年五月內已故安平侯方銳妻侯氏奏要將庶

長親男方承裕承襲父爵等因該本部覆奉 世宗

皇帝聖旨陳后朕元配比今日中宮不同功存濟難

伊父受恩未久不為例承裕准襲伯爵一革欽此欽

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中軍都督府帶俸

已故永平伯王偉妻夫人趙氏奏要將男錦衣衛帶

俸指揮僉事王棟承襲父爵一節為照外戚之封伯

爵例不世襲典制甚明王棟雖以援北方承裕之事

查得十二年六月內西安伯陳景行孫陳承恩曾授都

督同知十七年四月都督同知鄭承恩男鄭國泰授

都衣衛都指揮使俱係特恩原非定例但王棟係中

宮親弟其恩禮視諸國泰似應稍加臣等酌議封序

有制不宜過厚以開倖門尋早右等亦宜差異以存

國體今查都指揮使之上則有都督僉事與都指揮

使

使並係正二品官而衙門則崇若酌量以授下揀揆
之鄭國泰略爲優厚情理相安但並非制典所載臣
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謹題詩旨

皇明經世文新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新

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新

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新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宋學璟光萬榮校

宸斷大工錄

疏

潘季馴

題爲陳愚見議兩河經略疏

兩河經略

臣聞事師古者罔怠智不繫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

首以禹之治水爲喻而論爲政則曰爲政不因先王

皇明經世編

宸斷大工錄

卷之二

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

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

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

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邢官桃清至清口會

淮而東入于海淮水自洛及鳳歷野盱至清口會河

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胡

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

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

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限以捍之起

武家墩經小大湖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

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

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進東而黃水無南侵之

患矣尤慮河水自關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

止許漕艘鮮船由關出人赴臨官之都漕五日發籌

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

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輟也後因創食既久

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鹽而當事

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誰知

皇明經世編

宸斷大工錄

卷之二

旁支輕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於阻而新

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

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

潰此崔鎮諸口所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

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二而兩河全下沙隨

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而濶者七八

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

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于

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濬亦須

置之勿論矣故爲今之計固有修復乎江河之故業
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皆墊之苦
可免至于塞黃浦口築寶應閘濬東關等淺修五閘
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
塞他源以下淮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
于兩岸遙隄或詳舊工或修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
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
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
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清
之說僅可施之于閘河耳黃河河身廣闊傍游何期
岸漫漶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
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殛或傷兩隄故欲于磨
溝溝陵咸安縣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
于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
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
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河欲北而乃
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本適乎臣曰水以海爲性也
洪水乃迫納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

治水諸凡河同爲道河入于海今臣等乃欲塞其決
并二壩而不使之少殺服縱有滾水壩塞去汴河之
水自一月亦烏能殺其勢也臣竊之曰凡河非禹所
築特疏之可容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
禹仍合之同入于海其意益可想也況黃河徑行之
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鄭縣而津置
臨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
自河南府之閭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
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
皇明經世編
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
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
之沙非極湍急必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
停勢所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卽以近事觀之
草灣一閘而西僑民道途淤塞頓一決而桃清以下
遂絕去歲小從崔家口則泰溝遂爲平陸屹阻前事
也又何待哉緣緣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略
以圖水利事理具題 謹 白

一議寒決以穩正河之水，獨惟河旁決則止，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涉於自積民生，昏墊道便，則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河以來，則有高家河來家口黃浦口，決此渚水旁決處也。挑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而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為水占，無處取土，抑日波濤淘湧，為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在見在分役興築外，其決至數十人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築，伏候聖裁。

皇明紀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及。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真上類多里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束水窄狹，尤其是速之使決耳。合飭力監而整，凡隄必築老上，凡基必從高厚，又必擇賈讓不與爭地之宜，倣河南遠隄之制，除豐沛太黃隄原址，查有迫近去處，量行異築，月隄仍于兩岸相變地，形昆宜，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標清一帶南岸多門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家坂古

隄已壞，相應修復，下抵馬廠坡，地影頗窪，則連接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鉅築，遙隄一道，不必再議。據隄，往來關及，及查清河浦外河一帶，至柳湖為止，為河城北隄，除清溝單溝，岸行如舊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湖灣至高嶺，何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于源，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隄，相應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勿運如此，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伏候聖裁。

皇明紀世編

卷之十一

六

平露堂

一議復開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先該平江伯陳瑄開開裏河，仍恐外水內侵，特建五關，設法甚嚴，鎖鑰掌于漕撫，啓閉屬之分司運軍，卽行封塞。應官民并回空指，委悉令車牆，此在嘉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則非善也。奈何法久漸弛，五關已廢，其一僅存四關，亦且坍塌，始盡漫無啓閉，是以黃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可見有回關俱加修理，張司啓閉，候二月前後，解運過之，卽行封閉，惟遇興災，應雙方許啓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便官民船

雙照舊車盤毋致曲徇使客致壞良規伏候聖裁
一議船建滾水壩以因陡岸照得黃河水濁固不可
分然伏秋之間淫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為堤所固
水不能洩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古城鎮下
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銀城土性堅實合
無各建滾水石壩一座比堤稍卑二三尺濶三十餘
丈萬一水與堤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槽者常盈而
無淤塞之患出槽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
而陡自固矣伏候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于露亭

七

一議止滄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為兩河歸宿
之地委應深濶但查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而
濶二里自安東縣雲梯關至海口而濶七八里至
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正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
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
之一而兩河之水旋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
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李真等
以稱並未望見湖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
之水尚深二尺况橫沙并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

餘里豈能阻得河流故臣等以為不必治亦不能治
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即所以治海也別鑿
一渠與復濬草灣徒費錢糧無濟于事伏候聖裁

一暫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淡照得黃強淮弱每每
逼進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
高堰民墊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
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苟之居民俱失其
田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于露亭

八

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奔流今見存大河口窄狹不及
桃清三分之一而三議鎮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
水木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
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
渺茫築堤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况今桃清遙隄
議築則黃水自有容受崔鎮等決議塞則正河自日
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河浦等閘議
嚴啓閉折城北陡議行接築則淮安高寶興鹽等處
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伏候聖裁

題為條列河工事宜疏

河工事宜

臣會同漕運巡撫右侍郎江一麟議得工役繁興料理宜預官夫蠲集調度須周若不先爲申明未免瞻事舛錯除兩河疏築之議另行具陳外所有一二事宜不得不上煩聖聽者擬列條款擬議上請伏望勅下施行

計開

一議支放照得場工聚杜出納其項收掌銷集頭緒頗多稽覈不嚴必滋破冒臣與撫臣百貞攸率廉以閱視不當無暇躬親經理合無比照昔年邵工事例將請發銀兩俱解淮安府貯庫各工應給工食應買物料府佐等官開放赴各該分督司道官覈實給票赴兩淮巡撫衙門覆覈掛號方許開支每季終該府將票類送巡撫衙門比對號印數目相同發回附卷通候工完類覈造冊奏繳伏乞聖裁

一議分督照得河工浩繁道里遙遠若非多官分理不免顧此失彼分工之後錢糧出入工程次第皆其首尾遇有陞調等項若聽其離任則本官所分之工又須另委補替文移往來便至逾月及到工所茫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無措何以望其竣事而底績也今無俯念河工重大

如遇前項相應離任官員各臣等暫留完工稽其勤惰別其功罪請旨處分方得離任庶人心專定覲觀

不萌而事易責成矣伏乞聖裁

一議責成照得州縣正官職專紀民故民易驅而事

易集也奈何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管河官如

贅疣卽以分司部屬臨之蔑如也妨工債事實由于

此日今大工肇興諸務並排若非責成各掌印官雖

克有濟合無與工之後應派撥夫役買辦物料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以責之各掌印正官躬親料理仍選委賢能佐貳管

押夫役赴工不許將陰醫等官搪塞如有仍前玩愒

派辦失宜以致夫役逃散物料稽遲該司道官卽時

察呈以憑奏治事完之日仍與管理河工諸臣一體

分別題請施行伏乞聖裁

一議激勵照得各工委官出入泥濘橫沐風雨艱辛

單辛殊可矜憫有功而薄其賞無事獨重其罰此人

心之所以懈弛而事功之所以墮墮也合無工完之

後容臣等逐一精覈如有實心任事勞苦倍常者情

賜破格超擢。庶人心爭奮而百事易集矣。伏乞聖裁。
一議役額。各工人役。計丁者。每方給銀四分。計日者。每日給銀三分。而本籍木戶。幫單安家銀兩。有無聽從其便。起亦不為苛矣。但貧民自食其力。而寒日暑暴風露。日艱苦。為狀。縱使稍從優厚。亦不為過。谷無每夫一名。丁工食之外。再行量免丁石一年。客臣等由給印信票帖。審編之時。許令執票赴官告免。州縣官批違許其赴臣告治。如此則惠足使民。民忘其勞矣。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河事

平露堂

如淮安所屬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安東鹽城鳳陽所屬泗州揚州所屬興化寶應徐州所屬蕭縣十一州縣者。一望沮洳寸草不長。潮漲則天。迨今大工興舉。用大煩多。舍近取遠。鄰封未免有訶。而此中流移貧民亦賴做工得食。少延殘喘。應派夫役。既不容已。應輸賦稅。復加責辦。實為繁苦。合無懇念災極民窮。姑將前十一州縣本年見徵夏秋起運錢糧。特蠲一斗。行臣等揭示通知。俾催科少寬。人樂趨役。伏乞

聖裁

一議改折。照得大工爭興費用不貲。帑藏空虛。既難撥括。開闢窮困。又難加派。臣等竊聞人貧之粟可備八九年之食。積愈久而累愈朽。故官軍之情有不願本色而願折色者。稍加變通。未為不可。合無暫將今歲漕糧除淮北及河南山東照舊兌運外。其淮南并浙江等省。姑准改折。照例正兌每石連耗米輕齎折銀七錢。改兌每石連耗米折銀六錢。即以五錢給軍。正兌尚餘銀二錢。改兌餘銀一錢。兌運停止。官軍應得月糧俱可免給。以正額解京。而以餘銀并行月糧。留發河工支用。總計可得九十餘萬兩。以運軍應得之數。而濟國家大工之需。在內帑無支發之煩。在民間無徵派之苦。在朝廷為不費之惠。有河工免缺乏之虞。所謂兩利而俱全者也。伏望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可允行。河工幸甚。伏乞聖裁。

一議息浮言。臣等切惟治河固難。知河不易。故雖身歷其地。猶苦丁措注之平外。而況于遙度乎。但勞民勦衆之事。怨容易興。而往來絡繹之途。議論易起。至

於將迎之間稍簡略則以是爲非變黑爲白者亦不可謂其盡無也愛國計者以急于望成之心而偶聞必不可成之語何怪乎其形諸章牘也而不知當局者意氣因而消沮官人遂生觀望少爲搖奪聚散隨之勉強抗村疎濶難達其苦有不可言者伏望皇上俯垂鑒照容臣等殫力驅馳悉心料理寬臣以三年之期如有不效治臣以罪伏乞聖裁

黃河來流艱阻疏

修復黃河故道

臣等猥以蕩材謬膺重任欲求萬全之策以報
自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宸斷人亡錄 修復黃河故道 主 平露堂

下罔極之恩食不甘味寢不貼席者三月矣而卒未能快于心也竊惟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鎮諸口未塞桃清淺阻也高堰黃浦淮水橫流淮揚之民久爲魚鱉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墊也此徐州遼南之患耳目之所親記運道之所必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臣等已于前月二十八日會本具題 陛下俯從臣請矣然其大可憂者不在此也臣等初抵淮安卽詢黃河出接運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則臣等竊以爲此黃

河故道之址顯者也又詢水深若干衆云深四丈餘則臣等又喜以爲此河身之本體也又詢小浮橋遙西則爲胡佃溝爲梁樓溝爲北陳爲鍾門集爲石城集而石城集以上十五里則爲崔家口卽去歲八月所決之口也其間淺深俱不能荅臣等卽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瑛前往測度隨據王瑛報稱前項河水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十里則止深一尺六七寸散漫湖坡一望無際原係民間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糊故河流逾年而淺阻如故臣等不勝驚訝隨據徐州碭山鄉民段守等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園蕭縣前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曰銅幫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河底卽是陸地比之故道高出三丈有餘懇乞開復老河上下永利臣等當督管河道副使邵元哲等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府之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閱視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隨據

地方鄉老新廷道等稟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昔河形迹見在儘可開復臣等即自潘家口墾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棚趙家園子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勢高亢而趨便利明錐鑽探河底俱係滂沙見水即可衝刷臣等復督各官駕小艇至梁樓溝北陳等處躬親測量麥果漫凹河底原係陸地委難衝刷蕭縣地方一望瀰漫民無稻食號訴之聲令人酸楚該縣城外環水爲壑城中潴水爲池居民逃徙官吏嬰城難守見今題請遷縣臣等竊思之一縣之害此其小也大黃河并合汴沁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如槁艮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臣等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也正緣徐州以北井運道經行之所耳目之後人不及見止見其出自小浮橋而不考小浮橋之所自來遂以爲無虞耳豈知水從上源決出運道必傷往年黃陵岡孫家渡趙皮寨之故轍可鑒乎臣等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修復黃河

一變而爲溜溝再變而爲濁河又再變而爲淤溝正因河身淺濶隨行隨徙然昔有大餘之水未若今之逾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臣等是以夙夜爲懼也臣等又查得此河先年亦嘗建議開復正緣一費浩繁因而寢閣臣等竊料先時諸臣雖以工費爲辭實非本心蓋誠慮黃河之什巨測萬一開復之後復有他決罪將安辭目前既有一河可通姑爲苟安之計耳而不知臣子任君父之事惟當論可否不當論利害惟當計其功之必成不當慮其後之難必且所慮者他決也隨決隨塞亦非有其難者故河變遷之後何處不溢何年不決寧獨不慮之乎臣等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所集邇東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其遠開渠可保無虞三利也水流既深建甌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甌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修復黃河

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處。互刊也。臣等以爲復之便。至于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等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必之身謀。而不惜將來必致之大患。皆非臣等之所以盡忠于陛下也。

查復舊規疏

通志卷四

臣潘季馴謹題爲乞恩查復舊規以利漕策事。臣等謬膺簡畀。行厥鉅艱。日夕兢兢。惟恐一事未周。有負任使。竊幸廟堂主持諸臣。効力導河防決之上。駁駁然有涓埃之驗矣。但于淮安一帶。開河終有水安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通志卷四

七

平露堂

臣等初至地方。日擊淮安西門外。直至河口六十里。運渠高整。舟行地面。昔曰河岸。今爲漕底。而開水湍激。糧運一艱。非七八百人不能牽挽。過關者臣竊怪之。洵之地方。俱云自開天妃閘後。專引黃水入關。且任其常流。並無啓閉。而高堰決進之水。又復鎖其下流。以致沙淤日積。萬曆五年。河渠壅塞。隨濬隨淤。不得已開朱家口引清水灌之。方得通舟。臣等乃決意開復通濟關。以引急家湖清流。且請修舉陳瑄故事。

嚴其啓閉。隨該工部覆奉欽依。咨行遵照。見由通濟關引水濟舟。河身亦覺漸刷。數年之間。或可復故矣。但沙淤可免。而漕溜如舊。牽挽不易。而啓閉甚艱。且聞淮河暴發。亦有渾流臣等求其善處之術。而未得也。隨行據司道等官。郎中張舉等。博訪志傳。查得永樂初年。原由海運淮。郡與黃淮二河。斷絕不通。後因平江伯陳瑄疏。清江浦之渠。引水以通。淮安東南運艘始得直達京師。復慮黃淮之水。泥沙易淤也。乃建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通五啓閉。鎖鑰掌之。漕撫開放屬之分司。法至嚴矣。復慮水發之時。湍急難于啓閉。又于新莊關外。暫築土壩。以遏水頭。水退即去。壩用關如常。延至嘉靖八年。壩禁弛。河渠淤塞。漕運都御史唐龍。河道侍郎潘希曾。題奉欽依。仍復舊規。載在簡冊者。班班可考也。數十年來。初議浸失。前患復滋。臣等詢之地方耆宿。皆云運渠卑隘。比易沙淤。淮地低窪。最易盈溢。若依古人之制。嚴啓閉於春冬之時。築外壩于伏秋之際。則非惟河身無壅墊之患。而田廬亦無浸潦之苦矣。臣等反覆思惟。前復舊規。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通志卷四

大

平露堂

便及食每歲三月以前糧運俱過六月初旬鮮魚已盡其餘船隻皆可盤壩並無妨碍卽如鎮江京口關遇冬菜塞入春方啓其例固可援也伏望勅下該部再加會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每歲于六月初旬一週運艘并鮮魚馬船過壩卽于通濟關外暫築土壩以過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由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仍舊門壩用開度丁因計民生兩利之矣

申明鮮魚船隻疏

臣等伏祈

臣案照萬曆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准工部咨每歲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九

下路堂

六月初旬伏水將發卽于通濟關外暫築土壩以過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開壩仍將題准明白刊示各關之上臣等通行欽遵因今歲遇閏五月二十二日卽已入伏相應先期築壩誠恐鮮魚船隻所至後期預咨該部轉行早發去後今准前因該臣會同漕撫右都御史江一麟議照清江裏河何因外河伏水帶入泥沙致占漕崇應照先臣陳瓚舊規先期築壩已經題奉嚴旨通行遵守今南京該輪移文既謂冰鮮魚在五月初旬楊梅

在小著之後各採完若肯較常早發沿途無滯計五月二十以前一項鮮魚船儘可起程至入伏之日各船悉期不至妨難久待隨經咨覆該部及延下入伏之日定行築壩外但恐各隘拘泥故常逗遛不發延至壩成又以盤船不便推諉臣等不無彈肘况所選冰鮮不多盤壩只須頃刻卽使盤車不便亦可預撥馬船停泊壩外鮮到之日對船撥卸亦無妨碍清渠關係甚重似當量從權宜伏望 皇上軫念國計勅下該部申飭南京守備衙門每歲冰鮮船隻較常催發早致務在伏前旬日抵淮不至有碍築壩萬一愆期卽從天妃壩車盤或預撥馬船停泊外河般剝若爲定例庶臨期不致妨阻而漕渠永無沙玷矣

河工告成疏

河工告成

題爲恭報兩河工成仰慰聖衷事萬曆七年十月據管河郎中余毅申管河兵備營田等道蔡聚大器等各呈職等將派定工程鳩夫辦料刻期興舉自萬曆六年九月十五等日興工至今陸續通完訖總計築堤上段長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八丈三尺一寸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九

下路堂

運道必阻。此前決之覆轍也。三省葦米之知。臣前至泗州時。有以清口淤塞。語臣者。臣應之曰。清口既塞。則泗州城外之水。從何宣洩。而今乃消落。崑漣若是也。語者詞少誠。然臣猶不自信。隨率南河郎中張聚等。駕扁舟。從諸湖中。泛至清口。直抵清河縣南。逐一探試。得河湖相連處。所泄為巨浸。萬頃茫然。中間深淺不等。自一丈五尺。以至四五尺。一入清口。汴水方有峭東。以四丈之繩繫石投之。未得其底。蓋水散則淺。水聚則深。其理然也。今三省葦欲加疏濬。不知何從措手。又云二者以徹高堰為要。此時清口水僅三尺。近堰之外。深幾二丈。是計其水所從洩。清口難而高堰易也。此又謬張其矣。大清口深逾四丈。堰外見有乾灘。水勢迥異。萬目昭彰。誰能掩乎。且其間不行于高堰初漾之時。而行于高堰久成之後。不行于淮水暴漲之日。而行于淮水消落之饒。何哉。蓋緣泗州巨瀆。私販北至河南。南至瓜儀。勢必假道清浦。運河而各閘。不免稽留。分司不免稅憤。人甚苦之。數年以來。皆從高堰直達為利。甚大。先任漕撫都御史王

宗沐。于萬曆元年。築堰斷流。而泗入危。言四起。卑薄不加遂致中圯。臣初至之時。亦常以游方。臣臣堅執不允。繼復詣于高堰。遙南五十餘里。周家橋至古溝一帶。鑿渠通湖。而淮安之民。又欲北照高堰。一體加築。臣行司道。查得彼處地形。亢于高堰。淮水大漲。則從此漫入。白馬湖決。旬不雨。仍為陸地。此天然減水壩也。如欲加築。則淮水暴漲。不免增溢。而高堰難守。然留此以洩異常之水。則可如欲開鑿。成河。淮水從此長流。則井特淮場被害。而清口亦必復淤。俱不可也。任之而已。泗入無路。中通向抱悵。悵茲當臣將去之日。復襲故智。以申前說。而不知其中更有大不可者。夫和陵風水。全賴淮黃二河會合。于後風氣完固。為億萬年無疆之基。地方鄉乘。載吳桂方語云。鳳洲皇陵。全以黃淮合流入為水會。萬水朝宗。真祖陵一大合襟。誠知事。今若于高堰等處。從中劈畫一路分之。使抱身之水。反挑而去。萬一有誤。誰就其咎。大三省葦。偶見淮水暴漲。則動輒以陵震為言。至

邳一帶年來蒿傑及底者今測之皆深七八丈兩岸居民無復昔年蕩析櫓遷之苦此黃水復其故道之效也高家堰屹然如城堅固足恃今淮水涓滴盡趨清口會黃入海清口日深上流日涸故不特堰內之地可拱而堰外湖坡漸成赤城蓋堰外原係民田田之外爲湖湖之外爲淮向皆混爲一壑而今始復其本體矣其高寶一帶因上流俱已築塞湖水不至漲滿且寶應石隄新砌堅緻故雖秋間霖潦決旬隄俱如故黃浦八淺築塞之後俱各無虞柳浦灣一帶新隄環抱淮城並無齧損不特高寶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洲肝貽下及山陽興盩等處皆成沃壤此淮水復其故道之效也見今淮城以西清河以東二潰交流儼若涇渭誠所謂同爲逆河以入于海矣海口之淤湖之已十餘丈蓋借水攻水以河治河黃淮並注水滌沙行無復壅滯非特不相爲扼而且交相爲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如此昔年沙墊河淺水溢地上祇見其多今則沙刷河身水由地中祇見其少地方士民皆謂二十年來所曠見也 卷之一 終

皇朝各世編

卷之一

河工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學憲閣公
宋徵璧上木 周立勳勅尚 選輯

宋 卓立萬參閱

宸斷大工錄

疏

潘季馴

覆議善後疏

河工善後

題爲河工告成敷陳善後事宜以圖永利事據管理
中河郎中余毅中管河道按察使張純等會呈奉臣
具明新世編

卷之三 河工善後 一 平治郎官

劉仗備仰各司道會同即將條開事交逐一會議要
見管河官員作何交代高堰石隄作何覓砌清江重
河作何挑淤徐北堤防作何修守歲用錢糧作何積
貯查議明安會呈詳報以憑覆議具題已據司道會
議詳報前來擬合照欵刻具陳伏乞勅下該部再加
查議上請施行

計開

一重久任以便責成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
議河道關係最重類井可以穿鑿于聰明勾幹于倉

幸者全在得人任久乃可責成及要大小官員俱令
久任或考滿加陞或積勞超叙與夫就近遞補交代
親承最爲治河先務臣等覆議爲照治河困難如河
不易師科首以久任交代爲言誠爲永賴至計除薦
舉賢能法黜不肖容臣等欽遵者實奉行外所據新
舊交代一節管河大小官員地方有難易職掌有緩
急再須分別明白庶免臨時掣肘如中南北三管河
郎中夏鎮南莊二主事皆係專職俱應交代無容別
議外至如徐州海防賴州天津霸州大名臨清七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河工善後 二 平治郎官
備則有兼管河道之責山東河南二副使則有專管
河道之責但賴州臨清天津霸州大名五道或距河
稍遠或開渠晏然似應俱免交代其徐州海防二道
則爲河湖喫緊之區山東河南二道則爲黃河要害
之地四道憲職并其所轄府州縣佐貳管河官如遇
陞調去任等項與同各管河分司俱應比照巡撫衙
門事例守候交代仍須咨行吏部知會凡遇各官陞
調去任即便就近推補使舊者得免久候之苦新者
得免違限之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不棄

一、楚石堰以固夏荷，是該給事中尹澤題，該工部費
謀高家堰西當淮，泗清流，東護淮陽，沃上，即今築塞
已固，要將當中大洞口二十餘里，用石包砌，合容臣
等今歲預行估料，幹辦合用石料若干，工費若干，查
成徐賴海陽三道，併力分工，同心協應，自萬曆九年
興工，酌寬限期，合用錢糧，於大工餘剩銀內支用，等
因，臣等覆議，查得本堰自漢陳登勦業之後，至我朝
平江伯陳瑄復大築之，向不楚石者，非謂石之不堅，
亦以採石之難也。去歲賑工告竣，既設官夫募地分
守，每歲四月以前，八月以後，水及阨根者不滿二百
丈，防守甚易。惟是五月中至八月盡，最為喫緊，如有
汕刷浪窩，隨時補修，可保無恙。然歲久月深，官更吏
換，首尾不知疎虞，難免誠不如楚砌山石之為一勞
永逸。科臣所云三利，可謂委曲盡矣。況內土既已
堅厚，廟石亦易為力，但淮安原不產石，俱于徐州取
辦，而節年採伐，不歇，勢必窮山遠搜，石宕既遠，則出
山脚價自倍於昔。水次去工，尚餘五百里，輾輳帶運
勢必病軍民，舟搭載勢必病商，則自備官船專人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不棄

運之費不可惜也。採石數萬丈，堅固，自以石名片
遠募于山東江南之間，不得也。且石不多，且難覓，
及卸石工次，厥運至堰，遠者將十餘里，近亦五六餘
里，泥塗深陷，舉趾艱難，比之伐石出山之苦，又有甚
焉。大工甫畢，民勞方休，勢難驟集，故須滿是歲月，事
難獨任，故須分責三道。該科慮之詳矣。今該臣等公
同勘得大洞口極窄處，自列字號至水字號止，計
長三千丈，合派南河分司三百丈，徐賴三道各九百
丈，每堰長一丈，應砌高一丈，內外用石三層，該石二
十丈，其該石六萬丈，約計在山採辦工價，出山脚價，
并鑿砌工食，每丈該銀五錢九分，共該銀三萬五千
四百兩，合用船隻，除南河分司查有見在，混江二船
免造外，就近製造船九十隻，共船二百七十隻，每隻
連篷桅什物，該價銀五十兩，共銀一萬三千五百兩，
每船勸募水手六名，共募一千六百二十名，每名每
年工食銀七兩二錢，大約四年為期，共該銀四萬六
千六百五十六兩，募夫般石上船下船，及棹石到工
大約每丈費銀三錢，共銀一萬八千兩，每砌石一丈，

用石灰二斗銀八釐其該銀二百四十兩假基三千
丈每丈約截用長杉二十五根共計七萬五千根每
根價銀一錢二分共該銀九千七百五十兩樁手每
丈三十工該銀一兩二錢共銀三千六百兩管工官
廩規比照大工事例合用府估二員每員每日應給
銀一錢書辦一名口糧銀四分州縣佐吏官十二員
每員每日應給銀六分書辦一名口糧銀三分陰醫
省祭等官三十員每員每日銀四分每年該銀九百
七十二兩共銀三千八百八十八兩以上通共該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千

一十三萬一千二十四兩應于大工用利解還戶部
銀一十二萬泰請留用

一濬開河以利運艘先該給事中尹璉題該工部覆
議得既成之後淮水悉出清口裏河水由地中第恐
外河日深內河日淺况前此兩河交注之沙鋪墊已
久合容臣等將清江浦河道照南旺事例每三年兩
次嚴限大挑其揚儀河道時常撈濬應否幾年一挑
著爲定例酌議奏請等因臣等覆議照得清江浦至
頭二三鋪一帶重河先臣平江伯陳瑄議爲每歲一

挑之法蓋因河自折莊開外入口多納黃流茂自種
沙勢不得不爾也今改開通濬則全納清流安無俟
于挑濬特因往年黃流久注淤沙久與水溢沙上并
因水浮去歲頭鋪二鋪便覺淺流曾畚挑濬是以該
科日擊其事議復挑濬之法蓋見外河既已順軌內
河尤須利涉誠運渠之首務也然舍歲挑之法而欲
比照南旺事例定爲三年二挑之制者蓋知通濬開
之納清異于天妃開之納濁故不必復仿歲挑之勞
也今無始自今歲冬初查將應濬裏河并烏沙河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千

濬去處築壩斷流多畧卡役大加挑濬不得苟且了
事工完之日聽南河分司覈實造冊奏繳以後河深
利淺姑免挑濬如有淺濫即照南旺事例三年兩濬
其揚儀河道去歲挑濬之後目前尚自深廣以後如
有淺阻小則量濬大則加挑臨時酌擬施行務求漕
舟通利不致虛費工力

一防徐北以固上流先該給事中尹璉題該工部覆
議得全河之勢下流安則徐以南無淺阻之患上流
順則徐以北無改徙之虞今南河可以無慮獨徐北

未可忘備。令咨臣等除行總一堤遵照原題興工幫築外。其餘北豐沛陽山一帶。宜大修隄工。以防上流決徙。邵家等壩。宜併力厚築。以斷秦溝舊路。及接隄有水掃根去處。俱要幫築守隄夫役。每里補足十名。工食或丁山東河南停役銀內解募。或離派廩鳳楊三府。或將洪夫仍舊徭徵。而以徐州船稅召募夫役。議擬上請。至于量地建舖。安插各夫。召民居集。免派隄租。人自爲守。乃稱長便等因。臣等覆議。照得徐北黃河。乃運道上原。關係尤重。今河出小浮橋。固能制洪。以深河。而徐南一帶。決塞隄成。水無旁溢。河身益深。挈水愈駛矣。但徐北新衝崔家口上下。尚非故道。萬一北決。則上而開河不免泛溢之患。下而徐邳一帶。不免淺涸之虞。臣等是以有來流艱阻。乞恩查議之請也。今該科議將徐北隄壩加意修築。并議增大防守。誠爲慎重上源至計。查得徐北行總二隄。先該臣會同各撫按題准大修。已督各官夫。見在幫築。此外如華山戚山一帶。原衝沛縣故道。俱倍封高厚。足恃無恐。先年陽山隄根水掃成河。近俱另築月隄。以

爲保障。而又于陽單接界之所。辦築順水斜壩。長一千餘丈。以截流護隄。擇外衛內。見今伏水。正是漫至壩根。卽順壩歸河。不復浸及總隄。至于豐縣邵家大壩。乃過絕秦溝舊口。最爲喫緊。今將正壩一百四十餘丈。幫厚八丈。高一丈一尺二不等。又于壩東添築二百餘丈。壩西幫築九百餘丈。以防其旁衝。而上流蘇許二壩。亦須次第加幫。秦溝之患。仍可杜絕。但自陽山以至茶城。共隄一百五十五里有奇。而修守夫役。共止七百二十名。委不敷用。合無量照徐南事例。每里派夫八名。共該夫一千二百四十名。除已有七百二十名外。仍該添夫五百二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銀三千七百四十四兩。合于開後。議請積貯銀內。每歲按季支給。其晝地建舖一節。亦應比照徐南。每三里建舖一座。以便各夫棲止。仍通行各州縣。示諭附近居民。及復業之人。聽其結廬隄上。俾人自爲守。不許輒派隄租。以阻受雇之念。但嚴禁牲畜作踐。務期保護隄工。庶沿隄皆夫。上源可固。而北徙之患自除矣。

一備積貯以裕河務。臣等查事中尹璉題該工部覆
謀內河道起自豐沛至丁溝揚進袤千有餘里以靠
修河工料浩費以防圻則用度鉅艱乃徒恃歲額不
滿數百之銀而支其千里之河道坐視大壞極壞而
後議發帑帑爲失計是今估修徐北隄工及包砌
高堰石堤所費不貲原剩銀三十萬有奇即使
量留尚未足用宜多方措措約每歲三萬兩積貯淮
河之法今在固守隄岸而隄岸止是土築原非鑄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卷之九

而咸者河流之汕刷雨水之淋漓人畜之踐踏能保
其不損乎歲修之工必不可缺則工料之費必不可
少故積貯定治河第一義也今自徐屬以至揚州一
千三百餘里而取給于歲徵災通數百之銀雖有智
者其何能濟故臣等丁告成之後按摠以乞留去工
餘剩銀料以備每歲修防支費益減處及于此也不
徐北大修行續二民已估用五萬一千有京加以議
斃高堰石隄必將大工餘銀盡數支銷亦未足用然
則預爲後日修防之備者容可接手查得萬曆五年

該戶部題渡淮揚撫按會題爲仰備見仁永處荒蕪
要區開地利以厚民生事內稱往年凡遇挑河等役
每引帶鹽徵銀以濟工用謀將淮南北共九十四萬引
每引許商人帶鹽六斤赴契每斤徵銀五釐并隨餘
鹽銀兩上納另項貯庫計每歲帶徵銀二萬七千兩
以濟黎田之費原謀至萬曆八年住支查得前項帶
徵銀兩往歲原供挑河之用不係解部濟造之數委
應徵解河工備用隨該臣等會同巡撫御史姜璧面
議得行鹽地方有限若仍照原課黎田之費每歲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卷之九

銀二萬七千兩或有不便合無行令兩淮運司自萬
曆九年爲始每引止帶鹽四斤每斤徵銀五釐計每
歲止帶徵銀一萬八千兩解淮安府貯庫聽兩河歲
修之用候積貯稍備又行停徵數年若支用將匱仍
舊徵時夫銀以挑河爲名今自儀興至邳徐一帶行
鹽之河既于河臣任之則此項銀兩亦係應撥之數
非于分外增益也伏乞聖裁

復議河工備益疏

增大有疏

題爲恭報河工重成尚有可言懇乞聖慈俯賜施行

計開

以少四補益軍軍管理中河即中令長中令等會呈奉
臣等具將條開事案逐一會議要已修建衙舍作官
建設守兒官夫作何增添工食錢糧動支何項應免
分派小民其宿遷遼陽踏勘地形要害計酌事體緩
急如寬增築印估計工費錢糧應用數目照款查議
明委會呈詳報今據前因將會議過事案逐一覆加
詳議款列具陳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施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十五

平定堂

一添設新隄廖夫役以便防守先該御史陳世寶題
該工部覆議云行臣等備查舊隄新隄舊設夫役果
否設通融應用如不敷用應否添設長夫或應否隨
時募夫工食動支何項銀兩方得免派小民其如風
漕根恐難輕議必于別項銀兩酌處臣等諒其新築
隄防修守為急而編設夫役工食為先合得准北添
宿遷以上各州縣創築遼陽各堅固足恃且原設
續隄人夫布置頗審堪以自來修守不必另議添設
外其宿遷以下北岸自古城至清河遼陽共一百零
七里原無隄見未經設大合另設遼陽夫役照例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十五

平定堂

三甲一舖共二十六舖每舖重役夫一名老人
一名共該夫四百三十一名內除京營中河分司出
大二百名外實該新設夫二百三十一名老人二十
六名聽桃源清河二縣管河官各照地督率南岸婦
仁集遼陽約四十里每三里一舖共一十三舖每舖
亦設夫十二名老人一名共該夫一百五十六名老
人一十三名聽宿遷縣管河官督率前項夫老共四
百三十七名每名各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銀二千
一百四十六兩四錢及照婦仁隄最為險要修守頗
難仍于洪大內抽撥一百四十四名每歲定限三月
初旬亦付宿遷縣管河官帶領赴隄於新設夫老和
兼防守至九月中旬將水消潤方許撤放其桃源縣
南岸隄隄二十九里并馬廠坡遼陽計五里清河縣
南岸隄隄一十里零八丈俱應一體建舖設夫查
得桃源縣原有淺夫一百六十六名清河縣原有淺
夫五十三名堪以分派亦免另議其淮南山陽等處
除原額淺夫甚少不時調發落淺尚有不敷難于臬
擬查得高家堰隄并柳浦高隄共一百六十里應設

夫五百名俱建舖于高舉佳狀通融調撥修守西橋
徐家一廟頗爲險要各應設夫三十名黃浦八淺各
五十名角烏沙河起至通濟開止共六十里應設夫
一百名各酌量地里建置舖舍通其應設舖老四十
名聽該管河同知督率各管河主簿大使等官照地
分管俱每年如式增修積上隄上遇有坍塌及水勢
衝激僱力守護前項夫老共八百名每名亦各工食
銀七兩錢共該銀五千七百六十兩及查覈撥洪
大一百名工食舊額每名銀六兩歲銀一千二百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徐 惟公 志 十 五

今改常川修守逢隄較之在洪應役頗勞合照新設
隄夫一例每名歲給銀七兩錢除原數六兩仍舊
助支徐州船稅外每名加銀一兩二錢歲該加銀二
百四十兩通應該處以上淮北淮南計應添設夫老
共一千二百七十七名共該工食銀八千九百零六
兩四錢又該加添洪大工食銀二百四十兩通其該
銀九千一百四十六兩四錢有得漕糧既難加派疲
民又難增賦別無堪助錢糧查有淮安府四稅銀兩
原爲修濬河工等項公費及賄賂災傷通員支用今

水患既除賄賂可省酌量於內歲支銀七千三百四
十兩儀真縣船稅銀內歲支一千八百六兩四錢以
上二項奏足夫食銀九千一百四十六兩四錢遇閏
月年分每夫加銀六錢共銀八百六十二兩二錢聽
于各夫內有曠役扣除工食通融補給庶大役增置
得宜而錢糧措處不擾矣

一增築宿遷縣達隄以順民情先該御史陳世寶題
該工部覆議各行臣等委官前去宿遷一帶地方踏
勘如達隄接策果于民生漕運兩便不妨酌估具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徐 惟公 志 十 五

千 五

擇暇舉行臣等看得濱河郡邑俱因築有達築永除
舛舛之患獨宿遷傍湖無隄不免向隅之法情委可
矜但該縣北岸自血河至古城一帶從來不議築隄
者正以本處爲落馬有丘諸湖停蓄之所湖外馬陵
諸山環繞環抱入於達隄水無他洩不能會河而水
發之時河湖相通淤阻長轉水勢稍得舒緩卽漢賈
讓所謂使秋水得有所休息高波寬緩而不迫也且
山東家沂諸水俱由此湖入河若一築該築達隄則
河水無所停蓄而下流難受谷多潰決之處湖水不

能外出而治沒愈廣矣。導之患耳。今據各司道詳于直河官堤。題題主上。詢地項止。約上。早。皆有民間自築小閘。每歲三四月間水發。尚小。若此。則無恙。則奉亦有秋。如伏秋水漲。至有發缺。合行該縣掌印管河官。每歲冬春間。督率本地民夫。或量撥徭夫。協助修補。此于漕河固無損益。而于民生亦有裨補矣。伏乞聖裁。

高堰請勘疏

高堰

臣于十月十五日。准工部咨。覆奉欽依。行臣等遵奉皇朝經世編

卷之

家斷大工錄

高堰 五

題准事理。採石浚砌高家堰。忽聞泗州鄉官。欲毀高堰。投揭撫按衙門。且赴南都矣。隨覓視之。原任湖廣參議常三省者。特具一揭。本官又與原任江西副使李紀。朔州知州柳應聘。離縣知縣高尙志。聯名一揭。危詞悍語。不可殫述。而中間最所聳動人者。云祖陵松柏淹枯。護沙洗蕩。二句。臣前之不勝哀泣。先該臣于九月間。督同南河郎中張舉等親詣祖陵勘議。初乘座船。一入陵東沙湖。則淺澗難進。復易小舟。約行六七里。登岸陸行。至下馬牌邊半里許。又行

里高。至廷尉墓。謁訖。當同各官。閱視得山基高阜。松栢茂鬱。湖水佳。及岡脚。堰根俱露乾地。當詢朱宗唐。潛水暴漲之時。水及何處。本官回籍。至下馬橋邊。拜水係足。據雨宣渡不及。隨據各司道。詳得。爲今之計。惟有量將舊閘。加增高闊。便渡雨水。前歲所築東南。礮石閘。較之內地。及卑。無甚闊緊。又查得陵東嘉靖二十一年。所築隄閘。堅好如故。而前歲接築石隄。圯裂甚多。內無托石。外無釘筍。必係委管隄工員役。侵扣錢糧。所致。後行該道嚴查。何官管理。應奏應寬。另行呈奏。未報。據其淹枯洗蕩等語。則臣等恭謁之時。豈皆無目者耶。臣又于十月二十二日。復往泗州。躬閱。祖陵則見河湖之水。較前更廣。光景頓殊。松柏鬱然。籠雲蔽日。卽地濱所栽旱柳。亦皆生意勃然。而壑外護沙。高阜如故。臣回至該州。面詢知州秘自謙。彼云。士夫何常親到陵上。閱視。止據小人相構之語。遂形紙筆耳。竊願臣與前任漕撫都御史江一麟。未至之時。辭淮水爲害之大。高堰當復之內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而形之撫按之奏。蹟臺省之條陳者。又不

知其幾了言也臣到任之後旋而泗州備詢泗州水患在高堰未決之前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泗州水患爲甚也清口塞于高堰未決之前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清口塞也臣應之曰是誠然矣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河隨蹕其後故清口塞而堰內皆任址陸地其漚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聚今案高堰乃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遂斷然請于皇上而行之去春高堰既成卽聞泗水消落臣猶水之信也據營田道僉事史邦直揭稱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平陽縣志

月初七日職經越城等處達淮泗間沿途看得高堰以東地方數年間洪波浩蕩非二三月不見地皮比及四月復如初矣而泗城淮河瀾漲漫衍令人憂焉今也皆爲平陸亢爽無復津浹但布種者卽嘉禾穰穰而泗州四外俱成乾灘淮山地中去隄岸十餘丈黃童白叟共曰十數年來未見不意今日復陷平地而職亦待罪地方既已三年往來此地歲不下數次誠未覩有光景如今日也臣觀此揭方快然自以爲得矣陛下與廟堂諸臣焦心勞思者數載臣等勝

手厭足者逾年方成此工六陛下日俯納群臣之古用石築堰以爲億萬年無虞之計矣三省臺憲欲毀之恐乎歲今歲之水委果異常往歲正發一次今則再發往歲以數尺計者今則及丈然五月末旬暴漲六月俱消七月中旬暴漲九月俱消卽三省揭中亦謂目今淮流少減遂謂泗陵無恙誠然矣然既無少減則消而復漲漲而復消乃水性必然之理卽徐邳間皆然不獨泗州爲然也卽山陝河南皆然不獨徐邳爲然也有今歲異常之雨則有今歲異常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八

平陽縣志

水三省等能使天之不雨乎南都濱臨大江蘇浙逼近滄海五六月間街市可舟一望巨浸又聞承天顯陵水深六七尺豈亦有高堰阻之乎臣不敢瑣瑣辯潰卽以揭中最外之語爲皇上陳之案在嘉靖十二年前任河道都御史朱蒙請于泗陵東南三箇星築土隄以障泛溢該都御史劉天和接管勘得祖陵西北二箇土岡聯屬承奠無虞其南面山岡之外卽甯臨沙湖西有阻湖之水亦瀝于此淮河自西而來去祖陵一十二里但遇夏秋水泛漲與前

項河湖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滄及固足及下馬橋過。今據區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而至陵地共高二丈三尺一丈有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事體重大。未敢輕擬等因。又查得泗州志載元知州韓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固執。項城中居民驚惧。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刊之于石。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勿驚惧云。又查得盱眙縣石刻載邑人蔣仲益記內稱正統六年五月連雨。六月水浸。泗城官民咸避。用昭山泗州衛前水高一丈二尺。漂沒廬舍。民大驚駭。後宋淳祐咸淳元大德及我朝洪武乙丑永樂已丑皆大水焉。不可不紀。以慰後人云。各志石種碑在也。考之郡志。高堰爲漢陳登所築。而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相傳千有餘年。乃云原無高堰。萬曆元年舛築。如其無也。則隆慶四年以前高堰未決。淮揚何以無水患乎。壘外蘆沙原非人爲。自開闢以來有之者。卽志刻所載歷朝大水較之今歲。

不啻二待。幾沙回無恙也。乃今遂以蕩乎高堰。居淮水之東。中間尚隔阜陵。泥墩諸湖。淮水北出。沿口則直而順出高堰。則逆而難揚。云高堰橫欄而受使。淮流至此。紆回曲折。而不得直下。是本知高堰安頓何處。可論水乎。又云萬曆以前。河淮于清口會合。通流入海。惟自高堰一築之後。淮益賁。河益強。蕩激泥沙。日累月積。此又不經甚矣。夫高堰通流。則淮分而弱。反謂之強。高堰斷流。則淮全而強。及謂之弱。何其舛乎。先任漕撫衙門。特因清口沙壅。製混江龍以滾刷之。畢竟無效。臣與江一麟親往清口閱視。僅存一線。人皆塞裳而渡。此高堰大潰時也。延至次年二月。高堰築而清口始開。今反言之。列甚矣。三省又云。淮入以此堰爲便。特田土。孰愈害及人民。夫高堰決後。淮揚之民流離轉徙。陷于死亡者。不知其數。無論已。淮水東注黃浦。入淺高寶一帶。橫潰四決。覆溺船隻。阻梗運道。三省輩獨不聞乎。況雲梯關外海口甚闊。全賴淮黃二河併力衝刷。若決高堰。清口必淤。止餘濁流一股。海口必塞。海口塞則下壅。上潰。黃河必決。

砌過石隄長三千三百七十四丈九尺塞過大小決口共一百三十九處建過減水石壩四座每座長三十丈修建過新舊閘三座車壩三座築過欄河順水等壩十道建過涵洞二座減水閘四座游過運河淤淺表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三丈五尺開過河渠二道裁過低柳八十三萬二千二百株其各隄高里酌量地形低昂隨宜增損自一丈二尺以至七八尺不等數目聽候勘官覈實外照得數年以來黃淮二河胥失故道至以地方州縣爲壑益由黃河惟恃隄礙而

日就深廣今遙設告竣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兩隄相望基址既遠且皆真土膠泥今杵堅實絕無往歲難沙虛陷之弊蛇蟻綿亘始如長山夾峙而河流于其中即使異常泛漲縷隄不支而溢至遙處勢力淺緩容蓄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出兼以歸仁一隄橫截于宿桃南岸要害之區使黃水不得南決泗州至于桃清北岸又有減水四壩以節宜盈溢之水不令傷隄故在遙隄之內則運渠可無淺阻在遙隄之外則民田可免淹沒雖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縷隄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遙即止蓋嘗考弘治以前張狄數塞數決自先任都御史劉大夏將黃陵岡一帶增築大行隄一道而張狄之思遂息此其已試之明驗也今職等所築之遙隄即太行隄之別名耳况係真正淤土較之太行雜沙又有不侔者故今歲伏初驟漲桃清一帶水爲遙隄所束稍落即歸正漕沙隨水刷河身愈深河岸愈峻而歲耗清之河膠不可憾今深且不測而兩岸迥然高矣上流如呂梁兩崖俱露曉有波流湍急漸復舊洪徐

若分淮黃之流以塚。唯宗萬年根本之地則又得
然不顧以不淮之力出清口則以爲衆中分淮水之
力則清口又以爲通公乎私乎臣誠不知其何心也

是明以文前卷之終

皇明編世編

卷之二

哀斷大

哀斷大

哀斷大

哀斷大

哀斷大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

陳子龍臥子 宋徵尚水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朱啟瑞迪震參閣

宸斷大工錄

潘季馴

議

治河節解

潘公治河要旨見之問答諸河中故詳載焉

或有問於馴曰河有神乎馴應之曰有問者曰化不可測之謂神河決而東神舍西矣河決而南神舍北矣神之所舍孰能治之馴曰神非他卽水之性也水性無分于東西無有分于上下西上而東下則神不欲夾而西北上而南下則神不欲夾而北開有決者必其流緩而沙壅是過賴在山之類也挽上而歸下挽其所不欲而歸于其所欲乃所以奉神非治神也

宸斷大工錄

卷之三 治河一 潘季馴

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卽神也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神而不道者乎故語決爲神者愚夫俗子之言庸臣慢吏推委之詞也問者曰彼言入者非與馴曰治亂之機天實司之而天人未嘗不相須也堯

之時泛濫于中國天未厭亂故人力未至而水逆行也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人力至而天心順之也如必以決委之天數旣治則曰玄符効靈一切順天之使而人力無所施焉是堯可以無憂禹可以不治也歸天歸神誤事最大故馴不敢不首白之也

或有問于馴曰宋歐陽修有云黃河已堦之故道自古難復而公之見舍復故道之外無有也無乃不可乎馴應之曰修之言未試之言非常事者之確見也

皇明經世編

宸斷大工錄

卷之三 治河二 潘季馴

馴嘗考之史曰漢元光中河決鮑子注鉅野後二十餘歲武帝自臨決河沉璧投馬羣臣召薪寨之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云夫禹舊跡非故道乎埋於二十餘載而一塞決卽復通之何云故道不可復乎且卽以神禹治水言之九河曰疏濟漯曰滄汝漢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疏通也論亦疏通之意排決皆去其壅塞也固未嘗有開鑿之說故孟子謂之行所無事而他日告公都子者有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傳者恐人以掘爲疑卽解之曰掘地掘去壅塞也蓋

人地開闢之初，卽有百川匯流，自朝宗于海，高卑上下，脈絡貫通，原不假人力，歲久堙淤，至堯治泛濫之極，禹不過審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壅塞，堙淤之處，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嘗初掘一河也。吾人知議不逮神禹，遠甚，乃欲舍故道而另鑿一河可乎？件事無足論矣。卽自我朝以來，徐邳之間，屢塞屢通，如以故道爲不可復，則徐邳久爲陸矣。國家藉此以通歲漕，漕不得不通，則河亦不得不復耳。乃以爲不可復，何哉？昔令欲棄故道而鑿新河，無論其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子露堂

終言不足信也。

或有問於馴曰：淤墊底高之說，何如？馴應之曰：河底甚深，淤墊則高，理所有也。然以之論于旁決之時，則可非所論于河水歸漕之後也。嘗考之呂梁洪志，內載宋臣蘇軾詩云：坐觀入市卷閘井，但見屋瓦留沙。

痕則彼時黃河之水，固嘗入市而河流之沙，高乎岸矣。自宋及今，數百年間，墊而復淤，既而復墊者，不知其幾矣。若旁決之時，水去沙停，不得不高，若歸漕之後，則沙隨水刷，卒復能墊底乎？此挽水歸漕之策，必不可議。而欲挽水者，非塞決築隄不可也。夫沙墊底高者，乃故道難復之根因，而故道難復者，乃別尋他道之根因。故此說最爲膏肓之疾。若知水能攻沙，則故道何不可復之有？治河者最宜於此詳之。

或有問于馴曰：河以海爲壑，自海嘯之後，沙塞其口，不可復濬，必須別尋一路，旁鑿海口之爲得也？馴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四

子露堂

之曰：海嘯之說，未之前聞，但以理度之，誠未知果作何狀，使能使其口之塞也。卽塞矣，使兩河之水順軌東下，水行沙刷，海能逆之不通乎？此管河官偶因陘決河分而爲是避罪之詞，而好事者遂騰之爲口談耳。不知上決而後下壅，非下壅而後上決也。且海口寬者數里，窄者三四百丈，深皆七八丈。若欲另鑿一口，不知何等人力，遂能至此，假令鑿之易矣，又安保其海之不復噴嘯之不復塞乎？

該問高下北下之說何如。馴應之曰。物之至平者莫如水。而其性之就下者亦莫如水。故黃河歷明石而山西。山西而河南。河南而徐。徐以入于海。皆自北而南。南高而下。勢若建瓴。故其流甚駛。如使南之高于北也。孰能挽之。而使南也。又孰能使之急。而駛也。至于河失其舊。故道之後。則自新集以至秦溝河底。老上難刷。不免中亢。又自河決崔家口之後。則北陳五河。渾處一段。爲亢亢黃河。萬里一瀉。至此少阻。下壅上潰。誠爲可虞。馴是以有諸復新集故道之議也。或有問于馴曰。賈讓有云。土之方川。猶人之方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之見埽而塞其口乎。馴導而今治水以障何也。無乃止見埽而塞其口乎。馴應之曰。昔自主逆水之性。以障爲壑。是謂之障。若順水之性。隄以防溢。則謂之防。防之者。乃所以導之也。河水盛漲之時。無隄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泛濫。而不循軌。豈能以海爲壑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于海也。譬之嬰兒之口。旁潰一雍。入之从溺。湯

液旁出。不能下咽。譬氣旁泄。不能成音。人之不治身。且禍矣。何有于口。故河以海爲口。障旁決而使之歸于海者。王所以宣其口也。再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而無潰決。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障哉。弗之考耳。

或有問于馴曰。賈讓有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徙之民。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尺寸之地。水衝者。治隄歲費且萬萬。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儲四百萬石。將安適乎。問者曰。決可行也。馴曰。崔鎮故事可考也。此決最大。越三四年而深丈餘者。僅去口一二十丈。間稍入坡內。止深一二尺矣。蓋生埽。地非若沙淤。可刷散漫。無歸之水。原無滯渠。可容且樹椿基。礮在在。有之。運艘使倖。內此者。往往觸敗。豈可恃爲速道。且運艘經行之地。雖重河亦欲築隄。以便平挽。乃可令之內決乎。或有問于馴曰。黃淮原爲二瀆。今合而爲一矣。而沁

汴河與山東諸泉復合之又何怪其溢也爲今之計莫若多穿支河以殺其勢何如馴應之曰黃泥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汎瀾必致停滯蓋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奪故草濬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決而桃清以下遂塞崔家口決而秦溝遂爲平陸近事固可鑒也問者曰禹疏九河何如馴曰九河非禹所鑿待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此論前母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家範大工錄 治河七 千務中

蓋可想也况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之時止經鄭縣孟津華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閭鄉起至歸德之皮城縣止凡經五府而去禹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愈鬆水愈濁如之何可分也然則如賈讓所云多穿治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乎馴曰此法行于閩陝河清之處或可若蘭州以下水少沙多一灌田中禾爲沙壟尚可食乎然則誰當爲之可分

矣馴曰引淮而西其勢必與黃會引淮而東則決與黃抵而病淮揚無異也蓋河水經行之處本有不病民者向有欲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瓜埠入江者天長六合之民我非赤子哉且所藉以敵黃而刷清口者全淮也淮若中潰清口必寒弗之思耳至如高堰定議所載尚書吳桂芳語云鳳洲 皇陵全以黃淮合流入海爲水合天心萬水朝宗真萬世 帝王風水若引淮從六合入江是抱身之水乃反挑去而不朝入大爲渠與家所忌誰敢任之此又弊繁之論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家範大工錄 治河八 千務中

不可忽也

或有問于馴曰治河之法凡三疏築濬是也濬者挑去其沙之謂也疏之不可奚不以濬而以築乎馴應之曰河底深者六七丈淺者三四丈闊者一二里隘者一百七八十丈沙飽其中不知其幾千萬斛即以十里計之不知用夫若干萬名爲工若干日月所挑之沙不知安頓何處縱使其能挑而盡也隄之不築水復旁溢則沙復停塞可勝挑乎以水刷沙如湯沃雪側之云難挑之云易何其愚何其拘也問者曰昔

人方舟之法不可行乎。馴日滿河之中舟難維繫而如船之流遇坎復盈何窮已耶此但可施于開河而非所論于黃河也

或有問于馴日淮不敵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馴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兩河復決元以前無論矣即平江伯陳瑄築高堰之後幾二百年合流無恙至隆慶年間高堰決而後淮南遂爲水國尋復築之而淮揚無水患者逾年惜以錢糧缺乏所費僅六千餘金以致卑薄易潰而人遂有避黃之說夫淮避黃而東矣而黃亦尋決崔鎮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黃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豈固然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潦即溢今復合之濫將奈何馴曰水分則河身沙墊而淺淺則易溢故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河身沙刷而深深則能容故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濫于兩旁則必直衝于河底此一定之理必然之勢馴不敢爲倭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二

或有問于馴日河既隄矣可保不復決乎復決可無患乎馴應之曰平時遙隄離水甚遠喫緊之防惟是

五月中旬至八月終耳善守之當不令決然縱決亦

何害哉蓋河之奪也非以一次即能奪之決而不治

正河之流日緩則沙日高沙日高則決日多延至二

三年間河始奪耳今之治者偶見一決擊者便欲棄

故覓新懼者輒自委之天數議論紛起年復一年幾

何而不至奪河哉今有遠隄以障其狂有減水壩以

殺其怒必不至如往昔時多決縱使偶有一決水退復

塞還漕猶軌可以日計何患哉故治河者惟以定議

論開紛更爲主決不足慮也

或有問于馴曰隄以遙言何也馴應之曰纔隄即近

河潰束水太急怒濤滿漕必至傷隄遙隄離河頗遠

或三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雖保水不至隄

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

保也或曰然則纔可棄乎馴曰纔誠不能爲有無也

宿遷而下原無纔隄未嘗爲通病也假令盡削纔隄

伏秋黃水出岸淤留岸高積之數年水雖漲不能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十

平

岸矣第已成之業不忍言棄姑任之耳問者曰鑊不去則兩隄相夾中間積潦之水或鑊隄決入黃流何處宜洩馴曰逆隄兩頭原無壩阻且因高岡遇湖水處俱有斷頭上下相通非如愷竇因匝包裹也縱有積潦決水皆順隄直下仍歸大河如邳州清河二處恐水爲護城隄所隔或至壅漫則逆上逆隄俱先後建有減水壩水從壩口宣泄入湖無傷也若鑊隄內間有小民居住不無水淹之處馴已預行司道臨期諭民五月移居逆隄九月仍歸故址自可無患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治河十

六嘉室

或有問于馴曰逆隄之築是也而直河王古城一帶何以不築馴應之曰此地俱隄宿遷內有落馬侍丘等湖湖外高岡環繞乃天然逆隄也黃河暴漲則灌入諸湖黃水消落則諸湖之水隨之而出已經趙趙農如後不敢贅也問者曰桃清二縣之北亦有諸湖聯絡何以築之馴曰湖與宿同而湖外皆係窪池水從五港灌口出海故崔鎮一決而桃清遂涸此則與宿異耳問者曰此築北岸而南岸自馬廠坡而下何以不築馴曰此處岸外卽係淮河來流勢能敵黃黃

雖泛濫過淮卽止不能奪河故不築也

或有問于馴曰南隄並峙重門禦暴又何需于減水壩也與其多費以築減水之壩寧若留決之爲愈乎且與支河何異也馴應之曰防之不可不周慮之不可不深異常暴漲之水則任其宣泄少殺河伯之怒則隄可保也決口與河身等故掣全河之水以奪河壩高于岸二尺故止減溢之水水落則河身如故也俱建于北岸者欲其從灌口入海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治河十

平露室

人苦其停蓄注水何也馴應之曰此非如水者之言也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爲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爲阜陵泥墩范家諸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宋迄今故道然也堰即湖尚有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則時及堰址泰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爲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蝕而自壞者利其直達以免開津置諸往

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降洞東注合
白馬汜，光湖決黃浦入淺，而山陽高寶興鹽湖諸邑
匯爲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春土塞城門穴竇出
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潯
流西泝，清口遂壅，而決水行地而宣洩不及，清水之
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酒間亦成巨浸矣。故此
舉爲兩河開鑿不止爲淮河隄防也。馴初至淮安議
者咸謂壙必不可築，且欲增濬以暢下流，俾無積潦。
馴日良工苦心矣，然堰土堅非春鍊罔濟，第令泗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家新大正
平谷堂

之水盡已歸清，膏腴可耕，而泗州人士始謂高堰之
當築矣。問者曰：然則今歲五月間，泗水何復漲也？
曰：淮水發源於河南之桐柏山，經鳳陽以至泗州，南
阜相夾，紆盤曲折，故至泗則河聲之咽，喉之困，渴飲
鑿下谷吐不及，一時扼塞，其勢然也。每歲伏秋不免
一漲，雨多則洪，雨少則殺，其理然也。蓋人力能使水
之不蓄而不能使水之不漲，能使漲之不久而不能
使天之不雨也。故五月二十日告漲，二十三日卽告
潰，逾月而水去七尺矣。且當類雨之時，天若久霖，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家新大正
平谷堂

南面山岡之外，卽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于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去。祖陵一十二里，惟東南岡勢止處，俯臨平地，有汴河一道，遠自東北而來，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家、柯家等湖，及陵北岡後沱溝之水，俱入于汴河，但遇夏秋，淮水泛漲，則西由黃岡口東入直河口，潮漫浸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渰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陵門，遂侵擇陞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東西三面量築土隄一節，欲自下馬橋邊及林水左右築隄，則西來龍交錯盤紆北去，玄宮土壤密邇，板築震驚，錐斧掘代，關繫匪細，欲自陵前平地築隄，則積水常盈，舉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妨，欲東自直河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遠築圍繞，工力雖多，誠不敢惜，但恐此隄一成，淮河一時泛漲之水，雖少能障蔽旁溢，而陵前湖河諸水又將阻遏北侵，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爲患，而近水先爲可憂者矣。又據匠役王良等呈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比水高七

尺，自河水平面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地至陵門高六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其高二丈三尺一寸，百餘年來，每歲水漲，未開衝夾，事體重大，未敢輕擬等因。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間，工部題覆漕運都御史王杲河道侍郎郭持平等議，將黃河于野雞岡上流，李幫高等口開挑支河三道，借引水利，又捲歸築壩一道，通水東注，以濟二洪，以殺南奔之勢，其泗州祖陵再築壩垣鳳陽白塔壽春等王墳，重築土隄，并填實李家溝，別引龍子河，浸水入漕，各于風水有礙，俱應停止。惟于祖陵東面出水之地，築隄爲圍，因時啟閉，又於白塔王墳正南與東西前半段，增築石隄，補栽荆柳等項，爲宜題奉。欽依舉行。訖當時慎重。陵工未敢輕動，因如此也。及照比時黃河正出渦河，挾淮爲患，以故劉都御史勘議有漲至陵門，百年一見之言。若今黃河北出徐州，惟淮河一潰，從泗州經流，則縱有異常之水，亦無漲及陵門者矣。故向來謂陵地可虞者，乃指壽春王墳而言。此時卽議包砌石隄，栽種深

柳而黃河旣徙之後亦無報有衝決者至于恩陽
至長則尤居高阜地勢懸絕二百餘年未聞有議及
者矣馴謂不必慮者如此

政有問于馴曰高堰之築是矣而越城而南有周家
橋至古溝一帶淮水暴漲則從此漫溢至白馬湖此
與高堰之決何異馴應之曰馴與司道勸議已確籌
之熟矣其不同者有三而其必不可築者一大高堰
地形甚卑至越城稍亢越城迤南則又亢故高堰決
則全淮水之內灌冬春不止若越城迤南則大漲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平露堂

溢水消仍爲陸地每歲漲不過兩次每溢不滿再旬
其不同一也高堰逼近淮城淮水東注不免盈溢漕
梁固繞城郭若古溝漫溢之水卽入白馬諸湖容受
有地而淮城晏然其不同二也淮水從高堰出則黃
河濁流必迤流而上而清口遂淤今古溝等處雖溢
而淮流之出清口者如故其不同三也彼處鄉民告
築者其衆而自越城西接塘埂僅餘一十五里築之
亦易但當淮河暴漲之時正欲藉此以殺其勢卽黃
河之威水壩也若併築之則非惟高堰之外增溢難

守卽屬河亦不免加漲矣此有事地方者慎勿輕信
而遂妄動也然則卽于此處疏鑿一河以殺淮河之
勢何如馴曰漫溢之水不多爲時不久故諸湖尚可
容受若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之大勢而淤塞清
口泛溢淮揚之患又不免矣况私鹽商船由此直達
寧不壞鹺政而虧清江板閘之稅耶

政有問于馴曰如河膠河之議何如馴應之曰二河
之不可成備載勸議諸臣之疏一覽自悉然馴之意
則謂不當辨其可成與否也假令膠河告成之後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平露堂

置黃淮于不治乎亦將併治之也夫治河之策莫難
于我朝而亦莫善于我朝蓋自元宋以前惟欲
避河之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之說爲上策自未
樂以後由淮及徐藉河資運欲不與之爭得乎此之
謂難然以治河之工而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以一歲
不通則河不可以一歲不治一舉兩得乃所以爲善
也故元宋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
北徙者二百餘年此兼漕之利也今欲別尋一道遂
置兩河于不治則堯舜之時泛濫于中國者此河也

經使漕艘無阻民可得而食了况膠河去河尚遠若
加河必從直河沂河等處出口復與黃合而中段相
隔之地近者僅三四里勢必漲勢必漫人可不治
乎如欲併治則張官置吏設夫備料歲費不貲一之
不貲其可母乎知此則海運之議亦可類推矣查
萬曆五年十二月內節奉 聖旨近來河淮爲患民
不安居朕何嘗一日不以爲念先年以運道使塞不
惜重費欲別求一道以利轉漕乃議者謂治河卽所
以通漕遂降旨專責當事諸臣著一意治河欽此大
臣等可爲萬世著鑑別又何容復贅聞者曰夏
鎮折河非別濤一道乎馴日此河僅于開河中直截
一段至營城仍歸原河出茶城仍與黃合此與三沽
併河無異特欲避卑就高非東黃河于不治也而萬
曆五年黃河暴漲水幾入市今幸河從南徙出小浮
橋而泰溝梁雲橋皆涸耳不然新河未必可保也况
地形稍亢北阻開河之水不得直下濟寧一帶旣有
淹沒之苦東阻滕縣獨山呂孟諸湖西積全鄉魚草
之族中蓋沛縣昭陽之流而數萬之民荒在田業甚

多日以求復流河紛紛告提尙可吊其轍乎
或有問于馴曰濬睢河以爲通運旁有一道且可殺
河流也其說何如馴應之曰考之括地志云睢水首
受浚儀縣汶蕩渠水東經取慮縣入泗過沛浚儀取
慮二縣皆隸河南漕河志云宿遷縣小河在本縣
東南十里源自開封府黃河來流經歸德州虹縣宿
州至睢寧縣東南流六十餘里至小河口以入漕河
括地志所載乃黃河入北海之時故止云睢水而
不及黃河漕河圖志所載乃黃河南徙之後故直指
黃河來流也淮安志云小河在宿遷東南十里以其
淺狹故名查得弘治六年侍郎白昂曾導水自歸德
小壩地方經睢寧至宿遷小河口入漕河蓋因河決
河南之金龍口衝張秋勢甚危急故濬此河以殺水
勢耳然不久遂淤蓋河不兩行徐邳之河與小河必
無並行者今自徐溪口迤北直至小城縣一帶俱成
平陸復之亦頗不難但恐此河一開則徐邳必塞若
徐邳不塞則此河必復爲平陸且均一湖流也在徐
邳人河則淤在泗復之小河則不淤北又不可曉也

況小河口而南至清河縣南有二百三十餘里。假如近歲河決崔鎮挑清爲寨不知南來運艘將從何路達睢河也。問者曰：止濬雙溝永潤湖一帶使艘從九里溝出小浮橋尙徐邳正河淤塞此不通而彼通可無阻也。駟曰：此河原甚淺狹且湖水常盈濬工難施若正河淤塞黃水盡從此河則泛濫無歸非特牽挽無路而經行于樹柢基礮之間必至觸礙與內決何異也。若正河不塞而此河僅分支流則徑內正河可也何必去夷就險爲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或有問于駟曰：茶城之淺何如。駟應之曰：茶城爲清黃交接處所黃強清弱故黃發必倒灌茶城與漕水相抵漲傳而溢勢所必至然黃水一落則漕水隨之而出漲隨水刷仍復故渠亦勢所必至者但勿令漕水中潰耳。若因船隻少阻輒加疏濬徒費財力無益也。此在直河小河口凡係清黃相接處皆然不獨茶城也。又則清口何以不淤。駟曰：淮水決高堰而東也清口淤者數年高堰既塞以全淮之水出清口勢能敵黃故不淤耳而清口而上則淮與范家泥墩阜陵

洪澤諸湖匯爲巨浸水乘則深散則淺不能與海口同黃水發于淮水未發之前或既發之後湖流漫溢湖波中亦有停淺黃落淮汎仍復故轍亦不足慮也。然則黃河昔由大小溝溝雖有淺蓋僅二三里亦不至如茶城斷流何也。駟曰：此更有故黃河內濶溝時漕河自沛縣三沽而下勢若建瓴能與黃敵故淤淺而近今夏鎮中凡自夏鎮而南者皆濬而濫之水也勢不敵黃故黃能深入而問至斷流耳議者欲復舊河此非其一端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或有問于駟曰：五塘蓄水濟運先年設有隄閘今皆圯矣可不復舉乎。駟應之曰：駟初至之時亦嘗銳意求復反覆行勘查得小新塘與雷公上下二塘相接而去揚州郡城十餘里水由淮子河入漕河句城塘而去揚郡幾三十里水徑奔儀真直甯水開出江四塘皆隸江都縣唐長史李襲譽所築也。陳公塘隸儀真縣其水亦奔甯水開出江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也。句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俱無源惟藉雨積小新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并本地高

田所丁之水而局而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蓄水以爲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慮溝渠淺涸借此水以濟之不且築塘以障其流縱有閘庠宣借此塘以障之則此水皆從楊儀徑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如欲復前人之故業蓄水以溉高亢之田于民未必無益但民間承佃爲田輸價不貲歲納之課亦不貲必須盡行償貸築隄建閘費尤不貲必須大爲處分矧田高之民欲積田窪之民欲洩築隄建閘之後盜決者多必須添設官夫防守當此勞費之後災傷之餘種種難於措辦故馴謂其是尚可緩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河

下

或有問于馴曰禹以治河解神而自夏及商僅五百餘年耳而盤庚遂有播遷之患至周定王五年以後則或南或北遷徙不常而公欲以區區隄壩之工遂爲長久之策乎且自河南而上秦晉之間何嘗有隄哉任之而已馴應之曰成功不難守成爲難使禹之成業世世守之盤庚不必遷也周定王以後河不必

南徙也人亡歲久王遊煥而文獻無徵故築堤而意見難出又何怪乎河之無常也至于秦晉之間則更有說山多土堅水難峭也地亢而曠運不資也河南爲城郭所拘徐祁爲運道所貫而東之勢不得已也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歲遠人亡道謀滋起馴不得而知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河

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十八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愬人

唐同伯少伯恭校

宸斷大工錄

修守事宜

潘季馴

築隄 修守

凡黃河隄必遠築大約離岸須二三里庶容蓄寬廣可免決齧切勿逼水以致易決難守仍勘隄址虛實

皇明經世編

宸斷大工錄 卷之四

修守事宜 一

如有浮沙量行掘槽務取真正老土每高五寸即分杵二三遍若有淤泥與老土同但不堪分杵須令各大輪番脚躡俾結成一塊稍乾更加分杵其取土宜遠切忌傍隄挖取以致成河積水刷損隄根驗隄之法用鐵錐筒探或間一掘試隄式貴坡切忌陡峻如根六丈頂止須二丈俾馬可上下故謂之走馬隄工費凡創築者每方廣一丈高一尺爲一方計四工上近者每工銀三分最近者二分上遠者四分如隄根六丈頂二丈須通融作四丈折算此計土

論方之法也如幫隄則先計舊隄若干今增高闊各若干亦以前法折算

一塞决

凡隄初次決時急將兩頭下埽包舉官夫晝夜看守稍待水勢干緩即從兩頭接築如水勢洶湧減頭築不住即于本隄退後數丈挖槽下埽如果頭之法刷至彼必往矣此謂絕頭塞也如又不佳即于上首築逼水大壩道小水勢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則塞工可施矣塞將完時水口漸窄水勢益湧又有合口之難須用頭細尾粗之埽名曰鼠頭埽俾上水口闊下水口收底不致滾失而塞工易就也

皇明經世編

宸斷大工錄 卷之四

修守事宜 二

如用大埽長五丈高六尺者用草六百束每束重十斤價銀二釐該銀一兩二錢柳梢一百二十束每束重三十斤價銀一分該銀一兩二錢如無柳梢以葦代之草繩六十套每套四十二條每條長二丈四尺價銀三分該銀一兩八錢椿木五根每根銀一錢該銀五錢柳頭滾肚繩四條共用銀二百五十斤每斤價銀五釐該銀一兩二錢五分每

大端一箇，約共該料價銀五兩九錢五分，挑上大
工遠近不等，難以預計，中埤并土牛工料以次遞
減。

一築順水壩

順水壩之設，專爲吃緊迎溜處，所如本隄水刷淘湧，
雖有邊埤難以久恃，必須將本隄上首築順水壩一
道，長十數丈，或五六丈，一丈之壩可通本遠去數丈，
隄根自成淤灘，而下首之隄俱同安妥埤之法，上水
順邊埤宜出，將埤頭埤藏入在內，下水壩宜退藏，入
埤頭埤，庶水不得揭動埤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水利事宜
三

如築長六丈，闊四丈，高一丈，用埤兩面順邊，每邊
用埤二行，要頭二行，中間填土，每行用埤三層，其
計用中埤十八箇，每箇長五丈，高三尺，用草四百
束，柳梢八十束，草繩四十條，排椿發椿其用椿木
四根，人夫二百五十工，其用捲埤隄夫四百五十工，
運土隄夫二百工，俱不議工食，其用草七千二百
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柳梢或草，一十四百四十
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草繩七百二十套，該銀二

十一兩六錢，椿木七十一根，該銀七兩二錢，行繩
十四條，每條重四十斤，其用柴四百八十斤，該銀
二兩四錢，約共該銀六十兩，如無柳梢，以葦代之，
一下護根乾埤。

凡隄係掃灣須預下乾埤，以衛隄根，此埤須土多料
少，發椿必用長壯，入地尺餘，底不坍塌。

如下長三丈，高三尺，埤一箇，用草一百六十束，該
銀三錢二分，柳梢四十束，該銀四錢，草繩二十套，
該銀六錢，椿木二根，該銀二錢，並用柴作行繩，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水利事宜
四

隄夫二十工，不議工食，每埤一箇，約共該料價銀

一兩六錢二分。

一造淳水石壩

淳水石壩，爲伏秋水發盈漕，恐勢大漫隄，設此分殺
水勢，稍消即埤正漕，故建壩必擇要害卑窪之處，堅
實地基，凡下地釘椿鑄平下龍骨木，仍用石格樑鐵
格縫方鋪底石壘砌，鴈翅宜長，宜或跋水宜長，迎水
宜短，俱用立石欄門格發，其地釘椿須割鴈架，用
懸鐵釘下，不縫須用糯米和灰砌縫，使水不入。

如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長三十丈、壩身根闊一丈五尺、收頂一丈二尺、高一尺五寸、迎水開五尺、跌水石開二丈四尺、四鴈翅各斜長二丈五尺、高九尺、用粗細石計長一千三百九十餘丈、并地釘橋龍骨木鐵錠鐵銷炭木炭石灰糯米藤藤及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一千九百餘兩、其運石傍石搬料大船并官夫廩糧上食臨期酌給。

一建石閘

建閘節水、必擇堅地開基、先挖開工塘有水即車乾、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欽定四庫全書 五方下地釘椿、將椿頭錫平、槓縫上用龍骨木、地平板鋪底、用麻臉過方砌底石、仍于迎水用立石一行、欄門椿二行、跌水用立石二行、欄門椿八行、如地平板鋪完、上過半矣、自金門起兩而壘砌完、方鋪薄浸鴈翅。

金門長二丈七尺、兩邊轉角至鴈翅、各長五丈、共用石三千一百丈、開底海漫、欄水跌水、共用石九百丈、二項共用石四千丈、并鐵錠鐵銷鐵錫天橋環地釘橋龍骨木地平板萬年坊石板絞閘開耳。

絞轆托橋木石灰香油藤麻柴炭等項、及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三千兩有奇、其官夫廩糧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涵洞

建涵洞以洩積水、基址亦擇堅實、方可下釘椿砌石、水多則建二孔、少止一孔。

如涵洞一座、口闊一丈五尺、身長二丈、中立石堵一堵、亦長二丈、寬五尺、分爲二孔、每孔寬五尺、兩邊四鴈翅各一丈五尺、共用石二百丈、并地釘椿鐵錠石灰板木并各匠工食、約該銀一百八十餘兩、其夫役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車缸壩

先築基堅實、埋大木于下、以草土覆之、將灌水其上、令軟滑不傷缸、壩東西用將軍柱各四、柱上橫施天橋木各二、下施石窩各二、中置轉軸木各二根、每根爲窩二、貫以絞閘木、繫篋鐵于缸、縛于軸、挽絞閘木環軸而推之。

一挑河

凡掘河面宜闊底宜深如鍋底樣底中流常深上岸不坍塌如不用隄須將上運土百餘丈外以免淋入河內

凡創開河者每方廣一丈每丈日開深一尺爲一工掘淤泥水相半者減十分之五全係水中撈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就而築隄者亦以半折算焉

一開河偶淺急疏之法

凡開河淺處如小溜在中須兩岸築丁頭壩以束之水溜在傍將淺邊順築束水長壩以逼之水回壩中其勢自急中溜自深如淺處不多或排板插下泥內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通水湧刷或排小船用杏葉枋撐滑必不得已則用荻草製活閘節水亦一策也

栽柳護隄

柳櫟柳條須相兼栽植柳櫟須用核桃入者入地二尺出地二三寸緊靠根密栽俾枝葉搭禦風浪柳條須相距五尺許栽一株既可擇水且每歲有大枝可供葺柱俱宜于冬春之交津液含蓄之時栽之仍

須時常澆灌柳條宜用棘刺圍護以防盜拔畜啃

一栽麥葦草于護隄

凡隄臨水者須于隄下密栽蘆葦或麥草俱掘連根叢株先用引繩鋪當浮數尺然後栽入引闊丈許將來苗苗愈蕃即有風不能鼓浪此獲臨水隄之要法也隄根至面再栽草于束春初稍鋪覆密種則雖雨淋不能蝕土矣

一伏秋修守

四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八

一曰晝防是岸每遇黃水大發急溜掃灣處所未免刷損若不卽行修補則掃灣之隄愈漸坍塌必致潰決宜督守隄人夫每日捲土牛小壩聽用但有刷損者隨刷隨補毋使前卸少暇則督令取土堆積隄上若于隄然以備不時之需是爲晝防

二曰夜防守隄人夫每遇水發之時修補刷損工盡日無暇夜則勞倦未免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惡寅夜無防未免失事須置五五更牌向今發南北兩岸協守官并管工委官照更挨發各鋪傳遞如天字鋪

發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一字謂即差人救查係何舖錯進卽時拏究俾舖做此更片不斷人行庶可無誤巡守是爲夜防。

三日風防水發之時多有風猛浪既岸難免撞損若不防之于微久則坍塌潰決矣須督隄人細扎龍尾小值擺列堤面如遇風浪大作將前埧用繩椿懸繫附隄水面綴有風浪隨起隨落足以護龍足爲風防。

四日雨防守隄人夫每遇驟雨淋漓若無雨具必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九

存立未免各投人家或舖舍暫避隄岸倘有剽劫何人看視須督各舖夫役每名各置斗笠蓑衣遇有大雨各夫穿帶蓑衣擺立時時巡視乃無疎虞是爲雨防。

二守

一日官守黃河盛漲管河官一人不能周巡兩岸須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督每隄三里原設舖一座每舖夫三十名計每夫分守隄一十八丈宜責每夫二名共一段于隄面之上共搭一窩舖仍置燈籠一

箇遇夜在彼棲止以便傳遞更牌巡視仍畫地分委省義等官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牌管河官并協守職官時常催督巡視嚴防守禦時刻不得有差岸可保無虞。

二日民守每舖二里雖已派夫三十名足以修守恐各大調用無常仍須預備宜照往年舊規于附近臨隄鄉村每舖各添派鄉夫十名水發上隄與同舖夫併力協守水一落卽省放回家輩時去留不妨農業不惟隄岸有賴而附隄之民亦得各保田廬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

一豎旗竿燈籠以示防守各舖相離頗遠倘一舖有警別舖不聞有誤救護須令隄老每舖豎立旗竿一根黃旗一面土書某字舖三字燈籠一箇書則懸旗夜則掛燈以便瞻望仍置銅鐘一面以便轉報一舖有警鳴鐘爲號臨舖夫七按次傳報各舖夫老併力齊赴有警處所卽時救護首尾相顧通力合作庶保萬全。

一冬春預備每歲秋本冬預修守局暇卽督夫採草十餘日每日限以束數每束限以斤數大約五斤一

東者，勿夫日可採五上餘米，採完即運置近隄高阜處，所上下益墊，俱須如法，不令山洪水泡以致朽爛，仍責成的當人役看守，管河司道以此深管河官之勸導焉。如此則數年隨取隨足，不必旋買如採魚百萬，十便可省銀一千兩，其椿椿等項俱宜于冬春間估計，訂盡預發官銀，督各州縣差人收買，運置各廠，其初買必報所差之人，買完必報所買之數，庶護壩順壩等工不致臨時缺乏，脫有不測，而物料既充，且夕可求，此河道第一吃緊工夫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水利

一水汛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又後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水汛雨積，川流俱集，波瀾盛長，謂之桃水。春末燕著花，開謂之葵花水。四月晚麥結秀，擇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涼山窮谷，水至脫洋，逮乎盛夏，消釋力盡，而沃蕩山石水帶，挈脫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之水，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荻蘆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

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感凌水。此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皆當督夫巡守，而伏秋水勢最盛，非他時比。故防者晝夜不可少懈云。

河防要言

淮北

一陽山舊饒隄，原因傍隄取土，以致隄根成河。每一河劉省等口漫溢，則直灌隄河，壅激衝撞，幾隄室此不支。今衆此隄于不用，而另幫近年所築月隄，已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水利

得策。文慮縷隄決，則月隄亦危。且陽居豐沛上游，陽隄乃豐沛外戶，外戶失守，則堂與隨之。故復仿黃河順水壩之意，于單陽接界處築斜壩千餘丈，使上流漫溢之水循壩而下，大河不得迫逼隄，以危月隄。今歲已有明効矣。後之守陽隄者，宜加意此壩。冬春撥夫幫埽，伏秋倍夫防守，此保全陽豐沛一帶隄防閘鍵也。

一豐縣邵家大壩，乃斷截本渭舊路，最為吃緊。蓋河出小浮橋，則能刷洪，以深河。若復出秦溝，則原非故

道河底甚淺其所注泥沙并下流河身俱淤塞矣往轍昭然可鑒也此壩今已倍高又接長數百丈每歲宜稍開徐北隄夫赴此加修加守若日後夫方錢糧有餘再于華山斜築大壩直至樓子集將秦溝濁河二口俱斷則全勝之策也但壩須大斜向東南勿令挽水乃可經久姑載之以俟將來

一茶城濁河一帶每歲黃水大發輒有倒灌之淤蓋往時開河出三沽泉水陡峻有凌軼黃水之勢故黃水不能灌入今更經新河地亢阻泉水不得直下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河務

七

濟寧十二開半浸水中泉水之力既弱故黃水得鼓其餘勇而灌入焉雖淤淺不過數日開水即復衝開然咽喉之地豈容頃刻梗阻除三年兩挑之法宜酌量常舉外每歲黃水將發之時須仰調大密築丁頭大局束清水急衝之其河渠做漫處單于水中繞築小土堤束河使狹則水亦增深船可無滯雖似便宜之法已成或修之工若再溝通三沽舊河以洩金鄉魚臺等處之水則又增清水衝刷之力而淤淺之患可祛矣此工宜與東省協圖焉

一徐州之房村牛市下梨林鋪李家井電壁之雙港曲頭集楊化灣睢寧之馬家淺王家口白浪淺何字鎮邳州之趙頭沙林舖沙坊等處皆係掃灣急溜先年屢經衝决最為要害每歲冬春間務及時詳加勘議應設壩者急護應順壩者急築若水既發則難施工矣水發之後尤須倍嚴防守司道府官俱當不時巡閱湖濱河田地每利于黃河出岸淤與肥美奸民往往盜決盜勢既掃溜止須掘一蟻穴而數十丈立潰矣凡此等處夜防尤不可懈識之慎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河務

八

一靖仁集新隄所以捍禦黃水雖水洶水使不得南射河洲并攻高堰而又退離水洶水使之併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為重大每歲三月間即當撥洪夫二百餘名協同本隄夫併力修護以下宜密栽菱柳以禦風波其水浸浸根稍深處即預下護埽一二層格色欹朽者務逐一撤換填築內四鋪以至九鋪尤為危險工宜倍之每歲冬春宜多運椿絲繩草分貯各舖及管河主簿督令專駐本隄以便督率然其案飾則又在小河口之通塞蓋小河通則離水徑入黃

河而歸仁之水城半其濬論則又在耿車時見一
帶之隄益此堤高厚堅固則雖水不能沒入埽子等
湖而小湖常通矣故上自高阜下至時瀕皆當接築
長隄或加修守且密栽菱葦以護之益修守此堤即
所以修守歸仁也况小河常通則臺雖宿遷積水得
泄而沮洳漸成膏腴舟行徑直免犯潮險而小民便
于販易為地方利又非淺鮮也司河者加意焉

邳州東南六十里原有直河以宣洩淤積諸山之
水近因黃河壅高直河遂塞諸山水俱壅遲由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河防籌畫
五

馬湖以出大河水勢紆迴則近邳田地常被淹浸湖
波浩淼則風帆舟楫遲滯艱危不特直河居民失市
縣之利已也今已開復通行矣但邇來開家集等口
乃原迤落馬湖故道近築長隄遏水此隄之堅暇乃
直河所視以通塞者每歲仍須加高加厚水發之時
堤自防守不令復出落馬湖底直河可保不淤也此
與耿車將隄之隄同一關鍵不可不知

一沿隄夾中居民及濱河居民俱當諭以移居高阜
寧濬或即結廬于遙隄之上蓋黃河伏秋盛漲之時

雖隄通水必難恃以為安若水至而後避則無及矣
此亦徙民當水衝者之遺意也即小民安土重遷亦
須諭以四月暫移至九月復還故址每歲春秋河道
即嚴行各州縣家諭而戶曉之久之而民知遙隄之
外皆樂土自有不待驅迫而相率移居者矣

淮南

一歲防高堰高堰為淮陽門戶隄防不可不嚴修守
不可不預官夫既設每歲伏秋又益以營兵四百名

善地分守隨汕隨草似可無虞矣但幫護之法每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河防籌畫
六

冬春間須于柵板之內劃溝一道貼席二層緊刺草
牛捋席密護毋使芟須漏縫然後實土堅矣則是以
柵板席片護草牛以草牛護土浪窩何從得來至于
密植柵柳受華以為外護須于小落即墮底免淹沒
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中間三千丈已議苑石工成
之後兵夫可撤也

一疏防湖隄諸湖隄岸見議如幫高厚且多減水剛
河常之水似可無虞矣但如今歲霖潦彌月山水併
發則又不可不預為之計也查得沙壩并芒稻白塔

二河俱可洩水但當事者因慮私販鹽徒潛通間道每築築壩斷流殊不知欲禁舟航何須築塞隆冬春初夏任從築壩守入何侯卽盡諸壩河心密布格柵仍委白塔巡檢嚴防越渡船隻俱係諸閘一體開放閘口棚以木柵則湖水可洩而鹽政稅課亦無妨矣

一歲防清江浦外河清江浦內外河相隔僅得一線之隄最爲吃緊况黃河自清河縣出口由西射東勢其湍急然掃灣迎溜之處不過一百五十丈今歲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河防要略

七

水可謂異常止是捲築雞嘴六道每道相去二三十丈不守阻隔水流復于雞嘴中間捲掃護岸卽可支拄然倉卒措辦未免張皇莫若于冬春之間捲築大埝埝護老隄埝外深下密椿內用兩笆兩席以護埝亦如歲防高堰之法自可無虞合用人大查有本浦牙行原編夫役專聽本隄興作免其別處差撥自可足用其餘椿草所費不多措辦自易至于用石甃砌以爲永久之計則俟工力少俗爲之可也雞嘴卽順水壩之俗名

一議守西橋壩淮郡西里許地名西橋界于內外河之間淮黃合流從西直射勢漸內徙民甚危之然長不滿二十丈今議歲守之法每冬春間預先多備物料治河深下密椿貼以芭蕉中實以埝責令能幹義民官一員伏秋晝夜防守時時偵探折則加損則易大略與防守清江浦外河相同今歲以此法守之居民晏然更于此壩之上捲築順水壩一座以殺洶瀾尤易爲守舍此更無法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河防要略

八

十里一大折于淮郡之西橋又三十餘里一大折于徐家壩其衝激怒號之勢無異西橋前此治者屢壩屢壞爲與水爭尺寸耳今議棄舊址只營月壩去水稍遠令無湍激外護椿埝用實某事官功倍良得策也每歲修守預備物料做西橋議爲之伏秋將屆專責山陽令督管河主簿不時巡視少有圯壞輒先經理年復如斯斯永賴也

一議守八淺隄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其當湖心而東卽所謂八淺隄也往歲隄決湖水奔逸建

筑而下毋擇過者少遇西風輒沉溺不可救其失處闊八十餘丈深且二丈五六尺而水勢湍急莫可名狀雖不惜費亦能與水角力哉屢築無功覆轍可鑒也乃議從湖心淺處先築西隄一道以捍其外仍于河之南北截壩二道暫令逆駛越湖而行隄壩成則入淺正夾浦水不流抹上而塞之矣是築西隄者乃所以塞東決也但東決雖東西隄終不可棄必宜歲加修築仍密植柳菱葦之類使其能當濤浪則東隄不守而自固矣此當于冬初預行實應縣掌印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宸斷大工錄
河防卷

九

河官料理可也
一嚴關禁河口諸關之設先臣平江伯陳瑄殊有深意蓋節宜有度則外河之水不得突入運河之水不致盈漕非惟清江板關一帶隄岸易守而實應諸湖亦賴此一派急流矣但啓閉之法非嚴不可如啓通濟關則福清二關必不可啓啓清江關則福通二關必不可啓啓福興關則清通二關必不可啓單日放進寶月放出清漕方放板後卽閉入伏卽于通濟關外填築軟壩秋抄方啓悉照先年舊規與近日題准

事例行之其于河道關係不小也

一歲守淮城北岸遙隄查得清江浦起由柳浦灣至高嶺止共隄一萬六千四百餘丈乃淮安城北外捍殊爲吃緊雖經設有隄夫但因高輟逼近淮河失秋修防甚急各夫俱爲占用而北隄之守較之高輟難易迥別故議自清江浦起至新城小北門外爲第一段自小北門起至北關止爲第二段自北關起至高嶺止爲第三段各委能幹議官一員率夫十名如有汕刷隨宜修補倘遇大有振動卽于隄內有產之家量起夫役相幫修築仍須預備椿草繩葦之類各安位置要害處所以待不時之需每歲冬春之交卽預行申飭山陽縣掌印官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宸斷大工錄
河防卷

十

一歲守通濟關外大壩舊通濟關逼近外河河形淺直水勢洶湧不便啓閉而朱家口一帶隄岸尤爲難守今修關于甘羅城旁咬河于西南隅而于舊關內半里許築攔水大壩一道置朱家口于度外似爲得策矣但大壩最爲吃緊萬一傾圮則新河與舊河之水併滲入關勢必不支每歲四月初須專委一的當

義民官優大十餘名，並備椿草守之，毋忽議者。又謂從大壩進東南頭，直接泰山築限一道，僅三里許，則壩東與高堰七里墩迤北兩岬一帶隄岸，俱不須守而隄內之田皆可耕矣。冬涸之時，夫力稍暇，卽宜圖之。

一防清口淤溢。清口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便非旬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敵黃，不爲沙墊。偶遇黃水先發，淮水尚微，河沙逆上，不免淺阻。然黃退淮行，深復如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

不爲害也。往歲高堰潰決，淮從東行，清口遂爲平陸。今高堰築矣，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過盛，從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故于清河縣南岸築閘一段，以防其夾益爲此也。工若其後，而閘係其大，必須每歲督令清河縣責差的當員役看守，如遇塌損，卽便修築可也。更有一事，尤宜稽察，河南鳳酒等處商販船隻最利，由此直達，每爲盜夾，須嚴防之。

付道會勘河工疏附

會勘河工

題爲恭報兩河工成仰慰 聖衷事 臣等惟黃河

爲患自昔，治之鮮有餘成。前者項文其而奪淮，以致淮揚之間，民遭咨溺，其仰屋 宸衷亦孔汲矣。河臣潘季馴等乃能殫智畢力，卒使兩河順軌，上有濟于運道，下有裨于民生，誠曠世一殊勛也。工已報竣，奏應差官查勘明白，其本回本等因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

聖旨是着尹瑾上緊去欽此。竊該本部役題前因會同彼處巡按御史查照原題事理，將後開工程逐一查勘，果否做完，及有無堅實，錢糧有無虛冒，勸明徑自具奏等因。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時成，夙夜兢惕，殫心竭力，以圖殫曠，凡所勘隄，壩慮其長短之異數也，爲長繩以計其丈尺，慮其厚薄之異制也，爲橫竿垂線以計其底面，慮其泥沙之異土也，試之鍤鏹以驗其純雜，慮其堅鬆之異工也，試之鎗錐以驗其虛實，隄堰以上真件實爲上，壩閘以石塊堅厚爲工，卽自淮北地方勘得管理中河工部郎中余毅中督率甯南衛州縣同知等官王瑛等原分上程自古城起至閘王廟止，遙隄一道，丈量長八千六百八十九丈二寸，俱根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會勘河工

五

六丈底闊二丈高一丈至九尺不等築築崔鎖大
夾口一處及劉真苦廟等決口共三十六處丈量
長四百六十一丈五寸古城堰口隄一道丈量長
三百六十丈崔鎖減水閘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
長三十丈三山頭遙隄一道量長二千四百二十
八丈三尺五寸俱根闊四丈頂闊一丈六尺高八
九尺不等馬廠坡遙隄一道丈量長七百四十六
丈根闊七丈至五丈不等頂闊二丈高一丈至八
尺不等各隄栽過隄柳數計一十六萬一千六百
株共用過銀四萬八千七百五十九兩九錢七分
七釐三毫米一萬四千一百七十六石九斗七升
二合又勘得海防兵備兼管河道叅政龔大器督
率府州縣通判等官宋守中等原分工程自呂梁
山麓谷山頭起至直河止遙隄一道丈量長九千
四百六十四丈一尺俱根闊六丈至五丈不等頂
闊二丈至一丈五六尺不等高九尺至七八尺不
等谷山并匙頭灣涎洞各一座二山遙隄一道丈
量長一千三百九十一丈八尺俱根闊四丈頂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會勘河工

六

一丈四五尺不等高八尺各隄栽過低柳數計五
萬二千株共用過銀五萬一千一百七十七兩五
錢五分六釐六毫八絲米四千三百三十三石三升又
勘得徐州兵備兼管河道叅政游季鸞督率府衛
州縣同知等官蔡珍等原分工程自寶老穀堆起
至象山止遙隄一道丈量長一萬一千七百五十
七丈二尺俱根闊六丈頂闊二丈高九尺徐昇鎮
減水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長三十丈三山遙
隄一道丈量長二千六百四十七丈一尺六寸俱
根闊四丈頂闊一丈六尺高九尺并順水壩一道
各隄栽過低柳數計一十五萬一千六百株共用
過銀五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兩八錢一分四毫一
絲米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一斗二升八合又勘得
水利道副使張純督率府州縣同知等官樊克宅
等原分工程自桃源縣開王廟起至清河縣護城
隄止遙隄一道丈量長九千七百二十一丈俱根
闊六丈頂闊二丈高一丈至八九尺不等塞完張
泗冲等決口一十八處丈量共長二百一十一丈

季太三義二鎮減水石壩二座各壩身連馬題俱長三十丈三山遙隄一道丈量長二千五百四十九丈俱根闊四丈頂闊一丈五寸高八尺各隄栽過低柳數計五萬三千株其用過銀五萬三千三百一十三兩九錢四分九釐八毫米一萬四千三百一十八石一十五升又勘得潁州兵備兼管河道倉庫朱東光督率府衛州縣通判等官李光前等原分工程自象山起至果字鋪止遙隄一道丈量長六千九百三十六丈七尺俱根闊九丈至六丈六尺不等頂闊二丈一尺高一丈至八尺不等果字鋪起至李字鋪止遙隄一道丈量長八百四十八丈六尺俱根闊六丈六尺頂闊二丈一尺高八尺九尺不等歸仁集遙隄一道丈量長七千六百八十二丈八尺根闊六丈至四丈五丈不等頂闊三丈至一丈不等高一丈二尺至八尺九尺不等內填塞决口四十七處丈量長三百四十九丈各隄栽過低柳數計三十萬株共用過銀七萬四百一十三兩一錢五分六釐七毫米二萬五千四百一

十八石九十二升復至淮南地方又勘得管理南河工部郎中張輿督率府衛州縣同知等官鄭國彥等原分工程尚家壠築隄一道丈量長一萬八百七十八丈俱根闊一十五丈至八丈六尺不等頂闊六丈至二丈高一丈二尺不等內二千四百丈俱係椿板壩護築塞大濶濠洋湯恩等决口三十三處丈量長一千一百一十八丈築塞朱家决口一處及築月壩一道丈量長八十丈本口直隄一道丈量長一十四丈閉塞天妃壩一岸幫築趙家口遙西兩岸堤二道丈量長六百七十四丈俱根闊二丈至一丈頂闊二丈至一丈高一丈至八尺不等修建禮字壩智字壩各一座天妃壩一座開通出關河口自甘羅城起至淮河止丈量長二百一十三丈底闊四丈面闊六丈深一丈兩岸築隄二道丈量長四百二十六丈根闊十丈頂闊二丈高一丈築塞黃浦大决口一處南北欄河壩二道丈量長四十五丈根闊一丈頂闊十丈高二丈填築正口連土隄一道丈量長九十四丈

自水底至頂高二丈八尺，根闊一十三丈，頂闊四丈三尺，改建通濟閘一座，并攔閘河一道，各隄共裁過伍柳數計六萬株，共用過銀八萬八千九百七十七兩一錢五分，釐四毫七絲一忽，米六千五百一十石一升五合，內高家壩閘北武家墩閘南越城集二處上隄根底丈量共長五千七百七十四丈一尺，各係委任水利道僉事楊化先行填築，計用過銀一萬四千九百一兩一錢一分六釐，六毫五絲，又查得清江廠工部主事陳璘督率都司等官俞尚志等原分工程，自清江浦起修築南北兩岸河隄丈量長三千三百九丈八尺，俱根闊一丈二尺，頂闊八尺五寸，高三尺五寸，築塞鄰家夾口一處，丈量長六十七丈，并加隄一道，自水底至頂高一丈三四尺不等，底闊二丈五尺，頂闊九尺，共用過銀三千二百四十九兩六錢二分九釐，米五十石，又勘得水利道副使張純督率府州縣同知等官劉順之等原分工程，自淮安新城北修築舊隄起及清江浦至柳浦灣止，丈量長九千八

百五十一丈，幫闊二丈一丈五尺至一丈不等，高四尺至二二尺不等，又自柳浦灣起至高嶺止新隄一道，丈量長六千五百四十丈，俱根闊四丈五尺，頂闊一丈五尺，高六尺，西橋壩一座，丈量長一十二丈，自水底至頂高二丈，築塞入淺夾口一處，丈量長八十五丈六尺，下加上隄根闊七八丈不等，頂闊二丈，自水底至頂高二丈至一丈四五尺不等，用石包砌，高一丈五六尺不等，石隄兩頭接築土隄二道，丈量長一百五十丈，俱根闊三丈，頂闊二丈，高一丈三四尺不等，南北柳河壩二道，丈量長五十九丈，西隄一道，丈量長二百四十一丈，俱根闊五六丈不等，頂闊一丈二四尺不等，自水底至頂高一丈六七尺不等，各隄裁過低柳數計五萬四千株，共用過銀二萬九千八百五十八兩七錢五分二釐九毫，米一萬六千二百五十石三斗一升二合，又勘得柳浦灣舊隄頭起接連新隄一道，丈量長九百七丈，底闊四丈五尺至三丈四尺，頂闊一丈二尺至一丈不等，俱高六尺，查係原

任副使今致仕章轡所築用過銀四千二百三十七兩六錢三分五釐米二千八百九十三石五斗七升又勘得營田道僉事史邦直督率府衛州縣通判等官王開等原分工程修築寶應湖土隄一道丈量長四千四百九十二丈俱根闊五丈頂闊三丈高一丈六寸不等內用石塊包砌三千三百七十四丈九尺除修補石塊舊隄一千八百八十三丈一尺外新砌石隄實計一千四百九十一丈八尺俱根闊五尺頂闊二尺高一丈四五尺不等上加工西面三尺東面四五尺不等用椿笆廂護一千一百一十七丈一尺修築減水閘四座共用過銀三萬七千四百九兩七錢三分二釐六毫三絲米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三石三十一斗六合又勘得揚州府知府虞德輝督率府州縣通判等官郭紹等原分工程自揚州高廟起至儀真縣東關止挑浚過淺河道丈量長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三丈五尺挑浚五尺至二尺不等闊一十四丈至八丈不等共用過銀一萬三千九百二兩二

錢五分二釐五毫五忽又勘得淮安府知府宋伯華督率府衛州縣同知等官劉順之等原分工程改建福興閘一座修建清江閘一座各砌石塊丈量共計二千二百九十二丈二尺旁開月河一道丈量長九十三丈南北欄河壩二道丈量長三十五丈閘下兩壩并月河隄丈量長一百二十四丈俱有椿笆廂護共用過銀一萬一千七百二十八兩九錢九分九釐六毫六絲三忽米一千五百九十三石一十四斗九升九合總計兩河之工築過土堤共長一十萬二千二百六十八丈二尺一寸石隄長一千五百七十七丈四尺塞過大小夾口共一百三十九處建過減水石壩四座共長一百二十丈修建過新舊閘三座車壩三座築過欄河順水等壩十道建過涵洞二座減水閘四座浚過運河淤淺長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三丈五尺開過河渠二道栽過低柳八十三萬二千二百株及原任副使章時鸞先築過上隄九百七丈各工共用銀四十九萬七千二百七十五兩七錢一分七厘九忽

皇明經世編

家範大工錄

卷之四

米一十二萬六千七百二十三石五斗六升二合
每石原議折銀五錢該折銀六萬三千三百六十
一兩七錢八分一釐通共銀五十六萬六千三百
七兩四錢九分一釐七毫九忽該臣等逐一親歷
躬自查勘要堰決口皆係真土築塞加以分料椿
實石隄開壩俱係平廣厚石縱以鐵錠脂鈴隄堰
之設且若長城壩開之堅屹如磐石委爲堅固足
堪捍禦河家淤淺挑挖深闊無復通行實裨轉運
及查先後題議工程竝無疎漏通將所用錢糧行
委廣州府同知孫化龍淮安府推官王國祚對卷
稽覈查得先該原任總理河漕工部尚書吳桂芳
揭議該工部覆請准發南京戶兵二部糧剩馬價
銀二十萬兩截留漕米八萬石加耗米二萬四千
七百四十九石一千七百三十二石每石折銀五
錢共折銀五萬二千三百七十四兩五錢八分
六釐六毫後該總理河漕都察院右都御史潘季
馴會同總督漕運戶部右侍郎江一麟議題該戶
工二部覆議題請准發該折糧料銀五十九萬八

皇明經世編

家範大工錄

卷之四

千三百二十三兩二錢二分六釐除虛鳳蘇松等
府被災題准告徵餉被派銀一萬八千二十八兩
八錢二分九釐三毫七絲實該銀五十八萬二百
九十四兩三錢九分六釐六毫三絲南京事例銀
五萬兩因餉已停止解銀二萬九千一百九十兩
續該戶部題准掣回銀三千六百三十兩解還太
倉訖實該銀二萬五千五百六十兩巡撫衙門議
開支河銀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兩內除支河停
開未支銀二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兩實該銀一萬
兩巡漕御史陳世寶奏借漕米該戶部覆題准留
五萬五千石加耗米一萬八千七百四十四石六十
石折銀五錢共折該銀三萬六千五百三十七兩
三錢議將河工銀兩補還淮安府積出法馬羨餘
銀二千三百一十三兩四分五釐以上七項銀米
通共該銀九十萬七千七百七十九兩三錢二分八釐
二毫三絲內除解還太倉漕米價銀三萬六千五
百三十七兩三錢并萬曆六年七年各工歲修用
過銀六萬二千五百三十七兩八錢三分一釐一

毫四絲米六千九十八石二十六升折該銀三千
四十九兩一錢三分及儀興開挑便河先用過銀
一千一百九兩七錢四分九釐三毫二絲俱聽河
漕衙門年終奏報外實該銀米共銀八十萬二千
八百四十五兩三錢一分七釐七毫七絲除大工
用過前項銀米外實該剩銀二十一萬九千七百
六兩八錢五分四毫六絲一忽米四萬五千一石
九斗五升一合四勺折該銀二萬二千五百兩九
錢七分五釐六毫通共剩銀二十四萬二千二百
七兩八錢二分六釐六絲一忽見在淮安府并各
州縣倉庫收貯臣等仍吊取倉簿親自覈實俱無
虛冒伏乞敕下工部再加查覈並將効勞官員破
格優叙謹題請 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會典

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十九

華亭

徐宇遠閣公 宋徵璧尚書 選輯
陳子龍卧子 李 安舒章

陳恭介公奏疏

疏

議覆成國公朱希忠卹典疏

成國追封 陳有年

查得諸司職掌凡功臣歿後公追封爲王侯追封爲公合封三代者照依進爵封爵一體追封其襲爵子

皇明經世編

陳恭介公奏疏

成國追封 平露堂

孫非建立奇功異能生死只依本爵查得正德十年

該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張欽奏稱故父英國公張

懋歷事五朝隨同討獲逆賊曹欽及提督操練効

勞乞要追封王爵該本部議得張懋前項俱係本等

職分似難追封題奉 武宗皇帝 聖旨還會官議

了來說欽此隨該本部會同中府掌府事成國公朱

輔等議得諸司職掌所載係 聖祖定制萬世所當

遵宗別難議擬具題奉 旨再經本部會同議得張

懋於國不該追封題奉 武宗皇帝 聖旨還准追

封王爵其餘的罷欽此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後府都

督朱希忠奏乞已故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朱希

忠卹典乞要比照英國公張懋事例追封王爵一節

爲照世爵追封以軍功爲主具載 今甲至於歿後

封王朝廷名器於斯爲極尤當慎重國家二百餘

年非軍功而王者止張懋一人耳然當張欽陳乞本

部具覆初議已爲不可及兩奉 旨會議舉朝持議

以爲不可最後奉 特旨追封非可爲例今成國公

朱希忠襲爵垂四十年事我 世宗皇帝則扈蹕督

皇明經世編

陳恭介公奏疏

成國追封 平露堂

營効有勩勞逮事我 穆宗皇帝暨州戴我 皇上

登極皆恪恭厥職平生忠謹固足爲多但不遇際遇

熙時效臣子職分之常未嘗勩勞偉於邊疆投鞭鉅

於戎馬生前被寵已足酬勞歿後論功難難優異所

擇追封王爵揆之於例實非所應臣等未敢輕議伏

候 聖裁

爲欽奉 聖旨事疏 乞免難成 姚道

據江西布政使司呈奉臣等案驗清查燒造 上用

瓷器皿有難成器皿具數詳報以憑會 題等因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禮部會典
三

平露堂

據饒州府知府劉會喬呈稱查得原奉 欽降式樣并單開燒造瓷磚共九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個副對面坐枝口把內除各項運解進及節奉 明旨停免裁減外尚有燒造難成鮮紅硃砂古盤大紅魚盤紅五龍靶鐘紅魚酒盞年久失傳大玲瓏方圓手盆面徑闊大鼓腔涼墩自來水經燒造計一千五百六十箇副對節奉催督廣詢博採經心設法重懸賞格召募習巧匠人采擇泥土廣造坯胎入窰屢次試燒百無一成悉皆坼裂虛費錢糧徒竭心力工人束手法無可施至如繁臺龍缸玲瓏涼墩酒海龍鐔二樣花餅大龍盤白薄酒盞龍盆等器共二千二百二十九個副對枝口內多奇巧妝奩五彩或口面闊大或上下大小底尖口撇或口聲肚凸均屬難成雖經造解然皆百選一二錢糧糜費回青耗損伏乞轉達速爲題 豁等因到臣據此案照萬曆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准工部咨該 內承運庫署御馬監太監孔成等題奉 聖旨內燭臺棋盤屏風等管減半造該本部覆議分爲十運每年解進二運移咨前來并單開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禮部會典
四

平露堂

器共九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個副對面坐枝口把燒經備行該司道府管縣等官欽 遵燒造開萬曆十三年內准本部咨爲天時亢旱掛煥 聖慈瓷器燒造難成內屏風基盤燭臺花瓶花瓶大缸燒成有好的着揀進不堪的撤往變賣未燒的停止以省費息民今據前因除將原來停止裁減之數另行造冊咨報該部外該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孫旬履查得該司呈稱燒造難成鮮紅硃砂古盤大紅魚盤紅五龍靶鐘紅魚酒盞大玲瓏方圓手盆鼓腔涼墩等器從來燒無一成所當請免其繁臺龍缸玲瓏涼墩酒海龍鐔二樣花龍大龍盤白薄酒盞龍盆等器百選一二亦屬難成乞併行 請減各一節爲照臣子之於 上供未有敢不謹効者但力有殫而莫就則困財有糜而無益則窮臣謹據該司呈稱燒造難成之數詢之人言慘之物理益良有餘焉夫絲可計縷而累織全司相液而立鑄無他技巧若陶事則人所能者埴埴爲坯土及閉陶而煨之成而變幻目不及晤手不能扶迨口至啓陶盼盼然得器成則喜

不成則有傍徨愁歎而已就中而論制銀則難哉等則難色莫知所傳則難即今所聞大抵不出二者厥初肇造尚諒曰工本官與募本歲與二三年來環陶之官役甚防又惟幾件造真何所不至工且不習也募非不廣也所造既已不少所費亦且不貲而陶冶未獲觀一器之成內府未獲收一器之用若前所稱解紅古盤等項其爲竟不可成明其其次雖害間成解進寔皆出自天幸識者謂樂幸涼墩之類有不得已訖如花瓶之類百不得五謂之難成亦非飾詞夫捐不可計之供億耗不易繼之顏料而以陶爲鑿以竟難成之器爲委財力俱誠公私偕病江右噉噉處此久矣幸今聖明徵天憫人愛民節用行令臣等查奏臣敢不仰承聖德俯察下情謹將難造器皿數目開坐上請伏乞一併賜免或酌量請減其經月不可缺及人力不可成者容臣等嚴督造解則聖德之所沾被易後臣爲歌舞轉虛糜爲實用而上供亦不致忽則矣

題爲酌議軍餉丁差等事

丁

據江西布政司清事右布政使朱應昌呈奉臣等會案照得衛所爲地方之守禦軍餉皆朝廷之赤帑文武官僚職掌雖殊軍民休戚病瘼則一近見有司之於百姓心存奉公而類多侵蝕衛所官之於軍丁志在營私而類多朘削既有正軍以聽差操又有餘丁以供役使勤收空月富者竭其脂膏強占私家貧者藉其筋力士農盡奪其本業妻子悉屬其奴僕以致逃亡繁聚行伍空虛卽如南昌一衛同額軍萬餘迄今止有二千五百則他可知也夫今不爲議處將來之疲困殆有不可勝言者矣謹將該衛城屯除丁比照鄖陽漢南事例悉照民戶凡行條鞭徵銀征募在各軍無終歲拘役之擾在各官有額設徭役之銀勞逸適均官軍兩便且編派之區盡詳盡條款之間載分明擬合再議以遞疲累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該臣等奉命撫按江藩入境以來思所以奉揚皇上恤軍愛民德意凡可爲其興利除害以令受一分之賜者便宜大第舉行罔敢後時所有軍衛條鞭之法誠爲革弊起困之方中間頒給惠給冊畫

訂盡承而行之實爲官軍兩便遂以顧忌寢條殊爲可惜臣隨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孫劍案行該道再加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等會看得衛所武弁承遠祖之功勲竊清朝之祿位一籌未展既安享章饒之榮方寸有疑當勉圖涓埃之報大何纔濫竽續卽肆狼貪假耳目於奴僕恣魚肉於軍人或侵奪屯田而冒其糧餉或混役軍丁而勒其諸誅甚有二官而包占數千卒宴會酒席坐之軍吏祭祀儀品派之餘丁凌虐迫于妻孥驅使及于童稚尚不得行貨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軍餉

下區堂

農不得服耕學藝者令其赴工習讀者強其去業由祖及孫世屬其奴隸自少至老日伺其門庭富者盡財貧者竭力以故流殍死亡不啻過半蓋緣軍屬武職役占之例雖屬輕制之法未備則其虐害之慘在在不免微獨南昌一衛已也但該衛地附省會事體倍於繁雜軍士疲於奔命所據司道會議欲照民戶及雲南等省軍衛見行條鞭事例酌丁編差徵銀招募銀一輸納身印空閑私室寢居軍無拘集之擾公家服役官有工俸之銀委爲衆輕易舉勞逸適均與

清弱使經久可行相庶幾例題請以慰軍士延頸之望以廣皇上優恤之恩伏乞勅下兵部速爲題覆仍行咨劉臣等轉行各該司道督行府衛掌印清軍等官卽於萬曆十五年爲始遵照派徵施行以後每三年聽二司清軍道丁委廉能有司督同該衛掌印操屯拍摺照例清審一次成丁者收補逃故者開除仍以前定差銀爲準丁多則遞減丁少則遞加遇有正軍逃故卽將本戶見有餘丁頂補差銀照例除豁毋得輒行原籍一槩勾掇該衛各官敢有仍前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軍餉

下區堂

役占及包納月錢或額外過徵者查訪得出或破告發定行照例查參用示懲警其餘衛所仍令一體查編以覈因累庶法紀畫一而軍戶凋瘵之子遺將遂吏生之願矣孫太宰奏

孫不揚

懇乞聖明兩舉臺章舊體以圖澄清疏萬完全臣等切惟天下之澄清治人與治法兩者而已御史在身澄清之治人都御史者總澄清之治法者也故

四方之體統欲正矣而臺體之因循常革爲天下先有條之法紀微齊矣而臺規之參差宜釐爲百僚借臣不敢違舉目今掌道御史風紀之總會也相習爲乍掌乍變矣巡按御史省直之具瞻也相習爲重內輕外矣巡視御史畿會之首善也相習爲月易季易矣如是而望以澄清誰其任之此關於天下國家非渺小也臣不揚舊臺臣也猶能頗記舊章謹出千慮仰塵乙覽倘大聖不棄乎芻蕘冀細流小裨於滄海斯臣與諸御史之上願存焉其一曰專御史之掌道臣惟十三道爲言路關係禮樂政刑罔不察焉故事御史掌道恒用年深邇來定爲六人規矣然掌管數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謂專任使便掌河南道者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湖廣道貴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定掌焉掌道御史仍用年深先三差回者次兩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堅陵二年事例割委掌管一年爲滿卽准筭差倘遇

缺人差用亦必掌踰半年始更易之而又立交代公役之簿以稽職業斯則道務寧以定具事有專屬又任期以成歲人有固志衆思集忠益廣大政大議其有所賴矣乎此澄清之總地所當議處者一也其二曰重御史之按差臣惟南京爲根本重地十三省爲紀綱專司官箴民隱御史肩之稱隆重矣故事御史之按巡也必中差始請按差必滿差始請代差必按次始得擬差憲度森然莫敢紊者近見臺規多變體矣臣謂仍舊貫便順天卽近不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貴卽遠不差初授以防擇地江浙卽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中差者非甚缺人不按差焉不歲滿者卽甚踞方不擬代焉不循次者非果南北不易處焉差鮮躡等人之欲速豈非蕩蕩乎平光明正大之憲猷乎守此而練習弛張整齊藩翰人人敦琴鶴之風尙省奏青驥之績方隅依藉豈其微乎此澄清分憲所當議處者二也其三曰久御史之巡城臣觀居重妥地號五城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學爲喧鬧設者事有奸繁依法送理正統開創也禁約賭博糾捕盜賊

生舖火夫。究問優免。成化間例也。查問九門官吏。多勒客商財物。以治間例也。訪察奏。打點饋送。嘉靖間例也。至於禁止科斂。詐騙。裁抑豪橫。奸頑。安撫孤獨良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馬善惡。何莫非御史事哉。臣謂專責成。便御史必用實授。督差必劾一年。憲度必期力舉。務相率而專心城務。以遏此城社之狐鼠。救此輦轂之瘡痍。而又省其外。班以杜請托。立爲歲冊。以報滿。政斯都人蚘冗之谷。絲蠶食之。輻輳冀可彈壓之有資矣。此澄清國都所當議處者三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刑部

平露堂

歲清天下因圖疏 歲清刑獄

據浙江等司奏呈犯法愚民何處不有。戾法寬民亦

何處不有。若非每歲清理。必待五年差官。寬抑之犯。難免同。上合無照兩京矜疑事例。歲酌一字。其十獄政。裨補不小。等因。到部。臣惟國家典章。兩京寬犯。春秋時得荷德意。而矜疑之以。都中令寬之。夫鮮不昭雪于天日者。惟是省直輕重。繫因。奚啻百倍京師也。乃君門萬里。獨不得偕郡人歲與天恩。非所語無私之聖治也。既經各司具呈相應酌處。臣查得成化二年。萬曆十三年。審錄之例。卽曾通行天下。旋卽報罷。豈非以省直地方。各有審錄御史。在耶。顧御史職掌執法。原無歲例。卽官御史時。亦不敢輕開釋者。臣請皇上施好生之德。擴解網之仁。始于邇歲。終于四海。令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則惟有歲歲處處開矜疑之例焉耳。蓋犯人之在獄也。情狀甚難。巡撫允而巡按不允者。恒獄于斯。巡按允而巡撫不允者。恒獄于斯。赴理于藩臬。守巡中許于郡縣。守令不允者。恒獄于斯。夫大之人。命強盜或以賊証。而疑疑中之流徒軍犯。或亦以追賊而淹滯小之贖金錢。信或無財而追比。亦必恒獄于斯。近者動遲歲月。遠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刑部

平露堂

或又繁縷不得歸結合天下因圖而總計之蓋不知其幾千萬人已此皆仰仗 皇上照及沒從則得生不照則不得生者也臣願 皇上于巡按每歲審錄之外再申添清因圖之法師兩京會審之規爲撫按會疏之例方春時和也每歲聽兩直隸十三省各撫按官會行所屬問刑衙門各審部內輕重四犯有冤抑者按察司居首會也即審首會之因守巡道有分上也即審各道之同皆身親巡歷不得調審州縣爲諸因憂亦不得委審守令除情真罪當審無冤枉皇明經世統

孫文定公集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者照舊監候外中有死罪疑軍徒杖盜情可原宥者許各詳諸撫按會疏以請第一列死罪之可矜可疑者每入逮哀矜之狀其次列軍徒追贓之可遺可配者每件連處分之內又其次列笞杖之可保可釋者今監禁之犯撫按疎明勿過夏月爲幸大和輕罪自發落無致入勦重罪仍聽部覆恭候 聖裁務使戕戕力行處處清審則天下郡縣無一不清之因因固無一不清之罪天下寬民庶幾漸少 皇上政舉刑清之化豈不求損于海隅蒼生也哉

約束郡縣省刑罰疏 者刊省罰約束

該浙江等十三司案呈司寇臚掌邦禁郡縣將分理刑名必須守令刑罰從省然後郡縣完民可無 國初民淳刑省郡縣尚樹戒石以儆官邪自今法刑濫罰強半海內可無約束以救無辜等因到部臣惟天下之治平貪酷之吏害之也吏治之貪酷刑罰之過使之也故善國治者先省刑罰而已所據各司等呈委于邦禁有裨觀今天下刑罰最害民者不在大辟違戕之重刑而在過撻過罰之輕施重則動必掣肘禍皇明經世統

孫文定公集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人也恒難輕則欲可從心禍人也恒易故鞭作官刑刑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酷吏借此每以制人之命故或有過志忘倫而刑者情流喜怒而刑者時違天人而刑者遇可矜疑而刑者一不省約而任法神令罪不至死之人無故而就死地此與決不待時何異焉天下之傷民生者孰大于此金作賄刑罰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貪吏藉此每以利人之財故或有罪內罪外而罰者錢糧里甲而罰者公用上司而罰者赴扣錢穀而罰者一不省減而任情

即使犯非破家之人忽令無立錫地此與沒產入官何異焉天下之傷民財者孰大于此如是而欲其民樂獻敵野率雞犬雞犬難矣哉昔仲尼論從政之序選以不教而殺爲虐孟軻氏論禦人之諸侯必教之不政而治茲欲遏貪酷接誨之風俾盡海內而刑清政舉約束之教容可已乎先臣丘濟嘗請禁于孝宗朝矣彼其時條教未布民到于今思之臣叩掌卑榮僭拯謠言稽律例之木有借人利已察閭閻之具患守令假以虐民者各擬約束以立教範刑罰兩端共一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刑部

六

六條直陳民情逐款後則固不敢輕于律例以防民而縱民亦不敢重于律例任禁暴以爲暴今無通行天下撫按各令所轄郡縣書置庫側俾海內冤民曉然知皇上覆載深仁不欲吏之濫刑也如此不欲吏之濫罰也如此庶幾明命照臨一而設問其在官也按日警心有所畏而敏速其在野也家傳人誦有所恃而安枕率天下之守令而革心革面必此刑罰之約束爲首務大撫按諸臣專制一方卽身督守令親省明罰爲天子肩治平之任者也刑罰約束欲從

省矣貪酷者不察而入薦何術懼天下之貪酷刑罰約束惡不中矣廉能者或棄而不錄何術興天下之廉能此猶吏治首實之辨民隱休戚之端朝廷嘉隆治遠遠讓弘治其机皆決于此是在察吏之撫按彰善癉惡舉直刺枉肯嚴賞耳如此則條教迪之下先導天下守吏邇未然之刑罰激勸督之于後俱天下革吏邇已然之貪酷卽能任刑任罰豈得暴彼民哉皇上欲爲生民立命朕爲海內隆治來舍此適治之路似無由也伏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刑部

六

恭候命下容臣通行撫按諸臣卽將後開省刑罰諸約束狀照依國初戒石事例各書守令公署以示遵守其撫按舉刺獎成務考刑罰計寬嚴有無破敗人產有無殘害人命有無貪酷形狀而賢否之以示激勸仍先將各郡縣遵依條條各節知會郡縣不省刑罰者聽撫按查考撫按不嚴實守令省刑罰者聽部院查考將見仁心仁政泮然海宇斯民永賴無職之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計開省刑約束一律同無宜省刑四條勿用磨骨釘釘枷號勿用數百

四人立物勿用帶根板水缸杖生樹根勿用腦筆竹
簽嘴掌背花二倫理當重宜省刑四條父子兄弟告
者恕父兄刑大妻尊長告者恕夫與尊長刑妻妾替
大誣告者省妻妾刑子弟替父兄誣告者省子弟刑
三刑流防過省四條先加捷者後莫加捷人加捷者
我莫加捷已刑下體莫刑上體已捷輪者莫捷贏家
四情偏防過省刑四條勿偏聽原被告加刑勿過疑
証佐加刑勿出我聰明加刑勿怒人強項加刑五疑
天時省刑罰四條早荒宜省刑寒暑宜省刑霜雪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律例彙編 七 平露堂

受賄賂故出入罪三省錢糧罰四條勿取常例寬限
勿取重收科頭勿染投攬拆抹勿壽多派八戶四省
里甲罰四條勿明徵會銀暗用里甲勿里甲輪支又
派殷實勿用銀多而累管支包補勿用銀少而令行
尸出物五省指公費罰四條勿指迎送科罰勿指來
朝科罰勿指上夫科罰勿指截糧科罰六省指上司
罰四條勿指上司取無碍銀罰勿指上司送長夫銀
罰勿指上司發獎勵銀罰勿指上司送節壽禮罰七
省起扣罰四條勿起扣船車官銀勿起扣各役工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律例彙編 八 平露堂

勿起扣各行稅銀勿派取地方土宜八省紙殼罰四
條勿起上司官銀食穀抵數勿起自理贖銀餘穀作
正勿起賑濟銀兩發食欺人勿刻修理工銀勸借肥
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盛翼進隣汝參閱

申文定公文集

疏

申時行

虜情疏 陝西虜情

近該陝西三邊督臣以虜情變動邊患紛紜饋餉空虛備禦單弱方條議上請及時整飭下部議覆間隨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文集 陝西虜情

一 平露堂

誠陝西撫臣得報本年六月內虜騎入境攻圍舊池州古爾占堡見我兵漸集遂四散搶番該澆峽副總兵李聯芳分兵追逐陷伏陣亡臣等不勝驚愕夫虜雖入境搶番而城堡無恙猶為失事之小者然將官兵寡力分遂致喪敗損威傷重殊驚駭聽聞故敢以虜情過計為 皇上陳之先年俺各款貢奏虜吉能及松山西海諸部並聽約束馴至于今西鎮之不用兵第二十年矣及吉能父子皆歿其孫卜失克勿弱不能制馭諸部而用事夷酋如切盡黃台吉者又相

繼成以故各酋渙散不相統一或以轉望要賞于廷緩或以借路生事于甘肅或受賞于東而竄掠于西或罰服于此而狂逞于彼或駐紮近邊驅之則曰吾不犯內地也或刁搶番族問之則曰吾不擾漢人也欲絕之則彼以款貢為詞難于峻拒欲撫之則彼實求索無厭難以曲從先因西寧將官一時賁事身既不任虜益見輕遂蒙遂聞兵端不息此西鎮虜情之大略也顧邊疆事執軍旅機宜登之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今虜既保無狀掠我番殺我裨得公背盟約蔑視天朝此其執不得不戰然一二小酋雖已猖獗而大酋全部尚在鞏厥順義在西猶稱恭事卜酋回套猶聽調遣初未嘗聚眾連兵合謀犯順此其執不得不撫然或陽順而陰逆已去而復來雖嘗肉掠而或送還人畜認詞無詞雖有殺傷而或縛獻罪夷誓不再犯此其執又不得不耐于戰與撫之間而應之務得其情施之務當其可顧今久安之後焉災之餘卒伍之缺者未能召補則無可用之兵報餉之遺者不能完解則無可恃之餉當事者既以臨渴掘井

為地又以無米煮粥為受不爰移向旁思遠已制
南方欲將營而入言更多掣肘必先定其文法假以
便宜惟務真張不為中制然後可以盡心展布畢力
安接此今日起司之大略也臣等書生不閱軍務熟
覽之本兵來之衆論其使倅不過如此容臣等趣令
兵部將督臣楊友松餘陳什建議覆其彼處失事候
巡按御史查覆奏到另行議處外仍乞 天語丁寧
廟設指授使封疆之臣皆知 皇上留神邊務燭照
夷情源流日鑒之常備而罔敢怠玩肅然天威之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虜情疏

臣等蒙 皇上股肱之託不敢不盡心於邊事亦嘗

講求於虜情亦嘗咨訪謹以大略為 皇上陳之今
日虜情與嘉靖年間不同先年虜常侵犯各邊惟一
意拒戰而已今虜方款貢自宜大至甘肅不用兵者
已二十年雖犬羊之性不齊豺狼之欲無厭然部落
有大小情態有順逆不可以一部之作文而廢各部
之羈縻不可以一邊之驕擾而致九邊之決裂如其

引約則當致詞如其輸服則不窮追此今日制馭之
大略也今洮州失事明係大落亦邀請而官大總督
諭其及虜上項日京帖尚猶未至果令背盟犯順尚
未可知也今日之計惟責成督撫一面馳諭虜王使
無助逆一面革絕大落亦撫賞奮圖勦處而最急者
在挑選精銳措處兵報務伸中國之威威懾夷之胆
聯屬番族保固封疆如其處置得宜戰守有效則以
功論如其因循玩愒虛文搪塞則以誤事罪之蓋
朝廷人體惟是用人員實賞功罰罪而已若一有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四

失師大吏張撫臣既調可道既斥而又更換撫督使
懷虜又得挾以為重必云我一作夕則邊官盡更將
益無所忌憚而任事之臣皆垂首喪氣莫能自拔矣
臣等益為邊事計為 朝廷計非為督撫計而欲庇
誤之也趙充國有言兵難逢度臣等亦粗陳梗槩如
此容臣等傳示 聖意令本官于覆本內中飭各邊
督撫務整理邊備毋得仍前廢弛以仰副 聖明拊
綏側席之懷

論松潘叠茂番夷疏

臣等謹奏

先該四州和營官題稱松潘疊茂等處大小粟谷等
零番人攻撲城堡殺賊職官隨調上漢官軍議行進
剿已派兵部題撥行令巡撫總兵官相機行事外經
今日久不聞消息臣等心竊憂疑蓋松潘疊茂即古
維州吐蕃地方重山峻嶺深崖密箐自來番人出沒
種類實繁本朝置戍屯兵稍示禁制羈縻之意然山
谷險遠糧運艱難番人聚如蜂蟻散如鳥獸我兵追
逐則狡竄遠伏不可窮搜我兵罷歸則彼修至突
來不可禁遏其道在以勦為先齊以撫為權術如一
星則斯世綱
五
種皆應期整頓在鎮官軍出其不意截賊渠魁或毀
其巢窟或覓其首探各曰驍勦其餘各種並不搜求
戡安番人懷德畏威雖小有竊掠旋即底定此制禦
番夷之要術也今武官官輕率家謀一聞番賊之報
輒欲動調人馬使番人聞之得以糾黨聚眾肆行伺
覷近因調兵官官並輕揚標兵二千皆非慣戰之
卒不最而進見調上可尚未到齊臣等昨聞兵報亦
皆以誇大且四川近有排木之事有司調度照方
民尚與相安無事張給分給軍餉又已空虛若兵

連禍結則盡民窮為患非細此臣等所惕然憂懼而
不寧也臣等已面諭兵部須馬上差人行令新正巡
撫徐元太總兵李應祥等相機勦擒用心處置外但
地方遙遠人心不齊必得 天語丁寧勒誡申飭然
後人皆誠惕事有責成耳知 聖天子明見萬里不
敢有玩愒苟且之意以取誤事之罪也

謹御史張文熙條陳疏

今日蒙發下文書內有御史張文熙條陳三事本其
第二款戒偏重之弊言前此閣臣專擅自恣內有四
月明經世編
六
件乞 皇上宣諭臣等永為禁革誠文書官宋坤口

傳 聖旨朕于天下事不得盡知常要咨訪內閣若
各項事體都不與聞設內閣何用張文熙說這許多
閑話先生每也不要急急贊此仰惟 皇上聖德謙
虛純心委任不以臣等之不肖每欲諮詢人以御史
之多心實垂慰諒臣等方切感激更復何言但國家
自明及閣臣責任言官皆不深考使臣等居密勿之
地且尊嚴之儀若以無節不取不步 皇上明之其
一待部院各衙門不肯置考成請送閣查考查得

祖宗舊制各衙門每月閏領內閣精微文簿開寫事
件月終送內閣收堂年終熟送六科鄭此係二百年
來成規今考成文簿與精微文簿相同但詳略稍異
耳然則各衙門事體未嘗不使閣臣與聞也且先年
題奉欽依凡擬按官不到勘合過限未完者六科上
下半年一次查奏其每月送閣文簿止辦查攷閣臣
原不題奏又罰依止及撫按等官未嘗借以督責部
院也夫國家紀綱法度分掌于部院而統歸于朝
廷閣臣則參機務顧問者若于諸司之事全不與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集 內閣 七 平嘉堂
閣臣 皇上有問臣等題何奏對即有票擬臣等題
何奏對此皆 皇上委任責成之意哉且如吏部官
不稱則當去未聞華戶部之錢糧也使閣臣不職即黜罷可
耳若并其責任而盡削之不幾因噎而廢食乎其二
謂吏兵二部陞除不當一二取裁其三謂各處督撫
巡按不當密揭請教大部臣各有職掌督撫等官各
有責任原本當事事取裁事事請教但閣臣以平章
政事為職而用人則政事之大者故文官自京堂武

官自參將以上部臣亦與臣等商量無非虛心為國
以示慎重公平之意今二部尚書見在臣等何曾行
一私意用一私人今但問其所用之人公與不公不
當問臣等知與不知也至于各地方事惟若閣係重
大督撫等官豈得不與臣等言之如陝西等處重災
作何賑濟遼東虜情作何防勦雲南茶賊作何稽禦
此皆 朝廷大計即各官揭問不為阿承即臣等告
以方略不為侵越但論事體當與不當不必論臣等
知與不知也其四謂票 旨不使同列與知則臣時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集 內閣 八 平嘉堂
行在閣無一事不與二臣議擬即文熙亦謂其同寅
和衷原無此事何從禁革此則臣等可無論也蓋議
者徒見前人之弊習而非欲防後人之將來不知專
擅在人不在法擇人以守法則可因人而廢法則
不可假令臣等居位食祿事事皆委之不知豈不安
遂然 祖宗建立閣臣之意謂何臣等受 皇上高
厚之恩謂何而推諉自便即萬歲何以塞責臣等實
不敢避形跡而有所不盡其心故畢陳其愚如此

書

答蕭新峰

近時後生足不至邊塞耳不聞金鼓而專言戰鬪之事欲盡罷諸邊貢市一意用兵此可以養莽樂事耶鄙意謂虜王市賞停華足以正中國之體而各部言市如舊辦以驕外夷之心然後可以專意西和閭閻剝削處而言者已露章見諷且誣以受賄矣此亦聽于公論不敢多辨但恨國事紛紛終爲此輩所壞耳

谷千存索

光緒二十一年
西鎮之事議者紛紛皆欲盡罷貢市而與虜戰公試皇明經世編
中定集卷之九
平露平

觀今日九邊兵力何如根節何如將領何如一處倘可支持一二虜酋猶可與角勝若諸邊翬毛而起何以禦之宜大密遼陵京一有警報議內騷動矣鄙意見小疏中蓋欲安置他虜而處西虜使吾有必勝之算乃爲萬全非任虜縱橫而不之問也言者遂借此見攻至誣以賄私豈不冤哉經略公行已選帶宣大驍將銳卒根節就彼支辦其請銀二萬乃隨軍之費耳兵部已發過馬價四十餘萬而西鎮處處根艸又在外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用兵豈易乎其疏中

迎送輿給從省益因 上有傳諭命之省約故也總之兵難遙度勝在未戰若但以舌擊賊大言不慚亦何益矣

答葉臺山相公

近時事體與往時大相懸絕閣中開導幹旋止憑得帖往時或奉御札或令文書房口答無中寢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寢者什之七八此一難也往時六卿皆備事體每相商確皆得與閣中疏上報可絕無違駁遂至不相關涉此二難也一時風尚率先氣節少年皇明經世編
中定集卷之十
平露平
喜事口語紛紛前倡後隨黨同伐異徇之則不可勝從違之則便相反目此三難也然其要則在 皇上有一轉移便能收觀易聽矣茲其時矣昔人有言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此不易之定論唯公與同事諸公協心共濟太平可翹足而須在萊朽閣爰愛莫能助也

又

方今 國事艱危人情險詖 皇上疑疏塞纖端居蓬穆之中而衆論愈羅詳情愈湮少年險有所推戴

以樹私交而陽有所誦辨以消公是上下否而中外
駁鶴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長治者公以誠
心直道正論昌言有計調停萬分匡救故能彌縫主
闕係屬人心使賢者有所依歸而不肖者猶知忌憚
此爲國家倚重不啻鼎呂而奈何懇懇求去也僕老
德無識然竊窺盛意微以感動上心爲納牖解紱
之地真可謂苦心極矣然願公無堅去心隨機而應
之以待天心之默佑聖意之轉圜可也別諭歸柄

皇明經世編

申文公集卷四

七

牛諫堂

之政出于古記之矣自古記之矣所貴擇人而任之主上
虛已而聽之自可與化致理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則
意見紛出事權渙散其孰必不能安此亦公有激而
言非僕所知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一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愷人 選輯

徐鳳彩聖期參閱

申文定公集

序

申時行

贈撫臺周公 委 賄

大中丞撫臺周公之及再考而以最績聞于朝也余

既以四郡守丞之請業有贈言而吾鄉之縉紳大夫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卷一 下 露堂

謂公臨鎮郡中吾曹在宇下目接公之眉注而身被

其澤然而息乎非情也則以余備糠粃而屬詞焉蓋

輿人之誦以公之才猷德望踴美于文襄其得民之

深接述于文襄若天之有私于吳人者余故采而述

之乃其時之所值勢之所乘則公尤處其難比于文

襄功齊而力倍者猶未之及也余請畢其說當宣

英之朝江南久離湯火而安鋤鐫同疏而民富年穀

屢登不觀兵革益安有固積里有灌輸公庾有紅腐

也而文襄乃得以其財力之羨從事于溝塍喇滄津

梁陵障之間為民與百世之利又請蠲重額之逋為

民除百世之害當是時廟堂急民而尤以財賦恨本

急江南之民文襄之奏便宜朝入而夕報可上不虞

掣肘下不憂虞額時勢參合而澤易流若登高而招

順風而呼也乃今之江南視嚙曩逕庭矣自島夷為

難列營置戍仰食縣官而饋餉日增水旱疾疫相踵

為火而遭稅日積大農之皺趾相錯于途有司數被

譴讓中涓奉詔復以額外權商而徵歛日益煩亡賴

不逞之徒挾關張篋乘間而起而盜日益充斥蓋閭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卷一 下 露堂

閭阡陌之間不苦兵則苦歲不憂徵歛則憂盜賊環

尾流離之狀呻吟愁嘆之聲未有甚于今者乃公身

其其洞而心計其便所為撐支調劑撫循銷戰布之

科條禁令者率以忠厚慈愛設誠而政行之明救有


司毋以撫字後催科申嚴將校毋以恬嬉忘戒備其

彈盜具有方畧續豕牙而折其萌傾虎穴而杜其蟻

諸奇豪賊宥之氓悉斃于法孽孽焉閭閻焉務興民


之利而除其害若慈母之于嬰兒日休憫而乳哺之

也若上農之力田芟其狼莠滅其蟲賊而封植之也

以故民安盜戢四境如挾纊百城如覆盂翕然稱治
蓋公之勤勞殫慮經營拮据其用力苦斯之難也而
又有難者上深居決事公車之隨淡旬累月而不
報至詔及權稅輒置不省而公所請減稅之章如期
而奉德音卒以蘇商民而通食貨留都煽亂獄具而
株連不已流言相驚幾于廢弛公馳性撫諭之反側
遂定卒以銷禍本而安輦轂公之精誠信于主上
而功寔著于國家其超卓可紀者又如此大文襄之
所與革在朝野清晏物力豐豫之年而公在征求追
皇明經世編  中文定公集 奏疏三 平露堂
卷之二
感愛故勛勳之際乃政成化洽相望後先譬之良醫
文襄所治者欲起之瘡痍而公所療者垂絕之膏肓
也其奏效同而鍼石湯液之施用則殊矣余故曰功
齊而力倍也

召對錄序 召對

降古聖哲都俞一堂龍雲類從肅水交謀故能翼宣
至理踏世熙平詩書之文可考也漢唐以降此道寢
微然而英詠側席忠賢遇菴宣室召問栢梁和歌延
英之奏御有呈崇政之議事不輟番之史冊並為美

談本朝自 二祖開基 宣廟嗣統法宮便殿燕見
非時內閣平章幸御不絕自後亦復寥寥矣 泰陵
銳意修復無何而龍馭上賓 永陵取法同游未幾
而朝儀併廢堂簾迥隔晝日潤藏澆盞列貨睽隔已
甚昔以為成規今以為曠典故盛陵有論對之錄長
沙有交泰之編永嘉任丘別有私紀學士大夫時或
稱道之臣忝非據渥荷 上恩九年之中對郊壇對
山陵感恩殿對渾河對毓德宮者各一對朝門御幄
者三大抵敬天勤民定元良容直諫勸進備諸政事
自明經世編  中文定公集 召對四 平露堂
卷之二
史官記注起居貯之東閣會三殿災皆燬于火臣曩
從閣中錄得數條藏之家語云 主上明聖而德不
布聞有司之過也臣為此懼乃倣先正遺意輯而存
之為召對錄以示子孫使世世瞻瞻頌述無替隆焉

綸扉草序 綸扉 奏表

累朝以來閣中皆有審奏及奉 諭登荅者皆稱為
揭帖其制視諸司題式差狹而短字如指人以文淵
閣印紙封進 御左右近侍莫能窺也余自萬曆戊
寅入內閣奏機密越奏未承乏領事蓋統統守職矻

屹在公者九年 主上聰明英斷威福已出於內

然聖治自惟拘謹庸劣不足以仰佐下風然主上軍國要務朝廷大政 上意之所欲出而事理未安政

體之所宜行而調劑未發諸司待 命而未報言官

力諍而難回者未嘗不從中調劑執事臣竊其或

上有特諭或令中官口傳皆隨主上隨刻期取辦與

同官孫坐據案仰紙奏成 主上洞取疏通不爲文

藻事求明暢無用繁多歲月既深遂以成帙韓子示

人則告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余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下 露堂

佩服斯言故自閣中掌故及二三同事外無得見者

余絕不以示人人莫之知也歲辛卯余得請歸田不

復關朝事兄輩間從笥中搜獲舊草將刻之以傳余

不許已復題曰請勿傳而藏之家以示子孫乃許之

名曰繪屏詩草且題其端

記

重修太僕寺記

重修太僕寺記

隆慶己巳秋八月某日太僕寺卿臣某言 陛下幸過聽使臣待罪僕卿領國家閑物之政自京師三輔

及旁近藩省凡地產馬若牧馬縮戶皆州縣牧馬之

吏咸供職賦如令臣得假國威重據公署而過之又

賴 陛下仁聖振恤黎庶買民當出馬者徵其錢寺

以故多藏錢寺守出納臣咸與有責人受任筆轅下

下歸郡國委簿牒延帑藏其中餘觀視不細而直堂

墻門垣之間經十數歲廢不治示天下庫隘傷國大

體臣誠非之又故寺寺百需咸仰贖錢自頃節縮佐

縣官僅僅所有不足以更 臣請括寺所轄州縣贖

銀未入者入大司馬以其率并公署上無厚費而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中 露堂

令寺易觀其便 制曰下大司馬大司馬霍公力主

其議 制曰可乃以某月某日此直事凡抗腐者易

之頽危者築之上漏旁穿者銑甃之爲屋若干楹爲

垣若干丈用毀爲墜因故爲新役不踰時費不及國

越若干日告竣公將勅貞石以示來者屬史行記之

按國初置太僕典馬政其乎政開行寺部諸監苑定

上卿以莊壯選 文皇帝既定開詔升行寺爲太僕

與南添比 睿皇帝創始正今名蓋百有四十年于

茲卿以下故設兩少卿十二丞丞各分部督郡國馬

自天子用古者言損承員大半存其三令上調兌而益少卿一人通領京營驗印寄牧之事以故承選益輕無能有所預而少卿苟于其職志不得輒行卿又高執率遠者一歲近數月輒遷上不暇謀事以故視解字若郵傳然即傾圯不治漫不加省而頃士大夫又市費遠嫌撥靜約之譽以相尚稍排衆議有所更舛則譏劾繁興危以文法故任事益希噫其甚矣昔南文公國于楚丘新集耳乃定中營室至椅桐梓漆畢具而詩人論歌文公之德曰求心塞淵騏軋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卷之七 平露堂

三千人惟懷忠篤處久遠故能附衆立國富有千乘其效可觀已今國家方制萬里庶府百司各奉職以聽方將崇論宏議度前規而修後觀乃區區問寺顧遑巡苟簡不復議羣治豈曰吾位卑而言高不敢少卿曰吾任劇而責分不能卿曰吾旦暮且去不暇即是心也已不能懷忠篤處久遠而欲善于其職致乘馬之富得耶公初在先朝以切諫快謫徵外直聲震天下會主上臨馭召起二遷而至今官則修廢剗弊求政之所亟自上書重承選均勞協恭成秩庶

事已卒就茲役以底後人具秉心若是是可書已公疏言唐盛時比屋充盈繡易馬往往歸功監牧稱張萬歲王毛仲安知今世無若人者乃顧貴耳賤口懷材異代承蓋自謂也行一復其言甚壯公之志故備著之使後有興焉

順天府重修候氣室記

候氣室


國家建日官以授時作事占步推測之法甚密至郡國縣道則置時人斗食召能習知陰陽者顧其占候不領于日官而順天治都輦制特詳慎每盛德迎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卷之八 平露堂

春于東郊先五日欽天監奏遣其屬二人徑候氣其布壇寔灰重室畧如舊法隨方占之以氣發欽知歲稔惡所司本行以爲常然其掌故莫得而詳也府故有候氣密室在東北陬歲久頽圯乃就空廡中行事一切取文具無有言修葺者京兆新城王公會稽朱公至則相與言曰夫占氣測時受命而始悲事至重典也而簡陋如是其不稱其若京兆何則移書大司空言更作室德奏上報可乃以公廩之羨買材飭工作之故則爲室若干楹其費爲金若干兩訖工

若十日既成則二公顯然造余頗有通也蓋古者候氣以起鍾律宣五行八正之令其法稍軼不傳即心達微知聲所承授然大指在測知運疾猛弱之氣以驗災眚察治忽令上下側身修德施救政而已漢志天子以冬夏至先後五日令人訖之士各言候狀效則和否則占其重如此後世精智巧思之士或各以意合法而氣應先後往往不類蓋隋牛弘言灰飛全出爲猛氣不能出爲衰氣其態馬暴君縱虐然文帝哭之以爲非事應也大務本法而不師意理義和馮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相而在無所用之交洪範有之工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今天子冲聖宵旰求理足以迎淑導和消弭不然之患設氣一不應而畿輔方千里或旱澇驟騰札瘥爲災則卿士師尹安所逃責是得無省聽乎昔濟京兆以春時和行界中有孤老理免獄勸民農桑問所疾苦選貪殘之吏是數者所以申宣德意順承人心化災沴爲休祥之本也夫使閭閻不呻嘉肺無打銅梁靡所爲益陰陽調風雨時則和氣應應而占候皆合不爽則是宰之信豈文其哉

御馬監重修勇士四衛二營公辭記

御馬監

國初基置營衛宿重兵 節較下春秋討閭具有法程獨禁旅不許肆陞輦干振是其而已宣德中始選募驍勇及騰驤四衛之士分營而肄之日勇士營曰四衛營營各有將領以所部多寡差次其秋乃闢教場于安定門之外歲時訓練如三營而隸之 御馬監以太監一人提督出入扈衛導從以備非常蓋天子所擇以爲禁兵至親重不與他營衛比嘉靖中建方澤侵二營墻地乃更徙稍東而廨宇簡陋歲久浸圯先後仍舊諱言舉範甚不稱 國家崇嚴禁旅居重建威之意今御馬監太監某既受 上命督理營務則條上諸廢墜及朽壞爲蠹弊者爲之振起葺剔已而按視營解見其震凌頽頽積廢不治則慨然曰是不可以已因奏狀言新之便 上曰新之乃令太監某某及坐營指揮某某等筮日興事鳩工庀材前爲官廳左右爲旗鼓廳各一監督廳二營廳入廟二以祀玄帝及火神爲庫凡二百三十有二楹餘垣凡若干丈工始于萬曆九年正月某日訖明年五月某

日，是役也費取于牧場子粒而工部以轉運之餘佐之徵發之請不及于縣官緒治之勞不煩于將自食節而事時力省而功倍規制既具等司咸陟壯國容也茲惟 明天子張皇率作一視宮府之至意惟通臣修職奉公惟財慎事之盛舉皆不可以無述爰識其畧使後有考焉

湖防公署記

湖防公署

吳水國也而蒙澤匯其中洪濬巨浸襟帶三州漸洳數百里所產魚蝦螺蛤薪芰菓木之饒民衣食之賴皇明經世編

由文定公集 湖防公署 上 于露堂

呂于是斧斤于是故稱利藪然而湖渚盤互島嶼紆迴逋逃亡命惟創之奸亦徃徃窟宅于是故亦稱盜教育司者益當憂之然自國家經畧以來浩江匪及歲時操閱海上備倭壘壘相望其防最嚴且密而獨太湖之防闕如日斯內地無動為大爾而頃年多盜閭閻村場之間挾開賊窟越人于貨者所在竊發官可逐捕遁而之太湖風檣浪舶騰蹕出沒于煙波浩渺之中莫可蹤跡益防之為尤難中丞趙郡曾公來撫東南周視四封興修百度汀介海濡防禦既飭則

計所以防湖者乃籍兵壯而舟楫嚴追捕謹哨巡邏屬武弁中廉良有幹作者口總練官而以指揮食事朱汝忠為之已復念日湖去郡治遠而兵水宿野次船風濤犯不測為難遠者耳目不聞而難者易規避足使乎為偷惰而相欺謾也訐莫如批要害審便宜列營建署蒞而守之可以經久乃命汝忠和地得龍山之麓鳩工伐材初立駟宇凡為室若干楹前堂後寢翼以廊廡繚以周垣樹嘉建牙規制悉備工始萬曆辛丑十月某日訖士寅四月某日閱凡月而成費皇明經世編

由文定公集 湖防公署 上 于露堂

取諸省有虛冒之銀焉爾若于則汝忠所請于兵使鄒公郡守周侯以聞于魯公而允行之者也署成周侯來屬余記余曩在政地所司常以湖盜聞詔以格例從事乃遣兵搜緝經歲無所得卒報罷始失之張皇終失之疎宥寧獨以地險故哉今余皇既具組練既集公署既設上有所申令下有所稟仰若立標而示望的而趨體統以正軍容以肅嚴斯地任斯職者盡亦超然深思孜孜尸牖之圖而永絕荏苒之囂也乎

詩墅閣修堤記 許學修堤

國家以率權之利佐度支。漏有征。舟有筭。司徒之屬奉璽書從事焉。吳之詩墅其一也。吳故東南都會而詩墅縮轂其口。關臨漕渠有堤翼之。蜿蜒綿亘四出九達。無論冠蓋走集。商賈輻輳。而司農之粟。少府之錢。歲輸以巨億萬計。舳舻相銜。邪許之聲不絕。關之左右皆名田上腴。水至不害其穫。自能膏腴。租賦出其中。蓋行旅所逯。歲漕所經。積事所仰。賴是隄之重久矣。比歲淫潦。水溢堤崩。徒涉旣艱。淪胥日甚。一時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許墅修堤記 主 平露堂

行者負者。挽舟而過者。東來庠。鑄而望歲者。皆單廢咨嗟。有司雖賦目疚心。而物力久虛。莫知爲計。戶部郎澶淵董君。以萬曆丙申來領榷務。既釐剔弊。籌修舉。經呈。遐邇慕懷。至者綴屬。踰年而稅之溢于舊額者三千金。而羨聞吏請如故事。治案中裝君叱之去。曰。奈何。汗我而議所以捐之。則以語兵備。急使曹君曹君曰。請捐之。隄工爲民利可乎。即輸金府藏。以待庀役。而曹君爲聞之中丞。侍郎兩臺。檄郡丞應侯長洲令江侯董其事。乃發部民二百四十家。各率丁夫。

具畚鍤。寒決補鑿。培薄增卑。聚志大和。並手皆作。自楓橋抵關二十里。所爲隄丈二千六百有奇。如砥如巖。既崇既固。工始于某月日。訖于某月日。凡三閱月而告成。于是江侯來乞言。將石其工之始末以示永久。昔在成周。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其取諸民也廉。而至于遂徑溝畛。川涂澹道。遂人之所治。司險之所周。知無不卒。然備飭者則安。所措費而得是。蓋其時鄉有委積。野有聚粟。載師有園廬縣稍之入。均人有公旬之力。政常以其不涸之財。有餘之力。興事而勸工。故人。不告勞。而閭不知費。其豐豫若此。余嘗聞父老言。周文襄撫吳時。繕治津梁。道途以數十百計。所在廩庾皆滿。聞以抵無年之租。熙熙乎若成周之盛世。而今則有大異不然者。賦額日廣。供億日繁。重以災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許墅修堤記

主 平露堂

沙荇藻。皆通之。撤旁午于道。閭閻如聲。膏。載如洗。有司至不能各一錢。甚則學宮頽圯。經數歲而不得治。蓋已窘矣。向微董君出其餘稅。捐以予隄。則病涉苦潦。蹙蹙咨嗟之民。庸有極乎。蓋江侯爲予言。董君之司權也。度舟筭繙如式而止。皆躬自銜轡。一不以假

吏胥稅金鋒銷解運絲理精實無敢有稍徇爲奸利者民間小帳絲關往來一無所呵禁蓋以其精明強察蠲奸杜欺以其寬平和惠懷遠附近其蠶得過當乃大勝于競錙銖析秋毫者而米蕈之操羔羊素絲之風又囁然自振于脂膏之地故能酌彼以注茲推寵以濟調上佐國家之急而下以拯一方之艱危蹻之周行貽以永利其有造于吳豈淺鮮哉

雜記

雲南緬夷莽達刺恃其險遠兵力強盛常侵逼三宣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卷之二

主 于露堂

而隴川多氏爲岳鳳父子煽誘折入緬中順寧土舍罕慶爲莽內應于是據隴川破順寧滇中大震大臣中策緬事者謂余往年隴川之役王靖遠提兵十萬徵旁省糧餉請官監軍紀功數歲僅乃克之此已事之驗也余曰今財力殫諸大異昔時若爾則西南騷動國家受其蔽非計也滇南萬里向來文罔凋疎武備單弱奸人勾引遠夷乘隙而動若選擇守將率兵禦之并調上司募健卒自足固內而捍外無過慮也乃與小兵議調鄧子龍劉綎各領三千兵赴之今相

機戰守子龍先復順寧擒罕慶詔斬以徇綎亦以計誘奔鳳及其子曩烏縛獻闕下上御午門樓受俘磔諸市緬兵遂不敢出而緬兵亦安是舉也調兵不過六千餉取諸蜀中及南戶部費不過二十萬蓋上留意邊疆以滇中用兵勅總鎮五日一報援臣覈功稍遲則先發賞資以勵士心故能成功如此然滇中無餉無兵或調兵防守半歲即撤撤時皆不給餉兵皆散去緩急不能猝集數爲夷寇所乘余故與撫臣議屯田養兵之策勝越逼三宣近緬地皆肥饒而多閒曠可以刈也課種儲蓄以待軍興而遠方守令多閒并不在事嘗語按臣督察之卒無成效可嘆也尋邊人有持緬地二番錦入見撫鎮詭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書來欲奏聞余答曰近時暹羅入貢特遣人用金葉表文奉御令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真偽未可必宜審定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爲代奏也撫臣乃止已卒無驗求其入則亡去矣邊事夷情安可輕信而漫爲之哉

萬曆丁亥秋江南稍熟臨獲時淋淫不止漕船蟻集

皇明經世編

申文定公集

卷之二

六 于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七

于器堂

水次使者刻期督趨民輸餉倉卒米皆濕潤已入艘
經月管倉部臣不肯受輸欲却回抵易漕卒洩洩余
謂石司徒江南歲輸止有此數無可易者勢必責民
間賠備是一歲而責兩歲之輸民力何堪恐急則生
變矣以愚論當權宜措書往時漕糧入倉京師十七
通州十三恐京軍以米色惡評不可制宜小為變通
以十三輪京師餘皆留之通倉可也故事出放以厭
經為次第今歲稍吏月日則不可復食強授之恐坐
他端不若隨到隨發販經且可勿拘令下諸軍猶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七

于器堂

難色可從急索空甕對眾炊飯皆可食諸軍以次支
給寂無譁者是舉也江南免責償之苦國儲不至行
腐軍不致鼓譟處置似為得宜未可與拘方者也
川貴上司首安氏次楊氏皆以兵力盛強蓄積富厚
相雄長諸士司皆憚之安氏在嘉隆間小有反側
朝廷下詔切責第令服罪削職取羈縻而已惟楊氏
世稱恭順而應龍稍桀黠自其祖父時頗招納內地
游俠及犯罪通竄者為之羽翼腹心凡七家皆有室
廬田產長子孫成大奴應龍心惡之既襲職皆擯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八

于器堂

用史虛使之或加討戮七姓咸怨率進入五司中五
司故隸播州而諸長官怨應龍特其七姓者從從中
懲惡乃數奏應龍罪惡部覆行兩臺會勘兩臺所委
府佐及兩司首領皆以土官為奇貨多所需索數以
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
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往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
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每赴勘若就刑慘然兩省有
徵調朝未檄而夕發兵毋敢後時未有不臣之迹也
時貴州撫臣喜事者入五司府應龍用兵脩拔臣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八

于器堂

疏請余力止之謂應龍雖殘虐但行十所部未有違
節干朝廷祖宗朝從來羈縻不以漢法治也部
中遂寢其奏久之黔撫以他事檄召應龍下之獄獄
吏卒備加審辱取索不訾應龍大恚會東征事起
石司馬請釋應龍令帥所部兵立功自贖既而罷之
撫臣復召應龍就獄辭不至乃遣兵深入逮捕應龍
據險拒敵殺傷官兵甚衆尋攻破某江勢其猖獗詔
發三省兵及調旁近土司討之復添設撫臣開府辰
沅加蜀撫總督軍務踰年遂平僑州設遵義府然三

省則力耗費以巨億計楚蜀之間釋驛其矣何使委
官不索賂應能不繫獄調必赴召必來何至稱兵叛
逆乎挑舉起禍必有任其責者故好事者功窮兵殫
則非國家之利已事可永鑒也

京東諸州縣多旱窪京師本旱田也或謂地卑水少者大窪潮瀾望或云可開水田如江

南耕耨法歲收自倍而徐尚寶貞明主其說具在潞
水客談余深是之乃請上旨下近京郡縣酌量修

舉以尚寶兼志職董其事尚寶從河間經始工費無

所出至今人募化築堤捍水順有緒乃之薊州招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中文字公集 京師水田 尤 子露堂

兵之習農者使畫地耕作仍給之餉一時農兵大集

墾田以億計畝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

北人官京師者倡言水田既成則必倣江南起稅是

嫁禍也乃從中撓之御史王之樞疏請罷役而中官

在左右者多北人爭言不便會朝畢上召余及

同官于皇極門諭以水田當罷余對言高田宜黍麥

下田宜稷稻今民間遊惰下田俱棄不耕故議開墾

非盡廢已熟之田也上云荒田可開水田不可倣

余退而上述陳利便而

以授民而初議盡格矣彼中間墾已成收穫甚富
聞詔下盡毀堤岸斥為閒田垂成而廢良可惜也
余歸已二十年鄰人北來者云京東稻田頗廣自祭
輒輸京師供上用其直減于往時蓋農兵自行開
墾不聞有司而人亦無撓之者乃知民可與樂成難
與處始其矣夫任事之難也

洮河遶外與虜隔絕國初設茶馬司與番馬市每

歲納馬易茶常為中國價值虜至則與邊人并力禦

之虜或挂劔以去自封貢後虜常鈔掠諸番番不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中文字公集 大同 尤 子露堂

支則俯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茶巴于是虜騎數至

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驁入于莽刺川就水草時掠

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殺得之副將李魁者方大醺

軍士報虜侵掠魁即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方恃

輕自白魁輒拔刀斫之虜衆大譟射魁創甚還營宿

苦而次督臣檄大帥劉承嗣擊之不勝遂入犯洮河

副將李聯芳出戰敗沒廷議紛紛謂虜已渝盟順義

寔助逆洮河且陷臨章且陷危若累卵因歸咎本兵

并論余失策余備陳邊事虜情請下九卿會議議定

余復請 上命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經畧使切責
順義趨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逐之使去于是亦輒
川無虜而他酋真和棟捏上川與火酋表裏者亦遠
徙時甘肅撫臣欲誘殺番人報功巡茶御史不可乃
止一時幸災喜功者皆懷臂談邊然邊事卒無恙沁
河晏然而火酋窺伺舊川卒未有能創之者談何容
易

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詩 上愛任之呼爲秀才命

掌兵仗局駕常幸局觀兵器偶玩弄之維奏言兵凶

皇明經世編

由文定公集 內樞

王 平露堂

器非至尊所宜操

上笑而止因令內臣勝兵者咸

肄習之或言

先朝有內教場以歲時演習武備蓋

指 武宗時也

上欣然舉行乃協選內暨二千分

班操練每以五鼓從東華門入及晨而散開臣以爲

言 主上今傳諭不久當罷主事董基言極剴切

上怒謫外任開臣深以爲憂乃因文書房傳語司禮

諸大璫云此事關係禁廷諸人皆擢甲荷戈未明入

內設奸人竄入其中爲害巨測即有緩急外廷不得

聞宿衛不得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言此皆公等剗膚

之患也諸璫皆疎然乘間力奏 上乃命撤止使外
廷諍之未必便回 上心乃知顯諫不若潛移爲妙
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由文定公集

內樞

王 平露堂